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五七冊目次

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峰書集傳六卷 （宋）蔡沈撰 書傳問答一卷
宋淳祐十年呂遇龍上饒郡學刻本 ○○一
書傳會通十二卷書集傳或問二卷 （宋）陳大猷撰 元刻本 一五三
尚書表註二卷 （宋）金履祥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三七四
尚書通考十卷 （元）黄鎮成撰 元至正刻本 四一八
直音傍訓尚書句解十三卷 （元）朱祖義撰 元敏德書堂刻本 五四六
尚書疏衍四卷 （明）陳第撰 明萬曆會山樓刻一齋集本 六一八

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峰書集傳六卷

（宋）蔡沈撰

書傳問答一卷

宋淳祐十年呂遇龍上饒郡學刻本

書集傳六卷（通行本）

宋蔡沈撰。沈字仲默，號九峯，建陽人，元定之子也。事蹟附載宋史元定傳。慶元己未，朱子屬沈作書傳。至嘉定己巳書成。案此據自序年月，真德秀作沈墓誌稱數十年然後克成，蓋誤衍一數字。淳祐中，其子杭表進於朝，稱集傳六卷、小序一卷、朱熹問答一卷，繕寫成十二冊。其問答一卷久佚。董鼎書傳纂注稱淳祐經進本錄朱子與蔡仲默帖及語錄數段，今各類入綱領輯錄內，是其文猶散見於鼎書中，其條目則不復可考。小序一卷，沈亦逐條辨駁，如朱子之攻詩序。今其文猶存，而書肆本皆削去不刊。考朱升尚書旁注稱古文書序自為一篇，孔注移之各冠篇首。蔡氏刪之而置於後，以存其舊。蓋朱子所授之旨。案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朱子書古經四卷、序一卷，則此本乃朱子所定，先有成書，升以為所授之旨，蓋偶未考。是元末明初刊本尚連小序。然宋史藝文志所著錄者亦止六卷，則似自宋以來即惟以集傳單行矣。元何異孫十一經問對稱吉州所刊蔡傳，仍以書序置之各篇，初不害其為蔡傳。蓋一家之版本，非通例也。沈序稱二典三謨經朱子點定，然董鼎纂注於正月朔旦條下注曰，朱子親集書傳自孔序止此。其他大義，悉口授蔡氏，併親稾百餘段，俾足成之。則大禹謨猶未全竣。序所云二典三謨，特約舉之辭。鼎又引陳櫟之言曰，案櫟此條不載所作書傳纂疏中，蓋其書傳折衷之文也。朱子訂傳原本有曰正月次年正月也。神宗，說者以為舜祖顓頊而宗堯，因以神宗為堯廟，未知是否。如帝之初等，蓋未嘗質言為堯廟。今本云云，其朱子後自改乎，抑蔡氏所改乎。則序所謂朱子點定者，亦不免有所竄易。故宋末黃景昌等各有正誤、辨疑之作。陳櫟、董鼎、金履祥皆篤信朱子之學者，而櫟作書傳折衷，鼎作書傳纂注，履祥作尚書表注，斷斷有辭。明洪武中修書傳會選，改定至六十六條。

國朝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亦多所考訂釐正，蓋在朱子之說尚書主於通所可通，而闕其所不可通，見於語錄者不啻再三，而沈於殷盤周誥一一必求其解，其不能無憾也固宜。然其疏通證明，較為簡易，且淵源有自，大體終醇。元與古注疏並立學官，見元史選舉志而人習注疏，肄此書。明與夏僎解並立學官，見楊慎丹鉛錄而人亦習僎解，肄此書，固有由矣。

進書集傳表

臣抗言惟精惟一以執中蓋聖傳心之法無
黨無偏而建極乃百王立治之經念先臣親繹
於師承而遺帙粗明乎宗旨恭逢
叡聖敢效涓埃臣抗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臣竊
攷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無非載道及更劉班賈
馬鄭服之手浸以失真二孔注疏之雖存諸家
箋釋之愈衆黨同伐異已乖平平蕩蕩之風厭
常喜新又失渾渾灝灝之旨訛以相襲雜而不
純暨
皇圖赤伏之中興有大儒朱熹之特出經旨爲
之訓傳義理洞明書尤切於討論工夫未逮謂
先臣沉從游最久見道已深俾加探索之功以
遂發揮之志微辭奧指既得於講貫之餘大要
宏綱盡授以述作之意往復之緘具在删潤之
墨如新半生殫採摭之勞六卷著研覃之思帝
王之制坦然明白聖賢之言炳若丹青使登徹
九重亦
緝熙之一助兹者恭遇
皇帝陛下智由天錫

德與日新
任賢勿貳
去邪勿疑
既從民情而罔咈
保邦未危
制治未亂
益思君道之克艱雖
聰明之憲天猶
終始而念學臣謏蒙
拔擢獲玷班行自惟章句之徒莫效絲毫之
報抱父書而求歎望
宸闕以冒
塵黷擾
清閒
乙覽之
俯臨豈但曉昔辛勤之不朽
置之座右常
聞無怠無荒之規
冒于海隅咸仰
克寬克仁之治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昇營之至所有先臣沆書集傳六卷小
序一卷朱熹問答一卷繕寫成十二冊用
黃羅裝褙複封謹隨表上
進以
聞臣抗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淳祐七年八月 日 [illegible] 蔡抗上表

書 三

淳祐丁未八月二十六日臣抗面對
延和殿所得
聖語
臣抗奏二劄節次蒙
聖諭臣奏畢又蒙
玉音宣問臣前此繳進奏劄臣再一一奏畢遂
奏臣犬馬之情切於愛
主又懷耿耿無自指陳玆侍
清光盡攄蘊抱臣退歸山林死無悔恨
玉音忽云卿前日所進尚書解

書 聖語 一

朕常看其間甚好是卿之父臣奏臣先臣沆辛
勤三十年著成此書今遭遇
陛下賜之
乙覽九原知幸千載光榮
玉音云正是從朱熹學臣奏先臣此書皆是朱
熹之意朱熹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有訓
解以先臣從游最久遂授以大意令具藁而自
訂正之今朱熹刪改親筆一一具存
玉音云曾刊行臣奏坊中板行已久蜀中亦曾
板行今家有其書掠取先臣之緒餘以

獻者亦皆竊
陛下官爵獨先臣此書未得上徹
聖聰覽臣所以冒昧繳進
王音云昨已特付下尚書省議褒謚矣臣奏臣
先臣此書惟以未得徹
聖覽爲恨今既得徹
聖覽此外臣何敢他有覬望惟先臣此書上蒙
聖恩褒借臣不勝受
恩感激容臣下殿謝
恩遂退

後省看詳

中書後省
准都省送到侍右郎官蔡抗奏繳進朱熹訂正
先臣沉書集傳并書序問答一十二冊送後省
看詳申今看詳蔡君沉書解得於朱文公之指
授義理周浹事證精切多諸儒之所未講其言
聖賢傳心之法帝王經世之具天人會通之際
政治沿革之原世變升降民心離合莫不得其
指要直足以垂世傳遠其書宜藏之祕閣以俟
聖天子緝熙正學之須謹按沉西山先生季通
子也西山爲文公畏友文公門人多從其學沉
不墜其先之傳多有著述而於討索涵泳之中
又能眞知實踐允謂醇儒生雖不得仕而學者
敬慕之眞西山文忠公嘗銘其墓三致意其人
昔邵先生康節歿於布衣而死得謚今沉亦宜
得謚近年得謚者其家多有所希冀或自陳乞
沉之子孫於此深有所不願也
聖朝何惜不畀沉以謚而勸著書明理之儒哉
敬看詳以聞右件元奏批頭併書序問答集傳
共壹拾貳冊隨狀見到繳申

尚書省

淳祐年　月　日[illegible]趙[illegible]狀

書傳問答

贈太師徽國公朱熹與　先臣沆手帖

比想冬寒感時追慕孝履支持熹年來病勢交攻困悴日甚要是根本已衰不復能與病爲敵看此氣象豈是久於人世者諸書且隨分如此整頓一番禮書大段未了最是書說未有分付處因思向日喻及尚書文義通貫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即此數語便已參到七八分千萬便撥置此來議定綱領早與下手爲佳諸說此

間亦有之但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如制度之屬秖以疏文爲本若其間有未穩處更與挑剔令分明耳餘千人未遣更欲付一書也熹頓首

仲默賢契友

又

承書知服藥有效深以爲喜然生他處用藥未聞如此或是自有緣法相契也星亟之說俟更詳看但云天繞地左旋一日一周此句下恐欠一兩字說地處却似亦說得有病蓋天繞地一

周了更過一度日之繞地比天雖退然却一日只一周而無餘也岐梁恐須並存衆說而以晁氏爲斷但梁山證據不甚明白耳禹貢有程尚書說册大難送俟到此可見稍暇能早下來爲佳熹頓首　仲默賢契友

又

示喻書說數條皆是但康誥外事與肆汝小子封等處自不可曉只合闕疑熹嘗謂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着意解者有略須解者有不可解者其不可解者正謂此等處耳熹頓首　仲默賢契友

并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自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爲簒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胡氏家録有一段論此極有意味熹頓首　仲默賢契友

陳淳安卿記朱熹語

臨行拜別先生曰安卿今年已許人書會冬間更煩出行一遭不然亦望自愛李丈稟白書解且乞放緩願早成禮書以幸萬世先生曰書解甚易只等蔡仲默來便了禮書大段未也

黃義剛毅然記朱熹語

蔡仲默集註尚書至肇十有二州因云禹即位後又併作九州先生曰也見不得但後面皆只說帝命式于九圍以有九有之師不知是甚麽時併作九州

蔡仲默論五刑不贖之意先生曰是穆王方有贖法嘗見蕭望之言古不贖刑熹甚疑之後來方省是贖刑不是古因取望之傳看畢曰說得也無引證

蔡仲默論五刑三就先生曰熹嘗思量以爲用此五刑是就三處如大辟棄於市宮刑下蠶室

其他底刑也是就箇隱僻處不然教那人
當風割了耳鼻豈不破傷風胡亂死了人
義剛歸有日先生曰公這數日也莫要閑義剛
言伯靜在此數日因與之理會天度問伯靜之
說如何義剛言伯靜以爲天是一日一周日則
不及一度非天過一度也先生曰此說不是若
以爲天是一日一周則四時中星如何解不同
若是如此則日日一般却如何紀歲把甚麼時
節做定限若以天爲不過而日不及一度則趲
來趲去將次午時便打三更矣因取禮記月令

疏指其中說早晚不同及更行一度兩處曰此
說得甚分明其他曆書都不如此說蓋非不曉
但是說滑了口後信口說習而不察更不去子
細點檢而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
過了一度季通嘗有言論日月則在天裏論天
則在太虛空裏若去太虛空裏觀那天自是日
日衮得不在舊時處先生至此以手畫輪子曰
謂如今日在這一處明日自是又衮動着些子
又不在舊時處了又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

是體日月皆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
到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日累上
去到一年便與日會次日蔡仲默附至書傳天
說云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
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
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
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
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

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
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
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
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
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
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
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
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
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
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

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先生以此示義剛曰此說分明

右贈太師徽國公朱熹與先臣沈手帖及問答語録也竊惟先臣沈奉命傳是書也左右就養逮啓手足諸篇綱領悉經論定凡得之面命口授者已具載傳中其見於手帖語録者僅止此蒐輯披玩不勝感咽于以見一時師友之際其成是書也不易如此謹附卷末以致惓惓景仰孝慕之思云臣抗百拜敬書

九峯蔡先生書集傳序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殁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

通邇敢折衷微辭奧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先生改本已附文集中其間亦有經承先生口授指畫而未及盡改者今悉更定見本篇）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為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嘉定己巳三月既望武夷蔡沈序

書　　朱文公訂正蔡九峯集傳

漢孔安國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陸氏曰伏犧風姓以木德王即太皞也書契刻木而書其側以約事也易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文字也）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陸氏曰神農炎帝也姜姓以火德王黃帝軒轅也姬姓以土德王號有熊氏少昊金天氏名摯己姓黃帝之子以金德王顓頊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以水德王高辛帝嚳也黃帝之曾孫以木德王帝堯也姓伊祁氏帝嚳之子以火德王號陶唐氏帝舜姚姓以土德王號有虞氏夏禹有天下之號也亦號夏后氏以金德王商湯有天下之號也以水德王周文王武王有天下之號也以木德王）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陸氏曰索求也倚相楚靈王時史官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

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程子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豈得而去之哉若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後世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謂羲農之書乃後人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爲神農之言及陰陽權變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五典[illegible]一說以[illegible]其三蓋止百篇已有文字而制立[illegible]云竟爲[illegible]○今按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錄必非僞妄而春秋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猶有存者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删去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或是孔子所見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深究其說也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秦國名始皇名政并六國爲天子自號始皇帝焚詩書在三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五年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illegible]漢[illegible]傳云[illegible]藏之[illegible]不知孰是所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卷注云伏生所授者儒林傳云伏生名勝爲秦博士以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illegible]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陸氏曰二十餘篇即馬鄭所注二十九篇是也孔穎達曰泰誓本非伏生所傳武帝之世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故云二十九篇也○今按[illegible]書[illegible]孝[illegible]伏生[illegible]失其[illegible]不同[illegible]盤庚[illegible]伏生本[illegible]壁中[illegible]其[illegible]藏[illegible]執金[illegible]許材[illegible]多士[illegible]命[illegible]誓凡[illegible]十八篇今加秦誓[illegible]九篇其泰誓[illegible]也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

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陸氏曰共王漢景帝子名餘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科斗蟲名蝦蟆子書形似之爲隸古定謂用隸書以易古文吳氏曰伏生傳於既耄之時而安國爲隸古又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本末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篇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爲二體乎其亦難言矣二十五篇者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也復

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又百篇之序自爲一篇共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篇首者也爲四十六卷者孔氏以爲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同序者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序凡十二篇只四卷又大禹皐陶謨益稷康誥酒誥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凡六篇只二卷外四十篇篇各有序凡四十卷通共序者六卷故爲四十六卷也其餘錯亂摩滅者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愼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今亡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

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詳此章雖說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而未嘗以爲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始以爲孔子所作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陸氏曰漢武帝末征和中江充造蠱敗戾太子。今按安國此序不類西京文字疑或後人所託然無據未敢必也以其本末頗詳敘備載之讀者宜考焉漢書藝文志云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若蓋葉夢得曰尚書文字詁訓非作文者故欲知此蓋當時語自爾也今按此說是也大抵書

文訓誥多奇澁而誓命多平易蓋訓誥皆是記錄當時號令於衆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在書時則人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爲難知誓命則是當時史官所撰隱括潤色粗有體製故在今日亦不難讀耳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僞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爲十六卷蓋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共爲三

十四篇而僞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
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也劉
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皆不見眞
古文而誤以此爲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
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冲
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
又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
賾乃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漢書所引泰誓云誣
神者殃及二世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疑即武帝之世所得者律歷志所引伊訓畢命
字畫有與古文異者說伏生口傳而晁錯所屬讀者其引武成則伏生無此篇必張霸
所僞作者也今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
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
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
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
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實
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
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
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
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
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

又絶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
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見故今定此本壹
以諸篇本文爲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
得見聖經之舊而又集傳其所可知姑闕其
所不可知者云

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峯書集傳卷之一

虞書

虞舜氏因以爲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爲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爲孔子所定也

堯典

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爲常法故又當爲常也今文古文皆有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曰粵越通古文作粵曰若者發語辭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史臣將敘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也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放至也猶孟子言放乎四海是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體而明用也文文章也思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安安無所勉強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允信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強爲恭而不實欲爲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也此言其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蓋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勳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故書敘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爲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其可忽哉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明明之也俊大也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睦親而和也平均章明也百姓畿內民庶也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於歎美辭變變惡爲善也時是雍和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乃者繼事之辭羲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若順也昊廣大之意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如下篇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皆是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也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其說詳見下文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此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或曰上文所命者羲伯和伯此乃分命其仲叔未詳是否也宅居也嵎夷卽禹貢嵎夷既略者也曰暘谷者取日出之義羲仲所居官次之名蓋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於嵎夷東表之地也寅敬也賓禮接之如賓客也亦帝嚳曆日月而迎送之意出日方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平均秩序作起也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也蓋以曆之節氣早晚於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也日中者春分之刻於夏永冬短爲適中也晝夜皆五十刻舉晝以見夜故曰日星鳥南方朱鳥七宿唐一行推以鶉火爲春分昏之中星也殷中也春分陽之中也析分散也先時冬寒民聚於隩至是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溫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申重也南交南方交趾之地陳氏曰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史記索隱作南爲謂所當爲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

曰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永長也日永晝六十刻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火謂大火夏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為正陽位也因析而又析以氣愈熱而民愈散處也希革鳥獸毛希而革易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西謂西極之地也曰昧谷者以日所入而名也餞禮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蓋以秋分之莫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宵夜也宵中者秋分晝夜各五十刻也虛北方玄武七宿之中星亦以秋分之昏中也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也毨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朔方北荒之地謂之朔者朔之為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也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象幽暗故曰幽都在察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日短晝四十刻也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中星亦以冬至昏之中也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為正陰之位也隩室之內也冬寒而民聚於內也氄毛鳥獸生耎毳細毛以自溫也蓋既命羲和推曆術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當夫推步之差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是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又按此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是也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為天以歲為歲乃立差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

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為近之然亦未為精密也因附著于此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咨嗟也嗟嘆而告之也暨及也朞猶周也允信釐治工官庶衆績功咸皆熙廣也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則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此下至鯀績用弗成皆為禪舜張本也疇誰咨訪問也若順庸用也堯言誰為我訪問能順時為治之人而登用之乎放齊臣名胤嗣也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啟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

開也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嚚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朱蓋以其開明之才用之於不善故嚚訟禹所謂傲虐是也此見堯之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惡而不以一人病天下也或曰胤國子爵堯時諸侯也夏書有胤侯周書有胤之舞衣今亦未見其必不然姑存於此云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采事也都歎美之辭也驩兜臣名共工官名蓋古之世官族也方且鳩聚僝見也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靜言庸違者靜則能言用則違背也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滔天二字未詳與下文相似疑有舛誤上章言順時此言順事職任大小可見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蓋水涌出而未洩故泛濫而逆流也割害也蕩蕩廣貌懷包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大貌滔漫也極言其大勢若漫天也俾使乂治也言有能任此責者使之治水也僉衆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於歎美辭鯀崇伯名歎其美而薦之也咈者甚不然之之辭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方命猶今言廢閣詔令也蓋鯀之爲人悻戾自用不從上令也圮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鯀之不可用者以此也楚辭言鯀婞直是其方命圮族之證也岳曰四岳之獨言也异義未詳疑是已廢而復強舉之之意試可乃已者蓋廷臣未有能於鯀者不若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言無預它事不必求其備也堯於是遣之往治水而戒以欽哉蓋任大事不可以不敬聖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載年也九載三考功用不成故黜之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朕古人自稱之通號吳氏曰巽遜古通用言汝四岳能用我之命而可遜以此位乎蓋丹朱既不肖羣臣又多不稱故欲舉以授人而先之四岳也否不通忝辱也明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師衆錫與也四岳羣臣諸侯同辭以對也鰥無妻之名虞氏舜名也俞應許之辭予聞者我亦嘗聞是人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岳曰四岳獨對也瞽無目之名言舜乃瞽者之子也舜父號瞽叟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母舜後母也象舜異母弟名傲驕慢也諧和烝進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爲姦惡也女以女與人也時是刑法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此堯言其將試舜之意也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是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爲尤切也釐理降下也嬀水名在今河中府河東縣出歷山入河爾雅曰水北曰汭亦小水入大水之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故從水從內蓋舜所居之地嬪婦也虞舜氏也史言堯治裝下嫁二女于嬀水之北使爲舜婦于虞氏之家也欽哉堯戒二女之辭即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況以天子之女嫁於匹夫尤不可不深戒之也

舜典

今文古文皆有今文合于堯典而無篇首二十八字○唐孔氏曰東晉梅賾上孔傳闕舜典自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乃上之事未施行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今按古文孔傳尚書有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只以慎徽五典以下接帝曰欽哉之下而無此二十八字梅賾既失孔傳舜典故亦不知有此二十八字而慎徽五典以下則固具於伏生之書故傳者用王范之注以補之至姚方興乃得古文孔傳舜典於是始知有此二十八字或者由此乃謂古文舜典一篇皆盡亡失至是方全得之遂疑其偽蓋過論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華光華也協合也帝謂堯也濬深哲智也溫和粹也塞實也玄幽潛也升上也言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又言其目則深沈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有此四者幽潛之德上聞于堯堯乃命之以職位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徽美也五典五常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從順也左氏所謂無違教也此蓋使為司徒之官也揆度也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惟唐虞有之猶周之冢宰也時敘以時而敘左氏所謂無廢事也四門四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穆穆和之至也左氏所謂無凶人也此蓋又兼四岳之官也麓山足也烈迅迷錯也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曰洪水為害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歟愚謂遇烈風雷雨非常之變而不震懼失常非固聰明誠智確乎不亂者不能也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意為近之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格來詢謀乃厎致陟升也堯言舜所行之事而考其言則見汝之言致可有功於今三年矣汝宜升帝位也讓于德讓于有德之人也或曰謙遜自以其德不足為嗣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日朔日也葉氏曰上旬之日曾氏曰如上戊上辛上丁之類未詳孰是受終者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文祖者堯始祖之廟未詳所指為何人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察也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橫也謂衡簫也以玉為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此言舜初攝位整理庶務首察璣衡以齊七政蓋曆象授時所當先也○按渾天儀者天文志云古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繞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蔡邕以為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

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落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為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為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干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為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為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為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為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為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為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為秋分後之日軌又為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為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為小窾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遍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略也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為璣以玉為衡今太史局秘書省銅儀制極精緻亦以[illegible]曆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為璣杓三星為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寓名恐未必然姑存其說以廣異聞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于上帝註云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祀非常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是也禋精意以享之謂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羣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觀象之後即祭祀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斂瑞信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鄭氏云名玉以冒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銳其冒下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則辨其偽也既盡覲見四岳四方之諸侯羣牧九州之牧伯也程子曰輯五瑞徵五等諸侯也此以[illegible]正月事至盡此月則四方諸侯有至若其遠近不同來者先後故日日見之不如它朝會之期期於一日蓋欲以少接之見得盡其詳[illegible]禮意[illegible]又班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illegible]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

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其法略見上篇諸侯之國其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律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而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為龠而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此黃鍾所以為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illegible]

也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五玉五等諸侯所執者即五瑞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者所以為贄而見者也此九字當在肆覲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illegible]如五器[illegible]卒乃復者[illegible]南岳衡山[illegible]西岳華山[illegible]北岳恆山[illegible]藝祖[illegible]特一牛也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也但言藝祖者[illegible]

五載一巡守羣后

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于天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敷奏以言者[illegible]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肇始也中古之地但為九州曰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恆山之地為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封表也封十二山者每州封表一山以為一州之鎮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illegible]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典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者流遣之使遠去如下文流放竄殛之類是也宥寬也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illegible]鞭作官刑者木末垂革官府之刑也扑作教刑者[illegible]

教刑者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作贖刑者金黃金贖贖其罪也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肆縱也眚災肆赦者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賊殺也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據此經文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貧者受刑又非所以爲平也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竄則驅逐禁錮之殛則拘囚困苦之隨其罪之輕重而異法也共工驩兜鯀事見上篇三苗國名在江南荊揚之間恃險爲亂者也幽洲北裔之地水中可居曰洲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洲三危西裔之地即雍之所謂三危既宅者羽山東裔之山即徐之蒙羽其藝者服者天下皆服其用刑之當罪也程子曰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爲怒故天下咸服之春秋傳所記四凶之名與此不同說者以窮奇爲共工渾敦爲驩兜饕餮爲三苗檮杌爲鯀不知其果然否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殂落死也死者魂氣歸于天故曰殂體魄歸于地故曰落喪爲之服也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

絲竹匏土革木也言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四海之民思慕之深至於如此也儀禮圻內之民爲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今應服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遏密八音堯十六即位在位七十載又試舜三載老不聽政二十八載乃崩在位通計百單一年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漢孔氏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蘇氏曰受終告攝此告即位也按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踰年正月即位於廟而改元孔氏云喪畢之明年不知何所據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詢謀闢開也舜既告廟即位乃謀治于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牧養民之官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王政以食爲首農事以時爲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遠近之勢如此先其略而後其詳也惇厚允信也德有德之人也元仁厚之人也難拒絕也任古文作壬包藏凶惡之人也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姦惡也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奮起熙廣載事亮明惠順疇類也一說亮相也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僉衆也四岳所領四方諸侯之在朝者也禹姒姓崇伯鯀之子也平水土者司空之職時是懋勉也指百揆之事以勉之也蓋四岳及諸侯言伯禹見作司空可宅百揆帝然其舉而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勉其

之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亦此類也稽首首至地稷田正官棄名姬姓封於邰也契臣名子姓封於商稷契皆帝嚳之子暨及也皋陶亦臣名俞者然其舉也汝往哉者不聽其讓也此[illegible]在時舜未嘗稱帝此後舜方真即帝位而稱帝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阻厄也后君也有爵土之稱播布也穀非一種故曰百穀此因禹之讓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親相親睦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遜順也司徒掌教之官敷布也五教以五品之理而為教令也敬敬其事也聖賢之於事雖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寬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因禹之讓又申命契仍為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使之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無恥之患矣孟子所引堯言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亦此意也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猾亂也夏明而大也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四時之夏亦此義也劫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士理官也服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孔氏以為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不知何據竊恐惟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為三等之居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也孔氏以為大罪居

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雖亦未見其所據然大概當如此也而又申命之以必當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若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搏埴之工皆是也垂臣名有巧思莊子曰攦工倕之指即此也殳斨伯與三臣名也殳以積竹為兵建兵車者斨方銎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為名殳斨豈能為二器者歟往哉汝諧者和其職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上下山林澤藪也虞掌山澤之官周禮分為虞衡屬於夏官朱虎熊羆四臣名也高辛氏之子有曰仲虎仲熊意以獸為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得名歟史記曰朱虎熊羆為伯益之佐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伯夷臣名姜姓秩序也宗祖廟也秩宗主叙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為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夙早也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汙可以交於神明矣夔龍二臣名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

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illegible]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illegible]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

惟時亮天功 [illegible]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illegible]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illegible]

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蓋於篇末總敘其始終也史記言舜巡狩崩于蒼梧之野孟子言舜卒於鳴條未知孰是今零陵九疑有舜冢云

大禹謨 謨謀也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其所載有未備者於是又敘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為大禹皐陶謨益稷三篇所以備二典之未備者今文無古文有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命敷祗敬也帝謂舜也文命敷于四海者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是也史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教於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于舜如下文所云也○文命史記以為禹名蘇氏曰以文命為禹名則敷于四海者為何事耶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曰以下即禹祗承于帝之言也艱難也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即此意也乃者難辭也敏速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為臣之職夙夜祗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而有不容已者矣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嘉善攸所也舜然禹之言以為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為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為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眷顧奄盡也堯之初起不見於經傳稱其自唐侯

特起爲帝觀益之言理或然也或曰舜之所謂帝者堯也羣臣之言帝者舜也如帝德罔愆帝其念哉之類皆謂舜也蓋益因舜尊堯帝遂美舜之德以歎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當然也今按此說所引此類圖禹其明但益之語按連上句惟帝時克之下未歷遠舍舜而厲好又使惣口以釋其美而不見其有勸勉折戒之資恐唐虞之際未遠有此設安之戒也依傳說精求爲足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順迪道也逆反道者也惠迪從逆猶言從善從惡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也以見不可不艱者以終上文之意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illegible]吁[illegible]戒[illegible]任謹[illegible]精審也儆與警同虞度也罔勿也法度法則制度也淫過也當四方無虞之時法度易至廢弛故戒其失墜也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遊淫此三者皆當警戒之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不能果斷謂之疑[illegible]之於理而未安者[illegible]所謂百志也[illegible]於是八者[illegible]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中國之民[illegible]從可知今按益言八者[illegible]人居[illegible]度不樂遊樂則心正[illegible]義理[illegible]而於人之賢否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illegible]方寸之閒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就爲道義之正而不可[illegible]爲民心之公而不可咈皆有以處之不失其[illegible]而違私意不入於其閒此其[illegible]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之意處之說也苟無其本而是非取舍失於一己之私乃欲益而行之無所疑惑則其爲害反有不可勝言者矣可不戒哉

禹曰於帝念哉德

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益言儆戒之道禹歎而美之謂帝當深念益之所言也且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六府三事即養民之政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利用者工以作什器商以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飢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六者既修民生始遂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爲之惇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九功合六府三事之謂九叙者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九歌以九功之叙而詠之歌也言九者既已修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恐安養既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不廢故當有以激勵之如下文所云也董督也威古文作畏其勤於此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於此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强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illegible]曰洪範五行水火木金土而已穀本在木行之數禹以其爲民食之急故別而附之也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水土治曰平言水土既平而萬物得以成遂也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爲故曰事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

帝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

汝惟不怠總朕師九十曰耄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率也舜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於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而總率我眾也蓋命之攝位之事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堯欲使舜眞宅帝位舜辭弗嗣後惟居攝亦若堯退而已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illegible]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illegible]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illegible]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illegible]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illegible]

能如此則已賢於人矣而又能勤於王事儉於
私養此又禹之賢也有此二美而又能不矜其
能不伐其功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掩者
故舜於此復申命之必使攝位也懋楙古通用
楙盛大之意丕大績功也懋乃德者禹有是德
而我以爲盛大嘉乃丕績者禹有是功而我以
爲嘉美也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
節之先後汝有盛德大功故知曆數當歸於汝
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不可辭也是時舜
方命禹以居攝未即天位故以終陟言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心者人之知覺主於
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
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
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
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
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
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而
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其中今舜
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
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
見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

之哉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無稽者不考於古弗詢者
不咨於衆言之無據謀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
心必非天下之公論皆妨政害治之大者也
言足言勿聽可矣謀謂計事故又戒之以勿庸也
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告之以聽言處
事之要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衆非君則何所
戴君非民則誰與守邦欽哉言不可不
敬也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
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者
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
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一

絶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哉此又極言安危存
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
然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之於毫釐
之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心也好善也戎兵也
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
吾之命汝蓋已審矣豈復更有他說蓋欲禹受
命而不復辭避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枚卜歷卜之也帝之所言人事
已盡禹不容復辭但請歷卜有
功之臣而從其吉冀自有以當之者而已
其辭也官占掌占卜之官也蔽斷昆後龜卜也
[illegible]言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
後命之於元龜今我志先定而衆謀皆同鬼神
依順而龜筮協從矣又何用更卜乎況占
卜之法不待重吉也固辭再辭也毋者禁止之
辭言惟汝可以
此元后之位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神宗堯廟也蘇氏曰堯之所從受
天下者曰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
者曰神宗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
者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
則神宗爲堯明矣正月朔旦禹受命於神
宗之廟總率百官其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初
等事
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徂往也辭咨嗟
言今天下惟
苗之君不循教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
也會會也誓戒也軍旅曰誓有會有誓自

唐虞時已然禮言商作誓周作會非也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濟濟和整衆盛之貌蠢動也蠢蠢然無知之貌昏闇迷惑也不恭不敬也言苗民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反悖王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爾衆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衆之辭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代總萬幾之政而堯舜之爲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禀命焉禹征有苗蓋在夫攝位之後而禀命於舜禹不敢專也以征有苗推之則知舜之誅四凶亦必禀堯之命無疑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茲有

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三旬三十日也以師臨之閱月苗頑猶不聽服也贊佐也屆至也是時益蓋從禹出征以苗不服故贊於禹以爲惟德可以動天其感通之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脩其德也滿損謙益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者也帝舜也歷山在河中府河東縣仁覆閔下謂之旻天日一日也言舜耕歷山時于田之日號泣于旻天言怨慕於父母之故不自呼于旻天于父母蓋怨慕之深也負罪自負其罪不敢以爲父母之罪引慝自引其慝不敢以爲父母之慝也祗敬載事也瞍長老之稱言瞽瞍有子職之事以見瞽瞍也齋莊敬也慄戰慄也夔夔莊敬戰慄之容也舜之敬畏小心而盡於事親若如此允信若順也言舜以誠孝感格雖瞽瞍頑愚亦且信順之則孟子所謂底豫也誠感物曰諴益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爲神明亦且感格而况於苗民乎昌言盛德之言拜所以敬其言也

班還振整也謂整旅以歸也或謂出曰班師入曰振旅謂班師於有苗之國而振旅於京師也誕大也文德文命德教也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也七旬七十日也格至也言班師七旬而有苗來格也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敷苗之來格非以舞干羽而後至史臣以禹班師而歸弛其威武專尚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而有苗自至故作史者德敷二者其實以所容自然之數千載之下猶可以從而想其一時氣象也

經057-027

皐陶謨 今文古文皆有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稽古之下即記皐陶之言者謂考古皐陶之言如此也皐陶言爲君而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也俞如何者禹然其言而復問其詳也都者皐陶美其問也慎者言不可不致其謹也身修則無言行之失思永則非淺近之謀厚叙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齊矣庶明勵翼則羣哲勉輔而國治矣邇近茲此也言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道也蓋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皐陶此言所以推廣允迪謨明之義故禹俟俞而然之也○又按典謨皆稱稽古而下文所記則異典主記事故堯舜皆載其實謨主記言故禹皐陶則載其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禹之謨也允

迪厥德謨明弼諧皐陶之謨也然禹謨之上增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者禹受舜天下非盡皐陶比列立言輕重於此可見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皐陶因禹之俞而復推廣其未盡之旨歎美其言謂在於知人在於安民二者而已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也禹曰吁者歎而未深然之辭也時是也帝謂堯也言兼在知人又在安民二者兼舉雖帝堯亦難能之哲智之明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也遷竄巧好令善孔大也好其言善其色而大包藏凶惡之人也言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illegible]黨惡如驩兜者不足憂昏迷如有苗者不足遷與夫好言善色大包藏姦惡者不足畏是三者舉不足害吾之治極言仁智功用如此其大也

或曰巧言令色孔壬共工也禹言三凶而不及鯀者爲親者諱也○楊氏曰知人安民此皐陶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知人之事也天叙有典而下安民之道也非知人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亦總也亦行有九德者總言德之見於行者其凡有九也亦言其人有德者總言其人之有德也載行采事也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某事某事爲可信驗也禹曰何者問其九德之目也寬而栗者寬弘而莊栗也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也愿而恭者謹厚而恭恪也亂治也亂而敬者有治才而敬畏也擾馴也擾而毅者馴擾而果毅也直而溫者徑直而溫和也簡而廉者簡易而廉隅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彊而義者彊勇而

好義也而轉語辭也正言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此濟彼之謂也彰著也成德著之於身而又始終有常其吉士矣哉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浚治也亮亦明也有家大夫也有邦諸侯也浚明亮采皆言家邦政事明治之義氣象則有小大之不同三德而爲大夫六德而爲諸侯以德之多寡職之大小概言之也夫九德有其三必日宣而充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六尤必日嚴而祗敬之而使之益以謹也翕合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無遺才而上無曠事者良以此也師師相師法也

言百僚皆相師法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也百僚百工皆謂百官言其人之相師則曰百僚言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其實一也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也[illegible]五行於四時者是也凝成也言百工趨時而衆功皆成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無與毋通禁止之辭教非必教令謂上行而下效也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幾微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禍患之幾藏於細微而非常人之所衆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兢業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者此也一日二日者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可一日而縱欲乎曠廢也言不可用非才而使庶官曠廢職也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可不深戒哉

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叙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叙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勑正也惇厚也庸常也有庸馬本作五庸衷降衷之衷即所謂典禮也典禮雖天所敘秩然正之使叙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者也○楊氏曰典禮自天子出故言勑我自我若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天子不得而私焉此其立言之異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威古文作畏二字通用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爲聰明天之明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爲明畏上下上天下民也敬心無所慢也有土有民社也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可不知所以敬之哉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思曰之曰當作日襄成也皐陶謂我所言當於理可致之於行禹然其言以爲致之於行信可有功皐陶謙辭我未有所知言不敢計功也惟思日贊助於帝以成其治而已

益稷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皋陶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簡冊以竹爲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俞師汝昌言

孜孜者勉力不怠之謂帝以皋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陳其言禹拜而歎美謂皋陶之謨至矣我更何所言惟思日勉勉以務事功而已觀此則上篇禹皋陶答問者蓋相與言於帝舜之前也如何者皋陶問其孜孜者何如也禹言往者洪水泛溢上漫于天浩浩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瞀墊溺困於水災如此之甚也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也輴史記作橇漢書作毳以板爲之其狀如箕擿行泥上樏史記作橋漢書作梮以鐵爲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蓋禹治水之時乘此四載以跋履山川踐行險阻者隨循刊除也左傳云井堙木刊刊除木之義也蓋水涌不洩泛溢瀰漫地之平者無非水也其可見者山耳故以隨山伐木通蔽障開道路而後水工可興也奏進也血食曰鮮水土未平民未粒食與益進衆鳥獸魚鼈之肉於民使食以充飽也九川九州之川也距至濬深也周禮一畝之閒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之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也播布也謂布種五穀也艱難也水平

播種之初民尚艱食也懋勉也懋勉其民徙有於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烝衆也米食曰粒蓋水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粒食萬邦興起治功也禹因孜孜之義述其治水本末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實存於其間蓋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其治於無窮而已師法也皋陶以其言爲可師法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禹既歎美又特稱帝以告之於以起其驗也惟乃在位者謹其在天子之位也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指其所以謹在位之意如下文所云也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違者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昧於理而不得其所止者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撓於人欲之危動靜云爲各得其當而無有止[illegible]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即下文庶事康哉之義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繩愆糾謬之義內外交修無有不至若是則見惟無作作則天下無不丕應固有先意而俟我者以是昭受于天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鄰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帝深感上文弼直之語故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反覆嘆詠以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忽禹即俞而然之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

納五言汝聽

此言臣所以為鄰之義也君元首也君資臣以為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為用也下文翼為明聽即作股肱耳目之義左右者輔翼也猶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也宣力者宣布其力也言我欲左右有民則資汝以為翼欲宣力四方則資汝以有為也象像也日月以下物象是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也至黃帝而成於堯舜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彝虎蜼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為兩己相背取其辨也絺鄭氏讀為黹黹紩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者繪之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絺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采者青黃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於繒帛也繪於衣絺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為五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小大尊卑之差等也又按周制以日月星辰畫於旂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以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繪於衣以藻粉米黼黻四者絺於裳袞冕九章以龍為首鷩冕七章以華蟲為首毳冕五章以虎蜼為首蓋亦增損有虞之制而為之耳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故六律五聲八音言之序如此也在察也忽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汝聽者言汝當審樂而察政治之得失者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違戾也言我有違戾於道爾當弼正其失爾毋面諛以為是而背毀以為非不可不敬爾鄰之職也申結上文弼直鄰哉之義而深責之禹者如此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此因上文而慮庶頑讒說之不忠不直也讒說即舜所堲者時是也在是指忠直為言侯射侯也明者欲明其果頑愚讒說與否也蓋射所以觀德頑愚讒說之人其心不正則形乎四體布乎動靜其容體必不能比於禮其節必不能比於樂其中必不能多當如是則其為頑惡讒說必矣周禮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又古帝亦不扭濟也撻扑也即扑作教刑者蓋懲之使記而不忘也書識也錄其過惡以識于冊如周禮鄉黨之官以時書民之孝弟睦婣有學者也聖人不忍以頑愚讒說而遠棄之用此三者之教格其非發其懲使之遷善改過使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工掌樂之官也格有恥且格之格謂改過也承薦也聖人於庶頑讒說之人既有以啓發其愧恥遷善之心而又命掌樂之官以其所納之言時而颺之以觀其改過與否如其改也則進之用之如其不改然後刑以威之以見聖人之教無所不極其至必不得已焉而後威之其不忍輕於棄人也如此此即龍之所宗而出命化焉之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俞哉者蘇氏曰與春秋傳公曰諾哉意同口然而心不然之辭也隅角也蒼生者蒼蒼然而生視遠之義也獻賢也黎獻者黎民之賢者也共同時是也敷納者下陳而上納也明庶者明其衆庶也禹雖俞帝之言而有未盡然之意謂庶頑讒說加之以威不若明之以德使帝德光輝達於天下海隅蒼生之地莫不昭灼德之遠著如此則萬邦黎民之賢孰不感慕興起而皆有帝臣之願惟帝時舉而用之爾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庶以功而考其成旌能命德以厚其報如此則誰敢不讓於善敢不精白一心以應其上而庶頑讒說豈誕

慮乎其不如是則今任用之臣遠近數同率爲誕慢日進於無功矣豈特庶頑讒說爲可慮哉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漢志堯處子朱於丹淵爲諸侯丹朱之國名也頟頟不休息之狀罔水行舟如奡盪舟之類朋淫者朋比小人而淫于家也殄絕也世者世堯之天下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而不與朱故曰殄世程子曰夫聖莫聖於舜而禹之戒舜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

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所以儆戒者當如是也創懲也禹自言懲丹朱之惡而不敢以慢遊也塗山國名在今壽春縣東北禹娶塗山氏之女也辛壬癸甲四日也禹娶塗山未及四日即往治水也啓禹之子呱呱泣聲荒大也言娶妻生子皆有所不暇顧念惟以大相度平治水土之功爲急也孟子言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言非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遠近以制成五服之制也疆理宇內乃人君之事非人臣之所當專者故曰弼成也五千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也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爲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羣后也薄迫也九州之外迫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爲之長而統率之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略外者如此迪蹈也謂十二師五長內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當憂念之也帝言四海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敘之故其頑而弗率者則皋陶方敬

承禹之功敘方施象刑惟明矣曰明者言其刑罰當罪可以畏服乎人也上文禹之意欲舜弛其鞭扑之威益廣其文教之及而帝以禹之功敘既已如此而猶有頑不即功如苗民者是豈刑法之所可廢哉或者乃謂苗之已頑六師征之猶且逆命豈皋陶象刑之所能致是未知聖人兵刑之敘與帝舜治苗之本末也帝之此言乃在禹未攝位之前非徂征後事蓋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征之不服以益之諫而又增修德教及其來格然後分北之舜之此言難古[illegible]誠之未乎負則遇丰雖位之貞也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戛擊考擊也鳴球玉磬名也搏至拊循也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格神之

格思也虞賓丹朱也堯之後爲賓於虞猶微子作賓於周也丹朱在位與助祭群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下堂下之樂也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孤竹之管孫竹之管也鼗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柷敔柷狀如漆桶而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籈擽之籈長一尺以木爲之始作也擊柷以合之及其將終也則擽敔以止之蓋節樂之器也笙以匏爲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端鏞大鐘也葉氏曰鐘與笙相應者曰笙鏞與歌相應者曰頌鏞頌或謂之庸詩賁鼓維鏞是也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鐘鏞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鄉飲酒禮云歌鹿鳴笙南陔閒歌魚麗笙由庚或其遺制也蹌蹌行動之貌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舞蹌蹌然也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箾韶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則箾韶蓋舜樂

經057-032

之總名也今文作簫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九
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九成
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
曰成鳳凰羽族之靈者其雄為鳳其雌為凰來
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
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
堂下之樂也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依上下而遞
奏閒合而後曲成祖考尊神故言於堂上之樂
鳥獸微物故言於堂下之舞九成致鳳尊異靈
瑞故況言之非堂上之樂蹌致神格堂下之樂
編能舞獸也或曰堂之形如鳥翼鏘之實為獸
形故於笙鏞以閒合鳥獸蹌蹌風俗通曰舜作
簫韶以象鳳蓋因其形聲之以以狀其聲樂之
和豈具有鳥獸鳳凰而蹌蹌來儀者乎曰是未
知聲樂感通之如也然已哉熟和茍然出聽伯
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之致祥召物見於傳者
多矣况舞之德致和於上夔之樂召和於下其
格神人舞獸鳳豈足疑哉今觀季札觀周樂見
舞韶箾者曰德至矣盡美如天之無不覆如地
之無不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夫說樂之奏蹈

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羣后德讓哉
而感物則鳳儀獸舞原其所以能感格如此者
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載也其樂之傳
歷千餘載孔子聞之於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
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則當時感召從可知矣
又按此章夔言作樂之效其文自為一段不與
上下文勢相屬蓋舜之在位五十餘年其與禹
皐陶夔益相與答問者多矣史官取其尤彰明
者以詔後此一是其所言者皆有先後史官集
而記之非其一日之言也諸儒之說自皐陶謨
至此篇末皆謂文勢不相屬故其說此奏合不通今皆不取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磬也有大磬有編磬有
歌磬磬有小大故擊有輕重八音獨言石者蓋
石音屬角最難諧和記曰磬以立辨夫樂以合
為主而石聲獨立辨者以其難和也石聲既和
則金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不和者矣詩曰既
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知言石者總樂之和而言
之也或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之事故擧磬以

以為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考工記曰天下之大
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總可謂之
獸也百獸舞則物無不和可知矣尹正也眾尹
者眾百官府之長也允諧者信皆和諧也庶尹
諧則人無不和可知矣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庸用也歌詩歌也勑戒勑也幾事之微也惟時
者無時而不戒勑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勑也
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伏今雖治定功
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
自起毫髮幾微之不謹而禍患之所自生不可

不戒也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
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
人君之治為之興起而百官之事皆廣也拜手
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總
率也皐陶言人君當總率羣臣以起事功又必
謹其所守之法度蓋樂於興事者易至於紛更
故深戒之也屢數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
功覈實之效而無誕謾欺蔽之失兩言欽哉者
興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此
皐陶將欲賡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賡續
載成也續帝歌以成其義也皐陶言君明則臣
良而庶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叢脞煩碎也惰懈
怠也墮傾圮也言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
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也舜作
歌而責難於臣皐陶賡歌而責難於君君臣之
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茲所以為不可及也
歟帝拜者重其禮也重其禮然其言而曰汝等
往治其職不可以不敬也林氏曰舜禹皐陶之
賡歌三百篇之權輿
也學詩者當自此始

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峯書集傳卷之一

淳祐庚戌季秋金華後學呂遇龍

校正刊于上饒郡學之極高明

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峯書集傳卷之二

夏書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作於虞時，而係之夏書者，禹之王以是功也。

禹貢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又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今文古文皆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敷，分也。分別土地以爲九州也。奠，定也。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也。若兗之濟河，揚之淮海，雍之黑水西河，荆之荆衡，豫之荆河，梁之華陽黑水是也。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之地，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又定其山之大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爲之紀綱。此三者禹治水之要，故作書者首述之。○曾氏曰：禹別九州，非用其私智，天文地理區域各定，[illegible]

冀州 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兗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周禮職方河内曰冀州是也。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亦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既載壺口 經始治之謂之載。壺口，山名，漢地志在河東[illegible]

求禹功之序當於此詳之**治梁及岐**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即冀州呂梁也呂不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又春秋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爲晉山則亦指呂梁矣酈道元謂呂梁之石崇竦河流激盪震動天地此禹既事壺口乃即治梁也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于汾酈道元云後魏於胡岐置六壁防離石諸胡因爲大鎮今六壁城在勝水之側實古河遝之險阸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先儒以爲雍州梁岐者非是**既修太原至于岳陽**修因鯀之功而修之也廣平曰原今河東路太原府也岳太岳也周職方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地志霍太山在河東郡彘縣東今晉州霍邑也山南曰陽即今岳陽縣地也堯之所都揚子雲冀州箴曰岳陽是都是也蓋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太岳東入于河此則導汾水也**覃懷厎績至于衡漳**覃懷地名地志河內郡有懷縣今懷

州也曾氏曰覃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沁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而平地致功爲難故曰厎績衡漳水名衡古橫字地志漳水二一出上黨沾縣大黽谷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也名爲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今潞州長子縣發鳩山也名爲濁漳酈道元謂之衡水又謂之橫水東至鄴合清漳東北至阜城入北河鄴今相州鄴縣也阜城今永靜軍東光縣也○又按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爲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之時河自洚水大陸至碣石入于海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則漳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漳水益遠至桑欽時河自大陸而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者如此**厥土惟白壤**漢孔氏曰無塊曰壤顏氏曰柔土曰壤夏氏曰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因地制貢因不可

不先於辨土也然辨土之宜有二曰以辨其色業以辨其性也蓋草人糞種之法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糞治田疇各因色性而辨其所當用也曾氏曰冀州之土豈皆白壤云然者土會之法以其多者論也**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賦第一等而錯出第二等也田第五等也賦高於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稠也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併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皆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於田也故以賦疊于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又按九州九等之賦皆每州歲入總數以九州多寡相較而爲九等非以是等田而責其出是等之賦也冀不言貢篚者冀天子封內之地無所事於貢篚也**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恒衛二水名恒水地志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illegible]入[illegible]水[illegible]氏曰[illegible]入易水晁氏曰今之[illegible]

今真定府行唐縣東流入于滋水又南流入于滹水北古遷矣衛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流今真定府靈壽縣也東入滹沱河薛氏曰東北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illegible]其道也大陸[illegible]故班馬王橫皆謂載之高地[illegible]以及枯洚之[illegible]皆穿西山[illegible]爲[illegible]之北則西山勢斷曠然四下蓋以其[illegible]潰之大陸乃與下文北至大陸者合故[illegible]之[illegible]以爲大陸縣唐又以鹿城置陸澤縣皆鉅鹿之大陸不與河應而亦求之合北之地杜佑李吉甫以爲邢趙深三州爲大陸作者皆可耕治水患既息而三州之地廣衍諸[illegible]之可耕治也故其水小而地遠大陸于而近河故其成功於田賦之後**島夷皮服**海曲曰島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夾右碣石入于河**碣石地志在北平郡

驪城縣西南河口之地今平州之南也冀州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程氏曰冀爲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爲至故北三方亦不必書而其北境則漢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濡滹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又按酈道元言驪成縣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韋昭以爲碣石其山昔在河口海濱故以誌其入貢河道歷世既久爲水所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戰國策以碣石在常山郡九門縣者恐名偶同而齊氏以爲九門無此山也

濟河惟兗州

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濟河見導水蘇氏曰河濟之聞相去不遠兗州之境東南弱濟非止於濟也愚謂河昔北論兗州之境北盡碣石河右之地後碣石之也蘇入於海河益從而南兗河之習始相去不遠流氏之說末以然也○林氏曰薛石文作涉訣文注云此兗州之濟也其從水狀齊者說文注云出常山房子縣贊星出則此

二字昔同義異當以古文爲正

九河既道

九河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絜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絜爲二既道者既貫其道曹按被賦河先分云津徒河寰宇記云在滄州清也南宇貫云志平成馬頰河元和志在蘆州安鬲平東南東在宇記云在棣州滄河北與地記云即篤馬河寰覆簡河通與云在德州安賞胡蘇河覆宇記也在滄之驗安無棣嘉津三縣并商云在東光云界河東地記云在臨津鈞鹽河覆字記云在簡陵東南從德州平昌來黃地說云在樂陵昌學河寰宇冠云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館安許高書在禹縣與地說云在無棣大史河不如浙在云漢以來溝求九河者甚詳漢出近右止得其皂唐人集界出績傳之語遂得其六故賜忘與三冠又得其一或新河兩載以舊名或一也亦地爲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貞駭至潔謬者則班固以津苑爲受駭而不知滿泥不與古河相涉樂史馬頰乃以漢焉歸河者

之鄭氏求之不得又以爲九河再歲塞其八濟以官廣決曲防兼之河等塞河宜非歲公之近爲也可水司塞而河道累能盡下于皆與循故之言也淮程也以爲九河之地已渝公海引碣石爲九可之證以謂今者州之地北安乎州接既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嘗在其地援爲海水渝沒故其五不存方九河未沒於海之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官里于地河推爲九在此西百里中又上文言史右弱石則九河入海之東有碣石在其乃說岸九河水道變遷藤於推考而碣石遠趾頂皆石不應行及今究黃之地說無此石而平州正南南山而名碣石老尚在論中去岸五百爾里皐立可見則是古河自今已爲海漸向此斜許始分爲九其河遠已渝入於海明矣漢王橫言昔天皆遠爾東北風海水鄴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水於滿密道元亦讀九河碣石徙論於海後出儒者知未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未碣石有無以滄之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宦善非九河之地地不強釁求之宜其支雜所不能的地

雷夏既澤

澤者水之鍾也雷夏地志在濟陰郡城陽縣西北今濮州雷澤縣西北也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則雷然則本夏澤也因其神名之曰雷夏也汝水濮流而入于澤澤不能受則方之濫奔濱故水台而後雷夏爲澤

澭沮會同

灉沮二水名灉水曾氏曰爾雍水自河出爲濟詳慎云河雍水在家又曰波水受陳留凌澤陰滿至蒙爲灘水東入于居水經河水出陰澤東至家爲沮雕則雎水即冀水也雍之下流入于雎水沮水地志雎沐出市圖芒縣鉏水其沮水鄭見氏曰爾雅云自河出爲雍濟出爲漢求之於韻沮有樊音二水河濟之別也二說未許執是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而一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宜桑之育[illegible]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類其利而獨於院言之者兗地宜桑後出之深上桑習植可驗也地高同丘兗地多在卑下水害九其民皆依丘陵以居至是始佇下居平地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土脈墳起也如左氏所謂祭之地地墳是也繇茂條長也○林氏曰九州之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兗最居東南下流其地卑濕沮洳水患為甚故於二州特言之或以漁或以桑土或草木得其性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兗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為正也兗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疏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此為田賦而言故其文屬於厥賦之下先儒以為禹治水所歷之年且謂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為第九成功因以十三載通數始治鯀九載之年謬之甚矣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者織而有文錦綺之屬也篚竹器筐屬也古者幣帛之屬則盛以筐篚而貢焉

浮于濟漯達于河

舟行水曰浮漯者河之枝流也兗之貢賦浮于濟漯以達于河帝都所在也

海岱惟青州

東北至海西南距岱

嵎夷既略

嵎夷即堯典嵎夷也略經略為之封畛也

濰淄其道

濰淄二水名濰水出琅琊郡箕縣淄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道言其順流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言濱海之地廣斥也許慎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等賦第四等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鹽絺海物非一種故曰錯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畎谷也岱山之谷出此五物也怪石石之似玉者

萊夷作牧

萊夷萊山之夷作牧言可牧放

厥篚檿絲

檿山桑也山蠶食其葉其絲堅韌中琴瑟之絃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

海岱及淮惟徐州

東至海北至岱南至淮

淮沂其乂

淮沂二水名沂水出泰山郡蓋縣艾山南至下邳入泗

之沂水水出太山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頂出於泰山也又按徐之水有泗有文有沂有有而獨以淮沂言者虞職方氏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薄與徐州兼之於青周之青即爲之徐則徐之川莫大於淮淮文則自淮而下凡爲川者可知矣餘之受莫大於沂沂又則自來而下凡爲浸若可知矣

蒙羽其藝　蒙羽二山名蒙山地志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羽山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今海州朐山縣也藝者言可種藝也

大野既豬　大野澤名地志在山陽郡鉅野縣北今濟州鉅野縣也後流者澤之豬接水紀濟入至東氏野分南爲菏北爲濟鄆導九澤一水泰南流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則大野爲數之所絶其所聚也大矣何水天曰鍾野濱大矣漢洙泗比連清濟徐之有濟於是乎見又鄆州日鄆西南沂有大野既或皆大野之地也東原黄之東平今之鄆州生豬氏曰東日自古多水患載被城渾平宋又汴成於祭爾劇

東原厎平

其下濕可知厎平名水患已去人以其地之平故文之東于又既東原在徐之西比其之之東者文在齊東故原東可國在商亦謂淨東成六益知大野東原所以志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之工老氏土延埴以爲器器之杜何博可疑莖漸進長以爲如土性進於茂不已也包叢叢生易所詳所罪如竹色矣言其叢生而稍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　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戶閒有之故取以爲貢厲書作紐曰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覆以黃土將建諸侯蠲取其方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列土于周室此貢土五色蓋亦爲是用也羽畎

兀

羽山之谷也夏翟雉具五色其羽中旌旄者也染人之職秋染夏翟氏曰染飾者染五色也林氏曰古之車服器用以雉于不者多不但其名也曾氏曰山雉具五色名地志山之畎邳下郡山以羽老以式敗嶧山爲嶧山云東海郡陽軍縣西有葛嶧山方文以故桐特下之今淮中下殺隣也陽者生南也枝朝陽生草桐之生以琴斐詩曰嘉州矣于出專邑蓋歐木埜西凡向曰者爲實也西水名貝下安六選時星上居其臭下泉淮以名水鮮義又東南尸淳羽入淮下濱今慶安然水鮮也讀弋家也西彙石露入泗若浮於木石或曰井也曰宗井不中河大之旁之浮苦以淨生土中不若也也今下然者石磬山或後爲古承蕃之地曾氏山不之石者或嶧而珠貢以生東在之夷也嶧蚌之則名也章又也古爲或鉛魚用屏今泉四焚皆美淮白丘亦安之息由與夏灌之出于羽畝然安之土獸星浮參之出癸泗演賦魚之出太皆東各有所之地此信劇所有辭說貢地而嶧貢也王去之

帶也武旒曰厥篚玄黃織縞而大縷而書繒老目知月繒以之之當氏曰氏縞而養黑之以之以鳥於里者受于之有玄衰有黃之爲鳥纊也儀也也氏

浮于淮泗達于河　以水東入淮也可蓋老以次白來濟可走踏是在璇章竹饒章州郡

淮海惟揚州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潛也閭也以正性也部洋千亡漾也其見百澤蠡諸湖導爲水者水攀漸記豬陽州者鳥所居

三江既入　十里分流東北入海松江爲下

江東南入呉為東江併松江為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呉叔春秋外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按蘇氏謂南江之江為中江所謂谷之江為豫章之江為南江即導水所謂東為北江中江者既有北江中江則豫章之江為南江可知今按此三江依然江漢會於東為中江今江中百里至而後與海合又合知其百里而後入海湖不可復指三吳蘇氏不餘今里而入海之口可之

蘇氏說明通有後湖之不而禹口為故陵草以味不知說以恭之

震澤底定

也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箭竹簜大竹郭璞曰竹闊節曰簜敷布也言篠簜已布生也夭少長也喬高也塗泥水泉濕也下地多水其土淖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言下上上錯者以本等設賦九等分為三品下上與中下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玉石名詩曰何以舟之惟玉及瑤說文云石之美似玉者取之以為禮器篠之材中於矢之笴簜之材中於樂器又可為符節周官掌節有英簜象有齒犀兕有革鳥有羽獸有毛木楩梓豫章之屬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為旌旄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也

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島夷東南海島之夷卉草也葛越木綿之屬織貝錦名織為貝文詩曰貝錦是也今南夷木綿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入篚焉包裹也小曰橘大曰柚錫者必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常也張氏曰必錫命乃貢者供祭祀燕賓客而已若口腹之欲則難於出令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沿入海自海下入淮泗不言達于河者省文也禹之時江淮未通故沿於海至吳始開邗溝通江淮海船始通也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記者之誤也

荊及衡陽惟荊州

北距南條荊山南盡衡山之陽荊至衡各見導山唐孔氏曰以荊山為名者其地山以荊見導之山言荊衡合而以衡陽見荊州之荊衡去衡山不可見其為陽也

江漢朝宗于海

江漢二水至此而合勢益盛如諸侯之朝宗于天子也合之雖遠而不失其宗也

九江孔殷

閒今岳州巴陵縣是也巴陵之下江漢合流正在其西北九江即洞庭也江漢水皆會於洞庭九江今之沅漸元辰敍酉澧資湘九水合於洞庭以其水之大且多故曰九江孔殷言其甚得地中也曰九江又曰洞庭以九水之大小所合為名也晉地理志九江在尋陽郡尋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而經九江之地理志之尋陽今洞庭之合下乃九江之下流耳

小水謂之過則洞庭之為九江蓋以湖矣

沱潛既道

爾雅曰水自江出為沱漢為潛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此則荊州江漢之出者也今按南郡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於江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于江尾入于沔亦謂之沱若潛水則未有見也

雲土夢作乂

雲夢澤名周官荊州其澤藪曰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也左傳楚子濟江入于雲中又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則雲夢[illegible]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illegible]與揚州同[illegible]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

[illegible]

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illegible]

書傳二　十二

之納錫[illegible]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illegible]

荊河惟豫州

[illegible]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illegible]

滎波既豬

[illegible]

書傳二　十三

導菏澤被孟豬[illegible]厥土惟壤下土墳壚[illegible]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illegible]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illegible]錫貢磬錯[illegible]

[illegible]浮于洛達于河[illegible]華陽黑水惟梁州[illegible]岷嶓既藝[illegible]沱潛既道[illegible]

[illegible]蔡蒙旅平[illegible]和夷厎績[illegible]

[illegible]厥土青黎[illegible]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illegible]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illegible]

……于渭亂于河

[illegible]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

[illegible]

黑水西河惟雍州

[illegible]

弱水既西

[illegible]

涇屬渭汭

[illegible]

[illegible]

漆沮既從

[illegible]

灃水攸同

[illegible]

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illegible]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illegible]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illegible]

厥土惟黃壤 [illegible]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等而賦第六等者地狹[illegible]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之似珠者[illegible]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illegible]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illegible]

積石之上簡編脫誤不可不正愚謂[illegible]雍州[illegible]織皮恐當[illegible]蘇氏之說爲然[illegible]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illegible]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 [illegible]

柏至于陪尾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山也熊耳外方桐柏陪尾豫州山也西傾見梁州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俗呼爲白巖山鳥鼠見雍州太華地志在京兆華陰縣南今華州華陰縣二十里也熊耳在商州上洛縣詳見豫州外方地志潁川郡崇高縣有崇高山古文以爲外方在今西京登封縣也桐柏地志在南陽郡平氏縣東南今唐州桐柏縣也陪尾地志江夏郡安陸縣東北有橫尾山古文以爲陪尾今安州安陸也西鯨不言導者冢導冢之文也此將大河南流之山也

此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嶓冢見梁州之山也山形如冢故謂之嶓冢詳見梁州荊山南漾出荊山地志在南郡臨沮縣北今襄州南漳縣也內方大別二山名內方地志章山古文以爲內方山在江夏郡竟陵縣東北今荊門軍長林縣也左傳吳既與楚戰楚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蓋近漢之山今漢陽軍漢陽縣北大別山是也地志水經云在安豐者非是此導江漢上境之山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岷山見梁州衡山南嶽也地志在長沙國湘南縣今潭州衡山縣也九江見荊州敷淺原地志云豫章郡歷陵縣南有傅易山古文以爲敷淺原今江州德安縣傳陽山也見晁氏以爲在數明者非是今按見氏以餘陽有傳勢山又寺都嬰山應爲之所同名然者不足據陽也漢山以文數長雖爲近地縣偶之鄱傳見山荊志在未見其在陵名數淺原推原蠡淇山甚小江州安交最高且大宜所富紀志者三皆與孜江精彭蠡以知未必然過其可謂所者于以其所河也氏以爲博衡一之遠過經今也或異導丙實適于河之義孔也淺山之支其之脈連而爲衡數淺原至於庭之見南其南一支度若之嶺是而導所以衡山地盡德安西謂數淺原二支材泚經表間跨斷之所至在湘水流過九江數在柏水東北其山川岡嶺湖流俱九南

在眼前而古今異說如此況於山川經歷數千百年者尚何自取信哉此山不言導者蒙導嶓冢之文也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此下皆川也弱水見雍州合黎山名地志在張掖縣西北亦名羌谷流地志云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之流導者已附于逐州之下於此又別而詳況之而水之綴皆可見矣川之功自隨於故導水次於導山也又陵一水皆原於西北故叙山叙水皆水地西北而東導山則先所岐導山水則先弱水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見于西南曰區江曰西珥河古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也貿石西頃氏山曜木以東之水限入于海莫以江其岡春以西之水取爲四水而入于南海也志水紀樊氏之説蹤未詳的實要是其地也程氏曰樊絳以屬水爲黑水者恐其然小不足爲界其所程西田河者却與漢志葉猜澤相貫廣禹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匠遠南海又貫墳池即葉輸之地武帝初開真萬詳其帥古有黑水舊何實不知執藉於不能所會元之及遁水皆讀此人不獻葉所猜得名則正水緬黑於輸葉猿積澤以且其地在罷之其西又東北距宕晏不所歧昌即苗種叢與三苗之叙于三危者又爲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

積石龍門見雍州華陰華山之北也底柱見導山孟地名津渡處也杜預云在河內郡河陽縣

列今孟州河陽縣洛汭武王師渡孟津在今孟州河陽縣南通省今
亦名富平津洛入河處東渡之所也曰孟津者蓋南北之通津今河

以張捏爲武陽縣脩武縣在東曰過之縣故曰脩武皐成德之所爲
鞏縣東洛入河處又有洛汭山之河水交名

利東從西東去敬以縣臨洛北縣者已之河出洛汭大伾山在河南
大伾通以平已自成皐又有黃爲泉之大伾山在孟州

跡從其西東去敬以縣臨者已河出之曰在

其以信入唐即也至冀絕跡莽大利以張鞏亦則
下海都故見禹志漢州遠豐從河軍爲捍之縣名今

書傳三

十三

平河沇過孟則記不自亦河唯莫自行玉寨一西一
地行河降津曰其言積自此合賀龍地門惠出今其

逆河皆難指實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
向說其故跡則錯可考也其詳悉見上文○又

按李復云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有禹廟在山崖東河出西四十
而龍門闕起於大河之東又云唐鑿開龍門太降蠡嶺處禹鑿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

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漢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經曰漾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
曰者其西流出兩東至武都爲漢源

書傳三

二十三

陵之東入漢又東水至鄉是爲漢流也莧名滄浪在今均州武當縣東西界
縣爲漢之東流也

衆流之積日遠月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今湖口横渡之處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鄱陽之清漲不見所謂漢水匯澤而為彭蠡者鄱陽之水既出湖口則依南岸與大江相持以東又不見所謂横截而為北江者又以經文考之則今之彭蠡既在大江之南於經則宜曰南匯彭蠡不應曰東匯於導江則宜曰南會于匯不應曰北會于匯匯既在南於經則宜曰北為北江不應曰東為北江以今地望參校絶為反矣今蠡江之北有所謂東湖者湖文石源域毎歲四五門習蜀獲雪潮大江之益之時水渚入湖至七八月大江水落湖水方淺隨江以陳為合東匯而會之文然番而之刻方五六百里不建含北而錄波記其小而遣其大地蓋書以事理情勢考之淵水之患惻河為其意翁時散門力河等處事急只困救重設頻禹觀泄而母習之若江准所也寫水急不特讒禹圖已過行或分還宮蠡性視亦何況河疑彭蠡之明乃三正所居水澤山林深時不以次方貝其□□夫不卿工則官屬之往者亡夫以遙民添入是以

但知彭蠡之為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匯但知而巢湖江水之決而不知彭蠡之源禹黄黒以此致誤謂之為匯謂之北江無足據者然則番陽之為彭蠡信矣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沱江之別流於此者也澧水名水經出武陵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江鄭氏云經言過言會者水也言至者或山或澤也澧宜山澤之名按下文九江澧水既與其一則非水明矣九江見荊州東陵巴陵地今岳州巴陵縣也地志在廬江西北者非是會匯中江見上章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沇水濟水也發原為沇既東為濟地志云濟水出河東郡垣縣王屋山東南今絳州垣曲縣山也始發源王屋山頂崖下曰沇水既見而伏東

出於金孟州濟源縣二源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温縣是為濟水歷虢公臺西南入于河溢潛也復出河之南溢而為滎發發即滎皐之滎且發州又東出於陶丘北晦往也名禹成曰陶在今廣濟軍而又東至□若□□□澤亦見□洲罪之至若濟陵縣自此苦□東虎至莫也開文只汶也見青州文東州若于東入有書張將安民亭合文水至今青□□□青□海唐李寶□濟氏然以泉貴晉曹鄘濟會書以入于旌本塞樂支世今東□濟魚在□在命□中猗水流入涂調之當□將道元謂濟水者上蕃之出川賣枯為其後水流遷道序來勢改專泉脈水不與昔同然則滎澤濟河無於而濟水末害絕流出程氏口滎水之為濟本至地義濟之入河道舍河諸溢出南岸溢出者其會伏□濟而溢故禹還以元名命之後程氏□□之一宇圖為有理然出於河南者既非濟□盜禹不應以河稜□而冒釋為濟蓋溢其□水□言非□□□且河瀚而滎清則滎之水非□之益明文元經日書

單丘導伏以何伏而脈終可考先伏古以以性入所六也流注歟濟南皆曾民於二堂試公之見與濟之東柏諸給之水西此匯于黑水之瀆又西北匯于北崖之瀆而至于瀉馬之崖蓋水之東也衆其止折知西地焊矣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泉而引崖以地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所南泉瀆皆高或發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跡矣之泉濟人皆異當有棄標於黑水之瀆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為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其注而先謂謂之樂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所之餘然濟者皆於是乎達也濟多甘泉其區名者十數而色味皆同以會驗之蓋皆深水之旁出者也然則水之伏流地中固多有之窦獨於滎澤疑哉異與流氏亦言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絕脈其井水責勝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脈之下陽疎淡蓋其水性遂下清而重故也濟水伏流絕河乃其物性之常事理之著者程氏非之類常深

考耳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柏導之耳桐柏見導山泗沂見徐州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今淮浦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同穴山名地志云鳥鼠山者同穴之枝山也餘並見雍州孔氏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其說怪誕不經不足信也酈道元云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此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耳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熊耳盧氏之熊耳也餘並見豫州洛水出冢嶺山禹只自熊耳導之耳○按經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於嶓冢江之源出於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於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

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沇水不言山者沇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原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於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隩隈也李氏曰厓內近水為隩陂障也會同與灉沮會同同義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九州之川濬滌泉源而無壅遏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此蓋總結上文言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孔大也水火金木土穀皆大修治也土者財之自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厎致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

厎其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咸皆也則品節之也九川穀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致稼穡之類中邦中國也蓋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而已故曰成賦中邦

錫土姓

錫土姓者言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左傳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者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台我距違也禹平水土定土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甸服畿內之地也甸田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銍半藁也半藁去皮曰秸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為近非惟納總銍秸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於秸言之者總

前二者而言也粟穀也內百里為最近故并禾本總賦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藁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藁麤皮納也外百里為遠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為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精麤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者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諸侯之爵大國次國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安內附也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安也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揆度也綏服內去王城千里外去荒服千里介於內外之間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

里夷二百里蔡

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略於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左傳云蔡蔡叔是也流放罪人於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略之者視要服為尤略也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今按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并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如閩浙之間舊為蠻夷淵藪而今富庶繁衍遂為上國土地興廢不可以一時槩也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

蕃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并之則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為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三千里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以周服里數皆以方言或以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為禹直方計而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為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為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已若周漢則盡其地之所至而疆畫之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漸漬被覆暨及也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林氏曰[illegible]暨於此而遠者聞禹故謂之聲就範於此而遂者效焉故謂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錫與師錫之錫同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為贄而告成功于舜也水色黑故圭以玄云

甘誓

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也在扶風鄠縣誓與禹征苗之誓同義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誓師于甘故以甘誓名篇書有六體誓其一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唐孔氏因謂堯舜受禪啓獨繼父以是不服亦臆度之耳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則有扈亦三苗徐奄之類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六卿六鄉之卿也按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卿[illegible]鄉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illegible]夏制亦如此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illegible]之天子[illegible]兵有征[illegible]職今啓[illegible]六[illegible]而又書大戰于甘[illegible]

有扈之怙強[illegible]惡而與天子抗衡[illegible]特孟子所謂六卿移之者書曰大戰蓋所以深著有扈不[illegible]臣之罪不為天下後世諸侯之戒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重其事故[illegible]而告之六事者[illegible]但六卿有事於六軍者皆是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illegible]五[illegible]而[illegible]死[illegible]於威侮之者乎三正子丑寅之正也夏正建寅怠棄者不用正朔也有扈氏暴殄天物輕忽不敬廢棄正朔虐下背上獲罪于天子用勦絕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矣按此章則三正迭建其來久矣舜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一正朔也子丑之建唐虞之前當已有之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左車左右車右也攻治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

御者居中以主馬之馳驅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是車左主射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車右主擊刺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詭遇也蓋左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敗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而使各盡其職而不敢忽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戮殺也禮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左傳軍行祓社釁鼓然則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祖左陽也故賞于祖社右陰也故戮于社孥子也孥戮與上戮字同義言若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將并汝妻子而戮之戰危事也不重其法則無以整齊其衆而使赴功也或曰戮辱也孥戮猶秋官司厲孥男子以為罪隸之孥古人以孥為戮謂戮孥之以為孥耳古者罰弗及嗣孥戮之刑非二代之所宜有也按此說固為有理然以上句考之不應一戮而二義蓋罰弗及孥者常刑也予則

今文古文皆有

孥戮者非常刑也常刑則愛克厥威[illegible]常刑則威克厥愛允濟[illegible]

詩曰[illegible]之誓師豈為過哉

五子之歌

五子太康之弟也歌與帝舜作歌之歌同義今文無古文有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太康啓之子尸如祭祀之尸謂居其位而不為其事如古人所謂尸祿尸官者也豫樂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夏之先王其不遊豫蓋有其節皆可以為民法若太康以逸豫而滅其德也民咸貳心不太康猶不知悔乃安於遊畋之無度書其遠涉至于洛水之南言其久於十旬而弗反是則太康自棄其國矣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窮國名羿窮國君之名也或曰羿善射者之名賈逵說文羿帝嚳射官故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也羿因民不堪命距太康于河北使不得返[illegible]之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

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御侍也怨如孟子所謂小弁之怨親親也小弁之[illegible]

公子之怨五子之歌[illegible]是會諫也五子[illegible]宗廟社稷危亡之[illegible]母子見弟之歌之不可保[illegible]情不自己於見尚歌指其[illegible]於誠事皇祖之誨雖其五章之[illegible]之意愁其先後終始至於及明史臣以其皇祖之意序於五章之首後出序詩者皆作有小序以言其作詩之義其源蓋出諸此

其一

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此禹之訓也皇大也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尊卑之分如霄壤之不侔以情而言則相須以安猶身之資其生也故勢疏則離情親則合以其親故謂之近以其疏故謂之下言其可親而不可疏之也且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本既不固則雖強如秦富如隋亦終於滅亡而已矣其歌之序不可知其長幼之序

予視天下愚夫愚

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予五子自稱也君失人心則爲獨夫獨夫則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三失者言所失衆也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朽腐也朽索易絕六馬易驚朽索固非可以馭馬也以喻其危懼可畏之甚爲人上者奈何而不敬乎前既引禹之訓言此則以己之不足恃民之可畏者申結其義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此亦禹之訓也色荒惑嬖寵也禽荒耽遊畋也荒者迷亂之謂甘嗜皆無厭也峻高大也宇棟宇也彫繪飾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致滅亡也禹之訓昭明如此而太康獨不念之乎此章首尾意義已明故不復申結之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厎滅亡

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堯授舜舜授禹皆都冀州言冀方者舉中以包外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厎致也堯舜禹相授一道以有天下今太康失其道而紊亂其紀綱以致滅亡此。又按左氏所引惟彼陶唐之下有帥彼天常一語廢道作其行乃厎滅亡作乃滅而亡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明明明而又明也我祖禹也典猶周之六典則猶周之八則所以治天下之典章法度也貽遺關通和平也百二十斤爲石三十斤爲鈞鈞與石五權之最重者也關通以見彼此通同無折閱之意和平以見人情兩平無乖爭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典則法度所以貽後世者如此至於鈞石之設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之其爲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奈何太康荒墜其緒覆其宗而絕其祀乎。又按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是權衡者又法度之所自出也故以鈞石言之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愼厥德雖悔可追

曷何也嗚呼曷歸歎息無地之可歸也予將疇依彷徨無人之可依也爲君至此亦可哀矣仇予之予指太康也指太康而謂之予者不忍斥言忠厚之至也鬱陶哀思也顏厚愧之見於色也忸怩愧之發於心也可追言不可追也

胤征

胤國名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此以征名實即誓也仲康丁有夏中衰之運羿執國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而仲康能命胤侯以掌六師胤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是雖未能行羿不道之誅明羲和黨羿之罪猶爲禮樂征伐之自天子出也夫子所以錄其書者以是歟今文無古文有○或曰蘇氏以爲羲和貳於羿忠於夏者故羿假仲康之命命胤侯征之今按篇首言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又曰胤侯承王命徂征詳其文意蓋史臣善仲康能命將遏亂胤侯能承命致討未見其仲康不能制命而罪胤侯之爲專征也若果爲簒羿之書而亂臣賊子所爲夫子亦取之爲後世法乎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仲康太康之弟胤侯胤國之侯命掌六師命爲大司馬也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次年方有征羲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位之時已有收其失權故羲和之征猶能自天子出也林氏曰羿廢太康而立仲康然其篡也乃在相之世仲康不爲羿所篡至其子相然後見篡是則仲康猶有以制之也羿之立仲康也方將親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而仲康即位之始即能命胤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如漢文帝入自代邸即皇帝位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之類羲和之罪雖曰沈亂于酒然黨惡於羿同惡相濟故胤侯承王命往征之以翦羿羽翼故終仲康之世羿不得以逞使仲康盡失其權則羿之纂夏豈待相而後敢耶羲氏和氏夏合爲一官曰胤后者諸侯入爲王朝公卿如禹稷伯夷謂之后也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謨訓徵驗保安也聖人謨訓明有徵驗可

以定安邦國也下文即謨訓之語天戒日蝕之類謹者恐懼修省以消變異也常憲者奉法修職以供乃事也君能謹天戒於上臣能有常憲於下百官之衆各修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此其所以爲明明后也又按日蝕者君弱臣強之象后羿專政之故也羲和掌日月之官黨羿而不言是可赦乎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振以警衆也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亦此意也官以職言師以道言規正也相規云者胥教誨也工百工也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理無往而不在故言無技而可畧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官師百工不能規諫是謂不恭不恭之罪猶有常刑而況於畔官離次俶擾天紀者乎

惟時羲和顚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次位也官以職言次以位言畔官則亂其所治之職離次則舍其所居之位俶始擾亂也天紀則洪範所謂歲月日星辰曆數是也蓋自堯舜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之後爲羲和者世守其職未嘗紊亂至是始亂其天紀焉遐遠也遠棄其所司之事也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也集漢書作輯集輯通用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於房宿也按唐志日蝕在仲康即位之五年瞽樂官以其無目而審於音也奏進也古者日蝕則伐鼓用幣以救之春秋傳曰惟正陽之月則然餘月否今季秋而行此禮夏禮與周異也嗇夫小臣也漢有上林嗇夫庶人庶人之在官者周禮庭氏救日之弓矢嗇夫庶人蓋供救日之百役

者曰馳曰走者以見日蝕之變天子恐懼于上嗇夫庶人奔走于下以助救日如此其急羲和爲暦象之官尸居其位若無聞知則其昏迷天象以干先王之誅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政典先王政治之典籍也先時後時皆違制失時當誅而不赦者也今日蝕之變如此而羲和罔聞知是固于先王後時之誅矣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將行也我以爾衆士奉行天罰爾其同力王室庶幾輔我以敬承天子之威命也蓋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胤侯得天子討伐之權胤侯之征羲和得諸侯敵愾之義其辭直其義明非若五霸摟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迂也

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崐出玉山名岡山脊也逸過渠大也言火炎崐岡不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苟爲天吏而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殺之其害有甚於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汙習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其誅惡宥善是猶王者之師也今按胤征始稱羲和之罪止以其畔官離次俶擾天紀至是有脅從舊染之語則知羲和之罪當不止於廢時亂日是必聚不逞之人崇飲私邑以爲亂黨助羿爲惡者也胤后但征隱其畔逆而不言者蓋正名其罪則必鋤根除源而仲康之勢有未足以制后羿者故止責其曠職之罪而實誅其不臣之心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威者嚴明之謂愛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主威蓋軍法不可以不嚴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無成誓師之末而復嗟歎以是深警之欲其勉力戒懼而用命也

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峯書集傳卷之二

淳祐庚戌季秋金華後學呂遇龍
校正刊于上饒郡學之極高明

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峯書集傳卷之三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

湯誓 湯號也或曰謚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於征役故湯諭以弔伐之意蓋師興之時而誓于亳都者也今文古文皆有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也格至台我稱舉也以人事言之則臣伐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上天所命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穡刈穫也割斷也亳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桀之虐政有所不及故不知夏氏之罪而憚伐桀之勞反謂湯不恤亳邑

之衆舍我刈穫之事而斷正有夏湯言我亦聞汝衆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命殛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遏絕也割剝也割夏邑之害時是也湯又舉商衆言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湯又應之曰夏王率為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民厭夏德亦率皆怠於奉上不和若亡疾視其君指日曰是日何時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之俱亡蓋苦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此今我之所以必往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故民因以日目之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賚與也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也禹之征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觀世變矣

仲虺之誥

仲虺，臣名，奚仲之後，為湯左相。誥，告也。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喻衆也。[illegible] 今文無，古文有。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illegible]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illegible]

[illegible]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illegible]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illegible]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illegible]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

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葛國名伯爵也餉饋也仇餉與餉者為仇也葛伯不祀湯使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餉葛伯殺其童子湯遂征之湯征自葛始也奚何也徯待也蘇復生也西夷北狄言遠者如此則近者可知也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來我其復生乎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天下之愛戴歸往於商者非一日矣商業之興蓋不在於鳴條之日也○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際唐虞都俞揖遜氣象依然若存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前既釋湯之慙此下則以勸勉之也諸侯之賢德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侮說文曰傷也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所以惡惡也言善則由大以及小言惡則由小以及大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德日新者日新其德而不自已也志自滿者反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廣日新之義歟德日新則萬邦雖廣而無不懷志自滿則九族雖親而亦離萬邦舉遠以見近也九族舉親以見疏也王其勉明大德立中道於天下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得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則非特有以建中於民而垂諸後世者亦綽乎有餘裕矣然是道也以學焉而後至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為隆師好問則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真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之謂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其湯之所以自得者與仲虺言懷諸侯之道推而至於修德檢身又推而至於能自得師夫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舍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必有師焉此之天如古非特世道之學亦師道之不明也仲虺之論遡流而原要其極而歸諸能自得師之一語其可為帝王之大法也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上文既勸勉之是歎息言謹其終之道惟於其始圖之始之不謹而能謹終者未之有也伊尹亦言謹終于始事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欽崇者敬畏尊奉之意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天之道也欽崇乎天道則永保其天命矣按仲虺之誥其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桀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末言為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己乃[illegible]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慚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慙恐來世以為口實者仲虺終不敢開[illegible]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

湯誥 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今文無古文有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誕大也亳湯所都在宋州穀熟縣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職而後能使之安於其道也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夫天生民有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於天下者如此之重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言桀無有仁愛但為殺戮天下被其凶害如荼之苦如毒之螫不可堪忍稱冤於天地鬼神以冀其拯己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天之道善者福之淫者禍之桀既淫虐故天降災以明其罪意當時必有災異之事如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肆故也故我小子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桀之罪也 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聿遂也元聖伊尹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孚允皆信

也僭差也賁文之著也殖生也上天佑下民故夏桀竄亡而屈服天命無所僭差燦然若草木之敷榮兆民允乎其生殖矣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輯和戾罪隕墜也天使我輯寧爾邦家其付予之重恐不足以當之未知己得罪於天地與否驚恐憂畏若將墜于深淵蓋責愈重則憂愈大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夏命已黜湯命惟新侯邦雖舊悉與更始故曰造邦彝法即就慆慢也非彝指法度言淫佚游樂言典常也各守其典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簡閱也人有善不敢以不達己有罪不敢以自恕閱一聽於天然天以天下付之我則民之有罪實君所為君之有罪非民所致非特聖人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是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忱信也歎息言庶幾能於是而信焉乃亦有終也吳氏曰此篇人己而言

伊訓

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導之史錄爲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甲卽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爲正故以十二月爲正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頒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爲首也伊氏尹字也伊尹名摯祠者告祭於廟也先王湯也冢長也禮有冢子冢婦之名周人亦謂之冢宰古者王宅憂祠祭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羣臣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卽位改元之事祗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之職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也烈功也[illegible]蓋太甲卽位改元伊尹於祠告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叙事之始辭也○或問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言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于[illegible]氏惑於序書之文也太甲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孔氏曰湯崩奠殯而告固已誤矣至於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於經史尤可攷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以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爲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酈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爲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爲建酉月矣安在其爲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

月爲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復政厥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蓋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又按孔氏以爲湯崩吳氏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爲而設祠主喪者不離於殯側何待於祖見蓋太甲之爲嗣王嗣仲壬而王也太甲太丁之子仲壬其叔父也嗣叔父而王而爲之服三年之喪爲之後者爲之子也太甲旣卽位於仲壬之柩前方居憂於仲壬之殯側伊尹乃至商之祖廟徧祀商之先王而以立太甲告之不言太甲祠而言伊尹祠于先王者也奉太甲徧見商之先王[illegible]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illegible]故天降災假手于我成湯以誅之夏之先后方其懋德則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率而覆亡之禍又如此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夏桀覆亡之禍亦可監矣哉始也鳴條夏所宅也亳湯所都也言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于鳴條而湯德之脩則始於亳都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布昭敷著也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倚而懷之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

家邦終于四海初即位之初言始不可以不謹也謹始之道孝悌而已孝悌者人心之所同非以人敎詔之立植也立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敎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敎民順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人紀三綱五常孝敬之實也上文欲太甲立其愛敬故此言成湯之所修人紀者如下文所云也綱常之理未嘗泯沒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咈逆也先民猶前輩舊德也從諫不咈先民是順非誠於樂善者不能也居上克明言能盡臨下之道爲下克忠言能盡事上之心呂氏曰湯之克忠最爲難看湯放桀以臣易君豈可爲忠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曷嘗斯須替哉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其處上下人己之間又如此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積累之艱茲亦難矣伊尹前既言夏失天下之易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太甲可不思所以繼之哉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敷廣也廣求賢哲使輔爾後嗣也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官刑官府之刑也巫風者常歌常舞若巫覡然也淫過也過而無度也比昵也倒置悖理曰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也風風化也三風衍之綱也十愆風之目也卿士諸侯十有其一已喪其家亡其國矣墨墨刑也臣下而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具詳悉也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是訓之欲其入官而知所以正諫也異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伊尹先見其微故拳拳及此密侍講曰墨即叔向所謂夏書昏墨賊殺臯陶之刑貪以敗官爲墨

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歎息言太甲當以三風十愆之訓敬之於身念而勿忘也謨謂其謀言謂其訓洋大孔甚也言其謨訓大明不可忽也不常者去就無定也爲善則降之百祥爲惡則降之百殃各以類應也勿以小善而不爲萬邦之慶積於小勿以小惡而爲之厥宗之墜不在大蓋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也

太甲上

商史錄伊尹告戒節次，及太甲往復之辭，故三篇相屬成文。其間或附史臣之語以貫篇意，若史家紀傳之所載也。唐孔氏曰：伊訓、肆命、徂后、太甲、咸有一德，皆是告戒太甲，不可皆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也。林氏曰：此篇亦訓體。今文無，古文有。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惠，順也。阿，倚；衡，平也。阿衡，商之官名，言天下之所倚平也。亦曰保衡。或曰伊尹之號。此史氏錄伊尹之書，先此以發之。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顧，謂常目在之也。諟，古是字。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在人為明德。伊尹言成湯常目在是天之明命，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敬肅。故天視其德，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安萬邦。又言惟尹躬身能左右成湯，以居民眾，故嗣王得以大承其基業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周，忠信也。國語曰：忠信為周。施氏曰：周則無缺，故為忠信之義。言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其後夏桀不能有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有終。嗣王其以夏桀為戒哉，當敬爾所以為君之道。君而不君，則忝辱成湯矣。太甲之意，以謂伊尹足以任天下之重，我雖縱欲，未遽至危亡，故伊尹以相亦罔終之言，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

王惟庸罔念聞。

庸，常也。太甲惟若尋常，於伊尹之言無所念聽。此史氏之言。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昧，晦；爽，明也。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丕，大也；顯，亦明也。先王於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也。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彥，美士也。言湯孜孜為善，不遑寧處如此，而又旁求俊彥之士，以開導子孫，太甲毋顛越其命以自取覆亡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太甲欲敗度，縱敗禮，蓋奢侈失之者，故伊尹言當謹其儉約之德，惟懷永久之謀。此太甲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之。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法度，射者之所準望者也。省括于度，察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也。欽厥止者，敬其所止，以立本也；率乃祖攸行者，法其祖之所行，以致用也。如是則動無過舉，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有辭於萬世。

王未克變。

此史氏之言也。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狎，習也。弗順者，不順義理之人也。桐，成湯墓陵之地。伊尹指太甲所為乃不義之事，習惡而與性成者也。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營宮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興起其善，以是訓之，無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也冕冠也唐孔氏曰周禮天子六冕備物盡文惟袞冕耳此蓋袞冕之服義或然也奉迎也既除以袞冕吉服奉迎以歸也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誰與為君者言民固不可無君亦君尤不可失民也太甲改過之初伊尹首發此義其喜懼之意深矣夫太甲不義有若性成一旦翻然改悟是豈人力所至蓋天命眷佑之誘其衷故嗣王能終其德也向也商緒幾墜今其有是克永豈不為萬世無疆之休乎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拜手首至手也稽首首至地也太甲致敬於師保其禮如此不類猶不肖也多欲則興作而亂法度縱肆則放蕩而隳禮儀度就事言之也禮就身言之也速召之急也戾罪孽災逭逃也既往已往也已往既不信伊尹之言不能謹之于始庶幾正救之力以圖惟其終也當太甲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及太甲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夫太甲固困而知之者然昔之迷今之復昔之悔今之明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而光采旋耀萬景俱新湯武不可及已豈居成王之下乎

伊尹伊尹致敬以復太甲也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修身則無敗度敗禮之事允德則有誠身誠意之實德誠於上協和于下惟明后然也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此言湯德所以協下者困窮之民若己子而惠愛之惠之若子則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無有不得其懽心當時諸侯並湯而有國者其鄰國之民乃以湯為我君曰待我君我君來其無罰乎言除其邪虐湯之得民心也如此即仲虺后來其蘇之事

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之所以懋其德者如此太甲亦當勉於其德視則祖之所為不可須臾而遑豫怠惰也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思孝則不敢遠其祖思恭則不敢忽其臣思明則所視者遠而不蔽於淺近思聰則所聽者德而不惑於憸邪此懋德之所從事者太甲能是則我承王之美而無所斁矣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申誥重告也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皆不常也惟克敬有仁克誠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也曰敬曰仁曰誠因所主而言天謂之敬者天者理語然不可有一毫之慢民謂之仁何歟鰥寡孤獨皆人君所當恤鬼不誠無物誠立於此而後神格於盡如此人君居天之位其可易而言之則三合而言之一德而已太幾而伊尹以是告之其才固有大

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有是德則治無是

德則亂治亂古人有行之者矣亂亦古人有行之者也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亡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亡國喪家不過貨色遊畋作威殺戮等事事亡道無不同也治亂之分顧所與如何耳始而與治固可以興終而與亂則亡亦至矣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爲然也上篇言惟明后此篇言惟明明后蓋明其所已明而進乎前者矣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敬即克敬惟親之敬舉其一以包其二也成湯勉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庶幾其監視此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此告以進德之序也中庸論君子之道亦謂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進德脩業之喻未有如此之切者呂氏曰自此乃伊尹畫一以告太甲也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無毋通毋輕民事而思其難毋安君位而思其危

慎終于始

人情孰不欲善終者特安於縱欲以爲今日姑若是而他日固改之也然始而不善而能善其終者寡矣桐宮之事往已今其即政臨民亦事之一初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鯁直之言人所難受巽順之言人所易從於其所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遽以逆于心而拒之於其所易從者必求諸非道不可遽以遜于志而聽之以上五事蓋欲太甲矯乎情之偏也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胡何也弗慮何得欲其謹思之也弗爲何成欲其篤行之也元大良善貞正也一人者萬邦之儀表一人元良則萬邦以正矣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弗思弗爲安於縱弛先王之法廢矣能思能爲作其聰明先王之法亂矣亂之爲害甚於廢也成功非寵利之所可居者至是太甲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矣此咸有一德之所以作也君臣各盡其道邦國永信其休美也○吳氏曰上爲弼嗣王下惠于阿衡必其言有與伊尹背違者辯言亂政或太甲所失在此罔以寵利居成功已之所自憂者已素定矣下請與非泛論則上語必有爲而發也

咸有一德 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亦訓體也史氏取其篇中咸有一德四字以爲篇目今文無古文有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伊尹已還政太甲將告老而歸私邑以一德陳戒其君此史氏本序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諶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矣君德靡常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亡矣九有九州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上文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可常於是引桀之所以失天命湯之所以得天命者證之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息之義即上文所謂常德也神主百神之主享當也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命而有天下於是改夏建寅之正而爲建丑正也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上言一德故享天得民此言天佑民歸皆以一德之故蓋反復言之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二三則雜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吉德之雜則無往而不凶僭差也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之降災祥在德故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然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賢者有德之稱才者能也左右者輔弼大臣非賢才之所可盡故曰惟其人夫人臣之職爲上爲德左右厥辟也爲下爲民所以宅師也不曰君而曰德者兼君道而言也臣職所係其重如此是必其難其慎難者難於任用慎者慎於聽察所以防小人也惟和惟一和者可否相濟一者終始如一所以任君子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上文言用人因推取人爲善之要無常者不可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衆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特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事亦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得與聞焉亦異乎常人之改過者歟張氏曰後書精一數語之外惟此爲精密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人君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感應之理自然而然以見人心之不可欺而識之不可斯也祿者先王所受之天祿也烝衆也天祿安民生厚一德之故驗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居萬民之上必政教有以厭服乎人而後萬民悅服故曰萬夫之長可以觀政伊尹歎息言德政修否見於後世服乎當時有不可掩者如此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罔使罔事即上篇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之意申言君民之相須者如此欲太甲不敢忽也無毋同

伊尹又言君民之使事雖有貴賤不同至於取人為善則初無貴賤之間蓋天以一理賦之於人散為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者可今也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與成厥功矣伊尹於篇終致其警戒之意而言外之旨則又推原其所謂一者如此蓋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嘗因是言之以為精粹純雜者一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攝萬善者一也若遠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其要則無定語其詳則其包而無所遺也故先　德之書而三者之義悉備前乎伏犧堯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

盤庚上

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圮于河水盤庚欲遷于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雖蕩析離居亦惑於利害不適有居盤庚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王氏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左傳謂盤庚之誥實誥體也三篇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三篇合為一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 殷在河南偃師適往籲呼矢誓也史臣言盤庚欲遷于殷民不肯往適有居盤庚率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喻之如下文所云也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惟稱商自盤庚遷都之後於是殷商兼稱或只稱殷也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曰盤庚之言也

劉殺也盤庚言我先王祖乙來都于耿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民適不幸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稽之於卜亦曰此地無若我何言其不可居決當遷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服事也先王有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先王猶不敢常安不常厥邑于今五遷厥邦矣今不承先王而遷且不知上天之斷絕汝命況謂其能從先王之大烈乎詳此言則先王遷徙亦以有稽卜之事仲丁[illegible]可攷矣五邦漢孔氏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遷殷為五邦然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文勢攷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史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

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顛仆也由古文

仆甹木生蘖也顛木譬耿由蘖譬殷也言今自
耿遷殷若已仆之木而復生也天其將永我國
家之命於殷以繼復先王
之大業而致安四方乎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王命眾悉至于庭

斆教服事箴規也耿地潟鹵墊隘而有沃饒之利故小民苦於蕩析離居而巨室則總于貨寶惟不利於小民而利於巨室故巨室不悅而胥動浮言小民眩於利害亦相與咨怨間有能審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往往為在位者之所排擊阻難不能自達於上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自在位始而其所以教在位者亦[illegible]其[illegible]一切之法以整齊之以舉先王[illegible]者[illegible]之事以正其法度而[illegible]以[illegible]有[illegible]雖曰從在位之[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其上蓋小民患[illegible]壅[illegible]而以[illegible]親其上者敗毋得[illegible]絕而使不得自達也[illegible]在也更民將[illegible]一文盤庚之[illegible]教先[illegible]

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也汝猷黜乃心者謀去汝之私心也毋與無同毋得傲上之命從己之安蓋傲上則不肯遷從康則不能遷二者所當黜之私也此雖盤庚對羣臣之辭為羣臣不發以民由在位故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逸過也盤庚言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則舊人奉承于內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敬之宣化于外又無過言以惑眾聽故民用大變今爾在內則伏小人之攸箴在外則不和吉言于百姓譊譊多言凡起信於民者皆險膚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詳此所謂舊人者世臣舊家之人非謂老成人也蓋沮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下文人惟求舊一章

可見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荒廢此逸過失也盤庚言非我輕易遷徙自荒廢此德惟汝不宣布德意不畏懼於我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紊亂也綱舉則目張喻下從上小從大申前無傲之戒勤於田畝則有秋成之望喻今雖遷徙勞苦而有永建乃家之利申前從康之戒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蘇氏曰商之世家大族造言以害遷者欲以苟悅小民為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何不去汝私心施實德于民與汝婚姻僚友乎勞而有功則此實德也汝能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我有積德曰積德云者有指世家大族而言由商汝猷黜乃心之誡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戎大昬強也汝不畏沈溺大害於遠邇而惰如自安之農不強力為勞苦之事不事田畝安有黍稷之可望乎此章再以農喻申言從康之害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吉好也先惡為惡之先也奉承恫痛相視也憸民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逸口尚可畏況我制爾生殺之命可不畏乎恐謂恐動之以禍患沈謂沈溺之禍

罪惡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者言其勢焰雖盛而殄滅之不難也靖安咎過也則惟爾衆自爲
不安非我有過也此章反復辯諭申言傲上之害遲任有言曰人惟求
舊器非求舊惟新遲任古之賢人蘇氏曰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常使舊人
用新器也今按盤庚所引其意在人惟求舊一句而所謂求舊者非謂老人但謂求人於世臣
舊家云爾詳下文意可見若以舊人爲老人又何侮老成人之有古我先王曁
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
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
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胥相也敢不敢也非罰非
所當罰也世非一世也勞勞于王家也掩蔽也言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敢動
用非罰以加汝乎世簡爾勞不蔽爾善茲我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先王與爾

祖父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
乎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
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
作猷難言謀遷徙之難也蓋遷都固非易事而又當時臣民傲上從康不肯遷徙然我志
決遷若射者之必於中有不容但已者弱少之也意當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故戒其老
成者不可侮孤幼者不可少之也爾臣各爾長於其居勉出汝力以聽我一人遷徙之謀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
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用罪猶言爲惡用德猶言
爲善也伐猶誅也言無有遠近親疏凡伐死彰善惟視汝爲惡爲善如何爾邦之善惟汝衆用
德之故邦之不善惟我一人失罰其所當罰也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

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
弗可悔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自今以往各敬汝事整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及汝
身不可悔也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
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作起而將遷之辭殷在河南故涉河誕大誥也咸造皆至也勿褻戒其毋得褻慢也此史氏
之言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曉之盡誠之仁也曰明聽朕言
無荒失朕命荒廢也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
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承敬也蘇氏曰古者謂過浮浮

之言勝也后既無不惟民之敬故民亦保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
林氏曰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憂民之憂也保后胥慼民亦憂其憂也殷
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
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
比于罰先王以天降大虐不敢安居其所興作視民利當遷而已爾民何不念我以所
聞先王之事凡我所以敎汝使汝者惟喜與汝同安爾非爲汝有罪比于罰而謫遷汝也予
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我所以呼籲懷
來于此新邑者亦惟以爾民蕩析離居之故欲承汝俾汝康共以大從爾志也或曰盤庚遷都
民咨胥怨而此以爲丕從厥志何也蘇氏曰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
之所不言而同然者夫趨利而避害捨危而就安民心同然也殷亳之遷實斯民所利特其一

猶爲浮言搖動然者不樂使其即安危利害之實而反求其心則因其所大惑者矣 今予
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
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
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
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上文言先王惟民之承而民亦保后胥慼今我不惟汝故安定厥邦而汝乃不憂我心之所困乃皆不宣布腹心欽念以誠感動於我爾徒爲此紛紛自取窮苦譬乘舟不以時濟必致敗壞其所資今汝從上之誠間斷不屬安能有濟惟相與以沈溺而已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正此意也利害若此爾民而罔或稽察焉是雖怨疾忿怒何損於困苦乎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
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汝不爲長久之計以思其不遷之災是汝大以憂而自勸也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憂之謂也有今猶言有今日而罔後猶言罔後日也上天也今其有今罔後是天斷棄汝命矣汝有何生理於天乎下文言迓續乃命于天蓋相首尾之辭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
倚乃身迂乃心 爾民當一心以聽上無起穢惡以自臭敗恐浮言之人倚汝之身迂汝之心使汝邪僻而無中正之見也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
威用奉畜汝衆 我之所以遷都者正以迓續汝命于天予豈以威脅汝哉用以奉養汝衆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
用懷爾然 神后先王也羞養也此上文畜養之意言我思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我大克羞養爾者用懷念爾故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
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陳久崇大也即此而不[illegible]以病我民是失政而久于

此也高后湯也湯必大降罪疾于我曰何爲而虐害我民蓋人君不能爲民圖安是亦虐之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
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
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先后述言商之先王也幼孫盤庚自稱之辭比同事也爽失也言汝民不能樂生興事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疾於汝曰汝何不與朕幼小之孫同遷乎故汝有失德自上其罰汝汝無道以自免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
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
斷棄汝不救乃死 既勞乃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作我畜民者汝皆爲民所畜之民也戕害也綏懷來之意言汝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后固已知之懷來汝祖汝父汝祖汝父亦斷棄汝不救汝死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
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
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亂治也具多取而兼有之謂言若我治政之臣所與共天位若不以民生爲念而務富貝玉者其祖父亦告我成湯作丕刑于其子孫啓成湯丕乃崇降弗祥而不赦也此章先儒皆以爲責臣之辭然詳其文勢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則亦責民無責臣之辭共直爲羣臣言也按上四章古君有罪民有罪臣有罪我高后辭猶民臣祖父上以蓋之之無所教也王民曰予王說教困皆之善而導之反俗之惡而禁之乃盤庚時商俗衆士大夫棄義即利故盤庚以具貝玉爲戒此反其俗之惡而禁之者也自成罔以上矣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其俗皆嚴鬼神以經考知商俗爲甚故盤庚特舉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爲告此因俗之善而譴之者也
其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

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告汝不易即上篇告汝于難之意大恤大憂也今我告汝以遷都之難汝當永敬我之所大憂念者君民一心然後可以有濟苟相絕遠而試不屬則阽矣分猷者分君之所圖而共圖之分念者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相從相與也中者極至之理各以極至之理存于心則知遷徙之議爲不可易而不爲浮言橫議之所動搖也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乃有不善不道之人顛隕踰越不恭上命者及暫時所遇爲姦爲宄劫掠行道者我小則加以劓大則殄滅之無有遺育毋使移其種于此新邑也遷徙道路豫關恐姦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令以告敕之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往哉往新邑也方遷徙之時人懷舊土之念而未見新居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振起其怠惰而作其趨事也試用也今我將用汝遷永立乃家爲子孫無窮之業也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盤庚既遷新邑定其所居正君臣上下之位慰勞臣民遷徙之勞以安有衆之情也此史氏之言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曰盤庚之言也大命非常之命也遷國之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盡瘁趨事赴功以爲國家無窮之計故盤庚以無戲怠戒之以建大命勉之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歷盡也百姓畿內民庶百官族姓亦在其中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

德嘉績于朕邦

古我先王湯也適于山往于亳也契始居亳其後屢遷成湯欲多於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按立政三亳鄭氏曰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也降下也依山地高水下而無河圮之患故曰用下我凶德嘉績美功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今我爲河水圮壞沈溺墊隘民用蕩析離居無有定止將陷於凶德而莫之救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乃上天將復我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我與一二篤敬之臣敬承民命用長居于此新邑也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冲童弔至由用靈善也宏賁皆大也言我非廢爾衆謀乃至用爾衆謀之善者指當時臣民有審利害之實以爲當遷者言也爾衆亦非敢固違我卜亦惟欲宏大此大業爾言爾衆亦共有他意也蓋盤庚於既奠之後由彼上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用謀略彼往之懷傳委曲忠厚之意藹然於言辭之表大事以定大業以興成湯之業於是而益永盤庚其賢矣哉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隱痛也盤庚[illegible]數自言爾諸侯公卿百執事之人庶幾皆有所隱痛於心哉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相爾猶等也我懋勉簡擇簡及以念敬我之民衆也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肩任敢勇也鞠人謀人未詳或曰鞠養也我不任好賄之人惟勇於敬民以其生生爲念使鞠人謀人之保居者吾則敘而用之欽而禮之也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羞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無

有不欽我所言也**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無毋同總聚也庸民功也此則直戒其所不可爲勉其所當爲也**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式敬也敬布爲民之德永任一心欲其久而不替也盤庚篇終戒民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盤庚其賢矣哉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圯于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民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蓋開衆言反覆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

說命上

說命記高宗命傅說之言命之曰以下是也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詞其原蓋出於此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爲相進諫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總謂之命者高宗命說實三篇之綱領故總稱之

今文無古文有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群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亮一作諒陰古作闇按喪服四制高宗諒闇三年鄭氏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屏柱楣以翦屏謂之梁闇也宅憂亮陰言居喪於梁闇也先儒以亮陰爲信默不言則於諒陰三年不言爲語複而不可解矣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居憂亮陰不言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惟既免喪而猶弗言群臣以其過於禮也故咸諫之歎息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爲法則於天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令王言則爲命矣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矣**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庸用也高宗用作書告喻群臣以不言之意言以我表正四方任大責重恐德不類于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而恭敬淵默以思治道夢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蓋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賚良弼其念慮所孚精神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審詳也詳所夢之人繪其形象旁求于天下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築傅巖在虞虢之間肖似也

與所夢之形相似。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於是立以爲相。按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爲相。書不言省文也。未接語而遽命相，亦無此理。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也。史臣將記高宗命說之辭，先敘事始如此。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無時不進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說，勉之以師傅之職，而又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呂氏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須臾不可無賢人之言。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三日雨爲霖。高宗託物以喩，望說納誨之切，三語雖若一意，然一節深一節也。

啓乃心，沃朕心。啓，開也。沃，灌漑也。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漑我心而厭飫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方言曰：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瘳，愈也。弗瞑眩，喩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喩我之行無所見也。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辟，王；率，循也。先王，商先哲王也。說既作相，總百官，則卿士而下，皆其僚屬。高宗欲傳說暨其僚屬同心匡救，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也。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敬我是命，其思有終也。是命，上文所命者。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答欽予時命之語。木從繩喩后從諫。明諫之決不可不受也。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己，不必責進言於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況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說受命總百官，冢宰之職也。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治亂曰亂。明王奉順天道，建邦設都，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制爲君臣上下之禮，以尊臨卑，以下奉上，非爲一人逸豫之計而已也，惟欲以治民焉耳。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聰明，一出於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玆，允玆克明，乃罔不休。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也，輕動則有起戎之憂。二者所以爲己，當慮其患於人也。衣裳所以命有德，必謹於在笥者，戒其有所輕予。干戈所以討有罪，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二者所以加人，當審其用於己也。王惟戒此四者，信此而能明焉，則其治無不休美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庶官，治亂之原也。庶官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王制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六卿執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按古者公侯伯子男，爵之於侯國；公卿大夫士，爵之於朝廷。此言庶官，則爵爲公卿大夫士也。○呉氏曰：惡德猶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善當乎理也，時措之宜也。慮善欲其當乎理，然動非其時，猶無益也。聖人酬酢斯世，亦其時而已。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

喪厥功自有其善則己不加勉而德虧矣自矜其能則人不效力而功隳矣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惟事其事乃其有備有備故無患也張氏曰修車馬備器械事乎兵事則兵有其備故外侮不能為之憂簡稼器修稼政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為之害所謂事事有備無患者如此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毋開寵幸而納人之侮毋恥過誤而遂己之非過誤出於偶然作非出於有意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出於勉強則謂之二也義理安於所居不然則二矣一故政事醇而不雜也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以交鬼神之道也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己戒其無豐於昵說蓋因其失而正之也今文無古文有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旨美也古人於飲食之美者必以旨言之蓋有味其言也服行也高宗贊美說之所言謂可服行使汝不善於言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高宗方味說之言說以為得於耳者非艱行於身者為艱王忱信之亦不為艱信可合湯之成德說於是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咎矣上篇言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所以廣其量而將告以為治之要也此篇言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行之實將進其為學之說也皆引而不發之義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

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甘盤臣名君奭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遯退也高宗言我小子舊學於甘盤已而遯于荒野後又入居于河自河徂亳遷徙不常歷敘其廢學之因而歎其學終無所顯明也無逸言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與此相應國語亦謂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唐孔氏曰高宗為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蘇氏謂甘盤遯于荒野以台小子語推之非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心之所之謂之志邁行也范氏曰酒非麴糵不成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雖有美質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德作酒者麴多則太苦糵多則太甘麴糵得中然後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於君當以柔濟剛可否相濟以成其德故曰爾交修予爾無我棄我能行爾之言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修身治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說稱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說所聞甚言無此理也林氏曰傅說稱王而告之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遜謙抑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敏也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於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己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允懷于茲則道積於其身不可以一二計矣夫修之來來而不已則道之積積而不可勝用矣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斆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蓋

積厥躬者體之立斅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而後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或曰受教亦曰斅斅於爲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此說極爲新巧但古人論學語皆平正的實此章句數非一不應中間一語獨款險巧此蓋後世釋教機權而誤以論聖賢之學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憲法愆過也言德雖造於罔覺而法必監于先王先王成法者子孫所當守者也孟子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亦此意也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式用也言高宗之德苟至於罔覺則說用能敬承其意廣求俊乂列於衆職蓋進賢雖大臣之責然高宗之德未至則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風教也天下皆仰我德是汝之教也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備而成人良臣

輔而君聖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爲喻繼以麴糵鹽梅爲喻至此又以股肱惟人爲喻其所望益深所望益切矣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先正先世長官之臣保安也保衡猶阿衡作興起也撻于市恥之甚也不獲不得其所也高宗舉伊尹之言謂其自任如此故能輔我成湯功格于皇天爾尚幾明以輔我無能伊尹專美於我商家也傅說以成湯望高宗故曰協于先王成德監于先王成憲高宗以伊尹望傅說故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君非賢臣不與共治賢非

其君不與共食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克者責望以能之辭敢者自信無慊之辭對者對以己揚者揚于衆休命上文高宗所命也至是高宗以成湯自期傅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勵如此異時高宗爲商令王傅說爲商賢佐果無愧於成湯伊尹也宜哉

高宗肜日

高宗肜祭有雊雉之異祖己訓王史氏以爲篇亦訓體也不言訓者以旣有高宗之訓故只以篇首四字爲題今文古文皆有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肜祭之明日又祭之名殷曰肜周曰繹雊鳴也於肜日有雊雉之異蓋祭禰廟也序言湯廟者非是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格正也猶格其非心之格詳下文高宗祀豐於昵昵者禰廟也豐於昵失禮之正故有雊雉之異祖己自言當先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之事以下王事之言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 典主也義者理之當然行而宜之之謂言天監視下民其禍福予奪惟主義如何爾降年有永有不永者義則永不義則不永非天夭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也意高宗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畤祀之類祖己言永年之道不在禱祠在於所行義與不義而已禱祠非永年之道也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旣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不若德不順於德不聽罪不服其罪謂不改過也孚命者以妖孽爲符信而譴告之也言民不順德不服罪天旣以妖孽爲符信而譴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以正德民乃曰妖孽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絕之矣祖己意謂高宗當因雊雉以自省不可謂適然而自恕夫數祭豐昵徼福於神不若德也瀆於祭祀傳說嘗以戒之高宗猶未之改不聽罪也雊雉之異是天旣孚命正厥德矣其可謂妖孽其如我何耶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司主胤嗣也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徼福於神非王之事也況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獨豐於昵廟乎

書傳三　三十九

西伯戡黎

西伯文王也名昌姓姬氏戡勝也黎國名在上黨壺關之地按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鈇鉞使得專征伐爲西伯文王旣受命黎爲不道於是舉兵伐而勝之祖伊知周德日盛旣已戡黎紂惡不悛勢必及殷故恐懼奔告于王庶幾王之改之也史錄其言以爲此篇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曷爲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爲西伯矣

西伯旣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下文無及戡黎之事史氏特標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由也祖姓伊名祖己後也奔告者奔走來告紂也

曰天子天旣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祖伊將言天訖殷命故先以威動之訖絕也格人猶言至人也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凶者言天旣已絕我殷命格人元龜皆無敢知其吉者甚言凶禍之必至也非先王在天之靈不佑我後人我後人淫戲用自絕耳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康安虞度也典常法也紂自絕於天故天棄殷不有康食饑饉荐臻也不虞天性民失常心也不迪率典廢壞常法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大命非常之命摯至也史記云大命胡不至言民苦紂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於紂而受大命者何不至乎今王其無如我何言紂不復能君長我也上章言天棄殷此章言民棄殷祖伊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紂歎息謂民雖欲亡我我生獨不有命在天乎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紂既

書傳三　四十

戮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衆多參列在上乃能責其命於天耶呂氏曰責命於天惟與天同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illegible]矣指乃所爲之事其能免戮於商邦乎[illegible]曰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一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於紂意其西伯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言出吾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文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喜下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暨召也喜致之與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亡初無與於知周三戡黎告紂反憂乎天命民情之可見而故甲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微子

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母兄也微子痛殷之將亡謀於箕子比干史錄其答問之語亦誥體也以篇首有微子二字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弗或不能或者也亂治也言殷其不能治正四方矣我祖成湯致功陳列於上而我用沈酗于酒敗亂其德於下我者微子自我也猶不忍斥言紂之過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

殷遂喪越至于今

殷之人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宄卿士而師師亦無法度上下無所畏懼強陵弱衆暴寡方起得其罪者無有紀綱法律之可守淪喪之形若涉大水而無津涯之可至殷之亡兆已見於今日矣微子哀傷悲憤之下猶使後世之人觀此亦可以鑒矣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曰者微子更端之辭也何其語辭紂發出顛狂暴虐無道我家老成之人皆逃遁于荒野危亡之勢如此今爾無所指示告我以顛隮之事若之何哉蓋微子問救亂之策言我而不言紂者亦上章我用沈酗之義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

方興沈酗于酒

此下箕子之答也王子微子也以紂言之則紂無道故天降災

自天下言之則紂之無道亦天之數其子孫之天者以見其忠厚敬君之處與小旻之詩言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意同方興者言其大興而未艾也此答微子沈酗于酒之語而有甚之之意同

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乃罔畏畏者不畏其所當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咈逆也耇長老成之人也紂惟不畏其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紂皆咈逆而棄逐之即武王所謂播棄黎老者此答微子發狂耄遜之語以上文勢發問端故此先答之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犧牷牲祭祀天地之物禮之最重者猶為商民攘竊而去有司用相容隱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豈特草竊姦宄而已哉此答微子草竊姦宄之語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讎斂若仇讎掊斂之也不怠力行而不息也詔

告也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讎斂之事夫上以讎斂下則下必以讎敵上之斂讎實上之讎斂以召之而紂方且召敵又言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為一故民多餓殍而無所告也此答微子小民相為敵讎之語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商今其有災我出當其禍敗商若淪喪我斷無臣僕他人之理詔告也告子以去之道蓋宗祀不可無人微子去則可以存商祀也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子若不去則必不免我商家宗祀始隕墜而無所依矣箕子自言其義決不可去而微子之義決不可不去也此答微子淪喪顛隮之語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上文既答微子所言至此則告以彼此去就之義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於先王使無愧於神明而已由哉則不復顧行遯也按此篇微子詳於箕子比干箕子答如上文而比干獨無所言者求比干安於義之當死而無復言獻于子曰勢待三仁為三人之行雖不同而皆出乎天理之正各得其心之所安故孔子皆許之以仁所謂自靖者踐此也○又按左傳楚克許許公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今則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而此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遯於外耳論微子之去者當辭於是

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峯書集傳卷之三

淳祐庚戌季秋金華後學呂遇龍
校正刊于上饒郡學之極高明

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峯書集傳卷之四

周書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爲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二篇。

泰誓上

泰、大同。國語作大。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有。○按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僞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爲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僞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僞泰誓雖知剽竊經傳所引，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僞，謂泰誓按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僞泰誓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王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貢。○按漢孔氏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僞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之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爲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改元者，妄也。歐陽氏辨之詳矣。而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爲建子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爲無義。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以爲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維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春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麥已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麥已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此亦以周之季春不得爲夏之孟春，而以季冬爲春，周以夏之季冬爲春，豈二代聖人奉天之政乎？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也。庶士，衆士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亶，實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最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爲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癃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物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爲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爲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以是爲一篇之首，此誓師之所當體念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受，紂名也。慢天虐民，即下文所云也。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

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沈湎於酒也冒色冒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也世子弟也官使以擇賢才惟父兄而寵任子弟也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奢也焚炙炮烙之刑剔剖也皇甫謐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紂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肅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愚謂大勳在文王時未嘗有意至紂惡貫盈武王伐之敘文王之辭不得不爾學者當以意得之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肆故也冢大也觀政伊尹言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其政可知先儒以觀政為觀兵誤矣悛改也夷蹲踞也武王言我小子以爾諸侯冢君觀紂政之失得於紂今諸侯背叛既如此而紂無悔悟改過之心夷居而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粢盛以為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惡盜賊之人即微子所謂攘竊神祇之犧牷牲者也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無所懲戒其侮慢之意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佑助寵愛也天助下民為之君以長之為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於身也義宜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意古者兵志之詞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林氏曰左氏襄三十一年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卜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蓋亦舉古人之語文勢正與此同十萬曰億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叛親離寡助之至力且不同況德與義乎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貫通盈也言紂積惡也此天命誅之今不誅紂是長惡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

底致也冢土大社也祭社曰宜上文言紂不敬罪不敢自寧故此言予小子畏天之威夙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于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受命文考即造乎禰也尊卑之序先受命文考之者以伐紂之功本文王之命武王寧受命文考之命以伐紂之功天而已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天矜憐於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衆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求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次止徇循也河北也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

曰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

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

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日不足者言紂日為之猶日為不足也紂言紂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之事播放也犁老黃髮也微子所謂耄遜于荒是也老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放棄之罪之人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之酗醉怒也肆縱也臣下亦化紂惡各立朋黨相為仇讎脅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于上呂氏曰為善至于極則至治馨香感于神明為惡至于極則穢德彰聞惟天惠民

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桀不能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湯降黜夏命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浮過剝落喪去也古者去國為喪元良微子也諫輔比干也謂己有天命如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謂三句亦紂所嘗言者鑒視也其所鑒視不在遠有夏多罪天既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浮于桀天其以我乂民乎也言我之夢協我之卜重有休祥之應故商而以之勝也此言天意有所在必克之理受有

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夷平也夷人言其智識不相上下也治亂曰亂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皇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臣治外邑姜治內言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今朕必往過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於予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必往矣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即拯己於水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而往為夷迎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揚舉侵入也以殘紂也殘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弔民伐罪於湯之心為益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讎可也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之心非有私於已者武之事實之湯可無愧湯之心驗之武子隘廲是是伐商之舉言不於湯為有光也哉勗

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角額也首夫子將士也無或以紂為不足畏寧執心以為非我敵也商民畏紂之虐懍懍若崩摧其頭角言人心危懼如此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也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厥明戊午之明日也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叙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辭也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即典常之理也紂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褻狎侮慢荒棄怠惰無所敬畏上自絕于天下結怨于民結怨者非一之謂下文自絕結怨之實也

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

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斮斫也孔氏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斮而視之史記云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痡病也作刑威以殺戮為事毒痡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也回邪也正士箕子也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為過度之巧列女傳紂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妲己乃笑夫欲妲己之笑至為炮烙之刑則其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祝斷也言紂於姦邪則尊信之忠良則放逐之屏棄先王之法囚奴正士之七輕賓奉祀之禮專意汚褻之行悖亂天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也爾眾士其勉力不怠奉我一人而敬行天罰乎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

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洪大也獨夫言天命已絕人心已去但一獨夫耳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武王引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讎也今獨夫受大作威虐以殘害于爾百姓是乃爾之世讎也務專力也植德則務其滋長去惡則務絕其根本此兩句意古語紂為眾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眾士而殄殲滅汝之世讎也迪蹈也登成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爾眾士其庶幾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級而已不迪果毅則有顯戮謂之顯戮則以肆諸市朝以示眾庶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若日月照臨言其德之輝光也光于四方言其德之遠被也顯于西土言其德尤著於所發之地也文王之也以百里文王之德達于天下多方之受非周其誰受之文王之德實天命人心之所歸故武王於誓師之終歎息而言之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無罪猶言無尤也無良猶言無善也商周之不敵久矣武王猶有勝負之慮恐為文王羞故聖人臨事而懼也如此

牧誓 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之南也武王軍於牧野臨戰誓衆前既有泰誓三篇因以地名別之今文古文皆有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甲子二月四日也昧爽將明未明之時也鉞斧也以黃金飾王無自用鉞之理左杖以爲儀耳旄軍中指麾白則見遠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之 [illegible] 陳于商郊 [illegible] 武王之言也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illegible]

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武王是時尚爲諸侯故未備六卿孔氏曰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 [illegible] 亞次也旅衆也亞旅上大夫也師氏以兵守門者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也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之國也 [illegible]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illegible]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illegible]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

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肆陳答報也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譽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婦言是用 [illegible]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 [illegible]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illegible]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 [illegible]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illegible] 一人之口豈獨此爲一全書乎讀者其味之

武成

史氏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羣神告羣后與其政事共爲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故曰一月也詳見太甲泰誓篇壬辰以泰誓戊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翼日明日也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illegible]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也在京兆[illegible]靈臺豐水之上周先王廟在焉山南曰陽桃林[illegible][illegible]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illegible]告祭祖廟[illegible]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成[illegible]

既生魄庶邦冢君曁百工受命于周

生魄望後也四方諸侯及百官[illegible]受命於周[illegible]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先王后稷也[illegible]始封於邰[illegible]公劉[illegible][illegible]

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illegible]當在于征伐商之下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

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成命黜商之定命也篚竹器也玄黃色幣以徽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士女喜周之來筐篚盛其玄黃之幣明我周王之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也或曰玄黃天地之色篚厥玄黃者明我周王有天地之德也。此當在其承厥志之下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旣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

萬姓悅服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兵至商郊停止不進以待紂師之至而克之史臣謂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容者矣若林即詩所謂其會如林言紂衆雖有如林之盛然皆無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眾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史臣指其實而言之蓋紂眾離心離德特劫於勢而未敢動耳一旦因武王弔伐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怨怒反戈以攻其酷烈遂至如此亦足以見紂積怨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兵則蓋不待血刃也此所以一被兵甲而天下遂大定乎乃者繼事之辭反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舊政也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容商之賢人閭族居里門也賚予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恤乏澤及天下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藉之乎唐孔氏曰是為悅服之事。此當在罔不率俾之下

列爵惟五分土

今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旣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旣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

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任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惇厚也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勸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善夫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修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於此復何為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史臣述武王政治之本末言約而事備也如此哉。此當在大邑周之下而上恐有闕文按此篇簡編錯亂先後失序今考正其文于後

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
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
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
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
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庶邦冢
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
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
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
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
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

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
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
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
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
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
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按劉氏王氏程子皆有改正次序今參考定讀如此大略集諸家所長獨四月生魄丁未庚戌一節今以上文及漢志日辰推之其序當如此耳疑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之下故以生魄惟丁未庚戌之後蓋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來請命而武王以未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故且命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功之成而後始告諸侯上下之交人神

之序固如此也劉氏謂予小子其承厥志之下當有闕文以今考之固所宜有而程子從之恭天成命以下二十四字屬于其下則已得其一節而因附我大邑周之下劉氏所謂闕文猶當有十數語也蓋武王革命之初撫有區夏宜有退託之詞以示不敢遽當天命而求助於諸侯且以致其交相警勅之意略如湯誥之文不應但止自序其功而已也列爵惟五以下又史官之詞非武王之誥讀者詳之

洪範

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按篇內曰而曰汝者箕子告武王之辭意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歟今文古文皆有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訪就而問之也箕國名子爵也○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爲爲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爲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乃言者難辭重其問也其子倫舊邑爵者陰騭默定相助協爵也爲居協合彝常倫理也所謂秉彝人倫也武王之問蓋曰天於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輔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敘者如何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乃言重其答也陻塞汨亂陳列畀與洪大範法疇類斁敗錫賜也帝以主宰言天以理言也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即下文初一至次九者箕子之答蓋曰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與之此彝倫之所以斁也禹循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禹別之以爲洪範九疇此彝倫之所以敘也彝倫之敘即九疇之所敘者也○按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治水功成洛龜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

其理也○傳載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即洛書之數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九疇之綱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下九疇之目也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以德言也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獨以德言者土兼四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於稼穡故以稼穡

言也稼穡不可以爲性也故不曰曰而曰爰於也於是稼穡而已非所以名也作爲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又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乂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哲者知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爲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所以報本也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敎所以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者除殘禁暴也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曆數者步占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爲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爲夫婦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爲兄弟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

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當時之民亦皆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淫朋邪黨也人有位之人比德私相比附也言庶民與有位之人而無淫朋比德者惟君爲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耳重言君不可以不建極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此言庶民也有猷有謀慮者有爲有施設者有操守者是三者君之所當念也念之者不忘之也帝念哉之念不協于極未合於善也不罹於咎不陷於惡也未合於善不陷於惡所謂中人也進之則可與爲善棄之則流於惡君之所當受也受之者不拒之也歸斯受之之受念之受之隨其才而輕重以成就之也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汝於是則錫之以福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福者爵祿之謂或曰錫福即上文斂福錫民之福非自外來也曰錫亦福也上文指福之全體而言此則爲福之一端而發尚謂非祿之福則於下文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爲不通矣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煢獨庶民之至微者也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也各指其甚者而言庶民有位之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當懲戒之此結上章而起下章之義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此言有位者也常祿

才技者羞進也使進其行而邦國昌盛矣正人者在官之人如康誥所謂惟正人者當祿之也穀善也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為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於罪戾矣於其不好德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為汝用咎惡之人也此言祿以與賢不可及惡德也又富之而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黨不公也反倍常也側不正也偏陂好惡己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反側己私之見於事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性情者也夫歌詠以叶其音反復以致其意戒以私而懲創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間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斜狹小之念達乎公平廣大之理人欲消息天理流行會歸之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大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曰起語辭敷言上文敷衍之言也言人君以極之理而反覆推衍之言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天之訓也蓋理出乎天言純乎天則天之言矣此贊敷言之妙如此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光者道德之光華也天子之於庶民性一而已庶民於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則可以近天子之光華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親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之意言天子恩育君長乎我如此其至也言民而不言人者舉小以見大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克治也友順也燮和也正直剛柔三德也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強弗友者強梗弗順者也燮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沈潛者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為而治是也強弗友者以剛克剛也燮友者以柔克柔也沈潛者以剛克柔也高明者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乘除而天下之事無不得其中矣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臣者不可以上僭上之權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頗不平也僻不公也僭踰也忒過也臣而僭上之權則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固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小民亦僭忒而踰越其常甚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稽考也有所疑則卜筮以考之龜曰卜蓍曰筮蓍龜者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蓍龜之意必擇是人而建立之然後使之卜筮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此卜兆也雨者如雨其兆為水霽者開霽其兆為火蒙者蒙昧其兆為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為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為土

曰貞曰悔

此占卦也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又有以遇卦爲貞之卦爲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凡七雨霽蒙驛克貞悔也卜五雨霽蒙驛克也占二貞悔也衍推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凡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舊說有玉兆瓦兆原兆筮有連山歸藏周易者非是謂之三人非二卜筮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告疑人龜筮爲事人與龜筮皆以是之謂大同固吉也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龜從其逆則可作內不可作外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靜謂守常作謂動作也然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自夫子贊易極著蓍卦之德蓍重而龜書不傳云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徵驗也廡豐茂也所驗者非一故謂之庶徵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也備者無闕少也序者應節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序庶草且蕃廡矣則其他可知也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吳仁傑曰易以坎爲水北方之卦也又曰雨以潤之則雨爲水矣離爲火南方之卦也又曰日以烜之則暘爲火矣

小明之詩首章云我征徂西二月初吉三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夫以二月爲燠則燠之爲春爲木明矣漢志引狐突金寒之言顏師古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爲秋爲金明矣又按積疑以雨屬水以霽屬人霽暘也則庶徵雨之爲水暘之爲火頗例推又甚牽蓋五行乃生數自然之敘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於五事其序理次第相爲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亂者也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者亂氏行行多則澇雨少無小見移備六內亟每小人於皆是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妄僭差豫怠急迫蒙昧也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五事得則休徵各以類應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

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天人之際未易言也失得之幾應感之微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哉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以尊卑爲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蓋雨暘燠寒風五者之休咎有係一歲之利害有係一月之利害有係一日之利害各以其大小言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則其效如此休徵所感也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日月歲三者雨暘燠寒風既失其時則其害如此咎徵所致也休徵言歲月日者著其大也咎徵言日月歲者著其小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民之麗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意者星宿皆有所好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爲九行也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爲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爲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爲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失得故也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也[illegible]民生之欲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乂民者之責也然庶民有好風好雨之異亦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亦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從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爲可見耳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先之富者有廩祿也康寧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以福之急緩爲先後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橫夭也禍莫大於凶短折故先言之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也惡者剛之過也弱者柔之過也以極之重輕爲先後五福六極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人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旅獒西旅貢獒召公以爲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王亦訓體也因以旅獒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九夷八蠻多之稱也職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但言其非一而已武王克商之後威[illegible]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illegible]

[illegible]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illegible]德盛不狎侮[illegible]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illegible]安能盡其力哉不役耳目百度惟貞[illegible]

耳目之所好百爲之度惟其正而已焉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玩人卽上文……之事玩物卽上文不役耳目之事 [illegible]）志以道寧言以道接（[illegible]）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孔氏曰 [illegible]）

（[illegible]）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illegible]）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illegible]）

（[illegible] 道矣以武王之聖召公猶……如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金縢

（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搖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其冊祝之文并敘其事之始末合爲一篇以其藏於金縢之匱編書者因以金縢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唐孔氏曰 [illegible]）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illegible]）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illegible]）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illegible]）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illegible]）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史太史也冊祝如今祝版之類元孫某武王也……遘遇厲惡虐暴也丕子元子也……）

也言武王遇惡暴之疾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王爲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于天之下疑有闕文舊說謂天責取武王者非是詳下文予仁若考能事鬼神等語皆主祖父人鬼爲言至於乃命帝庭無墜天之降寶命則言天命武王如此之大而三王不可墜天之寶命文意可見又按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或者疑之蓋方是時天下未安王業未固使武王死則宗社傾危生民塗炭變故有不可勝言者周公忠誠切至欲代其死以紓危急其精神感動故卒得命於三王今世之匹夫匹婦一念誠孝猶足以感格鬼神顯有應驗亦況於周公之元聖乎是固不可以常此理也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周公言我仁愛祖考多材藝多藝能事鬼神武王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材藝但指服事役使之技而言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言武王乃受命於上帝之庭布文德以佑助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其任大其責重未可以死也故又歎息而申言之王不可墜失天降之寶命以先王之祀亦永有所以存也寶命即帝庭之命也爾之撫其重其賴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武王之安也屏藏也屏璧與珪言不得事神也俟爾命也蓋武王之喪則周之基業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也其稱爾稱我無異人子之在膝下以語其父母者此亦終身慕父母與不死其親之意以其身公之達孝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

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習重也謂三龜之兆一同開籥見卜兆之書乃并是吉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體兆之體也言視其卜兆之吉王其無所害我病受之命一而永終是圖矣茲攸俟者即上文所謂歸俟也一人武王也言三王于予念我武王以使之安也詳此言新命于三王予念命于天以見果非謂天責取武王也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冊祝冊也[illegible]卜書之匱金縢以金緘之也翼日公歸之[illegible]日也[illegible]也按金縢之匱乃周家藏卜[illegible]以告神之詞書於與公卜則納[illegible]之藏之前後卜皆藏此故前周公乃[illegible]吉啓籥見書者書此匱也後公王[illegible]卜欲卜啓金縢者亦皆此匱也蓋卜[illegible]不取[illegible]故金匱其匱而藏之其[illegible]匱[illegible]此冊祝爲後來自[illegible]計[illegible]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孺子成王也商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商人因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爲兄尤所不說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史氏言管叔及其羣弟而不及武庚者所以深著三叔之罪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讀爲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是也漢孔氏以爲致辟于管叔之辟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宜容遂興兵以討之耶且是時王方疑公公將請王而誅之也將自辭之也請之固未以從不請自誅之亦弗所以爲周公矣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公肯自爲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周公居東二

年則罪人斯得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孰是孔氏以居東為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為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也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

敢誚公鴟鴞惡鳥也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也誚讓也上文言罪人斯得則是時成王之疑十已去其四五矣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將卜天變而得于周公所以請命之說也孔氏謂二公等三叔之老非是按秋大熟作于二年之後成王迎周公之歸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與親迎以歸殷衆流言之罪遂誅武庚以救成王命言公往之其東征往反首尾又已三年也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

勿敢言周公之武王之疾二公未如不知之周公冊祝之文二公蓋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成王使卜天變者即前日周公使卜武王疾之人也二公及成王得周公冊以為功之說當以問之故皆謂信有此事已而噫之乃歎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謂孔氏謂實公及之勿若老子是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新當作親

成王啓金縢之書欲卜天變既得公冊祝之文遂感悟執書以泣言不必更卜昔周公勤勞王室我幼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周公之德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於國家禮亦宜也按鄭氏詩

傳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於伏生而此篇則伏生所傳當以鄭說為正親說作新正猶大學新誤作親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

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國外曰郊王出郊者成王自往迎公郊上文所謂新逆者也天乃反風以應如此之速矣諸執事謂其不可言者又按武王疾瘳四年而崩管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又王迎周公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縢之末以見請命事之首末金縢書之顯晦也

大誥

[illegible]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

[illegible]

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illegible]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illegible]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illegible]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illegible]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illegible]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illegible]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illegible]

不敢之故寶兆贊龜不可不自又告曷也哉我
小子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任而予切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
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
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
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造為卬我也故我
沖人亦永思其事
之歎天歎息而言信四國蠢動害及鰥寡深可哀
也然我之以為皆天之所役使今日之事天實
以其為大者遺於我之身以其甚艱者投於我
之身以我沖人遑不暇自恤矣然以義言之則
爾邦君越爾多士及官正治事之臣當安我曰
無毖以憂哉不可不成武王所圖之功相與戮
亦載許可也此辭則
責以諸當事之辭事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
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
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
弼我丕丕基上帝命伐武庚而言是上帝命伐之也
上帝之命卜其吉應乎昔天眷武王
古曰里而有天下亦天惟卜用所謂朕夢協朕卜
襲于休祥是也今天相佑斯民亦避凶趨吉況朕
我獨可發卜乎故又歎息言天之明命可畏如
是蓋輔成我丕丕基業其可違
也天明即上文所謂紹天明者
王曰爾惟舊
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
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
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
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
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當時邦君御事有武王
之舊臣者亦憚征役上

父考翼不可征是也故周公專呼舊臣而告之
曰爾惟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適爾
不知武王之勤勞哉閟否閟難而事不國家
者不見者艱難之者也我成功之所在以為其天家
是武王不若此言之故大勤勞而武王之
艱難乃事之者功化大之臣其所不能以閟否者閟
多之者我也成之人大化之事民而可敢不以為其伐
所圖王寧之武武王臣王化之言功考民時謂不極卒順王因
精前輔人大誠信而受如所考之民也當時勸我於以為寧可棐
諸國前勤寧人我民圖之功謝考人之也當時為其友有
是於圖寧以人之休民功人考有終之可其曷其可
不四於事卒寧休美之者寧人疾征者可民夫見我之三節
其不可寧人單所受人之寧事事寧人之後甚美可之世之我之
意言寧人不寧征者事可以受美之後
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厎法厥
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
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
越卬敉寧王大命若昔朝日也猶孟子言若昔者之
難而定其基也以作室我之況其子不輕之
之故猶父作室既定其基乎為之子者乃不肯為堂況肯為構乎
矣其子之父作猶室之基而我則不為子孫也
之基天堅者勤勞作肯終武王之業子猶不肯經營之而不為也
大其之肯作肯為堂其子尚不肯播況肯穫乎
命矣武王寧肯基而已也王孫其子乎
乎故亦繼以之我為種田之其況子猶不肯為播
援我父肯終武王之業子其父不肯於是
此何不棄武王之基子肯之子者
二敢肯而定如業者父天考翼不棄其
事不自延之命乎如其與考基我之也
田及謂繼事田蓋是武王文考以天下後
喻我其國是之武則而土之以欲是
不負有祚是既王考以肯堂作室
可之後於不當定翼猶當基室我子
不存嗣無肯今天其之矣況當亦言
終以而窮堂三下言乎其肯之謂若
武然不平不監立曰考子為父其之
末民棄武肯叛經我其乃之既事昔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之言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意曰養子為之臣人之大意言若
有蘇民攸伐其子而喻以攻伐其子
父以兄喻武王以子喻邦君御事以民喻四國
者臣養人之其可以攻若
民以父兄以喻邦君事王友以王之四國民養子
之敘其以伐其民喻其子百姓

爾邦君臣民乃憚於征殺是長吾患而不救其可哉此言民被四國之害不可不救援之意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

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

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

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肆故也欲其舒發而不足統也爽明也爽

殺飭之事統賢德湯伐之哉言爽師受昏使武上哭人之一哭邦言昔武王之明大命於邦吉由哲參之以之時亂臣十人時知天命及天輕武王之敵迪克商受爾於是時不敢違越武王

志之畢八大役捐令武王死天降禍於周首大難之門貳迪爾政於莫室事危勞迫如此篤了以者天王在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已之分二旺之言邦吾生事之不知天命哉先心吉以于人在十其於天民之賢者爾忍末可人為國知在命未可以為越天業忱亦罪迪

知若監行眞知之謂也越天棐忱天命已歸之固也此亂臣武王以受天命者不足以當之況君奭之書周公歷舉虢叔閎夭之徒亦曰迪知天威於受命亦曰若天棐忱詳周公前後所言見十人之爲亂臣又何疑哉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

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天之喪殷若農

夫之去草必絕其根本我何敢不終我之田畝乎我之所以終畝者是天亦惟欲休美於前寧人也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

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

若茲我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蓋率循寧人之功當有指定先王疆土之理卜而

不吉因將伐之況今卜而并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斷不僭差卜之所陳蓋如此按此篇

專主卜言然其上原天命下述得人往指寧王寧人不可不成之功近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

不救之責諄諄乎民生之休戚家國之興喪雜以至于不能自已而反復終始以之一說以

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此哉

微子之命 微國名子爵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史錄其誥命以爲篇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元子長子也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尊崇之祀之象賢謂其子孫之賢者象之以爲後也言王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者以典禮文物也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孔子言杞宋之不足徵者以其不能修其典禮也作賓于王家者謂客之也左氏謂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者也呂氏曰先王之所以存二王之後者非若後世以其大體公天下之心書成王命微子方且撫助愛養欲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公乎廣大氣象於此可見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 齊肅也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即伊尹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者也

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撫民以寬即伊尹所謂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者也功加于時德垂後裔言其功加于當時德垂于後裔也此言其所傳者遠也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愼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猷道令善聞譽也微子踐修成湯之道舊有令善聲譽非一日也恪敬也言微子之敬孝肅恭神人指敬子之德而言恪愼克孝肅恭神人亦其一也篤厚也我善汝德曰厚而不忘也

養厥民也王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尹治也宋亳在東故曰東夏此象賢之意

欽哉往敷乃訓愼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此服命戒之也服命服也上公之服命也有典常焉謹守之不敢失也弘大烈祖之業律其民使之安也... 以服命... 於成湯... 其... 謹... 不...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

康誥

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誥命為衛侯今文古文皆有○按書序以康誥為成王之書今詳本篇康叔於成王為叔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為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無一語以及武王何耶說者又謂寡兄勗為稱武王尤為非義寡兄云者自謙之辭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為寡兄而告其弟乎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於唐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又無是理也又按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即位于社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傅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史記亦言衛康叔封布茲與汲書大同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為洛誥脫簡遂因誤為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誥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哉生魄十六日也百工百官也士說文曰事也詩曰勿士行枚呂氏曰斧斤徵役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役即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之意蘇氏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王武王也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封康叔名舊說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者非是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左氏曰明德謹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謹罰務去之之謂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不敢侮鰥寡以下文王明德謹罰也敬哉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謹罰也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王教敬以下欲其乃用罰而用德也終[illegible]以今汝哉[illegible]之天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即堯不虐無告之意庸文王之德而甚愛此所聖人不能之也庸用也果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之能敬賢討罪一顧亦顯而已得與夢故德著於民用始造我區夏又我一二友邦新以修台至西土之人怙之即父冒之如天顯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受其命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敘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足故爾小子封得以在此東土也吳氏曰殪戎殷武王之事也此歸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為己之功也○又按東土云者武王克商分紂城朝歌以北為邶南為鄘東為衛意邶鄘為武庚之封而衛即康叔也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以封相比近之辭然不可攷矣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此下明德也遹述也衣服也今治民將在敬述文考之事繼其所聞而服行文王之德言也往之殷也宅心

處心也安汝止之意知訓知所以訓民也由行也曰保又曰知止曰康保經緯以成文閒咸于既欲康叔祗通文考又欲敷求商先哲王又丕遠惟商耈成人又別聞由古先哲王近述諸今達耆諸古不往一人而足以見古先之無盡大日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義弘覺事而大之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康叔通此心之天理之集所從生之者真積力久衆理該博學以聚之義以出者始終不能不在王之矣若是則心民憲曰無違禮斯賢於和而天命也身可臣謂康叔勲聖求寶學至於弛而已德見人臣盡分矣王止能不一過于天身可爲方能為臣之若盡若爲子者知發與周公方不能為君之父命難若欲爲臣以子如舜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

懋不懋恫瘝疾病也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不可不敬也天命不常雖甚可民難保汝往之之所以治之者大非可見畏然誠則輔之好逸在大亦不自安在於順理乃心者無不好逸豫行即在上者之文爲民惡之大者非怨不在小謂往盡理心無康好逸豫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服事也和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使之不失其所以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也此言明德之終也大學言新民亦舉此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比下謹罰也式用處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爲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人有大罪非故犯乃出於不幸偶爾如此不過乃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即既自輸其情盡而無隱可以非不得而原也諸罪雖大時乃不可殺者輕重道極釋其罪大辭其既得其情亦不以刑釋之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有敘者刑罰有次序也明者大明其刑罰服者服其民也服民已其則民之勑懋和也若有疾以其去惡之心保之民去惡也若保赤子以保其安於刑民安也皆刑得其康乂也以刑期於無刑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此言刑殺人乃天之討也汝以公心而刑之殺之耳刑以刑天討也汝不以私意刑殺之也劓刵人又其小者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外事未詳或以爲有司之事汝陳時臬事罰殷罰之有倫理者也陳氏曰外事有司之事也呂氏曰以爲外事汝之所言國事也法此衛國事汝陳故以爲衛國之法也周之要囚以往事事也蓋令康叔往事殷民此皆臬司之事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要囚獄辭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旬時十日時三月爲要囚之未可遽決斷之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

有遜事義宜也次次舍之次遜順也申言敷陳是法與事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慮其泥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於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趨時而徇己又謂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次敘汝當惟謂未有遜義之事蓋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殺之所由不中也可不戒哉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已者語辭之不能已也小子幼小之稱言年雖少而心獨善也爾心之善圖朕知之厥心朕德亦惟爾知之稱言用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焉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越顛越也盤庚云顛越不恭暋強憝惡也自得罪非爲人誘陷以得罪也凡民自犯罪爲盜賊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強很亡命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用罰而汝是人則人無不服以其出乎人之同惡

合於汝

而於討乎吾之私心也畢出以明用罰之當罪

特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大憝即上文之罔弗憝言寇攘姦宄固爲大惡而大可惡矣況不孝之人而尤爲可惡者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敬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於如此苟不於我爲政之人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

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戛法也言民之不率敎者固可大寘之法矣況外庶子以訓人爲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別布條敎違道干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於下我之所深惡也臣之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而率以討[illegible]之可也[illegible] [illegible]

矣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君長[illegible]康叔而言也康叔[illegible]不[illegible]彝其家不能訓其臣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是康叔[illegible]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責其臣之察厥君也哉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友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敎罰有所不忽是則有所不敢[illegible]裕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矣此言謹罰之終也修王訓刑亦曰敬足云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詩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

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爲等匹於商先王也迪即迪吉康之迪況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爲無政於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蘇曰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戾止也又言民不安靜未能止其心之狠戾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上同于治明思天其殛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爲有罪即在朕躬況曰今與羣腥穢之德其尚顯聞于天乎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

民寧不汝瑕殄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息言汝敬哉毋作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敏德深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肆未詳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哉毋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服命高其聽不可卑忽我言用安治爾民也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勿廢其所敬之常典聽我所命而服行之乃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也世享對上文殄享爲言

酒誥

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云今文古文皆有○按吳氏曰酒誥一書本是兩書以其皆爲酒而誥故誤合而爲一自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以下武王誥受故都之書也自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以下武王誥康叔之書也書之體爲一人而作則首稱其人爲衆人而作則首稱其衆爲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爲天下而作則首稱天下君奭書首稱君陳書首稱君陳[illegible]事之人[illegible]衆而作也湯誥首稱萬方[illegible]大誥多方[illegible]國而作[illegible]四作[illegible]首言明大命于妹邦[illegible]按吳氏分篇引[illegible]誥毖妹邦不應[illegible]考文王之[illegible]

酒誥專爲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內則明大命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專以妹邦爲辭至中篇始名康叔以致誥其曰尚克用文王教者亦申言首章文王誥毖之意其事則主於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雖若二篇而實爲一書雖若二事而貫指一意首尾又復參究蓋自爲書之體也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卽詩所謂沬鄉首稱妹邦者誥命專爲妹邦發也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也上篇言文王明德慎罰此篇言文王誥毖則曰穆考言各有當也或曰文王世次爲穆亦通毖戒謹也少正官之副貳也文王朝夕勑戒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爲大祭祀而已西土庶邦遠去商邑汝往誥毖亦

諄諄以酒爲戒則商邑可知矣文王爲西伯故得誥毖庶邦云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酒之禍人也而以爲天降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也猶其子言受酒亦曰天毒降[illegible]意也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由於酒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辜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小子少子之稱以其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文王專誥教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彝常也無常於酒其飲惟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毋至於醉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文王言我民亦常訓導其子孫惟土物之愛勤稼穡服田畝無外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曰生爲子孫者亦當聰聽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爲小德小大德小子爲一視之可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嗣續純大肇敏服事也言妹土之民當嗣續汝股肱之力無有怠惰大修農功服勞於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於貿易牽車牛遠事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功以致其業腆以致其孝也蘇氏曰或大脩農功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父母慶則亦可以用酒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

不忘在王家

此武王教妹土之臣也耇長也曰君子者貴之也典常也羞養也言其大能養老也惟君未詳不惟曰者大言也介助也用逸者用以宴樂也言爾能常常反覆內省使念慮之發皆爲之際悉稽乎中正之德而觀過不及之差則德全於身而可以交於神明矣如是則庶幾能進饋祀爾亦可自副[illegible]宴樂也知此則信爲王正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元德而永不忘在王家矣按上文父母慶則可飲酒克羞耇則可飲者羞饋祀則可飲居本欲禁絕其飲今乃反[illegible]老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不迪而民從[illegible]也孝養羞耇饋祀皆因其良心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以三者且爲成德之士矣[illegible]可養其所由也哉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徂往也輔在文王往日之邦君與臣下[illegible]言文王之教酒之教其大致此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以商君臣之不暇逸者告康叔也殷先哲王湯也迪畏者畏之見於行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變所以畏己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見人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雖出代不同而皆能成就君德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大日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恭臣暇自逸猶且不敢況曰其敢尚飲乎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自御事而下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諸侯與其長伯在內服則有百僚庶尹惟亞惟

服宗工國中百姓與夫里居者亦皆不敢沉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不敢者有所畏不暇者
有所勉惟欲上以助成君德而使之昭著下以助尹人祗辟而使之益不怠耳成王顯上文成
王而言祗辟顧上文有恭而言呂氏曰尹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御事而言 我聞
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
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
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
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
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
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
惟民自速辜 以商受沈湎于酒者告康叔也後嗣王受也受沈酗其身昏迷於政

命令不著於民其所祗保者惟在於作怨之事不肯改易大惟縱淫泆于非彝泰誓所謂奇技
淫巧也燕安也用燕安而喪其威儀史記紂為酒池肉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威儀之喪如此
由民所以無不衋傷其心痛國之將亡也于受方且荒腆于酒不惟不思自息其逸力行無度
其心疾很雖殺身而不畏也辜在商邑雖殷國而不憂也無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惟
民怨惟羣酗腥穢之德以聞于上故上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
虐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民者進巳先民君皆之遁稱也 王曰封予不
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
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此多言所以古易古受如此其詩者古人相我
監於水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當於民監則其得失可知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其可不以殷民之失爲大監戒以撫安斯時乎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
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
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
于酒 劼用力也女當用力戒謹于殷之賢臣與殷之侯甸男衛使之不湎于酒也況殷獻
臣侯甸男衛典文工忌無我庶士局義殷之賢臣諸侯固戒知所謹矣況太史掌六典八法八
賓大內史掌八枋之法於太史內史友其賢百太史內史可不謹於之書乎太史內史者賢宗工
臣服於不知所謹乎況事之臣君子國之人臣事之者亦況其臣友之友云
事者國君之人曰事之臣友云手服于君況其所謹父之服若知民者若宏父之農
三者不可不謹乎若宏父之臣其民皆事農夫謹身以服之事者可謂忠乎

父教官司徒也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廓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先言汝父者可所人酒
況酒以之政謂之爲急汝之所以謂之父者敬可畏者也手用力故曰矧汝制之也此制于一自
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羣飲者民羣
聚而飲爲姦惡者也汝失也草書未定辭也民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
具戒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湛
爲大惡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爲妖逆者也使後
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罔過者極殺之可乎 又惟殷之迪諸臣
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殷受導迪爲惡之諸

臣百工罪惡未能遽革不非辜聚爲姦惡者無所斷殺之且惟教之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明享者不忘之也斯此也指教辭而言享下之享古殺諸臣百工不忘教辭不享上則我司我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恤於汝汝弗蠲汝事之時其同於殺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人臣乃司汝有司之民也即上文諸臣百工之湎于酒者不可乃司其諸百工之上所謂即民百之上正之官也察笑

梓材

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諭以治國之理欲其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比稽田作室爲雅故以爲簡編之別非有它義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若人臣進戒之辭以書例推之曰今王惟曰者猶洛誥之今王即命曰也肆王惟德用者猶召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也已若茲監者猶與是嗣王其監于茲也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猶召誥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覆參考與周公召公進戒之言若出一口意者此篇得於簡編斷爛之中文旣不全而進戒爛簡有用明德之語編書者以與罔厲殺人等意合又武王之誥有曰王啓監云者而進戒之書亦有曰王曰監云者遂以爲文意相屬編次其後而不知前之所無王者前先亡而古非若今于前爲古編也後之所器監若乃已惟之監不其啓監之監也其

非命之書亦明矣讀書者優游涵泳宋之中語蓋有者不可學之前藉其簒得後篇其文義審其語脈一篇之中前後不可合者臣告矣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庶民暨大家巨室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臣達王於巨室大家民則鄉大夫及都家也以厥上下之情而王臣使之邦君無間者惟天子下也君之情上下之情通臣無不達大家及不逮王不以民者君有下者不得以厥邦君下也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

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

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也師以官言師司徒也尹正官之長衆大夫也勞來也敬勞以禁暴也相往也歷人罪人所過者常恒

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 [illegible] 此章文多未詳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監三監之監 [illegible]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illegible]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illegible]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illegible]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illegible]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illegible]

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峯書集傳卷之四

淳祐庚戌季秋金華後學呂遇龍校正刊于上饒郡學之極高明

召誥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覆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諴小民爲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爲諴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爲國家長遠慮蓋如此以召公之書因以召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 [illegible]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 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古語辭

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朏月三日明生之名 [illegible] 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庶殷殷之衆民 [illegible] 攻治也 [illegible] 位成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周公至洛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

越七日甲子周

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書役書也春秋傳曰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 [illegible]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illegible] 殷之頑民若未易役使者 [illegible] 民之難化若殷民者則其他可知也此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illegible] 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爲執事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 [illegible]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

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後王後民指受也此章語多難解大意謂天既欲遠絕大邦殷之命矣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抱攜持其妻子以哀號呼天往而亡出見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懋者歸今王其可不疾敬德天命不常如此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illegible]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illegible]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召公歎息言王雖小乃天之元子也其任大矣其大能諴和小民為今之休美王當不敢緩於敬德以顧畏民之碞險可畏也至哉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

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中王來洛邑始政於此故召公以為王當自服行於土中是時洛邑告成周公又以為王當以洛邑配天者也 [illegible]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illegible]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illegible]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illegible]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

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歎息言王之新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習爲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illegible]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illegible]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illegible]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illegible]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illegible]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illegible]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illegible]

[illegible]

洛誥 洛邑既定[illegible]史[illegible]及[illegible]各[illegible]今文古文皆有○按[illegible]周公拜手稽首以下[illegible]王拜手稽首以下[illegible]公明保予沖子以下[illegible]王命予來[illegible]戊辰以下史又記[illegible]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illegible]之禮也復如逆復命于復[illegible]公得卜復命[illegible]

[illegible]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illegible]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illegible]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illegible]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illegible]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illegible]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

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也因上四方為言穆穆和敬也迓迎也言周公之德昭著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以迓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於天下公之使教如此時者如此予沖子夫何為哉惟夙夜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有退休之志故示其所以留之之意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教我者厚矣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此下成王留周公治洛也成王言我退即居于周命公留後治洛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舍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於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即欲歸居于周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辭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為魯後者非是考之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之封蓋已久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正謂公非為伯禽人為作為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宗禮即功宗之禮也亂治也四方迪今公之功也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敉公功也敉功者安定其功之所以下文命寧者也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將大也周公居洛言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大保文武所受天之民而治為宗周之四輔也漢三輔蓋本諸此今按先言敉大其後而總以亂為四輔日令言公後後於洛邑矣

王曰公定予往已定爾雅曰止也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歸往宗周言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宜篤無各已以慰懌人心毋求去以困我也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公勿替所以監我士工者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也吳氏曰前漢書兩引公無

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

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困哉皆以哉作我當以我為正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

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此下周公許成王留守事也承來洛邑也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光烈考武王者答誕保文武受民之言也責難於君謂之恭弘大其名大其責難之義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

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

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典典章也殷獻民殷之賢者也言當大學其典章及殷之獻民蓋人獻者為四方也之大要也亂治也言成王於此以治致治為四方新主也作周恭先者人君於以復一以其而倡後王也公又言其自時中乂以治萬邦咸休美名王其有成績矣一焉公以名洛之效望之成矣二無

予旦以多子越御

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

乃單文祖德多子眾卿大夫也稱孔氏曰子者子官之稱大夫官稱子師眾也

公言我以眾御大夫合事之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天下之信也作周孚先者人臣己以東上以之也後人也考成也昭子刑也單也言我篤成王之德乃周公文王以此自效以明人子之臣成我臣周公效也此事洛之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

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此下謹命寧周公殷民而秬黑黍也一稃二米和氣生鬯鬱金香草也卣中尊也明禋禋敬也以事神之禮室公也之禮曰以明禋以敬合以而禮以敘事以秬鬯二卣使人來戒數由殺且以之二宗之禮神明也周公告者曰有明大禮享以禮禮之體而不敢非敬之至人者飲而不食也以也享禮也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此也

予不敢

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宿典領命三宿之宿同禋祭名周公不敢受此禮而

祭於文武也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此祝之辭周公祝成王謀也篤叙惠篤叙乃王父文王篤叙文武順之也自其無疾萬年遇自疾吾者子殷人亦有考也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此承聽所受也叙使教殷人承我之民觀其何後欲是多以成王之意與召誥未承所實王者天命之民朕子懷德於此見之我周所以永命者也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此下史臣記其事也戊辰十二月之晦日也烝冬祭也歲者祀文武也王在新邑而祭以告周公留後之事也王賓者賓助祭之諸侯也咸格者皆至也太室清廟中央之室也祼灌鬯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此周公留洛而史作冊之告也王命周公留後之後乃命史逸作冊以告其事於祖廟也周公居洛重其事故以此文書其事于太室清廟中央之室也在十有二月周公受命留洛之十二月也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自周公受留洛之後至是七年日也凡七年而成王之政乃歸也周公之留也成王言周公為保文武受命之民越其年王命之公其終民故史臣紀其年終焉乃言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云

多士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成以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編書者因以名篇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吳氏曰方成王作洛邑而民遷三監之叛周公既誅其後王命遷殷頑民于洛邑告之大我多方之民我宗周以成邑商之多士作洛之後民乃後遷之時故也多之後商王民之居洛者當安定叙謂之試以周遷之民既反舍故以造周成王之後觀召告爾位乃遷召焉此攻位之多士故其以殷所作之遷洛民也

然去役殷也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此三月成王祀洛之次年三月也周公初至洛行事者告商王士之遺民也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天我殷天也上帝之天奉命而我受之命也致王罰者蓋公以王命之罰勑正殷命而革之以開諭之也上帝之罰事之終也肆爾多士

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illegible]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illegible]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illegible]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illegible]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illegible]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illegible]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 [illegible]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illegible]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illegible]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illegible]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illegible]

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 [illegible]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illegible]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illegible]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illegible]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 [illegible]

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illegible]

[illegible]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illegible]

[illegible]今爾

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

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

予罪時惟天命[illegible]

[illegible]

王曰多

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

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illegible]

[illegible]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

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

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illegible]

[illegible]

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illegible]

[illegible]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

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

爾躬[illegible]

[illegible]

今爾惟時宅爾邑

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

爾遷[illegible]

王曰又曰

時予乃或言爾攸居[illegible]

[illegible]

無逸 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舜大聖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王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民生艱難知其所以然者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永歎其意深遠矣亦訓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所猶處也君子以無逸為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作輟則非所謂所矣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先知稼穡之艱難而後乃逸則知小民之所恃以為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為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於后稷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者以逸為其習也既誕者其言又誣妄也否則侮其父母曰昔之人老者無所聞知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中宗太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戒懼天命即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而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祗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有享國永年之效也按書序太戊有原命咸乂等篇今亡無所考矣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高宗武丁也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小民之依知之為詳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言乃雍者和之發於身嘉靖者和之著於國小大無時或怨者和之發於民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舊為小人孔氏以祖甲為太甲蓋以此為太甲之事按太甲之初不義乃周公所言不義惟王則其即位也而作其即位之言詳以十有三年之數證之則祖甲非太甲也

三年丗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爲祖甲況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訛承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爲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爲祖甲而非太甲明矣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過樂謂之耽言自三宗之後即君位者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伐性喪生故自三宗之後亦無能壽考遠者不過十年七八年近者五六年三四年爾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凡人莫不欲壽而惡夭此篇專以享年永不永爲言所以開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illegible]言太王王季能自謙抑謹畏者蓋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其源流之深長也大抵抑畏者無[illegible]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言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卑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徽懿皆美也昃日昳也柔謂之徽則非柔懦之柔恭謂之懿則非足恭之恭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徽懿之盛和易近民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賚予賙給之使之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欲食[illegible]

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勞豈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之爲哉立政言[illegible]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文王又若無所事事者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知文王之逸合二書觀之則文王之所從事可知矣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illegible]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illegible]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illegible]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

胥相訓誡惠順譸誑張誕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歎息言古人德已盛其[illegible]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德且相與訓告之相與保惠之相與教誨之保惠者且保養而將順之非特誡告而已也教誨之則有規正成就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是足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明而不悖故當時之民無或敢誑誕為幻也

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

厥口詛祝正刑王法也言成王於上文古人胥訓告保惠教誨之事而不聽信則人乃志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度以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盡取而紛更之蓋先王之法甚便於民甚不便於縱侈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而君之驕奢者則又變亂之如薄賦斂以厚民生民之所便也而君之侈者以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之蓄于中也爲口詛祝者怨之形於外也爲人上而使民心口交詛其君不危者未之有也此蓋治亂存亡之幾故周公眷眷言之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

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迪蹈哲智也孟子以知而弗去為智之實迪云者謂弗去是也人主知人之知而或忘之者是不能踐其知者也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允蹈其知故周公以迪哲稱之厥或告之曰小人

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

不啻不敢含怒詈罵言也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反諸其身不尤其人其所誣毀之愆安而受之曰是我之愆允若時者誠實若是非止隱忍不藏怒也蓋三字文王於小民之依心誠知之故[illegible]小人之通信且因以吾身之未至然之語乃所爭聞是豈特止於嗟乃含怒不發而已哉此厥不聽人乃或譸

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

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

是叢于厥身綽大叢聚也言成王於上文三宗文王迪哲之事不肯聽信人乃或誑誕變亂虛實曰小民怨汝詈汝則信聽之則知是不能求念其為君之道不能寬大其以誑誕無實之言羅織以罰無罪殺戮無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可勝言怨皆叢於人君之一身[illegible]知小人之依[illegible]小人之依寬當路其怨也三宗文王能[illegible]其知故其[illegible]汝寬平人之怨詈不是以[illegible]人知天地之於萬物一[illegible]以而已其[illegible]以天豈私愛於天下哉天地以萬物為心人君以萬民為心故君人者要當以民之心為心[illegible]民為己責己以安民而不[illegible]君亦安以為己怨則民[illegible]君亦危矣可不戒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

監于茲茲者指上文言也是一篇七章首皆先致其嗟歎之意然後及其言之事至此章則於嗟歎之外更無他語以嗣王其監于茲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成王得無深警於此哉

君奭

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告語爲篇亦誥體也以周公首呼君奭因以君奭名篇篇中語多未詳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之作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爲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爲近之然詳本篇旨意迺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復告諭以留之爾熟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

周公若曰君奭 君者尊之之稱奭召公名也古人尚質相與語多名之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不祥者祥之反也天既下喪亡于殷殷既失天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於休美乎抑天果輔我之誠耶我亦不敢知曰其終果出於不祥乎○按此篇周公留召公而作此其言天命吉凶以辭曰我不敢知然其憂懼危懼之意天命言以之失實主於召公留不留如何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尤怨違背也周公歎息言召公已嘗曰是在我而已亦不敢安天命而不永遠念天之威於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常實惟在人而已今召公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侈遏絕佚墜文武光顯可得謂在家而不知乎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天命不易諶詩曰命不易哉命不易天難諶信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恭明德也吳氏曰弗克恭故不能嗣前人之恭故遏佚前人光故不能嗣前人之明德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 吳氏曰小子自謙之辭也非克 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有正亦自謙之辭也言在今我小子旦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使益焜燿于冲子而已以前言後嗣子孫遏佚前人光而言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天難諶此又申言天不可信故曰又曰天固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舍文王所受之命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即伊尹也見說命太戊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同名者也巫咸也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也武丁高宗也甘盤見說命吳氏曰此章序商六臣之君蓋也招公臣休於官人也仕在居以聖輔聖其字從與天生賢學陳臣色少佐大戊以實輔賢其合忱克鹹伏心自其虞慶言之罪之天台其主主之萬之帝書攻循天成擁帝各施於其有書經至出章對之則聖賢之分而於葛見金成出言其乂王家若成之爲命功在王室精微之德禮有愧外二臣也亡書有咸乂四篇其乂王家之實歎巫賢甘盤而無指言者意以又次於巫咸也○蘇氏曰殷有聖賢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配祀于天者止此五王而其臣皆

配食於廟乎在武丁時不言傅說豈傅說不配食於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得而聞矣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陟升遐也言六臣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保乂有殷故殷先王終以德配天而享國長久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佑助也實虛實之實國有人則實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也稱舉也亦秉持之義事征伐會同之類承上章言六臣輔君格天致治遂言天佑命有商純一而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族姓與夫王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外之小臣逮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乂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如之卜如蓍之筮天下無不徵信之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呂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微至極而無間者也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于天者則壽之伊尹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以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遽罹滅亡之威天曾不私黨之也固命者不墜之天命也今召公勉爲周家久永之念則有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而異由國很然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申重勸勉也在昔上帝降割于殷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大命於其身使有天下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虢叔文王弟閎散泰南宮皆氏夭宜生顛括皆名言文王庶幾能修治矣

和我所有諸夏者亦惟有虢叔等五臣爲之輔也康誥言一二邦以修無逸言用咸和萬民即文王修和之實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蔑無也夏氏曰周公前既言文王之興本此五臣故又反前意而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爲文王往來奔走於此導迪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澤及於國人矣周公反覆以明其意故以又曰更端發之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言文王有此五臣者故亦如殷爲天純佑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上既反言文王若無此五臣爲迪彝教則亦無德下及國人故此又正言亦惟天乃純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之臣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啓迪其德使著見於上覆冒於下而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能受有殷之天命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虢叔先死故曰四人劉殺也單盡也武王惟此四人庶幾迪有天祿其後暨武王盡殺其敵惟此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盡稱武王之德謂其達聲教于四海也文王冒西土而已丕單稱德惟武王爲然於文王言命於武王言祿者文王但受天命至武王方當有天下也呂氏曰師尚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顧五臣之至蓋一時議論流許武路隨意而言生於留召公而非故爲人物評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小子旦自謙之辭也浮水曰游周公言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若浮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小子成王也成王幼沖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

蘊大也大不我責上疑有闕文收民罔不及未詳耇造德不降言召公去則耇老成人之德不

门於民在猷之鳳將不後得聞其鳴矣況敢言進此而有感格乎是時況方隆盛鳴瑞在郊卷

凰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故周公云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

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

以後人迷 肆大戩謀也茲指上文所言周公數息欲召公大監視上文所陳也我文

[illegible]

君誅所以寬裕之道勿狹隘欲去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

[illegible]

之所必至熟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則召公義未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不暇其追切已甚矣盡許所以寬裕之道圖

[illegible]

人之迷惑也

後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

汝民極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

德丕承無疆之恤

[illegible]

以之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

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illegible]

予不允

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

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

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戡勝也戡堪古通用周公言我不信

於人而若此告語乎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巳汝明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惟是我二人將不堪勝汝若以盈滿爲懼則當能自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毋[illegible]而欲去爲也他日在汝推遜後人于大盛

[illegible]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

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

隅出日罔不率俾 周公復數息言篤於輔君者[illegible]

[illegible]

讓覺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

李

[illegible]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

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illegible]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

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illegible]

蔡仲之命

[illegible]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illegible]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illegible]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illegible]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illegible]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illegible]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illegible]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

[illegible]

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illegible]

於己者然也言一偏之言也視聽不審慮於一偏之說則中失其守能不改吾身之法度矣呂氏曰作聰明者非天之聰明特小小之聰明耳天作與不作人為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以天人為一寧我命汝國其可也

多方

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按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即其事也疑當時扇亂不特殷人如徐戎淮夷四方容或有之故及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滅之奄不知所在宗周鎬京也呂氏曰王者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邑洛亦謂之宗周衛孔悝之鼎銘曰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是時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者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耳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後曰王若曰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於此篇故發例於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既滅奄之後告諭四國殷民而因以曉天下也故又專提殷之民正民者告之言殷民所罪且猶我大降爾命爾不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言夏桀大惟私意圖謀天命以保其祭祀惟不能長久敬念其祭祀也

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謀之私而非天命之公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下文引夏商所以失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言帝降災異以譴告桀桀不知戒懼乃大肆逸豫憂民之言尙不肯出諸口況望其有憂民之實乎乃大淫昏雖一日勸勉於帝之迪且不能況終日乎是其所以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者乃爾多士之所聞也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出章文多末詳

麗依也民之所依以生者也桀惟圖度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原乃大降威虐於民民之所依以生者絕矣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言天惟是爲民求主而夏之不能爲民主也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使之刑殄有夏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民賢者也言天不與桀者大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以至于亡也言桀所任用者皆不義之民上文所謂恭多士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天有心於去夏亦非天有心於去殷下文遂言乃惟桀紂自取亡滅也○呂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告成王之誥告以見周公未嘗稱王也入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復申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嗚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語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懼後世傳疑或以竊之口實故於周公誥命終篇發端二書周公為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以多方之富大肆淫佚圖天之命屑有辭與多士言桀大淫佚有辭義同殷之亡亦自取乎以下二章推之此章之上當有闕文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集言夏桀圖度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有邦者間代之夏之亡非自取之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illegible]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聖矣紂雖昏愚亦可以改過為聖天未忍遽絕之猶五年之久以須暇之於紂冀其改過而為民主克念大為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者五年以指實而言古為孔氏曰合戚月者日其易也念則為聖罔念則為狂作聖者果之所向曰聖所謂一念之差也雖未至於狂而果至於狂乎曰罔所好惟慢遊是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念無所向是念之差也雖未至於堯舜亦在是矣此人心惟危聖人拳拳告戒豈無意哉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罔紂可既

念天於是求民主於爾多方大警動以禍異譴告之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顧之命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典主式用也克堪者勝之謂也使幹如毛民鮮克舉之言德足以當天之任也又試善承其衆克堪用德以德是其所以受天之命而主民也故天式教文武以休美之命以其善承之匡也爾多方既得乎天已式之矣文武之所以昌大之其休明者如此者乃大教之也以此教章而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以昌大休明者也乃天之時者天下之論得之矣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言我何敢多為誥告我惟大降爾四國民之命而定之矣四國民命也[illegible]莫切於為天者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illegible]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乃自取亡爾乃不安天命耶爾乃不知天命耶爾乃自取亡乃大不安天命不法欲圖見信于上者乃以輕為事豈天命耶爾其不可責其如此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

因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illegible]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illegible]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illegible]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illegible]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illegible]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

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illegible]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illegible]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 [illegible]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illegible]

立政

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賢[illegible]之道[illegible]擇百官有司之長[illegible]人等云者蓋古之若[illegible]於君內之[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公以蔡仲之[illegible]其長既賢[illegible]矣葛氏曰[illegible]也今文古文[illegible]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

此篇周公[illegible]

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

羣臣進戒于王[illegible]王曰王左右[illegible]常伯常任[illegible]

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illegible]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

[illegible]

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

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

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

義民

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強之時而求賢以為事天之實[illegible]者[illegible]九德之行[illegible]乃敢告教其君[illegible]曰拜手稽首后矣[illegible]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illegible]茲惟后矣[illegible]謀面用丕訓德[illegible]則乃宅人[illegible]此言[illegible]為大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illegible]

此則三宅之人豈復有賢者乎蘇氏曰事[illegible]所謂常任也[illegible]蓋[illegible]人[illegible]三篇之中[illegible]要不出乎三者[illegible]其餘[illegible]言之[illegible]不言[illegible]以下著[illegible]後[illegible]

桀德惟乃弗

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illegible]以[illegible]無[illegible]後人故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

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

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

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illegible]亦越者繼[illegible]之辭[illegible]謂三宅[illegible]著於天下[illegible]君常伯常[illegible]也[illegible]其人之才[illegible]帝伯常[illegible]能就[illegible]

[illegible]

嗚呼其在受

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

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

受命奄甸萬姓

羞[illegible]衆[illegible]也[illegible]上帝[illegible]下[illegible]敬之致其[illegible]其[illegible]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其民也[illegible]

亦越文王武

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

立民長伯。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見，皆曰心者，即所謂迪知忱恂而非謂面也。三宅已授之位，故曰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長伯[illegible]而下有所寄[illegible]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illegible]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illegible]

左右攜僕百司庶府[illegible]

大都小伯藝人[illegible]

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illegible]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illegible]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此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也[illegible]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illegible]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illegible]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illegible]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illegible]

尚迪有禄正猶此敘文武用人而言並受此丕丕基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我者指王而言若順也周公既述文武基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子今既為王矣繼此以往王其於立政立事準人牧夫之任當能明知其所事順者其心之安也孔子曰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審其所慎者知人之要也夫既明知其所貞業王而不疑然後推心而大委任之使展布四體以為治相助左右所受之民和調[illegible]專獄事之事而又戒其勿以小人間之使得終竟其治者任人之責也民而謂之受者言民者乃受之於天受之於祖宗非成王之所自有也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末終惟思也自一話一言之間我則終思成德之美士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敢斯須忘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言我聞之於人者已皆告孺子王矣文子文孫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尚文故曰文誤失也有所兼有所知不行之有司而以己誤之也正皆案詰所謂王人與宮正酒正之正措當職者為言不以己誤庶獄庶慎惟當職之人是治之下文言其勿誤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即此意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自古及商人及我周文王於立政所以用三宅之道則克宅之者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者能紬繹用之而盡其才也既能宅其才以安其職又能繹其才以盡其用茲其所以能俾乂也歟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自古為朋無有立政用憸利小人者小人而謂之憸若也容其佔佞便捷之狀也憸彖小人不謂于德定無於光驕以在厥世王當繼今以任亡政勿周憸者八人其惟用有宗吉士使免大以輔折我阿家也呂氏曰君子陽蘇周則升其道於[illegible]呂[illegible]人陰然宋君降其惑於晦昧陰陽升降方谷從其替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前已言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illegible]言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至是獨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蓋刑者天下之重事事其重而獨專之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己誤之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

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詰治也先爾戎服兵器也陟升也禹迹禹服舊迹也方四方也海表四裔也言德徽所及無不服也觀見也耿光德也大烈業也於文王言德於武王言業各於其盛者言之呂氏曰兵刑之大也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考武曰周公之謂特其所當得無啓傳世安大書刃之患立曰害公詰兵之詞繼勿誤庶獄之後於獄之聞宜之一戶之諸況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治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我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命若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幷言家後王司獄之也常人常德之人也皐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常人與吉士可實而異名若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此周公因言慎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太史使其幷書以為後世司獄之

式也蘇國名也左傳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周公告太史以蘇公生為[illegible]寇而能[illegible]其所由之獄[illegible][illegible]基本以長我王國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法[illegible][illegible]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峯書集傳卷之五

淳祐庚戌季秋金華後學呂遇龍校正刊于上饒郡學之極高明

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峯書集傳卷之六

周官 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體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非[illegible][illegible]職任之大與[illegible][illegible]矣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下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illegible][illegible]可疑[illegible]周禮其聖人不能作[illegible]於周公[illegible][illegible]今事之官而未及節[illegible]之竊所謂[illegible]及[illegible][illegible]重而未及言之也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實而冬官六服要之周豈首末未當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讀書者參互[illegible]考之[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可為[illegible][illegible]侯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此書之本序也庭直也萬民曰邦良弗來庭者六服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為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六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與此不同宗周鎬京也董督也治官[illegible]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臨萬邦巡狩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秉承周德成王歸于鎬京督正治事之官[illegible]懷之功畢而益[illegible]內治之[illegible]也唐孔氏[illegible]周[illegible]無萬[illegible]皆伐諸夷非四征也大言之[illegible]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前[illegible][illegible]文明王立政是也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

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百揆者，無所不總者也。四岳者，總其方岳者也。州牧者，各總其州者也。侯伯者，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於內，州牧侯伯總治於外，內外之官，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萬國咸寧也。成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雖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逮，及也。成王言祗勤于德，夙夜若有不及，然蓋修德者任官之本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三公之官，始於此也。三公非始於此，則始於此也。賈誼曰：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論道者，講明道理；經邦者，經綸天下之大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燮理陰陽者，調和之也。官之不必備者，以任其人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天地以形言，化以理言。弘化者，弘其所化；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天地陰陽，公之所論，孤則弘之亮之也。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冢宰，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為冢宰。內則統百官，外則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司徒，地官卿，主國教化，敷五典以教兆民。擾，馴也。唐虞司徒之職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宗伯，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馬，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強不得陵弱，眾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寇，秋官卿，主寇賊法禁，詰姦慝，刑強暴作亂者。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司空，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因天時，興地利。冬官今亡，考工記以補之。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內而外，莫不阜成兆民。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凡有官君子者，言守官之職也。反者，令出而不可行，而壅逆之也。

言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

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迷錯繆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莅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蓄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煩擾也○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其古蓋取諸此先王人法并任而任人爲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略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律罪科爲止於今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闕宜其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矣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此下申戒卿士也王氏曰功以智崇業以仁廣斷以勇克此三者天下之達道也呂氏曰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因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存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居而終蹈後艱矣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故居是位當知所以恭饗是祿當知所以儉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當有實得於己不可從事於僞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作僞則掩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或曰期待也位所以崇德非期於爲驕祿所以報功非期於爲侈亦通

居寵思危罔不

惟畏弗畏入畏

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祗畏苟不知祗畏則入于可畏之中矣後之患失者與思危相似然思危者以寵利爲憂患失者以寵利爲樂此其大不同也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王氏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爲義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以爲利大臣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治矣爾六卿也汝舉之人能當其官是亦爾之能汝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言如此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三事即立政三事也亂治也篇終歎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中收[illegible]之其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并以六[illegible]吉待於成物也

君陳
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史錄其書以君陳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於家是以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陳氏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為東郊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嚴之保安之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懋明周公之舊訓則民其乂矣蓋周公既殁民方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大之民其翕然聽從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言所謂周公之訓也既言此又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為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華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語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為精微而舉以告君陳也當其可告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以驅而勢迫所謂嗣是無聞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庶人之德則亦然萎茫依為陳迹也故勉之以用是故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守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微篤之功孰能與於斯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

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未見聖如不能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常皆然君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殷民亦由君陳之訓矣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師衆虞度也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或不致其難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紬繹而反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所以合乎人之同庶言同則繹者所以審於己之獨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庶言同則繹之謂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言切於事之謂謀言合於道之謂猷言與事其一也名異其甚者言之良巷以臣言歟以名言或曰成王崇耆陳氏曰已深之善而歟意以美之也○葛氏曰成王治矣萬言矣欲其臣善則歸君人臣之紅村也知君既有其公至於有謂其謂使其謂成偽聖善言以拜羨致其不客乎不於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為成王所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昭曰式時至此則弘周公之訓言欲其益發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為威倚法以為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甚是于棄屢英不於人而於己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咸不作威以乎君陳之益寬寬和之時也於寬不可一於寬以寬而有其治和不可一於和必從容以和之而後可以和殺中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上章成王慮君陳之徇己此則慮君陳之徇君也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為生殺惟當審

其輕重之中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不化于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期無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章之辟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狃習也常典常也俗風俗也狃于姦宄與夫毀敗典常壞亂風俗人犯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終上章之宥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畜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之也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王氏曰修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修與不修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勸行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為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薄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為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與我實有諸己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有令名於永世矣

顧命

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為篇謂之顧命者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成王經二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

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衣冕憑玉几以發命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太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帥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此下成王之顧命自嘆其疾大甚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曰疾甚言曰病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侗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迓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

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述天命者也於天言天威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興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于艱難曰元子者言王其[illegible]也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懷來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傳而不可有所偏繫也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自治於威儀耳自治云吾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言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一念一慮之幾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君子所謹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云成王垂絶之言乃眷眷及此其[illegible]子孫保矣○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綴衣幄帳也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縣寢東首於北牖下是也於其明日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爲天子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於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爲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

宰傳命者兩臣承命者嗣子嚴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戒於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illegible]設文武以降闕事執國命易主於宮掖內外[illegible]天聞然後知周家之制由盡備豫雖一[illegible]不可廢也丁卯命作冊度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爲相須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狄設黼扆綴衣狄下士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設役而[illegible]之事者也黼扆屏風畫爲斧文者設黼扆幄帳如成王生存之日也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illegible]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蒲席也綴雜彩文貝[illegible]之貝以飾几也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illegible]席也畫彩色雕刻鏤也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此親屬私燕之坐也西夾室之前[illegible]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刀赤刃刀也大訓三

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
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傳所謂
河出圖是也胤國名胤國所制舞衣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兌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
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
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而河圖參
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愚謂寶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為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
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
也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
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
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為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為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為又次

之革輅以封四衛為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為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
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為先輅則革輅
象輅為次輅矣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存
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常禮也又按所陳寶
玉器物皆以西為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
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
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
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
執銳立于側階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為之惠三隅矛路寢
門一名畢門上刃刃外嚮也堂廉曰戺冕大夫服劉鉞屬戣瞿皆戟屬銳當作鈗說文曰鈗侍

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鈗讀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
東西廂之階上也側階北階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
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懷心之虞下及秦漢
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嚚
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
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麻冕三十升麻為冕也隮升也康王吉服自西
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由賓階也蟻玄色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
者從王賓階也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
緇今蟻裳者蓋無事於奠祭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
變也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

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
冊命太宗宗伯也彤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大圭天子
之守長尺有二寸同爵名祭以酌者也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珪璧以齊瑞信也太保
宗伯以先王之命以將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奉冊命御王故持書由賓階
以升蔡氏曰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
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
揚文武之光訓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也皇大后君也言大
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下法也臨
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卞法之大也燮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出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
對揚文武之光訓也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

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眇小而如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退託於不能也顧命有戒迺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於是致意焉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咤奠爵也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咤葛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王所咤之以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盥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亞祼報祭亞祼之禮故亦秉璋也以同授人而拜尸王答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者也太宗供王故宗人供太保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以祭至齒曰嚌太保復受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答拜太保飲福至齒者方在喪疚歆神之賜而不甘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太保下堂有司收徹器用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古諸侯見卿士以下何知侯者侯見邦君也

康王之誥今文古文皆有今文合于顧命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漢孔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鄭氏周禮五門一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周召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illegible]畢公率東方諸侯[illegible]布陳也[illegible]四黃馬朱鬣[illegible]賓諸侯也稱奉圭兼幣[illegible]曰一二臣衛者[illegible]所出[illegible]皆再拜稽首[illegible]也以致敬人宜也[illegible]史氏之辭也王宜前重耳嗣答拜也[illegible]公子重耳不答拜[illegible]故不答拜[illegible]為後也[illegible]為後者[illegible]其知[illegible]也吉也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illegible]

惟新陟

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illegible]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illegible]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illegible]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 [illegible]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illegible] 意蓋有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我先王之道雖爾身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毋遺我稚子之恥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illegible]

畢命 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此其冊命之辭也今文無古文有○唐孔氏曰漢律歷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冊豐刑[illegible]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康王之十二年也[illegible]文王廟[illegible]成周下都也保安也釐理也[illegible]下文旌別淑慝[illegible]一代之治體[illegible]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畢公代周公爲太師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illegible]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illegible]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illegible]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illegible]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illegible]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 [illegible]

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illegible]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illegible]

奢肆其驕蕩陵蔑者德悖亂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所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之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呂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為消長故古多也至哉義義哉良無復羞惡之端待以服飾之美侉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其莫之取也流而不反驕侈矜侈言我芒馬歟以惡終令將邑之虐式也厭訓雖巳收其故人而其所以防閑其罪者旅其雞也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資財也資富而能訓良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理義非外立數祿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大義人所宜有也雖害義以為曷乃天下之大訓學訓非可以已未言也當然

古以為之說慕善但發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為訓于何以為訓乎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時是四方無虞矣嘉惠殷民化訓二紀之錄其不足處而康王業攀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言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養之不剛不柔其德信乎其脩矣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厎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殊發并疆非向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此曰成者預期之也二后所合者洛邑而蔬及四夷王發四方之本也吳氏曰萬者致治之道地翁之中之岐收離時有先後行爵所其事觀其用心而有以濟之若二子公其惟時行時若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

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建立也順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呂氏曰畢公四世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勤懇之際亦豈少哉康王所以望之者蓋勿忽以無窮事業乃尊敬之至也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蘇氏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為者也曰民寡者易其事以為不足為者也前政周公君陳也

君牙 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此其告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日月爲常畫日月於旌旗也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 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緒統緒也若蹈虎尾畏其噬涉于春冰畏其陷 [illegible]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illegible]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 [illegible]

[illegible]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 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illegible] 民乃安也 [illegible]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丕大謨謀烈功也文顯 [illegible]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illegible]

冏命

（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此其誥命今文無古文有○呂氏曰陪僕暬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之擇者也孰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呂刑

呂侯爲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然。蓋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耳，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足，欲令民入穀贖罪，蕭望之等言：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之，蓋亦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又按：書傳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作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呂後爲甫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呂命，[illegible]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

[illegible]也。

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illegible]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爲義；矯虔者，矯詐虔劉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名之曰法，以殺戮無罪，於是始過爲劓鼻、刵耳、椓竅、黥面之法，於麗法者必并制之，無復以曲直之辭爲差別，皆必刑之也。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illegible]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illegible]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illegible]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illegible]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

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illegible]

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illegible]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illegible]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illegible]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illegible]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illegible]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

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illegible]

以承我一人畏威吉是用敬以辟之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爲辟爾惟勿辟我雖以爲宥爾惟勿宥惟敬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而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夫刑凶器也而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及逮也漢世詔獄所逮有至數萬人者審度其所當逮者而後可逮之也曰何曰何者問之以發其意以明三者之決不可不盡心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師衆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質于五刑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罰贖也疑於刑則質于罰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過誤也疑於罰者質于過而宥免之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其丁寧忠厚之至疵於刑罰亦然但言於五過者舉輕以見重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刑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過也簡核情實可信者衆亦惟考察其容貌周禮所謂色聽是也然聽獄以簡核爲本苟無情實在所不聽上帝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墨刻顙而涅之也劓割鼻也剕刖足也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六兩曰鍰閱視也倍二百鍰也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鍰也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為多而重罪比舊為減也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無僭亂辭勿用不行之法惟詳或曰罪辭辭之不可聽者不行舊本是法而今不行者成其無差誤於審克之辭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庭所審克之也○今按皐陶所謂罪疑惟輕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者罪一等耳今五刑疑赦而直罰之以全是大辟宮刑皆不復疑赦矣贖之謂五刑之疑各以其罰贖之又特立贖法刑而不復使之入於鞭扑之刑故辭雖大辟亦贖之是竊之學者莫不疑於舜之所以贖法爲穆王之所以合之於首有關哉詳見篇也

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康誥所謂大罪非終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小罪非眚是也故輕重諸罰各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爲輕重者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

罰以懲過雖非致人於死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佞口才也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溫良長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也此言聽獄者當擇其人也察辭于差者辭非情實終必有差聽獄之要必於其差而察之非從惟從者察辭不可偏主哀敬折獄者惻怛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啓刑書胥占者言詳明法律而與衆占度也咸庶中正者皆庶幾其無過忒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也若是則獄成於下而民信之獄輸於上而君信之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其刑上備有并兩刑者言上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而犯兩事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之也上文言獄者當備其辭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此總告之也官典獄之官也伯諸侯也族同族姓異姓也朕之於刑言且多懼況用之乎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作配在下可也明清以下聽獄之事也獄辭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聽之爲尤難明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污曰明曰清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也亂治也獄貨鬻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云罪狀也報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禍之命爾此章文有未詳者姑闕之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此詔來世也嗣孫嗣世子孫也言今往何所監視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哲人即所當監者也五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嘉善師衆也諸侯受天子良民善衆當監視于此祥刑申言以結之也

文侯之命

幽王為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為方伯賜以秬鬯弓矢作策書命之史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也丕顯言其德之所成克謹明言其德之所修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德如此故上帝集厥命於文王亦惟爾祖父能左右昭事其若於小大謀猷無敢背違故先王得安在位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歎而自痛傷也嬰也嗣造天丕愆者嗣位之初為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殄絕純大也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本既先撥故戎狄侵陵為我國家之害甚大今我御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又劣弱無能其何以濟艱難又言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乎又歎息言有能致功于一人則可永安厥位矣蓋悲國之艱人無有如上文先正之昭事而先王得安在位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顯祖文人皆謂唐叔以上文先正昭事厥辟者也後閒之書言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絕矣今刑文武自文侯始故曰肇刑文武會者合之而使不離紹者繼之而使不絕前文人猶云前寧人汝多所修完扞禦侮于艱難若汝之功我所嘉美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師安也黑黍曰秬釀以鬯草[illegible]諸侯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錫鬯也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差也簡者閱其士恤者惠[illegible]其民都若圖之都衛也○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旅旅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illegible]王之稱諸侯釋仕以開王政宣王有志[illegible]後勤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illegible]史記幽王娶於申而生太子宜臼後幽王嬖褒姒黜申后去太子申侯怨與繒西夷犬戎攻王而殺之諸侯即申侯而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平王以申侯立己為有德而忘其弒父為當誅方將以復讎討賊之衆而為戍申戍許之舉其亡藉背義得罪於天已甚矣何輕予委靡頹墮而不自振也故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古文武之舊而存之戮抑亦以示戒於天下後世而存之與

費誓 費地名。淮夷徐戎並起寇魯，魯侯伯禽征之於費，誓眾，故以費誓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伯禽撫封於魯，夷戎妄意其未更事，且乘其新造之隙而伺之。伯禽應之者，甚整暇，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又按費誓秦誓皆侯國之事，而繫於帝王書末者，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illegible]

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illegible]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illegible]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馬牛風逸臣妾逋亡不得越壘而逐之失主雖不得[illegible]而人得風馬牛逃臣妾者又當敬還之我商度多寡以賞汝如或越逐失伍不敬復而攘取皆有常刑[illegible]

[illegible]部伍之事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甲戌用兵之期也峙儲備也糗糧食也[illegible]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殽囚其三帥穆公悔過作誓告羣臣史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首之為言第一義也所舉古人之言故先發此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訖盡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安於徇己其責人無難惟受責於人俾如流水略無扞格是惟難哉穆公悔前日安於自徇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有味乎古人之語故舉為誓言之首也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已然之過不可追未還之善猶可及憂歲月之逝若無復來日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忌疾姑且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非不知其為老成以其不就己而忌疾之非不知其便己而親信之前日之過譯已云然尚謀詢蓋黃髮之人則庶幾有所過之蓋悔其既往之失冀其將來之善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番番老貌仡仡勇貌截截辯給貌諞巧也皇遑通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謂墓木拱者我猶庶幾得而有之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而我尚不欲用之給之善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皇暇多有之哉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諞言謂杞子先儒皆謂穆公悔用孟明詳其誓意蓋深悔用杞子之言也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大學作个斷斷誠一之貌猗語辭休休易直好善之意容有所容受也彥美士也聖通明也技才藝也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也職主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冒大學作媢忌也違背違之也達通也殆危也蘇氏曰前一人似房杜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杌隉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繫於所任一人之非國之榮亦繫於所任一人之是申繼上二章意

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峯書集傳卷之六

淳祐庚戌季秋金華後學呂遇龍
校正刊于上饒郡學之極高明

書序

漢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故則已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今改序文於見存之篇雖亦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戾者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歷代久遠不可復知然孔安國雖云得之壁中而亦未嘗以爲孔子所作但謂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與討論[illegible]其等語意不類是[illegible]今依安國壁書之舊復合序爲一篇以附卷末而疏其可疑者於下云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聰明文思欽明文思也光宅天下光被四表也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以虞書也作者追言作書之意如此也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側微[illegible]也歷試[illegible]諸難五試[illegible]之也[illegible]大麓之事也今按舜典一篇備載一代政治之終始而序止謂歷試諸難作舜典[illegible]豈足以盡一篇之義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漢孔氏曰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汨治也作興也言治民之功興也槀勞飫賜也凡十一篇亡今按十一篇共只一序如此亦不可曉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 矢陳申重也序書者[illegible]知皐陶以[illegible]禹以功[illegible]而[illegible]以有[illegible]遂故之語遂以爲舜命禹[illegible]有言由皐陶[illegible]乃[illegible]其淺近如此而不知禹皐陶之[illegible]當[illegible]之[illegible]哉[illegible]足以知禹皐陶之[illegible]也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別分也[illegible]九州疆界[illegible]隨山

[illegible]山之勢[illegible]濬川之流任土者任土地[illegible]貢也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啓禹之子[illegible]有扈[illegible]之[illegible]日大戰于甘[illegible]也序書者宜若春秋筆[illegible]然[illegible]其[illegible]戰于[illegible]甘[illegible]夫子[illegible]書[illegible]以啓之伐[illegible]天子[illegible]爲天子之[illegible]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illegible]經下文已[illegible]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illegible]羲和[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其[illegible]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漢孔氏曰[illegible]先王帝嚳也[illegible]鳩方二[illegible]名[illegible]亡[illegible]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伊尹以[illegible]爲一[illegible]稱[illegible]德[illegible]義[illegible]味[illegible]有一德[illegible]曰[illegible]在安邑之西[illegible]升自陑[illegible]者得之戚[illegible]在河曲之陽[illegible]許漢孔氏意亦序意以爲[illegible]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程子曰聖人不容有[illegible]遷社[illegible]以爲不可[illegible]不[illegible]孔氏之[illegible]若[illegible]文以爲欲遷之[illegible]湯欲之[illegible]不足以知聖人也[illegible]子所言[illegible]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

誼伯仲伯作典寶三朡國名今定陶也序取也俘厥寶玉恐亦非聖人所急篇亡○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大坰地名○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咎單作明居一篇亡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史記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序書者以經文首言奉嗣王祗見厥祖遂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後世儒者以序爲孔子所作不敢非之反疑孟子所言與本紀所載足可疑已肆命徂后三篇亡○吳氏曰太甲諒陰爲服仲壬之喪以是湯葬已久仲壬在殯大甲太丁之子視仲壬爲叔父爲之後者爲之子故伊見厥祖譯匡湯之辱蓋太甲既立伊尹訓于爲故與祀見厥臣若上是殯言既不留稱奉示不當稱祗見也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按孔氏云桐湯葬地也若未葬之時蓋上文祗見厥孔言湯在殯故此不稱爲已葬使易果在殯則太甲固已密邇其殯何俟始殯丙欲密邇易從祔葬之地固無是理也孔氏之失起於伊訓序文之錯還外丙仲壬二帝故儒者不通○伊尹作咸有一德○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圯于耿作祖乙沃丁太甲之子咎單臣名伊陟伊尹之子太戊沃丁弟之子桑穀二木合生于朝七

日而拱妖也巫咸臣名囂相耿皆地名囂相在河北耿在河東耿鄉河水所毀曰圮凡十篇亡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以篇中有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序遂曰盤庚五遷然今詳于今五邦之下繼以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則見盤庚之前已云者五遷而後序者效之不詳爲云盤也又王我云若王國者可也經言亳一邦也耿惟四邦爾盤庚從易居亳不可又謂之一邦也序與經文既已差舛安就遂謂盤庚自有五遷殷人甚矣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按經文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是高宗夢得良弼形狀仍審其狀貌而廣求于四方說築傅巖之野與所夢象肖如序所云以若高宗夢得傅說姓氏又罔經文有羣呂百官等語遂使得百工營求野得說傅巖非惟無請經文遂使之文藪臨味法聖人之筆哉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

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經言肜日王宗以爲祭成湯爲經言有雊雉而序以爲飛雉升鼎以爲雊雉者所傳然雉經而序以祀與豐之廟以爲祖乾夫以成湯也宗室者宮堂室異遠廟而飛雉升鼎耳而鳴亦已異矣高宗之訓篇亡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言各及西乘時也蓋祖伊已所知周不一殷始咎周而以及知周之德深明紂在所以奔告於商之意序言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十一年十三年之誤也序本依經文無所發明十三年而爲一之誤孔氏遂以爲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武王一日觀兵是以臣脅君也程子曰此事不容髮一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

則僞獨夫豈有觀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蓋泰誓序文既有十一年之誤而篇中又有觀政于商之語僞泰誓得之傳聞故上篇言觀兵之事次篇言伐紂之事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訛謬相承展轉左驗後世儒者遂謂實然而不知武王蓋未始有十一年觀兵之事也且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繼以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即記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夫一月戊午既爲十三年之事則上文十一年之誤審矣孔氏乃離而二之於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釋爲觀兵之時於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釋爲伐紂之時上文則年無所繫之月下文則月無所繫之年又序言十一年伐殷而孔氏乃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殷是豈爾中之辭後使武王蒙數千百年會君之惡一字之誤其流害乃至於此哉。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裘者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虎賁若虎賁獸之勇士百人之長也。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歸獸歸馬放牛也武成所識其事之大者亦多矣何獨先取於歸馬放牛識。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唐孔氏曰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指顯爲文未見意也。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宗彝宗廟彝尊也以爲諸侯分器篇亡。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獻貢也。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篇亡。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也以其監

殷故謂之三監。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微子封於宋爲殷後。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唐叔成王母弟畝壟也穎穗也禾各壟合爲一穗葛氏曰唐叔雖幼安知禾必有獻皆之言成王欲悟風雷之變因命唐叔以禾歸周公于東旅陳也二篇亡。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按胡氏曰康叔成王叔父也經文不應曰朕其弟成王康叔猶子也經文不應曰乃寡兄又曰兄曰弟者武王命康叔之辭也序之辭言蓋無可疑註見篇題又按書序勿三康誥諸之經籍遂得以無成王之書而孔安國又以爲序篇亦出壁中豈孔對藏書之時已有誥篇即不可改矣然書序之作雖不可必爲何人而可必其非孔子作也。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遷商頑民在作洛之前序書者敍之不詳以爲成周既成遷商頑民誤矣詳見本篇題。周公作無逸。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蘇氏曰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豈哉其言也愚謂序文意義含糊舊說之所由以啓之也。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踐滅也篇亡。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

將蒲姑史記作薄姑篇亡○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周公作立政○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成王黜殷矣而於此復言何耶○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賄賂也義未詳篇亡○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此言周公在豐孔氏謂致政老歸之而下文君陳之序乃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則君陳時成周蓋已分以公沒後命君陳則公蓋未嘗去豐矣以民在豐當沒則其致政歸老果在何時之耶篇亡○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

顧命○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尸天子亦無義理大康尸位義知尸官皆言居其位而廢其事之辭序書亦用其例謬矣○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分居里者表厥宅里殊厥井疆也○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序無所發明曰周云者殊無意義或曰以春秋王正月例也曰周春秋魯史說孔子繫之以王耶此下篇豈亦其然例○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作冏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此序亦無所發明但增一夏字自古刑辟之謂訓時豈專為夷狄不為中夏耶夏后氏之贖刑也曰夏承或曰實台不言變法周禮亦無五刑之贖其非古制明甚穆王車輪馬跡無所不至呂侯竊其說以贖刑二王字作為此刑以聚民財至其篇首特以耄荒發其書有哀矜之意而繫之其荒

書後序 八

之其意微矣詳見本篇○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經文上言秬鬯而此並以圭瓚言之所載錫秬鬯者必以圭瓚故經不言○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徐徐戎也淮夷也○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以經文意攷之穆公之悔蓋悔不聽蹇叔之言序犯子之謀不聽蹇叔之言序文亦不明其意

書序終

[illegible]書[illegible]解[illegible]卷總序一卷

文公先生門人

九峰蔡先生所集也始書未有傳分命門
人纂集莫可其意乃專屬之 九峰[illegible]說
出於一家則與著姓氏至於行有州句句有
[illegible]己意潤色之緣飾者是不復錄間詩
集[illegible]綱要撮與辭[illegible]既[illegible]問而
熟[illegible]之矣又復究心[illegible]會其[illegible]精思
力踐務造其極
文公[illegible]沒垂二十年而後始出其書故其援

據的確訓釋明備文從字順了無可疑與
讀五篇則又
文公未易[illegible]前所定手筆也[illegible]先生[illegible]序
文[illegible]諸儒之說發明二帝三王[illegible]聖賢
之用心皆先儒所未及若[illegible]武[illegible]本
文公所命故不復衷若師說若周公[illegible]以
治[illegible]非封[illegible]奏[illegible]悟還[illegible]聽[illegible]盡
明居[illegible]以興流[illegible]作書以[illegible]公
則蘇氏近之他如[illegible]雜論[illegible]也
後而及一[illegible]之門歲庚辰[illegible]於

[illegible]書[illegible]闡其說因請受以[illegible]
[illegible]善協一之旨諸錄所訛[illegible]於
[illegible]書傳之乃少[illegible]於
文公撰之內[illegible]以[illegible]
以知一以心[illegible]不雜之義以理言[illegible]
貫通之名也[illegible]之說達上經文[illegible]
協而充[illegible]書傳之[illegible]
而[illegible]微始雖至於一篇[illegible]之不[illegible]自
[illegible]然而無[illegible]此例
文公撰[illegible]而[illegible]因[illegible] [illegible]子[illegible]也[illegible]

甚有在也若天[illegible]範九疇[illegible]以[illegible]行[illegible]
居中地本無中偏見於皇極內[illegible]極理
要探索[illegible]又[illegible]而自得之者每以不
獲先師印可[illegible]九[illegible]其[illegible]精[illegible]
無二終歸一揆[illegible]受[illegible]不敏[illegible]其[illegible]
測其奧憂患罪累備[illegible]即死方將執[illegible]
接日侍[illegible]而[illegible]不懷已[illegible]矣
冀不自揆[illegible]狀其行以請銘于[illegible]
輒復敘次所聞掛名傳末雖不足以發明[illegible]
旨姑以志無窮之[illegible]焉[illegible]壬辰[illegible]

以十日後學黃[illegible]拜手敬書

歲在庚寅 先祖與 九峯
商訂是書鑑生十一年矣獨侍
在侍旁締聽竊識三月九日
先祖即世是書為絕筆[illegible]嗚呼痛
哉後廿八年 九峯嗣子杭秉
滿須出稿篆示鑑扶[illegible]數四
手澤如新追想當日[illegible]
集敬書其後而歸之[illegible]嗣
識孫 鑑 百拜謹識

伊川先生以春秋傳屬
劉質夫既成門人請觀
先生曰卻須著某親作
吁亦難矣 文公晚年
訓傳略備下至離騷且
為之辯證而帝王之書
獨以付 九峯先生曰
只書 蔡仲默來便了
文公豈輕所付哉斯傳
上經 乙覽四方人士

爭欲得而誦之猶懼其售本之未善也　遇龍倚席上饒際　先生約嗣父軒先生爲部綉衣茂明家學而　遇龍得以承教焉遂從攷質鋟梓學宮觀者能以一時師友問答求之則知其不專於訓詁也淳祐庚戌九月既望後學金華呂遇龍敘書

書傳會通十二卷書集傳或問二卷

（宋）陳大猷撰

元刻本

尙書集傳或問二卷（內府藏本）

宋陳大猷撰。自序稱既集書傳，復因同志問難，記其去取曲折，以成此編。則此編本因集傳而作。今集傳已佚，存者惟此兩卷。朱彝尊經義考引張雲章之言，謂大猷東陽人，登紹定二年進士。（案紹定刻本誤紹興，今改正。）由從仕郎歷六部架閣，著尙書集傳。又有都昌陳大猷者，號東齋，饒雙峰弟子，著書傳會通，仕爲黃州軍州判官，乃陳澔之父，與東陽陳氏實爲兩人。彝尊附辨其說，則謂鄱陽董氏書傳纂注列引用姓氏於陳氏書集傳特注明東齋字，未可定集傳爲東陽陳氏之書，而非都昌陳氏之書。納喇性德作是書序，則仍從雲章之說。案董鼎書傳纂注所引，其見於輯錄者有東齋書傳、復齋集義，其見於纂注者，則一稱復齋陳氏，仍連其號；一稱陳氏大猷，惟舉其名。（案是書標氏標名，例不畫一。大抵北宋以前皆稱某氏，南宋以後則入朱子學派者稱某氏，不入朱子學派者雖王十朋、劉一止皆稱其名。）所刻大猷諸說，此書不載，蓋皆集傳之文。惟甘誓怠棄三正一條，採用此書，亦稱陳氏大猷。則所謂陳氏大猷者，即此人，而非東齋矣。又此書皆論集傳去取諸說之故，與朱子四書或問例同。董鼎書於禹貢梁州引東齋書傳一條，謂與蔡氏傳所論梁州錯法不合，然蔡亦似未的云云。於此書之例，當有辨定，而書中不一及之，知其集傳中無此條矣。且此陳大猷爲理宗初人，故所引諸家僅及蔡沈而止。其稱朱子曰朱氏晦菴氏，持論頗示異同，至論堯典欽字一條，首舉心之精神謂之聖，此孔叢子之語，而楊簡標爲宗旨者，其學出慈湖，更無疑義。若都昌陳大猷，乃開慶元年進士，（見其子澔禮記集說序。）當理宗之末年，時代既後。又大猷受業饒魯，魯受業黃榦，榦受業朱子，淵源相接，尊朱子若神明，而視楊氏若敵國，安有是語哉。彝尊蓋偶見董鼎注東齋字，而未及核檢其書也。今參考諸說，仍定爲東陽陳大猷之書，著於錄焉。

綱領　　書蔡傳纂疏　陳大猷集傳

蔡氏曰：二帝三王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於書，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

呂氏曰：書者，堯舜禹湯文武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精神心術之所寓。於此觀書者，[illegible]求其心之所在，夫何遠之有？然必先盡吾心，然後可以見古人之心。[illegible]

漢孔安國尚書序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illegible]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illegible] 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illegible] 凡百篇，所以垂世立教，示人主以軌範也。[illegible]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illegible]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illegible] 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illegible] 增多伏生二十五篇。[illegible] 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illegible] 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illegible] 林氏曰：孔安國 [illegible] 十八篇書成，遭巫蠱而不出。[illegible] 古文尚書兩漢儒者皆傳 [illegible] 按趙岐注孟子 [illegible] 注左傳 [illegible] 其書至晉 [illegible] 書遭秦火，失其半，存者又隱而不出。自漢武帝至隋開皇二年，凡六百七十餘年，然後五十八篇得傳於學者。[illegible] 從今文 [illegible]

[illegible]

誓命多乎易無辭皆是記錄當時號令於衆人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為難知誓命則當時史官所潤色粗有體製故在今日亦不難曉耳 [illegible]

蔡氏曰書文大抵語辭[illegible]

[illegible]

書序

孔安國曰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林氏曰書序本自為一篇乃秦漢史氏所傳以為書之總目猶詩之有小序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傳註傳授

西漢儒林傳漢興言書自伏生伏生授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授倪寬由是世有歐陽氏學張生傳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由是有大小夏侯之學自孔安國而下世傳古文尚書未立學官○東漢儒林傳古文尚書[illegible]求成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illegible] 文二十[illegible]三篇○吳氏曰孔氏自夫聖後以六經相傳雖秦[illegible]寧廢安國於書未得聖書時已好之矣凡先聖及今古[illegible]者往往皆用為傳今歐陽諸家並無復存獨馬鄭於書[illegible]

間見一二以其說多比孔傳所以猶存 [illegible]

[illegible]

○吳曰馬鄭在[illegible]之說則[illegible]自晉至唐[illegible]

推[illegible]

唐孔[illegible]

[illegible]之者數家南渡至今[illegible]

集傳條例

一經文為大[illegible]

乙說而後[illegible]用甲說者則再出甲姓氏[illegible]

如出一家則有己意則以愚曰別之

諸家或未經者用呂氏讀詩記例有引[illegible]

字未圓者用朱氏論孟集註例[illegible]

集說[illegible]以己意更之而採[illegible]他人之[illegible]以為己出[illegible]

去取之[illegible]則[illegible]或闕

諸家說意正語全者大字註於上[illegible]推明可以互[illegible]上說及[illegible]

正意而不可遺者小字疏於下或一說不同當並存者亦附

存之

○進書集傳上表録本

臣大猷言伏以參稽大訓盡堯元后明命之書惟是儒

陳謨學術淵源聰臣大猷賁僅資權以為代籍以六藝之

文皆載聖賢之道百篇之義實帝王之傳將為萬世之典常

示一人之軌範註疏肇從漢以來論千古義自孔傳而後於數十

家象期辯數以悟疑各務於文而數旨微要門皆無特見然

殊途未底同歸非合諸儒之長孰麗聖經之蘊伏念臣懷鈆

隨習錢曾小知易以及墳典自嫌於寡陋學多攝要務求舖

於綱條開所微稿不餘備蹟採錄伏遇

皇帝陛下聰明文思睿哲溫恭歷數在躬撫堯舜禹湯之統

始終典學緝熙商周之書惟精惟一以執中惟時厥而敷命

柔遠能邇綏康濟於兆民衛治衆邦用廷訪於大業臣幸逢

昭代久玩遺編畫竭蚊裏之勞少致涓埃之助顧淵源渾潭

冒皇聖賢章句之下敢謂千載遺言盡發聖神之蘊臣所編書

集傳壹拾貳卷集傳或問叁卷謹繕寫成書拾伍冊貳部共叁

拾冊用黃羅複封內壹部乞留中內壹部乞降付尚書省

謹隨表繳進以聞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臣大猷誠惶誠懼頓首謹言

嘉熙貳年叁月　日　從事郎前差充兩浙路轉運司準備差遣臣陳　大猷　上表

拾叁日奉

聖旨降付尚書省送後省看詳申

後省看詳申狀録本

中書門下後省

準　付下從事郎前具差充兩浙路轉運司準備差遣陳大

猷上表為投進書集傳并或問共壹拾伍冊送後省看詳須

至申聞者

但等看詳大猷所編書集傳博採諸家之長傳以己之

見章分句解理顯詞明詳而不失之繁簡而不失之略或

問之作折衷尤精有諸儒先所未發者用功不苟與資引

證說大有逕庭如蒙

甄錄足為窮經者之勸

右件元表壹件并書集傳并或問壹拾伍冊謹隨狀繳申

尚書省伏乞

照會施行伏候

指揮

嘉熙二年五月　日

朝請郎試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權給事中李　劫　狀

朝請大夫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牛　大年

中大夫守中書舍人京畿江西路提點刑獄兼寶謨閣直學士高　定子

朝散大夫試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讀許　應龍

中奉大夫試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兼權國子監兼侍讀游　侶

拾玖日奉

聖旨陳大猷與六部架閣差遣其

書集傳并或問付祕書省

書傳會通卷第一　　陳大猷集傳

虞書

堯典

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丌[illegible]）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為常法故又訓為常也

虞舜氏因以為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illegible]）○蔡氏曰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為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為孔子所定也○夏氏曰二典禹謨俱謂之虞書者蓋三聖授受實守一道謂之唐書則可以該舜不可以該禹謂之夏書則可以該舜不可以該堯惟曰虞書則見舜上承於堯下授於禹○呂氏曰二典如易之有乾坤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書序馬氏曰此所謂書序也○林氏曰昔在者篇首起語之辭書序自為一篇故以昔在帝堯起於篇首如孔氏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illegible]）蔡氏曰聰明文思欽明文思也光宅天下光被四表也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以虞也作者追言作書之意如此也（[illegible]）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元城劉氏曰堯典下曰若當為粤若發語之辭（[illegible]）亦（[illegible]）孔氏曰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illegible]）如下文所云也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蔡氏曰放至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呂氏曰散而在外則為文欽明之發見也蘊而在內則為思欽明之潜蓄也文思表裏之謂（[illegible]）○（[illegible]）○朱子曰允信也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強為恭而不實欲為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顯也被及也表外也格至也上謂天下謂地言其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蓋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勳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故書叙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為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於音烏）

朱子曰明明之也俊大也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illegible]）○唐孔氏曰俊[illegible]

賢者兼人者○孔氏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葉氏曰以
用也○唐孔氏曰上自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同出高曾皆
當親之既盡也[illegible]
[illegible]
王氏曰親者親之也睦者次以親也○王氏曰治而喪之之
謂平成而著之之謂章貴賤有分而各遂其分者平也程其事
功崇以爵位旌以車服者章也○孔氏曰百姓百官也[illegible]
[illegible]○夏氏曰自治事言則曰
百工自職事言則曰百僚自仕職言則曰百官自所掌言則
曰百執自所主言則曰百司自分姓受氏言則曰百姓○吕
曰昭明明之著也德行光顯勳業修著皆昭明也○孔氏曰
協合也○吕曰協而後能和○唐孔氏曰邦國黎衆也[illegible]
[illegible]○吕曰於如詩於穆於乎之於歎美之辭也於變
言神化之妙不可形容與直言變者氣象不同矣○孔氏曰
時是也○王氏曰雍者和之至也○吕曰於變時雍所謂各
正性命保合太和也[illegible]○林氏曰堯綏之斯來
動之斯和猶影響形聲應感而應故以之親九族則九族旣
睦以之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以之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
時雍[illegible]○吕氏曰此章言堯之德至于[illegible]
禮記大學俊德作駿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吕氏曰此以下述堯命官○夏氏曰乃發語辭[illegible]
[illegible]○孔氏曰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
天地四時之官[illegible]○毛詩傳曰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
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遠
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王氏曰曆者步其數象者占其象
[illegible]曰星謂二十八宿及五星[illegible]
[illegible]
宿○朱氏曰辰日月所會天度之分也[illegible]
[illegible]
月命之使敬順昊天[illegible]
辰具其分數節候以爲曆而敬授人以時[illegible]
[illegible]○程氏曰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治曆
明時以授人事也萬事無不本於此[illegible]律度量
衡由此而起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順天時以
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
惟此兩端而已○吕氏曰羲和是當時大臣故史舉其大者
以見其餘此書惟羲和事最詳曆象之事須通於天人爲一
者堯之光宅天下與民於變皆在乎如平秩之政行於因之
民具草木鳥獸各遂其性洪纖小大無不得所堯之功與天
地一其曆象之法所以範圍天地之化也羲和四子所掌雖
不同而欽若敬授則不可有別故先總命之令各體此意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
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王氏曰羲和四官各主一方之政一時之事○唐孔氏曰上
言乃命羲和總舉其目就乃命之內分其職掌使羲主春夏和主
秋冬故言分命既羲和之內又重分之既命仲復命叔故言
申命[illegible]○王氏
○孔氏曰宅居也○蘇氏曰禹貢嵎夷之地在青州[illegible]
[illegible]○王氏曰日出爲暘故言方曰暘谷[illegible]
[illegible]羲仲居治東方之官[illegible]

[illegible]

寅敬賓導出日[illegible]

一日[illegible]

○王氏曰物各當其分之謂平事各當其序之謂秩○愚曰

作動也起也如萬物並作之作天道人事萬物至春而皆作

者春東故謂之東作夏秋冬各以所屬方言之作於春育於

夏成於秋易於冬[illegible]

之○孔氏曰日中謂春分之日[illegible]

[illegible]

言曰殺中也[illegible]○愚曰其日

則晝夜停中其星則鳥星皆見於南方以此正仲春之氣節

轉以推季孟則可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孔氏曰厥其也

民冬寒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其民老壯分析乳化

曰孳[illegible]交接曰尾[illegible]○王氏

曰聖人之道上至於日月星辰下至於草木鳥獸外至於夷

狄皆聖人之所治也○愚曰聖人爲天地之主天地之間無

一事一物不盡其理爲君之職始盡故作書者隆義和所職

以述帝堯參贊化育之極功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

民因鳥獸希革[illegible]

中命也見上○蘇氏曰南交南方之交趾[illegible]

[illegible]○孔氏曰此居治南方之官掌夏天之政致化也平

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致其功永長也日永謂夏至之日火星

見以正仲夏之氣節○愚曰因者因春之事以致其力希毛

羽少而改易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

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徐廣曰西今天水西縣○孔氏曰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

冥故曰昧谷[illegible]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餞

送也[illegible]宵夜也亦中秋分日也夷平也[illegible]○

孔氏曰毨毛更生理美悅之狀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

隩鳥獸氄毛

釋訓曰朔北方也[illegible]

[illegible]都北乃陰極之

方陰幽而陽明故北方曰幽都○林氏曰在者存而有察意

[illegible]○愚曰

者既成今歲之終又肇來歲之始故謂之朔易天道人事當
物至此皆更易也○呂氏曰始而終終而始此天地生生不
窮之道而聖人體之以贊化育也○孔氏曰日短冬至之日
隩室也 [illegible] 民窟處以避寒○唐孔氏曰氄毛附
肉細毛也鳥獸皆生細毛以自溫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愚曰咨一訓嗟諮言嗟嗟臣工嗟予有衆之類皆出令之辭
一訓謀問此先言曰後言咨則咨是咨嗟之咨也蔡傳以十有二
牧先言咨後言曰則謀問之咨也餘倣此○孔氏曰嗟歎也
○愚曰自今歲冬至至來歲冬至爲一朞○蘇氏曰古有又
通○孔氏曰旬十日也○韻略曰閏餘分月也○歲見下文
○愚曰一朞中間必有三百六十六日或三百六十五日有
奇 [illegible] 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日一日行天一度一朞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四
分度之一當一日是爲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月行速一
日行天十三度強一月一周天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
會則爲一月十二會則爲一歲一月三十日除小盡六日一
歲止三百五十四日日每日行天一度是一歲中實欠十有
一度四分度之一而不盡也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使日行
所欠之天度以歸其不齊之數而後春夏秋冬之氣 [illegible] 始正
而歲始成是爲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 [illegible]
[illegible]
置則三年差一月將以正爲二九年差三月將以春爲夏十
七年差六月則四時相反時何以定歲何以成○愚曰前既
分命羲和各掌一時之政故此總命以閏法以定時成歲 [illegible]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王氏曰釐析而治之之謂○張氏曰 [illegible] 者積其功之成也○
孔氏曰咸皆也 [illegible] 愚曰熙廣光明之謂熙○孔氏曰定時成
歲曆以告時授事故能信治百工衆功皆熙○呂氏曰此二
句乃史記堯之治非堯之言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
吁嚚訟可乎 [illegible]
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程氏曰已下至禹皆言堯之聖明知人○王氏曰疇誰 [illegible]
社之時咨如周爰咨詢之咨皆使衆共咨訪也 孔氏曰
時是庸用也放齊臣名胤子爵朱名啓開也
○愚曰吁歎嗟之辭○孔氏曰言不忠信爲嚚又好爭訟可
乎言不可 [illegible] ○朱
也驩兜臣名都歎美之辭共工官稱 [illegible]
氏詩解曰方言其發長之未可量也○孔氏曰鳩聚僝見也
共工方聚見其功○王氏曰靜則能言用則違之○孔氏曰
貌象恭敬而心很故○朱氏曰滔天疑下文衍出 [illegible] ○呂
氏曰堯博求賢聖問有能順是登庸之任者登庸大用之也
又問能順我事者放齊驩兜稱丹朱共工以對而堯已知二
人之惡若後世之君處此不怒而深嫉之則必喜以爲得其
情堯不怒不喜 [illegible] 其如此可見聖人忠厚和大氣象
[illegible]

[illegible]

帝曰咨四岳[illegible]湯湯[illegible]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illegible]滔天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illegible]曰於[illegible]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

[illegible]族岳曰异[illegible]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illegible]

[illegible]績用弗成

周官曰唐虞稽古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孔氏曰

四岳分掌四方之諸侯[illegible]

[illegible]

四岳二冶水巽位也舜典言咨四岳二[illegible]典二程也古

者大事詢于衆庶帝以此四者事大[illegible]事四岳掌方岳知天

下衆庶之情故以訪之[illegible]○孔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洪大[illegible]割害也○唐孔氏曰湯湯流貌○孔氏曰懷

包襄上也○唐孔氏曰陵丘陵也○吳氏曰山高則懷而包

之陵卑則襄而上之○孔氏曰浩浩盛大漫天[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咨嗟俾使乂治也有能治者

將使治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僉皆也於嘆美之辭鯀崇伯名[illegible]吁

矣[illegible]○愚曰哉語助凡言哉者皆有不盡之意○程氏曰方

不順也命天之正理也[illegible]○孔氏曰

孔氏曰圮毀族類[illegible]○愚曰鯀非無才

欽特才而不順理必不能行其所無事正與治水相反○孔

氏曰异已也言餘人盡已唯鯀可試○蘇氏曰今但試其可

治水則已無求其它○孔氏曰載年也[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曰使堯不知鯀則為不

明既知而復從四岳以用之則為不斷四岳亦非不知鯀方命圮族

[illegible]使俾試焉蓋鯀之才自可治水其方命圮族皆緣忽心太

重敬心不加帝命以往欽正所以救其病使鯀能欽自然成

事至九載績用不成是鯀不能治其病也[illegible]

[illegible]○愚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人然人所共賢而賢之者易人所共賢而知其非賢者難堯

明俊德乎章首注未足見堯之知人○愚曰君道莫大於知人亦莫難於知

賢堯獨察其非賢斯見堯之知人也知人所以為君[illegible]

[illegible]

壬雖知小人尤難也後世號知人者雖得之於君子不能

不失於小人[illegible]

朱於鯀蓋當世大姦衆不能欺所以表堯聰明之至以示君道

[illegible]於萬世[illegible]

帝曰咨四岳朕[illegible]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

[illegible]德忝[illegible]帝位

馮氏曰朕我也[illegible]○孔氏曰堯年十六為天

子時年八十六○蔡氏曰[illegible]古通用否不通○孔氏曰忝

辱也○[illegible]○呂氏曰或言堯先自

知舜姑遜四岳[illegible]人蓋不如此堯欲遜位自然

本須擇一人堯知四岳可當天下故首遜之[illegible]四

岳自揆不足受亦以實辭使四岳不足以居帝位則是堯不

知人四岳果可以居帝位而固辭則是不情此當以孔子讓

聯開事看蓋開本可仕而開白以為不可亦用心過厚處四

岳之遜亦猶開之用心

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illegible]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

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
姦
呂氏曰四岳既遜堯使使之衆人自代君臣間一言相信非
若後世之矯飾也○陳氏曰使明顯其在高明者揚其側
陋者[illegible]不擇貴賤但可當此位者皆舉之○孔氏
曰師衆錫與也[illegible]命然
[illegible]
也瞽無目之稱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
之瞽配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象舜
弟傲慢不友諧和烝進也○呂氏曰衆飭皆知舜堯又自知
必待使明揚而後衆與帝言最見廣大氣象後世有一好人
便名震天下若有舜豈着他在下得惟堯時比屋可封難舜
大聖亦不以為異堯但曰我亦曾聞之以竟其為人如何[illegible]

[illegible]其言平緩未嘗以為得之若驚四岳不說舜能
經綸天下事業只就他家庭上說盡舜乃瞽瞍之子父頑
母又嚚弟又傲而舜能諧和以孝使進進於治不至姦惡
[illegible]
事難事之親撫難友之弟化頑嚚傲慢為和氣治家如此移
以治天下可知宜四岳獨以是薦舜
帝曰我其試哉女[illegible]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
汭[illegible]嬪[illegible]于虞帝曰欽哉
曾氏曰以女歸人謂之女[illegible]
[illegible]
二女女焉刑儀刑也與刑于寡妻同謂夫正而婦從也觀其
示儀法于二女以齊家觀治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理之使當理降者下之使順從○孔氏曰嬀水名[illegible]
[illegible]○新安王氏曰汭水北曲也○蘇氏曰歸嬪曰嬪虞
其族也○愚曰舜為匹夫能理下帝之二女於所居嬀水之
汭以行婦道於虞氏非天下之至誠而能化者孰克至此○
呂氏曰舜之美舜之德又使舜愈敬也[illegible]
[illegible]
欽明終敬敬如允恭欽若敬授寅賓寅餞往欽皆以敬言自
克明俊德以下皆命官求賢以為治而已不聞堯自作一事
見堯盡君之道得君之體若克明乃命羲和咨四岳乃堯所
職也[illegible]

說見堯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虞舜[illegible]見堯典○愚曰側謂僻陋與位[illegible]其身貧賤[illegible]
[illegible]○孫氏曰○史記曰舜冀州人耕歷山歷山
之人[illegible]皆讓居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之器不
苦窳[illegible]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聰明舜
見堯典○新安王氏曰嗣繼歷經歷也○呂氏曰堯之知舜
固不待試然次序自當如此經歷蓋位非堯之位乃天位天
下非堯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以天下授人非細事詳於試
舜表堯競競不忘之義也舜與皆舜[illegible]難
蓋即位後事皆不外此
舜典 凡二十三章
說見堯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illegible]華協于帝[illegible]濬哲文明溫恭允塞[illegible]

曰若稽古帝舜曰說見堯典○新安王氏曰華如草木之英華○愚曰盛德發越於外光輝渙然可觀是之謂華德之光華前後逆照是之謂重光華脗合無間是之謂協○新安王氏曰深而通之謂濬○唐孔氏曰哲大智也○陳氏曰文文章也○呂氏曰明者哲之發見也[illegible]○陳氏曰溫粹和恭恭敬允信實塞充實[illegible]○呂氏曰華之合由實之合也[illegible]堯舜聰明無間濬哲文明溫恭允塞[illegible]明文思允恭克讓亦與[illegible]○愚曰此章述舜之德

玄德升聞乃命以位[illegible]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illegible]烈風雷雨弗迷

愚曰玄者[illegible]色之闇色之微朕者也○新安王氏曰玄為天色故深遠而不可見者謂之玄舜[illegible]其德未見於行事人莫能測故以玄德言之[illegible]自下而上曰升○呂氏曰乃字見堯公乎衆務授以新位而試以諸難之事○孔氏曰愼謹徽美也[illegible]○五典孟子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illegible]○新安王氏曰入總其位故曰納○王氏曰百官之事皆論道以揆之故曰百揆與次守者異矣○孔氏曰四門四方之門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愚曰穆穆和敬之容○呂氏曰謹徽五典之教則五典無違教[illegible]納于百揆之任則百揆之事於是皆敘賓于四門則諸侯莫不和敬[illegible]敘來勤和見舜無施而不可○鄭氏曰麓山足也○王氏曰納于大麓為入於天也[illegible]○孔氏[illegible]曰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與不迷錯[illegible]○王氏曰孟子曰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也享之故何以見之于烈風雷雨弗迷是也○愚曰此章言舜[illegible]歷試之事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孔氏曰格來詢謀也乃汝底致陟升也○愚曰堯謂來汝舜我詢汝所為之事[illegible]以考汝所陳之言而汝之言致行於事皆可成功謂汝有成績也于今三年矣[illegible]○孔氏曰三載者總故命使升帝位將禪之[illegible]舜遜以其德不能[illegible]不敢當[illegible]○呂氏曰舜之遜非以備禮亦非以才不足當此見其謙業之意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illegible]

唐孔氏曰正月長正月長於諸月上日一歲日之上[illegible]受堯終帝位之事於堯文德之祖廟下[illegible]呂氏曰言

受終則舜正始可知必於祖廟見堯不敢私以天下與人也
堯至此能為天下得人甚責方塞當思其在廟釋重負與舜
而今而後吾知免夫之意及思舜在廟受堯付託祇懼之意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說見堯典○孔氏曰璿美玉[illegible]璣衡正天文之器[illegible]

[illegible]

七政日月五星[illegible]

○曾氏曰步七政之軌度時數以齊

[illegible]

璣衡而不差焉故曰齊其不齊者乃陰陽廟食為祀守

不如璣衡則為疑矣○愚曰帝王者天地神人之主其大政
不過於奉天治人故舜先齊七政舉祭祀次覲群臣[illegible]

[illegible]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

孔氏曰肆遂也○林氏曰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祭而
告天其禮依郊祀而為之者謂之類[illegible]○孔氏曰精意以享謂之
禋[illegible]六宗所尊祭者有六
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illegible]

[illegible]

名山大川[illegible]望而祭之○愚曰類上帝望山川則祭大示可
知然不及祖先者意其因受終文祖見之覲群神謂凡天神
地示人鬼之在祀典者上文惟言見故總言遍于群神以包之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唐孔氏曰輯合也謂公侯伯子男之瑞[illegible]

[illegible]

此一月了第二月然後日日見四岳及諸州牧○呂氏曰盡
觀曰守養民曰牧州牧取守養之義○王氏曰四岳總百
官群牧總諸侯曰覲者與之謀內外之政也[illegible]

[illegible]

還五瑞於諸侯[illegible]使歸于國此瑞本受於堯覲而
還之若言舜付之與之正始也[illegible]

[illegible]

愚曰此皆正名位初事自顓帝而
下見人君受命於天自輯瑞而下見人臣受命於君

歲二月東巡守[illegible]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呂氏曰自歲二月至還案八音皆載舜在位二十八年中

政事○愚曰巡者行而察之之謂○孔氏曰諸侯為天子守
土故稱守○孟子曰巡守者巡所守也○輿地張氏曰二月
東巡五月南巡八月西巡十一月朔巡觀天道運行而合分至
之中以有事也○孔氏曰岱宗泰山為四岳所宗燔柴祭天
告至[illegible]東方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
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

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
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

孔氏曰[illegible]遂見東方國君與之考制度[illegible]○王氏
曰王者必頒曆以一天下正朔故巡守則考時月而協之作
曆不能無差[illegible]及其久也日不能無差故考日而正之[illegible]

[illegible]

律六律六呂也言律則呂在其中矣[illegible]

[illegible]

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illegible]○[illegible]度

衡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輕重[illegible]

[illegible]○黃氏曰同之使

天下如一[illegible]○程氏曰

五等諸侯之秩序[illegible]修明之以五玉

公侯伯子男所以定諸侯之等差又下而及於卿大夫士之等差焉

○新安王氏曰記曰凡執諸侯圭帛禮以行人六幣以章瑞璧

琮璜璋注云幣所以享也享后用琮餘有于王其所贄之王

[illegible]○孔氏曰三帛

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illegible]

二生羔執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illegible]所以為

[illegible]

贄以見之○鄭氏曰贄之言至所執以自致也[illegible]

[illegible]○愚曰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璧琮圭璋琥璜則五

器即五玉也以物言則曰玉以形言則曰器○孔氏曰如

若卒終復還也言諸侯贄之內若是五器禮終乃還之如三

帛生死則不還也[illegible]

[illegible]○三山

陳氏曰時月日者正朔所自出律度量衡者制度所自始五

禮者名分上下所自正古傳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

文此所以正大一統於天下而無國異政家殊俗也[illegible]

[illegible]○愚曰天下

非一人所能獨治於是有封建諸侯不能保其常治於是有

巡守巡守所以維持封建也夫歲月易流人心易懈法度易

弛上下易隔天子親自時巡考覈揭厲而作新之天下之

治豈能久而無弊哉[illegible]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

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孔氏曰南岳衡山西岳華山[illegible]北岳恒山[illegible]

[illegible]

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illegible]特一牛[illegible]

[illegible]

○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四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兵衛

少而征求寡也[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曰舜巡守而歸苟民

物有一之不得其所非惟有愧於心其見藝祖亦有愧於而

日間矣惟舜歸格之時此心無愧在廟見藝祖洋洋然如在

其上學者當朔其心而求之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鄭氏曰巡守之年諸侯各朝于方岳其間四年則四方諸侯

來朝于京師[illegible]孔氏曰敷陳奏進也○愚曰敷奏則情

無不達明試則實無不彰[illegible]王氏曰敷奏以言觀其志也明

試以功察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功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呂氏曰五年閒如此提綱挈領[illegible]使人情制度為之一新見聖人操總大權治天下妙用處左傳曰書曰賦納以言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孔氏曰肇始也○釋文曰州之為言洲也○孔氏曰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illegible]

[illegible]

有培塿禁隱之意○孔氏曰封每州之名山以為其州之鎮[illegible]

[illegible]○愚曰濬川所以防患而興利也[illegible]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呂氏曰典所用常刑之象以示人使有愚皆知[illegible]也○夏氏曰常刑即五刑 孔氏曰流謂徙之遠方[illegible]有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吳氏曰墨劓剕宮大辟此後世之五刑非唐虞之五刑也堯臨民典曰五典教曰五教刑曰五刑言得罪於教則用刑猶周官鄉八刑也[illegible]○夏氏曰至於官事不治其罪不應致以五刑五流亦不有而赦之故有鞭笞之法以為治官之刑周禮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三百是也其學校之間不勤學業者則扑之以為教導之刑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是也○唐孔氏曰金銅也[illegible]

宥○朱氏曰五宥所以宥五刑贖刑又所以宥鞭扑之刑呂刑之贖非先王之法也[illegible]○三山陳氏曰無目曰眚過誤也○曾氏曰天火謂之災非人所致而至者[illegible]二者其情可恕故縱肆赦除之○蘇氏曰怙恃也終不改也賊害也恃惡不悛以害人則刑之[illegible]○愚曰惟有為之義惟刑之恤濬河惟兗州之類是也有專獨之義敢惟杞惟其人之類是也有發語之辭惟元祀惟十有一年之類是也有思惟之義惟謀載惟之類是也○孔氏曰恤憂恤也○程氏曰史既載舜制刑之法重明舜之意曰舜用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言敬謹哀矜之至[illegible]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孔氏曰幽州北裔[illegible]崇山南裔[illegible]三危西裔羽山東裔在海中[illegible]也○孫氏曰放棄也○唐孔氏曰殛者投棄之名誅者責之稱俱是流徙也[illegible]○永嘉鄭氏曰四凶其惡著於堯知之久矣彼在堯時恐懼不敢肆惡而才為世用則假息於堯之世宜也至舜與賢而臨羣臣天下之所安而小人之所權貴者所不悅也意其所包畜者泄矣雖欲不誅可乎四凶之惡以孔子誅少正卯言之宜不可以並生然止於流放蓋在於用輕典之世而以流宥之也[illegible]○愚曰四凶之誅罪當其罪明也法行權貴公也刑止流放仁也允愜人心故天下咸服史載於欽恤之後見用法之審言四罪見它無犯者也

我宋藝祖讀書至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投竄何近世法網之密也 [illegible]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孔氏曰殂落死也 [illegible] ○林氏曰百姓指民也○曲禮生曰父母死曰考妣 [illegible] ○愚遏抑而止之之謂密靜也○孔氏曰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呂氏曰舜攝位二十八年之久人之於堯宜忘而忘今堯死百姓如喪父母三載之間四海之內不忍作樂 [illegible] 人之深而人思慕不能已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愚曰自此至分北三苗紀舜初即位事○孔氏曰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 [illegible] ○唐孔氏曰舜既除堯喪以明年之正月元日告文祖之廟即正位為天子○孟子舜相堯二十有八載 [illegible]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愚曰詢 [illegible] 也闢開而廣之之謂四岳總四方諸侯故使其闢四門所以通四方之事來四方之賢也明四目者使四方之所見皆無所蔽於上也達四聰者使四方之所聞皆達於上也盖天下之情兼天下之耳目 [illegible] 故首以詢四岳 [illegible]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咨訪也見堯典○愚曰舜攝位之初見觀四岳群牧即位之初則先詢四岳咨十二牧盖內外之要職也○唐孔氏曰人君為天牧民者也州牧則為君牧民者也牧民之道以食為先欲民足食在謹農時 [illegible] ○新安王氏曰 [illegible] ○蘇氏曰 [illegible] 不相親之能 [illegible] ○新安王氏曰食哉惟時所以養之也柔遠能邇所以安之也○王氏曰有德者惇厚之元善者信任之 [illegible]

[illegible] 氏曰任人佞人也○呂氏曰難者非特去之而已當有所畏之意少不戒懼則彼得乘間投隙雖有上數件前功俱廢矣○蠻夷說見禹貢○愚曰為國之本在養民而安之安養之本在親君子遠小人如此則內治舉而蠻夷自率服從也古者九州皆有蠻夷 [illegible] 州 [illegible] 而 [illegible] 諸侯 [illegible]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孔氏曰言舜曰以別堯 [illegible] ○愚曰奮起庸用載行也帝載謂堯之所行○百揆說見上文○愚曰亮輔而明之之謂 [illegible] 王氏曰 [illegible] 也宅百揆得人則百官受其惠○愚 [illegible] 大堯之所行者則使宅百揆之職以 [illegible] 其 [illegible] ○呂氏曰有如此人使四

亮采惠疇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呂氏曰衆皆曰伯禹爲司空可以當百揆之任[illegible]○唐孔氏曰俞然其所舉得人也乃咨嗟勉之文本平水土實有成功惟務是百揆而懋哉[illegible]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illegible]帝曰俞汝往哉

孔氏曰拜首首至地臣事君之禮[illegible]之賢不許其讓勑使往宅百揆○呂氏曰此所謂九官濟濟相遜和之至也禹以知稷契皐陶可宅百揆禹不[illegible]不處授夫殺其父而用其子舜無自疑之心禹亦安受其位可見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

書傳卷二　二十三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新安王氏曰阻艱阨也○唐孔氏曰后君也稷是五穀之長故主穀之官以稷名之播布也[illegible]○愚曰穀曰百穀多故言百穀帝呼衆民艱阨於飢汝后稷布種是百穀謂教民稼穡也[illegible]○呂氏曰黎民阻飢五品不遜蠻夷猾夏當時皆無以事但舜謂凡此皆爾三臣之責惟體此以爲心則職盡矣[illegible]也不陪而命不遜而受皆中命也

帝曰契[illegible]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王氏曰五品言其人之品也[illegible]五典言其品之典也[illegible]五教言以其典教也[illegible]○孔氏曰遜順也○司徒詳見周官○愚曰百姓不相親睦由五品人倫不順其道汝作司徒之官敬敷五教宣而布之也教以誠敬爲本敬則能盡教人之道教以久而成不可迫也故在於寬○[illegible]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illegible]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孔氏曰猾亂也夏華夏[illegible]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亂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士獄官也○王氏曰蠻夷猾夏在周則大司馬之職當時以士官兼之[illegible]○夏氏曰有服服其罪也[illegible]呂刑謂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是也[illegible]王氏曰三就者就輕就重與就輕重之中三居者居遠居近與居遠近之中[illegible]永嘉鄭氏曰五刑固各有服於

書傳　二十四

所服之刑又有三就之別五流固各有宅於所宅之流又有三居之異蓋罪一也而情各三焉一而三之變而爲詳所以求盡夫情之所止也如得其情則無歉乎愈詳矣○孫氏曰惟明則情僞畢知克允則輕重適當○愚曰當時刑措不用然隄防之具聖人不敢廢故以命皐陶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illegible]帝曰俞往哉汝諧

孔氏曰[illegible]若順也○張氏曰守其法信其度因聖人創作之制而持循之此之謂若[illegible]○孔氏曰問誰能順予百工之事垂[illegible]共謂供其職[illegible]

○宋氏曰殳斨伯與三臣名[illegible]

○蘇氏曰諧宜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illegible]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無垢張氏曰聖人以萬物爲一體故曰若予草木鳥獸○王

氏曰上下者或山或澤或飛或潛[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曰人君爲天地萬物

之主不欲一物失所故草木鳥獸莫不有職以主之[illegible]理一而[illegible]

[illegible]○孔氏曰[illegible]以虞名言[illegible]○林

[illegible]

[illegible]

氏曰朱虎熊羆四臣名[illegible]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

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思曰百揆事職典禮事事故特咨四岳而以有能舉之[illegible]

[illegible]典禮事也○孔氏曰三禮天地人之禮伯

[illegible]

夷臣名姜姓秩序宗尊也[illegible]

[illegible]

夙早寅敬也 呂氏曰敬以直內無一毫私意自然

清明在躬無一毫汙濁○思曰三禮所以事神化民必敬而

不慢直而不邪清而不雜然後可以感通其深微故禮

以敬爲主夙夜惟寅無時而不敬也敬則主一而直矣直則

澄澈而清矣敬者本直清者敬之所致也○孔氏曰夔龍二

臣名○思曰夔龍伯夷皆遜讓各之各異曰汝往哉往哉

女[illegible]往欽哉乃史互文[illegible]

諧[illegible]然特言於伯夷者典[illegible]當敬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illegible]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

無傲[illegible]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

人以和

孔氏曰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illegible]

[illegible]世子國子[illegible]王氏曰胄子將與共天職者也

不可以不教教之之道莫善於樂故命夔典樂而教胄子○

唐孔氏曰人之氣稟[illegible]者失於[illegible]而不溫和寬者失於緩

[illegible]而不莊栗則[illegible]者失於[illegible]易者失於傲慢[illegible]

[illegible]○孫氏曰此皆教之使合於中也○思曰凡音之起

由人心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所以言志也歌者長其詩

以長其言而聲[illegible]以爲節[illegible]

[illegible]也永言人聲也人聲[illegible]皆有宮商角徵羽五者聲

之[illegible]

高下清濁無以爲之準則或失之過與不及故以律呂調和之

律有常度而有常數五聲之高下咸取則焉然後八音能諧

不相奪其倫理故能感神人以和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思曰直而溫

以下德之中和也詩言志以下樂之中和也夫大樂與天地

同和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

常之行使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

於中而發作於外其感人也淪浹於肌膚而藏於骨髓使人不

自知其所以然此樂所以爲中和之紀故格幽明而無不和

也以是爲教宜乎直者可使溫寬者可使栗剛簡者可使無

虐無傲皆協于中德而不流於偏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或曰此章疑在揆後錯簡重出於此說見益稷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孔氏曰堲疾也。新安王氏曰讒說巧辯傷善之說也。孔氏曰殄絕也。愚曰震動之極也。唐孔氏曰帝呼龍言我憎疾讒說以善為惡能殄絕君子之行而驚動我衆。蔡氏曰納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撫奏復逆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而進而讒說不得行矣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中書門下皆此職也。王氏曰百揆者百官之首故先命禹養民者王道之始故次命稷富之然後教之故次命契刑所以弼教故次命皋陶工者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人治之末故次命垂如此而治人者略具矣然後及乎鳥獸草木故次命益自百工至于鳥獸草木咸若則隆禮樂以養之之時也而禮樂可興矣禮樂者治之大成也所以事天地鬼神而和理萬物者也故次命夔夔有禮而後樂生焉故先夷而後夔然則樂者治之成也。禹曰群賢雖盛若讒間一行則賢者不安前功廢矣舜命龍於末所以為群賢之衛而成其終猶上文命十二牧終之以難任人矣[illegible]以惑使人也 [illegible]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王氏曰二十二人者四岳一人 [illegible] 十二牧九官也。三山陳氏曰功事也典天秩禮天叙刑天討服天命天下之事無非天之事也。愚曰咨汝二十二人皆當欽敬而趨時 [illegible] 以輔相顯明天之功蓋二十二人職雖不同其為天之功則一容可忽乎故提其綱而總戒於此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唐孔氏曰此已下史述舜事。孔氏曰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載則能否幽明畢見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 [illegible] 法明衆功皆廣 [illegible] 無垢張氏曰聖人立法必要其所終稽其所始故舜不以二十二人之賢而廢考課之法然急之則詐偽生責之則功實見待之以久則在職者得以安展布不求耳目之功而亦千百年[illegible]

分北三苗

[illegible]

王氏曰分北三苗者黜幽也然止於三苗見萬國皆有黜而千有司者寡矣。呂氏曰三苗左洞庭右彭蠡本在南方前已竄其君於西裔至此其黨猶未化故遷於此 [illegible]

[illegible] 愚曰史載舜即位以後事不過於二十二人而以黜陟幽明然之君道

可知矣舜所以無為而治也下文總言五十載乃死不及其他見舜為治規模終身不易乎此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馬曰徵召也舜生三十年而召用又三十年而在位謂即帝位 [illegible] 又後五十年而死 [illegible]

[illegible]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illegible]

孔氏曰舜理下土各設其官居其方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汨治作興也槀勞飫賜也凡十一篇皆亡 [illegible]

[illegible]

書卷之一

書卷之二

大禹謨　　虞書　　陳大猷集傳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

東陽馬氏曰矢直陳之也○新安王氏曰謨成謀也○馬曰申重也謂敘述之俾伸而不屈○孔氏曰禹稱大大其功○葉氏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所資以代己任者二人而已大禹皋陶各陳其謨以贊其功舜典所用其力申而行之使各盡其能而天下治矣 [illegible]

[illegible]

二書乃舜其君臣平生嘉言善政彙出於一時之言然史所編次淑終相貫未嘗無意 [illegible]

[illegible]

大禹謨　凡九章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illegible]

曰若稽古訓見堯典○唐孔氏曰禹文德教命布于四海 [illegible] 上則敷承于舜○呂氏曰重華有日月並明之意祗承只坤承乾之象可見帝王之間 [illegible]

[illegible]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禹曰此上疑有缺文○蘇氏曰此禹之言也○唐孔氏曰君能事難其為君之事臣能重難其為臣之職則政事乃治 [illegible] 衆民皆化而疾修德○呂氏曰 [illegible]

[illegible]

○禹曰君臣克艱乃政

化之原本。禹謨之綱領也。故夫子以為君難為臣不易一言
可以興邦。[illegible]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眾舍[illegible]
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王氏曰嘉者美之至也○孔氏曰言無所伏也○愚曰賢者
才德參於人之稱[illegible]○蘇
氏曰無告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困窮士之不遇者也[illegible]○三
山陳氏曰舜與禹同此克艱之心故舜聞禹之言而嘆然稱
乎如此也○愚曰舜即禹之言[illegible]陳氏曰
堯之時嘉言無所伏在野無遺賢萬邦咸寧[illegible]可謂
大治[illegible]若無事於咨訪者舜而復曰
病也而堯猶稽于眾以治政治之得失有未盡則舍己而從人
備於鰥寡孤獨若哀矜而不敢虐士之失職者廢用而不敢
廢則盡克艱厥后之道惟帝堯能之舜有所未能也[illegible]
[illegible]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illegible]有四
海為天下君
林氏曰都美辭也[illegible]○橫渠張氏曰
此美舜也[illegible]○愚曰
廣博大也運流轉不息也廣運廣而運也大而化之之謂聖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武德也文德也聖神自其妙於無
迹者言之武文自其顯於可見者言之四言乃非一端可名
也[illegible]
盡是德者惟夫子大無不覆廣也行健不息運也造化不
測聖神也秋殺春生武文也知天德則知帝德矣○孔氏曰
眷視也○孫氏曰眷言其眷顧之命言其所付之○愚曰奄

者覆而盡有之之謂有天德故膺天命居天位○夏氏曰上
章舜美堯之克艱[illegible]此章益美舜克艱厥后舜所使
為而不自居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孔氏曰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呂氏曰上章言舜
以盛德得天此章謂天命雖在然吉以本無常順道則吉從
逆則凶猶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不期然而然當戒謹可也此
四章互相發明[illegible]
[illegible]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
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
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呂氏曰此乃克艱節目以重其事○孔氏曰虞度也
[illegible]罔無也○愚曰度者尺丈寸也以度喻法故言法度
○朱氏曰浮水曰游○愚曰逸者放於安之謂[illegible]○孔氏
曰過也[illegible]○愚曰戒哉謂當戒謹也多事之際
常情皆知儆戒無事之際明主亦或玩弛當儆戒無虞自罔
失法度以下皆無虞時當儆戒者也○張氏曰法度所賴以
為治也法度一失則紀綱壞而亂隨之其可失哉[illegible]
[illegible]愚曰君子所其無逸不可暫有故曰罔淫好樂者
人情所不免而不可過正故曰罔淫勿禁止之辭貳不專任
也疑不果決也[illegible]賢而不能任疑則雖欲去邪而
不可去[illegible]
[illegible]○蔡氏曰[illegible]為也
有所為而疑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可成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夏氏曰

者之所之心一而志百故[illegible]
[illegible]
是亡法度可期而反逸樂不期而然賢否不明[illegible]
期而用人以廢戒則强立而清明滞昵則軌則意逸樂謂是
非辨此心卒然立以事物之來足以宰制事物而是聽命於
心凡心之所之無不廣而明人心玩此則領放而皆逸樂是
則法度廢壞貪欲肆行忘亂此憤然以殉於事物下管宰制
於事物而以聽命於事則心失其道而徇欲矣[illegible]
名譽自至不可違大道行小惠以干求民譽[illegible]
也○蘇氏曰干譽固不可以爲不足恤而從欲以反人則殆
矣[illegible]曰天爲民立君將以一人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
人君賞罰衆以圖治不可拂衆以從[illegible]
[illegible]
於心無良[illegible]於事無荒廢[illegible]

[illegible]惟中國[illegible]四夷來王而鄙
性之四夷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極言其效以勉舜也[illegible]
[illegible]
非有爲利以誘之之賤威以懾之無怠無荒而彼自來王此禹
儆戒之上策也舜大聖人益所戒乃如此見聖賢儆戒之
誠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
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
之以九歌俾勿壞
於歎美辭也○朱氏論語注曰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
於身也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蔡氏曰正德
者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

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帛
食肉不飢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陳氏曰上章益稱舜
儆戒以保治此章禹獻舜以保治之美言帝當念哉謂帝以德而爲
善政政之所主在乎養民[illegible]水火金木
土穀則[illegible]
[illegible]
正德
利用厚生則惟和而無乖戾也九者皆所以養民[illegible]
[illegible]
各有其功故謂之九功九功各有倫理故謂之九叙○愚曰
九功既叙人樂其生而歌詠興焉故九叙惟歌○張氏曰九者
治功不可加矣然人情勤始怠終必須用戒之董之勸之使之

不壞○無垢張氏曰休美也戒之用休者周官大比考賢能
明其有功者屬其治地者之類是也董之用威若周
官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與夫鄉八刑糾萬民
之類是也○愚曰用休所以使之慕用威所以使之畏然畏
慕之術有限而發之妙無窮故勸之以九歌所以使之樂也
詠歌九功之辭陳之樂章勸功而忘其
於斯民不往不敢忘自有所不能忘斯可使九功永久而不
壞也[illegible]
[illegible]
自然之理天理之常賴相截成者裁道之天天下之理成於有
萬成必有毁今聖人必皆俾其功壞[illegible]成陶以

贊消息盈虛之理使之盛而不衰成而不毀也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illegible]

林氏曰天施地生當洪水[illegible]以生天雖施之而無

自而成今地既平則天之[illegible]唐孔氏曰府者藏財

之處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三事即正德利用厚生也○

新安王氏曰謂之府則天地之藏其出不窮者也謂之事則

在人所有事者也○孔氏曰六府三事信皆理治乃汝也○夏氏曰舜

既然禹之言於是歸功於禹禹功豈止於萬世始取其致之

多而言耳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

不怠總朕師

夏氏曰此下載舜禪禹之事舜時年九十餘○王氏曰八十

九十曰耄耄則昏矣百年曰期頤期者百年之名而期者則

當頤養○愚曰總猶統也○呂氏曰禹有正天地之大功則

可為天地之主宰故舜欲遜位於禹聖心始亦不已與天同

運何以緣有倦蓋年老則血氣有時而倦但止倦於勤而已非

倦于道也聖人於勤中頗覺其倦則知聖心有加無已常病

其力之不給也居天位以勤為本舜既覺倦欲遜位以求如

舜之勤者乃可居之故言汝惟不怠以總我衆○張氏曰禹

惰于治為門不入不息可知[illegible]

[illegible]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勸汝王氏曰禹以功而遜位禹則不論功而論德○呂

氏曰禹謂位乃天下之位惟有德者可居我德不足民不依

附故舉皋陶自代[illegible]○

新安王氏曰邁行之遠也○蘇氏曰降下也[illegible]

輔不種德如種木衆人之種德也近期種而暮穫則其報必

狹惟皋陶之種德也遠愚曰謂栽培之深厚教養之豐熟

及其充溢不已而然下及於民而民懷之懷者皆其於心而不

忘也○無垢張氏曰皋陶刑官也非深知皋陶之所存誰能

於刑而見其為德耶○愚曰赦所當赦者德也刑所當刑亦

德也輕所當輕者德也重所當重亦德也惟敬五刑以成三

德皋陶之種德者此也○夏氏曰帝念哉使帝念皋陶也○

林氏曰禹謂我之心念其可受帝禪者惟在皋陶舍皋陶而

求餘人亦無及焉[illegible]者則可受禪亦惟在皋陶故名言於口

以為在皋陶允出於心亦惟在皋陶[illegible]已又釋而思其無易

皋陶者[illegible]

[illegible]○愚曰禹謂我雖有功然倦

罔克民不依皋陶種德而又民懷惟帝當念其功而我之功

不足念也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士五刑五教說見舜典○鄒說見益稷○愚曰惟此臣民

或干犯我正道[illegible]由汝作士官明曉五刑

輔弼五教期成予之治予之治猶言予之正也皋陶雖以明刑為

職常以精刑為心刑以期於無刑民皆感化協于中道夫

明于五刑者智也法也期于無刑者仁也法外意也以弼

而邦殺民猶有所畏而為善無刑而協中則無所畏而自爲矣協于中則不犯正不待論也[illegible]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今民皆協中所以爲舜懋勉而彦之謂[illegible]○呂氏曰皆此者是汝之功懋哉[illegible]

[illegible]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愚曰舜美皋陶措刑之功故皋陶推以爲舜德所致○唐孔氏曰帝德純全無有愆過[illegible]○愚曰臨統御也簡要而不繁也[illegible]御制也以寬而不迫也○唐孔氏曰君故行簡以臨其民是臨下宜以簡也[illegible]不寬五刑以觀是御衆宜以寬也[illegible]宥則得赦[illegible]○孔氏曰嗣亦世俱謂子孫延及也[illegible]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illegible]過誤而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illegible]○愚曰罪之重可疑則捨[illegible]重疑輕功之經重可疑則捨輕從重○孔氏曰辜罪經常也○呂氏曰不經非常之罪也○唐孔氏曰枉殺無罪寧兒有罪二者皆失其平必不得已寧失之寬大罪不枉殺無罪[illegible]

[illegible]洽謂浹洽[illegible]生也○愚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好生之德聖人所以配天地而育群生也自臨下以簡而下皆好生之德也此德浹洽人心人皆自愛重故所以不犯有司之法上好人之生則民莫不自好其生仁心之相感也秦人殺人如芟草菅若民不敢犯而姦宄愈不勝上輕人之生故民亦自輕其生庚氣之相召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陳氏曰舜之本心不欲用刑特以刑罰示[illegible]不知勸故不得已[illegible]以輔[illegible]不能納民於無刑必撫舜之本心惟其皆[illegible]而民化故舜得從欲以治[illegible]○呂氏曰刑罰[illegible]畀何至感動四方如此蓋皋陶之刑非法律之謂乃德化也故四方莫不鼓舞於教化中如風之動物此汝之休也○愚曰休美也○至也○夏氏曰舜非皋陶則雖有忠厚之德人惟而致之於民舜非皋陶之賢則雖欲任君於民而不可得有其君有其臣此舜所以得從欲以治皋陶所以得推擧而行君臣之間非虛相稱美也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

孟子曰降水者洪水也○胡氏春秋傳曰自開闢以來洪水未得所歸非忽然而有今舜乃以警予蓋聖人不以天數而[illegible]○王氏曰舉當[illegible]當人信之謂之成允[illegible]允矣成允然後能成功[illegible]

○通[illegible]不苟又[illegible]而[illegible]非飲食而致孝乎

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孔氏
曰假大也○夏氏曰舜以禹有功而能勤人功而能安
能儉萬民成大功方且勤于邦儉于家常慊然無一毫滿
盈假大之意 [illegible]
[illegible] 唐孔氏曰言其功言其德人莫及
[illegible]
故再云惟汝賢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懋
乃德嘉乃丕績
孔氏曰自賢曰矜自功曰伐 [illegible] ○
愚曰惟不滿假故不矜伐○永嘉鄭氏曰不矜不伐者至公
無我之心也舉天下之善公而行之無所累於心故 [illegible]
之氣天下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illegible] ○老氏曰夫惟不
[illegible]
氏曰汝於不矜不伐中深見禹之不自矜伐亦 [illegible] 至此方
見其績之不為可美便動 [illegible] 矜其功小矣
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愚曰曆謂曆數之曆數謂天數地數之數曆在所以齊七政
以出正朔數在所以 [illegible] 大運以統天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元大也后君也○孔氏曰元后天子也○林氏曰是時方命以
居攝故以終陟言○林氏曰聖人之心即天之心聖心所與
乃天心之所與也舜稱禹之德嘉禹之功即是天之曆數在
禹躬矣非如後世符讖之說 [illegible]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
之謀勿庸
愚曰人心飢食寒衣 [illegible]
其從人身上 [illegible]
禮智信之心 [illegible]
之道心微 [illegible]

[illegible]
雜也一者常不雜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稱
[illegible]
[illegible] 聖人之道所以萬世不可加者中而已異端所以為異
者偏而已楊墨之兼愛為我老佛之空虛寂滅 [illegible]
百家之支離雖有過與不及之殊而失於偏則一也天下之
事至於理而止理至於中而止故道不外乎中中不外乎心
心者神明之宗萬理之會萬事之本精一者心法也精一則
心之本體渾全不雜萬理咸會萬事皆徹而天然固有之中

凡其存於吾身散於事物之間者莫不見之行之之爲
而信有以執其中矣 ○朱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蔡氏曰不考於古謂之無稽不咨於衆謂之
弗詢○愚曰言語也謀計謀也無稽者不考於古聖而自
撰於天下之公而不合孟子所謂邪說詖行誣民充塞仁
義者如後世異端之說是也以其足以害中故於執中之
後戒勿聽用也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
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
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唐孔氏曰可愛者豈非君乎可畏者
豈非民乎衆非元后何所奉戴無君則民亂故君可愛也
君非衆人無與守國無人則國亡故民可畏也[illegible]
[illegible]
殺之哉謹汝所有之位敬修其可願之事○孔氏曰可願謂
道德之美[illegible]
○呂氏曰聖人心純乎敬故戰曰欽又曰謹又曰敬○夏氏
曰人君皆爲天子富有四海皆得之於天故言天祿○愚曰
天立君以爲民也故四海困窮[illegible]則天祿永終矣○
吳氏曰永終言必不可再也○愚曰舜欲傳位於禹故授以
帝堯相傳之要旨人心惟危而下所以示心法傳道統也可
愛非君而下所以示治法傳治統也
惟口出好[illegible]興戎朕言不再
愚曰戎兵寇也出好猶言生福興戎猶言起禍○新安王氏
曰言不可悔況禪位大事豈可反覆不定我言一出不可改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
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
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王氏曰枚之爲枚數有條故數物曰枚數事曰條枚卜
人人卜之而從其吉○孔氏曰帝王立卜筮之官故曰官占
蔽斷也昆後也○愚曰元龜龜之大而善者也[illegible]○蘇氏曰命
謂命龜也○愚曰詢及閭也謀謀議也○唐孔氏曰我受汝之
志先已定矣詢謀於衆又皆同○夏氏曰鬼神依人而行人
謀既同鬼神自然依其所謀而卜筮無不合從如其範稽疑
先其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然後謀及卜筮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林氏曰習重也○夏氏曰前卜汝已
吉今若枚卜之豈又有人與汝重疊而吉哉禹猶固辭○愚
曰董仲舒言聖人以天下爲憂未聞以位爲樂如此則知禹
固辭之意○唐孔氏曰毋禁止之辭○拜稽首說見舜典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正月說見舜典○朔說見堯典○愚曰舜言受終禹言受命
互文也○蘇氏曰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文祖舜之所從受天
下者神宗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所從受之人則文祖者實
堯之祖也不知所祖果何人耳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
嚳祖顓頊而宗堯[illegible]○孔氏曰順帝初攝位故
[illegible]
[illegible]○孟子舜薦禹於
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

民叛之。吾見前後不從見之子而從舜也

愚曰：昔者[illegible]時有苗弗率汝徂征

孫氏曰：有苗指三苗之君。[illegible]○孔氏曰：不率，不循。徂，往也。○孫氏曰：征者上伐下，而正其罪也。[illegible]

[illegible]

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illegible] 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夏氏曰：會諸侯之師而誓，諸侯亦在。○愚曰：約信曰誓。[illegible]其辭以下皆做也。[illegible]和整之貌。唐孔氏曰：蠢動，不遜也。[illegible]林氏曰：不明謂之昏，不恭[illegible]謂之迷。[illegible]故逆以逆[illegible]不恭。○愚曰：反道[illegible]路也。謂理之當行者也。○呂氏曰：恭則須不甚[illegible]則毋慢[illegible]自賢[illegible]而不順乎正理，故反道敗德。[illegible]道敗德則以正為邪，以惡為善，故君子見棄之在野，小人則用之在位。小人得位則民不安，故為民所棄而不保之。○王氏曰：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民棄不保則天降之災咎。禹之用師致天討而已。天降之咎，故以爾衆士奉辭伐罪。○新安王氏曰：奉承帝舜聲罪致討之命，故曰奉辭。○孔氏曰：尚，庶幾也。○愚曰：其誓師之辭，今用兵戰勝負萬端，必一心一力乃克成功。[illegible] 此亦兵法之至要也。

三旬，苗民逆命。

三旬，說見堯典。○新安王氏曰：苗民，三苗之民也。[illegible]

[illegible]逆，逆也。如逆河之逆。[illegible]苗之君民棄之而不服[illegible]師之後，三旬之間，苗之民[illegible]之相率來迎，如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之類，獨苗之君未格。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

三山陳氏曰：贊，助也。禹有此意，益從而贊助之。○孔氏曰：屆，至也。○鄭氏曰：歷山在河東。○愚曰：日者，日日也。○見堯典旻天注。○孔氏曰：慝，惡也。載，事也。[illegible]和[illegible]矧，況也。○唐孔氏曰：惟德能動上天，無[illegible]因言舜之事。天道虧盈而益謙，自滿者招其損[illegible]其心曰：是乃天道。既說其理，又言其驗。舜初耕于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往至于田，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illegible]乃自負其罪[illegible]瞽瞍[illegible]敬以事[illegible]夔夔齋慄[illegible]雖瞽瞍[illegible]頑[illegible]至和[illegible]尚能感格，況此有苗乎。[illegible]

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

[illegible]禹以益之言為當，拜而然之。○新安王氏曰：班，分也。如班瑞班宗彝之班。[illegible]禹前會諸侯之師，今分而散之。○孔氏曰：兵入曰振旅。[illegible]○愚曰：分散其師，整衆以歸。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言旅則衆也。

○呂氏曰禹自會此理了益又贊之禹祗領心受如曾子之
唯夫子相孚於言意之表便班師以還略無疑滯 [illegible]

[illegible]

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孔氏曰誕大也○唐孔氏曰干楯也羽翳也武舞執干文舞
執羽 [illegible]
兩階賓階阼階之下○禹曰舞干羽于兩階此即敷文德
蓋甲兵武事也舞文事也舞干羽以見無事於用武矣即
文德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不至○禹曰格謂感悉而至○新安王氏曰舞干羽良不復
用兵之意遠近無有不知故不越七旬有苗乃格此即舜
不戰而屈人兵之事 [illegible]

[illegible]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曰若稽古說見堯典 [illegible]
○孔氏曰迪蹈也○呂氏曰允迪者實踐履也○葉氏曰允
迪厥德則天下之理無不達故以其謨則明正己而物正故
以弼政則諧 [illegible]

禹曰俞如何

蘇氏曰此工當有闕文

皐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呂氏曰歎美而言不敢易其辭也○蘇氏曰謹其身之所修
者思其永久之所至若謂言必當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 [illegible]
[illegible] 而已○愚曰惇者厚而篤也叙秩叙也

○九族詳見堯典 [illegible] ○程氏復心曰愚謂因義正倫理家人之道
也○王氏曰庶官明勵以輔翼於己 [illegible] ○張氏
曰身者本也修身然後可以齊家故繼以惇叙九族齊家而
後治國故繼以庶明勵翼治國而後平天下故繼以邇可遠
在茲 [illegible]

禹拜昌言曰俞

詳見大禹謨○愚曰禹之心已默契於皐陶所陳言而
理會故拜之俞之而不自知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
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
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愚曰皐陶又歎美而言謂人君固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而其要則在於知人安民焉修己治人[illegible]
天下則不外於安民哉君道在此兩端而已知人然後能定
民又其序也吁歎美之辭〔新安王氏曰若如時是也〕[illegible]
渠張氏曰帝謂舜也○唐孔氏曰哲大智也○新安王氏曰
禹歎治道在知人安民誠然知皋陶所言然人則難知民則
難安帝堯猶難聖當以二者為難而不可忽也[illegible]
[illegible]而孟知人則明哲
無感而能官使人才安民則惠澤流洽而黎民懷感○宋氏
論註注曰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以悅人○
孔氏曰孔甚壬佞也○林氏曰既哲且惠則何用復憂至驩
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蓋舜誅四凶之後
惟恐有如此之人復出故禹言能知人安民則不復憂畏如
此之人矣○愚曰禹言此蓋欲舜以知人安民為重也[illegible]

[illegible]○楊氏
曰知人安民皋謨一篇之體要也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愚曰此下言知人之事○孔氏曰載行采事也○呂氏曰皋
陶見禹以此為難乃歎美而言亦有可考之處人雖難知然人
之行亦有九德之可觀[illegible]○孔氏曰辨
愚曰亦可即此九德之辨而論其人所有之德○[illegible]
其人有德必言其行其事行其事以為驗[illegible]王氏曰知人之[illegible]
[illegible]
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illegible]
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愚曰此九德之目也○鄭氏曰人之性質有異有其上者不
必有其下有其下者不必有其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唐孔氏
曰人之寬弘者失於縱緩寬弘而能莊栗乃成一德九者皆
然[illegible]
卓立乃為德[illegible]○呂氏曰柔和者失於委靡故柔而有
[illegible]○王氏曰愿慤者或失
於朴陋愿而恭肅有禮乃為德○唐孔氏曰亂治也謂才高
堪撥煩理劇者也然多負才輕傲故治而能敬乃為德[illegible]
[illegible]擾安馴也易失於不斷致果為毅故順而能果決
乃為德○夏氏曰勁直者多失於亢情徑行不能容物故直
者貴於溫和○唐孔氏曰簡易者多失於不務細行不修廉
隅故簡者貴於廉隅[illegible]○愚曰不務
曰剛塞實也剛而不實則[illegible]而非真剛故剛者貴於

塞[illegible]○唐孔氏[illegible]健為
曰彊彊者男而無義則為亂故彊者貴於義[illegible]○愚
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人稟陰陽之秀氣以成質故
得於陽之多者為剛德得於陰之多者為柔德得於陰陽之
中者為正直之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即柔德也亂而敬
擾而毅直而溫即正直也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則剛德也
[illegible]
吉善也○范氏曰人君用九德必彰顯其有常者而用之
則吉[illegible]○呂氏曰有常者久不變也○愚曰
強而義中也有常庸也中庸德之至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
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illegible]

其凝

孔氏曰宣布風早也○愚曰發治而深之之謂明也○

孔氏曰卿大夫稱家 [illegible] ○愚曰嚴

嚴謹也○孫氏曰祗者敬之見於外者也亮采說見舜典○

孔氏曰三德六德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言人能日日

布行三德早夜思明行之可以為卿大夫使有家也能日日嚴祗

敬六德 [illegible] 以治政事可以為諸侯使有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東陽馬氏曰彰厥有常吉哉日宣日嚴 [illegible] 所謂有常

者也孔氏曰翕合也○俊說見堯典○王氏曰材可以治

之謂乂○百僚百工說見堯典百姓注○王氏曰合衆德而

受之敷衆德而施之 [illegible] ○新安

王氏曰翕而受之故九德皆有所事敷而施之故俊乂能治

者衆故所長各居其官 [illegible] ○愚曰惟賢材者

用故百僚之間道同德合更相師法而百工之事皆得其時

[illegible] 苟有小人廁於其中則志殊道異類疾傾 [illegible]

而官失其職事失其叙矣撫者順而合之之謂○孔氏曰五

辰五行之時 [illegible] ○愚曰惟百事皆

時故能順乎五辰而庶功皆成 [illegible]

[illegible]

績者功之成凝者成而不散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撫于五辰則天道無不順庶績其凝則人事無不

成治之極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

代之

愚曰幾 [illegible] 逸謂豫怠遊宴之類欲謂聲色嗜好之類○

孔氏曰有邦有國也天子謂天下為國詩云生此王國是

也○愚曰盛治之後逸欲易生逸欲生則上行下效治功隳

矣 [illegible] ○孔氏曰

兢兢戒謹業業危懼 [illegible] ○愚曰幾者兆之微吉凶所判之

機也○葉氏曰一日二日猶言舉其時之近也萬言事之多也言

日一日之間而幾至於萬 夏氏曰所以不可教逸欲而當

兢業者以天下萬幾叢於一人之身微而難察多而難一

不克謹所失甚微所害甚大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孔氏曰曠空也 [illegible] 愚曰天子能以一心察天下之幾不能以

一身兼天下之務任之要官而已不可使職之無其人○孔氏曰代

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天天有是事則人有是官 [illegible]

君在職位皆是代天治事此乃天之工人代之耳 [illegible]

[illegible] ○愚曰天工人代蓋總上文以起下章之意 [illegible]

作典教逸欲有邦 [illegible]

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

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

事懋哉懋哉

愚曰此下言安民之事○孔氏曰叙次叙也○蘇氏曰典出

於民性之自然孰叙此者非天乎 [illegible] ○愚曰勑

[illegible]

徵而正之之謂○五典說見舜典○愚曰五惇謂五者之典

皆厚之所謂厚人倫也○蘇氏曰秩亦叙也 [illegible]

之乖戾紊亂乖悖之慘戕壯之狂此五禮之所從出也[illegible]
[illegible]孰爲此秩者非天乎○王氏曰衷者所用之謂
也[illegible]○新安王氏曰[illegible]天命天討即天之福善禍淫
[illegible]衷善也善存於中故曰衷[illegible]
也○愚曰五服如周禮司服所掌衮冕鷩冕毳冕[illegible]
希冕玄冕也[illegible]
[illegible]
五刑五用哉○唐孔氏曰天命有德[illegible]天討
當承天意爲五等之服辨其尊卑而彰明之[illegible]
有罪當承天意爲五等之刑別其重輕而用之[illegible]○王氏曰典

禮雖出於天必待人君勅相敕戒之故曰勅我曰我[illegible]
[illegible]實出於天不可加一毫己意於
其間故不言我○蘇氏曰此二者政事也[illegible]愚曰
性稟於天典禮具於性典即性之本善形於人倫者也未嘗
不厚禮即節文於人倫之間而具與所以立者也未嘗不行
然民具是理而不能盡是理人君代天子民必勅正我五典
以厚其典自我用五禮使之常用其禮謂躬率而維持之也
然非君臣誠敬則莫能致公同其協和其恭相與厚典庸禮
以和斯人之衷皇天降衷于民衷乃性善之理典禮之所自
出也與禮不失則是衷和而不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
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故全其衷者即爲德是不失
天之所付也故天命之人君必命之公制五服以章其
德其衷是乖即爲罪是失天之所付也故天討之人君必

討罪之公用五刑以懲其罪勅哉敕戒以勉勉而不已也[illegible]
政化也所以和衷之妙服刑政事也所以盡勸懲之方皆
承天以從事也[illegible]又四者之本也[illegible]
[illegible]君師之道盡而代天理民之職舉矣[illegible]
[illegible]天工人○馬融本有作五庸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愚曰天聰明自其無所不聞無所不見言之天明畏自其福
禍之不差言之○蘇氏曰畏在我威在我[illegible]○王
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命之所受與天爲一其視聽
好惡公未嘗與天違也[illegible]愚曰
天之聰明明畏行因於民民心即天心上下貫通無有間斷
有土之君其敬之哉[illegible]
[illegible]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
思曰贊贊襄哉[illegible]
孔氏曰進順底致也愚曰贊如贊助贊襄之贊[illegible]以
贊佐也贊贊贊之不已也○王氏曰襄成也○新安王氏曰
皋陶陳謨既終乃謂我言順理可致而行[illegible]行之也禹
然之謂汝言非特可行行可有功亦勸導之行也皋陶謂我
未能有所知但思曰贊贊於帝以成天下之治而已無非欲
帝行其言也[illegible]

益稷 虞書

林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益稷 凡八章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音資

新安王氏曰孜孜勤勉不已也○呂氏曰皋陶陳謨既畢帝

見禹在側故呼禹來使其亦陳昌言 [illegible] ○

無垢張氏曰禹見舜好善之心不已拜而歎曰美哉此心然

皋陶昌言至此極矣我復何言哉 [illegible] ○愚曰我

之所思者惟日孜孜不已蓋以力行繼舜也 [illegible]

[illegible]

皋陶曰吁如何

呂氏曰吁亦悄然之辭皋陶用工到禹地位故揣問其如何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 [illegible] 予乘四載隨

山刊木 [illegible] 暨益奏庶鮮食 [illegible]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 [illegible] 距

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 [illegible] 烝民乃

粒萬邦作乂皋陶曰俞師汝昌言

滔天懷襄說見堯典○愚曰昏謂昏迷莫知所之○孔氏曰

墊溺也四載謂水乘舟陸乘車 [illegible] 山乘樏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王氏曰隨山相水

所出入治之刊除木也刊木以達 [illegible] 除蔽障也○唐孔氏

曰與益奏進衆鮮食於民新殺曰鮮謂刊木所獲鳥獸也呂

[illegible]

濬治而深之之謂川或不必濬於其塞壅也決之而已○考

工記以人為溝洫 [illegible] 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 [illegible]

廣尺深尺謂之畎 [illegible] 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 [illegible]

[illegible] 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

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

○呂氏曰蓋以天位之艱戒 [illegible] 心悟神受故曰俞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在位之事也○幾謂審其幾微○愚曰止者止於其所而不遷

也大學曰在止於至善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

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凡事莫不有所

止之善惟安其所止然後能止而不遷汝止人君之所止也

惟幾以審其幾於未然惟康以謹治安於已然○孔氏曰其

輔臣必用直人 [illegible] 也○夏氏曰人君不可妄動動則必當

大應天下所傒之志天下之傒望於君若不過欲其安治我

耳不惟傒志猶不厭志也○愚曰得人心則得天心以此

能昭然受上帝之付託故天申命以休美謂眷顧不已也苟

無以受之休且無有況於申乎帝以主宰言天以形體言一

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謂此非吾所自能實賴衆臣之輔○陳氏曰臣當親近我而

助我故曰臣哉鄰哉親我助我乃盡為臣之道故曰鄰哉臣

哉 [illegible] ○夏氏曰禹亦知此事實賴群臣輔佐

不復過遜故俞而然之君臣誠實相與可見矣 [illegible]

[illegible]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王氏曰股髀 [illegible] 肱臂也○東陽馬氏曰帝謂禹之言則臣

鄰之責猶未盡蓋君猶心也無為而居中臣猶為之股肱耳

目世主以聰明自任一切欲自為者觀此可以思矣蓋君無

為而用天下臣有為而為天下用○王氏曰下文汝翼汝為

作股肱也汝明汝聽作耳目也

予欲左右[illegible]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illegible]翼[illegible]而起之之謂我欲左右相助所有之民[illegible]
不能自致[illegible]之使其卿左右之也我欲宣布勤勞之事功
於天下然不能自為汝當為之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illegible]
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葉氏曰易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illegible]
物以作服者備矣故舜欲觀古人之象而為服○孔氏曰[illegible]
日月星為三辰[illegible]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之在天以日月為本以星辰為[illegible]
日月星辰為首[illegible]山取其靜[illegible]龍取其變[illegible]
氏曰華蟲雉也[illegible]唐孔氏曰[illegible]
其文○鄭氏曰會讀為繪[illegible]

卷二　二十七

上衣[illegible]○愚曰畫而為之故曰作會[illegible]
宗廟彝器[illegible]
也以其清潔而可薦[illegible]以其明足以[illegible]
曰粉米白米也○孫氏曰黼如斧形刃白[illegible]
字相背[illegible]王氏曰米取其養人[illegible]
○鄭氏曰絺讀為黹[illegible]
章孔氏曰此六者繡之[illegible]天子[illegible]
十二章天數不過十二[illegible]
[illegible]
○愚曰[illegible]物也[illegible]
藍砂粉墨之類也彰施[illegible]
也○永嘉鄭氏曰日月星[illegible]
象惠其義行其德如[illegible]

干戚羽旄之進及以警其怠而勉之使以思其職而稱其[illegible]
夫豈致飾以華其躬為數以示等威而已服所以象德[illegible]
服者必全其德一德不備不足以臨民故觀其象[illegible]
[illegible]首為左右前後之臣日侍君側以獻可替否為[illegible]
之象以默察吾君之德其全乎抑有所不足乎[illegible]
唱汝發使其君之動不能離乎是[illegible]
致君於寡過進德之地乎此舜所以有汝明之戒也[illegible]
以下韋章不同以惟德之稱則其義一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六律五聲八音說見舜典○在治見舜典○孫氏曰忽[illegible]
而不治也[illegible]○孔氏曰[illegible]
五聲八音[illegible]察天下治忽[illegible]
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於民以成化[illegible]

卷二　二十八

[illegible]○樂記
曰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
音[illegible]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
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聲音之道與政通矣[illegible]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
而民思憂[illegible]粗厲猛起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之音作而
民肅敬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之音作而民
淫亂[illegible]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
知政[illegible]
[illegible]○愚曰汝聽者欲其審樂知政以制治於未亂也○
蔡氏曰審民政而後禮樂興天下治而後禮樂興也○愚曰舜

以臣翼命禹見君臣之志動心以作股肱耳目命禹以君臣
之六形君臣猶一身也君猶心臣猶體臣作股肱耳目君
以臣為體也予之所欲汝翼汝為汝明汝聽臣以君為心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王氏曰拂我而拒之謂之弼故弼字或作拂比我而拒之謂
之輔故比卦曰比輔也○愚曰上文言予欲汝則翼為明聽
謂當將順乎我也此言予違汝則弼謂不當苟順乎我也○
呂氏曰予違汝弼不獨責禹為股肱耳目之臣[illegible]一身付
與禹[illegible] 林氏曰舜大聖人豈有違于道責禹以大聖人事
且豈面從後言與是而无微我所以為理[illegible]
[illegible]
之近臣○夏氏曰舜所責禹以弼違又欲其敬四鄰前後左右
與同列之近臣當敬之使之同心而弼我也○[illegible]之師[illegible]

左右有民后從司徒之職也宣力四方十二牧之職也作服
作樂欽四與樂之職也[illegible]言之職也四鄰
之臣亦各有職而謂禹以達其百揆也與所不統列之
於眾官若法守也總之於一相者道揆也於此可以觀君道
亦可以觀相道矣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
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呂氏曰此下論教育人才○孔氏曰庶衆也○典頑張氏曰
心不則德義之經曰頑口不道忠信之言曰讒○孔氏曰勇言若
不在於是而為非者用射侯之禮以明其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禮記射義曰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
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
觀德行矣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
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
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
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
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
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illegible]
也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
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illegible]
[illegible]
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王氏曰此以君教也[illegible]

[illegible]○孔氏
[illegible]
[illegible]書用識哉欲並生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悔而求生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於[illegible]
之以盡[illegible]之實也[illegible]
不[illegible]不足以盡君師之[illegible]
[illegible]

人也謂所以盡其言於君子小人也罪當其實所以此至誠也

帝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蘇氏曰春秋傳衛太子欲殺渾良夫衛公曰唯哉諾哉云者口諾而心不然也禹曰俞哉者其心亦有所未然也○林氏曰海隅四海之隅也○孔氏曰蒼生蒼蒼然生草木黎庶獻賢哉布也○張氏曰帝德之光其所被者自天而下遠至於海隅微至於蒼生○愚曰萬國衆賢哉衆聖德皆賴為臣帝於是而舉之敷布進納以言明著衆庶以功用或以言揚或以事舉也[illegible]功車服以備錫之車服以用之也聖賢感會之盛如此天下之人孰感不化誰敢不讓[illegible]自不遜

不敬所致遜讓敬德則自無有頑讒而侯撻書記之說威否之法殆不必用矣○孫氏曰敷同猶普同○陳氏曰帝苟不如是則天下無不日進於無功之地何獨頑讒之人哉○東陽馬氏曰帝之說哉一說也此又一說也為可用故言會哉也○愚曰舜之所言敦敷之雖持也禹之所述道德之感化也帝舜以盛德冒於上群賢以氣類集於下敷言明功舉歸於使如陽和均布萬類皆春彼頑讒者焉能自外於天地造化之內哉禹之意蓋欲舜益勉於道德也○左傳作賦納以言

無若丹朱傲五報反惟慢遊是好呼報反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五格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唐孔氏曰漢志言堯遜位舜使子朱處于丹淵為諸侯朱是名丹是國也○愚曰傲以德惡之本也傲則無所敬畏而肆已慢物故所好者惟慢遊所作者惟傲虐慢遊縱逸也傲虐很戾也○東陽馬氏曰頟頟強於為惡之狀無有晝夜為惡不息罔水行舟言其妄不顧理也○唐孔氏曰朋羣淫佚于室家之內用是之故殄絕其世不得嗣位○呂氏曰舜大聖人必不至如丹朱禹乃以此為戒蓋聖人見天地中有一物順理無非發吾良心處有一物不順理無非警我處所謂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此見聖人工夫無窮也○東陽馬氏曰唐虞君臣其頟虐告戒乃如此後世諂諛其君者可以戒矣[illegible]

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唐孔氏曰我創懲丹朱之惡如是故娶于塗山之女歷辛壬癸甲四日即往治水其後過門不入聞子啓呱呱而泣不暇子之惟以荒度土功之故[illegible]○愚曰荒施功以治其荒也度相度以施其功也弼成用力弼正以成之○五服說見禹貢○夏氏曰每服五百里東西相距五千里南北相距亦五千里○愚曰州十有二一師即十二州牧也以其養民故言牧以其為一州之師帥故言師○唐孔氏曰薄迫近也外薄四海言從京師至于四海九州之外也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此五長也[illegible]○王氏曰朔長各相率而赴功故各有迪功○呂氏曰丹朱之惡其始不過一傲心禹之成功其始不過一敬心獨苗之頑弗就事工自苗之外皆迪功之人也

不以謂我勤勞若此而尚不即工則教之之夫其已可乎帝貴念哉不徒欲舜念茸之頌天下之重畫難于[illegible]念而不忽也

東陽馬氏曰[illegible]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方施見堯典○夏氏曰洪水未平九功失敘人救死不贍何暇迪德舜謂今天下所以迪行我德而各迪有功者賚是汝之九功惟敘故也皋陶方敬承汝功之有敘又慮迪德者或怠方施象刑明不乎人以儆之則已迪德者必益知所勉而未迪德者亦當懼而自勉矣此正如大禹謨九功惟敘之後而重之用威俾勿壞也

夔曰戛[illegible]擊鳴球[illegible]搏拊[illegible]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illegible]合止柷敔笙鏞以間[illegible]鳥獸蹌蹌[illegible]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書傳二　二十[illegible]

唐孔氏曰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於後○愚曰戛亦擊也意其有輕重之異○孔氏曰球玉磬○愚曰球聲能鳴故稱鳴球○新安王氏曰搏循擊也拊輕手取聲也琴七絃瑟二十四絃○東陽馬氏曰詠發歌也○愚曰鳴球琴瑟其聲清越和平可與人聲相比故戛擊搏拊之而詠此堂上之樂也○孔氏曰虞賓丹朱也[illegible]○愚曰祖考感樂之和而來格則神無不和矣[illegible]丹朱雖傲慢被樂之和在助祭之位與助祭羣后同此德遜則人無不和矣[illegible]○新安王氏曰下者謂堂下之樂也○林氏曰堂上之樂以歌為主故謂之升歌堂下之樂以管為主故謂之下管[illegible]

[illegible]○愚曰管竹音之樂也[illegible]○鄭氏詩箋曰鼗鼓[illegible]也[illegible]○唐孔氏曰柷以合樂敔以止樂[illegible]○林氏曰笙以匏為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端[illegible]○孔氏曰鏞大鍾○新安王氏曰凡樂以人聲為主歌於堂上者謂之登歌歌於堂下者謂之間歌以詠堂上之登歌也以間堂下之間歌也[illegible]堂上衆樂不止此六者言管鼗為其引發其音也[illegible]柷敔為其合止衆樂也○或曰笙舉其聲之細者鏞舉其聲之大者○釋文曰蹌蹌舞貌○王氏曰鳥獸蹌蹌鼓舞則萬物無不和矣○唐孔氏曰[illegible]上下遞奏而後出故神人鳥獸之應上下共致以神人尊而在上故配堂上之樂[illegible]鳥獸賤而在下故配堂下之樂

書傳二　二十[illegible]

言之[illegible]非堂上之樂獨感神人堂下之樂偏感鳥獸也○簫韶古文書作箾韶○說文舜樂名箾韶○新安王氏曰韶繼也言繼堯之治而舞者所執之物故謂之箾[illegible]○唐孔氏曰成謂樂曲成也每曲終必變而更奏周禮謂之九變[illegible]謂之九奏一也[illegible]孔氏曰雄曰鳳雌曰凰靈鳥也儀有容儀[illegible]○夏氏曰舜樂揔名為韶[illegible]合奏九成而樂大備鳳凰乃感至和而來儀[illegible]○葉氏曰石通球言之也磬雖土而石類亦石也[illegible]○林氏曰上言鳥獸此言百獸[illegible]曰天下大歡[illegible]

簫韶鏗鏘可謂之歡○愚曰率舞皆舞也○孔氏曰尹正
也正官之長○夏氏曰允諧信諧和也[illegible]
[illegible]○王氏曰夔既言韶之成又歎美舜德
化之妙樂之形容有所不逮也石方擊石拊石不待衆樂之
奏百獸固已率舞庶尹固已允諧蓋無自而然哉皆德有
以致之也○論語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
盡善也[illegible]
[illegible]韶三月不知肉味曰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illegible]顏淵問爲邦子曰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左傳季札觀周
樂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
盛德其蔑以加矣[illegible]○愚曰道德者樂之本
聲音者樂之具舜之德既極其盛韶之音又極其善所以

格之妙古今莫及[illegible]
之○呂氏曰史官以夔樂終典謨之終蓋功成於樂而致治
之盛也

帝庸作歌[illegible]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
哉百工熙哉

愚曰史既載夔樂因復紀其聲歌歌乃樂之本也○林氏曰
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舜君臣相與答
問曰都曰俞曰吁曰咈皆言之不足故嗟嘆者至此作歌則
嗟嘆之不足而見於詠歌也○王氏曰治大成矣上下宜相
戒儆之時故帝以此作歌○林氏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此
二句乃導其意於詠歌之先與皋陶之颺言同其下乃歌也
[illegible]○勑說見皋謨○夏氏曰天命不可以治安而忽必
當勑天之命所謂勑者惟時惟幾也惟時謂[illegible]惟幾

謂見幾而作○呂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之時而作歌乃言勑天命惟時惟幾至此乃存於戒謹恐懼
之中也於此見聖人情性之正○愚曰簫韶九成舜之治已
極於至盛惟時惟幾寅畏之心方惕然不敢少怠治已極聖心
本無極也[illegible]君臣相須猶一身君無爲而在上猶元首也臣
[illegible]
有爲而在下猶股肱也時幾須賴大臣輔弼故歌曰股肱喜
哉欣躍而有爲也元首起哉興起而不怠也百官熙哉興業
廣大而光明也

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
[illegible]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
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帝拜曰俞往欽哉

林氏曰首至手曰拜手首至地曰稽首拜手稽首敬之
至也○孔氏曰大聲而疾曰颺[illegible]○蘇氏曰率
凡也○孫氏曰法之顯者謂之憲○孔氏曰[illegible]賡續
[illegible]載成也○愚曰良者善之至也○孔氏曰叢脞細碎
無大略[illegible]○愚曰喜哉起哉熙哉蓋欲君臣振
厲治功日躋而不敢求逸之意也皋陶之意又有在焉舜言不
可以復往極治不可以更加人君猶當致念於斯凡作興天
事必率于汝之成憲而欽哉不可輕於有爲也[illegible]必屢省汝已成之
[illegible]
治而欽哉[illegible]於是續成帝之歌以申其義
謂君臣惟盡其明良而已[illegible]不必求其喜起也庶

事惟在於敬其所而已 [illegible] 不以求其興壞也不過而失於激不息而失於廢是乃所以凝泰和之休也 [illegible]
明井叢脞之謂聚則流於叢脞良非勤勤之謂 [illegible]
於情弛君叢脞則臣有弛業萬事從而墮壞矣 [illegible]
故舜拜而食之 [illegible]
又賛之曰往欽哉欲君臣自此以往無不欽敬則常典失
矣典謨之書皆以欽終之 [illegible]
[illegible] ○袁氏曰二典三謨
雍不備具事事可爲萬世法

書卷之二

書卷之三

陳大猷集傳

禹貢

愚曰此書紀禹治水土之功而獨以貢名者其所成言也 [illegible]

夏書

史記禹治水有功受舜禪有天下曰夏姒氏○孔氏曰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 [illegible]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州說見舜典○曾氏曰祭法云共工氏霸九州九州其來久矣洪水垔沒經界不紀堯禹治水復分別之 [illegible] 高山大川 [illegible] 其後析爲十二州至三代復爲九 [illegible] ○張氏曰水原皆出於山傳曰兩山之間必有川焉水由是而行也故隨山濬川 [illegible] ○東陽馬氏曰濬者治之使深得以通行也任者隨其力之所勝也 [illegible] 貢者夏后氏貢賦之摠名 [illegible] ○無垢張氏曰洪水治天九州莫辨禹欲治水先定九州之疆界然後隨九州之山濬九州之川使之入海水去而地利與即任土地之宜以作貢賦之法 [illegible]

禹貢凡二十八章 [illegible]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呂氏曰禹先分布九州之土地其處用此治其處用彼治規畫既定然後隨處各用其工此禹治水之大規模○朱氏曰隨山之勢斬木通道相其便宜以治之 [illegible]

[illegible]又定其山之高

者川之大者爲之綱紀然後理其畢且小者三者禹治水之

要領故首述之

冀州

新安王氏曰九州之名其意不可詳考晉地有冀秦地有雍

則冀雍以地名州也蜀有梁山楚有荊山則梁荊以山名州

也沇水古文作兖則兖以水名州也其不知者當缺之○孔

氏曰冀州堯所都[illegible]○呂氏曰帝都不言

疆界觀餘州所至可知又以示天子無外之意[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朱氏曰九州次序自帝都而左旋乃古史

[illegible]事之法非必以治水爲先後[illegible]

既載壺口治[illegible]梁及岐

朱氏曰既者已事之辭凡言既皆倣此載始有事也○

漢志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王氏曰水逆行泛濫而亂故

治之也○晁氏曰梁山呂梁也[illegible]岐山孤岐之

[illegible]

山也[illegible]

[illegible]○曾氏曰呂不韋謂龍門未闢呂梁未

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禹於壺口

之西闢孟門而始事於壺[illegible]

[illegible]

於梁山之北闢龍門[illegible]梁山[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桑土乎謂[illegible]無事如鯀[illegible]伊[illegible]得[illegible]

無第[illegible]其所[illegible]其難而[illegible]其所事[illegible]

[illegible]

避其難而況其[illegible]

[illegible]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曾氏曰[illegible]始於[illegible]而治之之謂

[illegible]孔氏[illegible]

孔氏曰岳太[illegible]

曰從太原[illegible]之[illegible]

成功而言[illegible]太[illegible]

言也[illegible]有[illegible]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孔氏[illegible]近河地名[illegible]

曰衡[illegible]

[illegible]○朱氏曰[illegible]

與○[illegible]曰地至底績而[illegible]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

張氏曰自既載[illegible]

復則地利與[illegible]

安[illegible]曰白[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定等之時者焉有豐凶[illegible]

則雖夏法亦未嘗不濟此[illegible]

若商周之全通於民也○孔氏上[illegible]

[illegible]

此○朱氏曰田之高下賦有卿兵[illegible]

有擱拂也冀州田第五而賦第一者

此○東陽馬氏曰它州皆有貢賦又

諸侯之國獻其土物於天子冀州帝都天

貢[illegible]○林氏曰[illegible]

田後賦盖賦出於田而已冀州賦役田者王畿之[illegible]

里場圃漆市之類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未盡出於田賦

恒衛既從[illegible]大陸既作

孔氏曰恒衛二水[illegible]○王氏曰

從順也順者不不逆行也○孔氏曰大陸之地已可耕作

[illegible]○朱氏曰它州田賦之下不敘山川此復敘者以此

水平在田賦[illegible]之後[illegible]

[illegible]○愚曰凡言山名水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島夷皮服

孔氏曰島海中山[illegible]孫氏曰水[illegible]

[illegible]孫氏曰見禹之功及東狄也它州[illegible]

[illegible]

夾右碣石入于河

孔氏曰碣石海畔山[illegible]衍此山之右[illegible]

入河○朱氏曰碣石山負海當河入海之衝自海道來此碣

石之右然後入河而達帝都也冀州三面距河其貢賦

於轉漕之利朔南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

都之道[illegible]冀實帝都亦曰入河者為北境

絕東者言[illegible]凡明海道亦可至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濟[illegible]河惟兗州

濟河兗見下文○孔氏曰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其為兗州

[illegible]○鄭漁仲曰禹貢所以為萬代

地理家成憲者以其以山川命州而不以州命地也故濟水河

水之間則知其為兗荊山衡山之間則知其為荊山川萬代

不泯而州境亦隨之雖後世更改為不泯矣[illegible]

[illegible]○朱氏曰自冀而兗由北而東也

九河既道[illegible]雷夏既澤[illegible]灉沮會同

孔氏曰河水分為九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爾雅九河一

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七

曰絜八曰鉤盤九曰鬲津○朱氏曰道河行得其道也後言

道者倣此[illegible]○

孔氏曰雷夏澤名[illegible]○朱氏曰水鍾曰澤

[illegible]

也○呂氏曰治水有兩端川流既會則轉相入以達于海所

以使之有所歸也或不可以達海則數百里之地因其勢

而為澤所以使之有所容也[illegible]○孔氏曰灉沮二水

[illegible]

[illegible]○王氏曰兩

相合謂之會合而為一謂之同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孔氏曰地高曰丘○朱氏曰宜桑之土既可蠶矣[illegible]故居水之民下高

[illegible]

丘而居平土[illegible]

[illegible]

厥土黑墳[illegible]

林氏曰墳土膏脉起也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馬氏曰繇抽也○呂氏曰條始長也兗州水患最甚草木至是始抽始長與包橘不同聖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一草一木亦欲得其性○愚曰此見禹之功及草木也它州倣此[illegible]

[illegible]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孔氏曰田中下第六○愚曰厥賦貞當錢鎚[illegible]○朱氏曰兗州水患最深作治十三年乃有賦法與它州同按禹治水八年此言十三載者通始治水八年言之則此州水平其後它州五年數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朱氏曰貢者諸侯貢天子故織外八州皆有貢[illegible]○孫氏曰先漆後絲以土地最宜者先之也它州同○朱氏曰篚竹器筐屬也織文織而成文綾羅之屬有貢又有篚者貢有幣帛則盛以篚[illegible]○呂氏曰九州之貢皆服食器用之物所謂任土之供[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浮于濟漯達于河

孔氏曰濟漯二水名[illegible]○愚曰浮舟於水之謂浮自水通水之謂達[illegible]

海岱惟青州

孔氏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是為青州[illegible]

[illegible]

嵎夷既略

朱氏曰嵎夷即堯典嵎夷蓋海濱之夷○呂氏曰略經略也

濰淄其道

孔氏曰濰淄二水[illegible]○愚曰其者預期之辭此皆據始作書時言之後倣此○林氏曰此州雖近海而不受江河淮濟之下流濰淄道則其功畢矣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林氏曰平土則白而墳海濱之土則廣斥[illegible]斥鹵土可煮為鹽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illegible]○孔氏曰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鈆松怪石

孔氏曰絺細葛海物雜也海所產物非一種岱畎岱山之谷[illegible]○唐孔氏曰枲麻也○新安王氏曰黑錫曰鈆[illegible]○孔氏曰怪異好石似玉者岱谷出此五物[illegible]○林氏曰凡貢不言所出之地者以一州所出皆可貢也其言所出之地者以此地所產為良也

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朱氏曰萊山之夷也[illegible]○愚曰作謂耕作牧謂[illegible]

畜牧夷人以畜牧爲業見禹之功及走獸也○朱氏曰萊夷
及揚之島夷間於貢篚之間切意時貢土物以見來王之意
歟○唐孔氏曰檿桑山桑也檿絲食檿之蠶絲也絹中琴瑟絃[illegible]
[illegible]
浮于汶[illegible]達于濟
林氏曰汶水名[illegible]○宋氏曰不言達河者因
於兗也揚州倣此
海岱及淮惟徐州
孔氏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是惟徐州
淮沂[illegible]其乂蒙羽其藝[illegible]大野既豬[illegible]東原底平
孔氏曰淮沂二水○[illegible]
氏曰[illegible]又治也蒙羽二山[illegible]藝種藝也
大野澤名[illegible]○曾氏曰水蓄而復流曰豬[illegible]
[illegible]○唐孔氏曰東原郡東平郡地○朱氏曰
水去而致平[illegible]
厥土赤埴墳[illegible]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孔氏曰土黏曰埴○夏氏曰土色赤其質黏而膏脉
墳起○孔氏曰漸進長也○呂氏曰包結實也[illegible]○孔
氏曰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illegible]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
夷蠙[illegible]珠暨魚厥篚玄纖縞[illegible]
夏氏曰土五色謂青黃赤白黑五種之土○孔氏曰王者封
五色土爲社[illegible]建諸侯則各
割其方色土[illegible]歸國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
黃取王者覆四方[illegible]羽畎羽山之谷夏翟雉名[illegible]
[illegible]山之南孤桐特生之桐中琴瑟[illegible]

[illegible]○林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朱氏曰泗濱泗水之濱也[illegible]○愚
曰泗濱之石其輕浮可爲磬者成而貢之[illegible]取輕而
浮者爲良今海[illegible]亦有浮石○唐孔氏曰以地冠物所謂地
有美也曰夏曰孤曰浮所謂地有良也○朱氏曰淮夷淮上
之夷也蠙蚌之別名出珠故謂之蠙珠[illegible]孔氏曰
暨及也○東陽馬氏曰淮有美魚今謂之淮白○鄭氏曰淮
水之上夷民獻珠與魚[illegible]
[illegible]○孔氏曰黑繒曰玄○鄭氏曰黑經白
緯曰纖[illegible]○孔氏曰白繒曰縞○曾氏曰玄
纖縞凡三物
浮于淮泗達于河
愚曰達者非必盡是本水自能入者亦有舍舟陸行相通者焉[illegible]
[illegible]
淮海惟揚州
林氏曰北距淮東南距海是爲揚州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孔氏曰彭蠡澤名[illegible]○夏氏曰即今[illegible]陽[illegible]○呂氏曰鴈
鴻鴈之屬[illegible]
冬月聚於平沙今之水平岸出而可居矣○唐孔氏曰見禹之
功及飛鳥也
三江既入
朱氏曰顏師古漢志注三江謂中江南江北江也下文有中
有北則有南可知既入入海也[illegible]○愚曰諸家各指近處
澤諸江爲三江蘇氏則指秣陵京口一江爲三江皆據所見
之江言之經於道漢言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

入于海於導江言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在禹時彭蠡之下有此二江分流入海明矣既有中江北江必有南江但不經見不可臆定且古有九河後世合為一古有滎澤後世堙為地安知彭蠡之下古有三江而後世或合為一乎酈道元謂東南地卑萬水所湊觸地成川故川舊瀆難以為憑然則禹迹之不可考者後世者多矣學者惟以經說經庶不失大禹之舊凡捨聖經明文而指後世流派之分合以追之通塞地名之同異以為說者以之論後世之地理則可以之論禹迹之舊則未可據也今當以是例之

震澤底定

孔氏曰震澤吳太湖名[illegible]○曾氏曰其水汾溢震蕩難定故謂之震澤至是始致定也[illegible]

[illegible]

篠[illegible]簜[illegible]既敷厥草惟夭[illegible]厥木惟喬

唐孔氏曰篠小竹簜大竹○曾氏曰敷布而生○孔氏曰少長曰夭喬高也[illegible]

[illegible]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林氏曰塗泥沮洳卑濕也○孔氏曰田第九賦第七○朱氏曰上錯者錯在下上之上言間出第六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illegible]琨[illegible]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孔氏曰金三品金銀銅也○朱氏曰詩曰惟玉及瑤是瑤者玉之次也琨又次瑤說文云琨石之美者似玉○愚曰齒獸齒革獸皮去毛者羽鳥羽毛獸毛可以為器用及飾惟木凡木之可用者也

島夷卉[illegible]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illegible]錫貢

唐孔氏曰卉草也○朱氏曰以草織為服[illegible]葛木綿之類○孔氏曰唐孔氏詩疏曰貝水介虫有文彩織錦成文如貝○孔氏曰小曰橘大曰柚包裹而致錫命乃貢言不常[illegible]

[illegible]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愚曰循行水涯之謂沿[illegible]○陳氏曰達淮泗或由江或由海也

荊及衡陽惟荊州

林氏曰北距荊山南及衡山之南是為荊州[illegible]

[illegible]

江漢朝[illegible]宗于海

唐孔氏曰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朱氏曰江漢[illegible]沔漢梁州又入海則在揚州至荊州合流迤疾以趨海有似於朝宗[illegible]

九江孔殷沱[illegible]潛既道[illegible]

鄭氏曰九江從山谿出其流甚大江也下流合於江耳[illegible]

[illegible]

曰爾雅曰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其在荊州者荊之沱潛也其在梁州者梁之沱潛也[illegible]道說見梁州

雲土夢作乂

林氏曰雲夢藪有高卑雲之澤土見夢之澤則作乂○愚曰作謂工作乂謂乂治[illegible]

[illegible]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孔氏曰田第八賦第三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illegible]孔氏曰[illegible]此州先羽毛各以善者為先[illegible]〇孔氏曰[illegible]柘也柏葉松身曰栝[illegible]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之用丹朱類〇朱氏曰箘簵竹名楛木名〇蘇氏曰[illegible]皆可以為矢〇朱氏曰三物皆荊州所產然得名者惟三邦致貢其名品〇孔氏曰匭匣也〇新安王氏曰菁茂也〇林氏曰菁茅供祭祀縮酒氏曰茅之有毛刺者謂之菁茅〇林氏曰[illegible]包而又匣之示敬也〇孔氏曰此州染玄纁色美故貢之[illegible]〇蘇氏〇說文曰璣珠不圓者〇東陽馬氏曰組綬成綬帶之類〇孔氏曰尺二寸曰大龜出九江水中〇蘇氏曰大龜神物國之所守其得不可以為常又不可錫命使貢惟使有之則納錫於上納錫而不言錫納重其事也

浮于江沱潛漢踰于洛至于南河

林氏曰浮于江沱潛漢四水也[illegible]〇新安王氏曰踰越也四水不與洛通故陸行達洛以至南河[illegible]〇洛詳見下文

荊河惟豫州

孔氏曰西南至荊山北距河其外為豫州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孔氏曰四水流入河[illegible]

[illegible]

滎波既豬

曾氏曰滎自河溢波自洛出大可以容受[illegible]

導菏澤被孟豬

[illegible]

雍陽縣在河東北水流泆被之[illegible]〇孔氏曰孟豬澤名[illegible]在梁國[illegible]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孔氏曰土高者壤下土墳壚疏也[illegible]田第四賦第二〇朱氏曰錯在正賦上間出第一等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新安王氏曰枲麻絺紵紵麻也〇孔氏曰纖纊細綿也[illegible]治玉石曰錯〇新安王氏曰此治玉琢磬之錯不常用故錫命乃貢[illegible]

浮于洛達于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

林氏曰東北至華山之陽西距黑水是惟梁州[illegible]柳氏曰

黑水幽陰若源詳九下文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

愚曰岷山江源也嶓冢漢源也二山已種藝江漢之治可知

○沱潛說見荊州

蔡蒙旅平

孔氏曰蔡蒙二山[illegible]○蔡山曰[illegible]○

新安王氏曰水土既平而祭是為旅平所以報也[illegible]

[illegible]○愚曰古人舉動必有祭況禹乎

水土其所以生之大役行鴻休亦當既者必不致緩而旅祭獨

於梁雍言之蓋九州終於梁雍以見前此諸州名山皆有祭

也旅獨於蔡蒙荊岐言之蓋紀梁州之山終於蔡蒙紀雍州

之山始於荊岐以見州內諸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復以九山

刊旅總之旅山則川可知祭山川則大於山川者可知矣特

言於諸州之後其先民力後神功之義歟

和夷底績

鄭氏曰和夷和上之夷人也[illegible]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朱氏曰黎黑青黎沃壤也[illegible]口第七賦第八附

出第七第六第九通為三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孔氏曰璆玉名鏤剛鐵[illegible]○新安王氏曰熊

似豕羆似熊而黃狐類犬而長尾狸則狐之小者或用四獸

之毛織以為罽[illegible]或貢其皮故曰織皮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孔氏曰西傾山名在雍州[illegible]桓水名[illegible]漢上

曰沔[illegible]絕流橫渡曰亂○鄭氏曰雍州西傾有事於京

孔氏曰岍岐荊三山在雍州壺口至碣

石九山在冀州[illegible]○岐荊[illegible]

[illegible]○林氏[illegible]導川

歸海今先以導山為大源水懷山襄陵故川[illegible]漫溺

不可見欲施功無所措手故先以九州高山巨鎮為水所

壅沒者為表識自西決之使東以殺其滔天之勢水既順下

漸入于海則川流故道稍稍可求於是濬川之功可得而施

始爲九川而距四海蓋先隨山而後濬川其序不得不然也

經文曰導曰至曰過皆是指此冀之積水而言也[illegible]

[illegible]

朱氏曰自導岍至敷淺原皆導山之事曰北[illegible]

南氣勢脈絡可按今以導字分南北二條而江河爲之紀於

二條中又分爲四[illegible]

[illegible]

冀州諸山自雍州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海貫大河以北之

境也○夏氏曰導岍岐為之積水使下流至於荊山[illegible]

[illegible]然後逾河[illegible]

自壺口雷首導之至于太岳底柱析城又至

于王屋自太行折而北至于常山[illegible]又折而東北至碣石

[illegible]而入海[illegible]○愚曰導山諸說不一禹隨山以治

水故以導言山之行[illegible]不可誣而水之源未有不

出於山水之勢未有不因於山川循山之脈絡以導水一寓

蓋並行不相悖而曰至曰過蓋合山水而兼言之也[illegible]

淺深遠近之水深得禹治水之序然禹八年於外三過[illegible]
歷山川豈止一次既導懷襄之水則因山以相[illegible]
山之有澗谷者導而納之川山旁之有小水者則於[illegible]而治之
皆其跡之不能然也要之經意無所不包合衆說而觀之則得
之意具矣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孔氏曰西傾[illegible]鳥鼠三山雍之南山[illegible]○孔氏曰熊耳外方桐柏陪尾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illegible]○朱氏曰此北條之二其山來自雍州之南相首尾而東爲太華之山自華而東南爲豫州諸山實大河以南之境[illegible]

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

孔氏曰嶓冢在梁州[illegible]荊山內方大別三山在荊州[illegible]○朱氏曰此南條之一其山來自梁州而東爲荊州諸山實大江以北之境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孔氏曰岷山在梁州衡山九江在荊州敷淺原在揚州[illegible]○朱氏曰此南條之二其山來自梁州東南爲衡山過九江而接揚州實大江以南之境[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故叙中國之水以河爲先[illegible]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至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朱氏曰嶓冢在梁州[illegible]○孔氏曰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流爲漢水匯廻也○朱氏曰漢水至大別而入江江漢相合而東匯流於大故廻旋於蠡而鍾爲彭蠡之澤是彭蠡爲江漢匯合而爲之非先有是澤也漢發源於西在大江之北故次於河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朱氏曰分流爲別○林氏曰此梁州之沱也○孔氏曰澧水名[illegible]東陵地名○唐孔氏曰迆邪行也○朱氏曰岷山在梁州澧九江東陵在荊州匯在揚州匯卽彭蠡澤也上文言之江自東陵而東迆過而北與漢水會而匯爲彭蠡其流自岷山出者迤邐東注號爲中江以入海江在漢南故次於漢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朱氏曰沇在冀州[illegible]濟在兗州[illegible]陶丘[illegible]

在豫州[illegible]汶在青州○孔氏曰泉源爲流流出爲濟水至河內武德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而爲滎澤在滎陽東出於陶丘北又東北與汶水合又北折而東入海○朱氏曰濟雖孔而發源近故于[illegible]

[illegible]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朱氏曰桐柏在豫州泗沂在徐州○唐孔氏曰淮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愚曰淮自桐柏以上流小無所用導故導之自桐柏始渭洛言自亦然○朱氏曰淮在濟南故次於濟[illegible]

[illegible]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水經曰渭水出隴西首陽縣南谷山然後過鳥鼠山○朱氏曰渭水所經止於雍州於一州爲大於九州爲小故後及之

[illegible]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孔氏曰洛與澗瀍會于河南與伊會于洛陽至鞏縣東入河○朱氏曰洛水所經止於豫州自渭而言又在南故居末[illegible]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孔氏曰攸所也○愚曰九州所同同於治也下文所敘是也○吳氏曰許謹云隩水涯隈也四隩四海之隈○呂氏曰九州之山刊除其壅塞以告成○唐孔氏曰九州之川浚滌泉源無壅塞九州之澤既已陂障無決溢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illegible]○六府說見禹謨孔氏曰孔修甚修治也○王氏曰衆土交和正底慎致謹其事也○孔氏曰則猶準也三壤上中下田也集則其田以定中國之賦[illegible]

[illegible]

篇上經每州推舉一隅以反至此總結之以見九州之所同如宅土惟言於兗雍故此以四隩既宅總之旅山惟言於梁雍故此以九山刊旅總之上經所載川澤雖多然九州之川澤不止是也故以九川九澤之滌陂總之上經雖各載達河之道而四方之朝宗者不止是也故以四海會同總之六府孔修則非特水土之治也庶土交正則山林川澤丘陵墳

衍原隰之土地無不辨正非特壤之別也財賦者民命所係一或輕取則民無以生聖人所深謹也故於此又提其綱言之總類而推禹功之全可見矣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王氏曰言封建諸侯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illegible]

[illegible]○孔氏曰台我也距違也○王氏曰祗台德先者祗上之德先之也不距朕行從上所行之也○陳氏曰台朕皆史氏敘其君上也○東陽馬氏曰水土已平天子於是封建諸侯共治天下天子又祗已德以先之而天下無敢不從此皆禹功所致也[illegible]

[illegible]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

反○八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禹貢曰五服之制所以疆理内外以為京師諸夏夷狄之別○張氏曰服者服其事也内而甸侯衛外而要荒莫不各服其事於天子故皆謂之服○朱氏曰里者乃道塗遠近之數非方井之里也甸治田也畿内天子之田其民主為天子治田事故謂之甸服○夏氏曰五百里甸服者規方千里為王畿其中為王城王城之外四面各五百里是為甸服[illegible]○朱氏曰百里[illegible]二百里亦以四面各言之百里者去王城之一百里二百里者第二百里三四五皆然未審全是[illegible]。[illegible]秸服者服秸役也[illegible]曰秸有殺曰粟無殺曰米[illegible]○朱氏曰自[illegible]至米皆公田之稅○唐孔氏曰其稅[illegible]什一但所納有精麄耳○朱氏曰近者[illegible]遠者[illegible]故也畿内專言田賦者畿内不封諸侯故田賦入天子然五服事各不同亦舉凡例互相見[illegible]禹曰禹之甸法達於天下[illegible]而王畿特以甸名蓋畫畿甸之本也京師之地辨名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之所聚其民易以乘本逐末制名必曰甸服所以示務本之義制賦必以稼穡所以貴務本之實義務農重穀率天下以歸本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夏氏曰甸服外之五百里是為侯服[illegible]○孔氏曰侯斥候也[illegible]○王氏曰以始有諸侯故謂之侯服○夏氏曰内之第一百里為采采者卿大夫食邑之地也[illegible]○朱氏曰第一之百里為男爵之國[illegible]○王氏曰但建男邦者欲王畿不為大國所迫而小國易獲京師之助也○朱氏曰三百里謂自三至五為百里者三隨文生例不可拘也○王氏曰於此乃建諸侯之邦○秦氏曰大國遠則重足以有鎮而蕃屏王室建侯亦特二百里以對男邦言之則自此以外皆諸侯也[illegible]○朱氏曰侯服惟言邑國者叙外王畿封侯亦互相見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三山王氏曰先王疆理天下尤謹於華夷之辨王畿之外既建侯國以為王室之藩而其外之五百里則接於要荒故設為綏服以為内外之別○禹曰綏安也内安中國外安遠夷揆度也文教以文德教化也内之三百里接於中國故以文教為之事也奮振起也武衛以[illegible]事[illegible]外之二百里接[illegible]以[illegible]武衛也[illegible]其[illegible]有武衛以捍禦[illegible]所[illegible]所以為綏服也[illegible]新安王氏曰有文教以訓迪[illegible]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王氏曰於此不可用中國之政為之要約而已[illegible]夷之[illegible]中國之[illegible]而已蔡放也[illegible]投棄人於此[illegible]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王氏曰蔡不治也又非若要也[illegible]五言浸則其教衰矣○

蘇氏曰流謂罪人若流放此[illegible]

[illegible]

向慕故聲教廣暨而五服至五千里之遠[illegible]東[illegible]氏[illegible]舜[illegible]從天下所共[illegible]

[illegible]然聖人之道[illegible]內而略外[illegible]

要荒之名可見其去[illegible]遠者法度宜其[illegible]彼遠者[illegible]不適吾欲不同吾政七賦所不及不可[illegible]法度以治之也[illegible]而彼不從則吾之制之也勞矣故不若略其法度[illegible]至於五千見以見其德化之[illegible]要服荒服又以見其法度之寬[illegible]

[illegible]周官職方氏九服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illegible]

[illegible]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illegible]

禹曰漸如水之漸入被如衣之被覆孔氏曰暨及也[illegible]氏曰聲教[illegible]化也振於上而彼聞焉故謂之聲[illegible]於上而下效之故謂之教孔氏曰訖盡也林氏曰青徐揚東海故言東漸于海雍州弱水西流而流沙入流故曰西被流沙揚州[illegible]冀州[illegible]北無[illegible]終於[illegible]四[illegible]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

化[illegible]曰禹[illegible]政事所治[illegible]內外之限也[illegible]

[illegible]

之自冀州而下以帝都為主[illegible]之[illegible]及彼[illegible]內而東貫串九州之山川言之自九州攸同而下總合九州[illegible]之自五百里甸服而下由內及外言之自東漸于海而下則遠際四極言之經緯綜法度[illegible]林氏[illegible]聖經不及此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朱氏曰錫猶師錫帝曰之錫下錫上也元圭[illegible]

[illegible]〇王氏曰禹納元圭於舜以告成功[illegible]

[illegible]

甘誓

夏書

呂氏曰讀書當知世變不同堯舜禹相承渾然無間至於繼

禹則異矣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illegible]

孔氏曰啓禹子嗣禹爲天子[illegible]

[illegible]

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〇馬氏曰甘有扈郊地〇[illegible]史記

禹崩〇愚曰王者有征無戰今言戰者有扈敵國[illegible]變

之辭也春秋君臣之分不明故聖人嚴其辭以正其分啓承

三聖揖遜之後故聖人志其實以傷其變彼一時此一時也

甘誓凡四章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愚曰此史述作誓之由〇孔氏曰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illegible]

[illegible]

六卿非誓也〇林氏曰古者四方有變專責方伯方伯不能

討然後天子親征今啓親提六軍造其城下大戰有扈之强

惡可知〇愚曰[illegible]禹之道有扈[illegible]乎哉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

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愚曰嗟發語慨歎之辭[illegible]〇無垢張氏曰大事即

六卿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發之卿稱事人則六卿所統之衆

[illegible]〇五

行說見洪範〇愚曰太極判而爲陰陽陰陽散而爲五行人

稟五行之秀以生而爲仁義禮智信之德所謂天命之謂性

率性之謂道也五行分行於四時各有其德春盛德在木夏

盛德在火秋盛德在金冬盛德在水土分旺於四季王所取

法以爲治所謂[illegible]于五辰也天地所以成造化人物所以生

王者所以爲治無一不本於五行而有扈威侮之凡背五常

之道拂生長斂藏之宜以害民暴物皆威侮五行也〇孔氏

曰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〇呂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載也〇王氏曰若是者自絕于天故天勦絕其命〇愚曰天

即理也理之所當絕即天絕之也予惟恭行天罰蓋推奉

天而不可違也[illegible]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

汝不恭命

林氏曰古者車戰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甲士一

左一右而御者執轡居中〇孔氏曰左車左方主射攻治

也各其職右車右方主執戈矛[illegible]

[illegible]

我驅馳此御之正也若不能遇此御其馬之正也〇愚曰恭

者敬而奉之之謂〇無垢張氏曰我既恭行天罰汝等亦當

恭天之命左攻左右攻右御以正汝恭天命也[illegible]

〇呂氏曰理在天爲命在人爲法在師爲律師而非律則不

可以爲師矣。起牙兵有先聲而奪敵斬首其起斬之先奔[illegible]

無功以其大律故也[illegible]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無垢張氏曰：用命謂恭命，不用命謂不恭命。社說見太甲上。○孔氏曰：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與社主行，有功則賞於祖主前，不用命則戮於社主前，示不敢專。[illegible]

王氏曰：出師載廟社主行，示民以用命也。上用命則民用命，此所謂以躬率之也。○孔氏曰：孥，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戮言恥累也。[illegible]

五子之歌

呂氏曰：五子之歌與胤征中廢與甘誓、湯誓又不同矣。○無垢張氏曰：禹之功大矣，啓方即位，有扈不服，至用大兵；太康繼啓一出，游畋便至失國，是知天下之難保，雖大禹之功不能蓋也，爲人君者其可少肆乎。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孔氏曰：太康，啓子。○爾雅曰：昆，兄也。○孔氏曰：五人皆啓子[illegible]須待也。

汭說見禹貢。

五子之歌 凡六章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唐孔氏曰：此下史序作歌之由。○新安王氏曰：尸，主也。而有不爲之意[illegible]

[illegible]○愚曰：逸豫[illegible]至滅德何哉？蓋敬者德之本，人惟戒謹於後可以立德，心一流於逸豫則頹惰荒怠，百非萬惡生焉，漢元成、晉元叢非大無道而喪其身以亡其國，以逸豫滅德故也。[illegible]○蔡氏說見堯典。○蘇氏曰：貳，携也。○愚曰：怨者人心同然之理，吾德既滅，則民心皆離。○孔氏曰：盤，樂也。[illegible]○蘇氏曰：從流上下而忘反謂之遊。○愚曰：無度，無節也。○呂氏曰：民有怨者，不怨猶未至咸貳，咸貳則怨積而熟矣。太康於此正當思畏省前非，乃反盤游無度。○孔氏曰：畋，田獵也。洛表，洛水之南。○蘇氏曰：夏都河北而畋于洛南，言去國之遠。○旬說見堯典。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蘇氏曰：有窮，國名；羿，其君也。[illegible]忍，堪也。

○新安王氏曰：距，以兵阻之也。○孔氏曰：羿距太康于河，不得入國，遂廢之。○呂氏曰：太康何世無之，但在我之勢屈則彼強，因而入；苟有間隙則彼乘之矣。此羿所以因民弗堪而距之也。[illegible]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孔氏曰：御，侍也。○孫氏曰：徯者，望而不來也。前言須，待而不進也。○愚曰：然猶冀怨之延，太康既爲羿所距，不得反國，故五子侍御其母從而求太康之所在，待于洛北，而太康卒不得反，故五子咸怨，述祖戒以爲歌。[illegible]

歌○呂氏曰此歌當以詩看不當以書看[illegible]
[illegible]○愚曰五子作歌仍節奏怨而
不怒其畏未篤寧可以兆若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林氏曰皇祖大禹也○愚曰徽而
止之之辭戒順而導之之辭訓○蔡氏曰民可近言可親而
不可疏也不可下言可貴而不可賤也○愚曰民所以可近
而不可下者蓋民為國本故也本固則國安矣[illegible]
[illegible]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
不敬
愚曰一猶悉也我視天下之愚夫愚婦亦能勝我焉可多矣
而致人怨予一人之失而至再至三民怨之積豈必待其在於
然之明著而後可畏哉苟待其明著則無及矣當於未見之
時而圖之可也[illegible]
[illegible]○孔氏曰十萬曰億
于億曰兆懍危懼貌朽腐也○馭與御同詳見禹謨○林氏
曰古車皆四馬兩服兩驂天子之車蓋駕六蓋服驂之旁
又加兩驂焉則為六也[illegible]○三山陳氏曰此章
謂國以民為本而安民以敬為本以見太康失邦由失民心
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
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愚曰此承上章不敬之意而言○薛氏曰訓亦禹之訓也[illegible]
[illegible]○孔氏曰色女色○愚曰禽田獵取禽獸

○孔氏曰迷亂曰荒○愚曰甘酒而甘之之謂酣食物而好
之之謂嗜言無厭也○孔氏曰峻高大彫飾畫○呂氏曰凡
事皆有節則天地之正理約之事過以養體樂以導和宮室之
居垣牆之備皆不可廢至於荒淫甘嗜峻彫則踰其則矣一
踰其則便有亡之理[illegible]○孔
氏曰六者有其一必亡況兼有乎[illegible]
[illegible]○愚曰此一章意在言外見祖訓之當遵
者反違之當戒者反蹈之其應果不亡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愚曰此承上章未或不亡之意而言陶唐堯也冀方冀州之
一方也猶言一隅○孔氏曰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
安邑皆在冀州○愚曰此章方指言太康紀綱紀綱目以
喻法制之相維[illegible]道者君天下
之大本紀綱者維持天下之制自堯以來即有此冀方非一日
也今太康乃失其道亂其法乃致於滅亡傷其不能繼
歷代之業而亡其國也○左傳[illegible]惟彼陶唐而下有帥彼天常
一句顛覆作其行乃殄作乃滅而亡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
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愚曰此承上章失道亂紀綱而言明明者君德之大本明明
之至也○唐孔氏曰我祖禹也[illegible]○愚曰典則
皆法也典若萬世之常經若周官之六典是也則若一時之
成式若周官之八則是也典者其大則者其凡也○孔氏曰
貽遺關通和平也○林氏曰石權之法二十四銖為兩十六
兩為斤三十斤為鈞百二十斤為石鈞石五權之最重者法
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

生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均權是稱法度之所自出也舉鈞石則五權可知舉權則衡量準繩皆可見石言關鈞言和互文耳 [illegible] ○愚曰王府王國府庫也石鈞之器王府悉有 [illegible]

明則 [illegible] 緒統端可續也以喻國家之統緒明明以德言典則以法言石鈞以器言本末備具其統緒可以垂萬世而太康荒亂廢墜之以覆其宗族絶其關和偪其不能繼乃祖之業而亡其家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 [illegible] 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愚曰嗚呼悲爲之辭○唐孔氏曰曷何也國已亡滅何所歸乎仇怨疇誰也鬱陶積結蘊聚之意忸怩厚愧形於色亦面皮厚然○有咎見貌典○孔氏曰忸怩心慙○夏氏曰距太康

書卷三　三十四

者惟羿若萬姓中有悔我若姓可依之以生今萬姓皆仇然我我將誰依乎故我鬱陶積結在心慙不能自已原其始則由弗能謹於盤于遊田遂至于此今雖欲悔安可追哉 [illegible] ○王氏曰先王以敬民爲本惟不敬民故縱欲而養志喪志則失道而失政此萬姓所以仇予也其言之序皆出於一 [illegible] ○愚曰此章申前義而致悲傷之情也太康之失國禍根在於不敬故五子之歌以是始終焉乃一篇之綱領也故曰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胤征　夏書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王氏曰羲和至夏合爲一官 [illegible]

[illegible] ○唐孔氏曰 [illegible] 色 [illegible] 亂也 [illegible] 謂失分至之節亂日 [illegible] 甲乙之序○孔氏曰胤國名胤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史序其事作胤征 [illegible] ○愚曰此書即征之篇首 [illegible]

胤后徂征因名篇　胤征

胤征　凡六章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愚曰胤侯蓋以諸侯入王朝爲大司馬○新安王氏曰五家爲比 [illegible] 師 [illegible] 爲軍天子六軍然師則衆故六軍亦稱六師 [illegible]

書卷三　三十五

[illegible] 食其采地於畿內以其臣主之謂之邑○后謂君見舜典○愚曰羲和職在王朝今乃廢其職而酒荒于其邑故胤后承王命往征 [illegible]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嗟說見甘誓○唐孔氏曰有衆所征之衆○愚曰聖先聖也以其定謀謂之謨以其垂教謂之訓明徵謂可爲明證定保謂安固守○夏氏曰自先王克謹天戒至邦有常刑即謨訓

之言○愚曰天戒如三光而[illegible]之類天所以示戒
人君克謹謂恐懼修省也臣人人臣也常憲常法也克有能
守而不失也如理百度舉職業皆所以有常憲也[illegible]
[illegible]
修助其美之謂輔輔猶車之輔也所以助其明明明而又明也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
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王氏曰孟春布令[illegible]之時[illegible]周官正月始和同○孔氏曰
遒人宣令之官○蔡氏曰木鐸金口木舌施政令時振以警
衆○愚曰徇巡而示之也○孔氏曰官師衆官也○愚曰規
運[illegible]以為圓者也[illegible]以喻規正之義○新安王氏曰百
工執技藝之事以諫[illegible]州鳩對鍾律之
事[illegible]和因[illegible]度之事諫[illegible]是也○愚曰君臣相與儆戒

可謂已盡猶慮其或弛故每歲之首使遒人宣令以[illegible]其典時
不謹徇于大路欲其無往不聞使官師更相規切以諫至百
工亦皆執其事以諫[illegible]官師及百工皆諫其上也又慮不恭
其職而不諫[illegible]以儆之[illegible]刑之
有常而不變此皆所以謹天戒也[illegible]
[illegible]
將陳羲和所犯故先舉先王[illegible]以正
其罪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
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
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愚曰德者人所固有惟是羲和乃顛倒覆敗其德○唐孔氏
曰沒水謂之沈[illegible]與[illegible]同意也○新安王氏曰離去也○愚
曰官言所居之職次言所舍之位司言所主之事[illegible]

[illegible]○林氏曰俶始也天紀即其曆歲月日星辰
數之五紀也羲和世掌其職未嘗亂紀今始亂之○夏氏曰
遐遠也○永嘉陳氏曰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孔氏曰
辰日月所會次之名[illegible]集合也房所次之舍不合則日食
可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奏進也[illegible]凡日食伐鼓于社[illegible]
[illegible]瞽樂官
嗇夫[illegible]○林氏曰漢上林虎圈有
嗇夫又有鄉嗇夫當其幣役之職○唐孔氏曰庶人是庶

人之在官者謂胥徒也○釋文曰車馬曰馳步走曰走○孔
氏曰天[illegible]庶人走以供救日之百役也[illegible]
[illegible]
尸如見五子之歌○唐孔氏曰日食[illegible]
罔不知是其罪闇迷於天象以干犯先王之誅不可赦也
[illegible]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
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呂氏曰此上是責羲和之辭此下是戒師衆之辭○王氏曰
政典乃六典之一周之六典蓋因於夏[illegible]○呂氏
曰律法莫嚴於朔會故先時不及時者必殺[illegible]

[illegible]

曰以用也○愚曰奉譴而承之之謂行而行之之謂罰○呂
氏曰古人行師皆是奉承王命王者又奉行天討上下不敢
認爲己權則人君安敢輕用兵人臣安敢專命士卒安敢犯
命乎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
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孔氏曰崑山出玉山脊曰岡○孔氏曰天吏天王之吏
殲滅渠大魁帥也○唐孔氏曰上既勑衆士戮力致討又恐
兵威濫及故言火炎崑山之岡則玉石俱被焚燒猛火矣
天吏行師或有過逸之德則又烈於火今但滅其首惡其被
[illegible]所治其染汙穢之俗皆與之爲新一無所
問[illegible]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果曰上既以刑以言殺又慮其姑息輕重故歎而戒之○林氏
曰此威非猛之謂乃殺戮之威也此愛非仁愛之愛乃姑
息之愛也○蔡氏見大誥○呂氏曰記曰祭祀主敬軍旅主威
故殺戮之威勝其姑息之愛則信然有濟苟以姑息勝殺戮
信無成功[illegible]
[illegible]
當嚴之而愛乃所以爲不仁也[illegible]善當嚴而嚴乃所以爲仁不
嚴則在嚴而不沮戒則敬畏而不輕用兵之要無越此二
者蓋總結上文及前一章之意[illegible]
[illegible]

陳大猷集傳

商書 [illegible]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
沃

唐孔氏曰契湯始祖佐禹有功舜封於商賜姓子○孔氏曰
自契至湯十四世八徙都○林氏曰先王指契商頌曰玄王
桓撥[illegible]○孔氏曰先王居亳[illegible]
[illegible]湯復還亳帝告釐沃二篇

亡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孔氏曰湯爲夏方伯得專征伐葛國[illegible]伯爵也
○唐孔氏曰王制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君削以地宗
廟有不順者爲不孝君黜以爵[illegible]
[illegible]○孟子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
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illegible]湯使遺之牛
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
供粢盛也[illegible]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
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
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illegible]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
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illegible]爲匹
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民之
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不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
民如時雨降民大說、湯征亡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
作汝鳩汝方

愚曰伊氏尹名○孔氏曰湯進尹於桀○孟子五就湯五就

桀者伊尹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
孔氏曰醜其夏政故退還鳩方二人湯之賢臣不期而會曰
遇作汝鳩汝方二書皆亡 [illegible] ○永嘉鄭氏曰湯
累進尹於桀冀其用賢以為治初無伐桀之心尹往來徘徊
幸其一日之改圖不幸而不可事則去之又不可事而再去
之三不可事而又再去之至于四至于五豈輕於捨桀哉惟
其察之詳與之久知夏之必不可復然後不得已耳伐桀以
救天下豈成湯伊尹之本心耶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湯誓　商書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三山陳氏曰有天地則
有君臣君臣之分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故見[illegible]
焉必誅其暴如此不如是則亂臣賊子覬覦窺伺三綱淪九
法斁而生人不立矣故春秋以尊君為本而誅亂賊於天此亂
君臣之常也然天生民而立之君正為司牧吾民也若恃富
貴之權謂天下莫吾敵肆暴民上使民陷於塗炭而無所訴
則生人之不立抑又甚矣豈上天為民立君之本意哉故湯
武有弔伐之師此亂臣之變也常與變雖異皆合於道惟其
變而不失其常惟聖人能之○愚曰堯舜之禪禹啓之繼湯
武之征伐其合於義一也

伊尹相湯 [illegible] 湯伐桀升自陑 [illegible] 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春秋傳曰聲罪致討曰伐○釋文曰桀名履癸天子○唐孔氏
曰伊尹以夏政醜惡去而歸湯輔湯以伐桀○孟子伊尹曰天
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
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
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其自
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孔氏曰桀都安
邑陑在河曲之南 [illegible]
○呂氏曰陑蓋師當行之道夏之可攻處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孫氏曰升自陑絕[illegible]事之賓猶秦
[illegible]
晉言師渡孟津○唐孔氏曰鳴條在安邑西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湯誓 [illegible]

[illegible] ○孔氏曰 [illegible]
[illegible]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
多罪天命殛之
林氏曰湯武誓師時桀紂猶在上言王曰又予一人者史追
稱潤色之辭也○唐孔氏曰庶亦衆也古有此重言又我雖
舉兵誅也○王氏曰以分言之以臣伐君疑於亂矣以天命
言之則湯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
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愚曰我后商民指湯也○唐孔氏曰恤憂念也○穡說見盤
庚○吳氏曰言夏為正龍之君不當割○蘇氏曰桀之虐
不能及商商民安於無事而畏伐桀之勞故其言如此 [illegible]
[illegible] ○愚曰予聞
聞汝衆言但予畏上帝之命不敢不正其罪往伐所以正之

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illegible]

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illegible]

愚曰其曰謂其言如此。○呂氏曰商民[illegible]

知夏之虐。故曰夏王[illegible]其如我何故[illegible]

之事以告之。[illegible]

馬氏曰率盡也。[illegible]衆力。○呂氏曰[illegible]民

[illegible]○愚曰所有臣民之衆率[illegible]

協謂皆離心[illegible]

氏孟子註曰時是也。日指桀。曷何也。史記載桀自言吾有天

下如天有日。日亡吾乃亡。故其民怨之。皆曰此日何時亡[illegible]

君亡則我寧與汝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illegible]

惡德如此。今我必往伐之。[illegible]

前章商民以一己爲心。聖人則以天命爲心。所謂順天也。此

章商民以一國爲心。聖人則以天下爲心。所謂應人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illegible]爾無不信。朕不食

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愚曰致推而至之於彼也。○孔氏曰賚予也。○新安王氏曰

食言如日食之食。謂自有而無。謂前言也。[illegible]

[illegible]○孥戮說見甘誓。○孔氏曰攸所也。○愚曰賚曰大賚

戮曰孥戮。信必之辭。又詳於甘誓。蓋世愈下。聖人愈加謹

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illegible]

社說見大甲上。○永嘉鄭氏曰古者有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則

國亡而社遷宜矣。然桀之亡豈神[illegible]故欲遷其社而湯不

可。特屋其社而不遷。尊[illegible]矣。君以[illegible]

[illegible]

受謂[illegible]四百五十八[illegible]而天下歸

商。○夏[illegible]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

伯作典寶

左傳曰大崩曰敗績。○愚曰從逐而攻之也。孫子曰佯北勿

從。○孔氏曰三朡國名。今定陶[illegible]○東陽馬氏

曰取寶所取謂之俘。○永嘉鄭氏曰寶玉夏之寶璜之類是

也。[illegible]○孔氏曰誼伯仲伯二臣作

典寶一篇亡

商書

仲虺之誥

左氏傳曰仲虺湯左相。○愚曰此告君之書。古字告誥通用。

召誥洛誥同。○三山陳氏曰此釋湯慙德。故始則美之。又慮

其愧心既釋。驕心或生。故終復警之。大臣正君心而引之當

道者如此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illegible]仲虺作誥

孔氏曰大坰地名。○呂氏曰湯伐桀歸至大坰。在中路間。仲

氏即作誥。蓋湯既勝夏。[illegible]心頓發。苟不急解釋之。則將自沮

不化。必有害於初心。故不待至亳即作誥也。[illegible]

仲虺之誥[illegible]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

虺乃作誥

愚曰湯功業成。故稱成湯。○放說見舜典。○孔氏曰南巢地

名。[illegible]

○愚曰有慙德謂有慙於德。台湯自言也。口實謂藉口也。○三

山陳氏曰湯豈不知應天順人之無可疑者。然不得如堯舜

揖遜之盛而適與君臣之不幸其心實有所慚其謂始見
湯之本心○[illegible]呂氏曰湯之慚[illegible]後世
之議已是亂臣賊子之以此藉口也[illegible]
[illegible]
愚曰仲虺之誥特釋湯之慚亦所以深[illegible]示天下後世
苟無桀之德不若湯非天命人心之所迫則固不可爲湯
之事使萬世之下亂臣賊子不得藉口以爲欺也
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
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
奉若天命

聰明說見堯典○愚曰人有生則有欲欲食欲衣欲安欲利
皆然[illegible]之所不能無者無主則各肆其欲而爭爭則必亂惟天
生聰明爲之主是治民亂[illegible]呂氏曰有夏昏德正與聰明相反
[illegible]
故民被其禍猶墜水火○愚曰桀既失其爲主然民不可無
主也天乃錫湯以勇智勇智超出乎人也聖人之德非勇
智所能盡然撥亂之才非大勇大智定大謀以勇智爲先[illegible]
[illegible]○立木爲標準謂之表
表而正之使萬邦皆正所謂天生聰明時乂也纘繼服事也
桀不能繼禹故湯放桀而繼禹之舊業與武王政由舊同歟典
禹之典也○[illegible]有典則有則貽子孫至是替矣故於茲率
循其典[illegible]○張氏曰奉者承而不違若

者循而不違○愚曰凡此所以深順上天命我之意也此章
推天爲民立君之意以釋湯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illegible]式商受命用
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illegible]
若粟之有秕[illegible]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
聞
林氏曰矯如矯制之矯誣僞也○天帝說見益稷○愚曰夏
王有罪恐天下叛之故詐稱天意以布命令于下惑其衆而
虐用之若王奉動稱天命以欺人也臧善也帝用是不善桀
○孔氏曰式用爽明師衆也遂用商受爲王之命用明其衆
[illegible]
曰用爽厥師而下經文脫簡○孔氏曰簡略也○朱氏
曰莠似苗之草○薗曰秕不成粟也○東陽馬氏曰桀之
君臣簡略賢者趨附有勢之人其徒黨實繁多我邦非止說
商邦皆說天下邦國也始我天下邦國其於夏也如苗中有
莠粟中有秕桀常欲剪除之故我天下之人若小若大戰戰
慄慄無不懼以無罪見滅如此則桀安得不亡湯安可不伐
之況我今所言與盛之理乃是道德之言足可聽聞而又何
歟乎[illegible]○愚曰此章言桀惡爲天人所
棄以釋湯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
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愚曰不邇比聲樂女色殖封聚而滋生也不殖者貨利[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德之懋者則懋之
以官功之懋者則懋之以賞[illegible]

[illegible]

之有善則用之若己[illegible]

不吝吝恡惜也仁者天地生生之理無止息無彼此無限際

而人稟之以生故得是以爲心之德仁乃一元之德五常之

本也君德莫大於仁[illegible]則寬是用仁是[illegible]

盡其實非強爲[illegible]仁非力假[illegible]也彰

信信之者也[illegible]如此自然[illegible]信於兆民[illegible]

[illegible]

乃葛伯仇餉[illegible]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

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

惟舊哉

王氏曰民信之然後可用以征伐故繼言征葛○愚曰乃發

語辭○葛見湯征序○夏氏曰湯初興征葛之意惟其殺餉

田者爲仇讎故始征之湯誓始自葛而遂征誅固哉天下言

桀之虐一聞湯征葛皆望湯之來湯不得已往征東征則西

夷怨南征則北狄怨[illegible]曰均是民也何爲先彼而獨

後我乎湯所未征之國則怨其來之後其所往征之民則室

家相慶曰徯待我后久矣[illegible]后既來我其蘇息而

再生乎則民之戴商其來舊矣○愚曰民望湯如此之切湯

雖欲不伐桀得乎[illegible]

[illegible]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

其昌

愚曰此承上章征伐而言上下疑缺文○唐孔氏曰賢是德

盛之名德是資賢之實忠是盡心之事良是爲善之稱佑輔

[illegible]力少爲弱不明爲昧政荒

爲亂國滅爲亡○孔氏曰賢則佑之德則輔

之忠則顯之良則遂之弱則兼之[illegible]

之昧則攻之亂則取之亡則侮之有亡道則推而亡

之者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愚曰天之於

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此皆順天理之自然仲虺稱湯[illegible]

[illegible]曰實然不敢明言湯無此又難持名教之深意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新又王氏曰此下乃戒之之辭湯取天下[illegible]不足惑至于天

下之道則不可不勉[illegible]使德之日新不當使志之自滿[illegible]

[illegible]

則萬邦[illegible]也[illegible]則九族[illegible]

戒辭謂此戒也[illegible]九族[illegible]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愚曰此承上章德日新之意而言昭明之也大德猶全德也

中者[illegible]於中而極[illegible]不及者不及故民

鮮能中者王以懋昭大德建立其中於民使民皆取則於我

以歸于中所謂皇建有極也[illegible]

[illegible]

宜也以義制事則行於外者合宜乃大德之所自行中之用

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以禮制心則存於內者合理[illegible]

[illegible]

乃大德之所自出中之本也[illegible]禮義之道

[illegible]

推之無窮傳之罔極所以垂優裕於後昆○東陽馬氏曰昆

亦後也後昆猶云子孫也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愚曰此承上章志自滿而言○陳氏曰此昔人格言仲氏述
以告湯自得師者不因乎人如自強自明之意其尊德樂道
受教好學出於中心之自然非有所爲而然也○愚曰能自
得師則天下之善皆歸於己故可以王謂人莫己若則驕矜
侮慢善日消惡日長亡之道也好問則衆善集故優裕自用
則能有限故狹小 [illegible]

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愚曰謹其終惟如其始封殖有禮傾覆昏暴福善禍淫此天
道之常敬重天道則永保天命否則天命無常未可保也此
章疑有缺文衍文

湯誥 商書

湯旣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林氏曰黜夏命不使復承天統○永嘉葉氏曰湯所黜夏
不敢居其宮退就侯國聽天下自爲去來及諸侯率
從歸亳而不釋然後作誥

湯誥 凡八章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illegible]
孔氏曰誕大也○唐孔氏曰萬方舉盈數○愚曰萬方猶萬國
也湯勝夏至亳萬方諸侯皆來朝聽命 [illegible]
湯於是大告諸侯與之正始 [illegible]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
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illegible]
三山陳氏曰嗟爾萬方者呼之之辭也使洗心滌慮明聽予告
○皇說見五子之歌○王氏曰衷中之謂也 [illegible] 民受天
地之中以生 [illegible] ○孔氏曰若順

恒常綏安猷道也○王氏曰人之生有善有惡若者常性也
不善者非常性也○三山陳氏曰順其所有之常性俾之能
安其道惟君之責焉 [illegible]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
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 [illegible]
愚曰德即性中所得之理天所降謂之衷人所受於天謂之
性率性之道謂之猷得於己謂之德非有二理也○滅德說
見五子之歌○愚曰百姓通言臣民○夏氏曰夏王自滅其
德無復有不忍人之心故作威以布虐於萬方百姓 [illegible]
[illegible] ○孔氏曰罹被忍堪 [illegible] ○唐孔
氏曰荼苦菜毒螫人之蟲蛇虺之類以諭苦也○林氏曰人
不堪其苦無所赴愬皆稱冤于天地神祇以覬拯己無辜如

此何以若性綏猷哉 [illegible]

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
敢赦敢用玄牡 [illegible] 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
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
三山陳氏曰爲善自有得福之理淫過自有取禍之理天非
偏厚然福之禍之所感召自然而然○新安王氏曰罪人桀也
○將說見胤征○愚曰將天命之明威 [illegible] ○夏氏
曰元牡黑牲也牲用牡不用牝 [illegible]
[illegible] ○愚曰昭告昭明其事以告神后天帝也其道至神故
言上天神后 [illegible] ○吳氏曰請猶乞也請罪者
請加罪有夏也請命請百姓之命也○新安王氏曰聿遂也
元聖謂伊尹也稱元聖者 [illegible] ○愚曰勠力併力也○三山陳氏
曰當桀之虐民命皆在死所故與衆請命使得更生 [illegible]

○愚曰孚字信也佑助也

○呂氏曰罪人黜伏謂桀竄伏南巢

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孔氏曰僭差也○夏氏曰天命福善禍淫有僭差賁然明著如草木然民所殖則生民所不殖則死信出於民之所殖而已蓋湯者民之所殖而桀者民之所不殖也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新安王氏曰輯和協也○吳氏曰爾邦之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呂氏曰湯初以天命人心不得不伐桀初非欲有天下今天乃使我輯和爾邦家慊然不敢當○孔氏曰戾罪也慄慄危懼貌隕墜也○愚曰天下至大爲君至難桀既獲罪矣朕於此又未知獲罪於天人與否湯不敢自謂無過故慄慄危懼如將墜于深淵蓋親監夏之亡雖得天下常以獲戾爲憂不敢以位爲樂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蔡氏曰夏命已黜湯命維新侯邦雖舊悉與更始故曰造邦○愚曰無與毋同○孔氏曰彝常慆慢也○愚曰上言爾邦家示非我有也此言我造邦示當我從也從匪彝謂好奇越雅而矯激者也就慆淫謂慆漫淫溺而惰放者也典常之道人所自有故言爾典天休未常不畀於人人自無以承之耳守典則俯仰無愧心逸日休此即是承天休非於守典之外別求天休也爾有善我則顯用而不敢蔽罪當我身則自反不敢自赦罪自責之辭一簡閱在帝於上帝之心求契於天而已也○林氏曰所謂罪當朕躬非一身有罪然後爲罪天降衷于民而以君牲綏猷責之君必天下無一人失其衷始足以盡責苟萬方有罪我治化不至亦我之罪也萬方○愚曰此蓋重自責己以爲人之意

論語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孔氏曰忱誠也○愚曰庶幾能盡其誠乃亦可以有終曰尚曰亦皆不敢必之辭蓋兢兢不忽之意也

咎單作明居

孔氏曰咎單臣名作明居一篇亡

伊訓　商書

愚曰訓道也言伊尹訓于王故名伊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孔氏曰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胡氏春秋傳曰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人君則與天地參者也故體元者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一於正矣葉氏曰伊尹於太甲即位之初即作訓不遑他務先正其君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元祀見堯典九載注 [illegible] ○三山陳氏曰元祀即踰年改元也 [illegible] 十二月即元祀之首月也商人以建丑為正故用十二月爲首不言正月蓋夏時得四時之正故孔子曰行夏之時商周雖用子丑為正亦用夏時數月 [illegible] ○愚曰祠祭也先王 [illegible] 蓋商之祖先如商頌言玄王之類也 [illegible] 喪三年不祭不以凶服入宗廟故太甲不親祠而伊尹攝祭以告于湯則嗣王之初與它君不同故太甲親見之時太甲宅憂當在梁闇而曰奉嗣王祗見厥祖者蓋改元即位莫大之事故伊尹奉之以見厥祖以告之豈以在諒闇而廢哉侯甸群后五服之近者以見其餘如周官言邦侯甸男是也胡氏春秋傳曰即位者告廟臨群臣也舜傳位則曰格于文祖禹傳位則曰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子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則臨群臣也太甲之見厥祖侯甸百官咸在者即位告廟臨群臣也○爾雅山頂曰冢。愚曰冢者主而治之之謂冢宰位高於群卿無不主治王宅憂三年不言冢宰攝國事故百官總己之職事以聽命于冢宰○呂氏曰明言言之力也○愚曰火猛爲烈嗣功德之顯著也烈祖湯也以德成全無虧也以久遠之事告人人情未必信故以祖宗雖遠家之事告子孫則莫不深信罔守故五子述禹之戒伊尹言湯之德周召陳文武之業尹尹雖大聖未嘗不然也 [illegible]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三山陳氏曰言祖德而先及夏后原其所自也○東陽馬氏曰夏先后如禹啓少康皆是○方懋見堯典○愚曰人君爲天地鬼神萬物之主夏后懋德無已故化合故合和氣薰陶天道順而無菑感之以山川安而無崩竭之變鬼神安而無妖厲之作禽獸羽毛鱗介皆得遂其性 [illegible] 蓋德者天地人物同然之理也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毛氏詩傳曰戕哉也○呂氏曰率循也○唐孔氏曰我謂湯也湯有天命故夏就湯借手使誅桀 [illegible] 陳氏曰哉始也造爲攻伐自於鳴條朕之始 [illegible] 哉自亳以見而興 [illegible] ○東陽馬氏曰天命無常如此太甲可不監夏而戒懼乎○孟子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愚曰布宣播之也昭顯之也聖武之取者猶言神武也○兆詳見五子之歌○三山陳氏曰湯以寬代桀之虐兆民猶脫虎口依慈母孰不懷之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愚曰湯以德得天下今王繼其位即當繼其德○新安王氏曰修德在謹其初初善猶懼終失初之不善能善終者鮮矣○愚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親者身之本孝弟者行德之本始即位者爲君之本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立君者即位之初必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三山

陳氏曰孩提之童莫不愛其親既長莫不敬其兄愛敬之心人所同然但能立之者鮮 [illegible]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推斯心以加諸彼則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始以家邦達自近及遠以愛敬加於四海矣 [illegible] 愚曰此章論治道之爲乎要人君所宜深玩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林氏曰上既言立愛立敬故繼以先王之脩人紀 孔氏曰先王湯也 紀者見五子之歌○愚曰人紀人道之紀即人倫五典也○呂氏曰人紀乃天理自然之序古今長存但綱紀壞而不脩湯始起而脩之修者復其道之謂 愚曰聖人所以爲聖以其爲人倫之至也治道在於正人倫人倫正而天下化矣咈違也先民猶古人也檢者斂有律制之意人之有諫從而弗咈先民之言順而不違居上克明 [illegible] 爲君盡君道 [illegible] 爲下克忠則爲臣盡臣道 [illegible] 王氏 [illegible] 與人不求備待人輕以約 [illegible] 檢身若不及責己重以周 [illegible] ○張氏曰湯始於修人紀終至于有萬邦積行累功非一朝一夕此其所以爲艱哉 [illegible]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illegible] 制官刑儆于有位

愚曰敷布廣求明哲之人 [illegible] 以輔于爾子孫莫大於廣求賢才所以遺後世無窮之用也又慮在位不能飭已正君役制官刑以儆之聖人之創業垂統無所不用其心而保王業則無不盡其心

[illegible] 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孔氏曰恒常也 [illegible] 見五子之歌 愚曰 [illegible] 葉氏曰巫以歌舞接神○三山陳氏曰風者風俗之風謂足以使人動而化也○愚曰古者成童舞勺舞象歌舞本不可廢然常舞酣歌是謂巫風 夏氏曰殉從也言以身從之所有貨色而不知有己也○遊謂遊燕畋謂畋獵 愚曰貨財女色遊畋攫本不可絕然殉而無節則貴溺而過度是謂淫風 孔氏曰侮侮聖人之言而不行 [illegible] 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耆年有德疏遠之童稚頑愚親比之 [illegible] 愚曰四者亂其常然之理是謂亂風 ○張氏曰合而言之謂之三風分而言之謂之十愆愆過也 王氏曰有位之人以行義率庶民以職業成政事三風十愆則風俗壞政事廢故湯制官刑以此爲戒 孔氏曰臣無貴賤皆當匡正其君不正其君服墨刑 愚曰此所謂不忠之刑 [illegible] 未達一間 [illegible] ○ 愚曰 [illegible] 馬氏曰 [illegible] ○葉氏曰 [illegible] 張氏曰言邦君卿士而不及天子者此湯儆有位之言也且舉以訓太甲其意以爲邦君卿士有其一且以喪亡況天子有之其

其不亡天下乎可謂微而婉矣 [illegible]
[illegible] 愚曰上章述湯之德以勉其善此章述湯
之[illegible]以防其失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愚曰謨之已定者為謨謂規模謀畫也洋洋廣大貌孔甚
彰顯也聖謨嘉言即上所述是也嗣王祗敬其身念而不忘哉
聖謨嘉言如此責太甲敬身念而不忘尤在敬身乃指太甲不用王
要一篇之綱領也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
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愚曰祥休祥殃咎殃百言多也慶福慶也作善固[illegible]
[illegible]其大然後萬[illegible]作不善固[illegible]不[illegible]待大[illegible]墜
其宗此章總結上文自上帝不常已下[illegible]上[illegible]
之意自爾惟德已下總言以上三節之意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書 四
十八

太甲上　　商書
孔氏曰戒太甲故以名篇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
太甲三篇
本[illegible]氏曰太甲未嗣立過當貴以動其心故既立而不明
使其不明在未立之前湯未必傳之 [illegible]。
[illegible] 朱氏孟子註曰放置也。孔氏曰桐湯葬

地。三山陳氏曰伊尹知太甲縱欲之原生於快意肆志之
境故放之於桐置之幽僻之地起其悲哀悛悔之心故其念
已消善端復萌是以三年處仁遷義而歸于亳 [illegible]
[illegible] 悔過思庸得終為賢君矣。蘇氏曰思庸思伊尹之言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孟子公孫丑問曰伊尹放
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其
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
則篡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九

太甲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
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
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孔氏曰惠順也。蘇氏曰阿衡伊尹之號。王氏曰阿大陵
之有曲者保其君如阿也其國如衡 [illegible]
[illegible]
戒若後世之言悉也。孔氏曰顧謂常目在之。朱氏曰諟
古是字。孔氏曰社土神稷穀神句龍能平水土后稷能
種百穀故以二人為配而祭之宗廟祖宗之廟也。愚曰天
之明命蓋天所以命與我而不昧者 [illegible]
[illegible] 常[illegible]存之此即是敬 [illegible] 故以奉承

天神地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 [illegible]
[illegible]
湯能祇承天地宗廟則可爲天地宗社之主故天監
視其德集大命於其身撫綏萬方者順而撫之之謂綏安也左右輔
翼也辟君也 [illegible] 宅居而安之之謂師撫綏故不大也基
基業也以寧湯家之業 前說見五子之歌 王氏曰言非
湯非尹嗣王無可承之基緒然則太甲不當不夷于阿衡以
覆湯之典刑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
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孔氏曰夏都在亳西 呂氏曰周如孟子言周于德之周 [illegible] 謂
無虧缺也 [illegible]
新安王氏曰有終善終也 [illegible] 相輔相之
臣也言君臣俱榮後嗣王指桀罔終謂亡也言君臣相替 蘇
氏曰君臣一體禍福同也 愚曰嗣王當監于夏而戒哉敬
爾其爲君也君不君則辱其祖矣君罔終則臣亦罔終君不
君則湯亦有愧切之矣也
王惟庸罔念聞
愚曰太甲常無所念無所聞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
越厥命以自覆
三山陳氏曰伊尹屢作書而不聽乃面命而言 唐孔氏曰
昧是冥晦爽是將明謂夜向晨也 愚曰誠敬不息夜氣常
存故當昧爽之時此心洞然大明 [illegible] 蓋
[illegible] 愚曰此 蔡氏曰坐以待旦欲出而治天下也
念念在天下 無斯不忘 愚曰旁求求之非一方也 俊彥

見彥輿 孔氏曰美士曰彥 愚曰開而發之之謂啓導之而
達之之謂迪 孔氏曰越墜失也 愚曰湯不惟自以丕顯
又廣求賢彥啓迪後人使皆不墜勤於庶治今王無承其
祖命自取覆亡
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illegible]
比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朱氏曰儉節制也 愚曰謹汝儉約之德 呂氏曰 [illegible] 惟思
求久之謀 [illegible]
[illegible]
孔氏曰機弩牙也 新安王氏曰上弦曰張 唐孔氏曰括
矢末也 新安王氏曰度謂高下邪正有准程也 愚曰
如虞人射獸張弩於機必往省察其矢括合於度乃釋弦
發矢而必中矣 [illegible]
孔氏曰止如君止於仁子止於孝 愚曰天下萬事莫不有
度五官各所以爲度者存故其所當止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乃祖所行而已乃祖所行即其所當止 [illegible] 孔氏曰懌悅也 [illegible]
有辭有稱譽也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
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愚曰尹知不可以言語回乃曰此乃不義習慣則將
與性成而不可救矣 [illegible] 營宮于桐使密邇先王得親近先王朝夕
可狎昵王不順 [illegible]
感悟庶其訓之 [illegible] 葉氏曰無使太甲終其世迷

而不悟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新安王氏曰允猶信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孔氏曰冕冠也 [illegible] 呂氏曰冕服 [illegible] 服也 [illegible]

有服 [illegible]

太甲既悔過又 [illegible]

[illegible] 奉之歸亳復天子位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

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蘇氏曰胥相也 ○ 呂氏曰 [illegible] 民非君則亂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亡無以君天下 [illegible] 太甲

之於民幾於無君君幾於無民今天眷佑有商使嗣王克終

其德自桐歸亳 [illegible] 民復有君君

復有民實萬世無疆之休 [illegible]

慰太甲而堅其善也 [illegible]

[illegible]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

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拜手稽首說見 [illegible]

曰底致類善 [illegible] ○ 孔氏 [illegible]

罪也 [illegible]

作孽 [illegible] 猶可 [illegible] 修德政而逃避之 [illegible]

身作災 [illegible] 自身被害何所逃哉太甲深見得自不是不然伊

尹當太甲不惠阿衡伊尹惟恐太甲不聽其言及太甲求助圖

終太甲惟恐尹不言凡事反覆皆如此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

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

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

蘇氏曰允德信有德也 ○ 愚曰協于下謂允德所孚協合無

間也太甲歸亳雖有克終允德之意然其下固未能盡孚太

甲言前日不明于德則今日惟適而自謂已明故尹迎其端

而充廣之謂勝其身使允德協于下然後為明后耳遂舉

湯允德協下之事以啟焉困窮之民人所易忽乃惠之如子

故斯民服其命令無有不悅孟子曰中心悅而誠服夫悅而

不服則玩服而不悅則離服而悅斯為王者之政所謂甚而

愛之也 [illegible] 民如此則鄰國皆仰之凡與湯並有邦國而

為其鄰者 [illegible] 乃曰徯待我后我后來則免罹刑罰

之虐此皆湯允德協下之實 [illegible] 汝德視汝厥祖無

一時豫怠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愚曰先祖先也中庸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下臣下也。蘇氏以視不及遠非明聽不擇德非聰故戒之也

愚曰孝恭聰明四者修德之目人君修德須於此用功

太甲前日覆湯典刑不惠阿衡出不能思其由於也既立不

明者棄師訓由視聽於近德戒於邪也今既盡此四者則[illegible]

狠去而德成矣伊尹不克俾厥后爲堯舜若撻于市太甲德

成則尹之喜其我前求王之休美無已也[illegible]

[illegible]

太甲下

愚曰伊訓作於太甲未有過之先伊尹欲預防其過故其辭

嚴太甲上篇作於太甲有過之時尹不欲激之而辭婉[illegible]

故其辭婉次篇作於悔過之初尹喜其能改故其辭[illegible]

作於悔過之後尹慮其或不克終故其辭深以爲大臣勸君

淺深有序如此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

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夏氏曰申重也重而後言重其事也、敬與見堯典誥、仁

與見仲氏之誥。橫渠張氏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illegible]

[illegible]

妄之稱。愚曰王位即天位故曰天位猶言天王天子也。

呂氏曰天本無親能敬者則親之矣[illegible]有天之理[illegible]

天理有天 民本無常懷惟有仁者則懷之蓋仁者民之心鬼

神本無常享惟誠則享之蓋誠者鬼神之德[illegible]

[illegible]人君必上得天心

下得民心兼得鬼神之心方可以保天之位此天位所以艱

也[illegible]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

與惟明明后

愚曰德則故治故也德也自其得於己者謂之德自其理之

通行者謂之道[illegible]

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不過[illegible]

貨利暴虐[illegible]事雖不同也[illegible]

[illegible]

亂同事[illegible]○夏氏曰慎終始於其所與與治同道而不與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愚曰懋敬敬而不已敬即天之理也[illegible]

[illegible]

之尚感我也欲太甲與湯同道也[illegible]愚曰令善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蘇氏曰下者高之本邇者遠之始。愚曰必者斷斷不易之[illegible]

[illegible]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愚曰無輕民事[illegible]

[illegible]

日謹一日常如初時[illegible]○馬氏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愚曰恭其言逆者必揆於道之當否合道則逆者乃所以
爲遜非道則遜者乃所以爲逆 [illegible]
[illegible]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
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葉氏曰慮者思之深也○孔氏曰謂何也獲得也○三山陳
氏曰慮者所以知乎此爲者所以行乎此○孔氏曰一人天
子 [illegible] ○王氏
曰元者善之長良者善之至 [illegible] ○孔氏
曰貞正也○三山陳氏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人元
良則萬邦皆以之正○王氏曰能亂善惡之實者辯言也○
東陽馬氏曰祖宗舊政其慮之甚詳行之甚久不可輕變 [illegible]
[illegible] ○老氏曰功成而弗
居 [illegible]
[illegible] ○愚曰思之行之則一人元良萬邦以正君於
此無以辯言之入而亂舊政臣於此無以寵利之故而居成
功則邦國其永久信乎休美矣 [illegible]
[illegible]

咸有一德

伊尹作咸有一德　商書
愚曰一德者純一之德即誠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愚曰太甲雖已悔過遷善伊尹將告歸慮其或變故告以一德
欲其始終如一也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
亡
孔氏曰諶信也○愚曰常德則保位不常則亡所以爲難諶
靡常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
愚曰庸常用也大命君爲神民之主上說惟天求保惠之禁乃
慢神虐民故天棄之此承上文厥德匪常九有以亡而言 [illegible]
[illegible]
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
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
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孔氏曰監視也○啓迪說見太甲○愚曰有命有天命之人
[illegible] ○愚曰一德即上文所言常德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天地神祇社稷宗廟之主 [illegible]
孔氏曰享當也○呂氏曰天本有是一德君臣有一德故能
當天心 [illegible]
孔氏曰爰於革改也○林氏曰夏以建寅爲正商始以建
丑月爲正○愚曰一德乃天人同然之理故天人自然佑之
歸之此承上文常厥德保厥位而言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
災祥在德
呂氏曰一則動皆合理故無不吉二三則動皆悖理故無不
凶 [illegible] ○林氏曰降於天者爲災祥
受於人者爲吉凶言吉凶所以不僭差於人者以天之所降

災祥惟在於德也。愚曰言非特天命靡常與雖微而動作
吉凶皆本於德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無垢張氏曰太甲即位已久比自復位時言既新服受天命
其德亦當君天命之新。愚曰新則不畏而愈進終始惟一
乃能日新而不已 [illegible] 此言修
德當一也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 [illegible] 為下為民其難
其慎惟和惟一

林氏曰任官自大臣至百執事皆是也。愚曰不曰賢者
為材故以材兩賢林氏曰左右謂侍御僕從也 [illegible] 致
夏氏曰人君所以必尊用賢材者蓋以臣職有大於致
君澤民為上則欲成君德為下則欲治斯民所係甚重其難
之不可以易其謹之不可以忽。愚曰持之惟協和而無睽乖
[illegible] 任之惟專一而無疑二此言用人當一也此二節乃
前君臣咸有一德而言 [illegible]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愚曰有專一之一終始惟一是也有統一之一協于克一是
也無一善之或遺無一息之或間皆以盡一德之全體君既
言惟一之旨復明協一之義德之所在初無常師凡主於善
者皆所當師謂博而取之也善有萬殊亦無常主必合乎能
一謂一以貫之也 [illegible]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

愚曰有一德故其言大其心一咸曰見頌之無間又曰見頌
之無已此言一德之驗

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愚曰祿先王所傳之祿位、孔氏曰底致也烝眾也。愚曰此
言一德之效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
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
成厥功

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illegible]。呂氏
曰萬夫之長謂諸侯。蘇氏曰非德無以造後 [illegible]
[illegible] 非政無以齊眾。新安王氏曰后非民罔使則
人君不可忽之無與也民非后罔事則天下亦皆效其情
也。張氏曰人君不可自廣而以己為有餘狹人而以人為
不足。孔氏曰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民主人君也
。袁氏曰人主欲成功須與民共之匹夫匹婦不得自盡則
誰與成其功乎。三山陳氏曰一德者純誠之謂苟有自足
之意則不足為一德矣求之於七世之廟又求於萬夫之長
下至匹夫匹婦之微亦各使自盡其情此純亦不已也。愚
曰此言一德已盡尤不可自足 [illegible]

沃丁 [illegible] 既葬伊尹于亳咎單 [illegible] 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孔氏曰沃丁太甲子咎單臣名。無垢張氏曰伊尹雖告歸
猶朝廷有大務必就問之古禮所謂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
則就其室是也伊尹既死而葬故咎單遂述伊尹之事告沃
丁使之遵守故作沃丁之書言者咎單繼伊尹居相位也 [illegible]

伊陟 [illegible] 相 [illegible] 太戊亳有祥桑穀 [illegible] 共生于朝 [illegible] 伊陟
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孔氏曰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illegible]。唐孔氏曰[illegible]祥妖，贊告也[illegible]巫咸及原皆臣名。○唐孔氏曰穀，楮也。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是為不善之證。○三山陳氏曰君臣以禨祥諫爭天變，故伊陟告巫咸，作咸乂四篇之書。咸乂者，以巫咸能乂王家也[illegible]。太戊告伊陟，作伊陟原命。一書既告伊陟，又以命陟也[illegible]。惟其君臣更相告戒修省，故能銷天變而殷道復興。

仲丁遷于囂[illegible]，作仲丁。河亶甲居相[illegible]，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孔氏曰仲丁，太戊子。囂，地名[illegible]。河亶甲，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illegible]。○愚曰彼于[illegible]邑謂之遷，宅于新邑謂之居，一也。○孔氏曰祖乙，河亶甲子。圮，毀也。為河水所毀。○皇甫謐云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

盤庚上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唐孔氏曰盤庚，祖乙曾孫[illegible]。○孔氏曰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illegible]。○愚曰治，猶後世言治所，謂建都也。亳殷，亳之殷地也。○孔氏曰殷，亳之別名[illegible]。民不欲徙，乃咨嗟相與怨上[illegible]。○新安王氏曰上篇作於未遷之前，以告群臣；中篇作於將遷之時，以告小民；下篇既安於已遷之後，總臣民而告之。[illegible]

盤庚[illegible]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眾戚，出矢言。

孔氏曰適，之也。○三山陳氏曰率，皆也。○蘇氏曰籲，呼也[illegible]。○陳氏曰眾戚，最憂戚之人。○愚曰矢言，直言以誓之也。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櫱，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孔氏曰我王指祖乙爰於也茲指耿劉匡正也○新安王氏曰我王自祖而來既居於此耿地蓋以相近河患民皆受禍湯也 [illegible] 今殷乃亦為水所圮上下不能

[illegible]

相正以保其生故不可不遷卜以稽之而卜亦曰如我所謀○唐孔氏曰先王成湯以來之王○夏氏曰先王凡有所事敬謹天命 [illegible] 未嘗輕為然猶不常安其居自湯至今凡五徙國都○無垢張氏曰今不承古而敬則耿都將有非常之變是不知天斷絕商之命況能遵承先王之功烈乎 [illegible] ○孔氏曰顛仆也○由古文作[illegible] [illegible] ○新安王氏曰蘖萌也新邑猶亳也○愚曰紹者繼於後也復者還於初也○蔡氏曰顛木既仆而萌蘖 [illegible] 自殷遷亳若已仆之木而復生也天其將永我國家之命於殷以繼復先王之大業而致安四方乎 [illegible]

[illegible] ○呂氏 [illegible] ○愚曰承天命復先業綏四方二者盤庚遷國之本意故史總述于篇首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斆下孝反箴之林反

孔氏曰斆教也 [illegible] ○三山林氏曰耿地為河所圮而鹹不利小民而利於臣室巨室利浮言以鼓惑小民故民咨怨不樂遷而利害之說亂矣其間有欲遷者又為在位者所沮盤庚推其變動之本故其教民必自在位始令常其故事正其法度 [illegible] 遷都有故事法度也 [illegible] ○東陽馬氏曰小人小民也○新安王氏曰箴規也箴諫之言也○愚曰後世舉事者特吾有故事可執而不恤人言苟多矣故更端而命之使無或敢伏小民之所箴規所以達下情也 [illegible] 民隱通達故事則人情不 [illegible] 則人情不壅此三節乃遷都大綱目故史特先敘之

王命眾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孔氏曰眾群臣以下○愚曰庭王庭也○王氏曰凡言若曰者或史官述其旨而代作非其自言或史掇其大意而刪潤之非其本言○呂氏曰猷道也汝當以道理黜去汝之私心 [illegible] 曰無傲也下文同傲者侵令而不率也從康者苟安而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愚曰亦惟言先王亦如此也圖謀也任委信也舊人舊所用老成人更涉世故而諳練明者也凡王所修播告舊人宣布之不隱其指意王用大敬以故言無所遺失民用大變以從令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聒古活反惕他歷反

唐孔氏曰聒聒多言亂人之意○王氏曰不更習之險不更謂之膚 [illegible] ○新安王氏曰訟爭辯也○呂氏曰我不知汝所訟言者何故盤庚自反求之謂我亦如先王任老成播告而不隱又未嘗不敬非我自荒廢此德○林氏曰此乃羣臣不行我之所命含其實而不畏惟我一人肆為浮言以惑眾我不於始明之以開導然其勢今乃至無所忌憚侵輕國家不適有居是我不於汝審如火焰不於始救時

後述之乃坐視其顛隮至於淪喪是汝之相謀成汝之過也○
呂氏曰此非盤庚悔其不用刑亦非將以刑加之正欲感
動其心耳○此章以先王之事喻之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
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夏氏曰綱者網之要舉其綱則網之目皆有條而不紊○唐孔
氏曰紊絲亂也服事力勤也種曰稼斂曰穡言種乃耕
種斂稼穡○愚曰以著物成之時勤則有收是有秋也○
呂氏曰以勢而論君如綱臣如網綱舉則網張
以理而論如農夫勤力耕穫則有秋
擾安理又當服役汝所以不肯遷人勞役從康
而已○新安王氏曰汝當去其傲上從康之心承上從逸

時之勞又遠之利則是施實德於民
○夏氏曰非予民殺其族至於汝之
婚姻僚友亦被其實德矣蓋群臣不遷徙爲婚友私計初不
爲民慮也至此我乃敢大言汝有積德蓋先王所以祀汝祖父率
民以遷今汝又率民遷是積世有德在民也○愚曰在位之
臣以使民不遷爲有德於民故盤庚戒之如此○此章總告
以利下二章分告以害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
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
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愚曰戎猶寇戎之戎今汝不肯遷是不畏戎毒之遠近也然
此特以及人者言之耳汝又承上文以農事爲喻昬勉也
惰農自安不過無黍稷而已猶未有災汝不和吉言于百姓

言開釋百姓以遷是汝自生毒
害爲禍敗爲姦宄刑戮以至以自災其身豈特我害遷之
人而已哉○林氏曰民愚無知正責臣以開導之今乃先不
肯遷而民從以惡是汝先其惡於民也○孔氏曰恫痛也○
愚曰恫者人所求去汝乃奉而蓄之猶安其危利其菑之意
謂惡其不改也既先惡於始後護其禍於今後雖欲悔而
身已無及矣○此章戒其從康之害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
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
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
予有咎
愚曰相視彼憸利小民以言曰相箴規猶相顧忌恐發有口
過況我爲天子生殺在手實命汝知長短之命汝苟以遷爲

非利何不直以告我而乃相搖動以虛浮不根之言恐
無所畏憚是反不若小
人之相顧忌也○三山陳氏曰夫火之燎原不可嚮邇其
勢亦熾矣尚可撲之使滅猶汝胥動浮言我豈不能撲滅之
予若至用刑以撲滅汝則是汝衆自爲不安靖
非我之過也盤庚非直用刑特以是警
之耳○此章戒其傲上之害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
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
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孔氏曰遲任古賢人○林氏曰器舊則弊人舊則惟
欲求其舊也○唐孔氏曰周官大宗伯祭祀之
名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孔氏曰大享烝嘗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愚曰先王暨汝祖父相與同其勞逸

予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 [illegible] 非特罰不敢輕又

世世簡選汝之勞而不遺 [illegible] 顯揚爾之善而

不蔽非特恩不敢妄爾祖已遠猶享先王之享未嘗忘功至

此至矣雖云求舊賞罰亦不可私 [illegible]

[illegible] 作猶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之作不啻福而福

是作福非出於德不當災而災是作災非出於德言汝苟從

以遷則我固不敢用非德而罪汝苟不肯遷則我亦不敢用

非德而福汝也此推上文非罰之意而言○此章以恩威

動之又承上章[illegible]之言起意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

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新安王氏曰我告汝以遷非以為易而輕舉也如射之有志

定而後發發而期於必中豈嘗試其有成哉○張氏曰老成

人老而成德者也○唐孔氏曰侮謂見其年老謂其無所復

能弱謂見其幼弱謂其未有所識○蘇氏曰有又通孤有幼

猶言孤與幼也○愚曰雖猶從也當時惟世家巨室安土而

不欲遷故告以無侮老成與弱孤幼 [illegible]

[illegible] 使各長久於其居無為目前苟安

之計勉出乃力從予所作之謀以遷 [illegible] ○此

章以老幼之同安者諭之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

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

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愚曰伐如討伐之伐○三山陳氏曰無有遠而疏近而親我

但公其心以為賞罰汝之用罪者必有罰以伐其死汝之

用德者吾必有賞以彰其善 [illegible]

誥○孔氏曰臧善佚失也○愚曰既以賞罰誥之令若遷

而邦國善則惟出於汝衆我當彰汝之善遷而邦國不善則

是乃我之有過有罪而不干於汝衆也盤庚善保其必不至

於不善故以身自任其咎而勉其必遷耳致推而極之也○

呂氏曰盤庚所告惟在廷之人在外容有未知者故欲其轉

遍相告○三山陳氏曰自今至于後日汝當恪其舊而新是

圖前日之愆置之勿論矣○愚曰恭謹恪也齊整飭也○東

陽馬氏曰度有謀度也○孫覺曰恭爾事則無[illegible]上齊乃位

則無[illegible]度乃口則無浮言三者盤庚之所東而滋戒也致

告矣而猶有不從者焉則罰及爾身不可悔也○此章以賞

罰致之 [illegible]

[illegible]

盤庚中 九章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illegible] 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 [illegible] 其

有衆咸造 [illegible] 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愚曰作起也盤庚起行渡河以民遷 [illegible] ○孔氏曰

誥善言也 [illegible] 弗率弗循也 [illegible] ○愚曰

[illegible]

亶或信也大告之以至信其衆 [illegible]

[illegible] 衆咸至則臣民皆在也勿與弗同○張氏曰盤

庚用誠以實其衆而出民誠心油然以生故曰至王庭皆無褻慢○呂氏曰此王庭乃路中行宮如周禮掌次是也朝廷班列公卿在前大夫士在後民又在後盤庚急於告民故升進其民而告之○此章史所序 [illegible]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愚曰荒謂廢而不治失謂亡而不守○張氏曰明聽朕言欲其知上之意也無荒失朕命欲其勤上之事也王言惟作命故在君則謂之言在民則謂之命 [illegible]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戚鮮 [illegible] 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愚曰承奉順也保安護也胥相戚憂鮮少也鮮以言無也○王氏曰浮于天時謂乘時流行無所底滯也 [illegible] ○呂氏曰先王之舉措動作罔不惟民是承故民保我先王與之同憂 [illegible] 凡有所為必有不浮于天時○葉氏曰 [illegible] 水患焉民 [illegible] 是天降大害于殷家我先王不肯故懷其居而不遷乎懷謂懷安也其所以作而遷者皆視民所利而用遷爾○陳氏曰上浮天時下觀地利此商家遷都之法也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愚謂 [illegible] 曰汝何不念汝所聞我古后之事乎○三山陳氏曰 [illegible] 先王之要也○呂氏曰我今日奉承汝俾汝康 [illegible] 惟汝 [illegible] 安○新安王氏曰比附也○王氏曰 [illegible] 汝比于罰而遁逃也 [illegible] ○陳氏曰君 [illegible] 和懷安也予順汝和汝安汝于此新邑者非特為我亦惟汝之故將以大從爾志爾○呂氏曰民志本欲安其所以不肯遷者以苟目前之安而不知它日之害也安盤庚之遷是乃大從其志也 [illegible] 孔氏曰試用也○王氏曰以遷為安定厥邦則知不遷之必危以亂也○此章言欲遷本意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 [illegible] 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illegible]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三山陳氏曰朕心之所困在於欲遷而民不從也 [illegible] 我憂汝民之憂乃不憂我心之憂乃皆大不宣布其心不能敬其念以至誠感動我一人但苟安而不肯遷是爾自窮自苦爾○唐孔氏曰臭是氣之別名易云其臭如蘭謂香氣爲臭也下文無起穢以自臭謂穢氣爲臭也○呂氏曰此時已在路民猶有遲疑不肯遷之意故謂今日之遷如乘舟在中流苟遲疑不濟 [illegible] 則將臭敗其所載之物 [illegible] ○愚曰當時民爲盤庚告語所感漸以誠心信上故涉河以遷今爾之忱心不相聯屬又以疑心間之則惟相同以沉溺不止如舟之不濟而臭敗載也 [illegible] 是也○三山陳氏曰汝不略稽考其利害以憂貝它日但其爲害雖自怒何所瘳乎猶言悔之無及也○呂氏曰汝不謀計久長思汝必被水災顧相勸以不遷是汝自大勸入於憂患也 [illegible] ○吳氏曰有今言有今日也罔後言無後日也 [illegible] ○王氏曰死則魂魄降而在下故曰汝何生在上 [illegible] ○此章言不遷之害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張氏曰物倚則不正迂則不直及先迎之之謂迓○愚曰民
已涉河復不肯遷是二而不一也今予命汝一意共往不可
疑二起穢是以自臭敗[illegible]文臭敗敗而
言使速濟也予恐人鼓惑汝偏倚汝之身使不正迂曲汝之
心使不直身心顛倒利害昏迷喪亡無日○呂氏曰舊都圮
壞天將斷命今我因大患未甚而遷是迎迓接續汝之命於
天也予豈以遷徙之事威虐汝乎用以奉承汝畜養汝耳[illegible]
[illegible]○此章言當遷之理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
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新安王氏曰神后言其神明高后言其功德崇高先后[illegible]其

書傳 五卷 十

在先一也[illegible]
○林氏曰此皆汝指遷者之主也○孔氏曰崇重[illegible]
緻陳久也[illegible]○愚曰予念我先神后撫勞爾祖
先故予大欲羞養爾用懷安爾而然也若予不欲養爾安爾
若故遷○新安王氏曰當遷而不遷是謂失于政陳于此舊
都高后將重降罪疾以責我曰何故不遷而猶在舊都以虐
害吾民乎[illegible]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
不暨朕幼孫有比[illegible]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愚曰生生謂樂業勸事爲生養不窮之道也○孔氏曰暨及
也猷同心謀同心從也○唐孔氏曰幼孫盤庚自稱比謂相
親比以從○孔氏曰爽德明德也[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曰先后之靈明昭在上以降罰於汝○愚曰

罔能迪猶言不通達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
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illegible]棄汝不救乃死
愚曰作爲畜養戕害也汝不肯遷是有戕害之意在心綏安
斷絕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
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孔氏曰亂治也○孫曾曰治政同在位之臣○蘇氏曰具者
多取而兼有之謂○唐孔氏曰貝無不爲寶黃白文取其甲
以飾器物○王氏曰古者以貝爲貨[illegible]
相備也[illegible]
○愚曰此章亦言[illegible]不遷民不遷[illegible]我先后與汝祖
父皆所不赦罪疾不刑弗祥皆言將至之文也[illegible]

書五 十一

[illegible]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illegible]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
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愚曰既渡河今我告汝不易矣遷國大事以君臣與民
同寅協恭而後可濟宜敬久其敬也大恤大其憂也○新安
王氏曰胥相也不可相隔絕而不通切諫遠而不親○愚曰
臣民所以相絕遠而不相從者由其偏爲己計而不分其所
謀所念以爲國計也故使之分其謀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
心中則不至偏倚己私而相違矣[illegible]

[illegible]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馬曰乃有不善不道之人顛倒踰越不恭順者乃暫時相逢遇於道途而爲姦爲宄者[illegible]我於輕者則劓之重者則殄滅之無有遺其胄長養無使移易其種於此新邑[illegible]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兼氏曰往哉遂前也生生勉其爲生生之道也[illegible]

愚曰今予將用汝以遷永久建立汝家所謂一勞而永逸者也[illegible]

盤庚下九五章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十二

新安王氏曰既遷至亳定其上下之所居謂君有宗廟臣有邑宅民有廛里也位朝見群下之位也○愚曰爰於也乃正其朝儀之位會其臣民撫綏於所有之衆而告之曰云云此史官之辭[illegible]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蔡氏曰曰盤庚之言也○王氏曰無戲怠其衆事也無怠欲其勤事也[illegible]

○愚曰大命兼民命國命而言是命猶孟子言立命善命雖在天然亦在我天命流行而不息惟懋勉不怠者可以建之一有懈弛則墜厥命矣[illegible]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愚曰敷心腹腎腸謂中懷無一不布露也協猶合也比猶黨也百姓通臣民而言前日臣民不肯遷故盤庚不得已以刑罰之說儆之重定之後臣民必有以舊事而自疑得罪者故盤庚謂我布露心腹盡告爾以我志如下文所言罪也今汝既從我以遷我必不罪爾衆爾無懷疑共怒合比讒言以讒毀我[illegible]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新安王氏曰自此至用宏茲賁皆盤庚言所以遷之意以諭臣民也自邦伯師長至百執事既遷之後言其欲爲之意以建言臣也此盤庚之言也 林氏曰古先王指湯也契始居亳其後累遷莫能定[illegible]前人之功於是復居於亳

十三

亳之地依山附險適于山指亳而言也[illegible]○愚曰商人屢遷都皆在河之南北近水而多水患獨亳近山故以山言之○新安王氏曰人君以德化民君也都邑不安而民受其害是謂凶德遷于山所以降其凶德[illegible]成美功于我商邦[illegible]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林氏曰耿圮於河水至圮今我民用蕩析離其所居○新安王氏曰無有底定終極之所○愚曰震亦動也震動之甚也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乎乃天將興復成湯之德治於我家[illegible]故我與篤厚敬之臣[illegible]恭承

民命以永居于新邑之地（小注）。呂氏曰盤庚之遷乃違衆之大者前云不從厥志此云恭承民命志者民之良心命者民之正理民之良心正理不過欲求安寧當時民惑於浮言重遷之私故以爲不安然雖不從其情乃是從其心雖非順其事乃是順其理。新安王氏曰虛而不盈謂之沖沖人言志氣未充也。孔氏曰弔至由用靈善也。呂氏曰吾豈我與筮敬之臣也。新安王氏曰宏有恢張之意賁大也。愚曰我非廢汝等之謀也至於用善從天意之吉以恢宏此大業而已

嗚呼邦伯師長（小注）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愚曰上文總告臣民此下專告群臣。夏氏曰邦伯邦之長蓋諸侯也師長衆官之長公卿也百執事百官也。輯略曰隱痛也。愚曰懋勉也如懋官懋賞之懋簡簡選也如迪簡在王庭之簡相相勸也如相協厥居之相。孔氏曰肩任也。愚曰敢勇果也恭猶恭命之恭。鄭氏曰鞠養也（小注）。愚曰新遷之民生理未復尤當視之如傷愛養而封殖之故總告之曰爾庶幾皆懷惻隱之心我其懋簡汝相汝汝當念敬我衆謂念之而不忘敬之而不忽也。新安王氏曰會其生之人猶民無已不能念敬我衆者也我則舉而不用果敢恭奉生生之計鞠養之民爲民謀處而保其居者（小注）此能念敬我衆者也我則敘而用之如式敘在位之敘欽而禮之如欽四鄰之欽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呂氏曰羞陳也。張氏曰敢恭生生者我之所若也好貨者我之所否也。愚曰總衆斂也庸民也今我既鋪陳告爾以朕志之所順所否汝當無有不欽敬乎之所否而不總于貨寶敬乎之所若而以斯民之生生自用爲己責敬敷於德澤于民守此若否之事永任一心而不可變也貪吏國之巨蠹吏貪則民無所措手足故盤庚於篇終深戒之

說命上　　商書

林氏曰說命命說之言也與畢命冏命同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林氏曰高宗廟號也。孔氏曰名武丁盤庚弟小乙子。愚曰人稟天地陰陽以生其精神與天地陰陽之氣通無間寢則形開神寓於形而有思寐則神交而有所遇而有夢無遠近幽深皆能形夢志氣清明所夢乃正高宗之夢說文王之夢齡武王之夢協朕卜此周禮所謂正夢也常人志氣昏亂故其夢顛錯不足信。林氏曰說傅說也。唐孔氏曰百工百官也經營求於野外（小注）傅巖在虞虢之界。蔡氏曰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爲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

說命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

禮記武丁商之賢王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論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小注）。三山陳氏曰心純乎孝事皆無與焉。新安王氏曰宅憂居憂也。朱氏論語註曰其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小注）

[illegible]○無垢張氏曰天子者天下之本孝行
天子之孝躬率天下於孝其居喪尤致其謹。唐孔氏曰既
除喪可以言而猶不言
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
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明哲說見舜典洪範。新安王氏曰則式皆法也令亦命也
而有使令之意。無垢張氏曰大學先於致知極至於治國
平天下則知之爲大人皆有此知而充之者鮮能盡此知則
爲明哲。林氏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
後覺明哲者先知先覺之人也實爲法則於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之。○呂氏曰高宗明哲之德可以作則又爲天子君萬邦
百官皆奉承取式故王有言則爲命而作則不言則臣民無
所稟令而承式之矣

書傳大全卷 十六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台音怡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
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呂氏曰高宗猶不言用作書以道其不言之意台我也。弗
類猶言不類太甲。○張氏曰恭所以致其誠默所以致其靜。呂氏
曰學以廣德不足以正四方故不敢言其默思道致一而深
思也精誠上通于天故夢帝與我以良佐其將代我言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新安王氏曰肖似也羣臣問高宗之言不復異議乃審其夢
中所見之像俾刻繪其形遍求於天下說築於傅巖之野其
形肖似。○孟子傅說舉於版築之間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東陽馬氏曰爰猶言於是也。○新安王氏曰相輔佐也諸語
助也。孫曰作相尊之至也置諸左右親之至也[illegible]

[illegible]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
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
新安王氏曰訓教曰誨不曰諫而曰誨蓋欲己以其教之極
石曰礪楫曰楫雨三日以上爲霖。○呂氏曰大臣惟左右密贊
朝夕贊導惟能薰陶滲漬輔成君德若[illegible]
何以輔德乎。林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
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故高宗命說不及於政事而命其納誨以輔德[illegible]
爲相者雖有格天之業亦無自而施矣 ○呂氏曰[illegible]

書傳大全卷 十六

不能利涉川無舟楫則不可度大旱非霖雨則苗槁而民望
絕望說者一句深一句。○馬氏曰相業莫要於輔德輔德莫切
於格心格心之道莫可外求惟以心格心此所謂傳心印也
啟開而發之之謂沃灌而入之之謂如渴之飲靈神受心領
而入之深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唐孔氏曰瞑眩者令人憤悶之意。新安王氏曰足無
履曰跣藥不猛烈則疾不能愈言之不切至則善言不能
救[illegible]跣弗視地
則趾足必傷言已之不明則受之所學不能行[illegible]
[illegible]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新安王氏曰同官曰僚[illegible]○或曰孟子曰長幼卑尊

在王所者亦非辟居臣主誼與爲善者必能以一己正君而自滿不知同心正君則一齊傅之衆楚咻之欲君德之成難矣故必及女於變無不同心以正汝辟俾率循先王之道以安兆民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愚曰是命則上文所命高宗傅說相遇之始可謂盛矣說能敬承之命則是主方克有終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三山陳氏曰復者也○新安王氏曰高宗惟恐說不諫說以爲求諫而不能聽聽而不能從從諫何益木曰必從繩則正與有不正從不臣今從者則與有不聖○愚曰此聖機聖知之聖也從諫則無不通矣后克聖臣不命其從人臣自承之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乎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唐孔氏曰傅說受王命總統百官○新安王氏曰建立設置也邦即天子諸侯之國若民于國所都樹立也○愚曰以入而無外謂之皇以主宰謂之帝以天下歸往謂之王以繼天謂之后以法式所出謂之辟以爲天所子謂之天子以獨尊謂之一人以君主群衆謂之君 新安王氏曰此君公指諸侯也 大夫以下官各有長故名師長

君道故上樹大夫師長皆所以相道故以承逸豫亂說見前○陳氏曰天生民而不能自治故立之君奉天而不能以自治故分地分職資諸侯群臣以治之凡所以承順天道立君臣若此欲以安樂之也欲以治民而已

○呂氏曰上篇說初見故止言大略此篇所總百官故詳及爲君立政之道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愚曰上是體天道立君臣以治民故此言法天德以治民治也天德清明實理照徹以其無所不聞無所不見故以聰明喻之人稟天命之性皆具是聰明是爲心之精神其體則本與天一惟爲人欲所蔽故與天不相似聖人憲天之聰明以全其聰明使人欲淨盡天理洞然自然人臣敬而不慢君而不拂下民從而不違乂而不亂此爲君臣治民之本也說始告以從諫則聖此告以惟聖憲天欲其合天之德可謂至言不會而能責難於君也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新安王氏曰此下所戒皆恐其聰明蔽於私欲不與天相似也田曹右以革爲之後世以鐵爲之故甲胄之兜牟

曰口所以出命也不善則取辱人遠而起羞甲胄所以自衛也不謹則招納外侮而起戎衣裳所以命德當在笥於賞之時干戈所以討罪當省自己無欲然後動

其所當用乃與不休戚相與起戎等患矣

[illegible]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illegible]

無逸張氏曰：治亂不在天下，而在庶官。庶官所以造治亂也。○新安王氏曰：昵，親狎也。○愚曰：官以職言，若虞九官、周六官是也；爵以位言，若公卿大夫士是也。○吉水氏曰：能謂才用；賢謂德行。○蔡氏曰：官以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賢與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illegible]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愚曰：善合於理之謂善，當其可之謂時。新安王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愚曰：人之功善，才萌有矜心，則滿；滿則損，日喪其善，喪其功矣。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雖有善有功，亦喪之矣。功由能所致，故曰人之矜其能者，喪厥功。[illegible]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孫氏曰：事事，若事其事也。事事則事治，乃所以有備；有備故無患；不事事則反是。[illegible]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愚曰：寵，狎也。[illegible] 納侮，來其侮也。[illegible] 君子不以有過為恥，而以改過為貴。[illegible] 其非也。[illegible]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愚曰：居者止也。大之為政，小之為事，各有當止之理，惟止其所止，則得其止矣，故政事皆善。大政事非一，苟不求其止，則得此失彼，欲其醇可乎？上文既條畢其事，此復總其要。[illegible]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新安王氏曰：祭以有節，不可疏，亦不可數。疏則怠，怠則於禮不及；數則黷，黷則於禮太過。其非敬一也。黷之為非，敬若過禮失之煩，煩則亂而不誠，神不以享，故事神則難也。愚[illegible]

[illegible] 也。愚曰：已上皆高宗天聰明之事，事事物物皆有天然當之理，惟聰明者能盡之。苟加一毫損益，即是私意，非天之聰明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新安王氏曰：旨者味之美也；服者被服於身。○愚曰：旨哉美之也。言若重嘆其旨也。汝言可以服，若不善於言，則我無所聞而行。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成德說則伊訓。○愚曰：高宗既知說之言可行，故說言非知之艱也，行之惟艱。[illegible]

[illegible]

山之泪可以穿石，以其誠也。誠則天下之事何難之有？王充其誠而無有所艱，則信能合先王之成德矣。說而不言其咎在說。說今已言，苟君不能行之以誠，則其過在君。說之責難至矣。

說命下 九十[illegible]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

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林氏曰甘盤賢臣也於君奭周公留召公歷舉商賢佐以爲比而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是甘盤在武丁初亦如保衡之受遺輔太甲也歟則高宗之諒陰甘盤實居冢宰百官總己以聽及甘盤既老則甘盤歸政然遯去。○呂氏曰至野而問已入于河至河而問已往于亳 [illegible] 終不復見高宗既失甘盤欲求其賢而得說 [illegible]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櫱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禹曰甘盤既往爾當訓我之志以成其終高宗志猶於心也。王氏曰醴酒酒也。范氏曰酒非麴櫱不成羹非鹽梅不和猶君雖有美質必賢佐輔導乃能成德 [illegible]

〔書傳五卷〕 〔廿一〕

[illegible] ○孔氏曰交非一也。過 [illegible] 謨。二山陳氏曰中材之主謂是高宗之不能行不患臣之不能言此篇高宗謂退汝之不肯言不患己之不能行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王肅曰王人猶君人也。○禹曰爲王之人也 [illegible] 人君之求多聞非務觀美是惟以立事也。○王氏曰雖多聞而不學于古訓則是非無所考正惟考正於古以建事乃有得。○孔氏曰非說所聞言無其理 [illegible]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禹曰遜順其志猶云易其心也務求力也學者從容涵養其

可自得 [illegible] ○ [illegible] 然又戒其懈緩之失必務時時敏勉所脩乃來如水之源源而至也 [illegible] 苟信之不篤則來亦不能堅疑 [illegible]

惟允懷于此道信不忘則道日積于身積聚也來者積聚未嘗謂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也。○孔氏曰斆教也。○禹曰典常也言也受教於人特學之半 [illegible] 須自一念終始常在于學則德之脩亦不自知其脩矣。○三山陳氏曰耶脩乃來猶未離乎脩道積于躬猶未離乎積德脩罔覺則德與己爲一脩與積俱泯矣。○禹曰德脩罔覺自覺[illegible]必監先王成憲始能無愆何耶蓋先王之道具於法度憲章之所在歷萬世而無弊者也 [illegible]

〔書傳五卷〕 〔廿二〕

德脩罔覺若失所恃不知所守也王成憲故與其所學而又先王之學德其所德而非先王之德是以茫然而莫知所救者千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故永與無愆 [illegible]。○三山陳氏曰自遜志至與學乃學之次叙監于先王乃學之準的也 [illegible]。○禮記敬孫務時敏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旁招俊乂說見前。○禹曰君德無征而說用能敬承其君謂將順其美備求賢才而用之以輔遂君德於天下蓋人君莫大於致人相莫急於用賢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禹曰高宗謂作則三年不言一日舉說於匹夫而相之風聲所動海內共仰故王謂四海咸仰朕德是汝之風所致也

非輔吾德於既聖何以慰四海之望哉故喻之曰手足具乃
成人有良臣乃成聖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
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
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孔氏曰正長也先正先世長官之臣。保衡阿衡說見太甲
烈祖說見伊訓。愚曰高宗既以身為喻又以古為證。三
山陳氏曰湯學於伊尹湯之為聖乃尹興起作成之。愚曰
尹在畎畝思欲使君為堯舜之君使民為堯舜之民其自任
之重如此故能佑助我烈祖至於皇天與天為一[illegible]
為祖以與尹同不可不以尹之事業自期爾尚明保輔
我無使尹專其美於商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愚曰高宗又以君臣遇合之機勉說謂君非得賢則不能為
治賢非得君則不食其祿[illegible]以君臣相得之難而
見於今日相遇之盛爾其克紹乃君於先王永綏民於永久
高宗既以伊尹期說又以成湯自期故說益禮而承之曰敢
答對發揚天子之美命[illegible]謂任阿衡之責不敢
辭也[illegible]

高宗肜日　商書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illegible]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
日高宗之訓
孔氏曰雊鳴也祖己賢臣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孔氏曰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二書今高宗之訓亡[illegible]

[illegible]

高宗肜日[illegible]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蘇氏曰於繹祭之明日有野雉進于鼎耳此為神告王以宗
廟祭祀之失審矣。徐氏孟子注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
三山陳氏曰惟先格王心之非而正其祭祀之事則異自消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
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孔氏曰典常也[illegible]聽服罪[illegible]
也。林氏曰天監視下民[illegible]
民所行合義則天之降年有永不合義則天之降年不永其
不永者非天固夭絕其民蓋民之不義自中絕其命於天也
。蘇氏曰民有不順其德以行義不服其罪以改其不善天
未即誅絕而以孽祥妖詳信以正其德人乃不省禍曰是孽
祥其如我何則天必殺絕之矣[illegible]
[illegible]
有祈年請命之[illegible]
言天之理常以義為主[illegible]不可以禱祠而徼天折不可以
禳禱而延惟以[illegible]義雖不祈而自永王之所職在
於敬民[illegible]民父天母地
以生無非天之嗣王敬民則上天監義降年自永[illegible]
[illegible]不必豐于祭祀祀有常典若過常典

而發見於後乃所以資神也 [illegible] 新安王氏曰曰天曰人以上作擬王

[illegible]

之非人典祀一句以上王敬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吾性也兩儀吾體也 [illegible] 明粹精吾之神也 [illegible]

也健順有 [illegible] 吾之仁也 [illegible] 吾之

義也上天下澤吾之禮也聰明 [illegible] 吾之智也四時不忒吾

之信也保合大和吾之樂也四海九州五嶽四瀆吾之蘊藏

也光風霽月吾之襟韻也陽和雨露吾之氣宇也雨露之滋

雷霆之震雪霜之肅 [illegible] 中節也一氣流行充塞

宇宙吾浩然之氣也 [illegible] 之昭同山川之明秀草木之榮華

羽毛鱗介之飛鳴 [illegible] 物采也造化之工吾之運用

也於穆不已吾之純誠也神化莫測聖而不可知之妙也此

聖人所以與天地合其德也天地之性人為貴 [illegible] 斯

無忝爾所生全其所以為人而與天地 [illegible]

日中反而求之天何遠之有

書傳卷之五

書傳卷之六

西伯戡黎　商書　陳大猷集傳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illegible]

[illegible]

氏曰祖伊祖己後受紂也 [illegible]

云王者中天下為一人總治之謂之二伯 [illegible]

[illegible]

○三山陳氏曰 [illegible] 祖伊 [illegible] 奔告于王欲王改 [illegible]

[illegible]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葉氏曰將言天絕我殷命故首稱天子○孔氏曰天已畢訖我殷之王命格人至人也○元龜說見禹謨○唐孔氏曰無敢知吉言必凶○三山陳氏曰非先祖在天之靈不佑助子孫惟王淫戲用自絕於天故天從而棄絕之○呂氏曰不有康食謂自作不靖不虞度天性謂性謂迷亂不省不節循其典常越典常此皆天奪其魄而棄之

也。孔氏曰摯至也今我民無不欲王之亡言天何不降
威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 [illegible]
或曰今王其當如我之所憎而亡 [illegible]
[illegible]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
能責命于天戕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蘇氏曰紂數其罪民雖欲亡我我之生獨不有命在天乎○
孔氏曰祖伊反報紂言汝罪衆多參列於上天天方誅罰
汝汝乃能責命于天乎 [illegible]
[illegible]
亡不得無戮死於殷國 [illegible] 殺之即亡亡可待指汝功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三山林氏曰祖伊告王惟恐周人之伐而紂不然始
終無一言及周蓋使紂能悔則周將終守臣節豈敢伐之
[illegible] 紂長惡
不悛則殷民自相率而叛矣又安能甚周之不庭矣殷人哉
是知商之存亡在紂之能改與不能改而已周之戡黎雖足
以推殷之亡而殷之所以亡則不在是也祖伊可謂知本矣
[illegible]
不可及矣

微子　商書

呂氏曰天下有道君子相與以義交朝其盡致君之道天下
無道君子相與扶議於家各盡致身之道微子與父師少師

食謂取而食之無有災害紂民為甚○愚曰天地之祇人
共敬畏而祭物乃容民攘竊之況於草竊姦宄乎新安
王氏曰此答微子草竊姦宄罪無常獲之意言由上所致也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 [illegible] 召敵讎不怠
愚曰監如監臨之監下監者殷民者其用治惟在於讎斂讎
謂虐民如讎斂謂取民毋極此皆召敵讎之道曾不懈怠
[illegible]
[illegible] 致敵讎○新安王氏曰此答民為敵讎之意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
我罔為臣僕
愚曰上下同惡無一正人故群病之多無有詔諫之者商今
其有災我只得起而正之付受其禍敗言欲以死諫紂商其
淪喪我罔為他人臣僕言不忍去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呂氏曰我既不出商家又不可絕祀吾微子若出去却合於
道○蘇氏曰刻害也箕子在帝乙時以微子長且賢欲立之
紂忌此二人故箕子曰子之出固其道也我舊所云害子子
若不出則我與子皆危矣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新安王氏曰此答遯荒自靖之意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孔氏曰靖謀也 [illegible] ○愚曰吾三人各自謀行其心之所
安以自貢于先王而已我不回視汝而行遯 [illegible]
[illegible]

矣○張氏曰先王之所教臣子惟忠與孝微子出存商祀
自獻以其孝比干以諫死其孝以正自獻以其忠箕死皆
然敗其以著非汙其去若非殺各出其志以與紐死於先王
而已 [illegible]

[illegible]

子同也 [illegible] 愚曰箕子之囚奴於紂而比干無言者箕

論語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 [illegible]

比干諫而死 [illegible]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illegible]

[illegible]

泰誓上　周書

易大傳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

之事耶、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
可謂至德也已 [illegible]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illegible] 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
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曰伯
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子曰不降其志不辱
其身伯夷叔齊歟 [illegible] ○孟子武王伐紂

[illegible]

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
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illegible]

○唐孔氏曰經云大會孟津故名泰誓 [illegible]

[illegible]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新安王氏曰經言十有三年春序言十有一年序文或有字

言一月即武成一月壬辰之月也戊午即中篇戊午次河朔
之日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以事殷至十有餘年之久紂終不悛天命人心所迫始不得

已舉師故序不言武王十有一年伐殷而言十有一年武王
伐殷所以著武王之心也、呂氏曰春秋惟定公無正書詔
公之喪未歸定公未立故不書正今紂之正朔已絕周之正
朔未頒故止書一月見君臣之分甚嚴以討所以正天地之
大義也、孟津說見禹貢 [illegible] 新安王氏
曰將渡河作第一誓已渡而次作第二誓將行作第三誓故
總云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illegible]

[illegible]

泰誓上 [illegible]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illegible]

呂氏曰大會所謂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王曰說見湯誓○冢說見伊訓 [illegible]
○愚曰言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孔氏曰越於御治
也治事之臣及衆士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
民父母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新安王氏
曰萬物稟氣於天受形於地故曰天地萬物父母○廣韻曰
靈神也善也妙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呂氏曰一
元之氣初無厚薄得其全者則爲人得其偏者則爲物○愚
曰人心備萬物之理才備萬物之能得物而不御於物是爲
萬物之靈 [illegible] ○孔氏曰亶誠
也○聰明說見皋陶謨○新安王氏曰誠聰明者生知之聖也
[illegible] 元后說見禹謨○愚曰天地雖萬
物之父母而不能自全其愛人雖萬物之靈而不能自保其
靈亶聰明之聖人則又人之靈者也故俾之作元后以父母
斯民裁成輔相使民物各得以遂其性然後天地之愛始全
而三才之道始備此言天地立君之本意也○呂氏曰此雖
誓師之辭乃六經之綱領百王之標準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
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
忠良刳剔孕婦 [illegible]
愚曰敬者萬古之本不敬者萬惡之本人雖至惡孰不知敬
天今紂大且不敬況於他乎宜其不知體天愛民而爲惡曰
深也○酒說見酒誥○孔氏曰冒亂女色 [illegible] 愚曰以無所敬
愛之心又昏於酒荒於色 [illegible] 人欲愈熾則以惡愈
肆敢行暴虐也○新安王氏曰罪人以族則濫及無

辜官人以世則濫及無德○孔氏曰土高曰臺臺上有屋無
室曰榭○陳氏曰陂停水曰池○東陽馬氏曰侈服謂此服用
侈靡不止於衣服也○虐民則以殘害萬姓○陳氏曰此言紂殘虐
不能作民父母也 [illegible]
[illegible]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呂氏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婦至此天理盡滅紂之心即天之
心天本無怒紂之惡極故天之怒與之俱極○愚曰天命文
考何自而見觀人心歸文王而知紂此天命○呂氏曰天
威非敬則不能將 [illegible] 即是人欲非天威矣○三山陳
氏曰文王所謂大勳豈有利爲之心哉使其道得達於天下
化紂改過自新則文王說臣位可以無滅天下之民各得所
安豈非文王之大勳乎惟其不然所以爲未集 [illegible]
王之志望道而未見也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
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
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林氏曰發武王名文王大勳未集則使其紂若在武王不可
終然乎與我共後之臣之分不可 [illegible] 以觀紂之政
果有悛然而 [illegible] 紂無有悛改之心 [illegible]
[illegible]
廢天地之神宗廟之祀慢之甚 [illegible] 犧牲說見微子○孔氏
黍稷曰粢在器曰盛 [illegible] ○林氏曰如春秋所書鼷鼠
郊牛角 [illegible] 災之類所謂既于 [illegible] 以也如公乘氏將祭而 [illegible]

性所謂既于盜也。愚曰既于盜而紂不顧方曰吾有民有命恃其民命不懲止其侮慢。紂所謂有民徒見天下林林之衆耳不知民心已離所謂有命徒見身居人上耳不知天命已絕。林氏曰雖至惡苟知畏天猶或有所不爲紂至此則自絕于天。此若夫矣故武王遂伐之亦猶湯之伐葛也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三山陳氏曰此武王自任之辭天佑助下民必立之君師以治之敎之爲君師者當相上帝以寵安綏安四方紂既不能當君師之任則任君師者獨不在我乎。愚曰有罪者所當伐無罪者所當敎其志存乎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而已予何敢踰越也。孟子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致天之罰

林氏曰既言紂罪當討又言討之必克先勝負之理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新安王氏曰度德校善惡也度義校曲直也。釋文十千曰萬十萬曰億十億曰兆。林氏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有臣億萬然皆懷離心我有臣三千雖少於紂然皆合爲一心。三山陳氏曰心一耳安得億萬天下之理公則一致私則萬殊紂不能合人心於一以其私耳。愚曰惟億萬心則其力不敵矣商罪貫積盈則其德不敵矣天命誅之則其義不敵矣。唐孔氏曰天命殺紂我若不誅是逆天之命也民之心見我與紂同罪矣推而釋之故縱者與同罪也。新安王氏曰弗順天則我罪與紂鈞故早夜祗懼。孔氏曰受命文考告文王廟。類說見舜典。孔氏曰祭社曰宜。毛詩傳曰冢土大社也。唐孔氏曰伐紂是大之事故用汝衆致天罰於紂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不可失

愚曰矜哀天亦哀于四方民之意同。三山陳氏曰天人一理民之所欲天所必從孟津之會八百諸侯豈人力哉。葉氏曰紂獨夫天下故伐紂爲清四海。呂氏曰天時於然不可失此正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之意非後世所謂乘機會外事功之比也。禮運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

泰誓中九章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林氏曰上篇是在河南將渡孟津時作誓而後渡河也中篇是戊午日既渡而次舍於河之北次記又誓也下篇是戊午之明日將趨商郊誓而後行也三令五申謹之至也。孔氏曰次止也。徇說見胤征。林氏曰武王先渡次河朔然後諸侯之師畢渡來會王乃巡行而誓之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

非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葉氏曰前篇師大會[illegible]此與後[illegible]言西土有衆君子者蓋紂[illegible]民[illegible]深不待衆告而知其可伐西土漸文武之德[illegible]猶恐未知伐事如毫民之以[illegible]我故申告其[illegible]文告其君子[illegible]

[illegible]

心本無息如天行健在人君之如何古人用於爲善當思曰孜孜凶人竭其良以善爲[illegible]利益此心本未嘗息人自錯用之耳

孔氏曰力行無法度之事[illegible]

曰播散棄也肥[illegible]也以親近也○呂氏曰老成當親紂反播棄之小人當遠紂反昵比之[illegible]○林氏曰淫過也[illegible]臣下

[illegible]

比其惡分朋作仇脅以權勢更相誅滅據乃無辜[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曰無[illegible]嗚呼天[illegible]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張氏曰佑言天之所助命言天之所命○夏氏曰桀昔升爲天子今降之昔居於天位今黜之○孔氏曰浮過也[illegible]祇[illegible]○三山陳氏曰紂[illegible]紂無不爲之○或曰[illegible]傷害也賊亡夫也[illegible]長良善也○呂[illegible]謂學擯與[illegible]氏曰命即[illegible]以爲己有[illegible]已有[illegible]紂之不知天[illegible]天命自然不[illegible]乃天之[illegible]故謂敬不足行自然不知鬼神之德故謂祭無益自然不知民之當愛故謂暴無傷四句一理只緣根本錯○三山陳氏曰謂者敢形於言也夏王有罪而商黜之商受罪過於夏則周黜之[illegible]在近何所疑乎

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馬[illegible]曰其[illegible]期之斷○三山陳氏曰此武王以天下之責自任○夢謂見於夢卜[illegible]○呂氏曰武王之卜非今人之卜蓋其心與天地等又合乎幽明通乎鬼神 唐孔氏曰協合[illegible]也

[illegible]

○唐孔氏曰戎兵也以兵誅紂必克之[illegible]凡人也[illegible]

○新安王氏曰心謂[illegible]德謂所行[illegible]

[illegible]亂治也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文母[illegible]

[illegible]

心稽之卜參之夢又必得仁賢以爲輔不敢專也○孔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氏曰天因民以爲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愚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與湯言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同上下疑有錯簡

[illegible]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illegible]氏曰舊說我武入紂之疆未及與喜取彼凶殘之人如紂[illegible]而已○愚曰[illegible]大[illegible]放桀以安民吾今亦伐[illegible]則於湯有光[illegible]

[illegible] 呂氏曰此武王誓師衛士作其[illegible]
勢也。孟子則取于湯錢伐用張
勖[illegible]哉夫子尚敢與畏[illegible]非敵[illegible]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孔氏曰勖勉也。程氏曰[illegible]夫剛立之稱。趙岐曰[illegible]者
男子之通稱。孔氏曰夫子謂將士[illegible]
者無畏[illegible]寧執非敵之志以伐之則克矣[illegible]
億[illegible]百姓懍懍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illegible]
愚曰此章疑缺文 孟子曰[illegible]
崩厥角稽首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呂氏曰紂之亡惟離心離德周之興由同心同德前既詳言
至此復提起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其功克垂無窮
泰誓下 九五章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孔氏曰戊午之明日。愚曰大巡謂周徧也。林氏曰天子
六軍武王尚為諸侯但有大國三軍史指諸侯所會之師摠
述其多故曰六師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
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illegible]
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
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
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君子識見酒誥。無垢張氏曰天有顯然之道其禍福各以
其類而彰善福之類也故善自取[illegible]
禍以類相召天豈有心哉[illegible]
[illegible]

。三山陳氏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也此人道之常不可須臾
離者也。狎侮說見旅獒。荒怠說見禹謨。愚曰五常天
人之理也紂[illegible]五常故上則自絕于天下則結怨于民
[illegible]。孔氏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
其脛耐寒斬而視之比干忠諫謂其心異於人剖而觀之[illegible]
[illegible]
是以作威殺戮毒害痛病及於四海。三山陳氏
曰姦邪回邪之人不知五常者也自然與紂相合故尊崇信
任之師保以五常教君者也典刑即五常之[illegible]於法度者也
正士以五常律其身者也自然與紂不相合故放黜屏棄
之囚奴之[illegible]郊社宗廟五常之不可廢者也則
不修不享奇技淫巧五常所無也則作意為之上帝不順其
所為祝斷也斷絕降下之使之喪亡[illegible]天有顯

道厥類惟彰予罰之者天也奉天者人也爾當孜孜助我奉我
以敬行天罰苟不知孜孜與恭行之理則反蹈乎狎侮不敬
之機矣[illegible]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
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
呂氏曰人君繼天為君職在撫民若縱暴虐是非仇讎也古
人蓋有為而言武王有為而舉不可以辭害意人心歸則為
天子[illegible]呂氏曰紂大為威殺無辜及其父
子兄[illegible]一時虐我之讎而已
[illegible]
[illegible]夫惡務除本言紂為天下惡本[illegible]
從務滋長[illegible]
之[illegible]殄絕也殲盡也。孔氏曰迪進也。愚曰

果敢而決也毅强而堆也[illegible]孔氏曰登成也。

林氏曰我能大與汝共其餱則是撫汝而可以爲君矣汝衆士庶進其果毅以成汝之君[illegible]

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新安王氏曰不迪謂不迪果毅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孔氏曰稱父以感衆也[illegible]三山陳氏曰顯亦光也比光爲猶[illegible]若四方遠於文王故言光西土近文王故言顯大受多方四方歸則受之三分天下有其二也。唐孔氏曰勝紂己功敗紂父罪崇孝責己以求衆心。愚曰武王以至仁伐不仁有不戰戰必勝而猶歸善受克于此見武王兢兢業業之誠心[illegible]

牧誓　周書

武王戎車三百兩[illegible]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孔氏曰戎車兵車也。風俗通曰車有兩輪故一車謂之一兩[illegible]周禮敎戰以車爲主車驟則徒趨車行則徒進車止則徒止[illegible]

[illegible]

其猛甚矣。孔氏曰牧商郊地名。蘇氏曰春秋晉與秦爰戰皆七八百乘武王能以三百乘克紂者其德與政皆勝且諸侯之兵助者衆也。愚曰言車數兵數見武王克紂以德不以衆也[illegible]

牧誓[illegible]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林氏曰武王以戊午渡孟津越五日癸亥陳于商郊[illegible]甲子朝誓將與紂戰[illegible]昧爽將明見甲。釋地曰國外曰郊。鄭氏曰郊外曰野。司馬法曰三王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呂氏曰牧誓以交刃而誓[illegible]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illegible]

唐孔氏曰大斧以黃金飾也旄旄牛尾。新安王氏曰杖鉞示誅有罪秉旄所以麾三軍進退。呂氏曰武王自臨陳與士卒同勞苦

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三山陳氏曰逖遠也西土人至此遠矣得無勞乎所以慰撫之。愚曰友邦冢君指所會之諸侯[illegible]三山陳氏曰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即諸侯之三卿[illegible]

宰小司徒之類也旅衆也副貳[illegible]下是也○師氏[illegible]領命
[illegible]亦有長所謂百夫長也五
百人爲旅二千五百人爲師[illegible]皆有帥則千人之閒亦有長
所謂千夫長也○愚曰按[illegible]西蜀叛西羌
孔氏曰髳微在巴蜀[illegible]在西北八國皆蠻夷○呂氏曰當
時歸者八百國[illegible]以近戎小以見大○孔氏曰戈戟干
楯也○唐孔氏曰戈[illegible]以舉之[illegible]稱則相[illegible]扞敵
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呂氏曰令各[illegible]今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
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
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
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三山陳氏曰言紂於夫婦父子兄弟君臣之天理皆倒置○
孔氏曰索盡也○愚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
地之大義也物以反常爲妖牝雞司晨是婦人用事反常也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豈[illegible]○孫氏曰婦妲己也[illegible]誓
言紂之惡終於婦人故誓言紂之惡始於用婦也豈非紂
之亡於終出於此乎[illegible]
[illegible]○愚曰
此是不知夫婦之正○呂氏曰紂昏棄其所陳之祀而不荅
[illegible]
也王父弟同祖之弟也母弟同母之弟也○蘇氏曰王父弟
及母弟皆先王之遺嗣不以道遇之○愚曰此是不知兄弟
之愛[illegible]○孔氏曰逋亡也紂廢其賢臣
而尊長多罪亡走之人信用之○愚曰此是不知君臣之理
○三山陳氏曰人道之常紊則天罰所必加○呂氏曰恭

行天罰下面[illegible]使是所謂義理不外於法制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illegible]不愆于
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
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
于爾躬有戮
孔氏曰今日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新安王
氏曰此足法也○孔氏曰伐謂擊刺○新安王氏曰此手法
也[illegible]
[illegible]○孔氏曰桓
桓武貌[illegible]熊羆[illegible]
於牧野○蘇氏曰紂師能奔來降者勿殺以役我西
土之人[illegible]○愚曰始言步法止齊而曰夫子勗
哉中言手法止齊而曰勗哉夫子用兵以節制爲尚以武勇
爲主武王慮其或我故預以虎貔之勇又慮[illegible]而妄殺
故以殺降爲戒而又曰勗哉夫子反覆其辭二致其勉勵所
不勉則必有戮兵事尚嚴不容不以威儆之也○呂氏曰
[illegible]

武成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周書

新安王氏曰識記也步自周于征伐商往伐也歸馬放牛歸
獸也自祀廟至終篇則記其政事也○林氏曰篇內云大告
武成故以名篇非專主於武也○呂氏曰武成見武王有取
商之規模有定商之規模取商以至公大義定商以常典
理恭始皇帝[illegible]不能[illegible]取天下而亡不旋踵

者焉無以定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武成 [illegible]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

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

林氏曰一月即泰誓一月也○唐孔氏曰旁近也月之輪郭

無光處名為魄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故朔為始

死魄一日為近死魄望後一日為始生魄此月辛卯朔壬辰

乃月二日也○禮記月明生於東魄載於西 [illegible]

[illegible]

日也 [illegible] ○孔氏曰翼日明

日也 [illegible] ○唐孔氏曰衆事皆早朝

故皆言朝○孔氏曰步行于征伐始也○唐孔氏曰生明死

魄俱以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互言耳 [illegible] ○袁氏曰文王都豐

[illegible]

武 [illegible] 後歸舊都猶湯既黜夏復歸于亳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愚曰此偃武之事也○孔氏曰山南曰陽○蘇氏曰華山之

陽有川險絕可入不可出桃林在華山東亦險阻 [illegible]

[illegible] ○新安王氏曰軍行戰車用馬任載之車用牛服乘用也

偃武之急如此以見用兵定天下非其本心 [illegible]

[illegible]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

望大告武成

愚曰此下皆修文之事也○新安王氏曰甸服侯服衛服之

邦 [illegible] 駿大而疾也奔走於廟執事木曰豆竹

曰籩祭器也○柴望説見舜典○孔氏曰先祖後郊自近始

[illegible] 新安王氏曰以武功之成告于祖宗天地及山川之神舉

事而祠所以祈也功成而祀所以報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

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

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

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

愚曰既祭祀然後告諸侯生魄望後也○家説見伊訓○林

氏曰武王既克殷有天下故外之諸侯內之百執事咸來受

新命于周○新安王氏曰群后指當時諸侯之受命者告之

○中庸 [illegible] ○唐孔氏曰先王謂后稷

[illegible]

邦啓土公劉名后稷曾孫能篤厚前人之功業 [illegible]

太王后稷十二世孫名古公亶父王季太王子季歷也文王

昌王季子也○三山陳氏曰太王始基王者之迹如孟子言

民歸之類可見王季纘大王之業勤於王家如詩以爲元
長克君之類可見文王能成其功如依崇侯言一怒安民皆
其勤也。呂氏曰方夏諸華夏之方。三山陳氏曰膺天命撫
方夏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大邦以力自強者也畏文王而
力無所施故以文王爲可畏而有以畏其力小邦以德望人
者也遇文王而獲遂所願故以文王爲可懷而有以懷其德
文王初無心於德力之辨也。愚曰統總也緒也以合帝王
基業。孔氏曰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統未就敵
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
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
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
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
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
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愚曰文王志在安民而未去於伐商武王遂承其安民之志
耳。孔氏曰底致也。唐孔氏曰告皇天
后土即泰誓言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天地尊之至皇天后土
皆以君言之也曰以下乃述其告天地山川之辭。蘇氏曰
有道指祖父也曾孫。孔氏曰大正以兵征之也
。東陽馬氏曰禽獸草木皆天所生之物。呂氏曰人君當
輔相天地參贊化育使人物各遂其性今紂於天物則暴之
絕之於烝民則害之虐之。唐孔氏曰萃聚也水深謂之淵澤
無水名藪。蘇氏曰天下有罪逋亡逃走而歸紂若紂爲主
藏之如淵藪之聚魚鳥獸仁人謂亂臣十人。杜預左傳

然後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呂氏曰仁人天地之獲仁人
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愚曰華夏大也
夏者也大也華夏取其文物盛大也南曰蠻北曰貊
總言之則蠻貊猶言夷狄也。唐孔氏曰俾從也。林氏曰其
旨。三山陳氏曰成命一定而不可易者於伐商也肆遂也
武王居西紂在東故曰東征王者之兵弔民伐罪秋毫無擾
足以安其士女而已。愚曰士女猶曰男女也詩中士多對
女言之。林氏曰士女喜悅以筐篚盛元黃之幣以迎我師
願於周之當王天下也然此豈人力所能致蓋天之休眷有
以震動人心故人皆歸附我大邑周也。孔氏曰神庶幾助
我渡民危害無爲神羞辱
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
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
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三山陳氏曰戊午即泰誓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愚曰紂之
叛親離周師既至必將有内潰之事故陳于商郊雖然
不動以俟之所謂俟天休命也已而前徒倒戈非天之休命
而何。昧爽見太甲上。愚曰旅衆也。孔氏曰如林言
盛多會逆戰也北走也杵舂器漂杵甚言之。
三山陳氏曰紂之衆雖有與周師爲敵者前徒自倒戈攻其
後以北走者其後乃紂之衆憤民怨之深故因此反攻之殺
人之多理所宜然非武王殺之也。蔡氏曰戎衣甲冑之服
。愚曰武王之兵初不血刃但一被戎服天下已大定。皇
極經世紀數自成湯至紂二十八主凡六百四十四祀
紂而天下歸周自武王至赧王三十七主凡八百六十七年

乃反商政政由舊 [illegible]

新安王氏曰反紂惡政由先王舊典 [illegible]

[illegible]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

[illegible] 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新安王氏曰此所謂反商政也○唐孔氏曰釋放也封增其土也式者車上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式 [illegible] 以式為敬商容商賢人紂所貶退處私室閭里門也武王過其閭而式之鹿臺紂所藏之府舍○蘇氏曰散者分而布之也發者開而出之也賚予也 [illegible] ○三山陳氏曰賢者民之望而紂絀之財粟民所賴以生而紂奪之武王反其政民安得不心悅誠服哉此乃 [illegible] 當然非武王欲以此收天下之心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新安王氏曰此所謂政由舊也○孔氏曰爵五等公侯伯子男列國凡三等○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illegible]

[illegible]

○愚曰賢有德者也能才智者也 [illegible]

○又按五教見舜典○孔氏曰所重在民及五教與食喪祭 [illegible]

[illegible] ○新安王氏曰惇

[illegible] 天下不殺於討賊明其義使天下不徇於利崇德使

人知所以尚賢報功使人知所以勸忠 [illegible]

[illegible] 說文曰拱斂手也○愚曰垂衣拱手無為而天下治

[illegible] 葉氏曰自王若曰至此皆誥

群后之辭史備載之以識其政事之詳焉 [illegible]

[illegible]

書卷之六

洪範　周書　陳大猷集傳

孔氏曰洪大範法也[illegible]。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孔氏曰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因而第之以成九類[illegible]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林氏曰商人刳戈伊攻殺紂[illegible]。孔氏曰武庚紂子一名祿父立以為王者後。箕子封箕子。呂氏曰武王革命除天下之大害以箕子歸又傳天下之大法箕子初無歸周意以箕子歸者武王也箕子必道百王之範既陳之王安得而不言哉[illegible]

洪範　凡十一章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孔氏曰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商也[illegible]。朱氏曰十有三祀武王伐紂之年則訪箕子當在下車之始[illegible]。呂氏曰訪謂不敢臣而至孟子所謂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也。王氏曰致禮然後問故先言王訪于箕子而後曰王乃言。愚曰先以嗚呼箕子而不名[illegible]致敬也。孔氏曰騭定[illegible]彝常倫理也。愚曰上天默定下民佑相協其居[illegible]謂使之得所以生也[illegible]我不知其彝倫所以次序之由。朱氏[illegible]曰彝倫猶言洪範九疇而言[illegible]。劉彝曰此武王問箕子以洛書之意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王氏曰致禮以問然後告故於是箕子乃言。愚曰箕子稱我而不名下文以而汝稱君皆不臣於周之意又樂道其所之者也。孔氏曰陻塞汨亂[illegible]也。朱氏曰洪範九疇指洛書而言水性下流鯀不能順其性而逆之但為隄防以障塞之水失其道以亂中國故五行皆不循其所是為亂陳其五行[illegible]天即理也鯀逆天理得罪於天故天不畀以洛書而常道所以敗言洪範九疇之理晦不明也殛死則放之羽山而死。蘇氏曰以其殛死知帝震怒而與鯀韶而登用錫禹洪範九疇謂洛出書也。愚曰彝倫攸敘言九疇之理所以明而不紊也[illegible]。劉敞曰此箕子對武王以得洛書之意

初一曰五行[illegible]

愚曰五氣運行於天地間未嘗停息故名五行[illegible]
[illegible]造化萬類無一不本於五行故
君初一五行無所待而自然者也故不言用
次二曰敬用五事
朱氏曰五氣運行而人稟之以成形於是有五事故次二曰
敬用五事用者人所有事也凡用皆主人君而言○呂氏曰
五事者形色天性也聖學精微所當從事於此故謂之五事
○愚曰五者當敬以用之敬則此心常存卓然為一身之主
四肢百骸皆有所聽命以任其事[illegible]
則此入道之本聖學之大原也○無垢張氏曰九疇之多人
君所守惟在敬用五事心敬則貌言視聽思極於肅乂哲謀
聖哲精神所運上而五行下而福極無不得其所此敬之要
在於敬而已
次三曰農用八政
孔氏曰農厚也○南豐曾氏曰五事敬則身修矣身修然後
可以出政而治人故次三曰農用八政○唐孔氏曰政施於
民善不厭深故厚用之政乃成也[illegible]
次四曰協用五紀
紀說見五子之歌○愚曰五者天時所以相維也正人而後
可以正天而政以本於天時故次四曰協用五紀謂五者之
紀協合不差也[illegible]
次五曰建用皇極

漢志曰皇大君之稱○愚曰極者不可增不可損極至之義
標準之名也○朱氏曰皇極謂人君立極也[illegible]
[illegible]
極○愚曰八政以治人五紀以正天皆政也而未及於道化
皇極者聖人執中道以立教化也故次五曰建用皇極王氏
[illegible]
言數者以該統九疇理兼萬事非寄數能者故也
次六曰乂用三德
愚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為治又當用三德故次六曰乂用
三德三德乃時中之道皇極之用也
次七曰明用稽疑
唐孔氏曰稽考也考正疑事○朱氏曰德雖應變無方而事
變又有非人謀所能決者故當謀之鬼神故次七曰稽疑[illegible]
[illegible]○許氏曰聚以明無以決非特明於人事
又當明於天地之道鬼神之情而後疑可決也[illegible]
次八曰念用庶徵
唐孔氏曰庶衆也徵驗也言所驗者衆也○南豐曾氏曰人
治極而通於神明蓋矣然猶未敢以自信也必參考之得失
於天故次八曰念用庶徵○愚曰念用者省念而不敢忽忘
也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illegible]
蘇氏曰威畏也古者畏威通用極窮也苦也○王氏曰嚮嚮
慕而欲其至威者畏而欲其亡也[illegible]

[illegible]

書也。○唐孔氏曰此章自初一至六極爲所第叙小劉以爲故用農用等亦爲所加〻爲融曰從五行至六極洛書文也〻愚曰九疇者聖王所以奉造化之所賦性命之理治人正天闡道德立教化通幽明之情盡精粗之妙以成大順而福善生者也所以和同天人而爲三才之宗主也信乎爲經世之大法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朱氏曰一五行者次第之辭與前章異後放此〻濂溪周氏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土金木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illegible]

[illegible]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illegible]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唐孔氏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此其成數也繫辭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

[illegible]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illegible]

朱氏曰潤下潤濕而下流炎上火熱而上升 [illegible] 曲直明生而有曲有直從革謂可因可革無定體種曰稼斂曰穡土性發生稼穡乃所生之大者 [illegible] 蘇氏曰曰者所以名之也土不曰曰而言爰者土無成名無專職無定位寄於此稼穡而非所以名之也 愚曰潤以質言炎以氣言上下以位言曲直以形言從革以材言稼穡以用言土生民日用之利莫大於此 [illegible]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陳氏曰水不潤浸而下而困則成鹹[illegible]火炎不
若炎上而焦則苦木不酸結而爲實則酸金從革而成辛[illegible]
[illegible]土稼穡而成甘[illegible]。
孔氏曰致其類此言作。蘇氏曰五行之所作不可悉言也
人之用者惟味尤急故舉味以見其餘[illegible]
[illegible]
二五事曰五行見於天爲五星分位於地爲五方行於
四時爲五德四於人爲五常用於人爲五材稱於音律爲五
聲發爲五章五色而總其精氣爲五行人稟五行以生
故於物爲最靈。孔氏曰自此章而下皆箕子所演[illegible]
[illegible]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唐孔氏曰貌揔身也。愚曰人之有形體先其而發氣又之
其後則目知物之美惡耳聽事之然否而思慮生焉此五事
先後之叙。思則五事之主也[illegible]
[illegible]新安陳氏曰人稟五行之氣以成形其見於五臟爲[illegible]
五事脾屬土脾之發爲貌皮肉筋骨形骸也[illegible]脾之所主
之屬也肺屬金肺之發爲言肺之於人聲氣之所從出入也
肝屬木肝之發爲視腎屬水腎之發爲聽心屬火心之發爲
思自黃帝以來言之詳矣[illegible]至今不廢捨此則無以治病

而生故人漢儒以貌爲木以視爲火以思爲土非也[illegible]
[illegible]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illegible]
愚曰此五事之德所謂[illegible]理。孔氏曰明清明無
蔽聰審聽不惑睿通於微無[illegible]氏曰[illegible]德[illegible]本
從視德本明聽德本聰思德本睿[illegible]
[illegible]其或不恭不從不明不聰不睿是人欲而違天
理也。愚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貌言視聽思所謂物也
恭從明聰睿所謂則也[illegible]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愚曰作者充而致之謂肅敬一也[illegible]朱氏曰
乂謂理治。孔氏曰哲照了[illegible]當聖無所不通
愚曰自恭而充之則[illegible]一清[illegible]自從而充之則理當
人服而能又自明而充之則洞然微而能哲者明之至
也自聰而充之則審言定計而能謀自睿而充之則無所不
通[illegible]聖
[illegible]
者動而清明者亂以爲欲所汩則未有能思而通者故思所
以致睿而[illegible]所以主心[illegible]心存於後其思始通思通而作
聖則謂又皆訓[illegible]故五事之用皆於敬之一字也。朱
氏曰此舉[illegible]功[illegible]之事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
七曰賓八曰師

林氏曰食者務農重穀之政也貨者阜通貨財之政也祀者祭祀之政也。愚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之政也司徒掌邦教敬敷五教之政也司寇掌邦刑詰姦慝刑暴亂之政也賓者所以親邦國之政也師所以正邦國立武足兵之政也。王山陳氏曰八政或言事或言官互見也。朱氏曰八政以緩急為次序。愚曰民生莫急於食而貨次之。蘇氏曰食貨所以養生祀所以事死故祀次之以上養生事死須要得安其居故司空次之居安而後教可施徒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故司徒次之。朱氏曰教之不從而後刑之刑所以弼教也故司寇次之內治既舉而後外可理故賓所以懷之若有不庭則往伐之故次賓以師焉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唐孔氏曰自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為一歲所以紀四時也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也自夜半至明日夜半周十二時為一日所以紀一日也星謂二十八宿昏明迭見以紀氣節早晚辰謂十二辰以紀日月會。曆數說見禹謨[illegible]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林氏曰舜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湯建中于民皇建極之事也。愚曰有極者所有之理也。[illegible]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之以[illegible]

林氏曰人君立其極以示民使民觀感而善則天之百福自以類應而無夭閼札瘥之災故皇建有極乃所以斂是五福而敷錫其庶民也[illegible]曰斯民莫不皆具是極惟其為物欲所蔽故失其極今人君既建以示之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illegible]於君取極。呂氏曰人君乃萬民之所取中也使有一民不得中則於君之職分有虧惟是庶民皆歸於極即是民錫汝人君保極。愚曰斂錫是上錫下錫汝保極是下錫上。孔氏曰淫過也朋黨也。唐孔氏曰比周比也。愚曰佛老之談虛無隳漓流於太過所謂淫朋也。[illegible]比附一曲失於不及所謂比德也二者皆非中也民言其在下者人言其在上者互文也。朱氏曰言民人所以能如是者皆君之極有以為之準也。愚曰此皇極自為七節此第一節總言人君建極而斂民歸極也下六節皆申明此一節之義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蘇氏曰有猷有謀者有為有才者有守有執守者也。曾氏曰不協極不罹咎[illegible]愚也直之類任勉思所謂不協極也以[illegible]而不蕩[illegible]於汝直而不[illegible]所謂不罹咎也。愚曰皇君也。孔氏曰而汝安也。王氏曰[illegible]謂也。蘇氏曰汝當常安汝顏色以受人使人得自獻不汝惟上有自言者曰我所好者德也雖其偽未可知人君亦當錫以為善之福。林氏曰凡錫福皆教以中道致福之理也與惟皇作極之福不同。愚曰聖人建極豈能盡得中行

而與之資稟有高下不齊一律齊小有猷有為有守蓋過人之
賢可至於極者若由賜之從是也當念之而不忘不協極不
罹咎乃中人之質可引而至極者若行循之從是也當受之
而不拒其以好德自言者蓋凡下之質若在鄉之秀民鄙夫
之間我者是也亦當以善教之夫天子之尊非能日與庶民相
從也所謂念之受之錫之者蓋命鄉論秀士而升之司徒司
徒論選士而升之學大司樂論造士以告于王及鄉大夫各
數其所以教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及天子親視學者是
也時人但上□等人言如此兼收並育則人皆感發向化惟
君取極矣
無虐惸[illegible]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illegible]而邦其
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孔氏曰惸無兄弟也無子曰獨○三山陳氏曰惸獨謂孤寒
寡接者高明謂貴顯者○林氏曰人既歸極則君當進
用之以爵祿勸率若有才能不以其勢之惸獨而遣之苟無才
能不以其勢之高明而畏之凡人之有才能者使進其行於
朝廷之上謂官使之則邦家賴之而昌盛[illegible]
知○東陽馬氏曰富猶言衣食足○孔氏曰穀善也○林氏
曰好讀如寵自好之好同猶言有所賴藉也有常產者有常
心凡其正人之道必先富之而後可納之於善○愚曰苟道
使不得行其志困窮而無以養其身必不能使其有所賴
於汝之邦家斯人將死傷推沮自陷以害於善多矣上一節是
廣大以教育人才此一節是公平以拔用人才申明第一節
建極錫民之意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林氏曰此下愚不移雖教之而不率無可奈何若其無實害正
不敢必欲盡教之彼既不從徒為我之過惡而已[illegible]
[illegible]
如此而後錫與好德之心是終不可棄之可以無憚而非
遷純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
無偏無陂[illegible]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illegible]
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illegible]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illegible]歸其有極
愚曰偏不中也陂不平也遵循也義者心之制理勢之宜也
好惡有當然之理不容以私意為乎其間道萬夫所行路近
言道路之辭也道路即義之可通[illegible]者也偏以偏於己黨[illegible]
黨於人也蕩蕩廣大貌平平夷易貌正直猶端方也○朱氏曰
偏陂好惡己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己私之見於事者
也言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從上之化也○林氏
曰此一節反覆吟詠猶詩之體各取音韻之協不必盡有其
義若有自外入之辭由是而繼之則無事於遵而自合於王
道矣○愚曰蕩蕩平平正直皆有王道之[illegible]言由是以合於
中然後反極故必會歸其極[illegible]則皆為至善猶如四海會同之會
歸如殊塗同歸之歸[illegible]
[illegible]
上文言聖人能作成人故人皆趨極以申第一節凡厥庶民
惟皇作極之義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
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林氏曰語既更端故加曰字以別之○孔氏曰以皇極之道

布陳言教。新安王氏曰順理而教曰訓。愚曰上是聖人
以身率道而示極此是聖人以言明道而開極聖人建極二
者不偏廢也皇極之敷言非它惟即此秉彝之理順而為教
即順天理而為教也故凡其庶民於皇極所敷之言順其教
而不違行其言而不墜[illegible]。新
安王氏曰以道示人而天下見之謂之光天下順行聖人之
教於此道昭然有所見起居食息常若相與周旋而不離也
故曰以近天子之光[illegible]
[illegible]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愚曰其子總繳上文更端而言曰聖人之建極如是斯可繼
天為子作民彊母以受天下之歸往矣不然則有愧於天無
以作民父母而不足以為天下王也[illegible]

書十八　十三

[illegible]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正直說見下文。馬氏曰克勝也。朱氏曰剛克主於剛勝
柔克主於柔勝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也
愚曰平者治之至康者安之至。孔氏曰友順燮和也。愚
曰沒水為沈伏水為潛。新安王氏曰遇平康之俗彼固自
正亦以正待之無[illegible]乎哉常[illegible]矣彼固自直亦以直待之無事
乎矯枉矣[illegible]彊弗友彊梗不順者也則
當剛勝[illegible]燮友和柔順服者也則當主於
柔勝[illegible]則務者易失之過當養之以

沈潛沈靜而不露藏而不露則宜不至於柔柔勝者易失
之不及故當抗之以高明高而不可抑明而不可欺則柔不
至於懦矣[illegible]
[illegible]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
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
僭忒[illegible]
王肅曰辟君也。葉氏曰作福柔之事也作威剛之事也周
官八柄馭羣臣爵祿予生皆作福也置奪廢誅皆作威也。
韋昭曰玉食珍異之食也。張氏曰側不正頗不平僻不中
也。林氏曰福威玉食實人主之權勢所操以用夫三德者
也故爵賞刑威之權必出於君而不假於臣下假則威福之
柄下移若齊之田氏宋之子罕是也玉食則凡乘輿服御之

書十七　十四

不可假人者皆在其中乃人君之名器所以尊嚴重秉之勢
者亦不可假於臣下假則下陵上替如季氏之八佾三家之
雍徹是也人君能自執此三者則威福在已名分謹嚴斯能
操縱予奪用乎三德以為皇極之用。東陽馬氏曰人臣苟
擅此之權其害止於害于汝之家凶于汝之國[illegible]
在位之臣視效而側頗僻[illegible]
[illegible]天下之民相效而僭越差忒不復名分之守如諸侯僭天
子則大夫必僭諸侯家臣必僭大夫此必至之患也[illegible]
[illegible]王氏曰皇極者君與臣民所共由
也三德人君所獨任而臣民不得僭焉者也[illegible]
[illegible]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illegible]曰蒙[illegible]曰
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

曰則從二人之言

孔氏曰通曰卜筮曰筮 [illegible]

○唐孔氏曰選擇知卜筮者而建立之以爲卜人筮人之官乃命以卜筮之事卜兆有五雨兆如雨下霽兆如雨止蒙兆[illegible]驛兆落驛不連屬[illegible]克兆相交錯五兆不[illegible]一曰一曰[illegible]兆所遇無先後也筮卦有[illegible]卦各[illegible]爻重[illegible]卦乃成一卦內卦曰貞外卦曰悔 [illegible]

○朱氏曰衍推衍也上七者卜筮之大凡而其變則無窮皆當推衍以極其變 [illegible]

○唐孔氏曰立是知卜筮人作卜筮之官其卜筮各用三人者鈞從衆自上古卜筮爲法有三法並用法有一人故卜筮各有三人 [illegible]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新安王氏曰大疑謂國有非常之事未能決者周官有大事衆庶得至外朝與羣臣以序進而天子親問焉○朱氏曰卜筮數末者古法先斷人志後命於著龜之靈不至疑於人也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 [illegible]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朱氏曰心者人之神明身者靈之知覺無異於鬼神雖龜筮之靈不至踰於人故曰此以下必以人謀爲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盡能與幽冥之私故自此以下皆以龜筮爲主人雖不盡從不害其爲吉龜筮而逆則必咎必矣 [illegible] 此

[illegible]

條無問尊卑其謀皆從於龜筮故爲大同之吉焉 [illegible]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朱氏曰此條惟君謀從於龜筮亦吉○愚曰此與下一條以貴賤爲次第 [illegible]

卿士從龜從筮汝則逆庶民逆吉

朱氏曰此條惟卿士謀從於龜筮亦吉 [illegible]

庶民從龜從筮汝則逆卿士逆吉

朱氏曰此條惟民謀從配於龜筮亦吉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朱氏曰此條龜筮一從一違本不可以舉事但筮短龜長又尊者之謀配合故內事猶可外事則凶○唐孔氏曰內謂祭祀冠昏外謂出師征伐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朱氏曰此條龜筮皆違于人人雖有從者動則凶矣 [illegible]

○林氏曰此聖人所以盡幽明之情以酌天下之變自求多福而達於善也蓋人之正心誠意以修其身天人之際其之如響故以龜筮斷天下之疑而無所惑所可信者在吾心之至誠耳不然則吳巫覡一技何足尚哉 [illegible]

庶徵

林氏曰洪範本於至誠以盡其性極於贊天地之化育以與天地參蓋天地與人一氣耳作於此必驗於彼天地造化雖運於無迹之表而其得失休咎之應實係於人君人君所以盡天命之性者必自貌言視聽思之用充於肅乂哲謀聖而後可以踐形以爲贊化育之本由此推於八政至於五紀協皇極建三德又稽疑明又以天地陰陽之運見於雨暘寒燠風之應與夫歲月日時之兆象者以驗夫已之休咎庶其所感而省躬修德焉則贊天地化育以與天地參者於是至矣。○朱氏曰自五行而下得其道則有豐休之證自五行而下失其道則有災咎之證得失在於身休咎應於天匹夫尚然況人主乎 [illegible]

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illegible]

孔氏曰暘日也燠煖也。○朱氏曰六者庶證之目。○王氏曰雨暘寒燠風所以目五者來備以下之事時所以目王省惟歲以下之事 [illegible]

○林氏曰陰陽之氣運於天地間往來相盪屈伸相感故有雨暘寒燠風之變雨與暘對燠與寒對風行於四者之間皆天地所以化育萬物也 [illegible]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 [illegible]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愚曰備謂皆有而不缺敘謂應期而不亂。○朱氏曰如此則庶草蕃廡 [illegible] 下文之休證也 [illegible]

○蘇氏曰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 [illegible] 一如此則皆凶。

朱氏曰五者相須 [illegible] 如此則皆不茂百穀不成即下文之咎證也 [illegible]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林氏曰 [illegible] 以自其五者之 [illegible] 中節不中節則其五福之證不中節則六極之證故五者來備而敘非其自得人君休徵也 [illegible] 極無則非其自得 [illegible] 咎在此而其證見於彼爾又曰肅乂哲謀聖者休之本時雨至時風休證也狂僭豫急蒙者咎之本常雨至常風咎之證也。

朱氏曰肅便有和意便有溫底意思所以說時雨應之又曰肅便有開明底意思所以說時暘應之哲則明融便有和暖底意思故說時燠應之謀則深沉便有收結底意思故說時寒應之聖無所不通便有發散底意思故說時風應之 [illegible]

蘇氏曰肅之反爲狂乂之反爲僭哲之反爲豫 [illegible] 謀之反爲急 [illegible] 聖之反爲蒙 [illegible] ○王氏曰狂則蕩故常雨若僭則亢故常暘若豫則解緩故常燠若急則縮栗故常寒若蒙其心思無所不入以通之者也蒙則蔽也故常風若 林氏曰陰陽之氣一失其和則各以其類而應曰某某之咎也故思所以去其咎

而反其休咎者。[illegible]雖知之，以其類則不可以不自省
也。朱氏曰人主之行事與天地相爲流通，故行有善惡則
[illegible]各以類而應。然感應之理，亦謂行此一事即有此一應。[illegible]
而言之，一德修則凡德必修，一氣和則凡氣必和，固不必曰
肅自致雨，乂自致暘，哲與謀又自致暘與寒也。[illegible]德修而氣必和
矣。分而言之，則德各有方，氣各有類，肅者雨之類，乂者暘之
類，求其所以然之故，固亦各有所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
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
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
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孔氏曰師尹衆正官，俊民賢者，章顯微隱也。○朱氏曰此歲
說時之驗，歲統月，月統日，驗至者所理大而要，職小者所理
小而詳，取象於歲月日也。君秉君道，臣行臣職，君君臣臣循
歲月日時之不易，則休證行焉。反其則咎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在師尹，惟日之下，但其致一，故不同，故各發此義，以互相見。○
孔氏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illegible]日月之行有
[illegible]

[illegible]
朱氏曰二十八宿環繞日月行
道之側，故月行必經歷之，經于箕則多風，歷于畢則多雨。盡
一星各有所好，月經行其[illegible]時當[illegible]陰陽和而風雨以
應，言無善惡也。[illegible]
但行度所次耳。[illegible]
今曰好曰欲，乃假以喻人事，民之性情莫不有所好之
人能順其所好所欲，與凡所惡勿施，則和氣致乎而知風雨
之應云。言職分明則[illegible]人心[illegible]

之應也。[illegible]天者
也。歲月日星之證見於天，而證驗於人者也。[illegible]以人而證
天，又以天而證人，是謂庶證。[illegible]
[illegible]
九五福
朱氏曰休咎證於天，則禍福加於人，福極通天下人民而言。
蓋人主不以一身爲福極，而以天下爲福極，民皆仁壽，堯舜
之福也；民皆鄙夭，桀紂之極也。[illegible]
矣。○林氏曰壽考必曰天命，必曰者言惟君制，不可以言
壽，君能造命者也。民命雖定於天，君實制之，自五行至庶證
各得其叙，則斯民歸於五福矣。五福出天所畀，實曰造命者
嚮而致之也。自五行至庶證失其叙，則斯民陷於六極，欲民不
陷於極，亦造命者威而避之也，使民享五福而不知六極也。

合道之極功也故九疇以是終焉

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朱氏曰五福以人所欣好者爲先 新安王氏曰天地之大德在於生人之生貴於壽物而人莫不好生而惡死富人情[illegible]化育以厚民生而壽則其生之長者也是以四代皆尚齒故五福以壽爲先○陳氏曰壽不可無以養其生故富次之[illegible]憂患則身心不安故康寧又次之[illegible]而不知好德則老而不死是爲賊何足貴哉故四曰攸好德言所好在德也[illegible]○張氏曰壽富康寧不好德[illegible]又貴考終命○呂吉甫曰考成也成其終而無虧所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者也曾子啓手足易簀此考終命者也[illegible]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朱氏曰六極以人所尤惡者爲始○張氏曰不得其死曰凶凶者考終命之反也[illegible]短折壽之反也○新安王氏曰幸而無凶短折然疾厄惡難則不康寧之反不疾不貧而貧則其生也憔悴偪於不善者惡也雖欲爲善而不能自立者弱也貧者富之反惡弱若好德之反也[illegible]○不赤曰短中絕曰折[illegible]○三山陳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林氏曰六極者五福之反若天下皆受五福則不可不以六極爲戒[illegible]恐斯民之一失其所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唐孔氏曰邦謂[illegible]以封諸侯班宗廟彝器以賜之[illegible]

旅獒

西旅獻獒[illegible]太保作旅獒 周書

唐孔氏曰西戎有國名旅犬高四尺曰獒[illegible]

太保召公[illegible]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孔氏曰四夷慕化九八言非一○林氏曰犬羊夷狄不來王其道自通非若秦漢之開四夷以斥境土也○孔氏曰底致也○愚曰功業隆盛則驕侈易生自古成功驕侈未有不敗亡者故召公逆防其萌而訓于王[illegible]

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三山陳氏曰古之王者惟明德而無求故克謹其德而四夷咸皆賓服[illegible]張氏曰內夏外夷無有遠近[illegible]皆獻其方土所產之物○呂氏曰非求之也懷德而

求也。○張氏曰惟服[illegible]可以供服食[illegible]用者苟玩則非所
當獻亦非所當受也。○林氏曰王者[illegible]不以私[illegible]分之
獻至受其所當獻[illegible]不專之以為一己之利也必分以予諸
侯夫遠近所以貢方物者以諸侯有以致之也以其德之所
致者而賜異姓之邦是昭示其德之致也使諸侯受此物者
無廢其事上之職[illegible]於方物中有寶玉之貴
則分予同姓之[illegible]是用布親親之意[illegible]
[illegible]蔡氏曰王者以其德所致方物分諸
侯故諸侯不敢輕易其物而[illegible]觀其物也○此[illegible]
者貢獻之義[illegible]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愚曰狎褻慢也侮慢也德盛則心無限量[illegible]故不狎
侮狎侮之形生德薄心隘而驕矜乘之也○葉氏曰君子人
之所尊敬也狎侮之則人[illegible]矣小人以力事人者也狎
侮之則不肯用力矣○吳氏曰狎侮人者人亦狎侮之故無以
盡人之心力[illegible]林氏曰君子小人以貴賤言[illegible]
[illegible]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愚曰不役耳目不為耳目所役使也百度百事有法度也○
新安王氏曰心官為主於內而耳目從之則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百度安有不正乎耳目為主於外而心從之則物欲蔽
汩百度安得復正乎[illegible]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葉氏曰玩者心有所好而狎玩之者也○愚曰玩人則狎侮之
喪德呂氏曰[illegible]玩物則心為所移故喪志
[illegible]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愚曰志以道寧則止善持志不為物所動言以道接則明理
知言不為人所惑[illegible]林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愚曰為有益而作無益以害之則其功廢矣安能成不貴異物
而賤用物則上下爭事奇玩而民力耗矣安能足[illegible]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孔氏曰非其土性謂非此土所生　愚曰帝王相傳之戒如此
故君心無異物之累[illegible]

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蘇氏曰[illegible]而恥貴古之循吏多能以廉服夷
狄而貪吏多以致寇以於王者乎故獲子得白狼白鹿而荒服
不至○林氏曰所[illegible]賢則善[illegible]教行以福斯民故邇人
安[illegible]
[illegible]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
一簣[illegible]

孔氏曰輕忽小物或不勤于德[illegible]
[illegible]
○呂氏曰矜乃矜持之矜○愚曰細行猶言小節即畢命所
謂小物易所謂積行也○易繫辭曰小人以小善為無
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是以惡積而不可掩
罪大而不可解[illegible]
[illegible]孔氏曰八尺曰仞○
○鄭氏曰[illegible]○[illegible]氏曰大德細行之積也九仞一

纂之積也故細行不矜足以累大德之全一簣不勉足以虧
九仞之成。愚曰此喻細行之不可不謹也[illegible]此書
始終以勤愼言乃一篇綱領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愚曰信行此已上之訓則民業可固而王業可久不然則反
是矣當時民居已安王業已定保譬保而不失世王世世王
天下也。孔氏曰武王聖君猶有此戒況非聖人可以無戒乎
巢伯來朝[illegible]芮伯作旅巢命
孔氏曰巢南方遠國殷之諸侯伯爵也武王克商慕義來朝
芮周同姓畿內之國[illegible]伯爵也入為卿士。陳氏
曰旅陳也陳王之敎命於巢伯

金縢

周書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illegible]

愚曰周公文王子武王弟名旦食采於周地在岐邦之內公
爵也後封於魯[illegible]金縢內有金縢二字因以名篇[illegible]
[illegible]

金縢[illegible]

旣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
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illegible]為壇於南方
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三山陳氏曰弗悅豫疾甚也。孔氏曰二公召公太公。愚
曰穆敬也和也而有深遠之意故卜稱穆卜。蔡氏曰戚憂
休也二公以武王疾為先王不佑而遺之戚如漢言父母
先祖胡寧忍予者故周公以為未可以戚我先王。袁氏曰
二公欲卜不過見其吉凶寧能轉移此事故周公不愛其身
欲代武王之死功事也自以為功言其身任此事也。孔氏

曰壇築土墠除地[illegible]
。鄭氏曰植古置字。孔氏曰璧以禮神[illegible]周公秉
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illegible]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
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
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
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
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
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林氏曰史為冊書其祝辭。○孔氏曰元孫即武王某者
武王名[illegible]。釋文曰遘遇
也。呂氏曰衆人有疾皆自致之聖人道德充足與天和乎
衛養過當自致疾蓋偶與天地陰陽氣數相遇而成虐惡之疾
也。林氏曰自大王王季言則曰元孫自文王言則曰丁子
元長也丕大也皆謂武王。○孔氏曰責如往責之責
謂負大人物也。三山陳氏曰若天責欲取償其責於武王
使之必死爾三王在天之靈當請于天以旦代武王之死。
蘇氏曰我仁孝能順父祖。新安王氏曰材才[illegible]藝[illegible]也
。呂氏曰自天而視為下地。新安王氏曰寶命言其命之
貴重如大寶曰位之義依有所恃歸有所宅。愚曰乃元孫
受命于上帝之庭敷佑四方蓋能定爾子孫而使四方祗畏
者也今方克商王業猶未甚定人心猶未盡服若殺武王之
死而無墜乎所降之寶命[illegible]
特可以定子孫服四方而我先王自亦永有依歸矣[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曰武王命之
長短順受其正何禱之有此禱非武王畏死亦非周公畏武
王之死身乃宗社人民所係故也 [illegible]
[illegible]○愚曰卽就也珪 [illegible] 以事
神許我則王生而已死故以珪璧歸待爾命死則用以事鬼
神不許則王死而已生乃屏去珪璧書不得用以事神矣○
蘇氏曰死生壽夭有定數而周公以爲可代世多疑之夫匹
夫匹婦爲其父母發一至誠之心動天地感鬼神者多矣況
周公乎且周公之禱非獨弟爲兄臣爲君乃爲天下爲先王
禱也上帝聽而從之無足疑者 [illegible]
[illegible]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
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蔡氏曰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
○東陽馬氏曰一猶並也○孔氏曰習重也○愚曰三龜之
兆書相重而吉啓籥見占書亦并是吉公曰如此兆體王
其無害 [illegible] ○蘇氏曰知王之必愈已亦
莫之代予小子周公自謂也予新卽命于三王爲求久克終
是圖此所俟者三王能念我一人武王言俟其疾愈也卽上
文所謂歸俟爾命也○王氏曰縢緘也古者卜筮旣畢而不
戢藏必納其冊書於匱以金縢之異時將有大卜則復啓焉
乃國家故事非特爲此 [illegible] 其冊以爲後來自解之計也王
明日疾乃瘳夫請代武王之死者周公之心也王瘳而周公
不死此則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武王旣喪 [illegible] 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
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 [illegible] 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
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
鴞 [illegible] 王亦未敢誚公 [illegible]
史記曰武王有疾 [illegible] ○東陽馬
氏曰流言謂以無根之言流布于國中○史記武王兄弟十
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霍叔處曹叔
振鐸成叔武其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封武王克殷立紂子
武庚祿父於故都以爲殷後天建親賢以藩屛王室周公以
聖德輔翊朝廷 [illegible] 分商畿內地封管
叔蔡叔霍叔監武庚以殷民號三監 [illegible]
[illegible] 武王崩成王幼沖周公位冢宰總百官管
叔及蔡叔霍叔乃流言於國曰周公將爲成王之不利奪其
位而有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孔氏曰孺子稚子也言成王辟法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愚曰周得天下未久三叔與武庚叛欲危
宗社苟得罪於先王也周公任天下之責苟不以法誅之則
宗社危矣將何以告先王乎故奉先王之命以誅罪周公所
得違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林氏曰以公恐殷叛禍
延天下故急往征之而武庚三叔伏辜乃在二年之久蓋經
爲宗社計而重傷天公 [illegible] 有不得已之意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孔氏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
公故周公旣誅三監作鴟鴞之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
王猶未悟欲讓公而未敢 [illegible]

之事不以小嫌而自沮夫人[illegible]

[illegible]○林氏曰：自周公居東而亡其事，亦皆在大誥之後，以[illegible]周公請死之重，抑爲終始，故於此併載之。

[illegible]

秋大熟，未穫[illegible]，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illegible]，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illegible]，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孔氏曰：皮弁質服以應天。[illegible]○林氏曰：將啓金縢之書而卜是風雷之爲何祥。啓金縢之際，猶未卜而得周公代死之說於匱中，蓋因欲卜而偶得之。諸史及百執事皆昔之從周公以卜者，今王將卜，故復爲卜而俱至。○三山陳氏曰：周公代武王之死，二公未必知，而二公之知周公不待於啓金縢之書也。所以不言者，正以成王之疑方深，非口舌所能爭，必待成王之自信，然後可。苟我欲強其必信，則二公與周公同功一體之人也，得無朋黨之嫌而重成王之疑歟？今既得此書，則可解矣。言二公及王，則是二公皆啓王以徧問諸史與百執事，庶幾其能證當日之事以解成王也。諸史百執事言信有此事，又嘆噫[illegible]昔公命我勿敢泄其言。夫周公尚欲以身代其父之死，況肯奪其嗣子之位乎？[illegible]○孔氏曰：王本欲卜知吉凶，今天意既可知，故止勿卜。沖人謙辭[illegible]○愚曰：周公以成王未悟，留東未還，故成王謂朕親迎公以歸，我國家之禮亦當宜之，謂使之相親也。[illegible]比公之至，王乃出郊而迎勞焉。[illegible]○三山陳氏曰：東征殺[illegible]天爲亢旱三年[illegible]。周公之忠，[illegible]所感而天威之不動乎？以風反風，特在疑信之間，洪範五事[illegible]信不誣矣。○愚曰：或謂起所偃之大木而築禾，或謂起木所偃之禾而築禾，未很通。

書傳卷之七 三十

下方定武王即死三監繼叛○沖人說見盤庚下○王氏曰
歷服[illegible]也服土事也[illegible]○愚曰大惟我幼沖人當此大
亂之時繼[illegible]無疆之大歷大服言力小任重詒禍先道之造
○孔氏曰[illegible]不能造於智哲[illegible]導民於安故況曰其
有能至知天命乎[illegible]○愚曰此先
自言己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illegible]敷前人受
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illegible]用寧王遺我大寶龜[illegible]
紹天明即命
唐孔氏曰已者謂前言已如是矣欲後言發端也[illegible]
[illegible]
○愚曰渡水曰涉濟說曰畬往猶進也我小子猶如涉水然
在深淵之中只當進求我所以濟渡典也[illegible]之理數[illegible]
飾謂增光潤飾其治也敷前人所受之命謂受天命愈降
愈固也茲所以不忘大功[illegible]
先王有大功於天下[illegible]子孫能繼志述事則前人之
功為不忘矣故予不敢閉于天降威謂天既降威于三監[illegible]
[illegible]若不往伐則是我閉絕天之威也○葉氏
曰武王克商以安天下故謂寧王自成王言之則曰寧考繼
言之則曰寧人以其在前則曰前寧人合而言則曰寧王○王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名有所當○林氏曰自古占天意以決大事必藉於大龜
故珍藏以為之寶世傳不失[illegible]
今我用寧王所遺我之大寶龜[illegible]以卜之以繼天
之明而即就其命蓋天之禍福甚明然其道幽遠無介紹以

傳[illegible]惟卜之籍則天之明命可紹此所以即命也○[illegible]

高按言紹繼前業以述決天命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孔氏曰曰語更端也○呂氏曰有大艱于西土謂武王崩西土有大患[illegible]故西土人皆憂懼不安○愚曰越及也蠢蠢動無知之貌腆厚也紀紀也敘緒也[illegible]蠢動[illegible]其以小腆之國敢紀其既亡之緒武庚固不量力亦是天誘衷也[illegible]○蔡氏曰武庚知我國有三叔之疵民心不安[illegible]商家當復興○呂氏曰反小我周邦為鄙邪[illegible]子[illegible]○夫[illegible]見今蠢翼○愚曰于往也[illegible]今日[illegible]其明日賢者有十夫來佐我輔翼以往撫安武事謀定其功大事我戎事也○三山陳氏曰賢者之助眾人而決從[illegible]天理人事效來助居周[illegible]十夫[illegible]信天人所向故知我有大事[illegible]休況卜之并吉乎聖人[illegible]事揮之[illegible]為亦不敢自用必考之人謀卜筮之命而後決也○愚曰[illegible]方言武庚[illegible]以賢與[illegible]民獻難[illegible]乃大誥繹[illegible]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illegible]不違卜

友邦君友見泰誓○唐孔氏曰肆故也○愚曰尹氏官之正長也庶士官屬之眾也御治事之人于伐往伐也○三山陳氏曰逋播臣指武庚閒[illegible]而武庚逋亡播蕩也○愚曰[illegible]復小謂杏也○孔氏曰考父翼敬也○三山陳氏曰言往伐之事既艱且大民之不靜其責皆在王者之宮邦君之室謂化自內始於我小子當以敬父之道以自反可也不可征伐王曷不違卜而反己乎[illegible]

[illegible]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孔氏曰卬我也[illegible]○三山陳氏曰故我長思其艱大之哉[illegible]長思其艱而[illegible]天下[illegible]豈不可哀哉[illegible]

[illegible]

○林氏曰我非不欲為此[illegible]天遺其大者投其艱者於朕身[illegible]大業內外之艱[illegible]予沖人不暇自恤我[illegible]往伐○新安王氏曰邦君等不當[illegible]安我曰無[illegible]不可不成汝寧考之功[illegible]曰不可[illegible]乃[illegible]○愚曰此言繼然未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愚曰已矣前章大[illegible]復言矣予[illegible]欲[illegible]之言乃不敢廢上帝之命興我小邦周謂由百里而興也寧王惟卜用於是言協朕卜是也受茲命受命為天子也[illegible]大意欲誅殺以相佑我民況我亦用卜[illegible]是文[illegible]言曰天道至明而可畏[illegible]

害禍無所奭忒我有德而三監有罪今日禍難乃天欲成殷而輔弼我大大之業也[illegible]○愚曰此章言卜不可違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illegible]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林氏曰爾西土邦君御事皆舊事武王之人爾大能遠省前事爾知寧王定天下若是其勤哉○王氏曰閟言不閟而不通也言艱難而不易○愚曰三監之叛天意閟毖乃我成功之所所處所也易曰雷雨屯君子以經綸禍患之來乃天鍛人君而開以成功之地予不敢不極盡終寧王所圖之事故我大化爾諸爾使從[illegible]○三山陳氏曰化

誘徵無非至誠之言天知我所[illegible]從而輔我[illegible]天幽遠難見即諸民而可若民心所向即天意所輔[illegible]○孔氏曰我何其不於前寧人謀其功所終乎○愚曰四國爲亂天意亦用勤勞我民使之除害如人有疾予何敢不於寧人所受之休而畢之乎式庚推病根也去之則可以畢前人所受之休而天之勞我民乃所以休之也圖事以其所行言圖功以其所成言休以其効之美言反覆勸之耳○此章言前業當終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illegible]厥父菑[illegible]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illegible]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孔氏曰若順逝往也○愚曰承上章而言順昔日武王伐殷之事朕其往征矣朕亦易其言也朕言本艱日思之熟矣○陳氏[illegible]○[illegible]曰底法致之規模也堂爲堂之基址也○孫炎曰菑始耕也○孔氏曰創如作室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爲之堂況肯構立屋乎喻如農其父已菑耕其田其子乃不肯播種況肯收穫乎不爲其易則難者可知[illegible]○唐孔氏曰此作室菑田之父乃敬事之人見其子如此其肯曰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我不終寧王之謀則寧王之神亦不如此故我何敢不於我身撫安寧王所受之大命乎[illegible]○蘇氏曰養謂厮養牧[illegible]也○愚曰民養猶言人僕也三監戕害百姓故爲亂乃不肯征如人之父兄乃有朋友來伐其子弟爲奴僕者其可勸之使不救援乎[illegible]此章復申上章之意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illegible]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愚曰肆如肆是伐是肆之肆勉其勇往征伐也[illegible]也○孔氏曰十人即民獻十夫○愚曰明察國事由於哲人十人蓋哲人也迪知猶蹈履而深知之也[illegible]者何輔不誠信者所不輔也故命我討罪乃天之定矣[illegible]

常尚不敢變易其法況今天降災于周邦[illegible]大艱[illegible]雖去
之人指三監淮夷鄰親骨肉相仇今汝
乃不欲征是汝亦不知天命不可變易也與上罔敢易法相
應○王氏曰天欲殄殷若穡夫[illegible]予當收畝之終而使無
遺也[illegible]
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苟使他人得以據之而不全取所獲
豈寧士以打息乎○愚曰天休眷[illegible]于何其極卜法敢
弗從之以率循寧人有指意之疆土乎言據之天意則恢復
舊疆雖不卜猶當從況今卜而并吉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助
順誅逆其命無僭差惟如此卜兆所陳而已何疑而不往哉
此章總申前諸章之意以爾人元龜知天意之當從前業之
當終故決往東征也

微子之命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微子說見微子篇○唐孔氏曰黜殷[illegible]謂
誅其身○孔氏曰命微子為宋公為湯後[illegible]
命封命之書[illegible]

微子之命[illegible]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
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王若曰[illegible]盤庚○猷[illegible]見大誥○呂氏曰微子本帝乙長
子呼元子以明其當立○孔氏曰稽古考古典也○統說見
武成○呂氏曰崇德尚賢之後所以尊崇禹之德封夏之
後所以尊崇湯之德象賢謂擇其後嗣象其先王之賢者封
之使承先王之統緒修一代之禮儀文物以有先王之典刑
文獻也[illegible]
有不純臣之義也[illegible]○呂氏曰後世滅人之國唯恐其有
為子孫害今乃欲其與于國家休永世無窮見用心之寬大
忠厚也○愚曰此章言考古典以封其為元代之後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
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王氏曰致一之謂齊大而化之之謂聖[illegible]
[illegible]曰廣博大也[illegible]

除邪[illegible]加被也[illegible]裔衣裾之末故將遠嗣為裔○呂氏
曰寬乃人君之大德自古帝王立一代之規摹未有不出於寬
其間或有救治之偏而不害其為寬也湯以盛德受天命以
寬大撫天下功既被于當時德又垂於後裔[illegible]
[illegible]
惇祐六百祀可使無祀乎子孫乎○愚曰此章述湯之德繼
上文崇德之意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
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愚曰踐履也修猶治也○張氏曰厥猷湯之道也○愚曰舊
猶本也聞譽聞于人也令聞善譽也○張氏曰恪謹在心
肅恭在貌克孝內也故言恪謹神人外也故言肅恭
[illegible]

○新安王氏曰不忘謂念之也我嘉乃德篤不忘 [illegible]
[illegible] 時歆是享也
[illegible] 祇協敬而合也○葉氏曰周
制三公在朝入命有功德出封作伯九命謂之上公二王後
亦出封上公也 [illegible] ○孔氏曰用立汝
[illegible]
爲上公正此東方華夏之國宋在鎬京東○愚曰此章述微
子之賢應上文象賢之意

欽哉往敷乃訓愼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
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
無斁

林氏曰已下皆戒勉之辭○愚曰服指衣服之服命即所告
之命蕃與藩同屛也諸侯之衛王國猶藩屛然律法律度之人
律戒以欽敎爲主往之國布汝之敎訓謹汝所服之命循行
五典五常之道以此藩衛王室盡心弘廣汝祖成湯之烈下
而律範汝所有之民內而安其位上而毗輔其君若永持一
心之策子孫保之世世享汝之德非特一國之美萬邦視之
以爲法式使我有周無所厭斁永不忘在王家此章應上文
統承先王至永世無窮之意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愚曰歎而申戒行矣務美其美無廢我命○三山陳氏曰上
文皆朕命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唐孔氏曰唐叔成王母弟名虞後封晉禾者和也天地之和
氣所生畝雖異而穗也○三山陳氏曰異畝同穎乃天地之瑞
所以彰成王周公始疑終信之象成王知此禾乃周公之德
所致于時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于東而作
歸禾之書 [illegible] 周公既得王所命之禾遂陳天子之命
作嘉禾之書二書雖亡觀其序猶有唐虞賡歌之意當成王
始疑未悟之後今既悟而禾爲之出及君臣相得禾又合穗
見周公之忠誠與天爲一也

康誥 周書

成王旣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愚曰霍叔之罪輕於管蔡故罪不及之○蘇氏曰康叔欲封
文王子○呂氏曰殷之大家世族已遷于洛其不遷而在殷
地者謂之餘民 [illegible]
[illegible]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孔氏曰七年三月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哉生魄說見武成○愚曰基者基作營作鎬京在西
洛在東○林氏曰洛地爲天地之中故作大邑而四方之民
大和悅以會 [illegible] 愚曰周制
侯甸男采衛 [illegible] 服獨缺七五服者以蠻夷鎮藩皆
夷狄也○唐孔氏曰男下獨有邦字以男服居五服之中擧
中則五服皆有邦可知○愚曰見猶覲見之見士與事同見
事見而趨事也五服諸侯及其百官播揚民情之和以見事

于周[illegible]
邦。○潘氏曰勤如秋杜以勤歸之勤。孔氏曰周公皆勞徠[illegible]
之遂乃封命洪大誥以治道。○林氏曰周公營洛將遷殷頑
民居之其殷餘之民有多士多方之書其餘民不盡而留於
衛者則以委康叔故於作洛之時殷民或旅或居遂於此誥
命康叔因以訓迪餘民也[illegible]
[illegible]
邦○唐孔氏曰周公以王命誥之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
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
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
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illegible]肆汝小
子封在茲東土
孔氏曰孟長也○林氏曰諸侯之長孟方伯也[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曰周公之
誥其意本於成王故言王若曰明王之意如此也其辭則周
公自與康叔言故曰朕其弟小子封而篇中又皆稱文王
而言[illegible]○張氏曰稱孟侯導之
也朕其弟者親之也小子封者卑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孔氏曰汝大明父文王[illegible]
[illegible]○愚曰治天下之道不過德刑而德者人之所同欲
感化人心之本也文王則克明之使民悟而入乎德刑者人
之所同畏防範人心之具也文王則克謹之使民避而不入
乎罰此一篇之綱領也[illegible]

[illegible]不敢侮鰥寡者愛其所當愛於民也[illegible]
[illegible]庸庸者用其所當用也祗祗
者敬其所當敬尊賢也明德之事也威威者畏其所當畏也
謹罰之事也[illegible]見其非非使民曉
然知所好惡所以顯民也[illegible]
[illegible]中國掛夏以其治教文明也而紂亂壞之文王用此道
始更造區域之夏於我一二邦修起言積累之漸而勤也
造者創新而為之修者因舊而整之文王為西伯故言我西
土○孔氏曰時是怙恃也○愚曰有覆冒之冒謂覆冒之也有
于冒之冒謂求其所覆也○王氏曰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惟
怙冒故文王○帝休許其益授○孔氏曰殪殺也[illegible]
民曰戎冠也言其無道故曰戎殷○張氏曰[illegible]其德不
群謂武王也[illegible]○林
氏曰天之命文王伐殷而文王大統未集所以大受其王命
使及其國家其民人如畏秩敘而治理由汝寡兄武王勗勉
之力惟文武積累造周故汝小子得為諸侯○葉氏曰縣言
東土以其長諸侯也[illegible]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耉成人宅心知訓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
命
愚曰念哉不可忽忘將大遹述也往之國也敷求廣求也保
安康也乂理治也宅心存其心也別求猶更求也弘廣而大

之也。呂氏曰今衛之民全在康叔能奉文王[illegible]文王之
子衛民必以能敬述文王望之也。愚曰紹聞衣德言於前衣
謂服之於己。王氏曰紹聞衣之文王而被服其德言然未
可足也又當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其道以保乂民[illegible]
[illegible]猶未足也又當大遠求商耉成人宅
心而知其訓[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猶不可以為足又當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其道以康
保乂民[illegible]
[illegible]
雖法古先哲王又當弘于天則無以加矣。呂氏曰則無[illegible]
者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亦此意也。
[illegible]是曰若德裕乃身天而德備人實不各具此天也聖賢之所先得
乃吾心之所同得者法前言往行反而充廣于此世之天

[illegible]聖賢所傳說[illegible]皆吾性內之物而吾之所得於天者
如充廣而無虧王須之德在左右逢源綽然有餘乃身乎不保
民乎何有苟徒法於古不能自弘于天猶以踐前言而吾
無以受之亦外物耳豈我有哉勉強擬做無所扞格安能造
於若德裕身之境乎在者存而不失也王命即上文所言如
此身能存王命而不廢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
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
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
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孔氏曰恫痛瘝病也。呂氏曰命汝為諸侯非富貴汝乃是
委痛痛於爾身以殷民使汝可不敬哉[illegible]。三
山陳氏曰上天可畏惟誠是輔然天之難見察於民情則天

可見民情所向即天心之所輔民情所背即天心之所咸然
小人實易怨咨王要戰戰以當往盡汝心毋安康而好逸豫
乃可以乂民成王自言而若王民自民而求之所謂至要[illegible]
[illegible]東陽氏曰我聞古
遺言。呂氏曰申言小人難保之意怨無大小皆能為患[illegible]
[illegible]強怨之道者惠所不必惠施懋所不必懋獨人
所易忽汝當擴勉以其所不必惠者惠之所不必懋者懋小事人多棄忽汝勉
行是極所不懋也[illegible]。已上見大誥。
蘇氏曰服事也。葉氏曰康其民而保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愚曰宅猶安居也。新安王氏曰汝與也新者變其
舊之謂。愚曰已汝雖小子然汝之事在弘廣王之德意
以應保殷民殷民乃天命所眷以天留人心所視以觀化保

殷民者亦所以助王宅天命作新天下之民也[illegible]
[illegible]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
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
厥辜時乃不可殺

愚曰殷民染紂[illegible]之惡濟其時犯法者衆故此書多及
刑罰之事而所主則終在於典刑其書又於刑則略
矣[illegible]。眚災誤說見舜典。孫氏
曰敬則不褻明則人不敢欺所以得情而定罪[illegible]。
呂氏曰[illegible]小罪非其過誤乃出於故為之事乃不可
不殺[illegible]
[illegible]人乃有大罪非
其故犯乃惟眚災適然如此當盡聽道其所犯以極其罪然

後從之曰殺之是乃不可殺 [illegible]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唐孔氏曰子生赤色故曰赤子○劓刵說見呂刑○林氏曰上章言敬明乃罰汝能如上文所言則罰之輕重各當其理皆有其敘是汝能大明而有以服民也○新安王氏曰民知其明之難欺法之難犯其必懲[illegible]不敢妄以犯有司○王氏曰刑罰之有敘者政而已矣夫德也故民之和強勉而已非其德也推道之以德後民應之以德若有疾若保赤子道之以德也畢棄咎[illegible]以應之以德[illegible]

[illegible]○愚曰至此則民無犯罪[illegible]於刑故德言刑乃天討而非汝所得以刑人殺人必無或刑人殺人乃爲善非汝封又曰得以劓刵人必無或劓刵人乃爲善[illegible]呂氏曰此又以者蓋成王以明刑爲貴以欲斯民[illegible]而治小大之刑皆措不用與刑期無刑之意同○大學章句曰如保赤子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或曰王國之事爲外事[illegible]之事爲外事此書多告侯甸臣民咸在焉上章[illegible]之道此章則專言侯國之刑故以外事別之亦猶下文言[illegible]子外事也○孔氏曰時是臬法也[illegible]○愚曰司職掌也○孫氏曰當師此法罰之有倫理者[illegible]○愚曰要者往獄辭之要之辭如周禮士言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之要同[illegible]也若於心而念之也謂獄辭要因者斷其所結定之因猶今世引斷也汝要囚不可輕必服念之五六日至於十日至於三月深思詳考畢[illegible]用理乃大斷其所要之囚今世辟因已結罪後猶有[illegible]者未嘗遽斷之[illegible]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陳氏曰是法事指上文言也○愚曰罰獨言之則兼刑殺上文[illegible]殺罰有倫是也此刑殺對言則罰輕刑重殺尤重也罰[illegible]用殺之當用其刑殺輕重故擇用殺並合於時宜者上章泛言之此章則專言之也○呂氏曰次如次舍之次不可移就汝之意○愚曰汝所用之法盡順於理可以曰是有敘矣然惟當曰未有順事蓋成王欲無或刑人殺人用刑殺而順理未足言也故又謂曰子汝雖小子他人未有若汝之心者朕心朕德惟汝所知吾心惟欲推德化期於無刑[illegible]可不深體哉[illegible]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林氏曰自得罪猶自作孽也非人所致○孔氏曰爲寇攘姦宄殺人顛越人於以取貨利[illegible]○愚曰暋孫氏曰強也死且不畏人無不惡之者[illegible]○孟子曰是不待教而誅者也[illegible]所不辭也[illegible]

愚曰此章上下疑有缺文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
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
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
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
戛[illegible]
愚曰善事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illegible]字撫愛也天
顯謂長幼之分乃天叙之顯然者鞠子哀見康王之誥哀矜
憐也弔至也上文況擬[illegible]之人是故元惡人所大惡者也
況不孝不友者其惡尤甚以至父因子之不孝遂不慈其子
兄因弟之不恭遂不友其弟其悖天倫叉人理甚矣可勝然
孝慈友恭乃天所降於斯民之常性其所以全此者不於我
爲政之人得罪乎自其失於教道故使民彝泯絕紊亂[illegible]
由用也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文王所制之刑罰也○孔氏曰
[illegible]

戛常也[illegible]
[illegible]
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illegible]播敷造民
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
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
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
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禮文王世子曰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
明於父子之義長幼之序○林氏曰外庶子指禮言也○王
氏曰況外庶子所以訓人[illegible]與其正
人之官[illegible]及小臣諸有符節者或執命出入
之吏[illegible]○夏氏曰乃當分別播布德教立民大
譽之[illegible]今乃弗念弗用此以病其君[illegible]

[illegible]是乃長惡於民之尤此乃
朕所惡者當持如元惡[illegible]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之[illegible]○許氏曰小臣外正即
上所謂正人小臣諸節也其曰外正亦猶外庶子云也○或
曰爲君爲長不能正其家人及其小臣○愚曰民不孝不友
不責咎爲政之人而曰速由文王作罰刑是汝不率教化之
大常也政人不能敷化乃速由茲義率殺而不自責其身之
不能正家以率臣則是爲威爲虐大棄王命而以非德爲治
也汝當教乃者[illegible]汝身無不克敬典以率之乃由以此裕
其民使之從容自化爾典即人倫五典也民之不孝不友由
其不知敬典而敬則律己嚴而威率者蓋裕則待人寬而從
容自從然敬典而不知忌刑亦非所以全裕民之道惟法文
王之敬典忌刑[illegible]乃能裕民耳如此寄自勉以我惟

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盖化民如文王始可逐厥心
朕德也[illegible]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陳氏曰成王前既責之臣又責之康叔至
此則成王以自責於身○呂氏曰爽明也明見得斯民導迪
之則吉康[illegible]
[illegible]
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康乂於民爲求[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曰何況今殷民無以迪之則不能自適於吉
康之地不迪則非惟民陷於凶危而我邦國亦無政事矣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
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

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孔氏曰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于罰之行[illegible]欲

其勸[illegible]

[illegible]孚定也○三山陳氏曰今民不安靜未能定止其心雖導

迪之屢猶未和同豈民之罪哉由我德化之未至也天道[illegible]

明其罰我我其何敢怨[illegible]

[illegible]

而[illegible]能取[illegible]況不能治民至顯聞于天則罪[illegible]至宜矣

尚何[illegible]乎此二章戒王自責以感動康叔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

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愚曰戒康叔敬哉無[illegible]以一人得天下得其民也得其民者

得其心也故以得民心為[illegible]無作致[illegible]

[illegible]為治有不易之正論有道行之實當[illegible]

是也捨是則為非謀非彝[illegible]

民難以德化易以刑服[illegible]故戒以勿用惟當以

至誠大敏其德[illegible]敏則恐其欲速以求安

汝心康則恐其傲負[illegible]則[illegible]或迫

必孔遠汝謀優游寬裕乃以民自寧則我不瑕疵殄絕汝

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

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爾雅曰肆今也○大學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

失之矣○愚曰天命不常汝當念哉無使我所與汝之爵土

殄絕而不能享也服命即今所受之誥命也明汝所服之命

不可昏而忘高汝所聽不可卑而[illegible]

[illegible]用以康乂民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愚曰往哉行矣敬與者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此教化之大

原也故終稍投其要告之汝勿替敬典以從順我告汝之言

則汝乃以殷民世世享國斯不至殄享矣

酒誥　周書

孔氏曰以文俗化紂嗜酒故戒以酒誥[illegible]

[illegible]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孔氏曰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illegible]

[illegible]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

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

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唐孔氏曰文王朝夕為穆故稱穆考[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唐孔氏曰[illegible]

葉氏曰庶邦諸侯也庶士庶邦之群臣也[illegible]○

新安王氏曰官長曰正其亞曰少治事之臣者正有少○孔

氏曰朝夕勑之惟祭祀用此酒惟天下命始令我民知作酒

者惟用於大祭祀[illegible]○愚曰後人不知置酒之意乃縱酒至

[illegible]

於敗德喪邦陷溺而不覺猶天禍之也[illegible]○三山陳氏曰此文

[illegible]

王誥毖庶邦庶士之辭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

愚曰文王又誥教其庶邦庶士之小子[illegible]

[illegible]○蘇氏曰有正有所治也有事有所作也彝常也[illegible]

[illegible]○林氏曰古之教者禁於未發謂之豫發

然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成湯訓蒙士文王教小子猶王告

幼子童孫與易言蒙一也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愚曰此庶國總庶邦之君臣與其小子言也言文王之化惟

祀乃飲[illegible]以德將之無至於醉[illegible]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

王氏曰言庶國化文王誥教其民使迪小子○愚曰土物土

地所生之物也惟土物愛則務本而無外慕其心臧善不溺

於酒使民迪小子則迪民可知不言酒者仍上文互見也

書八　卅一

聰聽祖考之彝訓

愚曰其小子明聽祖父之常訓而不忘

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孔氏曰於小大之人皆務德子孫惟專一[illegible]

[illegible]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

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愚曰此戒康叔之民也○孔氏曰嗣繼也○新安王氏曰衆

曰黍[illegible]曰稷[illegible]○刑統注長兄也○王氏

曰既藝黍稷乃始勤事牽車牛遠行從事貿貴賣人亦愛曰也衆

衆貿貝工可知○愚曰妹土之民[illegible]以往服肱了方純

一不雜勤勞農事孝長養父母其父母喜慶自洗腆致用

夫酒先所以濯之也腆所以厚之也[illegible]上以奉

親戚以厚己勞如此用酒亦不禁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

飲食醉飽

愚曰此戒康叔之臣也庶士有正謂群臣之有職掌者也庶

伯君子謂衆官長之賢者也[illegible]

[illegible]以惟君上下疑有缺文○王氏曰爾

大能進饋于父老者則惟君以養老之故爾乃飲食醉飽蓋

非耇老則不敢以醉飽爲事也[illegible]

[illegible]

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

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愚曰此戒康叔自身也夫民因養貴而飲士大夫因養老而

醉者其小者又推其大者論之故言[illegible]惟曰永久遠也觀察

書八　卅二

觀也省察也○東陽馬氏曰進飲食曰饋進飲食以祭其

先故曰饋祀○張氏曰動作必稽中德則無過不及之行[illegible]

[illegible]然後可以保其社稷宗廟矣[illegible]

祀以享神祇祖考而自因以用逸○愚曰正事指上文言有

正有事中若天下之大本豈特可以饋祀用逸此乃信爲天

子正事之臣非止爲侯國也此亦惟天順汝之大德[illegible]

[illegible]非止見服於君也將永不忘在王室非

止一國之休一時之榮也○蘇氏曰酒人情之所不免禁而

絶之雖聖人不能故援戒其沉湎之禍而開其德飲之樂聖

人之禁人蓋如此[illegible]

[illegible]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
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孔氏曰我文王在西土輔訓往日邦君[illegible]御事小子皆庶幾能用上教不厚於酒[illegible]
[illegible]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之王命○愚曰[illegible]
之以事臣民也自篇首至此欲其法文王[illegible]
[illegible]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
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矧曰其敢崇飲
東陽馬氏曰惟曰猶今人言口說道也○唐孔氏曰周公命
於殷衆衛居殷地故舉殷紂以酒爲戒○孔氏曰殷先
哲王謂湯○愚曰迪畏行其所畏也上畏天道之顯明下畏

小民之難保畏天畏民無懈惰事之間[illegible]德
者得此理經德常其德而不失也哲者明此理事皆持其明
而不昏也經德秉哲乃畏天畏民之實[illegible]
[illegible]不能○尹氏曰從成湯至帝乙中間之君保成王業敬
畏輔相[illegible]○新安王氏曰御事[illegible]
治事凡經言如庶士御事庶尹御事通庶官言之也然三公
謂之三事六卿謂之六事諸侯之卿亦謂之御事司徒司馬
司空平王言卿我御事周顧命御事兼小大之臣皆可
稱也○呂氏曰君既畏相故在位者皆恭故輔君君臣皆畏
敢自寬暇自逸況敢尚飲乎[illegible]
[illegible]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
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

越尹人祗辟
愚曰越及也○唐孔氏曰舉內服以總六服邦謂國君伯謂
諸侯之長○愚曰內服爲內也禹貢綏服內稱甸服百僚說見
皋陶謨庶尹衆官之正樂正酒正之類也亞說見牧誓服參
走服事之人下士府史之類也宗工尊官六卿之類也百僚
之庶尹惟亞惟服宗工也及百官族姓不仕而居閭里者○
呂氏曰朝臣君臣風化如此自然內外皆不敢湎于酒○新
安王氏曰有職者勤於官無職者勤於德亦不暇飲酒也[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曰尹人者百官諸侯之長
也指上文御事而言○蘇氏曰惟以助成君德之顯及助尹
人之敬其君也[illegible]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
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

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
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群自酒腥聞
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孔氏曰後嗣王紂也○酣說見五子之歌○蔡氏曰受沉酗
其身○愚曰亦惟曰猶上章惟曰以言也昏迷於政命令罔
顯于民所敬保者止在於作怨更不悛易[illegible]
大縱其過失于非彝○威儀說見顧命○王氏曰用燕飲喪
其威儀[illegible]○新安王氏曰[illegible]
罹憂也[illegible]○愚曰民無不痛傷其心悼其將亡
紂曾不惟荒亂厚于酒晝夜不自息乃縱逸逞意之甚所謂
樂其所以亡者爲酒所使其心怨疾很戾雖殺身而不畏辜
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illegible]天不聞其
明德馨香之祀但聞其怨讟群酒之腥[illegible]○王

民[illegible]○孔氏曰天降威於殷殺紂於殷惟以紂放逸故
也天所亡者天非虐惟民行惡自召罪○東陽馬氏曰古民
人字通用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illegible]當於
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愚曰我不惟若此多誥蓋欲取監乎此也夫監水止見形色
監民行事方見吉凶故古人言無於水監當監於民今惟殷
人以酒喪亡厥命我其可不大監視以撫安當時乎明不可遠
於酒也[illegible]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
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
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愚曰劼用力勤固之辭毖謹慎也○王氏曰殷獻臣指其
仕殷而今重居者○林氏曰康叔為諸侯之長故劼毖及於
侯甸男衛○周禮太史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王之八
柄之法○薛氏曰二史掌邦法在王朝則亦參在侯國則
君賓友之地○愚曰此獻臣百宗工乃周臣之教仕其君者
○新安王氏曰爾事爾之治事者○王氏曰服休以德為第
者也[illegible]服采以事為職者也若疇三卿汝之疇類
○孔氏曰圻父司馬也[illegible]○陳氏曰薄迫也[illegible]
馬掌兵薄伐叛違○孔氏曰農父司徒也[illegible]
陳氏曰司徒順保萬民○孔氏曰宏父司空也○新安王氏
曰司空闢地居民民居安則君安故曰定辟[illegible]
[illegible]
知○愚曰汝當劼毖殷之獻臣及邦之諸侯諸故畏之酒
而力也[illegible]

父百宗工者可不劼毖之乎尊者猶可況卑而爾所治事之
服休服采者可不劼毖之乎小者猶爾況大而爾之疇類位
三卿者可不劼毖之乎大臣猶可況爾身為[illegible]
所當剛制于酒尤不可以不劼毖也○王氏曰殷先哲王以
畏相之故其效使人無敢湎酒者故戒故劼毖于酒則當
先劼毖殷獻臣百工亦畏相之類也[illegible]
[illegible]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
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
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林氏曰古誥告字通用○薛氏曰羣飲不群則不又亦無其時
之累朝夕從事雖欲已而不可惟羣飲者為然○愚曰佚縱
失也周京師也○呂氏曰其者未定之辭[illegible]
[illegible]○愚曰羣飲歸于周者亦猶遷洛之類
予其殺者其罪自當殺也又惟殷受之化迪其臣與百工且
湎于酒[illegible]民其可遽殺哉姑惟教之可也猶有
通王氏化威刑以救其習也[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曰其有從斯教者則褒嘉之使明其享
報以示勸其有不用我教不恤我一人不蠲除其事者是刑
同于殺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孔氏曰辯使也○愚曰此書始終諄以沈湎故篇終復提其
要以語之汝當主聽念我所毖勿使汝所司之民湎于酒

梓材　周書

林氏曰篇內云若作梓材故以名篇○葉氏曰康誥酒誥及
[illegible]未受民至矣至民之不復者猶不免於用刑周公以為

非吾之本心治天下常道本於德化而終以去殺然後爲才
孫以長之道故援作梓材以先王用德爲則所以終康明德
謹罰之意雖謹罰亦當無所罰而化歸於德所以長我王
國也

梓材凡五章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林氏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愚曰大家世臣[illegible]也
[illegible]
[illegible]古氏殷民周公封康叔分以商民
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此商之巨族也
○呂氏曰流言之變由上下之情不通故令欲康叔通一國
之情在下難通者無如大家在上難通者無如天子蓋大家
達而天子尊也　愚曰達者交通無間也大家之情與國君
常對與國之臣民常親蓋臣民素服屬於大家而大家之強
亞亦臣民擁助之也國君能施其仁政撫其臣民使之雍悅
無間則大家之情亦與我相孚無間矣故曰以厥庶民暨厥
臣達大家國君不能自致于天子故必于臣往來以交
王人於上分職於流以宣王化於下則王之情與我相孚無
間矣故曰以厥臣達王如此則上不得罪於王下不得罪於
巨室而邦君之責盡矣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
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
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愚曰若如王若曰之若○孔氏曰恒常越於也[illegible]
○師師謂見皋陶謨○張氏曰尹言其正也旅言其衆也厲
虐也敬以承之勞以撫之○愚曰汝如此常言於臣曰我有
彼此相師之有司大正三卿衆士而丟於此有所覺知我惟曰無
虐人殺人耳此一書之綱領[illegible]康叔又
當以身率先之[illegible]指康叔也亦其君能先敬勞于臣則羣臣
遂往敬其敬勞矣○愚曰歷人者如今干證罪人所經歷之
戕人者傷人支體也敗人者毀人之物業也○呂氏曰遂於
往前爲姦宄若殺人者歷人者皆宥之而感興爲新康叔之
臣遂亦見其君以前有爲害凡前日之戕敗人者亦將宥之
康叔有其大者其臣亦宥其小者○愚曰三監之叛大家與
遺民與同叛者必多三監既誅其餘必有反側不自安者故欲
康叔率大家且宥之情故命[illegible]之罪含匿瑕垢惟以德
安之[illegible]

王啓監[illegible]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
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

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周禮建其牧立其監以維邦國[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曰王者開立諸侯之監大要爲治民而已[illegible]
○新安王氏曰若王之言亦然也○林氏曰自[illegible]
合由以容此以啓監所教之之辭也君臣上下不可相與[illegible]
殘虐之政○三山陳氏曰孤獨敬則殺其賤可知婦人猶
聯屬之使有所依則屬其夫可知○愚曰若貴者賤若善者
惡若衆若寡若夫若婦一切容之使之並由於寬容之內如
海涵天覆無所不蓋無地不載武庚叛變人情未安尤當寬
大以容撫之也○呂氏曰效致也猶效牛效馬之效○愚曰
王所以致於邦君御事者其命果何以哉惟欲引其民於生
養安恬而已[illegible]
[illegible]○王氏曰自古王者歷世相傳皆如此監

謂康叔無用刑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illegible]惟其陳修為厥疆畎[illegible]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illegible]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illegible]

孔氏曰稽考也[illegible]○吳氏曰敷開[illegible]○蔡氏見大誥○孔氏曰陳列[illegible]疆畔畎壟垣牆也[illegible]○說文曰塈仰塗也[illegible]○蘇氏曰茨蓋屋也○吳氏曰木材以梓為良作治梓材以為器也[illegible]○吳氏曰樸以具其粗斲以致其巧○說文曰丹赤石也○唐孔氏曰雘是采色之名有青色者有丹色者○林氏曰塗以丹雘為飾也○新安王氏曰此下將言先王用德故先取物為喻○吳曰我惟曰先王用德以立治如稽田作室作梓既勤於敷菑垣墉樸斲矣今惟當用德以成之如塗塈丹雘可也不可[illegible]其執[illegible]以廢前功[illegible]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illegible]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華氏曰今王周公言成王也先王文武也○新安王氏曰明德者德本明也德至於明則至矣而今其明為難夫之所明日月之昭明水鑑之清明有微翳則不明矣惟德亦然故說則明公則明靜則明惟在於勤用之勤[illegible]日新一或不勤則怠忘而人欲蔽之矣○蘇氏曰凡言用德者皆謂不用刑也○王氏曰先王既勤用明德以為治懷撫庶邦為己夾輔○吳曰享者領受之意聘享執享以物享之求彼之受領也[illegible]德享福以已享之領受乎彼也○陳氏曰庶邦享先王之德親若兄弟各以其方而來[illegible]亦皆[illegible]用明德以為治○蘇氏曰后今王也○吳曰式法也用明德即先王之典也式典謂法其用明德也○張氏曰言集庶邦則先王之時天下有未集故也庶邦享未必不享今不享則無乎不享矣○吳曰先王勤用明德以致四海諸侯盡用明德於下以服其國仁厚益于上下此先王所以受天命而有天下也今王式典集庶邦丕享上下皆用明德此天所以盡付中國民及其疆土命天於先王也今致之頑民獨皆迷未[illegible]故王惟德是用以和懌先後之和之使不乖戾也懌之使不怨懟也先引之於前也後助之於後也[illegible]亦所以於懌先王受命之意[illegible]○三山陳氏曰[illegible]乎告戒監康叔監於殷國惟順此而已言當體成王用德也○新安王氏曰子子又引子孫又孫故曰子子孫孫○吳曰康叔體王用德當推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不為一時之計而期為萬年之圖規模宏遠則用德奇[illegible]勤施澤有厚王室賴之何有窮已苟為目前之規雖切用威以求速效後患多矣何能久乎不曰永保國而曰永保民蓋保民無疆則保國亦無疆矣秦人殺人以草芥乃欲子孫帝王萬世何不思之甚耶[illegible]

[illegible]

書卷之八

書卷之九

召誥　周書　陳大猷集傳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illegible]

唐孔氏曰[illegible]王至豐[illegible]文王之廟欲宅洛邑[illegible]○

愚曰宅洛重事故使召公先往相度之遂祈卜役不日而成

召公因成王以萬人心已孚卜兆已定天命已固而勉公或

生故作誥戒王以誠敬求民祈天永命也○[illegible]

[illegible]○林氏曰居[illegible]

始封於邰[illegible]至文王居豐[illegible]文王宅豐

武王居鎬[illegible]

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illegible]以為

都而未暇至周公始營之○王氏曰洛天地之中以天事言

東則景朝多陽西則景夕多陰南則景短多暑北則景長多

寒洛居地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

朝聘貢賦道里均焉築洛營邑殷民[illegible]也○愚曰成王

實欲鎬京特往來朝諸侯祀清廟於洛故書洛邑不宗周以

其為天下所宗也洛邑則[illegible]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

此也[illegible]

[illegible]

中豐鎬天下之至險豐鎬則關中之地至城百二之固

古今論者詳矣成王於洛邑宅以朝諸侯所以承天地沖

和之氣宅中土以涖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安居以守

國本所以據天下險要之勢處之所以制六合之要天下也

後世[illegible]所在而有得於周公成

王之淵意歟○誥說見仲虺之誥

召誥 [illegible]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

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

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

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唐孔氏曰按洛誥此七年二月也○愚曰日月至月半東西

相望如人相望故謂之望[illegible]

[illegible]○孔氏曰越於也

朝說見武成○孔氏曰周鎬京也○至豐說見前序○愚曰

太保召公也告朝後召公乃先周公相宅○新安王氏曰越

若發語辭也○愚曰來來洛也[illegible]○孔氏曰朏明也

月三日[illegible]○王氏曰以朏望日紀月以

甲子紀日書之法也○呂氏曰自豐至洛不以半月蓋道路

勞頓故至戊申始至[illegible]至洛卜宅[illegible]○

張氏曰待卜而吉也[illegible]

之經始營為也[illegible]王氏曰經營既後攻郭邑[illegible]

社朝市居室之位定故庚戌太保乃以衆殷民治位於洛○

汭說見禹貢○葉氏曰庶殷所遷頑民也四方和會獨言庶

殷以殷民為役則友民可知○孫氏曰位成於五日詩所謂

庶民子來不日成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

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

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
作
陳氏曰書殷諸辭[illegible]冀曰說見武成○孔氏曰[illegible]觀也
○呂氏曰召公已成位周公乃來觀上相之體也[illegible]○張
氏曰用牲于郊[illegible]告天[illegible]氏曰禮郊用特牲以后稷配
故二牛[illegible]○張氏曰社于新邑祭告地[illegible]
[illegible]○唐孔氏曰祭社用太牢故牛羊豕各
一○愚曰豕猪也[illegible]○呂氏曰先祭告天
地然後用工[illegible]
[illegible]○孫氏曰古者賦功屬役必有書[illegible]
[illegible]○孫氏曰周人昧爽用書昜眾殷及侯
甸男服之邦伯以就役[illegible]
此時殷民至洛未一歲命之來遂非聖人能來勸和安能使其
不作[illegible]○呂氏曰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
孫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呂氏曰洛邑事畢召公將歸宗周召公欲陳戒成王乃取諸
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illegible]而言
曰拜手稽首[illegible]陳王[illegible]與周公[illegible]諸侯[illegible]與
召公之誥併達於王○愚曰又以誥告庶殷及御事之臣[illegible]
[illegible]右
史序作洛及作誥始末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
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三山陳氏曰此下乃召公作誥之辭○天帝說見典謨○呂
氏曰人君代天作子是為天之長子○愚曰上帝改其元子
此大國殷之命[illegible]
王受之固有無疆之美然天難諶命靡常亦所以為無疆之
憂故申歎之曰何其奈何不敬乎甚言其不可不敬也○三
山陳氏曰此篇綱領在敬德[illegible]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
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
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張氏曰遐遠也天於殷命既使之遠絕而不遽終之以殷多
先哲王精神在天佑助其子孫[illegible]
[illegible]
位[illegible]○孔氏曰其終智藏瘝在[illegible]
○呂氏曰民困於暴虐扶持攜婦以哀呼天○三山陳氏曰
其逃亡以避虐政者紂則往其亡謂拯之於其所往也其欲
出而亡者又執之使皆無所容○孔氏曰民哀呼天天亦哀
之○陳氏曰[illegible]命其用於德若此周文武所以興今王
可不疾敬德乎[illegible]○三山陳氏曰此章言祖
宗不可恃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
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愚曰相詳視也○先民說見伊訓○三山陳氏曰迪者啟迪

之從者順從之[illegible]子孫受之保受之[illegible]

[illegible]○林氏曰格與惟帝降格于夏

之格同[illegible]○三山陳氏曰凡天之所傾者固

向之而不肯[illegible]者之而不違[illegible]天愛夏殺無所不

盡其至而夏殺之君乗天亦與不至後世猶皆不守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

自天

沖說見大誥○張氏曰今王以沖子嗣位未有所知當與者

棄老成人[illegible]○陳氏曰所

以無遺壽耇者謂其欲以考古人之德也○新安王氏曰稽

考古人之德非壽耇者聞見之遠無所稽以考稽者天意

定謀非壽耇德盛智明不能決也[illegible]

[illegible]○三山陳氏曰此章[illegible]

天難不可恃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

顧畏于民碞[illegible]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愚曰王雖沖子乃天之元子也大能和于小民今有休美者

四方民大和會及無殺不作而言○呂氏曰前抑之所以旋

其心今進之所以強其志○愚曰碞險也小民雖和然其位

違無常嵒險莫測王當速致其用顧之而不忘畏之而不忽

來居洛邑繼紹上帝[illegible]躬自服行

教化於中土○三山陳氏曰此章言民情不可恃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

有成命治民今休

愚曰召公又舉周公之言以戒[illegible]故稱旦曰今作大邑其自是

而配合皇天[illegible]使仰無愧於天自此而

毖祀上下[illegible]使幽無愧於神祇自是而中乂[illegible]

[illegible]

愧於民[illegible]定大規模立大德業天命之必有成

[illegible]同治民今必休美周公所期如此之重王可不

思所以稱之哉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

作所不可不敬德

孔氏曰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以戒○愚曰此承

上章治民而言王往洛邑治民當以服殷御事為先[illegible]

者民之倡也○林氏曰營洛以遷殷民盡使殷人與周

居以漸漬之也殷人驕淫[illegible]而周人莫不有士君子之

善惡正相反必先訓服殷之御事使親比交介我周御事

協為一然後可以漸染薰陶[illegible]

[illegible]節抑其性[illegible]日進於善○愚曰是

曰所處所也能所其無逸之所王以敬為所若也[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不敬德既以周臣率之使之相觀而善又以身

率之使之下觀而化也殷臣化則殷民亦視傚而化矣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

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

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

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

若功

新安王氏曰此申言德之當敬也○愚曰監視也而有取法

取戒之意歷經歷也有歷年言所歷之年多也夏殷之服受天命

與其不延而亡我皆不敢知我所知者但其不敬德則早墜

命爾[illegible]

[illegible]亦宜可見夫贊人主

繼受其命亦當於此二國之命而繼其功謂敬德以繼其

歷年[illegible]不可以不敬而隳命也此章

言尤懇切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

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

之用祈天永命

張氏曰服事也初服初即事也事以謹始然後可以圖終未

有無初而有終者○三山陳氏曰貽遺也自猶自求多福之

自○葉氏曰哲命以哲為天所命也與為善而命之吉為惡

而命之凶為德而命之歷年者同 愚曰明哲之性與生俱

生自其初生習於善則不失其哲矣[illegible]

[illegible]習於惡則梏其哲矣所謂少成若天性也[illegible]

天之所命愚則天不命焉是無不在其初生自貽哲命[illegible]今

王初服如子之初生然天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正決於今

日蓋天知我初服政而宅新邑故王當疾於敬德也○王氏

曰王其惟德之用以祈天永命蓋惟德能自貽哲命德吉而

有歷年也永命謂有歷年也[illegible]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

[illegible]

愚曰非彝非常理也民性本善其陷於非彝者上之德化未

至也王勿以小民過用非彝之故亦敢於殄戮用以治民[illegible]

[illegible]

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愚曰順夏殷之有功者猶上言嗣若功也古人之成治功以

德不以刑故王位不在於富貴生殺之權不在於土地人民

之報惟在德元而已元善也大也始也人君以德為元亦猶

乾元坤元之始生萬物以成化育也○唐孔氏曰王能如此

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用王德於天下而王亦光顯也[illegible]

[illegible]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

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愚曰上下小大皆身勤恤[illegible]其曰期之之

辭也○孔氏曰我周受天命當大如有夏歷年不廢殷之歷

年庶幾兼而過之也○林氏曰王惟德之用雖可以祈天永

命然使小民尚用非彝人君尚用刑戮猶為未善必王敢德

於上小民用德於下上下好德則天命亦不釋矣故又入永

命必在於以小民也[illegible]

[illegible]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

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

天永命

蘇氏曰讎民殷民也百君子殷周之賢士大夫也友民周民

也○張氏曰保而不失受而不拒○愚曰威命猶教命也○

三山陳氏曰末終也終有成命王亦顯著矣成王不可以成

命遽止當求永命成命在今日永命在子孫○孔氏曰敬奉

其幣帛用供待王[illegible]能求天永命以慶王○愚

曰公於篇終復叔如未之要以告王言予小臣敢以讎民百君

子越友民保受命明德若周與殷侯甸和會作洛而言敢

以替自任之辭也[illegible]

成命王亦顯與上文言王受有成命同書盡下以尉射殷人

之善意上以誘掖成王之為卹也然我非敢以此為功勤[illegible]

成王以[illegible]人心已從天命已定而自足也惟公奉幣指前取幣旅王而言待王能祈天永命欲以致慶期望不已之意可謂婉也已矣 [illegible]

洛誥　周書

呂氏曰太甲復辟而伊尹告歸成王卜洛而周公告歸蓋伊周處大臣之變已事而弗去所以明吾心而啟萬世之防也然周公卜洛以遷殷民基業雖略定其心猶未孚四方大勢猶未集所以復留也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成周說見召誥○葉氏曰此書與召誥蓋非一時播告之辭史取周公告卜及與成王往來告戒宅洛本末次以成書故亦名洛誥 [illegible] ○吳氏曰此書不止為告卜以其首言告卜故以為序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illegible]來以圖及獻卜

呂氏曰拜手稽首而言重其事也復如復逆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居公既歸復命于成王故曰復子明辟 [illegible] 謂成王為子者親之也 [illegible] 謂為明辟者尊之也自此至獻卜皆復于王之辭 [illegible]

[illegible] 周公營洛 [illegible] ○呂氏曰營洛大事宜成王自為之王以幼冲若不敢及天宜建都邑基居家之命而定之 [illegible]

[illegible] 而之明四目達四聰以成作民明辟之基也 [illegible] 大相東土 [illegible] 其基可以中天下 [illegible] 愚曰師衆也四方之衆會于洛故言洛師猶京師也○呂氏曰乙卯至洛即召誥乙卯周公至洛是也○孔氏曰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不吉 [illegible] 卜必先以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 [illegible] 呂氏曰周公欲宅洛而先卜黎何也蓋卜都莫於遷殷民黎邇近紂都意在地近者殷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周公不以獨見違衆故列二說以聽於天卜黎於先乃先人後己之心也黎既不吉卜洛乃吉蓋周公之心與天一也 [illegible]

○孔氏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近洛吉今河南城也 [illegible] 王城也我乃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今洛陽也即下都也 [illegible]

○孔氏曰伻使也來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三山陳氏曰此周公不敢專也○吳氏曰此一節蓋周公授使者使告王之辭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拜手稽首說見太甲中○呂氏曰公敬天之休故來相宅兆出己私曰不敢不敬者明見天命之當然而不得不然也○王氏曰相宅者其以造周業而配天休也○唐孔氏曰上來為使來下來為視我卜也○張氏曰彼示而我見之之謂視 [illegible] 休者所卜之美也恒吉其美可求也 [illegible]

[illegible]〇葉氏曰凡卜有貞其吉凶者大卜言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公卜我視之二人皆知其吉以示天下所謂共貞[illegible]〇呂氏曰以者使之之辭萬億既見來貢〇張氏曰公始則敬天休相宅而作周匹休故王欲永留公輔佐以于萬億年敬天休而不墜以成此久吉之卜也[illegible]〇呂氏曰王復致敬盡禮求周公之誨〇吳氏曰此一節是王拜使者使復公之辭古者聘人於它邦再拜而送之使者之至亦再拜而受之王以此待公之使尊之至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吳氏曰自此至無遠用戾蓋洛邑已成公自洛歸豐告王以宅洛之事也[illegible]〇孔氏曰肇稱始舉也〇王氏曰殷盛也[illegible]王氏曰凡典籍所無而法當祀者咸秩序而祀之〇呂氏曰祀于新邑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視首祀祈告若閒於事情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至胎犁之賤亦皆有孚顒若格君心率天下之道莫要於此[illegible]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愚曰齊謂整一之皆賢人君子無一小人參錯於其閒使從王于周以涖新政予惟曰庶幾用此百官以有事于天下[illegible]呂氏曰洛邑既成周業既定報功不可後也今王即出命曰記錄其功之宗謂勳勞之最大者[illegible]以其功作元祀功臣莫不祭於大烝為功臣之宗者居其祀役謂之元祀[illegible]〇愚曰功之大者固當獨表以示倡功之小者亦當普遍錄以示勸故申命之曰凡汝臣受職命而篤於輔君者大視其功而載之謂遍觀考錄之無所遺以為後慶賞之行也[illegible]〇王肅曰在汝盡自教百官謂正身以先之〇三山陳氏曰教百官在乎去朋比之私〇鄭氏曰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〇呂氏曰孺子其可朋比乎孺子其有朋比則自此以往將無不朋比無使如火始然燄燄尚微其所焚灼以叙而進自少及多遂不可絕矣[illegible]〇愚曰彝典常也撫者順而安之之謂人君之待臣下在於報功以勸之正己以教之教工之道在於去朋比順典彝而法周公也〇呂氏曰惟以所齊在周之百官往新邑不可以他人間之使百工咸知上意所嚮從事分職各[illegible]有條理雜然並起各底有功[illegible]所嚮果何嚮曰惇大其所嚮也[illegible]一代必有所尚以定一代之治體百工皆知所嚮雖其職之異功之殊要皆惇厚寬大共成洪裕之風俗周家八百年之治體實定於斯成王休嘉有辭乎[illegible]〇愚曰此章告王以禮神祇尊臣工也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已沖子說見大誥〇孔氏曰汝惟童子嗣祖父之位惟當終其美業[illegible]〇葉氏曰享者諸

以奉上之謂○呂氏曰王者御諸侯不識其內奉之情則忠
侫不分賞罰紊而操柄失矣然所以識之者非任私智用術亦
曰敬而已敬則是心常存無愛憎之私故能識其享與不享
也○孫氏曰享有多儀者有儀不及者唐王既爲天子太保
率諸侯咸進相揖拜手稽首此享禮所謂儀也奉珪兼幣最
執璞貢享禮所謂物也儀物相稱然後成享一或[illegible]定心
有慢上者矣與不享同[illegible]惟不用志于享凡民亦曰[illegible]其[illegible]○
不以誠享也[illegible]
[illegible]
○呂氏曰凡民且視效而不享無曰尊奉天子之心政事
將差爽僭侮叢生皆而爲叛亂矣[illegible]周當察之
於早謹之於微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illegible]乃

書六　十三

時惟不永哉
吳氏曰凡我之汲汲而不暇者汝[illegible]○愚曰予往
也聽我所以教汝往輔民常性[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曰蘉勉也民性邦本汝乃於是輔民之常性不勉
行之是基業必將不永矣[illegible]
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
彼裕我民無遠用來
愚曰篤加厚不已之謂○唐孔氏曰正父謂武王○愚曰武
王撥亂反正故稱正父○孔氏曰篤厚叙叙汝正父之事行
之[illegible]無不順我所爲則天下不敢棄
汝命[illegible]○愚曰汝往新邑當敬哉我於此其退老
[illegible]
田里講明農事猶言歸農也指往洛故言彼來至也王往[illegible]

一[illegible]行仁政以裕我民則四方雖遠亦至況近者乎[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曰此章言無御諸侯教養兆民[illegible]
[illegible]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
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
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illegible]作穆穆迓衡[illegible]不迷文武
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王若曰[illegible]○呂氏曰公既欲告歸此下至四方世享
乃王留公之辭言我乃沖子公當分明保輔我不可去也○
愚曰公稱丕顯明之德使我小子發揚文武之功烈奉
承若順天之命和常四方之民[illegible]安定其衆敦篤尊
崇其大禮舉秩大祀咸秩序無文者而祭之此即今公所言
謂此任大責重非我小子所能當也惟公或德明著光于天
地勤施于四方勤施達而不自已也于四方無不[illegible]作起
也旁作如旁求旁行之旁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illegible]穆穆
敬和深遠之意旁作穆穆與往而不迎迓也迓衡迎致太平
也不曰已太平方且敬而迓之已治猶未治也不迷文武勤
勞之教其教常昭明於天下也惟公留此方可以當前責任
我沖子但能早夜以謹于祭祀而已它有所未能也[illegible]
[illegible]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蔡氏曰公之功所以輔我者[illegible]我者篤矣當常如是未可以言
去也[illegible]○
愚曰此章疑有闕文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
亦未克敉[illegible]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

書六　十四

四輔

唐孔氏曰予小子當從公言退而就君位于周，留公於洛邑也。○

孔氏曰命立公後，公當留佐我四方雖迪治，[illegible]

未定於宗禮。○愚曰禮者人所尊而宗之者也，故伯禽此禮

曰秩宗，春官典禮曰宗伯，[illegible]

[illegible]

後王道成，宗禮未定，四方雖治亦未克救安，公之功謂治功

猶未周也。○王氏曰事人之功，士師人之謂，師與事皆事之

謂工。○愚曰公當留以迪導之，將助我以後之政，[illegible]

監統百官，大保其文武所受之民，致治以爲四輔，謂先後左

右皆賴其輔助也。○呂氏曰言公終不爲我留，亦當爲天下

留爲文武留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

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無斁張氏曰公定留，公安定於彼，勸不可去也。○愚曰已語助

也。○呂氏曰公留則我方敢往新邑已。○無斁張氏曰公之

功盡敬以自然，謂不矜伐驕人，[illegible]人皆敬之喜之

○新安王氏曰無困猶無倦也，公無倦怠而欲去，則我有所

倚賴於康安天下之事，爲之無所厭斁，[illegible]無○呂氏

曰公勿替其儀刑，而去則四方世世享我周家之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

武王弘朕恭

孔氏曰此下乃公欲王留己之意，而許王之留也。○愚曰王

命予來，謂來洛，鎮撫商民而無去也。承敬奉也，保安也。文

王爲成王之祖，故稱文祖，越及也。文王受民於天，武王繼之

遂集大統，今王命我來承保汝文祖受命之民，及增光汝功

烈之考武王，而弘大我事君之恭也。[illegible]

[illegible]此答王誕保文武受民而言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愚曰王來相宅而居，[illegible]其當大惇典禮

於殷賢人而用之，致治爲四方之新君，[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夏氏曰爲周家恭敬之王之先，[illegible]此居洛者推成王

爲先也。[illegible]○愚曰恭者君道之本，中庸曰君子篤

恭而天下平，語曰恭己正南面，故於君言恭先

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唐孔氏曰者重論王也。○新安王氏曰洛邑居天地之中

宅洛非特治殷民，所以大一統兼治天下也。王其自是土中

爲治，使萬邦無不休美，然後爲治功之成，儻有一二邦未休

則不得[illegible]之成績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孔氏曰多子衆卿大夫士也，師衆也。○愚曰予統率群臣，增

廣前人已成之烈，副答師衆之望，爲周家信臣之先，忠信者

臣道之大本，不言信而言孚，蓋爲上下所孚信也。[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曰周公既欲成王留君臣相勉，更立大規模

正如終則有始，天行健之意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呂氏曰考祭也，[illegible]○林氏曰子指成王也。○孔氏曰

單盡也。○愚曰考我所以昭示子之儀刑，乃盡文王德也

上下疑缺文 [illegible]

考察可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

書休享。[illegible]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愚曰王留我使來洛是殷頑民[illegible]

而已[illegible] ○ 爾雅曰秬黑黍[illegible] ○ 孔氏曰以黑黍[illegible]

鬱鬯合和之使芬香條暢謂之秬鬯[illegible] ○ 蘇氏曰秬

鬯所以祼地求神之禮[illegible] 爾雅曰卣中尊也[illegible]

[illegible] ○ 孔氏曰明潔

也國語曰精意以享曰禋 ○ 新安王氏曰管子[illegible]公

于王之分[illegible]以秬鬯二卣[illegible]其祖考

今王留周公來洛是有以經營周公故以秬鬯二卣命曰明

禋使拜手稽首致美以享于文武而告以後留[illegible]敢

經始即以理于文武見奉王命之敬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王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欽[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

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蘇氏曰周公禋于文武且祝之曰云云 ○ 新安王氏曰自禋

已上出萬年以下周文武之道[illegible]敘其行事[illegible]而文武位其身其

康強[illegible]遇疾子孫萬年[illegible]文武之德殷民亦引其壽而有

成此公自致禱祝之詞也王使殷民乃承順即敘萬年永觀

我孺子所為而懷其德[illegible]

以此公為王禱祝之詞也[illegible]疑有闕文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

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illegible]王

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

年

孔氏曰此已下史所述 ○ 呂氏曰戊辰即下十二月之戊辰

日也 ○ 張氏曰烝者冬祭之名 ○ 孔氏曰歲[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騂赤色也周尚赤故用騂 ○ 唐孔氏

曰宗廟用太牢合[illegible]此於太牢之外特加一牛[illegible]公

故加王命作冊者命有司作冊書也讀冊告神謂之祝逸祝

冊者使史佚讀冊也告白文武安周公之其後留為洛邑

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此時也 ○ 王氏曰賓助

祭者也[illegible] ○ 唐孔氏曰太

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室之大者也祼者灌也[illegible]

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酒而灌於地所以求神也[illegible]

氏曰殺牲而禋則王賓咸至祼則王獨行其禮於太室之

中[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孔氏曰祝祭[illegible]云者明諸

侯有德有功必於大廟示不敢專也 ○ 新安王氏曰上言

逸祝冊此告神之冊也故言祝下云作冊逸誥此命伯禽之

冊也故言誥[illegible]

已上改孫立周公後實在十二月內 ○ 張氏曰周公攝成王

大保文武所受命至此為七年矣作書者因其歲月而記之

呂氏曰遷洛之事召誥洛誥則經始之後誥則告成之多士則慰

安之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成周既成說見召誥洛誥及或問○愚曰殷之臣民從武庚叛者惡不悛者總謂之頑民○呂氏曰頑民非刑威所能服非文告所能勸惟置之於醇醲泰和之地而後日漸月漬變以勸釋所以有成周之遷 [illegible]

[illegible] 王○林氏曰取篇首

多士二字名篇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孔氏曰周公作洛明年三月也○夏氏曰于往也○呂氏曰敘言殷頑民厥之也所以告其實書言商王士者尊之也所以開其善敘書之民又公之書則周公之用意也 [illegible]

[illegible]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王若曰說見盤庚弗弔說見大誥○呂氏曰稱殷遺多士呼而勞來之也 [illegible] ○馬融曰秋曰旻天秋氣也言降喪殺伐旻天 [illegible] ○呂氏曰弗弔憫其喪亂而悲勉之也○愚曰天既降喪于殷我有周為天所佑所命奉行天之明威致王罰以勑正殷命之終于帝○王氏曰終與受終于文祖之終同○呂氏曰以天言之則曰明威以人言之則曰王罰其至公之理一也○愚曰肆今也今爾多士復呼而誥之也○林氏曰小國亦如大誥言小邦周 [illegible] ○程氏易傳曰弋射取也射止取射弋有取義 [illegible] 林氏曰固如推亡固存之固○呂氏曰天之於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觀天之不畀殷 [illegible] 不固亂也天既不畀殷故相助輔弼我有周俾作民主我曷嘗有求位之意哉是乃因其疑以解之而未自解也前既言惟天不畀矣復告以畀之理豈在外哉是乃下民所秉之爲 [illegible] 於不可易者也下民之爲即天威之明畏者也 [illegible]

釋言其體爲 [illegible]

[illegible]

欽定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呂氏曰桀之亡即紂之亡湯之興即武王之興唯其事商人莫不知其爲逆天順人至於商周之際乃有疑焉故周公舉湯桀之事開告之自其明以達其蔽也○愚曰引逸之義未詳意者天心仁愛人君常欲導之於安逸之地賦加爲善最樂作德日休斯即上帝之引逸也而夏桀不適於逸自趨於危○呂氏曰天人之際惟極乃通治極則通格于皇天是也亂極亦通惟帝降格是也桀既升聞故帝降格譴告災異示所向於是夏邦 [illegible] 弗能用帝命大肆淫泆有辭於人口至於有辭○新安王氏曰天罔念不恤罔聞言不聽受○唐孔氏曰廢大命絕夏

旅升降致罰誅殺之也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
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
澤
孔氏曰革夏也俊民賢人也前見舜典〇愚謂甸治也〇
呂氏曰大君之於四方豈特一手足之力明揚俊佾分布遠
近使甸治焉而大君之職盡矣伊尹稱湯旁求俊彥孟子
稱湯立賢無方深知湯治天下之本在也〇愚曰人君為天
人之主明德所以修己治人恤祀所以奉天事神[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曰自成湯至帝乙聖賢之君六七作不一問
不者言大略皆如此商之多賢王皆人力非天惟天大建保
治有殷而然[illegible]君王亦皆操存此心而罔敢
失帝之則為能行惠無不配天其澤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
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
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孔氏曰後嗣王紂也〇新安王氏曰聽者聞知念者思念也〇
呂氏曰紂天理民彝滅之根其本既亡況曰其有聽念先王勤
勞邦家而思所以保之乎〇吳氏曰天道之顯與民之常彝
皆不復顧〇呂氏曰天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所共畏也
紂不聽念先王罔顧天顯民祗三畏既除無所不至矣〇蔡
氏曰大喪謂國亡身戮也〇愚曰德者得於天之所賦本未
嘗不明明其德者人之所以盡乎天也故天畀之不明其德
者人之所以棄乎天也故天不畀〇呂氏曰凡四方小大邦
喪其致罰必有可言者況周之奉辭伐罰紂乎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

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
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愚曰靈善也承帝事如神妙之意以刃斷物曰割告勅成功
之告〇呂氏曰殷武王革命之理此言今周王丕靈
也周為天子職當奉承上帝之事我周王大善承之帝既
有命以割殷身之謂不容辭而告其勅正之功于帝神明東征也
惟我割殷之事未嘗以毫私意一於從帝而無貳適〇袁氏
曰適之爲言往也宜〇呂氏曰蓋惟殷之王家歸還我而不可讓言
[illegible]
[illegible]
多洪度[illegible]
乃自汝邑起[illegible]〇王氏曰我亦念天即于殷大戾乃天
[illegible]
蔡氏曰其命實[illegible]肆不正[illegible]

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
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猷發語辭見大誥〇呂氏曰自殷遷洛為西〇孔氏曰我以義
居西汝子多邑〇愚曰奉德者秉德也〇呂氏曰無違我以
不可違天命非我不敢有後爾無我怨
[illegible]
[illegible]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
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
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愚曰冊書也典故也殷先人殷先世之君臣也周之革
殷與殷之革夏一也爾以昔驗今則廢興之理可識矣〇向

條詳見舜典註○呂氏曰今爾復以殷舊有夏之事責我[illegible]
蓋夏之初凡夏之王士皆啟迪簡拔之數之王庭[illegible]及
從事於百僚之中[illegible]○王○愚曰聽用德[illegible]
其有德者用之[illegible]○呂
氏曰天邑商言其為天子之都[illegible]其地也
敢求殷賢之意也○王氏曰我惟聽用有德汝殷士不務德
故我不得如夏之簡迪也以聽用德故今敢求汝於天邑商
苟汝好德則亦將聽用也[illegible]○愚曰汝等無
德而有罪故我止率肆矜爾[illegible]此非予
罪是亦天命也[illegible]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
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illegible]孟子曰[illegible]奄東方之國[illegible]

孔氏曰遐逖遠也○張氏曰昔我東征來自奄之時[illegible]四國之民從君以叛
[illegible]
實當死我但誅其君而徙其民使之得生則爾四國民
命我實大降之也○愚曰我賜爾以再生爲恩已大我若明
致天罰於爾[illegible]今遷爾於洛[illegible]以
親我事我臣我宗[illegible]多遜之[illegible]以
賜汝矣[illegible]
[illegible]此章亦殺有缺文與前一章皆告以遷洛之意以
釋其怨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
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illegible]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
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
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東陽馬氏曰今緣予不欲殺汝所以遷于洛而申此告命者
欲救汝却不如此告戒也[illegible]○呂
氏曰營洛爲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illegible]惟爾多士所以服事奔走臣我
[illegible]故建都土中以[illegible]
周家進於殷[illegible]多遜之[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一說一以
賓[illegible]一以居爾士則[illegible]商七[illegible]乃庶幾[illegible]爾
士無懷[illegible]思此蓋分之以田也爾乃庶幾安寧各能其
所止而無遷[illegible]之以業也[illegible]
○愚曰[illegible]循理而[illegible]即天之所[illegible]
也[illegible]不敬則悖理而災禍[illegible]即天之[illegible]
也爾不但不有爾土身亦不可保也今惟是安宅爾邑而
不動[illegible]爾居[illegible]而不廢[illegible]有幹謂有本業[illegible]
永久于此洛矣○呂氏曰爾之遷洛乃肆立門戶之基後世
子孫之興[illegible]始自[illegible]之末[illegible]爲興家之始祖豈不
榮乎此勉以安居[illegible]永久之計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新安王氏曰王曰之下必有脫簡又曰之下必有[illegible]文不可
強釋

無逸

周書

呂氏曰天下[illegible]以自強不息無逸天德也○愚曰無逸
者衆善之本縱逸者衆惡之根無逸所以爲百代之龜鑑[illegible]
[illegible]

周公作無逸

呂氏曰無逸作於[illegible]即攻之[illegible]禍亂之源周公東征二年以定禍亂此其本[illegible]源之書也[illegible]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illegible]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愚曰此書七更端[illegible]以嗚呼發之[illegible]深感動成王[illegible]吟咏玩味[illegible]君子[illegible]或曰所若北辰居其所[illegible]而不移之[illegible]孔氏曰君子猶然況王者乎 愚曰有放逸之逸有[illegible]之逸有自適之逸[illegible]逸曰[illegible]無逸者無放逸之逸也乃逸者乃自適之逸也

[illegible]稼穡[illegible] 呂氏曰小人小民也 張氏曰君子小人皆指貴賤言 愚曰稼穡人所賴以生[illegible]最重最艱而不可一日逸者莫如稼穡[illegible]人知稼穡之艱難[illegible]決無縱逸之行而其縱逸者以其不知稼穡之艱難[illegible]故君子所其無逸當先知稼穡之艱難知此乃所以致其無逸[illegible]安逸未有不出於憂勤[illegible]也知此則知小人之所依恃以生者而不妨農時不奪民力而無縱逸矣[illegible] 新安王氏曰俗言曰諺 顏氏曰大言曰誕 張氏曰乃逸者乃為逸豫之事也乃諺者又以逸豫之事為美談也[illegible]妄誕大言以稼穡爲不足為[illegible]不然則侮其父母謂老之人無所聞知徒自勞苦而不能逸樂[illegible]

[illegible]稼穡[illegible]則[illegible]先知而尤不易[illegible]知以人[illegible]所自為也[illegible]人之子[illegible]而又以父母爲無知者況成王幼沖[illegible]能知之乎故公深以此戒動之[illegible]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呂氏曰[illegible]理[illegible]逸[illegible] 孔氏曰中宗太戊也 呂氏曰嚴則莊重[illegible]寅則[illegible]自律[illegible]天命即天理也存於人[illegible]行於天下[illegible]著見於[illegible]毅之[illegible]天人一理[illegible]天命[illegible]忽 愚曰[illegible] 張氏曰[illegible]

寧謂身無寧安 孔氏曰肆故也 呂氏曰[illegible]以享國之年者惟[illegible]去[illegible]基[illegible]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illegible] 呂氏曰高宗未即位之時[illegible]勞苦於外於是及與小人[illegible]稼穡艱難盡知之矣作起也三年不言[illegible]於三年不出一言乃高宗特以自治[illegible]謂乃或是或[illegible] 愚曰惟其不輕言故言一發而人雍

和柔民之言[illegible]於人心大[illegible]之○張氏曰[illegible]者矣之至也
○愚曰治而安之之謂靖○呂氏曰嘉靖不徒休息之謂蓋
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
靖則可安得所謂嘉靖乎○孫氏曰小大者小大之人也○
無怨張氏曰不敢荒寧則志氣凝定精神純一此長年之基
民心大和導迎善氣又所以致長年也耗神氣耗散則本根
不固厲氣入襲則天和日消有一于此皆足夭命[illegible]
和惠[illegible]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
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鄭康成曰祖甲武丁子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於民間故云[illegible]
舊為小人[illegible]

書九　二十七

[illegible]
○愚曰保愛護也惠利澤也[illegible]偏重之又
加敬焉偏舉二宗者以繼世之君其享國或長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
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
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新安王氏曰後史祖甲至受凡七王○愚曰耽者樂之過不移
之謂○呂氏曰惟其生則逸故不知稼穡之艱難惟不知稼
穡之艱難故不聞小人之勞不聞小人之勞故惟耽樂之從
耽樂之極伐性喪生乃所必至故罔或克壽[illegible]年數之詳
深警成王耽樂愈甚則其年愈促[illegible]
[illegible]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
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
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
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孫氏曰不特商王然也我周先王亦然○太王王季論見武
成○愚曰自抑自畏言得之自克自畏者眞能自用其力而人
不與也抑者所以下之也如御怒欲去奢侈皆是也畏者敬畏
也[illegible]○呂氏曰殷王
猶其世故近舉乃祖文王以為訓先言太王王季以明淵源
之所自[illegible]卑服非止惡衣服凡服用皆卑損○葉氏曰
即就也功猶事也康功安人之事田功養事也[illegible]美也
[illegible]
而有和敬之意[illegible]柔者易至於懦故貴於徽柔恭者

書九　二十八

易至於拘故貴於懿恭[illegible]
[illegible]
○愚曰小民民之微者鰥寡民之窮者懷保所以安之惠鮮
鮮所以利之也[illegible]○新安王氏曰鮮訓[illegible]
[illegible]○唐孔氏曰文王勤
於政事從早朝不食至於日中或至於過中而斜其食猶不
暇遑亦暇也[illegible]複語也○呂氏曰紂方毒痛四海文
王為方伯而欲咸和萬民[illegible]乎有救水勝火之難[illegible]民知傷
[illegible]其勤[illegible]亦當其後世[illegible]代有司
之任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則其勤必有在矣○愚
曰盤猶盤桓之盤周旋不已之貌○張氏曰一游一豫為諸
侯度春[illegible]夏[illegible]秋[illegible]遊田固有常制而無[illegible]遊田則不
敢也○呂氏曰以遊田之節可知百用之約自[illegible]過取所以
庶邦之貢入文王自正數之外無一毫之加[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民窮民之艱及也故推柔[illegible]德輔已以安利之[illegible]民
之不能自致也故忘己以致[illegible]和之功正己以率諸侯之國
受命諸侯則位以受命於先君[illegible]受命於天子○孔氏曰文
王九十七而終中身即位時年四十七[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曰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以守身
為本惟先知守身不失其身然後[illegible]而又
其事莫大於是[illegible]

[illegible]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
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
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illegible]
呂氏曰又欲子孫共守此訓故以繼自今為[illegible]○愚曰王言
嗣王欲其嗣乃祖也[illegible]孔氏曰[illegible]於也○呂氏曰觀以
舒目[illegible]逸以休息[illegible]遊以[illegible]俗田獵以習武備人君所不
能無苟欲絕之使無則迫促不舒非所以養德也特不可過
耳過則人欲[illegible]而入於亂[illegible]若則後[illegible]無變故以
節[illegible]則時行[illegible]而以萬民惟正之供○愚曰惟正之

供謂九貢九賦什一之制也[illegible]
人於聽[illegible]不知是
一流則自一[illegible]
自寬暇曰今日耽樂當此之時已[illegible]民[illegible]天所若[illegible]
[illegible]
曰酒[illegible]
[illegible]
其又[illegible]者[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曰[illegible]之人[illegible]數千歲後[illegible]
之[illegible]
順長不已[illegible]
使[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于酒[illegible]遊[illegible]惟正之供

原缺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
胥譸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
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illegible]
[illegible]
謂[illegible]相與[illegible]
與教誨之○呂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陳大猷集傳

君奭

周書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說音悅

新安王氏曰：有國故曰君。奭，召公名。○唐孔氏曰：保，太保也；師，太師也。○夏氏曰：輔相成王，為之左右。○陳氏曰：召公不悅於居位，以求去也。○呂氏曰：成功不可居，洛邑既成，而周公召公皆歸盍其時。召公同此心，已而成王盡禮留之。周公既致政，召公亦稍有欲退之心，故於師保之任不悅焉。周公乃作此書挽留之。大臣秉心，公則惟恐無助，私則惟恐不專，公私之明，卅主所當深察也。[illegible]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若曰說見微子。○呂氏曰：自後世之私言之，殷之喪，周之福也。而周召自相語，亦曰弗弔，[illegible]蓋聖賢以天下為心，不幸而遇喪亂，又不幸而任此責，豈所樂哉。○愚曰：我不敢知其基業永可信于休美，雖順上天輔誠之理而已。○呂氏曰：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illegible]而自棄於不可為也。[illegible]

[illegible]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蘇氏曰：周公旣告召公以天禍福未可知，于時召公曰是在我而已。[illegible]○孔氏曰：我亦不敢安于上帝之命，故不敢不留。○呂氏曰：君不長遠念天之威，於今日我民無所尤怨違背之時，遽辭天命，已使民心已安，可以退身，而他日之事則任他人。○孔氏曰：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上下，遏絕佚失先王光明，我老在家則不得知。○呂氏曰：天命至公，可畏。古先聖王所以兢兢業業，惟恐不也。自天言之則曰不易，自人觀之則曰難諶。○愚曰：天難信，將必為墜命而亡，不能經歷久遠，嗣前人恭奉其明德。至是則宗臣之義安忍去乎？[illegible]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愚曰：沖子，成王也。在今我小子旦，非能自有所正，於王之所啓迪，惟以前人之光明，施於我家，王而已。[illegible]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呂氏曰：又曰，紀其語之既終而復續也。○愚曰：天不可信，我道所行，惟以延長武王之德。○無垢張氏曰：受命者文王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周公道行武王之德，則天必不用捨文王所受之命矣。[illegible]

[illegible]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
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
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
不是孚
呂氏曰此章叙殷之六臣烈烈若公臣下前人也○唐孔氏
曰保則有若言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即伊尹時異而號別
[illegible]○呂氏曰
伊尹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故曰格于皇天[illegible]
臣扈之佐太戊[illegible]
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帝心故曰格于上帝[illegible]
其偏舉皇天[illegible]自其主宰言之[illegible]帝九者
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輕重比對言之則見聖賢之
分伊尹佐湯則格天佐太甲則格帝非君治化不若前日太
甲則不若湯也巫咸之爲治功在王家[illegible]
於二臣故不置於伊陟臣扈之列而止言其乂王家也○孔
氏曰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咸子○呂氏曰武丁捨[illegible]
捨傅說而取甘盤者[illegible]
王氏曰巫賢甘盤惟此伊尹伊陟臣扈巫咸以有所列陳
以保乂有殷[illegible]○唐孔氏曰多歷年之次所
○呂氏曰惟天子祀以祖配天而異服殊禮莫不配天之數
殷家之禮升而配天多歷年所實六臣之力也○愚曰[illegible]
至也○張氏曰保言天之所助命言天之所命○孔氏曰商
家百姓豐實○王人[illegible]命○孔氏曰其王無不持德○
張氏曰明所以致其察恤所以致其憂以其分別言之謂
之明以其憂恤言之謂之恤○葉氏曰小臣左右近臣也
○呂氏曰屏侯甸諸侯之侯服甸服也[illegible]

物○愚曰人君既得賢佐[illegible]小大內外之臣[illegible]
之臣咸秉德[illegible]惟有德者稱舉而用之以治其事[illegible]
君[illegible]兆民凡有事于四方如卜筮之神[illegible]民
罔不信之[illegible]
民生中[illegible]若德又[illegible]天下賢[illegible]罔不是
乎之[illegible]此章大臣之職業公安可不身行而欲[illegible]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
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愚曰常[illegible]理之謂平極其至之謂格○呂氏曰[illegible]則常又有
壽之理○愚曰德格則與天流通又得其壽○呂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而下君[illegible]盡[illegible]格之實[illegible]
之祚○孔氏曰若殷嗣子紂天滅亡而加之以威○呂氏曰
天保又有殷如此紂乃喪亡況我新造之周天命未定字今
汝得用而爲周家永念則天命可固其[illegible]
造之邦[illegible]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
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
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
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
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愚曰禮記緇衣舉此經[illegible]之德作文王之德今從之[illegible]
上文○呂氏曰割制也申重也勸勉也上帝之相文王[illegible]
其偏申重勸勉以日新其德[illegible]
[illegible]以集大命於其躬命者德
[illegible]
之致也文王既受重命之時而任天下之責故其心庶幾能修

和有貴大和貴古人盈乎宙而不息於紂為天下主矣氣充
塞和則衍矣故文王修而復之義修己之和而推之諸賢也
[illegible]○孔氏曰文王亦惟有賢臣之助其國政
字文王字顯散泰南宮皆氏矣宜生顛括皆名○呂氏曰五
臣可謂盛文王猶曰人才之少無能往來於此導迪常教故
文王自視蔑有小德降于國人此乃望道未見之心也[illegible]
[illegible]
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illegible]乃惟是五人昭輔文王之德○呂
氏曰迪見頭顯覆冒覆見冒聞于上帝上帝升聞○愚曰言為
天所見聞上言集大命大集之於文王也此言受殷命文王
受之於天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illegible]

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呂氏曰武王纘世文王五臣一人先沒惟此四人尚[illegible]
位言故老猶存[illegible]
[illegible]
曰劉殺也謂誅紂○呂氏曰四人既集大勳翊其君惟覆
冒之所及大書頌武王之德言德教達于四海也於文王稱
其原於武王稱其效[illegible]
[illegible]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
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
有能格
愚曰詩云就其深矣泳之游之大川不可游游則必求所以

濟不濟則有沉溺之患○漢孔氏曰今任重在我小子之身
譬如游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曰下小子指成王○愚曰成
王雖親政[illegible]尚幼沖猶未在位同汝當與我協力輔之大無
專責於我而收退自去○孔氏曰耇造德之成之德也鳥鳳
也[illegible]○呂氏曰時周方隆盛賢聖在朝詩
言鳴于高岡乃咏其賢[illegible]公若收斂退藏不勖勉成王所不
逮耇老者不降[illegible]則我不能獨保今日之治任郊之
鳳將有所不鳴○愚曰況能進於格至乎[illegible]
[illegible]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
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愚曰周公歷言殷周二臣之盛勉召公使視此以自安○呂

氏曰文武受命其休則無疆矣然保之[illegible]以承其積累締造
亦大艱難也思其休則當有以承之思其艱則當有以保之
苟容身而去不念社稷長慮則其後嗣之其將迷亂[illegible]
久大之規模[illegible]我教不[illegible]後人迷亂
周公自言其所以不去者以勉召公也[illegible]
[illegible]○愚曰右召公以殷六臣周五臣事業勉之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
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愚曰乃者辭○蘇氏曰此前人指武王也○孔氏曰偶配也
[illegible]○呂氏曰前人宣布其心乃悉備倒以命
汝[illegible]其瞻仰作汝民之極[illegible]其命之
辭曰汝明勉以偶配輔佐于王[illegible]命之大若如
此召公在亶誠秉此大命○愚曰秉載也猶負荷也然召公

公實武王付托之大命而不墜，實文王眷遇之厚德而不忘，爲我周家大臣，當無愧也。[illegible]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illegible]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新安王氏曰：古人質且貴，故周公於召公或曰君，或曰汝，曰保則稱其官，曰奭則稱其名。○呂氏曰：所告者皆我所確見當而不可易者。○王氏曰：大否，大亂也。○愚曰：汝其用克敬，以我監觀殷家喪亡大亂，大念我天威之可畏，予不以天爲可信，故惟若此誥，以留汝。[illegible]

呂氏曰：予固每惟曰周家之命寄於我二人而已，[illegible]豈可捨去？[illegible]汝亦言曰是在我二人，但天休滋至，功業日隆，稱日增，惟我二人將不能勝。○蘇氏曰：由此知召公之不悅，蓋以盈滿爲憂也。

○呂氏曰：周公言汝若惟克敬德，益加抑畏，明揚俊民而於列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毋徒惴惴欲去，若他日天下無事，汝於茲讓與後人於大盛之時則若不汝禁也。[illegible]○愚曰：周公復嘆而言篤於輔弼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於今日之休，然文王之功猶有未備，我欲以勤勞而成之。○三山陳氏曰：大覆冒海隅出日之地，際天所覆，極地所載，日月所照，無不率役俾使，則文王之功始成。[illegible]○呂氏曰：如此始[illegible]汝可謂之及時，可以讓於後人而去也。○愚曰：右二章，以文武留之。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呂氏曰：惠，順也。○愚曰：我所以不順汝之意而多誥語汝者，我惟憂天及民也。蓋召公去則天命替，民生失所，此周公之所閔也。[illegible]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呂氏曰：召公之欲去，見民之罔尤違，謂民心已安可保也。故謂君諳知民之久，惟汝知民德亦罔不能其初，鮮能其終，惟其終可也。其祗循此誥，往敬用其治，不可易而去也。

愚曰：右二章，復以天與民留之。[illegible]

蔡仲之命　周書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詳見下文。○林氏曰：踐，猶履也。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呂氏曰：冢宰首六卿，總百官，位天子之相。周公以三公下行相事。三公無職，六卿則有職，三公論道，六卿則行政。周制每

以三公兼六卿同稱之於一體也[illegible]○孔
氏曰百官總己聽於冢宰謂武王崩時[illegible]○羣叔流言謗
見金縢○愚曰三叔以殷叛今止稱其流言者[illegible]
周公之心也[illegible]○新安王氏曰致辟用法
殺之也○夏氏曰周公東征即致辟管叔○唐孔
氏曰囚拘繫之○孔氏曰郭鄰中國之外地名○呂氏曰蔡
叔罪輕於管叔故不殺而囚之○新安王氏曰霍叔罪又輕
於蔡叔故削其爵土[illegible]然有東七乘[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敬也[illegible]○孔氏曰蔡仲叔之子○林氏曰蒲常[illegible]以為己
卿士[illegible]

[illegible]蘇氏曰吾叔未卒仲無君國之禮[illegible]
毅近衛是以亂故孔子所為政於衛以正名為先而周公
封蔡仲必在叔卒之後○葉氏曰乃命諸王請命於王也○
孔氏曰蔡在淮汝之閒○蔡氏曰仲不別封而邦之蔡者不
絕叔于蔡也[illegible]○林氏曰蔡叔有罪
則因之不以弟而私蔡仲之賢則封之不因父而棄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
土往即乃封敬哉
王若曰[illegible]○呂氏曰書雖王命實周公之意○孔氏
曰胡仲名○愚曰呼小子胡卑而親之也率德循其固有之
德也改行改其父之行也[illegible]○呂
氏曰仲能如此是克謹其道[illegible]○孔氏曰肆故也
○新安王氏曰蔡在周之東○孔氏曰即就乃汝也○愚

曰封者東土以為蕃屏之識○呂氏曰敬哉者欲其毋失此
心也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
乃後
呂氏曰周公不忍兄弟之惡播於天下故望仲庶幾能蓋之
○蓋說見禹謨○愚曰善事君為忠善事親為孝忠孝者百
行之原是前世之愆節也叔之愆在於不忠不孝故無以開
國貽後仲務盡忠孝進其德自己作古克勤無怠垂法後
人則父之愆可以蓋矣[illegible]
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愚曰以祖為法以考為戒[illegible]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
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呂氏曰勉安與者兩於肆[illegible]若[illegible]當[illegible]
若要不可不開廣之也仲遭父之變動心忍性雖克庸祇德
豈無或過於拘者乎故言天人無適無莫之理以開廣之仲
無以父之惡得罪於天人而自沮也進德布惠斯得天人之
助矣不德不惠則叔以文王之子而不得保其身有德有惠
則仲以蔡叔之子而不得辭其國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當勉
勸為善隨其時又各獨殊於文王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當兢
戒為惡絕其本根要獨改於蔡叔所以進之者其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張氏曰人情常勤於始而怠於終能謹其初又惟其終則終以不
困不惟厥終則終至於困且窮矣困有時而通窮則無復通

也○愚曰仲之克庸德改行是能謹初矣今既就封故以惟終勉
之
爾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蔡氏曰勉女所當致之功也汝四鄰之國當蕃屏王家和協同
姓之邦康濟小民[illegible]五者侯職之所當盡也○愚
五事各有攸叙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
人汝嘉
呂氏曰蹟特道事莫不有中率之自中則無過不及之失
○愚曰作聰明謂穿鑿以為智也○呂氏曰舊章者文武成康
憲布在侯國者也乎貫之大不與新進喜事者合故作聰明
者尤欲亂之聽覽之資貴於速而貴於詳邪說常乘忽遽之時
而入惟詳其視聽安徐審而是非得失可以判聽之大決
也○愚曰側言邪僻不正之言也度猶法度[illegible]
反舊章常度即中道所存也○愚案已之私智外不改於人
之私言則侯職盡而予則嘉汝矣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愚曰荒不治也棄不守也○呂氏曰仲能無棄王命者也之
遠時之久敬或有時而替故於終復戒之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呂氏曰大誥序言三監及淮夷叛多士言昔朕來自奄今復
言伐淮夷踐奄是成王即政後皆再叛也○孔氏曰踐滅也
[illegible]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孔氏曰蒲姑齊地○呂氏曰按奄凡三加兵矣長惡不悛故
遷其君以懲[illegible]之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伐奄見成王政序宗周誥見大誥○唐孔氏曰成王歸自奄
在於宗周諸侯以王征還皆來朝集周公稱王命戒告天下
史叙其事作多方[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曰多士與多
方辭指相出入多士既遷殷民而獨誥新民者也故其辭視
多方為畧多方既踐奄而徧誥庶邦者也故其辭視多士為
詳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

王若曰嗚呼猷庚○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者
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誥數於此篇發
例然後以見大誥康誥諸篇以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王命
也漢儒乃謂周公居攝稱王益未嘗考此○猷發語辭大誥
新安王氏曰告四國多方○四國謂見多士○呂氏曰主
於殷民而告多方何也三監奄相挺而起驅煽者廣今雖平
殄然餘孽猶或在人聯聯然其有時而發故渙汗大號曆陳
天命之公古今之變往訴安集之本末俾多方咸與聞之大
破其疑而深絕其根蓋在於此也[illegible]
[illegible]
罔聞
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

寅念于祀

新安王氏曰殷侯謂武庚武庚居殷地故曰殷侯○愚曰
我周誅紂殺命已絕而立武庚爲諸侯以長其遺民是我大
降與爾之命而使之更生爾多方所共知也○呂氏曰武庚
與殷民獨迷不悟大肆討戮以圖求天命不
永遠敬念於保宗祀之道以自滅亡天命可受而不可圖
則人爲之私而非天命矣此深示天命不可妄干乃一篇之
綱領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戚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
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
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
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林氏曰此篇陳桀紂之亡商周之興皆出於天天之所眷於

人力所能支天之所棄非人力所能移而其所以爲之眷者
以其德與不德耳爾多方嘗觀於此以順天命不可有他
志也○王氏曰惟帝降格于夏與多士惟帝降格嚮于時夏
同○呂氏曰桀大其幾逸縱憂民之言尚不肯出口況憂民
之實乎○張氏曰淫言其行之過昏言其心之迷○葉氏曰
曾無一日勉于帝之所迪帝之迪謂之所以降格也
天道乃汝所素聞○呂氏曰桀不順帝命而以私意圖之是
逆天也帝命在民秉帝之命惟有愛民更無他術桀外圖帝
命反知害生民之所依何異却行而求前乎麗民所依也若
依於仁依於賢依於衣食之類皆墜絕之○又氏曰桀乃又
大降罰增崇其亂於有夏之國○陳氏曰甲始也
○呂氏曰桀其亂內盡始於以亂妹喜之嬖是也其
心敗其家然後流毒於國於天下推其根言之也桀之心既

蠱自脈惟虐不能善承其衆○王氏曰進善也○新安王氏
曰洪大舒緩也言桀不能大惟善人是敬以寬裕其民○呂
氏曰桀擇夏民之貪叨忿懫者而用之以戕虐邦邑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
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
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林氏曰桀湯之代夏以明周之代殷亦然也○孔氏曰用是
也○愚曰顯若明之至休若美之至桀既失君德天於是求
民主故降顯休命于湯使刑殄有夏之國殄言絕其
緒○孔氏曰純大也
○呂氏曰天之不畀於桀大矣然桀之絕天者大故天之絕
桀者亦大○愚曰義民賢人也賢人本能使其君永享衆多

之奉享而桀不能用之賢之在下者雖多何補是桀以爾多
方之義民不能永于多享也○歛氏曰桀所尊用者皆大不
能明保享于民之道
○呂氏曰乃相與重虐其民至於百爲所爲者其耕則害
其耕欲賈則害其賈無一能遂所謂百爲大不克開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
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
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
之命

葉氏曰簡閱也如簡在上帝之簡○張氏曰
愼其所麗則所麗者善也○呂氏曰湯謹
其所麗乃爲勸民之本其民所以儀刑觀法而用勸也
乃勸民也○愚曰自湯至帝乙罔不明其德愼其

罰言由德不尚刑也故人心感之亦能用勸至于要囚殄
之際[illegible]殄戮多罪則刑當其理天下曉然[illegible]亦
能用勸[illegible]開釋無罪則天下歡然[illegible]罰
不妄施義無可恃亦能用勸得民如此所以保天命也○呂
氏曰毋諱結之以刑昔天下非可[illegible]以智力束以法制惟勸
化其民使常有欣欣不已之意乃維持長久之道也○愚曰
多方皆殷之臣民爾多方謂紂也○呂氏曰殷先王皆使民法
而此今至汝君乃不能以爾多方享天之成命[illegible]
[illegible]
其詳言其上之罪惡以對多方也言其失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
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呂氏曰周公先自數始于天命[illegible]夏氏

曰以誥辭而告爾多方○愚曰非天用釋棄夏商[illegible]
[illegible]乃惟爾辟桀紂之君[illegible]以爾多方之
衆大為過惡以謀圖天命也桀紂肆行自以為足以
民保國是以竊惡而圖天命也秦始皇峻刑殺以[illegible]
書築長城以為子孫萬世之計所謂大淫圖天之命不知天之
棄之正以此也○孔氏曰屑盡也[illegible]○孫氏曰天罰之
盡有辭說與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同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閒之
呂氏曰集積集之[illegible]其享國之享治世之政積其所以興所
謂集于享也亂世之政積其所以亡所謂不集于享也桀圖
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亡○孔氏曰閒代也
○愚曰天使足以有邦者代之此桀之有辭于罰然也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愚曰上逸安逸也下逸過逸也謂以過逸為安逸而穢其
政不潔利于爾也[illegible]○呂
○蘇氏曰蠲潔烝升也○張氏曰紂以圖其政穢德升聞故天
降是喪亡○愚曰此紂之有辭于罰然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
主罔可念聽
鄭氏周禮註曰聖通也○溫曰有通聖之聖周禮以知仁聖
義中和六德教萬民是也有大而化之之聖中庸言天下之
至聖是也此所言乃通聖之聖[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曰[illegible]曰通
明不念則狂雖曰狂惑能念則聖[illegible]紂罔其能改之事
[illegible]
而有可改之理紂雖狂惑如其能念則作聖矣故天以商

先王之故猶俟五年須而待之暇而寬之使撤於其子孫而
覬其改焉[illegible]
[illegible]紂大為民主[illegible]曾無一善可念可聽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
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
命尹爾多方
呂氏曰紂之改終不可待天於是求民主於多方　葉氏曰
大動以威言天大譴告紂開發天知能顧天之明命之顧
罔堪顧之如乃眷西顧之顧[illegible]
氏曰天求多方欲以代紂故動紂以威示有所驅除以開啓
其能顧天者而爾多方無足以堪天所顧○愚曰民承君者
也周王乃靈承于旅蓋民為邦本故善承之而不敢失多
士言靈承帝事此言靈承于旅蓋文武之承民猶其所以承

天也○吕氏曰德之重莫若寛能勝文武之於德寛能勝而用之漢唐賢主豈無欲布德於天下者惟力違而牟於私欲故歎而不繼是知擇者非有寛力則莫能勝莫能用也○愚曰文武能承民用德故可為神之主可為天之主惟式如武是百辟之式○吕氏曰天不言所謂式教者非諄諄然命之也蓋文武時見以將天而天理日新左右逢原其由也若言若行也若或見之是乃天之所以式教而用以休美天與以殷之王命長爾多方向者天命未定常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矣適汝哉乃無一能當天之顯者惟周王足以當之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猶懷不靖欲何為也明天命以銷服以海內雄之心莫切於是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愚曰今我何敢多誥蓋閔爾之迷復不速反自滅是我大降與爾四國之民命也○孔氏曰忱誠信也○新安王氏曰裕寛和也○愚曰爾何不去其懷疑不安之態忱信我誥而安裕以處于多方乎○新安王氏曰夾左右輔之也介相助也○愚曰乂猶用乂厥辟之乂謂治其君之事享奉也爾何不去輔我介助我乂治我周王以奉天之命乎 ○唐孔氏曰治田謂之畋○呂氏曰爾前日之殺獵其宅以其田今爾尚得居爾宅治爾田爾何不思我周之大造惠順王室以熙天之命乎○愚曰四國順王室而不敎則我周之天命益資大光顯矣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敎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愚曰爾屢我導迪屢矣乃猶不靖且爾心未知自愛而然耶 曰由不自愛故爾乃不能大安天命而安土勤事爾乃輕播棄天命自亂綱常爲欲人信以為正蓋以我不殺戮以求殺戮自以為義也教告之謂敎之告之也○唐孔氏曰戰謂攻伐其國殺其人要者要而囚之謂囚執之也○呂氏曰教告如大誥多士之誥戰要如古在奄之師囚至于再至于三矣○夏氏曰我降爾命謂今日所降與汝之生命○呂氏曰爾猶不循我降爾之命則將大罰誅之不可以前日之恩貸此非我周秉德不康寧而欲播棄爾民人乃惟爾自速召辜災而已秉德不康寧多士多方皆是之意而民不自省己之過乃不康寧之大者反怨周之討伐遷徙為不康寧所以復出為興故每揭而告之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猷說見大誥○呂氏曰此章勉其洛邑殷民者以勞來安集之事言殺多士足矣而復及於所有四方多士者蓋欲天下知安商之本末也監蓋王命監成周之新民者如周公君陳之職是也 於民有君道焉故謂之臣我監不曰臣我周而曰臣我監者士親於民也○孔氏曰越於也胥相也伯長也相長者小大衆正之官

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臬說見康誥○
吕氏曰爾於民奔走服事臣於我監今既五年不為不久矣
士之表率爾與不能以法度長者自作不和者
爾多正尚當有以和之其有室家不相輯睦者爾多正亦當
有以和之○愚曰爾能和其人民則爾所治之邑亦我所明
是汝能勤於汝之事而盡職矣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
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
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愚曰此告多正以和之之道也以德即不和不睦者是也○
穆穆說見洛誥○吕氏曰爾無我責結爾心不已忘於于以穆
亦則以穆穆和敬端莊以臨之則有守
消於觀感之際矣 夏氏曰
所以介賴王室 爾乃自是洛邑與永久力畋爾田
謂長保其祿也
○張氏曰非特求保其業天又畀矜爾畀者錫之
以福也矜者憫之以仁也非特天畀矜爾我有周又大介賚
爾蓋人君之賞順乎天也大介如佑賢輔德是也大賚如錫
之山川土田是也○吕氏曰爾迪簡在王庭○陳氏曰
其在王庭而能尊尚爾所事者皆有服事在大官
○張氏曰此所謂大介賚汝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
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
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吕氏曰前既勸之以賞此章復責之以威下之奉上曰享
爾多士苟不能相勸以信我之命則惟不能享上○王氏
曰享民者也多士不克享則凡民視效亦惟曰不享矣○
吕氏曰天威在上未嘗求人而加之也爾如此是自求
僻大棄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而自取之我職為天
吏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蘇氏曰離逖遷徙之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
三山陳氏曰多言以告非我之意我惟敬告爾以天命之言
得天下皆天命而汝不知故此篇言天命尤詳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吕氏曰教命已終復丁寧而語之史官書又曰所以形容周公
惓惓無已之意○愚曰時指今日也○王氏曰與之更始故
曰時惟爾初○吕氏曰惟新自此可以洗心為善
能敬于和睦之道猶復爭亂自底誅罰無我怨也

立政

吕氏曰無逸立政俱為經緯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
備矣
周公作立政
愚曰取篇內立政二字為名○孫氏曰立政在於任賢故曰

以任官任人爲言 呂氏曰此篇言百官者必自擇其任人者言之 [illegible]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於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若曰說見盤庚○拜手稽首說見益稷○林氏曰嗣天子嗣世爲天子也繼天作子謂之天子君臨天下謂之王○唐孔氏曰周公既拜手稽首而後發言還自言拜手稽首示已重其事欲令受其言如召誥言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亦是召公自言已拜手稽首與此同也○愚曰周公呈王曰我拜手稽首告嗣天子今王矣政以王天下矣 [illegible] 勸以攸政於人用咸意以戒王曰云云○孔氏曰常伯至虎賁皆是王左右近臣常伯常所長謂三公○愚曰常任常所任事謂衆卿 孔氏曰準人平法之人 [illegible]

[illegible] 曰綴衣掌衣服者也如幕人掌次之類虎賁掌宿衛王之臣 [illegible] 賁氏掌 [illegible] ○唐孔氏曰周公復言而歎曰 [illegible] 故此五者之官乃近政之本然知憂得其人者少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

呂氏曰周公既歎知恤者鮮復歷舉古者以告又賢任官世主易當不論此語然之蓋之而非實踐之古之人允蹈乎此者惟有夏也○孔氏曰競強也籲招呼也恂信也○蘇氏曰夏之王室所以大強者以其招賢者與尊上帝之實也 [illegible] 林氏曰天下有至 [illegible] ○愚曰用賢則天職修天事畢台天民安夏乃欽崇天命而尊上帝 王氏曰 [illegible]

[illegible] ○王氏曰籲俊之道在乎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呂氏曰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 [illegible] 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知之深則信之篤也統名之則曰俊而所以爲俊者則有九德之別若不能實知篤信於九德之行雖號召羣俊猶無益也自皐陶以九德告禹百王盡世守以爲知人之法

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

或曰此上疑有缺文○王氏曰宅者居而安之之謂 [illegible] ○蘇氏曰事即常任牧即常伯準即準人篇中論宅俊不一然大要不出其三宅○愚曰夏之臣見其君於賢實知篤信如此乃敢告教其后 [illegible] 拜手稽首 [illegible] 敢告其后申之曰必能宅其事牧準之官如此者可爲后矣宅人之要必以其謀面以觀其人而以訓考其已用其大順於德者乃可宅人

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吳氏曰彼夏之三宅皆有德此乃三宅實無義民謂無義之人指姦言也○呂氏曰由桀之暴德弗作往日任用往惟俊德是任故有室大競至桀惟暴德是任故絕世無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愚曰於夏言迪惟故於湯言亦越謂與夏同也○孔氏曰越於陟升丕大也○愚曰釐理而治之也耿光明也事事物物是非天命之流行典禮刑賞則其大者成湯升陟王位大釐

治上帝之明命謂大治天下使萬物昭然各得其天理即[illegible]
釐帝之明命也然其本乃在其用宅俊而已○王氏曰三宅
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
者[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曰宅就也所用之三宅
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之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
其名[illegible]者一話言一舉措權大法式之故能用三宅三
俊而俾之自竭○愚曰商邑謂京師也其近而在商邑用協
和其邑謂賢者用而教化行故民俗成和也其遠而在四方
用大法其所見之德所見之德即用協之德也謂四方觀感
皆倣此協和之化也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
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呂氏曰受德紂之德也○暋說見康誥○新安王氏曰羞進
也有崇尚之意[illegible]
暴德者也○呂氏曰庶習逸德[illegible]
[illegible]○林氏曰惟羞刑暴德之人則與之同治其國而
民莫不苦其[illegible]習逸德之人則與之同治其政而
莫不底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王氏曰天之罰
之非遽而易之也故曰欽○孔氏曰天使我周王有夏之用
商所受天命奄治萬姓[illegible]○呂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天理○呂氏曰夏商之興亡不出於任用得失之閒而已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
愚曰亦越言文武亦如湯也克知實能知之非疑似之知灼

見灼然見之非髣髴之見者若知灼見互文也文武之知宅俊
皆曰心者蓋知其心然後可謂之知人也[illegible]
[illegible]○敬事上帝說見上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或曰此言三宅大臣也立治民之長謂諸侯之長伯如
二伯之伯即常伯也立政事之任人即常任也準夫即準人
也牧即九牧也三宅兼指二人而言蓋三種之職云耳凡治
民之長皆牧也凡任事之長皆事也凡刑官之長皆準也此
上既言立民長伯下又言牧乃總之以作三事者以牧民
為重故詳言之然要不過三宅之事而已[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張氏曰其職各有事為故謂之作

三事[illegible]○王氏曰此篇專言三宅而先後之敘不同
者明官使之際各當稽其實知所先後也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王氏曰此內廷小臣也○虎賁綴衣說見上文[illegible]
[illegible]○唐孔氏曰周禮趣馬掌贊正良馬
○呂氏曰上三者御小職尹則其長也○唐孔氏曰左右
攜持器物之僕謂寺人內小臣之屬也○新安王氏曰凡
治事曰百司[illegible]凡掌財曰庶府[illegible]○呂
氏曰此內廷之百司庶府也下文表臣百司乃外廷之百司
[illegible]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illegible]
愚曰此都邑及外廷衆職也○夏氏曰大都小伯謂大都之
之小伯也[illegible]

…邑大都…〇蘇氏曰…事上者
亞旅之屬…表外也有所百司此左右外之百司也〇周禮大史
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建邦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九職法者
考焉〇愚曰尹伯即執人表臣百司太史之長也如樂尹之屬
師為樂官醫師為醫之長百司與太史莫不有長以尹其僚
[illegible]
書者也〇呂氏曰既歷數於…而…之曰庶常吉士庶眾也
言九句職位者無非吉士也常久也言終文武之世無非吉
士也蓋長才雖不必要皆良善之人不容一憸利傾險者投
其間此文武所以立周家忠厚之治體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王氏曰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之三卿也〇張氏曰周禮大國

書 二十五

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於三卿則大夫也於則
旅也〇孔氏曰亞次卿衆大夫也〇孫氏曰盧微則於牧…
南夷也〇孔氏曰…衆也…〇皇甫謐曰…
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〇孔氏
曰阪險也〇林氏曰言夷微盧烝之衆及三亳之地與九阪險
之地為之尹長者…
[illegible]
長言之亞旅舉其盛言之互相見也〇張氏曰上而王朝都
邑外而侯國與夫夷微之官皆得其人〇呂氏曰司徒
而下惟列官名而無他語蓋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
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愚曰此言文王知人之本也〇陳氏曰常事乃事也司牧人

乃牧也不言準以乃事乃牧該之也〇孔氏曰以用也〇愚
曰文王之能宅人本於能宅心出入無時者心也然以宅之
則物為交接人之賢否孰從而辨哉能宅心則此心定靜昭
徹人才洞照無遺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之官用其能俊有
德者俊有德謂才德兼人也…
[illegible]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
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
愚曰此言文王任人之體也〇呂氏曰九奏之訓誡命令所謂庶
言九刑所書訟所謂庶獄九事…書所當戒所謂庶愼
國家之事不出此三者〇唐孔氏曰有司…若司牧夫牧
養之夫〇愚曰之猶及也〇呂氏曰三者各有司存皆文王
所當兼惟付之有司牧夫而惟是用違或行或不遠甚其決而

書 二十六

已不言庶言者事未施行則謂之言既施行則謂可包
之矣〇愚曰文王於三者非獨罔攸兼又罔敢知罔兼謂不
以身侵其職罔知謂不以己意侵其權蓋既得賢則當任之
專也〇王氏曰君道以宅人為職上以無為而用天下下以
有為而為天下用此君臣之分也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
丕丕基
亦越說見上文〇夏氏曰武王循惟文王安天下之功於義
賢才之有義德者…而不敢廢循惟文王安天下之功…
[illegible]
剛果者足以有為故言義德…遠非德字…太若不能
止故言容德文王行之於前武王率之於後故父子相繼並
受此大大之基業…

[illegible]

[illegible]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

呂氏曰。周公既言文武基業之大。故歎而言孺子今既王矣。承此丕基。可不思潤色之要乎。篇中累言孺子王矣。亦繼之也。[illegible]○愚曰

人罔不有初。鮮克有終。我之繼從今以往。常常如下文所言。以用賢。我若我之君也。君臣一體也。或曰。大者為政。小者為事。[illegible]○愚曰。灼知厥若。謂深察其所安也。[illegible]

[illegible]

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

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呂氏曰。既深知之。則當大使之。亂治也。○王氏曰。王者得民上則受之於天。下則受之於先王。曰受民。若從其長上而先王而不敢忽也。○愚曰。和謂和協於理。無乖戾也。○龍舒王氏曰。一話謂言一事之終始。一言則一句而已。○孔氏曰。末終也。○彥說見太甲。○呂氏曰。為是不可使異者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終惟成德之彥。是用以治我所受之民。○愚曰。相民謂右助之。乂民謂理治之。互相備也。上文言察之之精。此言任之之專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呂氏曰。公歎言予已受人稱美之言。咸告我以孺子王矣。故何以稱此言哉。○張氏曰。守成之君。尚文。故稱文子文孫。○

呂氏曰。前既言擇人以和獄謹慎矣。猶恐已後。戒自今文子文孫繼世者。其敢刑勿誤于獄。當惟簡畀正人。使以正法斷刑。正理獄事。所謂惟正是乂之也。[illegible]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呂氏曰。前代圖任之得失。可以鑒矣。此又泛言宅心爰不能故詳論不已。○愚曰。自言有夏。今言自古。則不止夏商。然自先代古人近代商湯。當代文王。莫不皆然。○王氏曰。繹如繹絲。謂紬其端緒。○愚曰。宅謂任之當也。又能從而紬繹之詳其所行。考其所就。審其言。察其所以。明試考績也。此乃所以作其心。防其怠。而使之合。而後之至之。而後釋之。二者不可廢一。[illegible]○孔氏曰。憸人

憸利小人也。[illegible]自古至商周之國。則無有立政用憸人者。憸人不順于德。[illegible]是使其君罔顯在其世。○呂氏曰。君子用則升其國於明昌。小人用則降其國於晦塞。繼今以往立政。其勿用憸人。其當任用吉士。以勱相我國家。[illegible]人主無他職。惟以別君子小人為職。國家之存亡常必由之。周公所以反覆於君子小人之際而不自已也。文武百官既庶常吉士。周公復以其惟吉士望成王。召公進戒之詩。亦言王多吉士。穆王命伯冏。亦言吉士。周家祖父所傳師保所訓。子孫所守。惟在於吉士。一代之治體。蓋可識矣。故人吉士之反。周家家法所最惡者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呂氏曰。繼自今文子文孫者。自成王以至于後嗣也。今文子

文孫者蓋指成王也（王氏曰成王武王之子文王之文孫）前言庶言庶獄庶慎
中言庶獄庶慎今獨云庶獄蓋舉其重者獨舉之（[illegible]）
（言則獄為重[illegible]對此獄則獄尤重也）使王深知獄之不可少誤致嚴於典獄
牧夫之選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
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呂氏曰兵者刑之大者也既言庶獄故繼言治兵○愚曰詰
究治也○唐孔氏曰戎亦兵也○愚曰詰戎兵如數車實練
材勇講武習戰之類○蔡氏曰禹迹禹服舊迹也○愚曰陟
升也禹迹所及皆舊迹據作不便有衛也○吳氏曰方行者
德威之動莫之禦遏無往而不通也（[illegible]）○愚曰內而中
國外而裔狄無不懾服若顯而見之之意耿亦光也耿光
光之著也烈[illegible]見伊訓當時四征弗庭六服承德兵威已振

復言此何哉蓋已治已安易至弛備以漢祖漢晉武平吳
兵而五胡之亂繼起唐德宗得西河銷兵而藩鎮之禍再作
詰爾戎兵於治安之後所以能耀文武之光烈而保其業也
（[illegible]）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愚曰理之常行而不可易者為常道行此常理而不易者為
常人常人如穀粟無異味布帛無異文而養生者常用而不
可一日易初非有新奇之行詭異之巧也（[illegible]）
（[illegible]）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
以列用中罰

立政

孔氏曰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愚曰周公舉太史所記
蘇公之事以告成王○三山陳氏曰蘇公能以式法而敬其
所用之獄○愚曰以長我王國謂保育民命以保延國命也
○呂氏曰治獄者當以此為式法而有謹焉○蘇氏曰列者
前後相比猶今之言例也以舊事為比而用其輕重之中者
也○呂氏曰周公既戒成王以擇司獄之職恐其未知取人
之準則故述蘇公之事以為萬世司獄之式也○愚曰立政
以用人為本而兵刑乃政之重者故以此終焉（陳氏[illegible]）
[illegible]

書卷之十

周官

呂氏曰金縢成王初年之書洛誥周公還政之書無逸立政周公教戒之書周官成王親政制治之書是數書以觀可以見成王之本質可以見其離師傅而不及過此有君陳乃周公既沒之後有顧命乃其身將沒之時成王進德終始之序備矣周公格君之功著矣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孔氏曰黜殷命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王親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illegible]○陳氏曰殺武庚平淮夷則周之天下定矣文王廟在豐發冊告庶官且為一代之大典故必於廟[illegible]

[illegible]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林氏曰撫安也萬邦搃言其多也侯甸即下六服略言之上下互相備也四征四面征伐也○葛氏曰弗庭謂不來賓服王庭者[illegible]○林氏曰周王之省萬邦而撫之也必以時而巡守其巡之也則擇其不庭者而討之所以安其兆民○新安王氏曰周九服其內六服侯甸男采衛要其外三服夷鎮蕃王者所不治[illegible]○宗周說見召誥○愚曰董蕆而督之之謂正整而理之之謂治官凡任治之官○陳氏曰史言歸于宗周見歸鎬京而董正之也序言還歸在豐作周官見發冊以告之之時也○愚曰自古外患既平而內治隨弛者多矣宣王平吳楚而宗元殄若臣無逸遂不克終成王當六服既承周德即歸董正治官不敢恃外寧而忘內治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新安王氏曰此言因時建官之制若發語辭○愚曰制猶造也保猶護也古之大道常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既亂既危而圖之則無及矣[illegible]又更端而言曰唐虞稽考古道知制治保邦在於用人故酌古制以建官其數惟百[illegible]百揆四岳見舜典○新安王氏曰侯伯諸侯之伯也伯長也古者州各有牧五國有長○愚曰百揆四岳總其治於內州牧侯伯總其治於外舉要職言之[illegible]和萬邦皆安和謂有理適宜無乖戾也[illegible]世愈降則事愈繁而官愈倍因時施宜乃亦以治[illegible]故夏商官倍亦能用乂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新安王氏曰此言建官之本○孫氏曰古之明王官雖設備不同其要在得人而已[illegible]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新安王氏曰此成王董正治官之大意也○愚曰祗于德則致敬不忽勤于德則力行不怠夙與夜寐惟日不足故仰惟前代是順教導厥官俾各盡職以共治下文所序是也史言董正以下紀實也王言訓迪厥官飾詞也○新安王氏曰下

文有立太師至大明黜陟此建官之制也百凡我有官君子[illegible]
王惟爾不任推廣建官惟人之意也三事暨大夫至萬邦無
[illegible]德申戒之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
備惟其人立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
一人
呂氏曰此以下皆制也之辭○愚曰立建立也太以其職尊
而莫加也少對太而言蓋其次也猶周禮言太宰小宰也○
孔氏曰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此惟三公
之職[illegible]
[illegible]
公言其德宏大無私也[illegible]○愚曰經邦所謂經
綸天下之大經也[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曰燮理和調之謂○愚曰道者造化之原
萬事之本所以統理天人者也論道者[illegible]明此道以立
天下之大本推以經邦使教化行政事安民物咸若和氣
陶二儀全寅畏乎四時序所以燮理陰陽而成調元贊化之
功非道全德備可為王者師不足以當其職故官不可以求
其備惟其人之稱則任之[illegible]
[illegible]或曰孤言其德特出於人也○呂氏曰三孤副貳三
公而弘大其化寅敬也亮明也敬明天地之理以弼予一人
陰陽以氣言天地以形言燮理者運之者也寅亮者承之者
也此公孤之分也[illegible]
[illegible]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呂氏曰三公三孤天子所與謀精微之原而與所治者也[illegible]
萬事而分治之則六卿之職六卿者萬事之綱也○新安[illegible]
見伊訓○呂氏曰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宰相之職也百
官異職各有攸之使聽於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之成適
其平是之謂均[illegible]
[illegible]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呂氏曰徒眾也主民眾故稱司徒[illegible]
為治莫先於教化故冢宰之後司徒次之[illegible]
[illegible]五典說見舜典○[illegible]張氏曰擾猶撫
循之擾馴習而安之[illegible]
[illegible]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宗說見舜典秩宗○新安王氏曰禮官之長故曰宗伯○愚
曰教民莫先於禮樂故宗伯次之治者理之之謂以禮理治
之使各適於理而安其分○孫氏曰禮以定上下之等差等
差定則和矣[illegible]
[illegible]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林氏曰主戎馬之事故曰司馬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
征之為言亦正也用兵征伐蓋政之大者故謂之邦政○愚
曰五典以教之禮樂以和之而猶有不率者焉則大者加以
甲兵小者加以刑罰所不得已也故司馬司寇次之○六師
說見甘誓○愚曰削去亂者而使之平故曰平邦國[illegible]
[illegible]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林氏曰主寇賊之事故曰司寇○愚曰先王之設刑法所以
禁人使不為姦詰非以虐民故刑曰邦禁[illegible]
之本以其隱而難知故言詰詰謂詰其情也[illegible]故
慝之著以其已見所犯故言刑刑謂加刑也要之詰而後刑
者必詰之文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孔氏曰主國空土以居民故曰司空○愚曰暴亂者去然後
民得安其居故司空繼焉○孔氏曰四民士農工商也○愚
曰居四民者使各得其所而安其業之謂也時地利者使民
趨時以盡地利如春耕夏耘秋斂冬藏之類失其時則地有
遺利矣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林氏曰六卿屬官各六十共三百六十○愚曰周以六典治
邦國自王朝至諸侯皆用六典以六卿[illegible]六卿分職各率其屬
脩舉六典於內以倡率九州之牧使九牧各率其州之諸侯
遵王朝六典以治其國而阜成兆民阜謂厚其生成謂化成
也周禮於六官之首皆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者此也自倡
九牧至大明黜陟所以訓迪侯牧也[illegible]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
方岳大明黜陟

孔氏曰五服侯甸男采衛○王氏曰周制每服成則一服入
見更六年而五服各一朝也[illegible]又六
年則五服皆朝王然後出巡則十二歲矣[illegible]
[illegible]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
正制度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狩然○新安王氏曰諸侯各
以其方朝于方岳之下黜陟升降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
○新安王氏曰六卿倡九牧則六典行於侯國諸侯朝之則
為諸侯度違之則為亂者章故十二年間諸侯再朝王一巡
守考制度而行黜陟[illegible]
[illegible]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
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
常作之師

呂氏曰此合小大之官同訓之也○林氏曰君子有位者之
通稱[illegible]孔氏曰敬汝所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曰謹汝出令戒以審令於未出之前令出則
惟行而不可反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林氏曰公私相為消長公則不私私則不公
人所以不能公者私勝之也必以公滅去其私○愚曰公者
人心同然之理私者一己偏徇之情故私則人皆違之公則
人皆懷之懷者歸心也私意既滅則民心允懷允懷者實然
懷之也○王氏曰學古以入官[illegible]
議事以時王之制則政識所歸而不迷矣[illegible]
[illegible]然而當務以典常為師○愚曰事有施於古
而不宜於今施於今而不合於古者非典常也典常者理之
通古今常行而不可變者也爾當守為師法[illegible]

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墻面蒞事惟煩

愚曰此一節反上文而戒之也利口者其辯佞足以顛倒是非使人亂其所守之職[illegible]

[illegible]

有疑即辯可否立決斷而不辨一前一却謀之所以敗也[illegible]○張氏曰怠則不勤忽則不謹政之所以荒而不治也○愚曰學則通古今以故理處事皆得其當不學則如面墻而立一無所見[illegible]事則擾亂而莫知所措矣煩謂擾亂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新安王氏曰卿士六卿也[illegible]位尊職重故特戒之○愚曰功之所成者為功所務者為業[illegible]矣志者心之所期也勤者力之所勉也成功之崇卑係於立志之高下有志者事竟成未有無志而能成者也故功之崇惟志職業勤則日脩怠荒則日廢故業之廣惟勤[illegible]○呂氏曰志之與勤惟能果斷勇決而為之則功業就於後無有難者苟依違遲疑後難成矣王氏曰[illegible]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王氏曰功業既成則戒於驕侈○愚曰驕矜肆也侈奢泰也恭謙謹也儉節制也[illegible]○孫氏曰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然則何以制之恭則不驕儉則不侈然不出於德而行以偽則不可○愚曰自得之謂德中心之實也飾於外之謂偽外貌之詐也為之以實其為作德作德出於自然故心逸為之以詐其為作偽作偽由於矯飾故心勞○王氏曰心雖逸而德日起所以為休心雖勞而偽日彰所以為拙○愚曰居寵祿位業寵也寵與危常相尋人臣居寵必當思危無往而不畏不畏則驕侈放恣必入於可畏之禍矣此申上文恭儉之戒也[illegible]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張氏曰賢有德者推而上之能有才者讓而先之○孔氏曰厖亂也○新安王氏曰推賢讓能則同寅協恭師師不爭不爭是以能和若其不和則有忌有爭政事安得不厖乎[illegible]

[illegible]○夏氏曰能其官謂了其所職也舉人而能其官則彼之能即爾之能蓋非爾舉之則彼無自而顯其能也所舉非其人則彼之不能其職即爾之不職蓋彼之不能行職由爾所致也○愚曰為政莫大於舉賢才莫不害於蔽賢嫉能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蘇氏曰三事三公也○呂氏曰成王訓戒既終復提其要而總告之各敬爾所有之官各治爾所有之政即始所謂敘乃僚司也由三公而下尊卑各止其所而天下治矣然統而言之則在於佑助汝君永安兆民而已[illegible]王氏曰天之所以立君君之所以設官分職者凡以安民而已民永安則萬邦戴上無厭斁矣

難化哉○張氏曰猷言之出於道者也○孜孜既見益稷
○愚曰成王謂欲盡明德當法是周公之猷訓曰孜孜其勤以
行之無敢安逸暇豫蓋周公之猷訓即明德之所寓不言必
式而言庶幾能式蓋難其事不敢易其言也凡人之情未見
聖人則切於向慕若不能及見既見聖人則反玩以為常亦
不能遵由聖人之道君陳親見周公而繼之當式周公之
猷訓不可徒見而不能由爾其戒哉戒其易如凡人也蓋君
陳動化於上猶風也而民從化於下猶草也風動則草從之
○吳氏曰使君陳不能式周公猷訓則下民亦不能守周公
猷訓矣○新安王氏曰為政本於
德此章教君陳法周公修德也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
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
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新安王氏曰此教君陳以為政也○繹於見于政○孔氏曰
順行也○呂氏曰凡圖謀政事若大若小無一可忽○愚曰
周公之訓所不可易至於政則謹始和中以終而革或有當
發或有當興獨必出而謀之國人入而謀之左右與師衆共
虞度之衆論既同又當紬繹而審思之
○夏氏曰虞之於人繹之於己而有嘉謀嘉猷
可以投無前規必須入告於我然後得行之於外言以
為出於吾君之所為非惟見汝不敢攘美斯民亦以其
事出於君而不敢違也○愚曰臣人猶言人臣也○新安王
氏曰良言其善顯言其善之昭著也○夏氏曰成王恐凡在
位或故數而并戒之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
制從容以和
王氏曰此下告以政之節目也寬而大之之謂弘○愚曰上
所言有廢有興恐君陳易於變易故復戒以惟弘周公大訓
周公之訓式周公猷訓互相備也倚法以削謂刻覈於法無
從容之意周公之政以寬為主故戒以作威倚法然有無制
則弊流於縱弛以寬而有制使從容以適其和
下文皆反覆言寬而有制之意君陳君和中之時此一語
乃當時治體之要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夏氏曰上是待殷民之不犯法者此言待民之在辟者不宥
上意惟以中理斷之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愚曰有不順治不率教者雖以中理斷其辟然辟之而未至
於可以止辟又不可辟也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唐孔氏曰狃習也狃于姦宄言為之不止也敗常道亂風
俗其罪雖小三犯不赦恐其滋大所以絕惡源也言三者罪
猶可赦耳○愚曰辟雖不可輕此則不可不辟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三山陳氏曰：頑不率教者，不可以忿疾之；其有率教者，皆當
勞[illegible]之。然能於此而不能於彼，不可以求備。下文又分言之。
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此即無忿疾于頑之意。簡
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即無求備之意。
[illegible] 毋以兇頑固不可教，頑而未率，若又不可忿疾惡之
[illegible] 善 [illegible] 可格，忿疾之則愈不可化 [illegible]
[illegible] 善猶不能全，況可求備於人乎。故
必有所忍，始能有濟。小不忍則亂大謀，安所濟乎。○呂氏曰：
忍猶有強抑聚斂之意，至於有容則洪裕寬綽，恢恢有餘，德
之所以大也。忍言事，容言德，淺深固有間矣。○王氏曰：有序
[illegible]
[illegible] 乃與容。凡人莫不當然，居[illegible]之時[illegible]交
至於當[illegible]致力也。○夏氏曰：持頑與無非當[illegible]待既
化，若又當簡之進之。○愚謂[illegible]
呂氏曰：善狠而[illegible]治之始乎[illegible]
善皆從其尤者而先之，教民為惡，若猶狠不可勝誅，簡別其
修者而示之，亦所以簡其不修；進用其良者以勸之，乃所以
率其不良。善衆而惡自勸矣。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
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
於永世。
新安王氏曰：前言為政之方，此又歸於修德，蓋德者政
之本也。○三山陳氏曰：成王欲無忿疾、無求備，皆以民生本
厚故也。○夏氏曰：民之生，善本厚，惟因物
欲遂[illegible]違上所教令，而從其所私好。[illegible]
言民或化於物，則言語未易以化也。[illegible]
[illegible]向之。厚者雖化而薄，而其本厚者未嘗不存。
汝當[illegible]，故當在於德，以德率之，則民無不變惡為善，信蹈於
大道。[illegible] 膺當
也。民化則人君安享其休，所以膺受多福[illegible]之休美，終有稱
譽之辭於永世。[illegible] 呂氏曰：化之博，福之厚，名之長，
皆出於敬典在德而已。

顧命　周書

呂氏曰：堯舜禹湯文武無顧命，成王獨有之。始終授受，固有
常典。成王初二監，終招王室，故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
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林氏曰：二公為二伯，故成王將崩，命二公率諸侯以相康王。
[illegible]
○唐孔氏曰：顧[illegible]○呂氏曰：大臣若非可以寄安危而屬
存亡，不在此位。召畢內總衆職，外統諸侯，君存則輔政，君[illegible]
則託孤，蓋一職也。漢武帝垂沒，始拔霍光，託以孤幼，世稱為
知人，不知平時大臣果安用乎。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illegible]類[illegible]水，相[illegible]被[illegible]
冕服，憑[illegible]玉几。乃同召[illegible]太保奭[illegible]、芮[illegible]伯、彤[illegible]伯、畢
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孔氏曰成王崩年之四月[illegible]○哉生魄
說見武成○孔氏曰王有疾故不悅懌[illegible]
[illegible]○新安王氏曰盥手曰洮沃面曰頮○夏氏曰
以水洮頮之也[illegible]○蘇氏曰相相禮
者以冕服被王身[illegible]
[illegible]三山陳氏曰古人臨死之際猶不忘敬如此○
林氏曰凡所憑以為安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
扆前設左右玉几○孔氏曰同召六卿下至御事大保畢毛
稱公則三公矣[illegible]此先後六卿次第
冢宰召公領之司徒芮伯為之宗伯彤伯為之司馬畢公領
之司寇衛侯為之[illegible]司空毛公
領之[illegible]○王肅曰芮彤二國[illegible]姓
畢毛衛皆文王子○葉氏曰芮彤畢毛食采於畿內之邑名[illegible]

[illegible]外
[illegible]
侯入為卿士者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居虎門之左司王朝[illegible]○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
之[illegible]子弟學焉[illegible]凡王舉則從[illegible]聽治亦如
之使其屬守王之門外且蹕[illegible]○薛氏曰師氏蓋
貳太師之職者也○孔氏曰虎臣虎賁氏○周禮虎賁氏下
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
伍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呂
氏曰師氏虎臣宿衛之臣也百尹百官之長御事凡庶僚御
治事者也[illegible]○馬曰天
子者天下之共主也[illegible]天下之人共戴而君之成王將崩
臨廣朝召二公六卿大夫[illegible]凡出命令朝廷事所以

顯其事於衆公天位而嚴大寶也[illegible]之端遏禍亂之原
成王於此正其終康王於此正其始顧命之書所以為帝王
終始授受之法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
審訓命汝
唐孔氏曰此方是顧命之辭 呂氏曰成王當崩纔一日猶
盥洗以致其潔冠服以致其嚴顧託之言淵奧精明蓋臨殁
之敬又以固其[illegible]養而素定之理雖垂沒困瀕然也惟善養氣
若無疾病而不惰惟善養心若臨死生而不昏此豈一朝一
夕之積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孔氏曰漸進幾危也○包氏論語注曰疾甚
曰病○孔氏曰病日至言困甚已留無言無瘳○林氏曰恐
死將至不得誓言嗣續之事以此之故我所以詳審訓命汝
[illegible]
[illegible]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
克達殷集大命
愚曰昔君猶先君也○新安王氏曰宣昭布也○三山陳氏
曰文武光明之德相繼故曰重光[illegible]
[illegible]○孔氏曰奠定也○陳氏曰麗附也○
夏氏曰陳教謂布其教以訓民○張氏曰定其所麗則麗乎
善矣能麗乎善則天下化之而善故奠麗而後陳教易曰[illegible]
[illegible]
○張氏曰其奠麗陳教其勤勞○林氏曰勞而不違未嘗息

顧命

底流也絲雜彩○貝說見盤庚中○孔氏曰彫[illegible]也以彩
色畫帛爲緣彫鏤玉飾几[illegible]
呂氏曰兩之夾室謂之夾又謂之房○唐孔氏曰[illegible]爲席
紛如綬有文而狹○呂氏曰天子負扆南面朝諸侯則牖間
南向之席坐之正也先儒以西序爲聽事之坐東序爲養老
之坐西夾爲燕私之坐經無明文蓋四席者平居隨事而設
至傳顧命則並陳之備數其平生之居處也○新安王氏曰
嗣子將繼統正位故陳四坐以明此爲天子之席嗣君受之
以御朝會燕饗者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
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
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三山陳氏曰此陳王者之寶也○林氏曰越及也及玉五重
陳寶[illegible]蓋總言之其下復分別焉○孔氏曰玉五重
大璧琬琰爲一重大玉夷玉天球爲二重○三山陳氏曰重
若玉有一雙古者雙玉爲㲄[illegible]○愚曰自赤刀至竹矢皆寶
也[illegible]孔安國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
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至於夏
商周之書雖[illegible]寶之以爲大訓大訓蓋歷代帝王之書也
孔氏曰弘璧大璧也○新安王氏曰[illegible]玉曰璧○周禮典瑞
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illegible]○唐孔氏
[illegible]○愚曰大玉夷玉皆玉名[illegible]球
玉名其名不可强說○孔氏曰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則其
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唐孔氏曰貴前代之器舞衣舞者
之衣大貝大於餘貝鼖鼓長八尺[illegible]皆先代之器○
孔氏曰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三山陳氏曰舞衣或云

書 二十一

顧命

竹矢以古物合法度而精巧莫加故傳寶之○王氏曰玉所
以象德也大訓河圖道之所在也赤刀弓矢武事之所
用也衣樂之具也大貝[illegible]之器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新安王
氏曰天子有天下之大必有天下之寶出於歷代所傳以爲
宗社之[illegible]是以王[illegible]繼統出而陳之以明前王所守
後王所受者在是也[illegible]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
在右塾之前

三山陳氏曰此陳王者之所乘也○林氏曰輅車也○孔氏
曰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象輅也次輅木輅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曰西階謂之
賓階東階謂之阼階[illegible]
曰門側之堂謂之塾[illegible]○新安王氏曰四輅並陳以明前王所備
嗣王所受乘以奉也朝會田狩也[illegible]
[illegible]

二人雀弁[illegible]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
兩階戺[illegible]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
冕執戣[illegible]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illegible]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
立于側階

三山陳氏曰此王者之衛也[illegible]○孔氏曰[illegible]

書 二十二

也○綦弁鹿子皮[illegible]○唐孔氏曰禮士服爵弁大夫服
冕○孔氏曰惠三隅矛○[illegible]
瞿戣戟屬銳矛屬○王肅曰皆兵器之名也○孔氏曰路寢
門一曰畢門○唐孔氏曰堂廉曰圮○呂氏曰廉階圮階
賓階之稜也士皆立於堂下○孔氏曰堂[illegible]東西
廂之前堂[illegible]○唐孔
氏曰垂者邊垂遠外之名冕者在堂上而言垂知在堂上之
遠地立於東西堂之階上也[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曰側階未知其方亦階側之上也大夫皆立
於堂上[illegible]

[illegible]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illegible]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
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
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呂氏曰義物既備然後延康王受顧命而踐位自是始稱王
○唐孔氏曰禮績麻三十升以為冕故稱麻冕[illegible]
[illegible]○周禮
司服享先王則袞冕○呂氏曰黼黻成王[illegible]而受冊命故麻
冕○新安王氏曰是時王猶在殯君臣尚未成服也○蘇氏
曰昔月皆吉服然皆有麻參冕之冠[illegible]此獨用麻不變也
○呂氏曰由賓[illegible]以子道[illegible]不敢自為主也○孔氏
曰卿士公卿大夫也○唐孔氏曰卿士王臣故先於邦君[illegible]
[illegible]○林氏曰周禮公服袞冕伯服鷩冕子男

服毳冕孤絺冕卿大夫玄冕此卿士邦君及太保等之麻冕蓋
各從其命服○孔氏曰蟻色如蟻○新安王氏曰卿士邦君
但陪位與職事故入即其所次之位○孔氏曰太宗上宗即
大宗伯[illegible]○唐孔氏曰彤赤也禮祭服皆玄
衣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蘇氏曰蟻裳彤裳亦變也[illegible]
[illegible]○唐孔氏曰介大也大圭鎮圭也周禮
玉人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孔氏曰同爵名[illegible]
玉人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illegible]○王氏曰三者
皆傳器也○吳氏曰太保兼冢宰授大權故承介圭宗伯主祭
祀朝覲之禮故奉同瑁○呂氏曰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承
奉符寶以傳嗣王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將冊書以贊
王故與王俱升自賓階○林氏曰書即冊命也秉言持之
以升御王冊命之以進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
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孔氏曰皇后大君也指成王○愚曰道言也揚稱也末命臨
終之命也[illegible]顧命中成王自言嗣
守文武大訓故此言命汝嗣訓也[illegible]臨
之君之稱君臨也○孔氏曰大卞大法也○愚曰燮亦和也
燮和天下化之至也以此對答揚文武光明之訓所謂[illegible]
訓也[illegible]
[illegible]○新安王氏
曰王受冊書時在殯前太史讀而授之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愚曰太史讀冊畢王再拜受冊起而答也眇眇小貌視之微
細也末甲下也其未定之辭其能猶未必能也故者謹之而

不敢忽忘者畏之而不敢違恐不能下治四方以上承天威
此求如為謙辭謹之至也 [illegible]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 [illegible] 上宗曰饗
[illegible] 王受於是受同瑁於太宗同以奉祭承大
統瑁以臨朝 [illegible]
乃酌 [illegible] 祭告成王言已受 [illegible] 命也○蘇氏曰 [illegible]
以授王王受而置之於神所曰 [illegible] 酒於神前地上曰祭
嚌而不飲曰咤 [illegible] 不忍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孔氏曰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咤○
陳氏曰上宗致神之辭曰饗所以饗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
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
孔氏曰半圭曰璋 [illegible] 祭曰酢 [illegible]
[illegible]
下 [illegible] 太保受王同
佐太宗者太宗供王宗人供大保○林氏曰太保酢故拜將
拜故以同授宗人○夏氏曰拜謂拜成王之顧命
也○新安王氏曰王答拜者因太保拜而對拜也○夏氏曰
王尊所受顧命亦拜成王致也○林氏曰太保既拜又受同
於宗人而祭既祭而嚌亦享其福也 [illegible]
應曰既受福乃宅居所處之位以其同授宗人而拜王又答
拜所以敬禮之成也○孔氏曰 [illegible] 太保下堂有司收
[illegible]

諸侯出廟門俟
呂氏曰廟門即路寢門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愚曰俟待
新王之出而朝後篇所言是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康王之誥
呂氏曰 [illegible] 而 [illegible] 敢成王除武王之喪 [illegible]
而 [illegible] 百代之正禮 [illegible] 湯 [illegible] 伊尹 [illegible]
創太甲禮固有時而變也 [illegible] 疑太甲受伊尹之訓於居
憂之時乃疑康王 [illegible] 諸侯之戒於宅 [illegible] 之日過矣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尸 [illegible] 見五子之歌○孔氏曰 [illegible]
[illegible]
康王之誥 [illegible]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
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
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呂氏曰周之朝 [illegible] 五門一曰
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又曰畢門以
諸門至此而畢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孔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南面 [illegible] 二伯各率其
所當諸侯 [illegible] 其方為位北面 [illegible]
[illegible] 曰 [illegible] 於左右 [illegible] 朝會分班 [illegible]
○孔氏曰諸侯 [illegible] 東 [illegible] 黃馬朱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賓諸侯也 [illegible]

也○林氏曰奉圭諸侯各奉其所執之圭以授天子[illegible]五
瑞也兼幣謂兼以幣獻也[illegible]○
愚曰舉奉圭與幣而致辭於王曰云云[illegible]
[illegible]
○孔氏曰一二臣衛諸侯所以蕃
衛王室故稱臣衛奠贄也○新安王氏曰為天子守土故敢
執壤地所出者而奠贄○愚曰諸侯拜稽以進其贄也○
呂氏曰王新陟位義諸侯之嗣德不忘故再拜而受其贄
此非常禮也

大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呂氏曰此朝會合班儀也周官外朝之法乃常朝之儀非新
天子朝諸侯之儀○林氏曰前者率諸侯朝王而召畢為二
伯故各舉率之以入此率羣臣戒王而冢宰司徒咸以大
保與芮伯咸進○張氏曰相儐相之人也冢宰司徒咸進率
羣臣將戒於王而相揖之然後各定其位位定然後諸臣皆
再拜稽首以進戒[illegible]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
卹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
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林氏曰此進戒之辭○王氏曰言大邦殷見天命不足恃○
張氏曰天改殷之命令文武大受之○馬融曰羑道也[illegible]
善○愚曰惟道是順能憂卹西土之民[illegible]○新安王
氏曰此推文武得天下之由○王氏曰古以升遐為陟時成
王未謚故稱新陟王○林氏曰賞當其功罰當其罪無有不
合○此說見西伯戡黎○呂氏曰戡定天下其[illegible]
安王氏曰此推成王保天下之要[illegible]
[illegible]○愚曰今王指康王[illegible]
德之大本召公告戒以敬德告成王今復首以告康王可謂
要言矣○孔氏曰皇大也○呂氏曰守成之主多溺於宴安
而無立志故告以奮振自強大戒其備無廢壞我高
祖之[?]寡命[illegible]不知畏天不卹民不習故不
自振起乃繼世者所同病故召公必精言之[illegible]
[illegible]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
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
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
樹屏在我後之人

愚曰惟侯分布四方共治天下故所誥主諸侯而丕朝也○
卹亦侯伯入為之告諸侯則朝臣可知○蔡氏曰康王在喪
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愚曰因其告而報之以誥
富者厚養之謂丕則大而無外平則均而無偏博施濟衆至
仁之體也○孔氏曰不務咎惡致至其[?]也[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曰底致其至則無
毫髮之不盡齊信則無毫髮之不實○愚曰[illegible]則形形
則昔文武之仁盛如此故能昭明於天下而不可掩羣臣
以賞罰六師告康王明君道之大用也康王以文武至仁誥
諸侯明君道之大本也互相發明○孔氏曰文武既聖則亦
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保安又治王家[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曰眞非命也順受其正則謂

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新安王氏曰畢公同姓故言父爲太師故言師稱父師而不名尊之至也先王成王也毖謹也○孔氏曰殷頑民之大頑者而遷之洛密邇王城也

○唐孔氏曰歲星太歲皆十二年一周故十二年曰一紀父子易人爲世○呂氏曰文武數大德而受命言得之難周公輔相而綏定言安之難殷頑民尤難安周公先謹之遷于洛邑用使化其教訓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言教化浹洽之難○愚曰教化深浹天下安危殷民化則四方無虞人君以天下爲體四方無虞則一人以之寧道無乎而不在世治則爲道之升世亂則爲道之降猶易言道長道消記言升降道汚也○王氏曰道有升降故俗有異革俗有善惡故政以道而善今商俗已異於前不善其善者則民無所勸而爲善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懋[illegible]垂拱[illegible]亮武成○唐孔氏曰小物猶小事也勤小事則大者可知亮佐也音諒言文王爲子入處勸于安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在文王時已爲大臣是輔佐文武成康四世也○呂氏曰畢公天下之大老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抱大體而稱其勤小物蓋以成德自居則止矣於小物而忽焉則非所謂顚沛造次於是者也惟勉於德者日積毫而不息故勤於物名一小大而無間畢公風采凝峻表儀朝著若小若大罔不祗服以師之訓其德容之重畏之乎養之非一日之積嘉績在先王之世多矣今予惟仰其成歸重畢公將付以保釐之寄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愚曰敬命以周公之事尊元老也吳氏曰此乃周公之事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唐孔氏曰旌旗所以識貴賤故言旌別淑善慝惡也○表說見仲氏之誥○愚曰二十五家爲里宅者所居之家里者所宅之里○新安王氏曰癉病也使人有所感動曰風使人有所聽聞曰聲○孟子方里爲井井九百畝○孔氏曰疆界也○新安王氏曰民之所處在邑有里居之宅民之所耕在野有井田之疆旌別善惡而表異其宅里所以顯其善者而動其小善者以此立風聲而感動之若猶有弗循訓教者則又異其在野之井疆使不得與爲善者並則待之亦薄矣○呂氏曰所以爲善者別者小故絕之乃欲使其能畏慕奮而歸於善

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愚曰王城之外立四郊郊有商民所居之處○新安王氏曰圻外也商民教服係天下之安危雖世變風移亦不可不慮郊圻之界昔已規畫今申畫之所以防其侵越封疆之守昔已設備今謹固之所以防其窺伺如是則京師安而四海皆安矣

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夏氏曰辭要理足而言約也○愚曰政以常則紀綱而不變

奢靡侈則與重而不淳風俗所以貴好異則多姦○唐孔氏
曰周第相隨之資[illegible]其過惟以[illegible]
頑利口捷給能從上[illegible]
風至今不絕公其念之[illegible]於俗也[illegible]
[illegible]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
世同流
愚曰古之卿大夫功德纂著者其子孫繼世有祿[illegible]故移
於奢侈莫知辨其非以能由禮○呂氏曰既不由禮則心無所
制肆於放蕩陵蔑有德[illegible]悖天道[illegible]
[illegible]
門之俗俗衰門之俗者家之衰敝其化無不奢侈[illegible]
古萬世實同一法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
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
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愚曰舊猶藉也席寵惟舊蓋世祿之家也侈者放肆於外[illegible]
所不為事自義制於理不敢妄為倚怙其侈所以滅義○呂
氏曰義成則無復羞惡之端故以服飾美於人而身之不美
則莫之恥流而不反驕淫矜侉百邪並見[illegible]
[illegible]殆將以惡終矣○愚曰傳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
以約失之者鮮矣故怙侈則以惡終殷士所以洛邑之教雖已
收其放心然閑之則其[illegible]難閑若以未閑[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而所以閑之者宜法制之
謂哉曰教而已資財富厚而能自教則不至於奢侈淫佚可
以持身保家可以長守祿位可以養全壽命是能訓則永年

[illegible]○愚曰周禮止
有大僕此言大僕正正長也蓋大僕下大夫二人伯冏其長
也以其長羣僕近君之臣朝夕與人君居處而薰陶漸染者
德故冊命焉
冏命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illegible]
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朱氏曰子注曰怵惕心警動貌○孔氏曰當危中夜半夜
也與起也○王氏曰人主流於邪僻而不自知者由所與居
者非其人則思免厥愆在擇左右近習故穆王先言此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illegible]
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
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昔在聰明謂見堯典○齊聖謂見說命[illegible]子之命○愚曰聰明自
其質之生知者言之齊聖自其德充於極至者言之盡心之
謂忠其善之謂良[illegible]侍陪侍也御御而用
之也僕從役也從隨從也忠良者以正人正人必忠良近習
多傾邪故以正人言之咸[illegible]罔匪無一人不然也承順而奉
之也弼拂而正之也所謂將順正救也內外之臣無一不正
故無時而不承弼其君君居坐也○王氏曰發之以為號戒之
謂號施之以為法守之謂令○呂氏曰文武動容周旋何嘗
不中禮令必先言近臣承弼之功而後繼以罔有不欽蓋左
右交修近臣之常職而內外交相[illegible]小聖人不已之功也[illegible]
[illegible]○愚曰欽者心之所由以存萬善之根[illegible]
化之原也聖人心純乎敬無往不在非出於勉強故形於政
教無有不善下民祗敬而順之萬邦之廣皆休美[illegible]

原缺

詰夏以贖刑若所謂四方司政典獄與有邦[illegible]

而併告天下之典獄者也

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illegible]荒度作刑以詰四方[illegible]

愚曰惟呂命疑有缺文○呂氏曰百年耄荒乃倦于爲[illegible]之時[illegible]○

新安王氏曰揆度其宜○愚曰作制也○新安王氏曰詰治也不曰治而曰詰窮其情而後可治○呂氏曰穆王作書於既耄閱世故察物情熟矣古今折獄之略盡用刑者宜盡心焉○蘇氏曰刑必老者制之以其更事而仁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illegible]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林氏曰若古猶言若昔起語之辭○呂氏曰是書斷自唐虞世之文獻不足無所考證東遷之前大訓河圖之類尚藏王府故二皇五帝之事尚見此書○蘇氏曰炎帝世衰蚩尤作亂黃帝誅之[illegible]○呂氏曰洪荒之世渾厚淳龎開暴亂之端者蚩尤也○張氏曰平民無罪惡之民○寇賊姦宄說見舜典○唐孔氏曰鴟是貪殘之鳥○蘇氏曰鴟義以鴟鷙殺爲義如後世所謂俠也[illegible]○新安王氏曰強取曰奪物自至而取之曰攘[illegible]曰矯[illegible]曰虔○孫氏曰大至寇賊小至矯虔○呂氏曰蚩尤惡力既[illegible]平民無不化而爲惡故雖[illegible]於黃帝而餘毒復爲苗民○林氏曰苗三苗之君曰苗民猶言殷人周人統一國言之也[illegible]

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蘇氏曰呼其六官大族而戒之[illegible]○愚曰穆王深知用刑之難故言之即多懼況用之乎○孔氏曰我敬於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張氏曰今天佑相斯民故立司政典獄之官使之爲天之配以在下而代之以牧民也[illegible]○呂氏曰典獄佐者爲單辭[illegible]尤難曰明而後曰清蓋[illegible]敬之至虔之又澄然後能不待諸佐而坐照其情○孔氏曰民之所以治由典獄無不以中而聽獄之兩辭刑獄清則民治[illegible]○愚曰明清以聽單辭以中而聽兩辭中不偏也家猶藏也私家者私之所藏也陳氏曰所藏貨物者也○蘇氏曰辜功猶罪狀也古者論罪有功意功其迹狀也○林氏曰報如報虐以威之報有是惡必有是報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呂氏曰獄貨非所以爲寶積罪亦積乃所以聚汝辜罪之功狀終有時而償報以庶尤而衆罪交至矣○孔氏曰當長畏懼惟爲天所罰[illegible]○愚曰嚮獄而降罰非天道失中蓋獄者乃人命生死之所在故也苟用刑失中而天罰其不極由懷於庶民者無有令善之政在於天下故也[illegible]○呂氏曰穆王之告高則望之以天卑則防之以貨蓋克念罔念一息間耳○愚曰任刑之大本在敬與中用心以敬爲主用法以中爲主前章已發之至此復提敬與中訓之後章復申以中焉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孔氏曰嗣世之孫○愚曰司政典獄以職稱之也伯父童孫以齒稱之也有邦有土以地稱之也官伯指其臣之大者告

之辭，猶其勉者望之，反覆以致其眷眷不能已之意。新安王氏曰

此書以[illegible]諸侯來朝而布告[illegible]，以來有邦有土，以告爾祥刑[illegible]之

也。然以今王言將歸國而勉之也。○孔氏曰：當何所監，非[illegible]

當立德於民，為之中乎？[illegible]而行之哉[illegible]。呂

[illegible]

氏曰：鰥寡哀矜也。禹曰：用刑者[illegible]明，而明其戒於鰥寡而哀[illegible]

中惟哲人於刑及獄辭之無節，皆推而[illegible]於二端者之極[illegible]

盡而已也。雖知其情之所從，而所用之刑則或過於中而不

過，所以有慶。[illegible]

[illegible]

天地之中，以至萬善備其初無惡也，然祥刑即此所以寧中

有慶者是也。呂氏曰：今受王嘉美之衆，當無[illegible]

養，其可不監於此祥刑，而忍輕於戕之乎

周書

文侯之命

呂氏曰：此書作於東遷之初，由此而上，則為成康，為文武，由

此而下，則為春秋，為戰國，乃消長升降之交會。故夫子[illegible]

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頹廢之態已見於辭命之間矣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秬鬯，見洛誥。○唐孔氏曰：按史記，幽王嬖褒姒，廢申后，逐

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

及申侯共立宜臼，是為平王。晉文侯於是以迎戎寇，平王以

文侯為方伯，賜之秬鬯之酒，以圭瓚副焉。圭瓚者，酌鬯之

杓。杓下有盤，瓚則盤之名也。是以圭為杓之柄，故謂圭瓚。○

[illegible]曰：經言錫秬鬯弓矢馬，序獨言秬鬯圭瓚，舉其重者也。[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曰：周[illegible]載以[illegible]

典錫其臣者，凡兩見：周公相成王，致太平，始有一百之錫，東

遷之時，視洛時何如也！平王之錫，文侯之受，曾是以為足

乎？[illegible]之且傷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

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

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唐孔氏曰：晉文之後與王同姓，不曰伯父、叔父，而曰義和，稱父

尤親之也。文侯名仇，字義和。[illegible]明

義見梓材。新安王氏曰：丕顯者，言其德之所成；克慎者，言

其德之所以成；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illegible]

[illegible]

○呂氏曰：帝王之書，皆首曰欽明，文思光被四表，格于

上下，[illegible]曰克明俊德[illegible]帝王之學一人

之際，老師宿儒之傳[illegible]則理端並作[illegible]

者始變矣。[illegible]

○愚曰：昭事其君者[illegible]，故能昭繼文武，雖

聖不賴先正能左右昭事其君於小大謀猷，[illegible]

文武亦[illegible]平王之祖[illegible]以安[illegible]位[illegible]

[illegible]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

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

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愚曰平王歎而自傷言己嗣世遭爲天之大罪戾○呂氏曰犬戎之禍西周之亡實幽王之愆平王遇則稱己猶有周家忠厚之遺也○新安王氏曰戎寇戎也易曰有戎勿恤○孔氏曰純大也○林氏曰王室中圮資用匱澤不及於下民者殄絶矣如所謂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者也資澤既殄則民心去故夷狄東閒侵害我國家其禍甚大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人○孔氏曰伊誰也○愚曰在位之臣既無可分憂寄者內顧己才又不能勝其責惟曰四方諸侯之在祖父行者其誰當憂恤朕躬乎又豈以而思諸侯若有功于我一人則我可以永安在位矣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孔氏曰顯祖唐叔○夏氏曰爾祖有功周室大而爾有功於我是汝能昭揚其祖也○愚曰幽王失信犬戎之難諸侯莫有至者文侯始以身爲天下倡取法文武之道以勤王室○呂氏曰會者合之使不離紹者繼之使不絶○孔氏曰汝辟乎王自謂也追孝於前世文德之人繼先祖之志爲孝○蘇氏曰多所修完扞衛我于艱難○王肅曰如汝之功我所嘉也○呂氏曰文侯未必能真若此平王當損望之時得文侯扶持之飢者易爲食故詐之不知其過乎王之失大抵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徒延頸以望諸侯之拯救而不思自強以進君德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孔氏曰師衆彤赤盧黑也○卣說見洛誥○陳氏曰以其能承於先祖故賜之圭瓚使得以爲祀也以其有功於征伐故賜之弓矢使得以專征

用四馬以備純色大小大相稱故言四匹匹偶也○柔遠能邇見舜典○陳氏曰小民難保故欲惠以利之康以安之○王氏曰簡者察賢否功過而辨之之謂恤者憂而念之之謂簡之者義也恤之者仁也有都則國可知○呂氏曰東遷之初大難未艱未復正君臣坐新弊勝之時奔亡之餘僅得苟安君臣釋然遂自以爲足歸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矣曰賚爾秬鬯弓矢功已報矣曰柔遠能邇殺之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矣曰簡恤爾都寇之以本根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君臣如此周之所以終於東乎

費誓

愚曰孔子定帝王之法以侯國之事如伯禽之誓師秦穆之悔過足爲後世法故附於末焉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唐孔氏曰伯禽魯侯名成王即政始就封于魯居曲阜之地於時徐州之戎淮浦之夷並起爲寇

魯東郊之門不敢開戎夷在魯之東故

○呂氏曰夏啓初嗣位興兵有扈之變伯禽初就封即有淮夷之變一曰甘誓一曰費誓師若老於行陣者蓋大禹周公之家學本末具舉而無遺也

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戶瓜反)聽命徂茲(句)淮夷徐戎並興

孔氏曰譁諠譁也○馬曰徂往也徂茲往征也今淮夷
並興[illegible]

善敹(了彫反)乃甲冑敿(居表反)乃干無敢不弔(音的)備乃弓矢鍛乃戈
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孔氏曰敹簡[illegible]乃汝也○甲冑說見說命中○孔氏
曰干楯(食允反)敿施楯紛也[illegible]而矛至也○唐孔
氏曰備具也每弓百矢[illegible]人○孔氏曰鍛淬礪磨
也[illegible]○
呂氏曰伯禽征戎整暇有序先治戎備次除道路次嚴部伍
次立期會此治戎備也甲以衛身冑以衛首干以扞蔽皆自
衛者長兵用弓矢短兵用戈矛鋒刃皆攻人者先自衛而後
攻人

今惟淫舍(音捨)牿(古毒反)牛馬杜乃擭(胡化反)敜(乃協反)乃穽(在性反)無敢
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呂氏曰戎備既修則師可出故繼以除道路○孔氏曰淫大
舍放牿牢[illegible]言放牧[illegible]
捕獸擭檻敜塞穽穿地陷獸[illegible]○愚曰傷
牿謂傷牿之牛馬[illegible]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
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音袁)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
常刑

呂氏曰師既出則寄曲當嚴此禁[illegible]也○賈逵曰牝牡相
誘曰風[illegible]○孔氏曰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新安王氏[illegible])
[illegible]○唐孔氏曰逋亦逃也○孔氏曰
勿敢奔越壘伍而求逐之祗敬復還商度賚賜也[illegible]
[illegible]越逐爲失伍不還爲攘盜皆有常刑[illegible]
[illegible]
攘詐孔呂刑○夏氏曰寇入盜物曰攘以言引人曰誘○新
安王氏曰壘牆曰垣常刑平時所行之法不以軍行加重(呂氏)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直里反)乃糗(去九反)糧(音良)無敢不逮汝則有大
刑

呂氏曰部伍嚴則兵可用矣故於此立期會戎夷並興今獨
攻徐戎蓋量敵之輕重緩急而先攻之也○葉氏曰征者上
伐下也敵國不相征言征則是承王命率諸侯以征之○孔
氏曰峙儲峙○馬曰糗乾糧○孔氏曰逮及大刑死刑也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音貞)榦(音幹)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音恭)汝
則有無餘刑非殺

唐孔氏曰指言魯人明更有它國之人○鄭在郊內遂在郊外
三郊三遂明魯人三軍[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曰兩寇勢重故悉起正副
之兵以應之○唐孔氏曰楨榦築之用楨當牆兩端者也
榦在牆兩邊者也○孔氏曰但稱魯人峙其楨榦道近也
[illegible]○夏氏曰築壁壘須爲捍禦以備不虞且攻
且守萬全之策也[illegible]○呂氏曰無餘
刑刑之者無餘但非殺謂降死刑一等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初俱反)茭(音交)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說文曰芻刈草也茭乾芻也○呂氏曰糗糧人食芻茭馬食

祖殺辭尤急故其刑不同○林氏曰刑非聖賢所忍言豈至用兵則不厭於三令五申所以重戎事而全民命也[illegible]

[illegible]

秦誓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illegible]還歸作秦誓

蘇氏曰穆公名任好襄公驩文公子○愚曰崤晉阨險之地[illegible]○唐孔氏曰[illegible]春秋傳公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illegible]

[illegible]

襲而曰伐發其罪也師未加鄭移兵滅滑書法宜曰滑而曰鄭誅其心也秦不伐晉而襄公敗之乘人之隙者人亦乘之也[illegible]進於善也[illegible]秦穆悔過推是心以往使同進於帝王夫子取此書附於帝王之末所以誘進天下皆可至帝王之域也

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唐孔氏曰士者[illegible]通稱○[illegible]○愚曰誓告之方也民人也○孔氏曰訖盡也若[illegible]盤樂也○愚曰人盡自順是理則多盤樂[illegible]○孔氏曰順理固多樂然見人有非理而[illegible]責之此無難也惟己有非理受人之責即能改之如水之流下是惟艱哉[illegible]○愚曰此皆古人之言深切公之病故公舉以爲羣言之首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愚曰逾過也邁行也遠也弗猶不也憂歲月之迅逝若不再來恐追悔無及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

王氏曰古之謀人謂以先王之道爲謀者[illegible]今之謀人謂苟一時之利爲謀者[illegible]○呂氏曰忌語辭也[illegible]之類公自述其過[illegible]非不知其爲古之謀人徒謂其不能就己而違之非不知其爲今之謀人姑樂其順己而親之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孔氏詩疏曰老人髮白而復黃○孔氏曰前雖則云然今庶幾詢問此黃髮則無所過[illegible]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張氏曰番番老成之稱[illegible]人○旅衆也通用[illegible]○孔氏曰愆過也○張氏曰有者納用之也[illegible]仡仡壯勇貌○夏氏曰不違可的合度無有違失○馬融曰截截辭語截削省要也○說文曰諞便巧言也○新安王氏曰諞言巧言亂是非雖君子亦爲之變志易辭○蘇氏曰皇暇也

多如人皆一多之之多○張氏曰尚有良士務德不務力也
執氏曰猶[illegible] 勇夫不欲尚謀不尚技也 [illegible] 不多有[illegible]
言貴良貴不貴言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昔方目此始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 音界 斷斷 丁亂反 猗 於宜反 無他 吐何反 技 其綺反
反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
好之不啻 失豉反 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
有利哉
三山陳氏曰昧昧有深沈之意○新安王氏曰微小曰介○
呂氏曰斷斷專慤貌○葉氏曰猗語助○呂氏曰昧昧之思
深潛篤至故言君子小人之情狀甚真其言危亂之狀甚次小
知者大受之戲斷斷無他技則賊之者 [illegible] 故其

心廣大易直休休然其如有容固心之本 [illegible] 所以退隱忌克
者小知賊之也其如者莫測其限量而難乎形容也○愚曰
美士曰彥通化曰聖技藝之末也聖德之盛也合小大而言
好又甚於若已有矣○夏氏曰口之所稱有限心之所好無
窮○愚曰是其實能容非勉強也○黎民或見衆典○張氏
曰亦者有彼而又有此之辭 [illegible] ○孔氏曰職主也
○愚曰好善之至如此則才德並用流澤無窮亦職有利其
言其利益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人之有技冒 莫報反 疾以惡 去聲 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
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孔氏曰冒蔽疾害也○愚曰違拂違背也不達俾才德者不
得通達 [illegible] ○孔氏曰

殆危也○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illegible]
斷 [illegible] ○禮記大學一介作一个猗作兮是能作
寔能亦職作尚亦旨作媢不達作不通
邦之杌 五骨反 隉 五結反 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張氏曰杌如木之動搖隉如阜之圮壞○愚曰榮茂盛也
○蘇氏曰懷安也○夏氏曰邦之不安由用一人如後所稱
者邦之安榮亦賴一人之慶如前所稱者○愚曰穆公深悔
前日用人之失故思得有容之士爲之輔相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書卷之十二終

書集傳或問卷上　　陳大猷

大猷既集書傳復因同志問難記其去取曲折以爲或問
其有諸家駁難已盡及所説不載於集傳而亦不可遺者
併附見之以備遺忘然率意極言與復涵蓄辨論前輩有
犯僭妄因自訟於篇首云　大猷謹書

堯典

或問堯舜禹湯先儒或以爲名或以爲諡何也曰陳氏謂觀師
錫帝曰虞舜曰格汝舜曰來禹咨禹曰咨四岳曰咨垂曰
咨益皆以名命之則舜禹當爲名舜禹爲名則堯亦名也檀
弓曰死諡周道也至周而後有諡則諡法始于周公〔[illegible]〕
名則湯亦名矣說者又謂湯名天乙改爲履此則不可知〔[illegible]〕
或問堯典孔程二說如何〔[illegible]〕曰二說皆善但孔專主常而則不及
〔[illegible]〕

可法之義專言道則不及政事可法之旨程專言法度非惟
不及可法之旨然言法而不及道未免舉小而遺大曰典以
常又訓法一字二訓可乎曰一字數訓者多矣惟其能常是
以可法惟其可法是以能常曰夏氏謂以堯舜之事載之典
籍故爲堯典舜典先儒亦取此說如何曰文籍所以謂之典
籍者以其籍可爲常法故以典名之而非謂典即籍也猶六
經謂之經者以其書可爲萬世之經故以經名之而非謂經
即書也如以典猶言則百篇皆典籍也豈獨堯舜之書爲典
哉

或問堯典爲虞書闕疑何也曰孔氏以堯典爲虞史所追録故
謂之虞書按左氏傳引舜典大禹謨皆云夏書舜典亦載舜
陟方乃死竊意舜典禹謨乃夏史所追録故夫子未正之前
止謂之夏書舜典爲夏書則堯典爲虞書明矣今舜典尚或

之爲虞書則是夫子所正也夫子既正舜典禹謨之爲虞書〔[illegible]〕
得不正堯典爲唐書乎夫一代之書必當題一代之名班固
作前漢史於後漢時止謂之前漢史未嘗題爲後漢史也陳
壽作三國志於晉時止謂之三國志未嘗題爲晉志也況夫
子斷自堯典以爲百篇之首豈肯獨仍其舊而不正其名哉
意其必有缺文也或謂堯典舜典禹謨皆謂之虞書以見三
聖守一道夫三聖守一道豈以是見哉此則不必辨

或問呂氏謂二典如易之乾坤何也曰乾坤二卦天地之道備
矣其餘六十二卦皆乾坤卦内之事件耳二典之書爲帝王爲
治之道備矣其餘諸書皆二典内之事件耳明道謂詩之二
南如易之乾坤亦以其包括一經之義而冠一經之首也

或問聰明諸家說如何曰諸說不出兩途泥於字面者則以爲
耳無不聞目無不見說其字而不及其意豈堯舜之外它人
皆聾瞶乎拔於義意者則以爲洞達無方旅其意而不及其
字則聰明何以即視聽而言乎蓋聰明乃譬喻智慧之辭古
人立辭如此者極多如防閑本末苗裔綱紀等字皆是假物
以譬事獨孔氏兼此二義其說確當曰既然矣不復注其說
何也曰凡孔氏但言聖人之德無所不及智慧之極則神智
周徹無所不聞無所不見之謂又所以補孔氏之未至也其
他附注多此類後不盡載

或問曰若稽古帝堯程說如何〔[illegible]〕
曰若當以古文爲正劉說爲善然程說亦非諸家所及

或問欽謂敬乃百聖相傳第一字其義何如曰人之於敬若
何而用力耶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蓋心者神明之宗也所以
具萬理統萬物應萬事其爲所貴之統會也故天地廣矣而
此心包乎天地鬼神幽矣而此心通乎鬼神八極至遠此心

後然而可遊萬里之遠此心倏然而可到斂之不盈握舒之彌六合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天下之至神也然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不在焉泰華當前而目不見雷霆震右而耳不聞不火而熱不冰而寒須臾有間天壤易位孰主其主而宰其宰哉亦曰敬而已敬者心法也即文王所謂宅心也即孟子所謂存其心求放心也即揚子雲所謂存神而神不外也即程子所謂主一無適心常在腔子裏也即上蔡所謂常惺惺法也即和靖所謂此心收斂不容一物也靜亦靜動亦靜無內無外無將無迎其虛也泰然其立也卓然其密也洞然其止也凝然其照也湛然一塵不留萬境呈露由是而誠意正心由是而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聖學之功用可全矣然學者非不知心之當存敬之當務也然心每未能以純乎敬者由知敬之為敬而不知所以為敬

則憚其難而莫適其安者皆是也夫宅心即是存非以敬而宅其心也存心即是敬非以敬而存其心也存神即是敬非以敬而存其神也以敬律心則敬與心為二物交戰而不相入而心反病矣是添却一重公案也是有事焉而復正也是積磨鏡之藥於鏡而反以病鏡也梏而不舒物而不化乃此心已非本然之心矣尚足以為敬乎相去一毛間千山復萬山[illegible]劉子曰敬在養神夫不曰以敬養神而曰敬在養神者明存養此心之神自作主宰不使昏散走作此即是敬不在他求也劉子之言又所以為論敬之要也觀實于熟之而已[illegible]以術此而實用其力然後有以體此[illegible]而實識其味苟知空言無益於得也

或問安安先取王說[illegible]後乃取陳說何也曰安安乃承上文欽明文思而言朱氏語錄謂安安乃重疊字蓋以上四者出於自然而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故言安安以極狀其安行之妙非有一毫之勉強也王氏雖說得兩安字然上言理之可安者則是於欽明文思之外別言理而下安字其味又未免失之淺也

或問孔氏以能訓克以至訓格而子所擇不同何也曰凡訓[illegible]以一字訓一字多得其近似未必皆究其全多人自以意體會之耳克本訓能又訓勝惟其勝之故能之晦庵亦以為克能訓能然能字不如克字有力故曰實能勝其事之謂克格于上下感格幽明皆極其至之意大學格物晦菴以為窮至其極默故曰極其至之謂格[illegible]明必包此三意而後無字意味方全故曰與廣光明之[illegible]字訓詁止訓[illegible]不必皆訓[illegible]如此乃功[illegible]德

皆有曲盡之意故曰勉而茂之謂親後字訓大訓敬故訓公以為大而敬之謂俊此類後多不載

或問格于上下林氏際天蟠地之說如何曰際天則但與天相際而無所極于天之意蟠地則但見深入而又未兼廣博之意也

或問克明俊德諸家多以為責自德如何曰上文言欽明光被已載堯之明德不應於此又言伊川東萊舉中庸九經之序尊賢在親親之先可謂有據東經言俊又俊民俊有德並是賢俊之稱俊之為義非所以名聖人之德也曰然則大學言帝典曰克明俊德皆自明也非歟曰經傳所引經文姑借以發明已意非必盡與出處之意相合如於緝熙敬止詩之本旨止字只訓助語而大學乃以為知止之止禮記中此類極多固難相律然此俊字止訓大亦豈所以名聖德哉

或問九族兼二說何也曰孔氏高祖玄孫之說正矣然角弓頍弁之詩刺幽王不能親睦九族曰兄弟婚姻無胥遠矣豈有異人兄弟甥舅則知兄弟者父族也婚姻甥舅母妻族也周官六行其孝友睦婣晏子言吏吾父族無不乘車者母族無不足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秦漢間說三族亦指父母妻族爲言則孔氏之說似失之狹歐陽夏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之說廣矣然不本於同出高曾以爲重似失之泛二說並存可也然歐陽之說父族四則以父五屬之內一也以父之女昆弟已之女昆弟及已之女適人者及其女之子居其四焉殊不知諸女已在父五屬之內了雖曰有服紀之可言未免失之支離以意度之則父族四者只是親與從及再從三從兄弟叔伯如此則與今世之五服孔氏所謂同出高曾之說一同母族三者則母之父之母族及母之姊妹族也妻

族二則妻之父族母族也或以高祖曾孫非己之所及見而病孔氏之說則其陋不待辨矣夫高曾卑己所同出之原下耳至玄孫曾孫則又以己爲曾高此即今五服之制古所謂小宗五世則遷者也豈必以其己之所盡見哉異氏之說錯經無明文然亦不可不知則氏已九者高之極九玄者孫之極然之親疏族之親自亦當親也

或問百姓之爲百官族姓何也曰據孔氏謂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爲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爲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爲宗主按史記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上古以德行尊顯者始得姓故百姓多指百官其後人皆有姓故百姓多指民然以觀其所指如何孔氏以此百姓爲百官者非特下言黎民不可重複然經言俊民用章五服以章有德與天明明在下庶明勵翼皆是指臣而言若以平章昭明爲庶民之事則非爾矣曰上既以明俊德爲

庶賢而此復言平章百姓獨非重複乎曰克明俊德是擇求用之賢兼在下者言之也平章百姓是正已用之官即在朝者言之也正如中庸言尊賢而親親而繼以敬大臣體群臣耳所謂正百官以正朝廷者也其公曰親九族之以俊賢者不可新者則也亦此事甲甲不宜明昌不事其功則無乎庠之若平章百姓一語足以深盡舜典命四岳而下半篇之義舉百官者帝之初一句足以盡舜典即位一節之義林少穎謂聖人之言約言之雖一語不爲寡詳言之雖百言不爲繁此後世能言之士所以莫能加也

或問羲和諸家以爲氏夏氏以胤征言羲和酒湎以爲羲和乃官名何也曰羲和蓋始以氏居官而後世因以名官亦猶伶氏掌樂而善後世遂以樂官爲伶官也

或問晦庵謂宅字宅度通用宅嵎夷之類恐只是去四方度其日景以作曆耳如唐將尚使人去四方觀星此說如何曰此

即蘇氏之說然欽職在曆象又宅於四極則所謂度日景之類不言可知王肅之說已包之矣亦猶林氏以賓出日餞納日爲候昏旦驗春秋以作曆也然彼說可以包此意而此說不可以包彼意也

或問暘谷諸家皆祖孔說子獨取王說何也孔曰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曰按洪範雨暘相對王氏以日出之處爲暘當矣唐孔氏推孔說謂陰闇而陽明故以暘爲明而不言所據字書中暘字亦不訓明蓋孔對昧谷而言故以暘訓明要不如王說之正

或問孔氏言中星與林氏異如何曰考論中星當以林說爲是林曰鳥火虛昴皆是分至之昏見於南方直正午之中星而孔氏以謂七星畢見不以爲中星故唐孔氏云仲春之月日在奎婁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翼軫在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而入於辛地則初昏之時角亢在

午氐房在巳箕尾在辰仲秋之月日在角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仲冬之月日在斗入於申地則初昏之時奎婁在午胃昴在巳畢觜參在辰信如孔說則是鳥火虛昴當分至之昏皆見於巳非正午也何以爲四方中星哉王肅覺其非遂謂宅嵎夷孟月也日中日永皆中仲月也鳥火虛昴季月也此說雖與天家偶合然分孟仲季非書之意蓋二孔王肅皆不知曆家有歲差之法以月令日在某宿而求之所以不合按曆家自北齊向子信始肯知歲差之法以古曆指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月令日在其宿比之堯時則已差矣以日會月在某宿求之中星宜其不合矣故唐一行云日在虛一則星火星昴皆以仲月昏中而沈存中亦云堯典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以是知歲差之法乃曆家之所通知特先儒未之思耳蔡氏曰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爲天以歲爲歲乃立差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未爲精密也

書[illegible]卷上　七

或問林氏吳氏蘇氏明農事至秋稍暇老弱可以漸休故曰夷程氏謂秋成民獲卒歲之樂而心力平夷子從程說而刪去民獲卒歲之樂一語何也曰二說皆善但蘇則主民力而言程則主民心而言除去民獲卒歲之樂一語則語意圓而無不包矣此類後不盡載

或問諸家所言分至晝夜刻數不同何耶曰唐孔氏謂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短四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中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之出沒爲說天之晝夜以日之出沒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晝則晝多於夜復五刻古今曆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晝長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秋分晝亦多夜五刻此不易之法也然按今曆日分至晝夜刻數則與馬融之言同意亦以日之出入分晝夜歟

或問諸家皆以歲一周爲春[illegible]而子謂春三百六十六日以爲指兩冬至而言何所據乎曰此出洪範疏以百中經考之無兩歲冬至相去必有三百六十六日二十四氣皆然不然則有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中間有閏無閏皆然此其可攷之明據也[illegible]

或問象恭滔天爲衍文何也曰林氏謂蘇氏以滔天爲滅天理則與下文滔天爲二義孔氏以爲與下文義同矣然謂其未際天

書[illegible]卷上　八

滔滔可也象恭云滔天其義不通故[illegible]此二字亦晦庵以爲衍文也

或問林氏祖史記以瞽瞍爲無目而疏孔說何也曰孔說瞽必有據若果無目則何以能肆其頑嚚所謂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亦何自見之而允若耶

或問吕氏說釐降謂舜於二女嬀汭之分理之使有帝女之貴下之使不驕如何曰釐者凡事理之使皆當理也降者使降心下意以相從也非止正嫡庶去其驕而已

或問王氏以釐降爲下嫁李氏以欽哉爲竟戒女嬀汭兼取其說如何曰林氏謂此說亦通但如此說則一篇所載惟及乎竟之妻舜而不及乎舜此說是也曰吕氏許嬪虞之事不載何也[illegible]曰此但說得舜自身中所處

之事未說得舜能使二女亦會處此事也故移注於我其試
哉之下注類于虞之下則未盡也
舜典
或問歷試諸說如何曰東萊之說至矣陳氏及新安王氏之說
雖未免以後世事體論聖人亦不可不知[illegible]
[illegible]
或問三山陳氏勳華之說如何[illegible]曰林少
頴謂舜言華堯言光此說已善堯居帝位成功為大故先言
放勳舜方登庸未有功可言故不言勳而先言華也
或問左氏傳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
元布五教于四方內平外成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
八凱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此事當在舜試之
時而書以為舜自為之何也曰堯以五典百揆之事試舜而

書問 一 九

舜能舉賢以為之則亦無異於舜之自為也
或問史記載烈風雷雨弗迷如何[illegible]林氏曰史記之說[illegible]於妄[illegible]自
[illegible]
謹徽五典以下皆是試舜之事則納于大麓亦是試之則試
之時安知天之必有烈風雷雨而觀其迷與不迷耶[illegible]曰
[illegible]
天要之必是如孟子所說主祭之事但世代久遠不知大麓
為何地耳
或問孔氏以在璣衡為審己當天心與否如何曰林氏謂堯試
諸事已足以驗天人之並與矣使其不當天心不符人望則
不授之而已既已授終文祖乃始審天心使七政有失度則
將奈何古人授受之義不然也此說是此後有去取照然可
見者不復盡辨

或問七政者諸說如何[illegible]
氏曰以人之所取以正也。蘇氏曰陳氏[illegible]說主天而言政唐孔
說主說于人而言政然主人而言要不若主天而言但蔡謂
正四時行萬事則不然日月五星所以成歲功豈止正四時
而已不若陳說為當然猶未明故推其意而足之曰人有政
耳天豈有政乎曰此乃設為譬喻之辭猶五星謂之五緯星豈有
緯乎以其變動異於經星故謂之緯北斗謂之天樞天豈有
樞乎以其持造化之綱故謂之樞日月五星司天之政亦猶
人之有政也故以政言之耳唐孔氏說亦微有意故附見之
或問日月星之所以光者如何曰凡氣之精英者必有光日月
星皆精氣之上浮者耳人之目亦然日月者陰陽之精氣也
五星者五行之精氣也張衡靈憲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
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

書問 十

或問渾天之說如何曰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
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
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
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illegible]
[illegible]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
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
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
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
夏至日道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
極一百一十五度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斜而
迴轉此其大率也。陳祥道曰天繞地而轉一晝一夜適周
一匝又超一度天左旋日月違天而右轉日一日行天一度
月一日行天十三度強天之旋如磨之左轉日月如蟻行磨

上而右轉磨轉逆而蟻行逆故日月爲天所牽轉至於日没日出非日之行乃天運於地外而日隨之出没也○朱氏楚辭注曰天積氣耳形圓如彈丸朝夜運轉其中乃樞軸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剛風旋轉然者爲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剛風旋轉之中故兀然浮空久而不墜黄帝問於岐伯曰地何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其曰九天其圍九重則自地之外氣之旋轉益遠益大益清益剛究陽之數而至於九則無復有涯矣○河南邵氏曰或問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

或問六宗諸家多取[illegible]之說[illegible]林氏蘇氏取孔氏之說[illegible]如何曰林氏以昭穆不可言宗夫祖宗專言則分別之則有功德之辨泛言之則自祖而上皆可謂之祖宗如大宗小宗皆稱宗祖廟則稱宗廟器則稱宗彝豈必有德然後始謂之宗乎以三昭三穆爲六宗於義亦通蘇氏謂受終祭太祖而不及六宗類帝之後祭六宗而不及太祖以是爲疑夫謂受終祭太祖則并告六宗可知後祭六宗則并祭太祖可知蓋先後互見耳蘇氏不疑類帝而不及地示謂可以類推顧於文祖六宗疑之何也曰若是則受終與禋爲兩祭宗廟不幾於瀆乎曰先是受終後是告攝位或是二事亦猶今士大夫前是受差除告廟後是交割祭廟亦何嫌乎此二論皆未足以破張髦之說要之以昭穆爲六宗終是經無明據而孔氏之說有合於祭法及家語故以孔說爲主而附張說焉

或問漢儒六天之說謂天皇大帝又有五帝五行精氣之神夫上無二王尊無二上二猶不可況於六乎曰趙伯循曰帝必及五帝者五帝功多遂爲五方之主即月令其帝太皞炎帝黄帝少皡顓帝是也以其功高故歷代祭於四郊祀之次於天也

或問祀上帝不言地示何也曰蘇氏曰凡祀上帝必及地示春秋書不郊猶三望書曰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柴祀天也望祀山川也而禮成於一日祀山川而不及地理必不然是知祀天必及地也詩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漢以來學者攷之不詳而世主以出其私意五時祭帝分張祀右十二王[illegible]始合祭天地世祖以來或合或否唐明皇始下詔合祀以至于今學者疑焉不知祀天必及地蓋自舜以來即然矣

或問程說曰覲四岳羣牧如何[illegible]一[illegible]日也曰四岳在朝之大臣羣牧不過十餘人所以日覲者非止爲其來之不齊蓋欲朝見以圖政也

林氏非唐孔氏正新君之說甚善附見于此[illegible]

或問五禮孔氏以爲吉凶賓軍嘉之五禮諸儒多從之今從程說何也曰陳少南推程說曰修五等諸侯之秩序故以數定其等差非謂修五禮而又修五玉也愚按五禮依程說則於下文義順如孔說於唯下文無所續而於諸侯事亦不甚相切夫既定諸侯五等之禮則吉凶賓軍嘉之五禮皆在其中而

紱禮樂改制度易服色之事皆可推矣
或問五玉孔程諸家皆謂即五等諸侯所執之瑞而新安王氏則以五玉爲贄而與五器共爲一物何也曰以理推之不應以所執之瑞而爲贄新安王氏辨據已詳按周禮大宗伯及小行人言五瑞則曰元圭信圭躬圭穀璧蒲璧而大宗伯言以玉作六器則曰蒼璧黃琮青圭赤璋白琥元璜與小行人所言六幣圭璋璧琮琥璜同注云六幣所以享也則五器非五瑞明矣
或問羣后四朝孔云各朝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何如曰林氏曰諸侯各朝於方岳上文肆覲東后如岱禮如初如西禮已備言矣不應於此又言信如此說則是諸侯惟朝天子于方岳而未嘗朝京師也必無是理曰四朝爲四年一朝固然矣然二說不同何也曰葉氏謂侯綏要荒各年一朝四年而周是一歲朝一服之侯也夫聖人詳內略外要荒之君必使尚僻陋隔直與侯綏之諸侯均責其四歲一朝乎周官止言六年五服一朝而不及於四服記言四塞世告至正爲此也孫氏謂甸服之君朝夕見焉故無朝覲之禮夫唐虞甸服未以封至侯服始有采謂甸服之有君已不合矣至謂侯服一年一朝則是侯服四年之間四朝也以綏服二年一朝則是四年兩朝也要服三年一朝則不及四年而朝也惟荒服爲四年一朝耳餘之四朝之數皆不合陳要荒以無四年一朝之理曰然則鄭氏所謂其間四年四方諸侯來朝于京師其詳可得聞歟曰此固不可強爲之說或是一年朝一方之諸侯如巡守之分四方亦未可知而要荒恐未必與也此當缺疑曰孔氏謂堯舜同道舜攝如此則堯可知如何曰舜攝位之政凡三事定巡狩朝覲之禮舉十二州封域之制正刑流赦贖之法以從二事參之疑然行朝覲亦有所參定也
或問王氏說封山則材木不可勝用濬川則穀米不可勝食謂氏推其說以爲此王道之始正合孟子之言何如曰合孔陳二說已盡肇州封山濬川皆踵理地勢之事故連言之王說乃濬畎澮之職不應言於肇州之後兼如王說則是盡禁天下之山而非止於名山濬川亦止說得與利一邊若以爲王道之始則何不及分田制產之事乎
或問子既從其說以五刑非肉刑則典刑果何刑乎曰自漢文除肉刑至今日自死刑之外所用止笞杖徒流虞之制亦猶是歟曰林氏說律所謂未獲者敘之已獲者赦之如何曰縱謂稍其身放歸所其罪敘者以赦赦而後遣故連言之非謂已獲與未獲也東萊鄭氏雖以與尹爲內刑然大意亦卌見于此[illegible]
[illegible]
或問蘇氏謂四凶之罪莫辨其詳林氏謂四凶之惡其始見用於堯其終見罪於舜皆自爲之耳舜豈有心哉葉氏謂三苗見於經者凡三曰刑言遏絕苗民在命羲和之先此所竄在禹治水之前大禹謨征苗在禹攝政之始[illegible]蓋世濟其惡非一人也林氏謂說者以洪範言鯀則殛死遂以殛爲殺非也使其當殺直肆諸市朝足矣何必於羽山所謂殛死正如後世中傳言貶死也當從本傳所言數說皆善
林氏曰書所載於名分之際最嚴蓋權其去就疑似以起後世異同之論也如舜之居攝未嘗稱帝故於命禹猶曰以見前此未嘗稱帝也周公攝政亦不稱王故於多方言周公曰王若曰以見周公雖攝而號令皆以成王之命也而後世猶有

謂舜南面而立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周公負黼扆以朝諸侯於明堂者蓋妄說也唐孔氏謂舜本以百揆攝位今既即位故求賢其代己此說是也蓋舜雖受禪其實猶百揆之官但攝行天子之政耳而堯之位自若也堯崩舜服喪然後告廟即位方詢四岳求其可為百揆者以代己之位則是舜居百揆餘二十年然後禹代之蓋名分之際其嚴如此也愚按此說有補於名教故謹其要於集傳又附其詳於此

三山陳氏說明目達聰蓋前輩所已言然文意明暢因附于此

[illegible]

或問明四目達四聰諸家謂舜不自視用四方之視以為視不自聽用四方之聽以為聽如何曰此說雖高而未免於過夫釋經者但當順經文以明正意不及者則有欠說之病過之者則有衍說之病夫經有其意而發明不到此欠說之病本淺而鑿之以為深本近而迂之以為遠此衍說之病夫明四目達四聰不過謂使四方之聞見皆無壅於上耳推其本原固出於舜不自用其聰明之所致然遽謂舜不自視聽用四方之視聽以為視聽於經文則本無此意乃抗而過之者也甚者反差釋經者此病多矣

或問奮庸熙帝之載諸家多從孔氏以庸為功以載為事如何曰上文亮采已為事矣既言奮功而熙事不應重言亮采惠奮功而始及熙事順事而始及於此事亦失其序如今說則文意妥順無上所云之病林氏謂百揆職重以為惟庸熙載為有已試之效者將用為百揆其效未著疇乃未試之效其於捐禹作司空及汝平水土之語皆相協此說亦通但有能二字不順耳

或問蔡氏朱氏說禹作司空如何[illegible]曰此說文義雖順但禹平水土在舜徵庸之初八年而水土平舜自攝位至此已二十餘年謂禹以司空兼百揆固無害然以為復使之平水土則不然

或問五典蘇氏從左傳以為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如何曰林氏謂中庸論天下之達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人倫盡於此五者敷五教於人而君臣之義夫婦之別朋友之信豈有忽而不教者哉當以孟子之說為正曰孔氏以敷訓布而子謂敷者宣而布之何也曰敷有敷位敷布二義宣謂闡明之布謂班行之兼此二義方能敷

教曰蘇氏謂教民必寬而後可急則以後為急否則相率而為偽此說如何曰此說亦可互相發明若更添急則拘迫不能有成之意則尤善也曰教亦多術矣豈專在於寬乎曰教人者易以欲速而受教者難以速成易於欲速則於疾厭倦之所自生難於速成則齟齬扞格之所自起故夫子言誨人不倦必世後仁皆是貴寬之意既以敬為主則所以敷之者無不至特慮其失之迫耳故言在寬曰寬則得無幾就之患乎曰主於敬而行之以寬自不至縱弛也曰子採呂氏之說謂為令浹於人漸漬而奏辭不幾於贅乎曰含洪廣大以度量之寬言之漸漬以積久以期日之寬言之則寬之意義方全也

或問惟明克允夏氏謂惟明則能原情定罪得其允當文義為順今用孫說何也曰用刑者非但取其明而已蓋徒明則過

於察而流於苛故慮其聰明以致其忠愛如得其情則哀矜勿喜故知孫說為善

或問蘇林氏言兵刑非一官何如 [illegible] 曰兵乃刑之大者唐虞以德化天下士官之設已非得已隆古之時兵既不常用但寓之於士官兵刑合為一官所以見聖人不求詳於此蓋仁天下之深意也蘇林疑其說者以士師不可為將帥耳夫為將者非必盡是掌兵之官如今之兵部樞密皆掌兵而未嘗為將蓋若唐虞平時兵政止以士官兼而(?)如今世之制故征苗自屬之大禹而不以命皐陶也夫工虞之微且列於九官使其果有司焉豈應置而不言乎夫唐虞兵刑之官合為一而禮樂分為二成周禮樂之官合為一而兵刑分為二蓋帝者之世詳於化而略於政王者之世詳於政而略於化此世變升降之異也

或問無垢張氏說若予工謂因萬物自然之理而為之制作損(?)改張說何也曰無垢所言雖善乃聖智創物之事非百工之事也不若張說為當

或問林氏說虞官正合孟子之言 [illegible] 而不載何也 [illegible] 曰孟子所言乃為治之初將以厚民耳其曰不可勝用者乃為民而殖物也帝舜所言乃成治之後推以愛物耳其曰若草木鳥獸者為代天而理物也氣象固不侔矣然舜之言自足以包孟子之意孟子之言則不可包舜之意也

或問直而溫而下四句荊公以為此教者之事諸家多取之如何曰晦庵謂如此說則於教胄子上都無益謂直溫剛簡殊非施教者之事王張氏雖強引經據於理殊非所安也

或問蘇氏謂九官舜有不問而命者臣有受而不遜者皆隨其實如何曰古者君臣皆以位為遜而不以位為榮其所以遜者非姑為是文而虛遜亦非謂才不足當而遜也蓋其謹重不忽之誠意發見自不容已東萊謂習王述見時人多遜官以要譽不遜而受以矯虛遜之弊要之虛遜固非述亦未為見理者也述誠不識所謂誠實之遜蘇氏謂隨其實而不遜王東萊論王述之意而不問而命不遜而受乃後世直情逕行者殆非唐虞敬謹之氣象也王孫氏之說已當

或問夏氏言九官自稷契而下皆舊有職任夔典樂已久故以擊石拊石自敘於舜若舜如何曰若然則稷契等何為無辭乎舜方命以職而遽自述其功必無此理亦非史氏敘事之體以上下文考之其為益稷篇錯簡衍出無疑

或問舜繼堯不應廢羲和之職舜典止及四岳九官羲和職兼天人反不與何耶曰典謨皆彼此互見舜在璿璣玉衡則命羲和可知且九官十二牧堯時豈應無然略不及者以舜典見之也然則堯典不載九官十二牧舜典不載羲和亦互見耳

三山陳氏說陟方亦善 [illegible]

或問子多缺疑何取於明經乎曰夫子沒經於三代之末尚以及史缺文為言孟子言書於戰國之時猶以盡信書為難況書經秦火漢儒之餘傳於老翁幼女之口孔安國自謂以所聞伏生之書定其可知者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觀論孟

經傳所引不同處不可該舉今理者於千數百年後乃欲以
無疑為篤而強通其不可通之說其未安宜矣

或問子夫取諸家之說專以順經文為主而尚簡何也曰傳注之體固如此且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天生烝民也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只就中添四箇字意味自長又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只就中退十六字移兩斯字曾不費辭而意味無窮此聖人之釋經也如此此即傳註之祖也謝氏上蔡謂程明道說詩不立訓詁只添一二字點撥地讀過便使人有悟正得孔子說經之體至如中庸言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氏注云作禮樂必聖人在天子之位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晦庵注云盖百倍其功如此之類最佳諸經注疏於義理雖未盡然順經文簡而不繁最為得體曹操注孫子杜預注左傳皆不自作文本朝諸儒釋經始自作文然非傳註之體也曰易之彖象文言及乾坤二卦文辭子曰以下豈非自作文乎曰此所謂十翼盖自為一書以為易之輔至王弼注易始析而附入之非可與烝民詩滄浪歌之說同論然諸卦彖象亦是順卦辭文辭以釋義而不釋字也

大禹謨

或問帝舜申之孔氏謂重申也重美一字如何曰此說謂舜因臯之謨而重美其功因禹之功而重美其謨耳雖辭有淡亦是當時乃功之語終不若申述不留之意為平安

或問三山陳氏說曲吉迪凶如何〈[illegible]〉曰如此

則是非望之福可以捨道而倖得不可逭之禍可以從逆而苟免也抑不知捨道而求福決無得福之理縱或得之乃所以為有道之禍耳從逆而免禍決無可免之理縱或苟免乃所以積禍而滅身耳此正與世俗所論禍福同非聖經之旨也

三山陳氏說尚存罔覺一節亦[illegible]〈[illegible]〉

或問刑期于無刑莫只是辟以止辟之意否曰辟以止辟則是截然以刑而禁其不犯如舜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者是也刑期無刑則有哀矜惻怛之意在如象盖不得已曰然則成王之說非歟曰才添乃辟一字便有不忍輕用之意其味便不同也

或問不矜不伐之說只是無非不遠只說遠矣亦備載何也曰意味雖淺於呂然亦各有一意以備諸說而後經意之全不可盡以一說為限界此類多矣後不盡載

或問曆數聖人亦言數乎曰數見易大傳詳矣聖人何嘗不言但不泥此而忽人事如後世符讖耳邵康節之學專主數然其言禍福則以為不由天地只由人故伊川謂數學至康節方有理則子明從說謂人事兆未然之機卜筮明將然之應則數亦未嘗不係於人事二說皆有理也曰然則二說如何曰孔以曆數為天道意頗包涵吳說孔說專指曆言一守指數言朱大意指數言而以曆為證喻援易大傳止言數而不及曆[illegible]典止言曆而不及數曆與數自是兩事

或問心之知覺一耳發之於人欲則為人心發之於道義則為道心而所以為心則一如何曰譬猶水火用之於灌溉烹飪則是道心用之於漂溺延燒則是人心然所以為水火則非

有一也譬人之強勇用於爲善則爲道義之[illegible]用於爲惡則
爲血氣之勇然豈有二勇哉但人心之說不如晦庵之合正
曰或謂動而雜者爲人心故惟危靜而無爲者爲道心故
惟微如何曰心苟合道動亦道靜亦道也豈特靜者爲道而
動者非道哉此老莊所謂道非吾儒之道也

或問率百官若帝之初若言如豈不可曰訓順則有奉承之意
訓如則意輕矣故屈孔氏釋若不得爲如舜典言欽若曰如
初者皆不言若則知此若爲順也

皐陶謨

無若言謨明弼諧文意暢亦可發明蔡氏之說 [illegible]

或問蔡氏以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illegible]不詳矣

不載何也曰所謂思永者思其敘久之意若如何而謂所擇
以自修耳世爲天下法則但指其善者而言其意不若蘇氏
所舉禮記之言全備兼此亦無思義此蓋嘗近似而未全者
也曰既欲世爲法則則其敘思於善否不言可知曰釋經之
體但當依經釋義若轉轉推去固是可通然不免因蓋及車
因車及馬而枝蔓入於支離之弊不若於蓋說蓋於其說重之
爲有味則也此類多矣後不盡辨

或問龜山言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蓋天子
不得私故所賞不言我如何所罰當然於天故不言我若
謂因朝市之迹遂不言我則與天又隔一涂後世爵人刑人
未嘗不於朝市豈盡合於天哉

益稷

或問安汝止諸家多作心之所止如何曰言止則身心與凡事

皆在其中獨指心則遺其餘矣且無經據

或問呂氏說臣作朕股肱耳目謂君臣相須爲一體不載何也
曰相須爲一體則君猶未免自作一半意未嘗不若馬氏
謂君但爲元首者之爲明淨也

或問絺繡鄭讀爲黹當矣復附孔說何也曰觀葉氏說則孔說恐
有所傳故存之 [illegible]

[illegible]

或問樂之所以爲形見感召者如何曰天地之間有此理則
有此氣有此氣則有此聲猶人之喜則有笑歌之聲怒則有
咆哮之聲悲則有號哭之聲其中實裕則其聲和其中忿躁
則其聲厲故治世之音必安樂猶人之喜而有笑歌之聲也
亂世之音必怨怒猶人之怒而有咆哮之聲也理動則氣隨
氣隨則聲形皆實理之不能不著欲掩而不可得者也此所

謂形見者也天地之間惟聲音之感人也深幾笑歌之聲則
欣欣然而樂聽悲泣之聲則戚戚然而哀故嘽諧之聲作而民康
樂邪僻之音作而民淫亂是以先王作樂宣播八風溝達和
氣闡發情性移易風俗此所謂感召者也樂之所以可觀治
忽者以此也曰然則萬寶常之知隋亂者何也曰隋之將亂
當時有識之人如牛弘房喬皆預知於極盛之時則其氣已
不可掩於聲樂之間而其聲音之感召又不能無之 [illegible]
喜而作樂樂固因人而和而人又因樂之和而喜氣 [illegible]
而作樂樂固因人而悲而人又因樂之悲而哀思愈增不形
見感召更相生矣曰寶常初欲改樂隋君不用使隋果用寶
常之樂亦可以變其聲音之和以延隋之治乎曰使寶常爲
之固亦不能掩其形見之實而其所感召者要不爲無補矣
古人修德以爲樂之本而以正樂以養其德之和未有徒[illegible]

是貝通本末之論也

或問林氏言堂下之樂以管為主者貴人聲也如何曰貴人聲之說固有理然筆亦是人聲而變於後又似未通

或問胡氏蘇氏說如何 [illegible] 曰蘇說固未足以盡韶樂之全而論聲律有理不可不知

或問諸儒皆謂擊石以見八音于則尊指言石不待衆音而已足以感人物果有是理乎曰古之善樂者以一器而致物者多矣故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史記載師曠鼓琴一鼓再鼓而致風雨又况皆不待它器之奏然擊石拊石而感百獸固有此理况見舜德之盛韶樂之美感格之妙如此也

禹貢

禹獨以貢名篇夏氏之說亦詳 [illegible]

或問無垢張氏任土之說如何 [illegible] 曰文句似善意實不然古人 [illegible] 固不責其所無然有而不貢者後世尚多有之況古制乎今言不發其所有則凡有者一物不遺也不強其所難得即是不責其所無也兼止及有無則不包輕重多寡之意不如馬說訓詁切而意包也曰新安王說如何曰此說於與地利為切然此任亦包彼任之意要之合二說意味方全故附而是之 [illegible]

或問孔氏說奠高山大川為表記祭祀只秩說者多非之夫古人飲食必祭出行則祖道登事則祭軷祭旅待四至望其

望州禹平水土乃非常之大役而不先祭告可乎曰其定祀山大川為說乃其治水之大規模在是其定之之後因而祭告固不可謂之無若以為專為定祀典設則略其大而言其小是禹自無治水規模而徒倚神力以倖其成也曰舜典巡行自載柴望非為曰巡行而首其柴望以見天子承天以臨百民之意其事與治水不同所以旅山載於汎殺其意蓋可見此下文巳三言旅山不應於冀州又言也

或問禹敷土林氏夏氏明敷土而敘之非若鯀之以土湮水如何曰禹之治水隨其勢以導之使由地中行而豈一敷撥其土而鋤孫之哉朱呂之說不可易矣餘說有當存併附于此 [illegible]

冀州

九州次第林氏之辨亦詳 [illegible]

禹貢山川多以孔安國漢志為據 [illegible]

或問林氏言鑿龍門止就淺狹處鑿而廣之何以知其然曰禹貢凡施功處或治或修或續或又皆隨輕重載之使其果如鑿遂之說則它處用功皆不及此之多何以止言載與治而略不及於鑿斷之跡耶

或問孔氏及蘇王諸儒之說漸濟新安王氏以為非如何[illegible]曰漢[illegible]
孔氏去古近蘇王諸儒皆至中原所謂漳者宜親見之新安
王氏言漳之源流雖詳恐未以是為之據姑兼存之近世人
未嘗身至中原故未敢從
或問常衛大陸既從於帝都故言於田賦之後如何曰朱呂之說
已盡若所當治爲豈以其遠而後之哉岷嶓之於梁弱水之
於雍豈不遠乎
或問孔氏謂大陸之地已可耕作春秋傳[illegible]獻子畋于大陸也
說云河東北流過漳水千里至大陸為地腹則皆以大陸為
地也爾雅十藪晉有大陸郭璞曰今鉅鹿北廣阿澤是也杜
預謂昭嬰嶷若大陸澤山海經謂大陸之水皆以大陸為澤
也當何從乎曰皆是也謂大陸為地者蓋以陸名地也謂大

陸為澤者蓋大陸之傍有澤而因地以名澤也今經言大陸
既作則是大陸之地已可耕作而澤則非可以言作矣故當
以孔說為當譬如言錢塘既作是錢塘之地可作豈可因錢
塘之名而指為江水之作乎
或問新安王氏謂北方地寒故服皮南方地暖故服卉何如曰
非也此自言各有所出耳北方皮服豈夏亦服之乎南方焦
葛豈冬亦服之乎如言處米絲紵皆南方所出然非卉服也
夾右碣石新安王氏之說亦可采王氏曰夾右碣石[illegible]
[illegible]
或問河入海之道曰新安王氏辨之詳矣王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兗州
或問濟濟之別林氏曰濟字今從水從齊而古文書周禮職方
班固地理志皆從水從泲按說文從水從泲註云兗州之泲
其從水從齊者注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則此二字音雖
同而義實異後世以從水從齊者為兗州之濟其實乃字之訛
也當從古文為正
或問厥賦貞缺疑何也[illegible]
[illegible]
貞為正著矣然林氏謂兗雖之賦不應甚薄六而九州不應
獨無下下之賦則至當但林氏以兗州最後成功於州為第
九然州之高下豈可以成功之後先為定哉歐賦貞在兗於

田之下而不言州則文義亦不順葉氏下下之說固是然謂
賦以薄為貞豈他州之賦皆非其正乎孟子言輕於堯舜者
為貉道重於堯舜者為桀道故古人以什一為天下中正豈
但取於薄乎皆未免牽強故缺以待知者
徐州
或問林氏以墳墳為一壤如何夏氏曰諸州有一種者必析而
言之未嘗併言知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是也如豫之土也別
二種言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徐豫之下土又有墳壚二種哉
然則填墳者為坑而墳也
或問淮泗與河通之道蘇氏從新安王氏之說如何[illegible]
[illegible]

之全四也記王濬代吳杜預之事曰是下宮但敢於陵水自 江入途泗亦行河而上振疏是郡以亂秦漢賀書有此水

道非揚州劃汶也○王氏滑入河溢為滎會于河曰蘇說謂 之又江于淮泗入海由淮入泗由蔡而達于河也

決渠相通也

上說謂本水自相入也要之二者當隨其所便不可指一處

一旦如今之浙江自錢塘入海大江自毗陵入海由浙江達

大江者自浙江入海轉海達大江亦可也自浙江入裡河轉

達大江亦可也或遵或徑各隨所便要之經既謂之達則當

時必有可達之道不必以後世之通塞而疑禹迹之舊也

揚州

或問林氏謂陽鳥乃地名其地可居非謂雁居也如何曰春秋

恬裕齋藏版

時鄭地有鳴雁漢有雁門郡近世永嘉有雁蕩山皆因雁而

得名意者雁之南翔居于此地故取為名水退而地可居也

歟此說亦通然孔呂之說自穩愜

或問三江之辨如何班固曰南江從會稽吳縣入海中江從丹

陽蕪湖縣東至會稽陽羨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入海王氏

之說亦非陽羨今常州宜興也一江也 由淺一江自吳縣無錫書即松江也 東坡辨之曰固雖取

支流小水以應三江之數如使此三者為三江則是與今京

口入海之江為四江矣京口視此三者猶畎澮耳道遺其大

而數其小何邪韋昭曰松江浙江浦陽江新安王氏辨之曰

浙江自杭言之曰錢塘自越言之曰浦陽一江而二名耳昭

析一為二并松江為三失之矣郭璞曰岷江浙江松江新安

王氏辨之曰璞並松江浙江之小以匹岷江之大未為當新

安王氏曰江有中北必有南江今江流至蕪湖有支江分于

縣南此中江也至于銀林而絕當二州來此江之下流病于

湮淤故其後至溢以堂之是以中江不復東流然則中江之

未塞也北江行于毗陵之北中江流于陽羨之南其波之溢

爲注于巨區而松江出焉愚曰此諸說皆據震澤而求三江

也朱氏謂諸儒不明章句訓詁但以下文震澤底定相屬以

求三江不知此書當句自為文既者皆已事之辭非與

下文趣為大經于導江導漢皆言自彭蠡出為中江北江耳

恬裕齋藏版

非指近震澤小水言之也蔡氏曰漢至大別南入于江爲南

江與中江北江而為三 此吳說同 愚曰此說蓋于彭蠡之上下

求三江也蓋蔡則共為四江矣夫漢之在大別之上則為南

江在彭蠡之下則為北江是一江而為二江也

蘇氏曰豫章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為南江岷江江之經流會

彭蠡以入海為中江漢自北入江東會彭蠡為北江此三江

自彭蠡而下則三江為一過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二矣

而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以別味也此三水性不相入

故川雖合而味異故至今有泠之說唐陸羽知味三泠相雜

[illegible][illegible]雖而不能欺不可誣也濟入河而溢為滎亦然 附 音 愚

曰此說蓋于彭蠡之上而求三江也經謂彭蠡之下爲中江北江則不合矣

東陽馬氏曰三江不必以別爲味但三處江合而爲一故以長江爲三江也愚曰此說于今日之長江雖合然槩之經文中江北江則不侔矣

曾氏曰考于地志豫章之川如彭水鄱水淦水之類凡九水

好嵇齋藏版

合於湖漢東至彭蠡入江此九水並南江也南江乃江之故迹非禹所導其後禹導漾水入焉與豫章江合流而水之派分爲南北故漾爲北江又其後導岷山之江入焉其流介乎二江之中故爲中江北江中江皆禹所導南江乃其故道耳故經不之志（程氏曰[illegible]）

愚曰此說比諸家尤有理但經無明文未敢以爲實新安王氏謂按今大江所行以求三江猶按漢大河所行以求九河其不可得明矣此言爲當

或問九州田賦古今高下不同何也曰禹貢揚州田下下梁州田下中李唐則以江淮爲財用淵藪天下號揚一益二以戶口之廣故也雍州田上下秦隴渭中爲陸海黃壤中地畝直一金至後世則爲荒落之墟蓋地力之升降皆由人力之多少也

或問孔氏江淮相通之說如何（[illegible]）曰孔林蓋沿之一字故不察遂以孟子爲誤今淮南湖港入江者不可勝數後世穿鑿通所難通者多矣江淮相近地平如掌轉輸之挽接溝澮之灌溉歷唐虞三代豈不能穿渠以相通而必待吳王創之乎曰傳謂吳王始通江淮何也曰意者中間或湮塞而吳王復通之亦猶世謂隋煬帝始開汴以通淮河也曰禹貢言淮泗入海而孟子則謂注之江非與曰注者或是相注流通未必稍其盡入江也若如孔說則水道不應如是之迂曲

或問九江之辨[illegible]

九江曾氏曰禹貢導河曰東過洛汭北過降水蓋洛水降水入河河則過之而已導漾曰過三澨[illegible]導沇曰過漆沮蓋大水受小水則謂之過二水相受小大均焉則謂之會江合九江謂之過者言其源有九小於江故也如江分爲九道則經當云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於導江當曰東爲九江不應曰過九江[illegible]

晦菴或曰洞庭可謂巨浸而禹貢周職方皆不載何也曰或者洞庭禹時未爲澤而後世始爲澤歟且巢湖亦巨浸揚雜說載晉時巢縣始陷爲湖然則禹貢之與洞庭亦豈如巢湖之類歟後世舊湖湮塞而平地爲湖者往往有之古今事遠固難齊也或以今世南方山川與禹貢所紀或異遂謂禹迹不及而誤載縱使禹迹果不到其所其事乃入職方九牧之流豈其圖上聖人且載之經以示萬世乎禹貢山川至周職方所紀已不能同唐人謂鑑湖八百里今僅存一港此何異見今日鑑湖而疑唐人爲妄乎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從古所有今日親觀亦多若以聖經爲不足據則何書可據耶此則不必辨

或問厎貢厥名或謂貢其名耳理或然之不示武不責其實見聖人之不尚武何如曰聖人除戎器以戒不虞奮武衛以安中國四時田獵不忘習戰豈取其名而廢其實哉既以貢言則是貢其實矣而名安可言貢乎若曰不當貢則當曰錫貢矣

或問孔氏謂以青爲涖如何曰林氏謂青即菁茅疑有之豈必貢於荊新安王氏謂荊去帝都遠錫貢青豈可爲涖耶

豫州

或問孔氏以菏澤在湖陵如何新安王氏曰湖陵皆兗地也孟豬在濮雎陽雎陽今宋州也湖陵與雎陽相去不相接其水無由自東北而西流以入孟豬定陶今曹州東南至宋州百六十里則菏澤在定陶其水入孟豬無疑

梁州

或問或以梁之旅平爲告成而祭非之既旅爲興役而祭何也曰此書皆所以紀成功耳祭固有告始者矣指謂之告始則何以紀成功乎故知皆主告成言也觀下文九山刊旅可見梁既言旅平故雍止言既旅其蒙梁旅平之意而互見歟

或問林氏以爲禹貢所叙九州事爲禹別九州自導岍以下爲隨山自導弱水以下爲濬川自庶土交正以下爲任土作貢如何曰書序乃舉一篇之大旨言之非指定其章句而載爲品目也導山導水乃因前九州內所說山川濬旅未盡故申述之若以此爲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則前各州內所亂山川貢賦皆非乎

或問弱水黑水河水分行之道唐孔氏之說如何[illegible]新安王氏曰非也以地之南北考之弱水出張掖在北自張掖西至流沙河水經積石[illegible]在南自積石北行而東三危在燉煌又在積石之西南故黑水至三危可南入海也

或問河源新安王氏曰河源時積石河關之外地屬羌戎至唐始知河源在吐蕃中故杜佑曰河從吐蕃西南數千里流而東北至爲積石之河佑之言略而未詳唐長慶中劉元鼎使吐蕃會盟見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夏秋乃能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出其

閒流洛而後下初合濁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河際
東北直貢賀延磧尾殆五百里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元鼎
所經見如此然則河源於紫山東北出於積石以今積石
之西北紫山在積石之西南隔澤黃河元不相屬潛行地下
之說妄也

或問濟河江漢分合之辨如何 [illegible]
[illegible]
曰林氏本說自明
白闕易[illegible]然其驗水味水色亦未為審夫水之合者兩邊
並行而不相雜者有矣非如一器之內攪雜一水而為一也

蘇氏謂京口江至金山以北水味殊絕亦[illegible]如是不[illegible]
雖水之相合其流派之在左右者或清或濁亦有可辨處如
濟入河漢入江或自一邊流又合流之後復自一邊流出固
亦可辨濟河以清濁辨意二孔當親見之林氏以後人未
必親見也或以爲[illegible]庵之言如何 [illegible]
[illegible] 曰觀林氏之說則可辯矣

或問灃之說如何 [illegible]
[illegible] 曰[illegible]則為水名明矣鄭氏以為自至
皆山與澤而水未嘗言至亦有理但經文未嘗有[illegible]字可以
為灃陵則衆矣或是地因灃以得名也如今言至錢塘豈
是至錢塘江如言至其江豈是至江中蓋地因水以名者多
矣故兩存之

或問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成賦中邦林氏以為交易折變而輸
其賦於中邦且引後世轉漕京師之費以證之如何曰古者
賦職於天下止王畿之賦則歸天子然猶鄉里有委積豈若
後世論輸天下之賦而納之京師哉此說不惟文義不順若
支移折變而輸京師乃秦漢之遺習而唐世兩稅貨錢輕重
之弊所由生也豈聖人任土作貢之制哉

或問三百里納秸服王氏夏氏之說如何 [illegible]
[illegible] 曰王說秸服一字雖
詳然後世郡縣納稅猶是官自搬運三百里去王畿又為近
若以為五百里之中而使於畿內移用則是將於五百里
之間不亦勞民乎此必不然兼服只是服役之義謂之服輸
將則是專為說於文義亦未安夏因王說而謂服輸將以
償其所輸之輕則意亦差當時所以為輕重者以有多寡之
等而未必以輸將為償也

林氏曰禹錫玄圭以告成於天古者祀天地必用圭玄圭蓋
天色用天事天猶蒼璧然也亦通

書問上　三十一

甘誓

或問馬氏以建子建丑建寅為三正如何曰新安王氏辨之已
詳 [illegible]
[illegible]
言三正子曰夏氏謂重也言辨之正朔如何曰漢儒
多喜言改正朔經以類禹初無此也

或問汝不恭命孔氏林氏謂汝不恭天汝當奉我則此命當
作君命也曰凡上無所係而獨言命者不賜不受命之命則
是天命也上承君而言則王命也今上言恭行天之罰而下
繼言不恭命作天命說尤有味兼天命之命自可兼王命意
味今姑以兩說為主附孔說焉

黃氏曰未毀之廟其主雖以移動遷廟猶已毀與既毀然其主而
行亦所以奉祖宗之命也至於祫禘毀亦與焉只是論言之
儒康僖義況以董論說始問皆一切誅除之意理也設亦舌
或問林氏以孥戮為孥戮之說正人身亦人不孥
之意今兼呂說何也曰林說固善但上既言戮于社以指其
人之身而又戮為孥戮則文意重複若苑於湯誓之孥戮又
恐太輕豈軍法而無殺戮之刑乎既曰軍刑不可與常刑比
若孥戮及於子孫者亦未害也
或問禹言堯荒度土功啓呱呱而泣予弗子夫啓生於禹治水
之時而益與禹共奏鮮食禹治水在舜攝位之初舜攝位三
十年即位五十載而後禹嗣位禹薦益於天七年而後啓嗣
位于時啓當八十餘歲乃堯舜禪位之年也而益之年又踰
於啓多矣豈不可疑乎曰文王壽九十七方其受命作周已

踰八十武王壽九十三克商二年而崩其時亦九十矣衛武
公九十而戒於國穆王享國百年而作呂刑古之聖賢年彌
高德彌邵又適當天下之責故不得辭非可與後世例論而
疑其老也

五子之歌

或問林氏謂太康五弟其一即仲康以五子之賢使其一人守
國不出羿雖欲爲變而不可乃空國而至洛汭何也曰太康
棄國遠遊五子必嘗諫不從言不聽又不任以國苟五子無
所將身故不得已侍母往以望其返非五子有職守而盡出
也

永嘉鄭氏曰桀紂之惡極矣民不忍貳諸侯不逐叛以先王德
澤在人故也禹之去太康未久太康未若桀紂之暴而民貳
國奪諸侯熟然莫有勤王之舉五子在洛亦無有救亂之者

何哉蓋唐虞之世愛畏其民不敢少肆而神器之去留一聽
於民而不敢爲己私有也唐虞之於民若保赤子若臨天威
惴惴然惟恐少失其意民久習而安焉一旦乃有逸豫游畋
之君輕棄其民失國弗反豈不甚怪矣哉譬如孩提之童安
於慈愛之父母未嘗有所拂意一日悍然孤立遇不友之兄
棄之而不恤則其愁苦啼號而不可禁情之固然非志其父
母之恩是則民之怨太康乃所以思禹之德也大道之行天
下爲公選賢與能不私其子堯舜不以天下私朱均朱均之
不肖固也使朱均賢如舜禹稷契之徒堯舜亦不肯舍賢而
授之賢也蓋天下者至公之器傳之賢者至公也天下有聖
人焉而舍聖以授賢則亦非公也堯舜不特不以天下私其
子亦不以天下私諸臣稷契之徒禹遂皋陶莫切懇到而
舜命不易循至公之理而已太康亦朱均之類耳啓無堯舜

之德不能擇天下之聖賢而授之乃以天下私傳其子而遂
至亡國當時四方諸侯環視莫救非疏于禹德也親見堯舜
禹之至公而知禹之心愛諸侯之不如吾民而不吾子孫
之失天下也使有恤民者起而正之猶前日之揖遜與賢也
何疑焉羿之逐太康而立仲康未爲有負於禹惟其措心不
出於此是以假之而遂歸耳然則傳子之法非乎盡自時之
汙隆言之夏啓之歷天下至晉自大道之行言之則征伐固
不若揖遜與子固不若與賢也○韓退之曰世益以難理傳
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
猶可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人不數
而其生大惡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
得大惡然後人受其禍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
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

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蓋堯舜之俗民也大夏后氏之虞民
也深
或問無垢謂聖人於畏天愚婦猶畏之况有知者乎此言善矣
曰聖賢所以畏之者非畏愚夫愚婦蓋畏天理且自畏其心
耳安有知愚之别哉若謂愚者畏之而知者愈加畏則是所
畏之輕重在知愚而不在天理也其流必至於忽愚而畏知
如戰國之賤虐愚民歸美其家傑以相傾誰與秦之賤士首不
同而不知畏天則一耳
胤征
或問先儒多疑羲和之征如何曰帝王之道莫大於奉天堯作
曆象舜作璣衡蓋將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
羲和之征仲康可謂知帝王之家法矣先儒於此甚疑何也若
蓋以時日爲輕也夫官伯不和不過其身自得罪於祖宗而

書尚上

湯以爲始征羲和廢時亂日使人君上失奉天之道下失生
民之務其罪過於不祀遠矣又况有黨惡羿浞之事乎學者
不疑湯之征葛而疑胤侯之征羲和者過矣
或問以仲康之賢既收兵柄以屬胤侯何不竟爲太康討賊殺
羿顧加兵於羲和何也曰太康之失國若以後世事觀言之
則兄弟當痛心疾首暴羿之罪於四海以起勤王之師致復
讎之義可也觀五子之歌乃無一言及羿豈五子之賢不若
後世忠義之士乎蓋當時風俗猶有二聖揖遜風聲之舊一
旦太康縱欲失民羿因民不忍距之而援立仲康雖有羿之
托公濟私以蹤名於天下者當不止如五霸當時之人見其
廢昏立明天下之歸心者亦不止如霍光而已仲康之賢深
察其微故收兵柄以屬胤侯然其篡弒之迹未露又退然以
兵柄與人雖其包藏不測則亦安能違衆而遽討之乎林氏

謂相之見殺必是溺游不斷以失其柄故至于此使當如仲
虞之世羿何自而篡哉此說甚是
或問辰弗集于房若非房心之房亦通况月令季秋之月日在
房今獨取孔說何也曰考時中星已與月令不同難指月令
[illegible]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恬裕齋藏版

或問王氏說天吏與孟子合用新安王說何也 [illegible]
天吏 曰天吏誠奉天罰必不至逆德不若新安之說穩據俗言王
師爲天兵也
或問孔氏以尹爲字而子以爲名何也曰唐孔氏據孫子及呂
氏春秋以尹名摯故以尹爲字耳然三代而上未聞有以字
傳者至春秋時人始以字傳者觀伊尹告太甲自稱尹躬則
尹非字明矣曰然則摯非名歟曰人或有兩名者亦有前后
更易者此則不可知也
湯誓
益曰后世人君之德必不及古而君之尊至尊則愈甚于古故

桀之惡過于太康紂之惡過于嬴秦二世及六朝昏亂之君
過于桀紂
永嘉鄭氏說典實恐近于德度然其論則甚善因附于此曰胡[illegible]春
秋傳曰古者會王世守所班夫聖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慕之心法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戈之女和之子重之失矣
不逮列非重為觀美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全而歸之則可以忱矣賊神器之伏者也失寶之祇其以祖宗之物所當保
寶若風燧則天亦不可可常可不慎戒乎
仲虺之誥
林氏曰湯惟放桀而武王則殺受蓋桀既奔竄南巢故湯放
而不問以見其不得已之意至紂則異乎此荀子所謂紂卒
易何誅紂蓋武王本無殺紂之意而前徒倒戈紂身死于行
恬裕齋藏版
陣之間乃殷人殺之耳紂既見殺武王果可奈何故立其子
代殷後以竟其惻怛之意是亦湯之意也鄒虞節讀下放一
等則至于殺其意蓋以為湯能容桀而武王不能容紂也失
其旨矣此說亦善
或問蘇氏以兩服為五服如何曰此說亦可但上既言表正萬
邦則文意重矣
或問用人惟己諸家多說權不繼于人如何曰此說四字文義
雖通然看人于朝與衆共之國人曰賢然後用之堯之咨
舜之師錫用人正不要自人主己出也若謂不繫于人則當
言任賢勿貳可也權之權出于己衆何而不啓人君自狗之

私于此章四節每兩句相對若言用人惟出于己上下皆不
偏蔡之說乃本于孔氏孔曰用人之言當自己出雖惟字作若字說不免
牽強然上下文義却似暢此語說者勝孔氏守訓詁甚嚴惟
字本不訓若又恐經文或誤姑存以待知者
或謂改過爲用人之過夫古人所謂改過過則勿憚改豈爲用
人發乎此不待辨孔氏說之理俱是但以爲用人說則偏矣
或問成湯聖人也聖人亦有過乎曰聖人固未嘗有過然常懷
改過之心猶堯舜之舍己從人是也蓋亦有所謂聖人之過
如舜與周公以兄弟之愛而不知管蔡之將叛象之將殺己
雖出也厚之意是亦聖人之過也程子謂顏子之不二過以
恬裕齋藏版
爲使天假之年則將至于化而聖矣孟子謂堯舜性之也湯
武反之也既反之之意則其未進于化之時豈其亦有所謂

不貳過，遷[illegible]呂氏又謂用人惟己，如中庸所謂取人以身，故
改過不吝，似亦牽強

或問王氏說推亡固存謂推彼所以亡之故，固吾之所以存，乃
邦之所以昌也，如何？曰：若止說此二字自通，但上文意義不
[illegible]

或曰：人之處事不過義利兩塗，人之處心不過邪正兩端，以義
制事則不徇於利，以禮制心則不流於邪。或曰：湯之伐夏救
民亦義制事，此仲氏釋湯之意亦善

或曰：人君能自得於所師，則天下之善皆爲我有，故可以王，如
顔子之師夫子以契神會，終日不違，乃自得師也。三千之徒
非不皆師聖人，然未至如顔子之自得，則與聖人猶二物，非
所謂自得師也。自得師者，以其得人之得而爲自得之得也

林氏曰：能自得師，謂無所不師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
焉，此能自得師也，亦通

或問張氏說謹終之道當先謹始，始之不謹，克終者鮮矣。復引
召誥若生子罔不在初生爲證，如何？曰：此說於句文甚順，但
成王幼沖卽政，召公慮其不能謹始，故以謹始爲重。若成湯
取天下，德業如此，豈不能謹始者？仲氏慮其作功業而驕，故
欲其謹終，知始者非乃戒其謹始也。夏氏謂湯之始興非不
善，所當謹者惟在終而已，此說是也

湯誥

或問秦氏謂降災意當時必有災異，如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
亡之類，如何？曰：言災則災異在其中，言災異則包括不盡
矣

或問元牡，唐孔氏謂夏尚黑，殷尚白，于時未改夏禮，故用元牡

諸儒多從之，如何？曰：林氏謂一時用元，不必因色求義，如魯
頌曰白牡騂剛，豈以[illegible]禮乎？此說自有理，但以爲偶用
元牡則不如陳說。且周人尚赤，故取於騂，且角而祭天則用
蒼璧，牲幣放其器之色，因天事天，正可以爲明證。陳氏乃以
爲周禮而別引禹湯之事爲證，則近於支，故自以意改之，而
不欲沒其元說也。曰：林氏以上天爲天帝，神后爲后土皇地
祇，何如？曰：若以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則林說爲兼奏告天
地，亦是理所當然。但元牡既從陳氏作告天，故未敢獨用林
說。然舜典肆類上帝，說者謂言天則地祇可知，豈祭告上帝
而以后土配，而牲則從其[illegible]而用天色歟？故並存之以待知
者

或問晦庵說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如何[illegible]曰此說於此二句極[illegible]但天命
[illegible]

弗僭一句未免與上文重疊，取下文又不相串，不若夏氏之
說上下文意俱順。[illegible]曰暴殄天物，終不成草木皆不發生
罪人幽伏而草木華美，又似不近情理也。曰：此說猶所謂山
川改觀之意耳。曰：謂山川改觀則可，謂草木亦美則不然。曰
詩所謂柞棫斯拔，松柏斯兌，曰：詩謂周家積累久，物生
成，故爾與此又不同。亂世固是草木失性，亦有豈無青草之
說歟？湯伐桀[illegible]豈能便賁若華盛乎？夏[illegible]本於蘇而
其文尤爲明順，故此載夏說，亡多類此

或問夏氏曰乃亦有終，非特王國社稷可保，其有終爾諸侯亦
可終享安榮之福，如何？曰：此雖說得乃字分明，亦近傷巧

或問王氏衷訓中，當矣，而孔氏訓爲善，何也？曰：惟中故善，偏於
剛則暴，偏於柔則懦，是所謂[illegible]也

或問王氏謂善者常性也，不善者亦常性也，不幾於善惡混乎？曰

程子謂有義理之性有血氣之性血氣之性有善惡義理之性無不善常性者義理之性也非常性則血氣之性也水性本清鐵性本剛而或濁或柔者亦不可謂非二物之性然謂水性濁鐵性柔則不可蓋清與剛者其常性濁與柔者非其常性也至於濁者澄則清柔者鍊則剛則學者有變化氣質之功焉

伊訓

或問孟子言湯崩太甲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如何曰孔氏謂太丁未立而卒程氏謂年齒也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立太甲此說是也邵康節皇極經世書起於堯即位之甲辰至於本朝之嘉祐歷譜帝王世次湯起乙未太甲起戊申無外丙仲壬也曰蘇氏謂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乃湯沒後伊尹稱湯德作訓於太甲之初非湯崩之年即太甲元年也如

何曰謂湯崩甲立非同一年則可謂中間猶隔七年則非言成湯既沒而以太甲元年繼之則太甲繼湯明矣况康節歷數考今莫加所謂者與經合又何疑乎

或問明有天災作災異說皇天降災作災禍說同字而異訓可乎曰說經者當觀上下文意固難執一况天災則非人力所於天言降災則禍降于人矣要其災雖有在天在人與夫淺深之異其為災亦一也

或說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云造為攻伐之功雖自鳴條而我積德基命始自亳都者固有素矣亦通

或問布昭聖武聖是聖德武是武德猶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也如何曰如此說亦可但聖德言布昭則未安聖武猶神武之謂而布昭者則我武維揚之謂也

或問人紀或以為三綱五常如何曰三綱者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也五常仁義禮智信也言五典則綱常已在其中三綱有紀之意而不如五典之備五常該五典之德然又無人倫綱紀之意也

或問湯之得天下也甚難故其憂天下也甚遠是以敷求哲人以輔後嗣如何曰以聖人之於天下非因其難得而後始憂之遠也以此戒後人則可謂聖人之本心如此則不然聖人既受天下之責則不得不為無窮之慮其得天下本出於無心至守天下則無一不盡其心若謂因得之難而後慮之遠則舜自側微三載而陟帝位將不遠慮乎此殆可以論常人之心而非所以論聖人也至如漢高祖唐太宗奮自匹夫不數年得天下其慮天下亦豈不遠哉

或問古者刑不上大夫而其刑墨何也曰意其必有贖當如舜之贖刑及今世之律也林氏謂昌邑王廢羣臣多坐無輔導

之益以誅惟王吉龔遂以數諫諍免是亦臣下不匡其刑墨之意也此說亦善

或問呂氏謂有一于身者非謂止有一也蓋有其一則九者從之有云者蔵其病於未萌也如何曰此蓋謂有其一未必至於喪亡耳夫九者之病固有相因者然若耽於一喪亡必至親見士大夫子弟有以琴棊詩酒與玩好書畫而亡其家者蓋心溺於此則餘事皆廢此數者皆世所謂雅好猶足以亡身亡家况此九者何以備而後至喪亡哉

或問孔氏謂爾為德無小亦足以為萬邦之慶如何曰此說於罔大罔小之辭雖順然未免以辭害意非惟非責難於君之意然亦無此理蓋堯舜之德猶以博施濟衆為病豈小德而可為萬邦之慶哉漢元成唐代德非有大惡而皆至於亡國林氏舉唐柳氏言謂纖德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纇寸手舉

指此足以發明伊尹之意矣曰三山陳氏謂勿以小善而不為極其至則萬邦賴慶勿以小惡而為之極其至而墜其宗此說如何曰此又未免添極其至而為說也曰然則小惡果足以墜宗乎曰此即所謂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之意也

太甲上中

或問曾氏曰伊尹祠元祀十有二月至此三祀十二月朔適合禮經所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於此為即吉之月明矣二十五月畢者商制二十七月然後終者周制也此說如何曰所謂二十五月而畢者以除衰服言也二十七月而畢者以禫服言也曾氏此說雖偶合二十五月之數以為商則未必然若然則是成湯在太甲元祀十二月沒而太甲於柩前改元而不待踰年也可乎

太甲下

林叔豹義曰人情莫不好人之順己而惡人之逆己君子亦然每犯人之所惡小人茍合每逢人之所好言逆乎心雖未必盡君子之言然驗其所從來彼何嘗役吾以所惡哉是必有公患之道存乎其閒也惟思言可以逆吾心而吾心不可以逆乎道必反而以道求之則吾口之藥不以逆我而拒也言遜乎志雖未必盡小人之言然驗其所從來彼何嘗役吾以所好哉是必有私邪之道存乎其閒也惟思言可以遜吾志而吾志不可以遜乎非道必反而以非道求之則甘言之疾不以其遜我而受也雖然言之逆者固欲求諸道然以為訐直而沽讓訐許者有之言之遜者固欲求諸非道然此言無所拂絮將順無所拂解者有之遜言之道蓋不可以一律觀也夫惟以道求之則君子小人之情舉無所逃矣且君中庸者心也有所祈向焉謂之志心一而志百故心不若志之易感於求諸道言逆汝心所以明忠言之難於入人心於求非道言遜汝志所以明讒言之易於惑人志可見逆有對順之名不曰順而曰遜所以明小人乘人之忽若浸潤膚受其素行巽入之道不可不早辨也

咸有一德

或問一德之為純一何也曰凡天下之物純則一雜則二三故一念慮之純亦一也一事為之純亦一也苟念此而雜之以彼則其所念不一矣為此而雜之以彼則其所為不一矣凡事之小大雖不同然其義之所歸皆在於純而不雜也天地之閒惟天德為至一蓋渾淪純粹其體則一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一元之氣晝夜皆明春秋冬夏百千萬變未嘗有一息之停飛潛動植洪纖巨細皆得其性命形體之正而未嘗有一事之差故曰其為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又曰天得

一而清以人言之惟聖人之德為至一蓋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一毫人欲之閒以言其仁則一於仁而無一毫之不仁以雜之以言其義則一於義而無一毫之不義以雜之其為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纖毫之或遺所以為善者又極天下之至純而無纖毫之或雜故曰文王之德之純又曰聖人得一以為天下正常人莫不有是一德然未免為私欲所雜是以其德常不一故仁或雜之以忮害則非一於仁義或雜之以貪冒則非一於義禮或雜之以驕惰知或雜之以昏蔽則非一於禮知矣內外紛擾之閒常不免於二致甚至於不常其德而為小人之歸則以其貳若雜之也

林氏曰伊尹告太甲召公告成王皆謂天命不可必而人事為可必夫中人庸主偃然自肆不以安危為意者惟其恃天命廢人事故敗亡而不自知唐德宗猥曰以論建中之亂以為

出於天命李氏曰命者亡人尚可言惟君相不可言命蓋君
相造命者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蓋與咸有一
德召誥之言合亦善
林氏曰惟一故常惟常故一蘇氏曰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
不流新故不斷亦善
或問七世之廟可以觀德[illegible]曰七廟固當以祭法王
制之言爲當但諸家皆謂三昭三穆親盡則毀有德則爲祖
宗而不毀如此則太祖之外更加以宗如殷之後王既以湯
爲太祖又加三宗則連三昭三穆爲十廟矣周以后稷爲祖
文武爲宗加以三昭三穆則九廟矣若又數宗於近親而奉成

七廟則子孫未免違其所近之祖禰而別立所宗之廟則又
非七廟之制當從以俟知者若觀德之說如從蘇氏之言推
明之庶與前說無礙耳
林氏曰論協于克一以以萬姓咸曰爲言至於無自廣以狹人
則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亦猶言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
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善
或問呂氏曰七廟以觀德則合古今爲一體萬夫之長以觀政
則合衆寡爲一體君使民民事君則合君民爲一體不自廣
以狹人則合人己爲一體如何曰一之說前已見矣此謂對
二物而合爲一也此說雖合二物而爲一而終不免有四者
之異將合四者以爲一而四者又不能不異矣
盤庚上
三山陳氏曰有虞氏未施信而民信治水征苗未嘗有言盤庚

遷都民皆有怨徙之心故告語至於三書世變既降風俗益薄而號
令繁然讀是書者可以見三代君民相與之道夫王者與衆
同欲其樂於遵而所以違衆者從天下之公理也大公所在
事久論定向之怨者今皆安之則王者所謂違衆是乃從衆
也
林氏曰先王創業垂統以貽萬世之業必有根本之地蓋其王
業之所始天命人心之所繫其子孫守之則興不能守之則
廢若湯之亳文武之豐鎬是也夫仲丁遷囂之後失成湯根
本之地經歷九世數百年間無勃然興者盤庚既遷亳商家
社稷於是復興周自平王東遷不復有遷居豐鎬之意傳世
數十不能復振由其失文武根本之地故也
三山陳氏曰天命既曰在天而曰恪謹天命罔知斷命天其永
命何也大抵古人以當然之理爲命而不以或然之數爲命

物天之命於天求命皆自己而言之若在己不能盡其當然
之理立乎巖墻之下與陷於桎梏而死諉之曰此命也可乎
如盤庚不遷都而耿邑有河患民不聊生國將滅亡而歸之
命可乎循乎理之當然則得其命之正者也
林氏曰序言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是自湯至盤庚方及五遷今
言于今五邦又繼以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則是盤庚
之前所遷者既有五邦矣攷之前序[illegible]相耿即邦不
知何以爲五遷若并以盤庚之遷數之則[illegible]邦不惟文勢不應如
此而所遷乃復歸于亳謂之五遷則可謂之五邦則不可故
太史公謂祖乙自耿遷于邢後數十年謂祖乙遷于奄皆與
序文相戾不可據意者自仲丁至盤庚更有一遷而史失矣
之盤庚據當時所見而言當得其實歷世久遠不可臆度此
說如何曰按書序言自契至湯凡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則是湯未遷亳之前所居為一邦也特未知為何地耳然而
數之是為五邦
或問呂氏曰民不肯遷常情則惟恐聞其言今却使無伏小人
之箴蓋民之怨亡不肯禁遏使其發於言語乃可察其怨如
秦之誹謗者族民不敢進一語而怨心日長矣曰此說甚善
夫帝王無無事之時亦私衆從人況大事乎舉上下危疑豈
可不以達民之言為急哉遷國重事利害多端小民之箴豈無
可以補缺失裨闕遺者又豈無與我同意而欲遷者其言之
是耶吾從而采之可以感悅人心言之非耶亦可因其所蔽
之端闢之以服其心非止於發其忿怨而已小人之箴猶
不敢伏況其上者乎此與後世違衆舉事動致[illegible]
而不敢言者異矣[illegible]

[illegible]

或問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正猶出入起居罔有弗欽
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亦通
陳少南曰盤庚之遷其事不可已向使其不欲遷者以告盤庚
將遂中輟乎曰可否相濟君臣之常使其告也盤庚尚得而
開諭之今不告盤庚而以浮言流傳衆庶蓋浮偽而不實矣
此說亦善
或問東坡曰人[illegible]舊器[illegible]新人用新器我所以從
老成之言而遷新邑也荊公乃同此說如何曰林氏謂雖有
器非求舊惟新之言然盤庚專此但以論人惟求舊耳故下
文繼以古我先后暨乃祖乃父文勢自足相類無取於器非
求舊以為新邑喻也此說繫之當矣兼今日新邑乃是先王
舊邑豈果是求新乎是正與盤庚紹復先王之大業相反也

或問孔氏謂古者功臣配食于廟如何曰配者對也郊祀后稷
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對止一人耳配食乃
大饗烝之人方配非遍及有功之人此言與享正猶司勳謂
凡有功者祭於大烝非可以配享言況盤庚總告羣臣之祖
父豈盡皆配享乎
盤庚中
林氏曰蘇氏曰民之不率不以刑罰齊之而以話言曉之此盤
庚之仁也民終違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反覆告訓
以言忱斂忠厚之至此言深得盤庚之旨
呂氏曰汝若不害指吾當遷利害但自生忿怒何緣得平凡人
忿疾之心則見此而不見彼若能[illegible]者其疾自瘳
呂氏曰遷都猶會止有今日若不乘今而遷則生業將為水壞
汝何以生在上乎

林氏曰黃博士曰天以人因人以天成安義與命相待而立故
承古以遷則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盤庚所以迓其命之至
繼其命之絕使爾有衆得生在上也此說甚善人主造命而
不可言命盤庚所謂迓續乃命于天其義尤深切者明易曰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天之權物吉凶禍福之來皆以
類至而聽其自爾初未嘗容心故其命雖常而不可必其有
治無亂有安無危也聖人之所以應天者禍福吉凶之來而
吾以有憂患之心故能轉禍為福去凶為吉至於對危亂之
際時有續之之道焉且堯生丹朱舜生商均傳以天下必有
危亂之道舜禹知其危亂將殘害生民而不可救於是續民
命于天而堯以位授舜舜以位授禹則斯民復享治安無異
於堯舜之時而不見夫丹朱商均之患豈非聖人有憂天下
之心能迓續民命于天乎故凡聖賢之君當危亂之機已萌

必有所變更而振起之皆所以續民命甚矣哉明此道謂之知命不明此道謂之不知命伊川有言曰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夷按閱于明經書所謂龜筮兆將然之機人事萌未然之應而盡節所謂不由天地只由人爲皆此理也

盤庚下

林氏曰乃正厥位先儒以爲正郊廟朝社之位夫盤庚之營亳邑將以奠定郊廟朝社之禮然後遷而居之不應既遷而後定位也按召誥公營洛既得卜則經營至於位成周公乃達觀于新邑營所謂正厥位者乃正臣民之位致進于朝而得無告諭之也此說善

或問呂氏曰盤庚遷都既有篤敬之臣又有至善之謀盤庚初不言有此等人爲我善奠宗主事定曰方語此蓋聖賢以一己任怨方萬民有怨之時聖賢不欲分怨於下故不言也此說固善然成王東征曰爰失邦由哲民獻予翼敬分怨於人乎曰以盤庚爲君主於誠於上民猶有怨使盤庚遷推其誠於臣下則民愈不服矣東征之事周公自處危疑之地故不與不接賢者以爲誠與帝體與盤庚又不同矣

書集傳或問卷下

說命上

林氏曰古者祖有功宗有德創業有功者祖以爲不祧守文之有德者祀以爲宗其廟皆百世不毀商立廟制所祖者湯所宗者太甲太戊武丁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其制至漢猶存高祖世祖皆爲一代之祖前漢以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宣帝爲中宗後漢以明帝爲顯宗章帝爲肅宗皆以功德而祖宗之也唐自太宗至昭宗十八帝皆以宗名爲廟號之常稱不復論德建爲不毀之廟而先王立宗之制紊矣此說善

東陽馬氏曰三年之制漢文帝以日易月二十七日而畢後世悉遵用之夫天子持三年之喪則百官亦須用持其禮幾於難行至於二十七日喪畢之說則又幾於不持喪然則若之何而可曰行二十七日之制於臨朝聽政之時而行三年之制於宮中則於禮不廢於義亦不廢此通行之道也壽皇持高宗之喪如此

袁氏曰高宗不言中有多少工夫所以能神交上帝所以能得良弼皆自不言中來大抵寡言者其工夫必深多言者其工夫必淺寡言者其工夫日積多言者其工夫馳散如人之衣樂喜怒蘊蓄於中未便散若泄之於外則不久而息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孔子亦云予欲無言古之進道者其言語極少誠以多言最減力量之天將雨迅雷一震性往未必有雨何則其氣泄故也高宗三年不言既免喪而猶不言則其涵養於中者爲如何哉

呂氏曰自古聖賢每常自恐擱淮中入台恐德弗類此入聖作德之門戶也學者亦當常懷此心常情懈怠弛慢故流入於庸愚

而不自知

或曰德弗類猶弗稱也記曰天子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此德

之類者也亦通

王氏曰古之人齋三日以致其思以見其所爲齋者況於恭默

思道致一而深思則感格上帝夢賚良弼蓋無足怪者淺陋

之人不知天人之際至誠可以感通如此或曰高宗[illegible]以神其事[illegible]

王昭禹曰上帝以神命于下[illegible]

三山陳氏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高宗前有董五經隱者也伊川

聞其名特往造焉至中途遇之曰君非程先生乎先生欲來

信息甚夫君子問於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推此則高宗夢

說之事不外矣又曰高宗之夢如明鑑當臺有物必照初非

鑑往亦非物來陳氏曰高宗誠心如此向使不夢良弼天下

之賢亦有終感而至者亦善

夏氏曰作礪作舟楫作霖雨蓋喻其切救之深言之不足故重

言之王氏乃謂作礪使之治己舟楫使之濟難霖雨使之澤

民失之穿鑿〇又言啓乃心沃朕心則高宗惟欲其成己德

而已未及乎濟難澤民也此說善

林氏曰桀以拒諫喪湯以從諫興紂以拒諫喪武王以從諫興

秦隋以拒諫喪漢高祖唐太宗以從諫興歷代興衰之本未

嘗不係乎此高宗命傅說以納諫而傅說復之以從諫蓋以

爲天下之事未有不先於此故禮樂刑政未嘗一言及之而

惟以此相告勉此說亦善

說命中

或問天聰明諸儒皆以視聽言之子獨不然曰聰明之義非與

說之詳矣夫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亦可以視聽言

然亦自民而言之非謂天果有耳目也新安王氏之說亦近

之王曰聰天聰明則聰明不在耳目在君一心此心既明[illegible]中見人之所不及見通乎衆人之所

不及聞謂人之所有者非天聰故其聰明無異天之聰明也

呂氏曰佛老說聰明止說虛處說但言吾心湛然而已聖賢說

聰明皆在實處理會如與甲冑等四者疑若粗淺傅說卻欲高

宗於此留心蓋天下之理本無精粗才理會得透便理

會得精熟透四事自本觀之何與聰明然知啓羞起戎在冑

省躬非聰明者不能是乃所謂克明也

無垢張氏曰人之好善者多喜聞人之贊而惡聞人之謗非好

勝也以其好善之心急惟恐退縮之染其身也是以恥過而

遂非其實以善爲之反自陷於不善此爲善者之大病也漢

武帝心欲爲善而不知其道凡人之所難者皆爲之一聞汲

黯之諫乃大怒此非尋常無知之過也其病最深惟力行者

知之

呂氏曰人有好底病有不好底病高宗之黷祀是好底病最難

治惟說能治之無垢張氏曰數于祭祀所以敬也而反陷於

不敬此過難知而亦難言難知則心安難言則諫者必拒

或問惟說不言有厥咎諸家皆謂君已成德則臣方敢言如何

曰君責臣之言正以德之未成故耳德苟已成則何俟於臣

言而臣欲君將順亦有所不必言也以君能行之而後言則

可若以君德已成而後言則救之未成者果何賴耶或曰林

氏謂允協先王成德爲能合成湯從諫弗咈之德故言惟說

不言有厥咎曰從諫固能成德然謂成德爲從諫則牽強矣

且高宗謂說之言旨哉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蓋贊美其

言之可行耳非於此方求其言也故說答以知我之言易行

我之言難我既已言則已無咎矣所以益勉高宗之行也

說命下

或問甘盤之事孔氏蘇氏說如何曰唐孔氏謂甘盤在小乙之世已爲大臣小乙將崩受遺輔政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此說與君奭之書不相背矣然二孔以遯于荒野爲高宗自學故學而中廢雖文勢爲順及與舊勞于外之言相應然高宗之勞于外乃是未即位之前甘盤既輔高宗初政不應學而中廢又不應以未即位前之事雜於其中其說不免首尾自相戾蘇氏謂古之君子雖明王之世不肯仕如巢由夷齊之比則以甘盤爲隱而不仕與君奭之書又相背矣皆不若林說爲善

呂氏曰自高宗言之凡人學未知味失其師猶不患既知味而失其師如中流失楫高宗之學正類於說自甘盤言之然不成教高宗一半便棄去此乃甘盤深教高宗處若使甘盤常在左右高宗常依靠人了未必進步惟被他離了去高宗乃能力求其進遇人數等此說亦善

或問道我所固有也本未嘗去何謂之來本未嘗散何謂之積曰是固然也人惟蔽於物欲放而不求故未嘗來蕩而不收故未嘗積今學力既加循者始來來自吾心而非由外至也來者始積積乎吾身而非由外假也王氏張氏謂學自外至故言乃來蓋不知所學之事皆吾性分本然之理爲嘗強貫所無故

或問諸家多以遜志爲卑遜子以遜順乎易爲說何也曰言遜順則從容卑遜之意皆存於中而卑遜却不足以包從容涵養之意也

泰誓

吳氏曰孔子論文王曰有事君之小心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詩序曰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當紂爲四夷交侵之時文王猶奉天命如此觀文王之心之[illegible]與其[illegible]命恐所謂大勲皆初未嘗有意也至武王時則紂之惡極矣武王雖欲爲文王之順而仁有所不忍故奉天命以征之方欲妄爲討伐以必其征伐之功其敘文王之辭蓋不得不然後世讀書者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讀詩至于武王纘文王之緒至其伐功與此之類皆當三思詩序與孔子之言此說善

吳氏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廣韻云過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于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參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即拯己於水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愚按此說雖近鑿然上下文亦通併附于此

牧誓

或問孟子史記皆言虎賁三千人諸儒多從之而以書序爲誤如何林氏曰虎賁之士必擇其驍勇絕人者爲之在王左右以爲宿衛周禮虎賁氏有虎士八百人成王崩時以虎賁百人逆子釗當成周全盛時其數不過如此武王戎車三百兩則甲士步卒皆在焉而虎賁則在王左右以爲翊衛其有三百人已爲多矣安得尚疑其少而以爲三千人耶蓋史記孟子之書誤也

或問漢孔氏謂朝歌去河四百里牧野在朝歌南三十里武王渡河五日而至赴敵宜速諸侯謂師行三十里武王仁義節制之師不應速於趨利如此皇甫謐云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然自河至此亦計三百三十里亦非五日所能至夫謂牧野去朝歌三十里七十里者蓋據近郊三十里遠郊一十里

而言也然漢孔氏謂河去朝歌四百里則其所親見而非臆
説諸儒求其説而不得何也曰予以禹貢河行之道推之兗
時河自碣石入海蓋在宋北之極至漢時則河流入海在青
齊之間至近世則河流愈南而近汴泗大抵河流由古至今
自北而愈南矣意武王時河北距朝歌必切近自孔氏去武
王時蓋九百餘年矣所謂去朝歌四百里者恐非武王時河
行之道或已河行南北倍有之矣然説者謂朝歌在今衛州
孟津在今孟州河流雖改易而孟津之至衛則未嘗改易也
曰世代寖遠地里遷易不常漢武帝東徙函谷關七百里而
亦謂之函谷關秦時會稽治在今蘇州與今會稽相去亦
數百里則古今地里之遠近豈易以今而變之武王之師決
一不應以五日而行三百餘里也

武成

或謂生明孔安國以爲月三日孔穎達以爲生明死魄俱是月
初而諸儒多從安國之説如何曰朔日月已生明但其明甚
極纖微明生則魄死矣故爲始死魄魄死則明生矣故爲哉
生明薛氏謂哉生明月一日也旁死魄月二日也至望日則
明全生而魄全死自望後一日則月生魄魄生則明死矣至
晦日則明全死而魄全生故每月之終謂之晦以其魄全晦
故也每月之始謂之朔以其明初見故也於晦朔觀月則可
見故知當以穎達之説爲正諸儒皆以哉生魄爲十六日夫
望之後一日魄始生而望或在十五日或在十六日或在十
四日不可定於十六日爲生魄也
歴曰皆其地山川非同一路亦非同辭於舉其大要總述之耳
肆予東征士女篚厥玄黄當時是皆山川之辭蓋起其東征未
至紂都必將人已迎降如此皆是其地乃是未舉兵之初皆

而後行安得於言士女迎降之事乎或以爲是指東都之時
言之亦未可知
或者老曰湯武之師順乎人而應乎天雖必乎天者蓋無一而不
應於天也師出自周踰月而後至既陳商郊竢侯天休命
彼果於致伐者不必若是矣使紂於是時下罪己之詔取平
日所黨而戮之以謝諸侯而剛其不德顧徼福於成湯高宗以
興之其祀彼八百諸侯或有爲之動心者武王未必致伐也
今乃浡離心之人犯同德之師一矢未加而前徒已倒戈矣
天之休命豈待乎周而武王亦順而受之嗚呼湯武之有天
下豈有心爲之耶
或問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其有不足信者乎東陽馬氏
曰六經經秦火又漢儒私相傳授誠難盡信然血流漂杵却
不用疑蓋史官紀其成功只爲之辭以侈其事而已安用致
疑而孟子譏之乎或曰然則孟子非乎曰孟子之文錢當錯史官
大而言之亦不妨孟子疑之亦不妨凡讀書須自有活法如
浩浩滔天天之高如此其可漫之乎此血流漂杵之比並也
簡齋曰孟子以漂杵爲血流漂杵
出之書則是不在此
薛氏曰桀紂非有遂亦湯武之放伐應乎天而順乎人非湯武
所能爲也前則罪紂之易而殺紂實誼書曰紂將與武王
戰陳其卒左右傚鼓之不進皆還其刀向紂紂走還自刎
闘死桀其戶于王門之外民皆進歡之武王使帷而守之觀
老袞帷被而殺之者猶未肯止其言要與書合最可信觀商
人怨紂如此雖欲如桀之放得乎此説善
或問微子帝乙元子而有賢德武王克商之後宜奉微子以繼
商返二分之天下而退就諸侯之位則當與舜禹並而湯不
足稱矣曰殷周之時世變已降非復處古之比紂之死救之

實殺之使武王欲以天下遜微子一時殺人又八百諸侯能自安乎夫益佐禹治水功德豈在啓之下況禹又薦益於天然朝覲謳歌不之益而之啓雖禹之治命不能遜微子雖賢不及武王之聖微子事紂施澤未必洽於民而周世世積行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人心歸之久矣使武王欲以天下與微子亦不能拿諸天下之心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順乎人蓋湯武處世變之極不過能為順人之事而已而堯舜不可幾及也

或曰建官惟用賢人然官各有事賢人各有所能如舜九官皆官也而官所職之事則有司徒司空仟士作稷之異禹臯稷契皆賢也而其能則有治水明刑播種敷教之殊故建官以賢又必隨其人之所能以位其事也愚按此說雖大才德並用之意然分別官與事亦不可不知也故附于此

洪範

林少穎曰紂之見殺蓋商人倒戈相攻併攻殺紂武王至商欲赦紂不誅欲如湯放桀已無及矣於是立武庚代商後亦所以致其不忍之意如湯放桀也

蘇氏曰治民而求勝民者必亡國治病而求勝病者必殺人堯言鯀方命圮族帝詞言鯀悻直以亡身知其為剛很好勝者五行土勝水鯀知此而不通其變夫物之方壯不逆其怒而投之以其所畏其爭必大豈獨水哉

關子明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康節邵氏曰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朱子曰圓者[illegible]）（[illegible]）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illegible]）也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以造易禹箕叙之而作範也（[illegible]之象也）

易大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朱氏曰此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為二則為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終始無不管攝於是故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為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為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為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耦以兩其

五行而已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耦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各以其類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所謂各有合者也此河圖之全數而諸儒之說也至洛書雖夫子所未言然其象其說已具於前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見矣或曰河圖洛書之數其所以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

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為
一故參其一陽而為三圍四者以二為一故兩其一陰而為
二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為五矣此河圖洛書之
數所以皆以五為中也然河圖以生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
為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一點
地二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
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洛書以奇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為
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其下一點亦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
亦天三之象也其中一點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則天七
之象也其上一點則天九之象也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
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曰中央之
五既為五數之象矣然則其為數也奈何曰以數言之則通
乎一圖由內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然河圖之一二三
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
數以附於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
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於奇數之側蓋中
者為主而外者為客正者為君而側者為臣亦各有條而不
紊也曰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耦
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耦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
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耦乏也[illegible]
[illegible]必皆虛其中然後陰陽之
數均於二十而無偏爾曰其叙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以生出
之次言之則始下次上次左次右以復於中而又始於下也
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
又始於東也其生數之在內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上右也
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洛書之次其
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
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
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於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
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說矣
曰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曰河圖六七八九既附於生
數之外矣此陰陽老少饒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數一三五之
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於四之外其六者生數二
四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以成於一之外七則九之
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
藏其宅之變也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為消長虛
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則參伍錯綜無適
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妙也曰然則聖人之則
之也奈何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
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耦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
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離坎補
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為五行
其二為五事其三為八政其四為五紀其五為皇極其六為
三德其七為稽疑其八為庶徵其九為福極其位與數尤曉
然矣曰洛書而虛中五則亦太極也奇偶之各居二十則亦
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為七八九
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為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為兌
震艮巽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
四九為金五十為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五者又九疇
之子目也是洛書固可以為易河圖亦可以為範矣且其時
雖有先後數雖有多寡其為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所
先得乎圖而初無待於書範則禹之所獨得乎書而未必追

玟於圖前且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有五之數也虛五
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横十五之數也以
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
則得十而通為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為河
圖之數矣苟明乎此則横斜曲直無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
豈有先後彼此之間哉○蔡元定曰天地之理一而已矣雖
時有古今其理固不容於有二也不特河圖洛書為然律呂
有五聲十二律而其相乘之數究於六十日名有十幹十二支
而其相乘之數亦究於六十二者皆出於易之後其起數又
各不同然與易之陰陽策數老少自相配合皆為六十者無不
若合符契下至事物參同太一之屬雖不足道然亦無不如
通蓋自然之理也假令今世復有圖書者出其數亦必相符
或問晦菴以為洛書止有奇偶之數自一至九而無文字禹因

而類之則以初一曰五行而下皆禹所自言也馬融云從五
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小劉以為龜文止二十字則與馬
融之說同唐孔氏推明孔安國之說以為禹因而第之以成
九類自初一曰等二十七字為禹所加其敬用農用等一十
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為龜背先有總二十八字劉歆則以自
初一至六極一章總為洛書之文諸說紛是何衆言殽亂折
諸聖以經文詳之謂之洛出書則必有書矣謂之天乃錫禹
洪範九疇則必有九疇錫之矣如朱氏之說則洛書止有其
數而無其文則經何以言出書何以言錫九疇今以洛書之
數按之五居數之中固可知其為皇極矣然天一陽數居於
下知其為水可也何以知其為五行地二陰數居於西南何
以知其為五事天三陽數居於東何以知其為八政乎意其
必有文畫如馬融所謂從五行至六極類見於各數之下而

禹乃從而類之歟至若大劉顧氏以敬用農用為洛書之文
劉歆以自初一曰已下一章總為洛書之文則又未免尊信
太過而涉於附會矣唐孔氏所謂天語簡要不應若是曲折
如是也曰河圖何以知其為八卦也曰河圖之為八卦固可
以方位陰陽奇偶之數而推也如一與六居北則是天一生
水地六成之而水位之所居可以知其為坎矣而坎以一陽
居二陰之中二與七同居於南則是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
火位之所居而可以知其為離而離以一陰居二陽之中以
至三與八居於東而為震四與九居於西而為兌皆可以陰
陽奇偶而推蓋八卦皆造化之定數而九疇則以人事參之
其數雖同而其事固不同也然則圖書之外果有他物可以
證乎曰是不待遠求顧氏未之思耳夫鳥獸之羽毛草木之
英華文章燦然條理秩然豈待人刻畫而後爾哉亦造化之

所自成耳此猶曰是形有種類也至若文石之中咸有星斗
山川草木鳥獸之形又豈人力所肇而後成哉天地之間有
此理則有此象如魯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秦之有石起而
有文漢之虫食柳葉而成文古今此類非一世俗之愛死者
背上往往有篆書以述其冤復家多能辨之又何其仙觀鶴
為詩詞以言禍福皆耳目所親接若况聖人出而天下受貢
圖書呈祥固亦宜其數一耳既能有圖亦能有書又何異
耶豈可謂[illegible]
上名八卦[illegible]洛書
又何以[illegible]
朱氏曰天地間惟有一理自兩儀奠位其理已彰太極於無外
小極於無內即事即物莫非是理之流行發見但其事物之
常見者聖人不假之以設教若河圖洛書乃聖明在上和氣
所感鍾為祥瑞即是理之於驗顯見已可以開發人心故聖

人因神物之至著者以垂法後世若其理則未有圖書以前固無時無數而不存邵子所謂畫前元有易程子所謂使無河圖洛書八卦九疇亦須作者是也

新安王氏曰易與範其體不同實相為用易者盡天下之變而不可常者也範者立天下之法而不可越者也夫易始於乾坤變為八卦重為六十四其道本於剛柔相推出以趨時適中然言道則詳言政則略如後之禮樂之作禮樂散於諸卦未見夫偏得所在故以一定之法著於洪範其端本於五行其用祀於五事而終於福極先後本末秩而不可紊若卦疇而不可毀故易範合而聖人所以為天下者始無餘蘊學者於所宜原致也[illegible]

或問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布而為五行何以言初一曰五行乎曰九疇皆即其用之切於人者言之故首五行說起

或問周子無極而太極一語先儒辨論甫立如何以為山以無極為非則以為非周子之言南軒以為此乃莫之為而為之之意非言有無是皆不欲言無之一字而為此辨也夫天地造化若人若物其初皆自無而至有有其後歸於無而無者復能有觀人物之生死可見此人之所共知所觀共有渺茫難測之理推而至於天地之先造物之始未有不自無而至有也故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繫辭曰易有太極即此之謂也但聖人恐人淪於無指於有故於易之中止明消息盈虛聚散盛衰循環不息之理而不言有無夫是之謂易至老氏則專言無釋氏則專言空故儒者非無與空而等譏之夫老氏知無之為無而不知無者之能有及其既有則不可以無言此其所蔽耳然而始無之理皆可以其出於老氏而諱之耶釋氏知有之必空而不知空者之復有此其所蔽耳然而終無之理豈可以其出於釋氏而諱之耶夫謂之太極則其有也肇矣非有則何所指以為極夫既肇於有則不有之先非無而何其曰無極而太極此理之自然而然[illegible]但聖人不言而周子言之耳何疑之有

或問天一生水亦有物之可證乎曰人之一身可以證矣人之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欲心動則精生[illegible]方人心寂然不動之時則太極也此心之動則太極動而生陽也心一動而水生則天一生水也蓋神為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為水母氣聚則水生故呵氣而成潤也

五行之相剋也所以相成而五常之德亦然德莫大於仁木德也仁或失於弱故以義斷之義金德也義或失於剛故以禮節之禮火德也禮或失於拘故以智通之智水德也智或失於詐故以信正之五常之算而五行相剋之理先蘇之所為然金剋木剛勝柔也水剋火衆勝寡也

王氏曰水言潤則火燥土溽木敷金斂可知也火言炎則水涸土蒸木晶金消可知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可知也木言曲直則土圜金方火銳水平可知也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可知也土言稼穡則水之井洫火之爨冶木金之爲器械可知也所謂木變者何爍之而爲火爨之而爲土此之謂變所謂土化者何能埏能埴能敷能斂此之謂化水因者何因甘而甘因苦而苦因蒼而蒼因白而白此之謂因火革者何革生以爲熟革柔以爲剛革剛以爲柔此之謂革金亦能化可以圜可以平可以銳可以曲直然非火革則不能自化故命之曰從革也

或問孔氏以皇極爲大中諸儒多祖其說晦庵祖五行志謂皇者君之稱謂人君立極也二說如何曰中道固大而大亦中

之體也然謂中為天下之大本則可謂為大中之道則義訓
未為該暢故六經語並言中未有言大中之說夫以
皇極為大中猶可也以皇建有極為大建其極猶可也以皇
則受之為大則受之猶可也至於惟皇作極為惟大作極時
人斯其惟皇之極為惟大之極則非辭矣故知臆度取寧為
之說為當然不曰帝極王極君極而獨謂之皇極者皇帝
之皇亦取大而無以尚之義人君建極非以其大無外則不可未
有狹小而能建極以率天下歸極者也故名曰皇極亦兼夫
義然下文不曰遵皇之義遵皇之道惟天下皇而皆言王者
此又取其合於王者之道而言之蓋皇之道與王道又
有間矣

或問皇則受之曾氏謂大則受之非小者所能受如何曰皇則
受之與上汝則念之正是對而言又或言汝或言皇猶或言

于汝極而又言惟皇作極同

劉執中曰天地之於物也能生之而莫能終之遂其性也能終
而遂其性者聖人也天地於人也能性之而莫能化而一於
善也能化而一於善者聖人也非聖人則不能成天地造化
之功非天地則不能成聖人皇極之治其道相參其能相須
其力相敵故曰三才也此說為善

蘇氏曰正直如以直報怨之直平安無事用正直而已此說善

橫渠張氏曰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
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故
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
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
不捨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風雷有小大暴緩和而散
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
陽則風雨調矣是正

曾氏曰一德正於中則五事治於外一氣正於中則五氣順於
時以形而言則各宜類聚聖人觀之所以驗已事之得失也
以德而言則不可以形拘聖人行之所以應天道以謂默也
漢儒於雨不時若則求德而修貌於暘不時若則稽心而求言
其失不已遠乎其惑不已甚乎此聖人所以正其皇極於五事
之先謂元氣於日時之始者為得其本也觀其政教之得失
不可以外於形矣求其應之本原不可以求乎德矣此說甚
明

林氏曰夫堯舜之世則民仁壽非其生而皆仁壽也堯舜之治天
下彝倫攸敘休徵時至則不期於仁壽而自仁壽也桀紂之
世則民鄙夭非其生而皆鄙夭也桀紂之治天下彝倫攸斁
咎徵相仍則不期於鄙夭而自鄙夭也故仁壽鄙夭皆本於

天而其實制其命

旅獒

林氏曰以遠物為寶則必有輕賢之心以賢為寶則於遠物非
貴矣虞公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為寶故視宮之奇若路人
齊威王以四臣為寶故視徑寸之珠如糞土人君所寶可不
謹哉此說為善

呂氏曰天下之事才滿則傾雖聖人之心常不足常不已雖到
堯舜田地猶有不足之意猶有要做底事一簣未盡之工夫
常在非謂止欠一簣做了便了大抵王業雖有成聖人之心
未嘗有成也此說雖未必是經之本旨也聖人之心則然

金縢

或問孫氏謂爾汝之稱在常人為不敬而周公稱之見父子之
間用情也曰按經傳告神之辭多稱爾汝武成告天地山川曰

惟亦有神尚克相予詩祈穀于上帝曰既昭假爾禮記祝嘏辭
曰假爾泰筮有常下至雞鳩九章祀神多言余今世祝文亦
多言爾然蓋自古而然或者與神相親之意耶若曰父子用
情然予之事父爲貴稱爾亦宜乎

或問我之西詳焉答曰管蔡之流言以南夷之不服其說以爲周公
遭謗故居東都以避之至二年成王方知流言爲管蔡之罪
故言罪人斯得金縢既啓之後成王迎周公以歸爲雖而
與殷叛故周公再往東征耳曰命西土諸侯書言與金縢所書
皆昭然相合大誥叙言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
將黜殷作大誥今詳言其王爲東會叔及群弟流言則流言
與叛皆在武王崩之際不得以爲出於前日矣亦非歲越三
年而後始征也小南方叛之意不過謂成王之疑周公周公
不應曰往征以重成王之疑故爲此說耳不知周公爲東伯
東諸侯之不靖東伯之職自得專征成王初未親政凡事皆
聽於師傅二公居中調護成王中心雖不能無疑亦未敢明
沮周公之行兼成王諒闇於國家之事皆不與知一惟冢宰
是任在周公固可專其事矣四國之變征之少緩則黨類
愈周公豈敢顧一己之小嫌而忘宗社之大計耶迨夫三監伏
辜遂居東守東伯之職以俟朝命而不敢遽歸此則公之避
遠權勢以待成王之悟也以經證經正不必如二氏之迂說
牽合

呂氏曰鴟鴞詩言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則非獨成王不知周
公二公亦不知矣蓋二公非不知但成王方在未敢訟公之
時使二公一旦迫之成王從則幸不從則不可終矣故但調
護其意使之一旦自悟周大夫之刺亦不爲過蓋成王未知
周公則二公雖得爲知周公而成王知則二公始爲知周公
矣此君臣一體之義也

林氏曰周公作鴟鴞之詩成王猶未信於心然則周公之心非
金縢則不可得而見而金縢之書自二公而下皆所不知非
天誘其衷則成王之疑何時而釋乎成王之疑不釋則國之
存亡未可知然文武膺上天之休命其社稷無疆之傳蓋未
艾也周公之德既足以當天意此所以有雷風之變以彰周
公之德而剖成王之疑夫周公之藏是書以故事而藏之而
非將以爲異日自解之計成王之啓是書以故事欲卜而啓
之而非逆知前日周公之舉是皆出於莫之爲而爲也謂之
非天可乎

大誥

或問二監之叛其執辭非以惡周公將以攻周公也人欲攻己
己惡其害而爲說辭以征之何以釋人之疑而周公何不以
東征委太公而已則居朝廷以爲內鎮耶曰聖人誠質天地
固無顧於小嫌而二公在朝已足以爲內助故親往伐而不
敢以艱難遺它人況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則征東諸侯固周
公之職分也蘇氏晁錯論曰天下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
之吾能收之然後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它
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晁錯盡忠爲漢謀弱諸侯
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使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以
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袁
盎可得而間哉惜其欲自全其身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故
袁盎得以行其說蘇氏之論其亦有合於周公東征之意歟

或問十夫十人或以爲十亂或以爲四國之賢者曰若十亂即
周公太公召公實在其中周公不應自言亦不應言十夫必
是在下疏遠之賢若良平之於漢房杜之於唐之類但未知

必自四國而來也

微子之命

或問吳氏說微子之命非始封之書如何 [illegible]

吳氏說是也夫武王且封箕子於朝鮮旹庶捨微子不封至成王誅武庚而始封之故樂記言殷之後者猶曰黃帝之後帝堯之後謂其後裔云耳非必曰爲先代後以作賓也史記 [illegible] 殷民披戴雖不審而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 [illegible] 書敘命矣

蘇氏曰武庚叛後命微子微子蓋處可疑之地而命之曰上帝時歆弘乃烈祖萬邦作式此三代之事後世所不及也此說是

康誥

或問吳才叔因朕其弟之言以康誥爲武王之書如何曰經言周公洪大誥治則此書爲周公以成王命誥明矣雖朕其弟一言可疑如呂氏陳氏之說以爲追志亦無所害若以爲武王書則祗特此一書叙言成王旣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篇內言保殷民夫武王封武庚而以管叔蔡霍監殷治民不聞以康叔經文及孟子所言最爲明白或但吳說不以聖經明文爲據而以委曲之說爲證至不適處則訝以聖經脫簡何異捨康莊而由山徑也曰晦菴莛詞辯證曰古書之誤類多讀者若能虛心靜慮徐以求之則辭旨之間或當偶得其實顧乃安於苟且狃於穿鑿牽於傍據僅得一說而遂擬之使以爲是以故不能得其本眞而已誤之中或復生誤此邪子才所以獨有日讀誤書之消實天下之名言也然則此說非乎曰晦菴之言極爲至當夫學者讀書安於循襲者未免失於苟同而喜於矯枉者亦未免失於苟異如吳才叔書裨傳專是致疑於前人之說至於聖經所載而無可疑者或併疑之所得處固有之所失處亦不少此晦菴所以有虛心靜慮徐以求之或得其實之說而豈以苟異爲貴哉

吳氏曰先儒多謂康叔尚幼以此書多稱小子故也康叔武王弟武王九十三而終康叔至此安得尚幼今陝右之俗凡尊之命卑貴之命賤雖長且老者亦以小子呼之若相親愛之辭疑此所謂小子亦然

或問林氏蔡氏論康叔爲司寇事如何 [illegible]

[illegible] 曰蔡氏之說是也司寇係天下之命不可兼出侯國以治民化殷係周室之本不可兼入王朝以治獄且古典此明證其必不然如葉氏之說與經傳亦無牴牾觀君陳之書亦言刑則可見矣

或問要囚諸家之說不一曰蘇葉皆以要爲獄辭 [illegible] 則要當作去聲猶今出獄成案節款是也若作斷獄說則要當作平聲猶今世判結也二音各不同而孔氏謂察其要辭以斷獄則合兩說而要字却作平聲模糊難辨愚謂經文但云要囚而不云要辭則如今說者穩且周禮司寇之屬鄉士遂士縣士皆言聽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氏注云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矣愚按此說即如今世獄官之 [illegible] 判結也 [illegible] 夏氏謂要囚乃要勒拘囚之也

然要囚書有四處康誥二多士二若如吳說誥戰要囚之去
文固順以之說其他三處要囚則不協蓋吳氏曰將要囚二
字作連蘇字說去恐無所據
或問今以由文王作罰刑為非然則文王之罰刑不可用與曰
文王教化已至而猶或有不孝不友者則制為刑罰以警之
今殷民狃於紂之惡習溺至此教化未加不責臣以數教而遽
欲用文王之刑罰以加之而不赦其可乎

酒誥

穆考晦庵中庸或問曰昭穆之昭舊讀為韶今從本字何也曰
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讀為韶者先儒以為晉
辟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侶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曰其
為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
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宮之東

南其制則孫毓以為外為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
南是也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
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
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
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
遷其遷之也新主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于北廟北
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
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室中則唯太祖東向自
如而為最尊之位群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
群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
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群廟之列則左為
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曰六世之後
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

為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
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
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
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
之列亦以為序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
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為文之昭邘晉
應韓為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
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
世穆固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
世穆而六世昭則是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也其可乎曰不
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
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不失其序一世自
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

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
無所易唯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
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
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歟曰然則毀廟云者何
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為將
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撤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
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
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
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
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
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
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
為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

南廟子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
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
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為五
廟而祧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
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
昭王祔而為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
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
祔而為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
者藏于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
王克商而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
所遷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
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
說孰為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曰祖功

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為如此則是為子孫者得以擇其
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是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於
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苟以
以此為嫌則秦政之惡夫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為
過矣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為百
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
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

呂氏曰不湎于酒亦是常事周公稱之直至天若元德人之進
德惟於最難捨處捨得故得暇即是生德不已應天順處為學
世皆溺于酒在當時最為難捨學者為學須各隨分量看自
家身上有過惡困猶難去者日夜消磨滌除氣質使進進遷
變方到得天若元德地位此說甚占

或問劫毖殷獻臣一章諸說多矣雖孰不氏說如何 [illegible]

[illegible]
說劫毖多指酒不相干孫謂明 [illegible] 庶邦庶士
之說同極為條達但用力改遷以位宗工使不湎于酒則氣
象不然故侯傳采林王之說謂劫毖猶殷家長相之謂則其
臣皆自知敬畏而不敢湎酒意味又要貼切

梓材

或問非人命明德有以是有明自其知不知言之則曰皆曰明德之
大學註在明明德亦以心之靈知覺為明德子獨以智德
為德本明何也曰二君子說明德大綱皆以智言之夫明德
固本於知然亦非智之一端所能盡若止以智言則所謂仁
義禮之德皆非明德乎書所說先王勤用明德明德惟馨克謹
明德左氏傳所謂美哉禹功明德遠矣豈可獨指以為智言
說益德根於一性本自光明以言其仁則慈愛惻然不

可敬而非含糊姑息以為慈也以言其義則正非取舍斷然
不可亂而非矯激苟且以為宜也以言其禮則辭遜節文粲然
然不可紊而非足恭苟過以為禮也以言其知則泯 [illegible]
而非私智穿鑿以為知也是所謂明德也至其蔽於物欲則
其明德始昏故惻隱之心不明則蔽而為殘忍刻薄之事
惡取舍之不明則蔽而為貪冒無恥矣辭遜節文之不明則
蔽而為倨慢驕吝矣是非可否之不明則蔽而為愚濁 [illegible]
矣是所謂昏德也

召誥

或問蔡氏說面稽如何 [illegible]
[illegible]
之面同蔡氏說面字上提綴頗切面亦無 [illegible] 理然此類用
之時文則為深功用之說然則意味多淺不如止作面向之

渾成講經者所當知也

王氏說命哲命吉凶歷年雖非召公誥戒之本意然不可不知

[illegible]

或問惟其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說者多以為成王將祀于新邑故召公奉以助祭呂召公欲王以敬德祈天永命以小民受天永命耳若然則是欲以禱祠而祈永命乎

洛誥

呂氏曰洛都雖有二城而成周則其總名杜預孔穎達皆以下都為成周謂敬王避子朝之亂自王城徙都之其說不然大可以包小小不可以包大言成周信為下都之名則凡書之言洛者皆謂之成居是以下都之名而包王城其不可信一也左氏未嘗有敬王自王城遷成周之明文第言子朝既逐王入于成周而已敬王前城成周之辭亦不明成王合諸侯于

成周以為東都則成周者洛都之總名明矣其不可信二也

[illegible]

或問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或以為未寧所以尊周公之禮為未能安公之功而留之曰周公之致太平自視歉然豈以成王未尊己之功而欲表能尊己之功而始留乎

或問林少頴曰諸家皆以命公後為封伯禽大抵待封伯禽然後留此洛文夫要君之為豈所以待周公哉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皆言厥命公以周公之事又言周公克謹厥始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則周公於殷民蓋嘗為之司牧非特營洛遷之而已書言命公後者蓋成王祀洛之後復欲鎬京故命周公留洛以鎮撫殷民若近世留守留後之謂下文迪將其後惟告周公其後作冊命公後皆此之謂也伯禽與太公望相先後報政傳記言之甚詳則伯禽封魯固已久矣曰孜之君陳畢命則周公之留洛鎮撫殷民明矣公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曰伻來毖殷則周公許王留洛以化殷亦明矣夫成王東祭祀朝諸侯於洛而實都鎬京則其留公鎮洛乃必然之理也史記言太公受封於武王之世又言武王克商封弟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封叔旦於魯史記所言蹤未可盡信然武成言武王克商報功列爵分土則太公之封必當在武王之世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則周之報功而封建親賢孰有賢於周公者乎又言太公之封於齊周公之封於魯各百里而又並言之則公不應先封太公至遷洛之後始封周公蓋周公之封魯已久而公入為相攝政令公欲退老故成王留公於朝不使歸魯而竟命伯禽為侯亦以故如此此非獨據魯頌所言王曰叔父建爾元

子俾侯于魯豈二事不相背戾而勞林氏要君之疑亦與誠但書之所言命公後告周公其後之言指辭不明以為果命留後耶則文義非斃以為果命伯禽耶則其位不如其它命封之例明言封伯禽乎魯洛誥一書多缺文意其必有所說當存之以俟知者

多士

或問吳氏以蔡氏說遷民如何 [illegible]

[illegible] 曰按康誥召誥洛誥皆作於七年三月 [illegible]

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illegible]三月乙[illegible]周公初基[illegible]洛[illegible]文武

[illegible]

十二康誥言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召誥言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周公命殷庶庶殷丕作雒誥稱殷民之當遷者其丁壯即於此時與四方之民同赴洛赴工而歸留居於洛其老弱室家則俟營洛既成宅盡已備而後盡遷居之故洛誥有伻來毖殷之語召誥有庶以雒民保受王威命之語而並無遷民之誥多士之叙所謂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要其終始遷之時而言之耳 [illegible]

[illegible]

朕來自奄一章乃[illegible]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徙爾于遐逖之地今[illegible]乃使[illegible]臣我事[illegible]我[illegible]宗[illegible]民以為遷徙于洛若以殷地之可以言遐逖乎[illegible]況為土中為帝居焉可以遐逖言乎若以為對君之[illegible]後則[illegible]乎洛非惟無據而周公對殷在二年七年後作洛乃七年[illegible]亦非事勢之宜也蔡氏專攻書叙為繆故其說若此

新安王氏曰周公誥遷在未營以殷民為頑成王命君陳始有毋忿疾于頑之語非併以為頑也康王命畢公始有毖殷頑民之說則此叙或出於後之史官故以頑民一字冠於篇首夫殷民不附於周謂之頑可也不忘殷先王之德者若指之謂之頑可乎故頑之一字周公未嘗出諸口也此說亦善

無逸

東坡曰人莫不好逸欲而所甚好者生也以其所甚好禁其所好庶幾必信然猶有不信者以逸欲為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明皇豈無欲者哉而壽如此夫多欲而不亨國者皆是也漢武明皇千一而已豈可專恃哉飲食野葛者必死而曹操獨不死亦可效乎此說甚善

林氏曰宋文帝彧衡陽王使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有飢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逸不知百姓艱苦今使汝曹識有飢苦知節儉耳唐明皇嘗種麥于苑中率太子以下親往觀之曰此所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又曰深山窮谷之民暴露勞苦窮年不休終身不知聲色香味之可好故其壽多至百年其居于都邑者有紛華之色聲香味之可玩故多夭死以是觀之人君之壽豈不本于無逸乎又曰陶侃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于齋外暮運百甓于齋內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侃之心以一日之逸其害如此人君知此則豈以今日耽樂為可哉皆善

恬裕齋藏版

新安王氏曰殷二十九君以甲名者六曰大甲小甲在太戊之前曰河亶甲沃甲陽甲在武丁之前又七世有帝甲國語司馬遷史記以帝甲為祖甲而孔氏以太甲為祖甲蓋孔氏因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遂意為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為至與太甲茲乃不義文相似遂以此祖甲為太甲耳其實不然此書言小人嘗譏小民非以為不肖也況先言不義惟王繼言舊為小人語無語次作其即位亦不見太甲復政思庸之意國語說帝甲亂殷又無可見之迹且[illegible]之

有未均禹之有太康豈可歸罪于父祖况七世之後乎學者
當捨傳記而從經文可也鄭康成之說雖未見其所據要乎
經文爲合耳此說是蔡氏曰不啻二人可稱迪甲陳氏曰下文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
周文王及云書其先後次第之序也祖甲之非太甲明蔡曰皇經組世曆祖庚之後八傳祖甲紀侯未盡未在位
三十三年蔡氏曰周公論三宗無逸但說不敢荒寧不侮鰥寡蓋
古人所謂無逸非謂于事爲必躬必親只此心致敬便是無
逸蓋敬則戰戰兢兢惟恐一毫不到安得去逸樂後世人主
如衡石程書皆是君代臣職以此爲無逸乃是元首叢脞何
異乎自縱逸者大抵古人之無逸此心之無逸也後世之無
逸事爲之無逸也

恬裕齋藏版

君奭

或問陳氏呂氏若天棐忱之說陳曰難不敢自以爲知天命如何置書曰其永信于休若天
此我以誠然自許不惟欺呂氏曰我不敢謂求信于天惟吁天庶乎輔我之誠曰陳說句讀雖順
然上天輔忱乃必然之理若以輔忱爲不可知則是後世疑
天之說也豈其然乎上文既曰我不敢知則是不必乎天而
惟知順天耳若以爲順天庶乎輔我之忱亦過未見必乎天
兼承了庶幾輔我之意不如陳同上天輔誠之理爲瑩淨也
呂氏曰弗克恭上下是不能嗣前人恭德也遏佚前人光是
不能繼前人明德也亦通
畫之文辭略互相備于殷言純佑命王人罔不秉德故文王止
言亦惟純佑秉德文王言時昭迪見冒聞故武王言昭惟冒
稱德
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
其調濟錯紛結欲其解釋黯闇汙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
雅量未嘗無翻然捨去之意所以欲其啟裕也又曰周公勉
召公以敬大召公所謂不存者豈若常人然哉亦毫釐之間
耳惟周公能見而治之微有不寬隨以啟裕開之微有不存
隨以克敬欽之須斂于幽思將形之際以末四爐錘之妙而
用于無鑄鎔之間也

多方

恬裕齋藏版

或問嗚呼王若曰呂王二說如何呂曰此篇始書周公曰王若曰陳氏曰嗚呼而後歎曰書無
此體蓋周公爲聖人之事故史官稱王命以周公之未當私王以別明辭體蓋也之所也○新安王氏以嗚呼屬
之上文其說曰周公不

誥言[illegible]又終以安[illegible]曰二說皆有味但以予沖子[illegible]之係
爲顧命先謂史官欲以君臣之分別稱首以周公句加於王
若曰之上已足見矣不待以嗚呼加王曰之上也[illegible]
以嗟嘆然之則古今之文皆以嗚呼爲發語之辭未嘗以嗚
呼爲語辭之終也或曰若爾又未知果然也姑併存之
呂氏曰周公知天未絕紂可也何所見而能數其年書我之未
忍之未厭紂之大也民由之而不知聖人觀天爲一動靜久
速極於閑暇故數其年而罰之五比武王所獨知者乃天
合歲月以明其數矣矣此武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也
所爲又不於說也爾多方或說與桀紂亦通[illegible]
[illegible]
陳氏說惟狂克念作聖之說亦善[illegible]
[illegible]或曰聖狂之分亦有其事乎曰太甲
初年欲敗度縱敗禮可謂狂矣至居憂處仁遷義終造通哲則狂
而克念至於通明者也唐明皇初政亦明亦幾乎通矣晚年
蠱惑至於亂亡則通明罔念而作狂者也
三山陳氏曰以周至天下之大視商遺民不啻太山壓卵舉不
服之民而誅戮之以一天下之心宜不爲過而成王周公猶
諄諄於口舌間不能自已何也是足以見古人忠厚之心常占

之理人不以有疾圖天下之心寧使天下[illegible]而不忍傷
於天下[illegible]不以四
凶之言治而[illegible]門操切之政發不以有由之逆命用其
究之師要人爲續和之[illegible]大下於母子養育之中自
以不如意而遂至於過其[illegible]之舉也泰東之後呼亦博矣
三山陳氏曰純一也天之不與夏者純一而不純[illegible]
而天或降之災異未遽至於喪亡者豈天之不畀於未純者
待其改悔之意若天之不畀至於純一則無一毫僥倖之
意矣天之佑商必曰純佑命天之不畀夏必曰不畀純則純
者極至之辭也

立政

或問三宅之說何紛紛也曰蘇氏以爲乃事乃牧乃準一篇之
中所謂三宅者參差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也言極當
蘇說事牧準則未安也曰首言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
不同孔說何如[illegible]
曰孔說大體亦得矣但以準人爲士官則是士師亦當在
王左右亦非職之尊者也曰蘇說如何[illegible]
[illegible]曰蘇氏以常任爲公卿矣然公卿之上
左右復有所謂牧民之長乎曰林氏釋蘇說曰州各有伯
伯即州牧也常伯兩伯形伯皆以公卿兼牧定常伯亦王左
右也曰內伯形伯誠爲州伯矣然既入爲王朝之六卿則所
職者卿之事經中初無兼領州伯之據其曰東西二伯者乃
召公畢公而非內伯形伯也安得因一伯字遂轉以爲常伯
乎至於以準人爲守法之有司亦未穩夫守法有司職之微
者也安得稱三宅又安得在王左右乎曰孔以常任爲六卿
而又以準人爲士官呂唐孔氏以準人爲獄官而士乃更六卿

爲殺御而生人則以爲司寇之屬又何也曰此書後可再以獄事爲言則知準人爲平法之官明矣但孔氏以常任爲六卿則司寇已在其中故以準人爲士官以避其重出耳然士官乃司寇之屬職之小者也以爲二事則未安唐孔氏改爲獄官是矣然於上文六卿又未免有重複字於此大抵祖二孔之說而捨其義之無不通耳曰王說如何 [illegible] 曰王說大臣職位分不明以常 [illegible]

伯爲庶官之長則是六卿也然常任又以爲常事之人未知於六卿之外所指何官以君所准者爲準人亦難以定其爲何職也孫氏常伯常任同王說準人則同孔氏葉氏以常伯爲六卿以常任爲小宰之類固不待論矣準人則以爲師氏之類若其他與王氏同然君德之所係則在公卿乃捨之何與張氏以準人爲公孤兼之推王氏之意耳然公孤職之全

其乃言於三宅之末則不倫矣陳氏常伯常任同蘇氏而準人與孔氏同此其大略然也

或問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及戒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呂氏夏氏皆以立政立事爲一句以牧夫準人爲一句謂三宅略舉其一以互相備如前言常事司牧而不及準惟有司之牧夫而不及準事也或以爲下文言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又言繼自今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則知當家以立政爲一句而以立事爲三宅二說如何曰此章多錯綜互舉不及全文其於勿用憸人克用常人止言立政而不言立事者又舉政以見事耳呂夏之說文勢穩順當從之蘇三宅雖備要未安也

周官

或問書敘呂說如何 [illegible]

者也 [illegible]

之事可興圖 [illegible] 治之序也 曰周禮六官之首皆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乃立其官以爲民極則宅洛之後官制已行雖淮夷再亂而朝廷之六官何害於自舉其職豈待淮夷既滅而後官制可行耶蓋成王慮外患既平內治或至玩弛故攄舉周禮建官之大旨儆飭群臣使各舉其職故作周官之書非至是始行官制也

或問王氏謂公論道而孤弘化公燮理陰陽而孤寅亮天地林氏謂其鑿如何曰荊公穿鑿固多率其的確處不可例以爲鑿而棄之林氏多闢王氏其說暢然達處誠佳然微劃之過率略處間亦不免此類是也不可不知

三山陳氏曰周之六卿乃三公兼節命曰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是召公統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矣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是以公兼卿也春秋有宰周公是以卿而兼公也自是而後不知古人建官之意漢以太尉爲三公太尉古官也又其後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此諸侯三卿也名實俱乖矣

或問擾兆民不載呂說何也 [illegible] 曰舜典言敬敷五教在寬是教在於寬以敷教之術而言也此言擾兆民言施教以擾其民以施教之效而言也若冢宰言統百官均四海宗伯言治神人和上下皆以效言呂說乃敷教在寬之意自其所施而言故造語雖精恐非經意

或問詰姦慝刑暴亂乃夏氏呂氏林氏之說而子取爲己說何也 [illegible] 曰三說皆是而所有未全夏氏 [illegible] 相爲本末是矣然謂

蓋謹語也不刑則不可呂氏辨誥與刑辭矣然失互見之義則誥若似爲未必刑刑若似爲未必誥林氏言駁文固得互見之意然不辨姦慝暴亂之所以殊又未免籠侗而無別得此失彼故不得不以已意言之此類多不盡載

〇舜命契爲司徒以敷五教王制司空未以量地置邑度地居民伯禹爲司空亦以禹平水土人得平土而居之也今周官謂司徒掌邦教司空掌邦土若相合周禮大司徒之職則掌建邦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其閒分田制賦徭役之事居多雖以十二教及鄉三物教民而不詳及於五典之要養民而後可教猶有可言至於小司徒鄉大夫遂大夫等職於地利之事尤詳則司空已無可爲者今周禮以爲掌邦事而百工之事皆在焉先儒因以考工記足之竊意又官非止於工之事然其詳不可考矣

〇或問六年五服一朝與周禮不合何也[illegible]一見曰周禮所謂侯服歲一見謂第一歲一見也甸服二歲一見謂第二歲一見也男服三歲一見謂第三歲一見也至第五歲而衛服一見至第六歲則皆休息正是六年五服一朝也諸儒疑之過耳左傳所載又與書周禮不同何也[illegible]曰叔向所言乃諸侯自相會盟之禮猶小行人所謂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云耳非諸侯朝王之禮也

〇或問諸家多以爲業大於功子獨以爲功大於業何也曰功業對言之則功大而業小子已即學業農事明之矣獨言之則功與業無異又觀其文意所主如何若曰周家有安民之功有伐商之功然後能成王業漢高有誅秦之功有滅項之功然後能成漢業則業固大於功矣戒御亡而功業以志言業廣以勤言則知人臣能勤勞以廣其職業然後能成輔治之功也新安王氏之說亦佳[illegible]

[illegible]

〇或問子訓驕矜肆侈爲奢何也曰矜以傲於人者言之謂驕矜也肆以縱於己者言之謂驕肆也奢以用物而言之謂奢侈也奢以閑邪言之謂侈大也

〇或問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何以能作德而不作偽曰恭儉皆德之發也本出於吾德之所固有皆移於物欲故發而爲驕侈耳夫恭敬之心人皆有之而無不約得節之宜出於天理之自然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分非由外鑠也惟致知以明之誠意以實之則能自得於心矣然後推此心之誠敬而實行其恭非內存驕恣而外爲是恭也推此心之節約而實行其儉非內欲奢泰而外爲是儉也如是則能作德而不至於作偽矣

君陳

〇或問君陳或以爲周公之子如何曰陳氏曰周公命康叔曰乃不廢考文王乃穆考文王成王命蔡仲曰無若爾考之違王命況周公有大勳勞若命其子以繼父事豈無父子之辭以寵之哉

〇或問先儒言君陳爲新進如何曰玩成王告戒之辭固可知君陳之爲新進至謂斯時當畢羅周公之典慮舊臣撓作意則害治體恐未必然蓋君陳之政大體固當率法周公然辟以上辟簡修進良與周公之時合由以容無或刑人殺人之規已有間矣而謹始和中時世又自不同兼諸老亦未可以作意害治疑之然則成王之不命諸老而命君陳蓋以君陳自足當此任耳恐不必過爲之說

說命

吳氏曰唐虞之際爲嗣君者方三年之喪不知其爲君三代之時爲嗣君者方三年之喪雖知其爲君而未嘗正爲君之禮春秋之後爲嗣君者方三年之喪雖正其爲君之禮而廢哀之服矣嘗一日而緩哀也堯之子丹朱舜之子商均禹之子啓方居喪時皆不知其果可與否也三年之喪畢謳歌獄訟者之舜禹而不之朱均之啓而不之益故丹朱商均知其不爲君啓知其爲君故曰唐虞之嗣君不知其爲君也[illegible]墨即位而哭弔者致辭皆稱綏而不言曰有司聽於冢宰三年而後即位故曰三代之嗣君雖知其爲君而未嘗正其爲君魯伯禽有戎之征天子之命也猶墨絰而從事晉襄公崤之師社稷之故也猶墨衰而即戎故曰春秋之嗣君雖正其爲君而廢衰之服矣嘗一日而緩哀也

君牙

或問蘇氏謂昭王南征不復齊桓乃以問楚是終穆王之世君弒而賊不討今君牙冏命之書皆無一言及痛憤怛之語以見周德之衰何也曰按左氏傳管仲問楚以昭王南征不復楚人對曰南征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杜預注謂昭王南巡狩涉漢而溺又言昭王時漢非楚境故楚不服罪呂氏春秋曰昭王將兵征荊涉漢梁敗王隕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然則昭王之不復未可便以爲楚人之弒也

東坡曰方成周時越裳氏來朝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也中國其有聖人乎方是時四夷之民莫不戴王然風雨雖天事非人力者亦歸德於王及其衰也一寒一暑亦作王之怨是故聖人以民心爲存亡一失其心則無動而非怨矣賞則謂之私罰則謂之虐作德則謂之僞不作則謂之畏出令而不信無事而生怨豈王之罪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遊一豫且以爲德豈有風雨寒暑之怨乎此言亦善

呂刑

林氏曰唐孔氏辟氏以贖爲罰刑爲辟篇中所言百鍰贖也墨辟至於大辟刑也此盖欲推序中所言包括一篇之義故分贖刑爲一辭與曰命作贖刑與此贖刑何以異而必分之乎殊不知五十八篇序有包括一篇之義者亦有但言大略者不可執一說也

或問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諸家多以爲戒當時典獄何也曰此一意乃全舉古語以示訓至後章嗟司政典獄而下方是戒當時之臣文意甚明故從孔氏作意時典獄之臣兼言天德而作元命亦非當時之臣所能及擇吉人以望其臣語自有別致之辭章可見

或問孔氏謂五刑之疑有赦而從罰皆儒所共遵而老泉之論大抒人情[illegible]今乃取王說何也曰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不簡謂罪不當矣五刑若今世有罪而情理可憫則從之從輕者是也故從知而用罰非謂其無罪而姑罰之也若夫疑則獄疑而不可知者也若爲盜而無贓證殺人而無明驗是爲疑獄疑則不可知其人爲有罪矣不可知其爲有罪雖輕罰猶不加況加以重罰乎故今世疑獄雖殺人之罪而不敢遽加以刑蓋不知其爲果殺人故也世以爲重罪之疑而加以重罰受罰者果何辜哉先王之制必不爾也故曰五刑之疑有赦

赦則釋之而已若更有罰何足以為赦耶安王氏所以之說矣且老泉謂或有證以殺人而不能自明者有詐殺人而官不能折其實者所以必贖於贖[illegible]不能自明與不能折其實予擇他人之知者言之耳彼或不能自明官或不能折其實了之人又安能知其為疑哉使果知其為不能自明者耶則是已知其非罪矣非所謂疑也罰焉可加乎果知其為殺人而不能折其實耶則是殺人無可疑特吾未能折其實耳天下之理固未有為其事而果無實者特患聽獄者不能詳推之耳果無實之可折是真可疑者也又焉可復加以罰哉蔡諸儒多謂五刑之疑有赦即所謂正于五罰五罰之疑有赦即所謂正于五過經文不應若是重複蓋五刑五罰五過皆所以從之又皆以正言是皆明知其罪之所止者也至於五刑之疑五罰之疑則是不知其為有罪若無罪也則直赦之而已非

推合於人情法意而上下文支脈絡亦皆貫穿矣或曰五刑不簡正于五罰若五刑之疑者既已竟赦之矣則又安得有所謂五罰之疑者哉曰刑不簡而正之五罰蓋既知其罪不當於刑而罰之也其有罪不當於刑而宜罰者而其所以致此罰罪之由或疑而無證則為五罰之疑矣故疑亦赦之也或曰罪不當於大辟何不減為宮罪不當於宮何不減為剕乃從罰何耶曰此先王所以制為贖刑以代其傷殘支體之條而寓其仁以全民生者正在是也漢孔氏亦謂不降相因乃古之制唐孔氏亦謂以刑罪所犯故不得降相因如後世減降之律斯言得之矣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蓋情罪灼然當刑而不可出脫者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如有累罪於此而不附於贖加以墨又似失之重若捨之則又不可縱蓋有罪而情理可憫所謂不幸刑者也故赦之而從罰如今世之徒罪杖條目多矣析其指服者當贖而刃傷者不當從刃傷比之折肢損目把之輕重不等矣今如折肢損目則使之受徒刑而刃傷者則加而受徒罰刃多而傷淺者受徒刑刃少而傷深者受徒罰者所謂五刑不簡而止于五罰者也刃少而傷深者固當罰然所以刃而傷之者或出於彼迫我而我不得避之或本無意而偶加之則其情理又輕矣故罰之不赦而又正于五過皆是明知其情罪之所止者也赦則不能知其人之為罪也故直赦之蔡氏曰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然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朴之寬惟處以贖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為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或者[illegible]

文侯之命

或問王氏曰侵犯我土地殘傷我人民不載何也曰犬戎殺幽王周室大壞王降而圖厥豈止侵土地傷人民而已去之則無不包矣

費誓

秦始皇驅戎狄之塞外此非先王之智力不及始皇也先王至仁非不能攘戎夷錯居內地者乎時與之相安於無事苟其或叛則征之服則撫之不為己甚故不暇遠攘定而遂之也要之政治苟修雖有戎狄不能為患苟以為吾之法家拂士耳政治苟亂雖無夷狄皆自作仇讎故斥逐夷狄不足以救秦之亡而後世從戎之論則又審於自量者也

林氏曰戎夷錯居魯之境内淮夷徐奄須武庚之亂驕悍未服周封建諸侯以周公居魯太公居齊此二人親賢之最而分地乃介於戎夷之間去周甚遠則以控扼東夷故也周公留佐輔周室使其子伯禽受封於魯東夷之心必不利於魯之建國故伯禽始居曲阜而戎夷並興者蓋與之爭魯也按史記太公封於營丘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人來伐與之爭營丘周家初定未能安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淮夷徐戎之於曲阜亦猶萊夷之於營丘徐戎淮夷環地相接若唇齒猶角之勢服則俱服叛則俱叛者也以閟宮之詩可見東郊不開魯可謂危矣而伯禽能爲戰守之備以待之號令明而賞罰信卒使戎夷遠遁遂以安魯社稷輔成周家盤石之勢可爲萬世法故録於帝王誓命之末

或問三郊三遂孔氏及林氏東萊諸家皆以爲東郊受敵故止言三面然不言三鄉三遂而言三郊三遂何也曰夏氏謂大國總四面而言之止於三郊三遂耳不必泥東郊不開之說以爲有四郊四遂也若指四面而言則天子六鄉亦可以謂之四郊矣此說已詳況東郊不開自指夷戎並興於東遂故東郊嚴備其門不敢開非謂其已至東郊耕郊在十里之外若至東郊則已逼城下况費在東海郡後爲季氏邑亦非東郊之地也東郊不開猶漢世烽火通於甘泉而穀門霸上皆屯兵以待之非謂匈奴已至此且楚七國反閉函谷關亦非謂其兵已至關下也

或問東坡言費誓言征言築而不言戰蓋不欲用兵如何曰東坡謂伯禽捨東郊而往搗戎夷之巢穴此乃後世行險之師伯禽規模正爲不可勝之策蓋王者節制之師也恐未必若此而所以不戰者蓋此誓乃在於治兵之時非如泰誓牧誓臨戰而誓故不言及戰然要之此後不曾及於戰則是亦未戰也但不如林說圓混耳

秦誓

或問先儒言王者之澤至文侯之命已竭受之以費誓以法制之在故國猶可因也受之以秦誓以義理之在人心猶可復也充穆公之心而因伯禽之法帝王何遠之有今不載何也曰伯禽之誓自作於成王之時恐不可謂之法制之在故國義理之在人心無時而不然亦待秦誓作而始知其在人心者可復也夫子定書其可以垂教者不間諸侯之事皆録之於帝王之末意思平正自有餘味或曰無垢謂夫子傷平王不能復雖明王道以爲若效伯禽用兵則犬戎可滅效穆公悔過則聽言用賢王道可與此論甚高不取何也曰伯禽之用兵穆公之悔過將爲百王法豈特平王可用而專爲平王

[illegible]申也故王治代更社稷盡之書四至下覺徑般故陽[illegible]

誅哉如前說則無旅之意已在其中如無旅之意則大事定
書之意似狹而其味反深也或以為夫子纘周百世可知必
知秦之有天下故終秦誓此則其事殊不必辯也
或問責人斯無難數語諸家皆以為穆公語而子以為古人之言
何也曰上文之言古人曰下文言我心分別甚明兼又文順
而意暢若採以為穆公之語非惟強自分截文意亦齟齬也
或問民訖自若是先儒多以為人情不美如何曰孔說理直正
當若以為民情不美非惟截斷其意亦豈可以為解書之旨
或曰由一人與一人之慶多以為穆公自美身而言如何曰此

恬裕齋藏版

公上文兩節之意極明古者稱一人惟天子公孫孔子稱一人子
重病之穆公決不敢為此非分之語況語意與上文不相接
乎

尚書表註二卷

（宋）金履祥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尚書表注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金履祥撰。履祥字吉父、號仁山、蘭谿人。從學於王柏。德祐初、以史館編修召、不赴。入元、隱居教授以終。事蹟具元史儒學傳。初、履祥作尚書注十二卷。柳貫所撰行狀、稱早歲所著尚書章釋句解、已有成書是也。朱彝尊經義考稱其尚存、今未之見。惟此書刻通志堂經解中。前有自序、稱擺脫衆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爲之正句畫段、提其章旨、與其義理之微、事爲之概、考正文字之誤、表諸四闕之外。蓋其晚年定本也。其書於每頁之上下左右、細字標識、縱橫錯落、初無行款、於古來著經之家別爲一體。大抵攟摭舊說、折衷己意、與蔡沈集傳頗有異同。其徵引伏氏孔氏文字同異、亦確有根原。所列作書歲月、則與所作通鑑前編悉本胡宏皇王大紀。參考後先、雖未必一一盡確、然要非盡無據而作也。至於過爲高論、求異先儒、如欲以康誥之敘冠於梓材篇首、謂前爲周公咸勤之事、後即洪大誥治之文。集庶邦則營東都以均四方朝貢之道里、先後迷民則所謂毖殷遷洛以密邇王化、其說甚辨。而於篇首王曰封三字、究無以解、因復謂王字當作周公、封字因上篇酒誥而衍、則未免於竄改經文以就己意矣。是則其瑜不掩瑕者也。

元金文安公著

尚書表注

通志堂藏板

尚書序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奥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

子舊堂漢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

尚書表注序 一

其間豈無傳述傅會所以大序不類西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意多繆經文而上誣孔子朱子傳注諸經略備獨書未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要領以授蔡氏而爲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衷矣而書成於朱子旣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猶或不無遺漏放失之憾予兹表注之作雖爲疎略苟得其綱要無所疑礙則其精微之蘊固在夫自得之者何如耳 婺州金履祥

序

尚書表注序

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警省經論通變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此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措諸其事大之用天下國家小之爲天下國家用顧不幸不得見帝王之全書幸而僅存者又不幸有差誤異同附會破碎之失考論不精則失其事跡之實字辭不辨則失其所以言之意書未易讀也燼於秦灰於楚鉗於斯何偶語挾書之律久之而伏生之耄言僅傳孔氏之壁藏復露伏生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顧伏生齊語易訛而安國討論未盡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澀今文雖立學官而大小夏侯歐陽又各不同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三家與古文異同是正文字七百餘事號曰中文尚書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始出至蕭梁而始備唐貞觀悉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儒爲之疏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正但其出最後經師私相傳授

以聞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
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
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
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
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
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
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
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隷古定更以
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
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
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
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
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
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
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
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
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
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
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尚書　金履祥　表注

虞書

堯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
虞舜作堯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
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
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
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
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
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
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
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
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
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
咸熙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
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
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静言庸違象恭滔天帝
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

泊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
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
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
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
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
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
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
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舜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
舜典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
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愼徽五典
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敍賓于四門四門
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
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
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
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
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

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
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
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
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
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象
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敎刑金作贖
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
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載帝
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
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
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
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
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
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
稽首讓于稷契曁皐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
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
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敎在寬帝曰皐陶
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
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若予

共工　虞　典禮　典樂　納言　總命　考績

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
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
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
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
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
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
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
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帝曰
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
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
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分北三苗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
方乃死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
九共九篇槀飫

大禹謨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
謨益稷大禹謨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
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

益之謨　授禹　遜皐　六府三事

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
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
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
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禹曰
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
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
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
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
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
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
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
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
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
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
念功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
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
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

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

尚書表注上

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皐陶謨 古文作咎繇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民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

尚書表注上

安民 [illegible]

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勑我五
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
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
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臯陶
曰朕言惠可厎行禹曰俞乃言厎可績臯陶曰
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益稷

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
予思日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
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曁
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
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
萬邦作乂臯陶曰俞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愼乃
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
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
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
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
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
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

鄰哉即四鄰

耳 作樂也樂本出於言志也詩以陶民風

化讒說

以丹朱爲戒

以苗頑爲[illegible]

樂

歌

簫 古文作箾

四鄰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　明庶朱子謂試字之譌

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
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
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
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
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
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擧敷
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
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
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
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
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
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
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
惟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夔曰戛擊
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
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
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
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
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

賡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
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禹貢 古文第一 夏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禹貢禹敷土隨
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
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
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濟河惟
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
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
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
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海岱惟青州嵎夷

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
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
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海
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
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
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
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
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
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
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

揚

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荊

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厎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豫

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梁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雍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厎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導山

河渭以北諸山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河渭南諸山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漢南諸山

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

江南諸山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導水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總敘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

土賦
井田
封建
弼成五服
外薄四海
告成
敘

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
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
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
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
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
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
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
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
成功

甘誓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甘誓大戰于甘
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
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
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
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
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五子之歌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五
子之歌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
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

通志堂

歌

明徵定保之事

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
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
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
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
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
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
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
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
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
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
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
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胤征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胤征惟
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
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眾曰嗟予有
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
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
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

惟時羲和舉明

徽定保之反

戒

逸書序

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尚書表注上 十六

夏自太康爲羿所逐保遷南夏仲康遷于后相皆在大河之南

羿據夏都因夏民以代夏政寒浞又殺而代之皆在大河之北

至后相居帝丘爲浞所滅而夏始中斷又四十年少康遂復禹舊物云

天命

誓

賞

罰

湯誓 古文湯誓第十

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湯誓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仲虺之誥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

尚書表注上 十七

天命湯爰師

湯德聰明勇智之德

湯德爲人心所歸

綏猷 一篇綱領

綏之罪 綏猷之反

撼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
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
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
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
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
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
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
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
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
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
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
永保天命

湯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王歸自克
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
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
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
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

天艱夏

湯承天以艱夏

事達天以綏猷

欽

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
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
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
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
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
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
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
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
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
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
忱乃亦有終 咎單作明居

伊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伊
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
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
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
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
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
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
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

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
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
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
不及以至于有萬邦玆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
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
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
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
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
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
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

尚書表注上

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
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
墜厥宗肆命徂后

太甲上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
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太甲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
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
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
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

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
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
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
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若
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玆乃不
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
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
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
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
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
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
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
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
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
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
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
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

誠 仁 敬
德—治—道—與
與 同
否德—亂—事—亡

終始謹厥與

治古文作乿

亂古文作𤔔

古文前後並同

申誥

湯德配天之盛

勉太甲與治同道

純誠不變爲一德

自言天命以德之

一不一爲存亡

桀以不一爲天所亡

商以德爲天所命

承王之休無斁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玆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愼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咸有一德

伊尹作咸有一德咸有一德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曁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

總以德之一與不一言興亡

勉太甲以一德之功

伊尹丁寧告戒

總上文保厥位之意

總儆戒以終之

前章喩民

左氏傳引書作盤庚

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盤庚上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盤庚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玆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玆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

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
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
業厎綏四方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
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
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
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
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
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
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
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
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
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
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
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
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
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
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
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

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
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
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
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
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
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
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
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
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
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
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
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
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
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
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
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
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

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
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
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予念我先
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
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
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
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
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
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
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
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
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嗚呼今予
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
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
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
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
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
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

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
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
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
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
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
宏茲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
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
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
民德永肩一心

說命上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
命三篇說命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
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
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
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
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
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
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
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

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糱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肜日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高宗肜日高宗肜日越

有雉雊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西伯戡黎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微子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我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尚書表注上

後學 成德 重挍

尚書

泰誓上 古文第二十七 周書

金 履祥 表注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厎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

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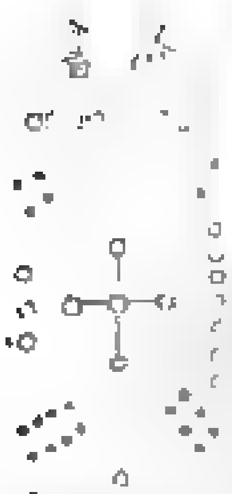
牧誓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

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武成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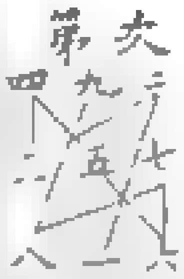


禹則洛書
二敬用五事 七明用稽疑 六乂用三德
九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五建用皇極 一五行
四協用五紀 三農用八政 八念用庶徵

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
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
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
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
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
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
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
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
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
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
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
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
而天下治

洪範 古文尚書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
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
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
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
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
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
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
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
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
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事一曰
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
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
哲聰作謀睿作聖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
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
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
曰厤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
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
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
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
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

尙書表注 七

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武王旣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尙書表注 八

旅獒

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訓

于王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金縢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屛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幷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大誥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

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惟予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

此若違卜之言

述艱大之語

民心所怨

士人敉寧武圖功之人

叙釋違卜之語

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

越卬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僣卜陳惟若茲

微子之命

崇德

象賢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微子之命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康誥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

明德慎罰

明德

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

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

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酒誥

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此誥康叔

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

宗工長及康叔臣屬之三卿以及康叔之臣皆當剛制于酒

禁殷民之飲

禁殷臣之飲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梓材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

若玆監永保民

敬

召公至洛

周公至洛

一篇大旨休恤敬

監殷之休

監殷之恤

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
受命已若玆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
孫永保民

召誥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
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
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
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
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
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
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
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
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
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
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
玆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
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
玆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玆服厥命
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

敬德

監二代之休恤

敬德之事　敬老

宅洛今日之休　敬民

化商今日之恤

敬德

敬民

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
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
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
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
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
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王來紹上帝自服于
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
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
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
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
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
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
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
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
嗣受厥命我亦惟玆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
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
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
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

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洛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

此又述成王命留之禮而周公答其文武

成王祭告文武以周公留後

告文武之冊

命周公之冊

天曰殷命

殷取亡之故

夏取亡之故

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
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
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
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
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戊辰王
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
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
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多士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多
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
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
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
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
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
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
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

夏亡夏命而肇夏

商之所以盛

殷之所以亡

周承天以罰殷

殷民為亂

天猷殷

遷殷民

解其怨望

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
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
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
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
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
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
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王若曰
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
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
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
即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
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
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
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
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
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
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
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
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
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

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
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
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
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無逸 古文亦有

周公作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
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
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
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
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
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
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
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
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
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
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

周先王之無逸

嗣王之無逸

小人怨之由

小人之怨

自責之得

責人之失

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
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
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
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
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
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
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
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
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此厥不聽
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
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
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
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
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
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
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
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若監
于茲

君奭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
周公作君奭君奭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
于殷殷旣墜厥命我有周旣受我不敢知曰厥
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
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
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
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
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
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
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
湯旣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
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
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
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
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屛侯甸矧咸奔走惟
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
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

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
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
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
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顚有
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
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
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
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曁武王誕將天威咸劉
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
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曁汝奭其濟小子同未
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
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公曰嗚呼君肆其監
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
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
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
德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
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
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
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
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

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蔡仲之命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多方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

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
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
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
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
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
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
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
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
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
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

尚書表注下　三十一

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
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
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
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
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
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
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
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
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
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

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
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
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
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
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
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
罰離逖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立政

周公作立政　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

尚書表注下　三十二

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
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
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
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
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
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
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
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
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
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惟

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

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

周官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

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
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
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
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
朝于方岳大明黜陟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
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
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
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
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
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

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
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
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
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
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
惟無斁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王俾榮伯作
賄肅愼之命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
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君陳古文尚書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
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
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
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
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
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
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
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
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

惟良顯哉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
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
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
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
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
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
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
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
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顧命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康王之誥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

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
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
首王義嗣德荅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
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
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
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
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
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厎
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
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
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
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
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
喪服

畢命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畢命惟
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
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
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

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
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
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
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
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
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
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
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
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
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
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
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
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
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
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
修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
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厎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
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
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

致警戒之辭

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君牙 古文尚書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君牙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

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冏命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冏命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

推原文武之聖亦有臣僕之助

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

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呂刑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幷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

原制刑之始 黃帝因蚩尤之亂而制刑 帝堯因苗民之亂而制刑

聖人絕有苗之虐民

德明惟明

德威惟畏

此章總上章之意以勉典獄之官

其今爾何懲下文

此下言刑

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

尚書 六注下 四三

法

衆聽獄之將所當

五刑之疑赦 五罰

五罰之疑赦 五過

五罰之等

閱實其罪

五刑之屬

五罰之權

中正折獄之方所以

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嗚

尚書 六注下 四十四

此章專告獄官
勉其以德明刑
戒其鬻獄致禍
東遷之書
文武之德
先正之助
犬戎之難

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文侯之命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文侯之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

治晉
諸侯之書
甲冑
弓矢
戈矛
鋒刃

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費誓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費誓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秦誓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秦誓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

古之謀人　黃髮　良士
今之謀人　勇夫　善諞
一介能容之人　利　榮懷
不能容之人　殆　杌隉

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此篇秦穆公晚年悔過之書也。秦之[illegible]故本末具見左氏傳而不書
作[illegible]之事[illegible]
[illegible]後穆公[illegible]
利功於[illegible]
之方而尚有[illegible]所望於人者大而所以自為者[illegible]

公歟

尚書表注下

後學　成德　重校

尚書通考十卷

（元）黄鎮成撰

元至正刻本

尚書通考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元黃鎮成撰。鎮成字元鎮，邵武人。以薦授江南儒學提舉，未上而卒。其書徵引舊說，以考四代之名物典章，亦間附以論斷，頗爲詳備。其中如論閏月而牽及後代司天之書，論律而旁引京房之法，論樂而臚陳自漢至宋之樂名，皆與經義無關，失之汎濫。其他四仲、五品、五教、九疇、六府、三事之類，皆經有明文，而復登圖譜，別無發明，亦爲冗瑣。又全書皆數典之文，而曰若稽古一條，獨參訓詁，尤爲例不純，似乎隨筆記錄之稾，未經刊潤成書者。然書本以道政事，而儒者以大經大法爲饒頭，類引之而言心。王應麟困學紀聞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然則剟書錄此四篇，果僅因此四語乎。鎮成此編，雖頗嫌蕪雜，然猶爲以實用求書，不以空言求書者。其自序有曰：求帝王之心易，考帝王之事難。可謂知說經難易之故矣。

此元至正年間印本也國初通志堂重刻
即仿此本第一卷內原缺五六兩葉故通
志堂刻本亦缺余於壬申之春得諸書
肆中數百年舊本可寶也
約合沈祥龍識

古者帝王垂衣而化未嘗不致意
於宜民之事而治歷象察璣衡
同律度禮樂刑政之必備風土貢
賦之必定讀其書於千百載之下
有不先攷乎此其何以識帝王之
治哉昭武存齋黃氏所著尚書
通考於帝王傳授則究其心法
於諸儒授受則究其家法曆象
則攷其辰次中星閏餘歲差者
爲璣衡則攷其北極出入七政躔
行者爲律度則攷其絫尺候氣同
生旋變者爲類禋服器巡守就宅
則於禮樂刑政者所攷矣畎澮丘
甸夫井田制則於風土貢賦者所攷

矣若範疇若王表若廟制若爵土之類矣不若之以圖辨之以說上推四代下及漢晉唐宋因革異同如指之掌使孔蔡復生不易其言也吁經世之書無詳於制度而治平之學必先於格知黃氏之書豈非治平之要歟昔人謂書以道政事蓋政與於心而見之行事者也考其事而得其心者有之矣未有不攷其事而能得其心者君子於此觸類而長之使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而帝王精一執中之旨在是矣旹嘉靖丁亥冬十月建安雷哉子桓父序

尚書通考叙意

二帝三王之政政者心與事之所形也道統乎心制作名物達於事內外之道合而帝王之道備矣然統乎心者先後古今脗合無二達於事者儀章器物因革無存故求帝王之心易而考帝王之事難粥後儒稽古不過以周爲據而秦人戓若周典亦多殘缺遂欲以不完之文以徵々古之舊斯益難矣然昔者紫陽夫子之教必語學者以有業次如所謂堯舜典曆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禮五樂禹貢山川洪範九疇之類須一一理會令透蓋讀書窮理即器會道乃學者之當務也余方授兒輩以書間或有問不容立答則取閱涉考究者會萃抄撮或不可言曉者規畫爲圖以示之至衆家之說有所不通則間述臆見以附于下如舊圖舊說已備者不復贅出其有未盡則隨條辨析焉歲月積累寖成卷帙兒輩乃請次其顛末以便考尋名曰尚書通考竊謂學有本末道無精粗禮樂官名聖人猶問則讀是經者安得不求其故哉方將就正於博洽君子然後退授于家俾爲格致之助亦庶乎紫陽夫子之教云耳時天曆三年歲名上章敦牂月旅太簇日得壬子後學昭武黃鎮成謹識

尚書通考目録

卷之一

諸儒家法傳授之圖　百篇書目

伏生今文尚書、　孔氏古文尚書

尚書名義、　壁藏異記

許氏書紀年圖、　虞書

帝王傳授心法圖、　若稽古

堯典大學宗祖圖、　九族

羲和世掌圖　曆象日月星辰、

朱子日月順天左旋圖　日月麗天之圖

經星列宿名數圖　經星圖

十二次舍圖　周天十二次日月所會圖

東坡辰次分野圖　四仲圖

中星運候　中星圖

月令中星圖

卷之二

歳差法

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歳

史記曆書大小餘辯　古今曆法

卷之三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璿璣渾儀圖

歴代渾儀　肆類于上帝

禋于六宗　輯五瑞

巡守　律

辰建六會圖　班志隔八相生圖

律管飛灰候氣圖　律管長短忽微圖

十二律還相爲宫　變宫變徵

京房六十律法　律法相生損益之八

卷之四

蔡西山黄鍾生十一律解　十二律管相生圖

變律　律生五聲

變聲　歴代樂名

度　周尺圖説

量　衡

卷之五

五禮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

如五器　五載巡守

封山濬川　五刑圖

四罪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

咨二十二人　世系

五品　五教

五刑有服　五流有宅

庭讓臣名　贊依永律和聲

八音　徴庸在位陟方

六府三事圖　帝王道統傳授圖

干羽　四載

九川距海畎澮距川　百畝爲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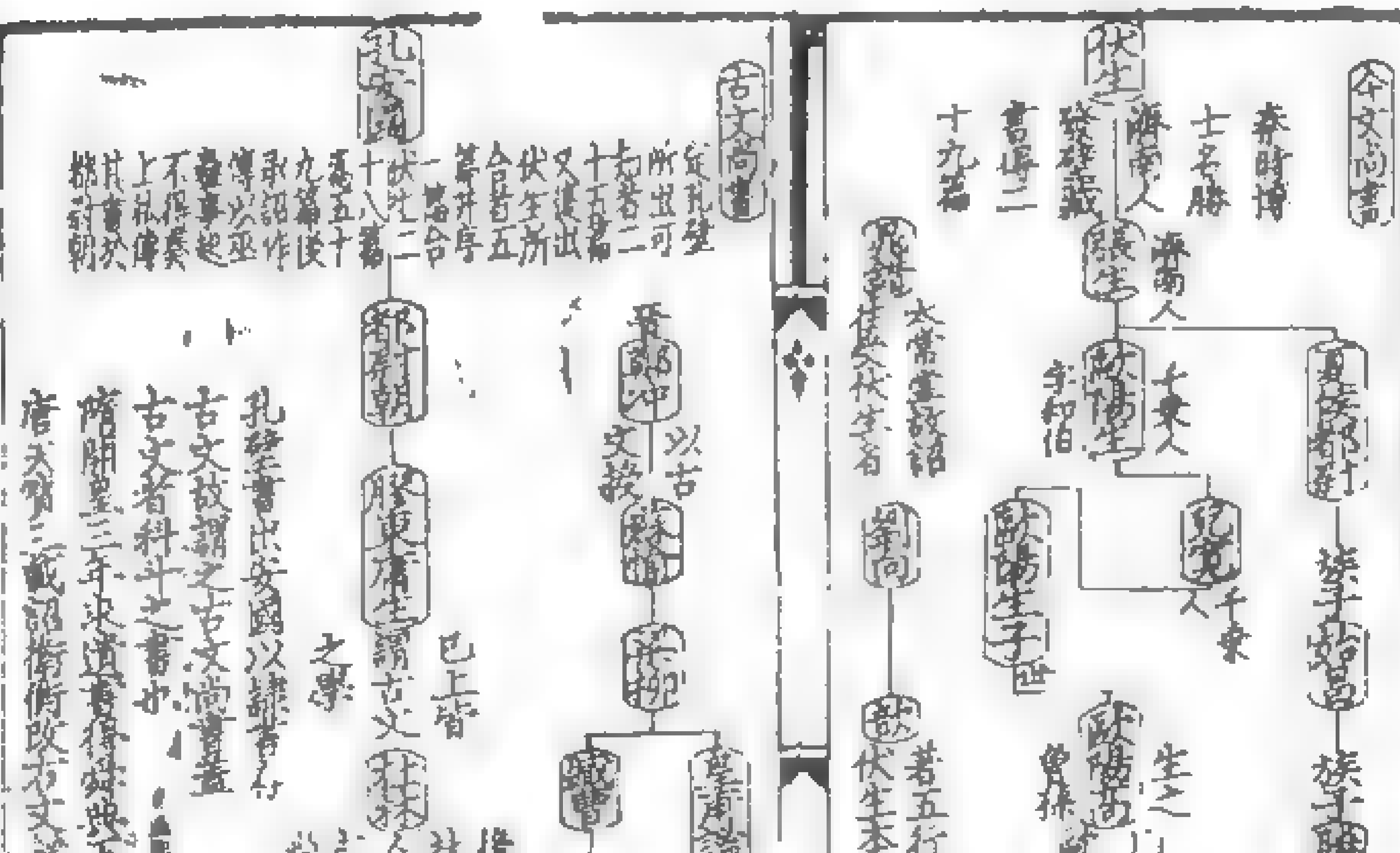
九夫爲井圖　四井爲邑圖

同刑賞之圖　　觀象作服
侯以明之
卷之六
弼成五服　　九成樂舞
通志八音　　朱子琴律圖說
卷之七
禹敷土隨山刊木　　九州水土圖
九州山川貢賦圖
卷之八
通志地理略　　禹貢五服圖
卷之九
七世之廟　　儀禮寢廟辨名圖
諸侯五廟圖　　諸儒廟制圖
劉歆廟制圖　　生明生魄望朏
生明圖　　生魄圖
卷之十
九疇之綱　　九疇之目
日月冬夏　　召誥土中
祖妣王表圖　　祖妣五表圖
洛誥太室　　列爵分土
田制賦乘圖　　無逸圖
周官圖　　六年五服一朝
周禮六服朝貢圖　　顧命圖

尚書通考卷之一

昭武存齋黃鎮成元

諸儒家法傳授之圖



百篇書目

伏生今文尚書凡二十八篇

堯典 皐陶謨 禹貢 甘誓 湯誓
盤庚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方 多士
立政 無逸 君奭 顧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右伏生所授者漢武時又入僞泰誓一篇爲二十九篇

安國古文尚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

大禹謨 五子之歌 胤征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三篇 咸有一德 說命三篇 泰誓三篇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 周官
君陳 畢命 君牙 冏命

安國復出尚書凡五篇

舜典今文合堯典 益稷今文合皐陶謨 盤庚文二篇今文合一篇 康王之誥今文合顧命

右今古文通五十八篇又百篇之序一篇卽今所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篇首者也

逸書

汩作 九共九篇 槀飫 帝告 釐沃
湯征 汝鳩 汝方 夏社 疑至
臣扈 典寶 明居 肆命 徂后
沃丁 咸乂四篇 伊陟 原命 仲丁
河亶甲 祖乙 高宗之訓 分器 旅巢命
歸禾 嘉禾 成王政 將蒲姑
賄肅愼之命 亳姑

右四十二篇書亡卽書序謂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者也

通前今古文合百篇之數

漢張霸僞書凡二十四篇

舜典 汩作 九共九篇 大禹謨 益稷
五子之歌 胤征 湯誥 咸有一德 典寶
伊訓 肆命 原命 武成 旅獒
冏命

張霸復出伏生書五篇

舜典 益稷 盤庚二篇 康王之誥 泰誓

右前漢諸儒不見孔傳張霸僞作二十四篇附伏生二十八篇又復出五篇并泰誓一篇求合孔氏五十八篇四十二卷之數

伏生今文尚書

史記儒林傳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敎于齊魯之閒學者由是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敎矣伏生敎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字和伯）歐陽生敎千乘兒寬兒寬旣通尚書以文學應郡擧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及時時閒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讞掾以

古法議以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後位至御史大夫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弗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孔安國曰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陸氏曰二十餘篇即馬鄭所註二十九篇是也孔穎達曰泰誓本非伏生所傳武帝之世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蔡氏曰伏生之書但有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今加泰誓一篇故為二十九篇

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伏生齊人晁錯潁川人）

史謂伏生壁藏而安國亦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傳教既久誦文則熟不必執經而口授之耳（出纂疏正義）

朱子曰伏生不出其女口授有齊音不可曉以意屬成及孟子引享多儀却與大誥無差只疑伏生偏記難者而反不記其易者然盤誥聱牙自是書之本體典謨貢範同出於生而明白曉如彼則書之所以艱深者非齊音使然而世之所以疑生者皆非其實也

文帝求治尚書伏生老不能行使晁錯往受之其後有歐陽生大小夏侯勝建之徒皆學伏生書寫以漢世文字號今文尚書

孔安國古文尚書

孔安國曰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復出伏生所合之篇并序凡五十九篇四十六卷

蔡氏曰二十五篇者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凡二十五篇復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又百篇之序自為一篇通伏生二十八篇共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篇首者也

四十六卷者孔疏以為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序凡四卷大禹皋陶謨益稷康誥酒誥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凡二卷外四十篇篇各有序凡四十卷又錯亂摩滅不可復知者凡四十二篇今亡

林少頴曰孔傳既成遭巫蠱不出漢儒聞孔氏之書有五十八篇遂以張霸之徒造僞書二十四篇為古文尚書兩漢儒者所傳大抵皆霸僞本也故杜預註左氏韋昭註國語趙岐註孟子皆指為逸書其實未嘗逸也劉歆當西漢之末欲立古文學官移書責諸博士甚力然歆之見皆僞本亦非真古文書也以至

賈馬鄭服之輩亦皆不見古文書至晉而後其書漸出及開皇三年求遺書得舜典然後於書始大備李氏曰古文孔傳尚書有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只以慎徽五典以上接帝曰欽哉之下而無此二十八字慎徽五典以下則固具於伏生之書至齊姚方興得古文舜典於大航頭始知有此二十八字或者由此乃謂古文舜典一篇皆盡亡失蓋過論也孔氏書始出皆用隸書至唐天寶三載詔衛宏改古文從今文書今之所傳乃唐天寶所定本也此古文指隸書非科斗古文也孔壁之書安國定其可知者其文以隸書存古文故謂之古文

尚書

隋經籍志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觀書周室得四代之典刪其善者自虞至周為百篇遭秦滅學至漢唯濟南伏生口授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

陽生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為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說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初漢得孔子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其泰誓與河內女所獻者不同安國合伏生書成五十八篇又為作傳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書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為之註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而又闕舜典一篇按舜典以伏生書分所闕之二十八字耳隋開皇初購求遺書有人言齊建武中吳姚方興於大航頭獻得孔氏傳古文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吳才老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矣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為一體其亦難言矣

朱子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文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

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摩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此又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

臨川吳氏曰漢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卽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偽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卽張霸偽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偽泰誓耳張霸古文雖偽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註家指為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偽書遼絕矣唐初諸儒從而為之䟽義自是漢世夏侯歐陽所傳二

十九篇皆廢不復行惟此孔傳五十八篇孤行于世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
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
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
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後乃出而字畫略
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夫吳氏朱子之所疑者
顧澄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爲古書則
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爲卷帙以別
於伏氏之書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澄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

尚書名義

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
書曰尚書也孔穎達曰言憑羣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
書後人見其久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

曰尚書又曰孔氏據在伏生之下故云以其則知尚字乃伏生
所加也自伏生言之則於漢世仰遵前代自周以上皆是書
是本名尚是伏生所加故諸引直云書曰若有配代而言則曰
夏書無言尚書者
夏氏曰此上代之書爲後世所宗尚故曰尚書

壁藏異記

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等於孔子舊堂壁中
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
按孔子七世孫子順爲魏相生鮒及騰鮒爲陳涉博士騰爲
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至四世孫安國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
新安陳氏曰鮒騰兄弟藏書必同謀謂鮒藏亦可騰藏亦可也
隋經籍志以爲孔子末孫惠所藏之書豈以騰爲惠帝博士邪

愚按孔子定書百篇遭秦滅學孔氏藏之壁中而伏生亦
藏於壁漢興伏生求發所藏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教于
齊魯之間漢文帝使晁錯往受時傳習既久通文已熟而伏
生老不能正言使女子口授之至孝武帝得僞泰誓一篇於
民間因合爲二十九篇而歐陽大小夏侯之徒皆學之爲以
漢世文字故謂之今文尚書及孔壁復出安國定其可知者
多二十五篇本皆科斗文字而安國易以隸書故謂之古文
尚書又復出伏生所合之篇五篇并百篇之序一篇凡三十
一篇合伏生二十八篇爲五十九篇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
滅不可復知悉送官藏之秘府又承詔爲五十九篇作
傳以巫蠱事起藏之私家前漢諸儒知有五十八篇而不見
孔傳漢有張霸僞作舜典及汨作等二十四篇及伏生二十

八篇又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泰誓三篇共六篇爲五十
八篇以附孔傳之數其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玄註解皆非
眞古文故杜預註左傳韋昭註國語趙岐註孟子所引眞古
文書皆以爲逸書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孔傳古文於
臧曹遂奏上其書於是僞書及僞泰誓皆廢但闕舜典一篇
然舜典本合於伏生之堯典固未嘗闕特少篇首二十八字
至齊姚方興始得舜典於大航頭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
馬鄭所註堯典以慎徽以下爲舜典非此也至隋開皇三年求遺書得舜典然後五十
八篇方備然孔傳始出皆用隸書至唐天寶三載詔衛包改
古文從今文今之所傳者乃唐天寶所定本也夫經籍遭秦
火殘缺書爲最甚其初伏氏所教者裁十之三晁錯所受者
止以其意屬讀則今文之傳固有不備然後孔氏發壁中之

歲以不知科斗書而以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增多伏生之半
則古文之傳又不能盡又況張霸偽妄漢魏諸儒已不識古
文永嘉喪亂今文之學又絕尚書一經至是幾於息矣豪家
數百載間乃至東晉而後孔氏之書始出其間泯殺真偽所
不暇論至於更歷傳受補詔踵繆斷章錯簡周田豕亥訛謬
一端且伏氏既有遺譏不以書授錯而以女子口授孔壁書
既傳諸漢劉馬鄭諸儒宜無不知乃俾偽書肆行欺罔是皆
不能無疑者矣嗚呼書之不幸一失於壁中之摩滅再失於
口傳之文字三失於序盡之論廢百篇之義既莫覩其大全
幸存而可考者其喪失又如此世之學者乃欲強通其所不
通斯亦難矣善乎朱夫子之言曰解其所可曉者而闕其所
可疑者則誠讀書不易之良法也

許氏紀年圖 許益之書

帝堯百載
堯典 所記七十載事 禹貢
帝舜五十載
舜典 大禹謨 前記初年事 禹三十一載以後事
皋陶謨 益稷
右唐虞一百五十一載書五篇
夏禹八載 又居喪二載
啓九歲
甘誓 三歲
太康二十九歲
五子之歌 十九歲

仲康十三歲
胤征 元歲
相二十八歲 少康六十一歲 杼十七歲 槐二十六
歲 芒十八歲 泄十六歲 不降五十九歲 扃二十一
歲 厪二十一歲 孔甲三十一歲 皋十一歲 發十九
歲 癸五十二歲
右夏十七君四百三十九歲書三篇
商湯十三祀
湯誓 元祀 仲虺之誥 湯誥
太甲三十三祀
伊訓 元祀 太甲上 太甲中 三祀
太甲下 咸有一德

沃丁二十九祀 太庚二十五祀 小甲十七祀 雍己十
二祀 太戊七十五祀 仲丁十三祀 外壬十五祀 河
亶甲九祀 祖乙十九祀 祖辛十六祀 沃甲二十五祀
祖丁三十二祀 南庚二十五祀 陽甲七祀
盤庚二十八祀
盤庚上 元祀 盤庚中 盤庚下
小辛二十一祀 小乙二十八祀
武丁五十九祀
說命上 三祀 說命中 說命下
祖庚七祀
高宗肜日 二祀
祖甲三十三祀 廩辛六祀 庚丁二十一祀 武乙四祀

大丁三祀　帝乙三十七祀
紂辛三十二祀
西伯戡黎　微子
右商二十八君六百四十四祀書十七篇
周武王七年即諸侯位十三年而伐紂共十九年
泰誓上十三年一月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二月　康誥蔡氏以為此武王封康叔之書與梓材並為武王書也金先生實證
周書二月甲申以衛封誅叛周紫敬　酒誥
梓材金先生為作洛時書　武成四月
洪範　旅獒十四年　金縢
成王三十七年
君奭元年　大誥二年　費誓

微子之命　立政四年　多方五年
周官六年　召誥七年　多士
洛誥　蔡仲之命八年　無逸十一年
君陳　顧命三十七年
康王二十六年
康王之誥即位　畢命十二年
昭王五十一年
穆王五十五年
君牙二年　冏命　呂刑五十年
共王十二年　懿王二十五年　孝王十五年　夷王十六
年　厲王五十一年　宣王四十六年　幽王十一年
平王五十一年

文侯之命元年
桓王二十三年　莊王十五年　僖王五年　惠王二十五
年　襄王三十三年
秦誓二十八年
右周歷十八君自武王滅商之年至襄王二十八年共四百九十九年書三十二篇紀其並依邵氏經世書其下注年者皆孟
氏以自堯至襄王六十五君堯元年至襄王二十八年歷年一千七百三十四而惟十八君之世有書夏亡書考之亦惟沃丁大戊仲丁河亶甲祖乙九君之世有書十篇耳自此二十三君之外其餘豈無出號令紀政事之言蓋皆孔子所芟夷者緯書謂孔子求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凡三千二百四十篇雖其言未必實然有書者不止二十三君則明矣

虞書

孔穎達曰堯與舜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鄭玄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

堯禪舜然後有堯之書舜禪禹然後有舜之書其書皆出後世故堯典則曰虞書舜典而下當出夏時乃曰虞書非史氏之舊也孔子序正之也故大禹謨益稷皐陶凡於左傳者皆曰夏書此史氏之舊也然孔子不正堯典曰唐書者堯舜一帝常相終始堯典載舜有鯀在下之言舜典載受終之事故因其舊曰虞書一因一革聖人無容心焉順乎自然而已

林元素曰仲尼定書與為虞書者原聖人授受之心杜百代篡

爭之亂以成堯之終也堯之遜舜使舜之跡著於天下使舜之功被於天下堯舜無二也堯之民即舜之民堯之事即舜之事仲尼刪書首稱堯典爲虞書者明非一人獨能與舜天下蓋堯之時天下已皆爲虞矣則雖堯之事即舜之事也

蔡氏曰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今云虞書或以爲孔子所定

夏氏曰典謨皆謂之虞書者蓋三聖授受實守一道謂之唐書則可以該舜而不可以該禹謂之夏書則可以該舜不可以該堯惟曰虞書則見舜上承於堯下授於禹

愚按堯典雖言堯事而自疇咨以下實爲禪舜張本況伏氏舜典本合於堯典史紀堯舜之行事以記禪讓之初終而三謨等篇亦舜時事所以均謂之虞書也

帝王傳授心法之圖

堯 — 舜 — 禹 — 湯

堯：欽 敬 寅

舜：欽恤 温恭允塞 敬敷五教 夙夜惟寅 祗載齊慄

禹：欽哉 敬修可願 祗承于帝

湯：懋敬 立敬 祗肅

中宗 — 文王 — 武王 — 成王

中宗：嚴恭 寅畏

文王：敬忌 懿恭 庸祗

武王：敬典 恭肅 祗承

成王：祗勤

愚按欽之一字爲百篇開卷第一義乃千萬世帝王心法源流自帝堯至於舜禹成湯文武其所相傳者只一節故凡曰欽曰敬曰恭曰祗曰寅皆一意也歟聖人者雖曰天縱生知而其於心制事未始須臾而不敬故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若稽古

山齋熊氏曰若稽古帝堯者蘇氏云史官之辭也曰吾順考在昔而得其爲人之大凡如此此說不然按堯舜之典禹皋之謨皆虞書也而皆稱若稽古夫以虞之史官謂堯爲古可也舜禹皋其時尚存亦謂之古可乎要之若稽古三字只當從先儒順考古道之說蓋聖人雖懷天縱之資然未嘗自用其私智每順考古道而行之如所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者即一端可知其他矣禹皋陶亦然故皆以若稽古稱之也

堯典大學宗祖之圖

克明俊德

明明德：格物 致知 誠意 正心 脩身

新民：以親九族 齊家 平章百姓（畿內民庶） 治國 協和萬邦（天下侯國） 平天下

止至善：九族既睦 家齊 百姓昭明 國治 黎民於變時雍 天下平

西山真氏曰明俊德者脩身之事親九族者齊家之事所謂身脩而家齊也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所謂家齊而國治也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所謂國治而天下平也夫五帝之治莫盛於堯而其本則自克明俊德始故大學以明明德爲新民之端然則堯典者其大學之宗祖歟

九族

孔傳言九族自高祖至玄孫之親

夏侯歐陽言九族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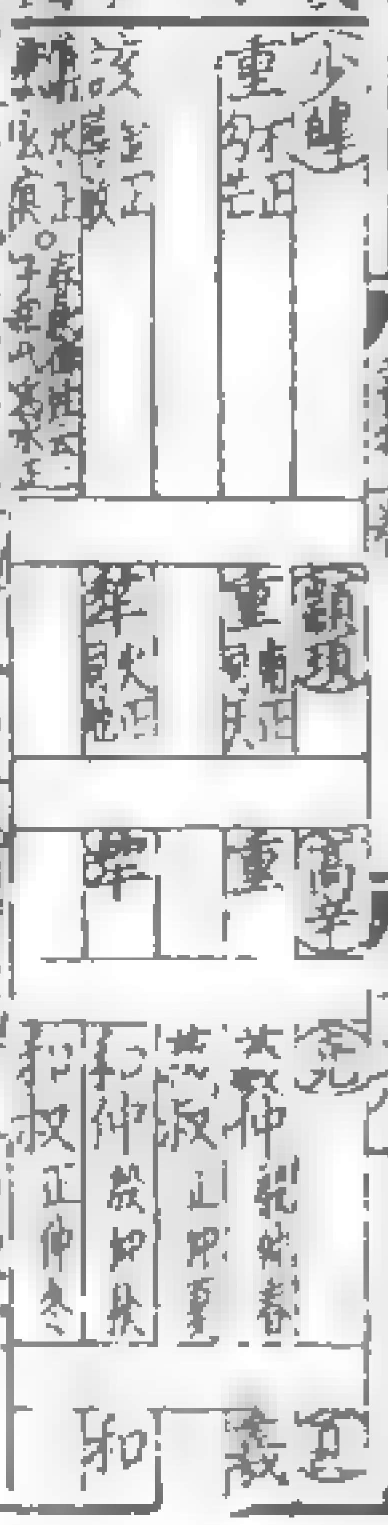
父族四 本族一 姑之夫家二 姊妹之夫家三 女子之夫家四

母族三 母之本族一 母之姊妹之家二 母之母族三

妻族二 妻之父族一 妻之母族二

愚按孔傳言九族蔡氏從之喪服小記雖有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之文然亦以上殺下殺旁殺之服而言至於高玄之服罕有身及之者書言九族既睦則是當時親被帝堯之德者以帝堯之壽亦無身及高玄之理故林少穎亦謂如此則只是一族大抵當從夏侯歐陽之說爲是況朱子亦嘗謂九族以三族言較大然亦不必泥但所親者皆在則亦未害朱子孔說也

羲和世掌圖



左昭二十九年曰少昊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犂

孔穎達曰異世重黎號同人別

孔氏曰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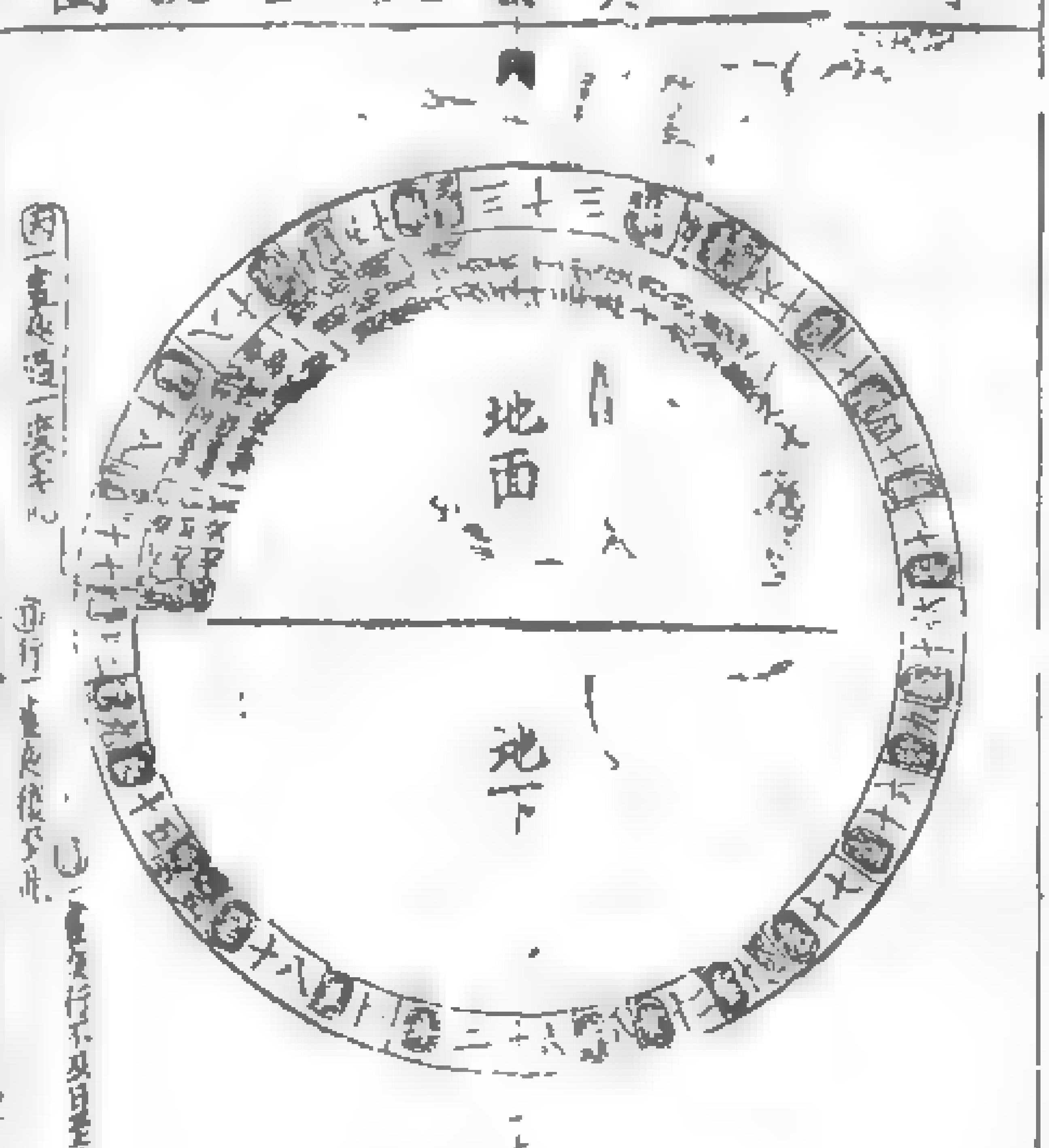
穎達云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堯復育重黎之後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呂刑傳云重即羲也黎即和也羲和雖別爲氏族而出自重黎故呂刑以重黎言之

朱子曰羲和即四子或云羲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也

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朱子曰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日陽精月陰精合二十八宿衆星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辰謂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

朱子日月順天左旋圖



朱子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體如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一周依舊只在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日累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　又曰天行甚健故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爲退一度二日

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
天所進過之度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
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遂與日會而成一
月 又曰曆家只算所退之度却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
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横渠云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
愚按曆家以日月五星皆右行由有曆以來其說皆如此矣
且如日行黄道自南而北則為春為夏自北而南則為秋為
冬出沒升降皆有自然之妙若左旋則自東而西日行一周
道各不同不可以黄道名其法不可指言日在某宿其出沒之
道冬則南漸進而北夏則北漸退而南為日馭者不亦煩勞
切恐未然

日月麗天之圖

以天運日月皆從角一度起為準

前漢志曆法曰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
違天而東在天成度在曆成日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
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
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月日
月之行則有冬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
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有光道月有九
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日有晦
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
陳懷曰日月行皆以二十七日一千一十六分日之三百二十七
而與天會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
日一年與天一會月一年與天十二會與日十二會其與天會
者無所用故古今少道之日月每三十餘會而一閏兩閏之中
謂十五十六會也
愚按先君壽山翁諱□好曆數之學大德間嘗各[?]訂
其說於太史氏曰隨翁因横渠之說以天左旋而日過一度
日亦左旋而適周天以為曆家□截法故謂日月五星皆右
行然考渾儀及黄道所經因以求造化之運乃知曆家之法
為定而二先生所見猶有遺論蓋天地之化陰陽消長皆有
一定之常而莫之為者稍不出此自然則非所以為造化矣
按漢志所入門旁天衡南天衡北南門皆黄道之所經也若
日左周月惟追天不及之度至北其餘日所周未嘗經此也
如記謂日在斗在東井之類則惟天過日不及之時在此每
日周二十八宿不得言在某在某矣又漢志言日行北陸謂
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若每晝夜行天

一周亦何得指云其陰矣且若天左旋每日繞地一周何故
而又過一度日亦左旋每日一周何故而自冬至則南極牽
牛以漸而升至夏至則北極東井又以漸而降若使日自左
旋與天無與則日乃泛遊無定使至於牽牛東井之極處豈
不能侵軼而行過其外何故南北兩間若爲物所隔閡獨常
進退纏繞於四十八度之內而無所變易哉且若是則南北
升降之間其出沒之道凡百八十二有奇每日各循一道而
行何其疏密之限無少差失若此哉故古人作渾儀各立黃
道爲日行之準斜倚於赤道之內外日道萬古但循黃道之
軌每日右行一度隨天而左轉日退一日漸降而至於天體
南端之極則循其左自然而揩斜漸升而至於天體北端之
極則循其右自然而復降一升一降循環無已天則因日退

一度故每日必進一度然後日出地上而爲一晝夜是爲天
過一度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黃道一周纔
至去歲所起之度天日進一度至是而亦一周是爲與天一
會皆造化神巧一定之勢不煩擬議安排而自然脗合也噫
朱子嘗曰造化簡易易知而微妙難窮最爲的論蓋惟其簡
易也止是黃道一斜若使日循赤道則無復四時之別矣惟
其微妙也日一升則陽生而爲燠爲暑一降則陰生而爲涼
爲寒晝夜短長翕張消息萬物生成之不已往來過續之不
停是皆日行升降之候也或曰日不侵軼於南北豈不侵軼
於黃道之外乎蓋左旋則日移一道本無繫着右行則惟循
一軌自不差忒然時少有盈縮則有之矣或又謂朱子以日
行晝夜恰足周天之度以爲二分日依赤道則可若二至則

天體漸狹而度數不滿矣此未足以破前說蓋南北之極與
赤道天經晝夜皆一周特中間而疾兩端狹而遲勢自然耳
譬輪之有輻蓋之有弓豈外有餘而中不足哉若夫九行之
交五緯之次苟求其故皆可以因是而得之矣

經星列宿名數圖 晉志考史記天官書 及見鄭氏通志

二十八舍度最多者莫如東井 晉志三十三度 通志三十四度 其次莫如南斗 志二十六度 志二十九度
度最少者莫如觜觿 晉志二度 通志一度 其次莫如輿鬼 志四度 志二七度

角 二星爲天關其間天門其內天庭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
行左角爲天田主刑右角爲將主兵 通志角二星十二度如鼎形

亢 四星天子之內庭也 四星九度如彎弓

氐 四星天子之宿宮也 四星十六度如斗側 今十五度

房 四星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又爲四表中間
爲天衢爲天淵黃道之所經也南間曰陽環北間曰陰間
七曜由乎天衢則天下和平亦曰天駟爲天馬主車駕亦
曰天廐又主開閉爲畜藏又北小星爲鉤鈐房之鈐鍵天
之管籥明而近房天下同心 四星五度如... 今五度

心 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爲大辰主天下之
賞罰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 三星六度 今五度

尾 九星後宮之場亦爲九子色欲均明小大相承則後宮
叙 九星十九度如鉤 今十八度

箕 四星亦后妃之府主八風凡日月宿在箕東壁翼軫者風
起 四星十度形如簸箕

南斗 六星天廟也亦相太宰之位主褒進賢士又主兵 六星二十

五度 牧牛 今二十六度
【牽牛】六星天之關梁主犧牲事 上八星十四度 今八度 有兩宿歷 下大一宿
【須女】四星天少府也主布帛裁製 四星十一度 今十一度
【虛】二星冢宰之臣也主北方邑居廟堂祭祀祝禱事 二星十度少強
外建陳 今十 度四分之一
【危】三星主天府 二星十六度 今十七度
【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為王功事 度 二星十七度 今十六度 史記註營室十星
【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 二星九度
【奎】十六星天之武庫也主以兵禁暴 奎十六星十六度 形如結髮
【婁】三星主苑牧犧牲供給郊祀 三星十二度 星不均近頭
【胃】三星天之廚藏主倉廩五穀府也 三星十五度 今十四度
【昴】七星天之耳也主西方又為旄頭胡星也 昴畢間為天街

黃道 七星十一度
【畢】八星主邊兵弋獵月入畢多雨 八星十七度 今十六度
【觜觿】三星為三軍之候 三星一度
【參】十星白獸之體中三星主斬刈 十星十度
【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主水衡 八星三十三度 今三十四度
【輿鬼】五星天目也主視明察奸謀 鬼四星二度 今四度
【柳】八星天之廚宰 八星十五度 今十五度
【星】七星主衣裳文繡 七星七度 今六度
【張】六星主珍寶而又主天廚飲食 六星十八度 今十八度
【翼】二十二星天之樂府主夷狄遠客 二十二星十九度 今十八度
【軫】四星亦主冢宰輔臣 以張近翼 四星十七度
漢天文志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

三垣 日有川圓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蚤晚邪正存亡虛實闊
狹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鬪食彗孛飛流日月薄食暈適
背穴抱珥虹蜺迅雷風祆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
而上發于天者也
史記正義曰晉太史令陳卓總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大凡
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為定紀

緯星圖

【木】歲星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
孟季二八一十六四仲三四一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
歲而一周天也
【火】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其出入
無常也

【金】太白出以寅戌入以丑未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
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一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
【水】辰星春見奎婁夏見東井秋見角亢冬見牽牛出以辰戌
入以丑未晨見候之東方夕見候之西方
【土】填星常以甲辰元始建斗之歲填行一宿二十八歲而一
周天
前漢志曰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
失逆春令傷木氣罰見歲星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熒
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
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
白辰星曰北方冬水知也聽也知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
辰星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知以信為主貌言

推雖以心為主故四星皆失眞星乃為之動

山堂考索按赤道天度也黃道日度也皆以二十八宿為步班志二十八宿之度惟南斗東井之度多觜觿與鬼之度少蓋觜二度鬼四度斗二十六度井三十三度也唐一行赤道之度其井斗之度與漢志同惟觜觿一度與鬼三度已減於一度井至於黃道之度則南斗二十三度東井三十度已與赤道之度不同較之范志所載黃道銅儀斗減一度為二十四度井減一度為三十度大略相同是知東漢已前黃道赤道之度混而為一班志之所紀是也東漢已後始分為二故赤道之度多黃道之度少范志一行之所紀是也黃道度少赤道度多天行與日月不同也黃赤道度數多寡考天行與日道相去二十八宿遠近不同故也一行日度議曰古曆日有常度天周為歲故混其度於氣節一氣十五度二十四氣則三百六十度餘五度四分一度分為三十二播於二十四氣一氣得十五度七分度有乃以天為天以歲為歲立差以追其變而觀此則知班志所載猶以天周為歲東漢以來始有黃赤道之異

堯冬至日在虛一度

月令冬至日在斗

漢文帝三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

武帝太初曆冬至日在建星在斗牛之間

東漢四分曆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

唐大衍曆冬至日在斗十度 開元曆名

宋統元曆冬至日在斗二度 見[illegible]儀畧說 紹興宋高宗曆名

今按時曆冬至日在箕八度

十二次舍圖

東漢郡國志註引帝王世紀黃帝受命始作舟車以濟不通乃推分星次以定律度

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一名須女曰星紀之次於辰在丑謂之赤奮若於律為黃鍾斗建在子今吳越分野凡三十度

自婺女八度至危十五度曰玄枵之次一名天黿於辰在子謂之困敦於律為大呂斗建在丑今齊分野凡三十度

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曰娵訾之次一名豕韋於辰在亥謂之大淵獻於律為太蔟斗建在寅今衛分野凡三十度

自奎五度至胃六度曰降婁之次於辰在戌謂之閹茂於律為夾鍾斗建在卯今魯分野凡三十度

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曰大梁之次於辰在酉謂之作噩於律為姑洗斗建在辰今趙分野凡三十度

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於辰在申謂之涒灘於律為中呂斗建在巳今晉魏分野凡三十一度

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於辰在未謂之協洽於律為蕤賓斗建在午今秦分野凡三十度

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曰鶉火之次於辰在午謂之敦牂一名汝律於律為林鍾斗建在未今周分野凡三十度

自張十八度至軫十一度曰鶉尾之次於辰在巳謂之大荒落於律為夷則斗建在申今楚分野凡三十一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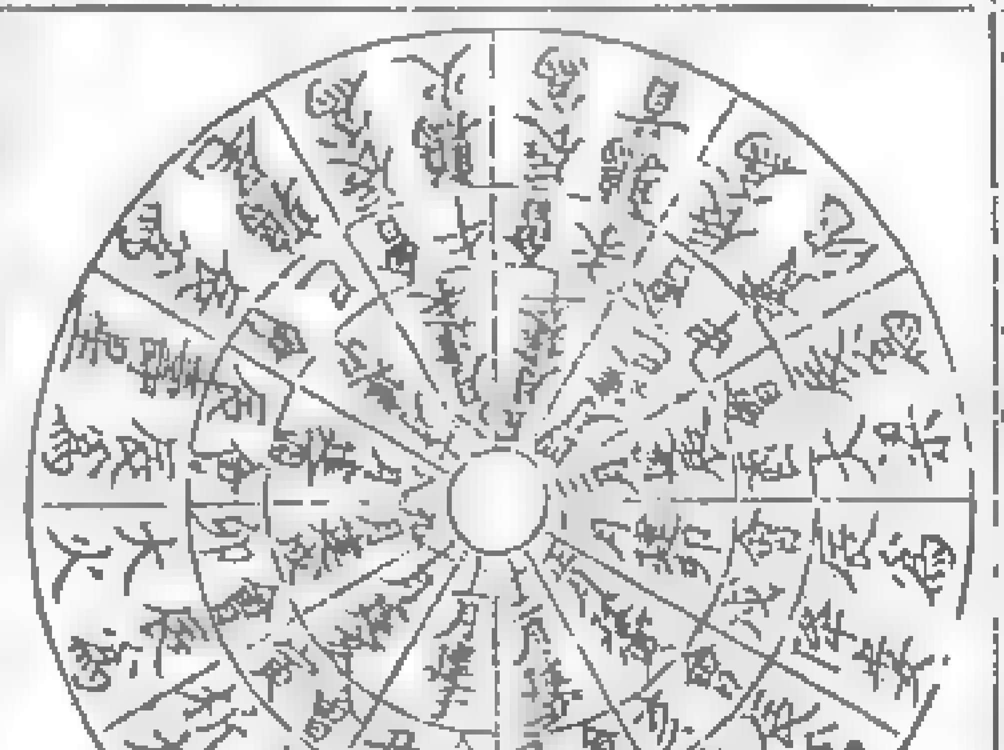
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曰壽星之次於辰在辰謂之執徐於律為南呂斗建在酉今韓分野凡三十一度

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於辰在卯謂之單閼於律為

無射斗建在戌今宋分野九三十度
自尾十度至斗十一度百三十五分而終曰析木之次於辰在
寅謂之攝提格於律爲應鐘斗建在亥今燕分野九三十度
日法九百四十故二百三十五分即四分之一
太初諸曆餘分置於斗分
大衍曆餘分置於虛分
凡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也故
四方方七宿四七二十八宿合一百八十二星
東方蒼龍三十二星七十五度
北方玄武三十五星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
西方白虎五十一星八十度
南方朱鳥六十四星百一十二度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分
爲十二次一次三十度三十二分度之十四各以附其七宿間
距周天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
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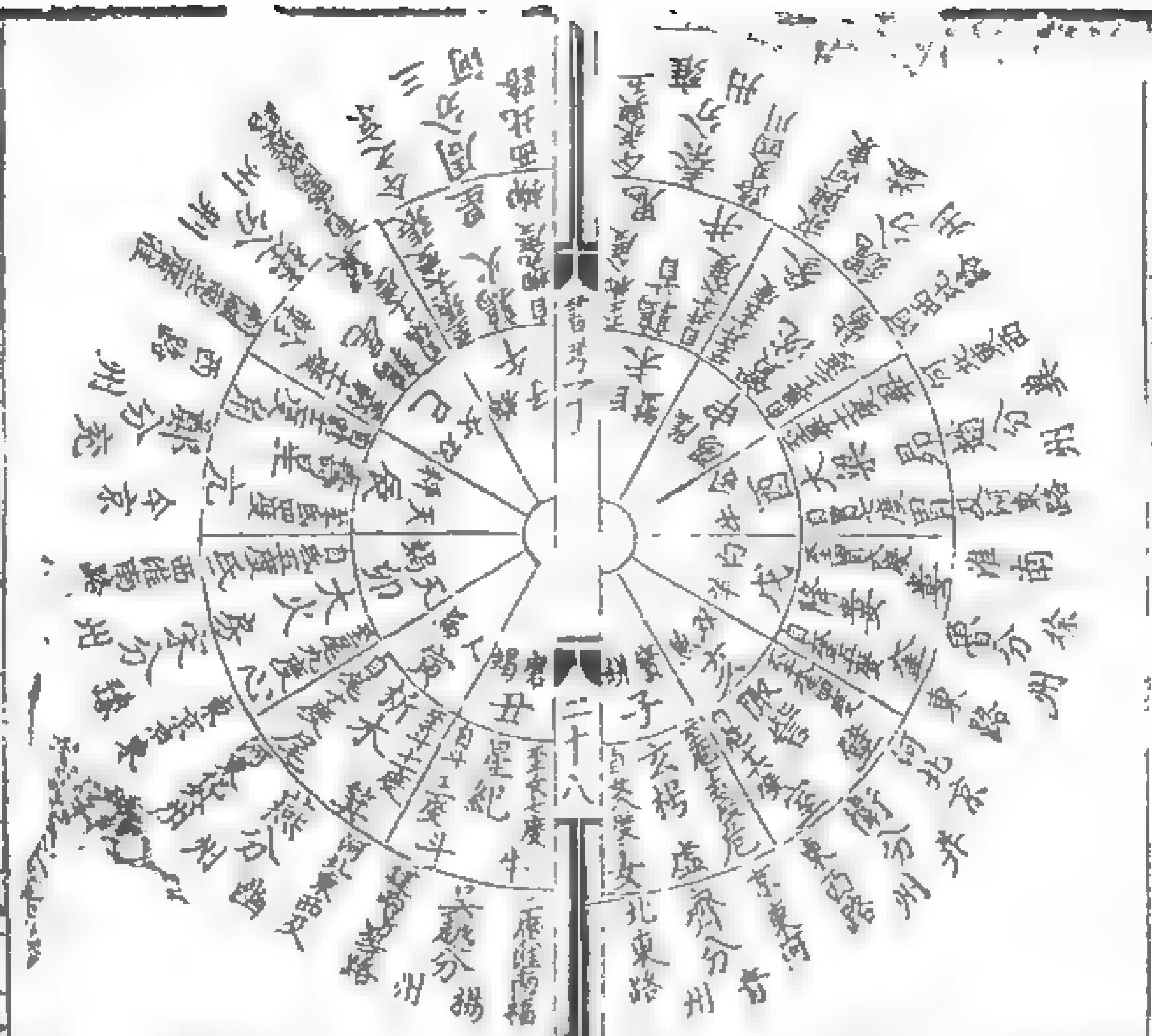
周天十二次日月所會之圖



辰謂日月所會
建謂斗杓所指
周禮太師鄭注陰
陽之聲各有合辰
與建交錯貿處如
表裏然
今按即子與丑
合寅與亥合之
類餘見後律下
注次度多寡見
後中星圖下註

孔穎達曰四方中星即二十八宿布在四方隨天運轉更互在
南方諸宿每日昏旦莫不當中中則人皆見之故以中星表宿
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日月所
會與四方中星俱是二十八宿舉其人之所見爲星論其日月
所會謂之辰星與辰其實一物也
愚按孔疏以二十八宿爲星故謂星辰爲一然謂之星則五
緯亦在其中孔謂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則定時成歲皆
係於日月所會之辰然以齊七政觀之又豈得舍緯星而獨
言經星哉

晉志序十二次度數及州郡躔次云班固以十二次配十二野又魏陳卓吏言郡國所入宿度其言最詳今附次之



二十八舍辰次分野之圖
見東坡指掌圖

角亢氐鄭兗州 東郡入角一度 東平任城山 [illegible]
房心宋豫州 潁川入房一度 汝南入房二度 沛郡入房四度 梁國入房五度
陽入心一度 魯國入房三度 楚國入房四度
尾箕燕幽州 涼州入箕中十度 上谷入尾一度 漁陽入尾三度 右北平入尾七度
西河上郡北地遼西東入尾十度 涿郡入尾十六度 渤海入箕一度 樂浪入箕
三度 玄菟入箕六度 廣陽入箕九度
斗牛女吳越揚州 九江入斗一度 廬江入斗六度 豫章入斗十度 丹陽入斗
十六度 會稽入牛一度 臨淮入牛四度 廣陵入牛八度 泗水入女一度 六安入女六度
虛危齊青州 齊國入虛六度 北海入虛九度 濟南入危一度 樂安入危四度 東
萊入危九度 平原入危十一度 淄川入危十四度
室壁衛并州 安定入室一度 天水入室八度 隴西入室四度 酒泉入室十一度
張掖入室十二度 武都入壁一度 金城入壁四度 武威入壁六度 燉煌入壁八度
奎婁胃魯徐州 東海入奎一度 琅邪入奎六度 高密入婁一度 城陽入婁九度
膠東入胃一度
昴畢趙冀州 魏郡入昴一度 鉅鹿入昴三度 常山入昴五度 廣平入昴七度 中
山入昴一度 清河入昴九度 信都入畢三度 趙郡入畢八度 安平入畢四度 河間入畢
十度 真定入畢十三度
觜參魏益州 廣漢入觜一度 越巂入觜三度 蜀郡入參一度 犍為入參三度 牂
柯入參五度 巴郡入參八度 漢中入參九度 益州入參七度
井鬼秦雍州 雲中入井一度 定襄入井八度 鴈門入井十六度 代入井二十
八度 太原入井二十九度 上黨入鬼二度
柳星張周三輔 洪農入柳一度 河南入星三度 河東入張一度 河內入張九度
翼軫楚荊州 南陽入翼六度 南郡入翼十度 江夏入翼十二度 零陵入軫十一
度 桂陽入軫六度 武陵入軫十度 長沙入軫十六度

四仲圖

羲仲 所居官以之名 官在國都也 春分之日朔方州之日而羲

嵎夷 東表之地 其初出之景也 暘谷假之所 嵎夷在今青州登州之地

東作 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 孫氏曰謂耕種之事 [illegible]

日中 晝夜皆五十刻 謂春分之日也 [illegible]

星鳥 南方朱鳥七宿 以朱鳥當春分昏之時正見南方午位 [illegible]

民析 [illegible]

鳥獸孳尾 [illegible]

孔穎達曰朱鳥七宿在天成象星作鳥形西首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春言星鳥總舉七宿以象而言也

南交 南方交趾之地 [illegible]

南訛 夏月時物長盛 變化之事

敬致 [illegible]

日永 晝六十刻 夏至之日也

星火 東方蒼龍七宿 火當夏至昏之時正見南方午位 蓋以十二次而言也 火謂大火夏至昏之中星

民因 [illegible]

鳥獸希革 毛希而革易也

孔穎達曰東方成龍形南首北尾七宿房在其中房心連體房心為大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可知

西 [illegible]

昧谷 以日所入而名也 [illegible] 日入也

納日 秋分之昊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

西成 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

宵中 於夏冬為適中晝夜亦各五十刻 [illegible]

星虛 北方玄武七宿之虛星 秋分昏之中星 [illegible] 正見南方午位 [illegible]

民夷 [illegible]

鳥獸毛毨 [illegible]

孔穎達曰北方七宿成龜形西首東尾北方七宿虛為中故虛為玄武之中星

朔方 北方之地 [illegible]

幽都 [illegible]

朔易 [illegible] 易之事

日短 晝四十刻 冬至之日也

星昴 西方白虎七宿之昴宿 冬至昏之中星 [illegible] 正見南方午位 [illegible]

民隩 [illegible]

鳥獸氄毛 [illegible]

孔穎達曰西方七宿成虎形南首北尾西方七宿昴為中故昴為白虎之中星

中星運候

春分以象中

夏至以次中

秋分冬至以宿中

列舍度數見前漢律曆志後漢律曆志亦有度畧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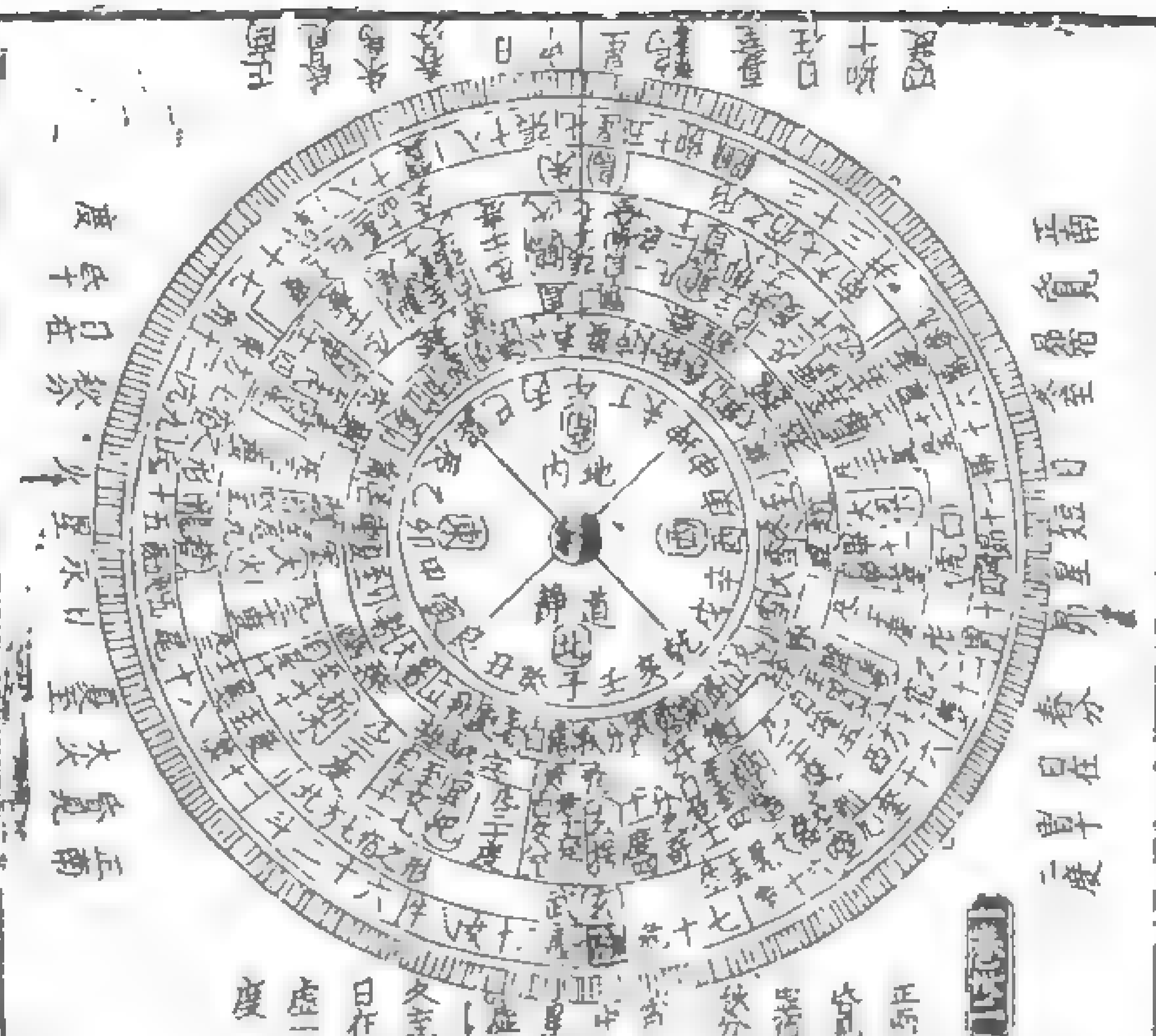
四象度數見後漢律曆志

十二次度數見前漢律曆志并皇甫謐帝王世記後漢郡國志注

引同

中星圖

以堯時冬至日在虛一度為準故與月令已後中星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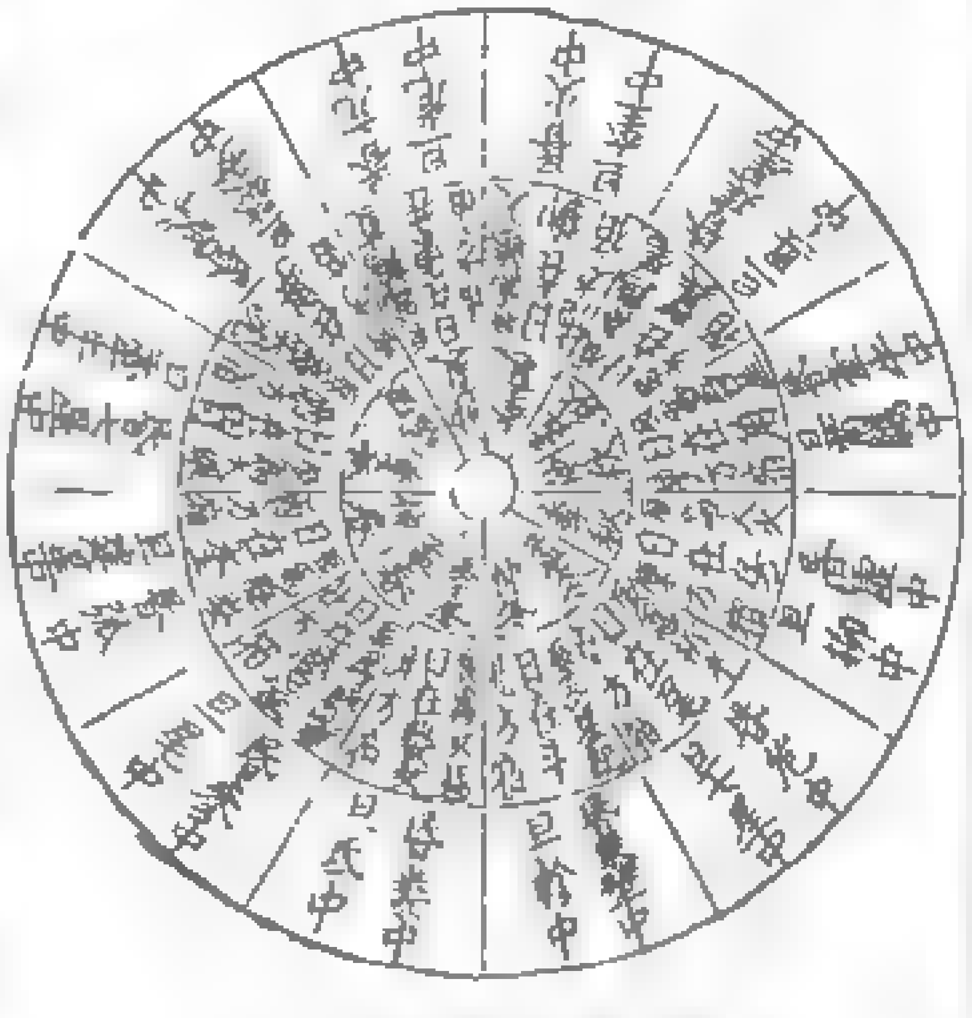


以仲春日中星鳥為例故春分朱鳥昏見正午餘可類推

愚按堯典中星仲春曰日中星鳥仲夏曰日永星火仲秋曰宵中星虛仲冬曰日短星昴蓋天體蒼蒼無以測其幾運古之聖人乃舉二十八舍推晝夜之所移以分度限一歲而周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有奇因列舍之方折而為四象因日月之所會布而為十二次天體於是可推四時於是可正東方七宿曰角亢氐房心尾箕有蒼龍之形北方七宿曰南斗牽牛須女虛危營室東壁有玄武之形西方七宿曰奎婁胃昴畢觜觿參有白虎之形南方七宿曰東井輿鬼柳星張翼軫有朱鳥之形謂之四象自南斗至須女曰星紀須女至危曰玄枵危至奎曰娵訾奎至胃曰降婁胃至畢曰大梁畢至東井曰實沈東井至柳曰鶉首柳至張曰鶉火張至軫曰鶉尾軫至氐曰壽星氐

至尾曰大火尾至南斗曰析木謂之十二次故經於春曰星鳥者以見四方列舍之有四象之形也於夏曰星火者以見一歲日月所會之有十二次也於秋曰星虛於冬曰星昴者以見象以名列舍之所分也四時運轉更在南方聖人南面而視隨時考驗知天時之早晚所以授民事之緩急也今以中星所指具為一圖內輪象地不動以定正南之位外分二十四氣以察四仲所指之星緣日於天正虛一度則為冬至昴宿昏見于午斗杓指子為仲冬之中氣隨時遊轉可以類矣然宿度多寡古今作曆者代各不同今姑以漢志所道為準雖有差變亦存大較若夫課候追考職在術家姑陳其槩以俟式讀書者有考焉耳

月令中星之圖



愚按漢志冬至日在斗昏奎中不應月令昏先在壁月令必誤也

尚書通考卷之一

尚書通考卷之二

歲差法

紀元曆歲周三百六十五度二千四百三十六分紀元宋曆名

此一歲之氣積分也

蔡氏所謂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千五百六十四分

太陽所躔周天之度也

蔡氏所謂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

歲差一百二十八分　度每一萬以一度為萬分

以歲周數除周天數即得太陽歲行不及之數

自演紀至開元甲子冬至日在斗十度

凡退三十八度四千一百二十八分

乾德甲子冬至日在斗六度

凡退四十一度四千八百四十八分

慶曆甲申冬至日在斗五度

此法通古今故知堯曆日在虛一度而鳥火昴虛以仲月昏中合堯典

古法以部紀為宗從伏羲先天甲寅積閏一千八百一十四紀再十五紀人元十有二部當癸酉部歲在己丑而生堯至甲辰歲十有六即位越二千有一歲得甲子而演紀作曆是年天正冬至日在虛一度

蔡氏曰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蓋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

行所謂歲差者是也古曆簡易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爲天以歲爲歲立差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未爲精密也

番易金氏曰堯典中星與月令不同月令中星又與今日不同

堯時冬至日在虛一度昏昴中至月令時該一千九百餘年

月令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昏奎中至

本朝初該一千七百餘年

延祐又經四十餘年冬至日在箕八度昏壁中

愚按月令去漢未遠漢志言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昏奎中月令乃言昏壁中疑有誤不應月令在壁漢復在奎也金氏言月令昏奎中今昏壁中此說爲是

袁俊翁曰堯典中星帝在後月令中星帝在前若歲差使然宜歲差之法惟近代紀元曆以七十八年日差一度爲得之自堯甲辰曆甲申冬至日在斗五度推而上之則堯之甲子積三千二百二十一年日差凡四十三度冬至日當在虛一度日沒而昴中即此而推則知日行漸遠中星亦從而轉移堯之甲子去秦莊襄王元年凡二千一百二十八年日差二十六度與月令中星所以不同也

今按七十八年差一度以度母萬分計一歲率差一百二十八分七十八年雖差一度然猶少十六分則是未及一度也

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蔡傳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東升西沒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見一日一夜天行三百六十六度四分度之一

朱子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體且如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一周依舊只在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日累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在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處天與日會

又曰如何見得天有三百六十五度甚麼人去量來只是天行得過處爲度天之過處便是日之退處

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

一日分爲九百四十分二百三十五分即四分日之一也

朱子曰日行遲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爲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爲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

恰好得本數日所退之度亦恰好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

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

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一年十二會每會得二十九日則得三百四十八日

日八

按此以上皆以日月亦左旋言之與曆家不同

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

每會除大數二十九日外有餘分四百九十九分十二箇四百九十九分共得五千九百八十八分以一日九百四十分之法計之得六箇全日外又餘三百四十八分

通計得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此一歲月行之數也

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
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
氣者二十四氣也二氣爲一月必有三十日零五時二刻始
交後月節氣合二十四氣該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以
合周天之度然一歲十二月止有三百六十日則多五日零
二十五刻是爲氣盈
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
每月二十九日餘四百九十九分日與月會每歲十二會除
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外以三百六十日計之則一
歲猶少五日五百九十二分分爲六小盡月是爲朔虛
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
一歲氣盈多五日二百三十五分朔虛少五日五百九十二

分
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
一歲多十日零八百二十七分
二歲多二十一日零七百一十四分
三歲當三十二日零六百卅一分
故三歲一閏而猶有餘
四歲多四十三日四百八十八分
五歲多五十四日三百七十五分
故五歲再閏而猶不足十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
以五歲再閏而不足兩月故必十九歲然後七月均焉然餘
分亦不能齊
林氏曰二十七章爲一會五百十三年

三會爲一統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年
三統爲一元四千六百一十七年
章會統元運於無窮
陳祥道曰考諸傳記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氣爲時四時爲歲
歲之氣二十有四而候七十有二然則一月之內六候二氣朔
氣常在前中氣常在後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
閏朔氣有入前月而中氣常在是月中數周則爲歲朔數周則
爲年是年不必具四時而歲必具十二月也二十四氣播於十
二月之中一氣十有五度則二十四氣三百六十度其餘五度
四分度之一度分爲三十二則五度爲一百六十四分度之一
又爲八分總百六十八分布於二十四氣之中而氣得七分中
朔大小不齊則氣有十六日者有十五日七分者是以二十二

月以後中氣在晦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矣
袁俊翁曰按一歲閏率餘十日八百二十七分十九年共餘一
百九十日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分得全日二百六日六百七
十三分前後通置七閏四小三大則二百六日盡矣尚餘六百
七十三分又一章七閏三小四大計二百七日通前餘分尚餘
四百卅六分又章七閏三小四大計二百七日通前餘分尚餘
一百三十九分自此以下每章七閏通前餘分不滿全日則四
小三大通前餘分已過全日則三小四大餘分又待下章通而
積焉所謂十九年七閏而氣朔分齊者不過取其全日得齊而
餘分竟不能齊焉若使朔日子初初刻冬至則氣朔之餘分齊
矣才差一二刻則尚有未盡之餘分者矣
史記曆書大小餘解

太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愚按焉（音於）逢（音蓬）歲陽也。在甲曰焉逢。攝提格歲陰也。在寅曰攝提格。畢聚（音聚）畜（音娵）訾也。索隱云月雄在畢。雌在訾。史記漢武帝元封七年。歲在甲寅。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合於牽牛之初。餘分皆盡。更以是年為太初元年。今按通鑑。漢襲秦以建亥為正。太初未改曆以前。閏皆在歲末。謂之後九月。至武帝元封七年。歲彊圉赤奮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改太初元年。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宜改正朔。夏五月。詔卿遂遷等造漢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則太初元年歲在丁丑。史記乃作甲寅。下距丁丑二十二年。懸異如此者。乃大史公追紀太初作曆之元。非武帝之太初元年也。蓋太史公推上古之元。得甲寅歲。其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今元封七年。亦以仲冬甲子朔旦冬至。故以丁丑起元。亦以太古甲寅同耳。故曰其更以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猶以七年為上古甲寅之歲。非元封七年即甲寅年也。其後每紀以漢年號者。後人所加焉。諸先生辭見矣。且史遷生武帝時。豈能預知七十六年之號哉。溫公據長曆定編年。且謂劉羲叟偏通前代曆法。起漢元以來為之。則通鑑宜得其實。漢志亦以為歲在丙子。蓋未建寅為正。則十月已後已係丁丑。既用夏正。則十一月猶係上年。至正月然後丁丑歲也。又按漢武帝改太初曆。以閏法六十一分為日。今史記則書大小餘仍日藏分為月

正北

甲子夜半冬至。時加子。故稱正北。

十二

歲有十二月。無閏則云十二。有閏則云閏十三

無大餘　無小餘

大餘者。一歲之餘日五十四也。小餘者。兩月之餘分五十八也。是年仲冬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合於牽牛之初。日數滿六十。月法兩九百四十。自前至此餘分皆盡。故云無大小餘。此以九百四十分為月法

無大餘　無小餘

上大小餘者。歲之餘日月之餘分。即所謂朔虛也。此大小餘者。五日與四分日之一。即所謂氣盈也。是年冬至與朔同日。日數滿六十日。分滿三十二。自前至此。餘分皆盡。故云無大小餘。此以三十二分為日法

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十二

按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改太初元年。前已云太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無大小餘。此復云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而下書大小餘者。蓋改太初元年。自是年十月歲首。始至五月詔用夏正。又自是年正月始。則此年初承用十月為歲首。又改用正月為歲首。一年共有十五箇月。故前之無大小餘者。自是年建子之月夜半朔旦以前。此後之有大小餘者。又自此年建子之月夜半朔旦以後而始。所以皆系之太初元年也

大餘五十四

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當得三百六十日。然月之所以成

由日月之會也故二十九日半有奇而月與日會一歲十二
會法當小盡六月以追之止得三百五十四日有奇以六甲
除之五六三百餘五十四未滿六十故云大餘五十四也
小餘三百四十八
每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月與日會而成
一月除四百七十爲半日猶多二十九分是一月當得二十
九日半餘二十九分也比半日合後月半日足成一日外月
餘二十九分十二月則餘三百四十八分以未滿九百四十
分未成一日故云小餘三百四十八也
大餘五
天左旋日一晝夜隨天右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
一行天一周故分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去歲冬
至起於牽牛之初今歲冬至復至牽牛之初則二十四氣終
而復始當得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以六甲除之六六三百六
十猶餘五日故云大餘五此大餘者日周天之餘數也
小餘八
即前四分之一也在天爲四分度之一在歲爲四分日之一
日得三十二分其一則八也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
一是一歲計三百六十五全日猶多八分故云小餘八此小
餘者歲日之奇分也
端蒙單閼二年閏十三
端蒙乙也爾雅作旃蒙單閼卯也通鑑作著雍攝提格
著雍戊也攝提格寅也則太初二年戊寅歲也
大餘四十八

去歲大餘五十四今歲又餘五十四合一百八除六甲六十
日猶餘四十八日故曰大餘四十八也
小餘六百九十六
去歲小餘三百四十八今歲又餘三百四十八合六百九十
六分故云小餘六百九十六也
大餘十
去歲大餘五今歲又餘五日故云大餘十也
小餘十六
去歲小餘八今歲又餘八合十六故云小餘十六也
柔兆執徐三年十二
柔兆丙也爾雅作游兆執徐辰也通鑑作屠維單閼屠維己
也單閼卯也則太初三年己卯歲也
大餘十二
去歲大餘四十八今歲又復五十四又通閏小一月餘二十
九又今歲小餘積分得一合一百二十二日除二六甲一百
二十日餘十二日故云大餘十二也以朔記之故併閏月數
也
小餘六百三
去歲小餘六百九十六今歲又餘三百四十八又通閏一月
餘四百九十九合一千五百四十三除九百四十分歸上成
一日外餘六百三分故云小餘六百三也
大餘十五
去歲大餘十今歲又餘五日故云大餘十五也以氣論之故
不數閏月也

小餘二十四
去歲小餘十六今歲又餘八故云小餘二十四也
彊梧大荒落四年十二
彊梧爾雅作彊圉丁也大荒落巳也通鑑作上章執徐上章
庚也執徐辰也則太初四年庚辰歲也
大餘七
去歲大餘十二今歲又餘五十四又今歲小餘積分得一合
六十七日除六十日猶餘七日故云大餘七也
小餘十一
去歲小餘六百三今歲又餘三百四十八合九百五十一除
九百四十分歸上成一日外猶餘十一分故云小餘十一也
大餘二十一

去歲大餘十五今歲又餘五日又今歲小餘滿二十二分得
一日合二十一日故云大餘二十一也
無小餘
去歲小餘二十四今歲又餘八得三十二分已滿一日歸上
故云無小餘也
徒維敦牂天漢元年閏十三
徒維戊也爾雅作著雍此云屬戊未詳敦牂午也通鑑
作重光大荒落重光辛也大荒落巳也則天漢元年辛巳歲
也
大餘一
去歲大餘七今歲又餘五十四合六十一除六十日外餘一
日故云大餘一也

小餘二百五十九
去歲小餘十一今歲又餘二百四十八合二百五十九分故
云小餘二百五十九也
大餘二十六
去歲大餘二十一今歲又餘五日合二十六日故云大餘二
十六也
小餘八
去歲無小餘自今歲始又餘八故云小餘八也
祝犂協洽二年十二
祝犂己也爾雅作著雍屬戊此屬己未詳協洽未也通鑑作
玄默敦牂玄默壬也敦牂午也則天漢二年壬午歲也
大餘二十五

去歲大餘一今歲又餘五十四又通閏小一月餘二十九又
今歲小餘積分得一合八十五日除六十日外猶餘二十五
日故云大餘二十五也
小餘二百六十六
去歲小餘三百五十九今歲又餘三百四十八又通閏一月
餘四百九十九合一千二百六除九百四十分歸上成一日
外猶餘二百六十六故云小餘二百六十六也
大餘三十一
去歲大餘二十六今歲又餘五日故云大餘三十一也
小餘十六
去歲小餘八今歲又餘八故云小餘十六也
商橫涒灘三年十二

商橫庚也爾雅作上章涒灘申也通鑑作昭陽協洽昭
陽癸也協洽未也則天漢三年癸未歲也
大餘十九
去歲大餘二十五今歲又餘五十四合七十九除六十日外
猶餘十九日故云大餘十九也
小餘六百一十四
去歲小餘二百六十六今歲又餘三百四十八合六百一十
四分故云小餘六百一十四也
大餘三十六
去歲大餘三十一今歲又餘五日故云大餘三十六也
小餘二十四
去歲小餘十六今歲又餘八故云小餘二十四也

昭陽作噩四年閏十二
昭陽辛也爾雅屬癸此屬辛未詳作噩酉也通鑑作閼逢涒
灘閼逢甲也涒灘申也則天漢四年甲申歲也
大餘十四
去歲大餘十九今歲五十四又今歲小餘積分得一合七十
四日除六十日外猶餘十四日故云大餘十四也
小餘二十二
去歲小餘六百一十四今歲又餘三百四十八合九百六十
二除九百四十分歸上成一日外猶餘二十二分故云小餘
二十二也
大餘四十二
去歲大餘三十六今歲又餘五日又今歲小餘滿三十二分
得一日合四十二日故云大餘四十二也
無小餘
去歲小餘二十四今歲又餘八得三十二分而一日歸上
故云無小餘也
橫艾淹茂太始元年十二
橫艾壬也爾雅壬爲玄黓此未詳淹茂戊也通鑑作旃蒙作
噩旃蒙乙也作噩酉也則太始元年乙酉歲也
大餘三十七
去歲大餘四十二今歲又餘五十四又通閏小一月餘二十九
合九十七日除六十日外猶餘三十七日故云大餘三十七
也
小餘八百六十九

去歲小餘二十二又通閏一月餘四百九十九今歲又餘三
百四十八合八百六十九故云小餘八百六十九也
大餘四十七
去歲大餘四十二今歲又餘五日故云大餘四十七也
小餘八
去歲無小餘今歲始又餘八故云小餘八也
尚章大淵獻二年閏十三
尚章庚也爾雅上章屬庚此未詳大淵獻亥也通鑑作柔兆
閹茂柔兆丙也閹茂戌也則太始二年丙戌歲也
大餘三十二
去歲大餘三十七今歲又餘五十四又今歲小餘積分得一
合九十二日除六十日外猶餘三十二日故云大餘三十二

也
小餘二百七十七
去歲小餘八百六十九今歲又餘三百四十八合一千二百
一十七除九百四十分歸七成一日外猶餘二百七十七分
故云小餘二百七十七也
大餘五十二
去歲大餘四十七今歲又餘五日故云大餘五十二也
小餘一十六
去歲小餘八今歲又餘八故云小餘一十六也
按史記起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至征和太初落建始四年
合一節七十六年紀朔與至大小餘通閏計之具數皆合今
取十年為例餘可類推但以通鑑長曆較之其年名多所不

合又史記閏在前年而通鑑閏皆在次年全書究通閏計不
小餘亦皆在次年姑存于右以竢更考

古今曆法

黃帝調曆　辛卯元
黃帝迎日推筴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建五行
察發斂起消息正閏餘迎而者焉謂之調曆
顓帝曆　乙卯元
顓帝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建寅孟春以為元是為曆宗
唐一行日度議引洪範傳曰曆始於顓帝上元太始閼逢之
提格之歲畢取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一
虞曆　戊午元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夏曆　丙寅元
殷曆　甲寅元
湯作殷曆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為上元
周曆　丁巳元
魯曆　庚子元
晉姜岌因春秋日食攷其晦朔不知用何曆班固以為春秋
因魯曆魯曆不正故置閏失其序命曆序曰孔子治春秋之
故退修殷曆則春秋宜用殷曆今攷之交會又與殷曆不相
應又經多一日傳差少一日
以上七曆謂之古曆若六曆月不數虞曆皆以四分却之數十
九歲為一章凡七閏計二百三十五月一歲凡三百六十五
日四分日之一一月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

九
自黃帝至周凡二千四百一十四年而曆七改
秦用顓帝曆
西漢顓帝曆
初張蒼言顓帝曆比六曆疏闊中最為微近又以高祖十月
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為歲首而用顓帝乙卯曆
武帝　太初曆　丁丑元　餘分置於斗分
元封七年上與兒寬等議以七年為元年郎公孫卿壺遂司
馬遷議造漢曆乃以前曆上元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
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
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始變四分法以
律起曆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以八十一為日法一月二十

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一歲餘則增四分法六千一百
五十六分日之一故積六千一百五十六年則增多四分法
之一日亦以十九歲為一章

成帝三統曆　庚戌元　其法因與太初
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子歆作三統曆以為易與春
秋天人之道也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
時四也合而為十成五體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操其一
其餘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著數以象兩兩之得九十八三之
得二百九十四四之得一千一百七十六又歸奇象閏餘分
十九又撰一加之為一千一百九十六兩之得二千三百九
十二為月法黃鍾其實一龠故八十一為日法合天地終數
十九為閏法以閏法乘日法得千五百三十九為統法參統

法得四千六百一十七為元法參天九兩地十得四十七為
會數五乘會數得二百三十五為章月故千五百三十九歲
為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終四千五百六十歲為
五十七天施復於子地化自丑畢於辰人生自寅成於申故
曆數三統天以甲子夏正月朔地以甲辰商正月朔人以甲
申周正月朔孟仲季迭用事為統首

東漢

章帝四分曆　庚申元　章法日法與古曆同
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日月宿度相覺浸多章帝知其錯
謬召治曆編訢李梵等綜校其狀部令改行四分

靈帝乾象曆　己丑元　始減斗分
光和中穀城門候劉洪始悟四分於天疏闊乃減斗分更以

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十五為斗分仍以十九歲為一章
而造乾象曆又制遲疾曆以步月行方於太初四分轉精密
矣

宋何承天曰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積世不悟徒云
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劉歆三統以元復翻闊於四分六千
餘年又益一日楊雄心惑其說采為太玄班固謂之最密著
于漢志李洪曰太初多一日冬至日值斗而云在牽牛疏闊
不可復用唐一行曰三統曆自以為春秋所書三十六食僅得
其一故杜預攷古今十曆以驗春秋乃知三統之最疏
乾象曆自黃初後改曆者皆斟酌其法洪術遂為後代推步
之表

右漢凡四百年而曆五改謂武帝曆太初三統四分乾象

曆也

魏

文帝黃初曆
黃初中韓翊以乾象減斗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黃初曆以四
千八百八十三為統法千二百五十為斗分

明帝景初曆　壬辰元　以上十二曆立元不同必始以甲子
楊偉言韓翊據劉洪之術知貴其術而棄其論至景初元年
偉改造景初曆欲以大呂之月為歲首建子之月為曆初遂
以建丑之月為正改其年三月為孟夏三年正月復用夏正
○晉姜岌曰古曆斗分強不可施於今乾象斗分細不可通於
古景初雖得其中而日之所在乃差三度合朔虧盈皆不及
其次

景初曆法自曹魏涉兩晉至宋元嘉始改凡用二百八十年
韓翊楊偉咸讓劉洪之議未及洪之深妙蓋二曆獨子揆撰
終不過洪之術也
蜀仍漢四分曆
吳用乾象曆
王蕃以劉洪術制儀象論故吳用乾象曆
西晉
武帝泰始曆　即景初曆改名
正曆泰始十年上元甲子朔夜半冬至日月五星始于星紀
為正曆
春秋長曆　杜預作
乾度曆　咸寧中李修卜顯依杜預長曆論為術名乾度曆

表上之
東晉
元帝　渡江後更以乾象五星法代楊偉曆
穆帝通曆　永和八年王朔造通曆始以甲子爲上元
孝武帝三紀甲子元曆
大元中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曆以爲治曆之道必當日月之行然後可以上考天時下察地紀一失其本四時變移自是皇極漢魏各自制曆以求厥中考其疏密惟交會薄蝕可以驗之
晉曆有五曰泰始乾度乾象通曆三紀然終晉之世止用泰始曆餘曆不果行

宋
七曜曆　何承天表言徐廣有此曆不
武帝永初曆
永初元年改泰始曆爲永初曆
文帝元嘉曆
元嘉二十二年何承天造元嘉新曆刻漏以為月盈則食月食之衝知日所在又以中星驗之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以校二至差三度有餘則今之冬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徙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四度又以遲疾前曆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今皆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
元始曆　元嘉十四年河西王牧犍遣使獻燉煌趙䶵所造

甲寅元曆又名元始曆
齊用元嘉曆
梁
武帝初興因齊舊用元嘉曆
元嘉曆用於宋涉齊至梁凡六十五年
大明曆又名甲子曆甲子上元　始改章法
天監中祖沖之造甲子元曆始以三百九十一歲之中置為百四十四閏積四千八百三十六月雖斗分章法各有不同併日法度法兩者並立則猶無異於古日法者約合朔之法
度法者約歲周之法
大同曆　大同十年詔太史虞鄺更造大同新曆以甲子為元
未及施用而遭侯景之亂

陳用大明曆　大明曆用於梁訖陳凡八十年
南朝五曆元始大同二曆不用永初又因晉舊四朝所用惟
元嘉大明二曆而已
北魏　初魏入中原得景初曆世祖克沮渠氏得趙𢾺元始曆
高宗興安二年始行之
明帝正光曆　壬子元
正光中崔光取張龍祥等九家所上曆候驗得失合爲一曆
以壬子爲元應魏水德命曰正光曆
靈憲曆　信都芳用祖暅之法私撰靈憲曆書未成月大小
法莫攷
五寅元曆　大武時崔浩謂自秦漢以來云造曆術者皆不
得天道之正宜改曆術以從天道曰五寅元曆奏請宣示中
書坐誅不果用終魏世惟用元始正光二曆
東魏興光曆　甲子元　興和元年以正光曆浸差命李業興
更加修正以甲子爲元號曰興光曆
西魏用興光曆
北齊文宣帝天保曆　天保元年命宋景業叶圖讖造天保曆
甲寅元曆　董峻鄭元偉立議非天保曆之妄於武平七年
同上甲寅元曆
後周明帝周曆
武定元年始造周曆於是明克讓庾季才及諸日者采祖暅
舊議通簡南北之術然周齊並時而曆差一日及武帝時而
天和作矣
天和曆　甄鸞爲所上

靜帝景德元曆　大象年間太史馬顯上景德元曆即行之
隋文帝己巳元曆
初隋高祖輔周欲以符命曜天下道士張賓知上意乃自言
星曆有代謝之徵更造新曆用何承天法微加增損開皇四
年行之
張胄元曆　己巳元曆既行劉孝孫劉焯並稱其失所駁六
條十七年張胄元論日影長短奏曰咸以爲密乃行胄元所
造曆
皇極曆　劉焯增修張胄元曆名曰皇極曆又名甲子元曆
北朝元魏曆曰五寅元元始正光靈憲東魏興光高齊曆曰興光
天保甲寅元後周隋氏曆曰天和景德己巳元皇極言曆者
不一行之數十年輒復差繆故南朝則以何承天爲宗北朝
則依趙𢾺祖沖之爲據
唐高祖戊寅元曆
傅仁均作以高祖戊寅年授禪遂以戊寅爲元用於武德一
年閱明年而月蝕比不驗明年詔祖孝孫等攷定乃畧去其
尤疎闊者
高宗麟德甲子元曆　始併日法度法而立摠法
李淳風以戊寅元曆推步既踈乃增損劉焯皇極曆作麟德
甲子元曆以古曆有章蔀紀元者日分度參差不齊始併日
法度法爲一而立摠法摠法一千三百四十歲有三百六十
五日一千三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二十八一月二十九日
千三百四十分日之七百十一當時以爲密

經緯曆　太史令瞿曇羅所上與麟德曆參行
武后光宅曆
瞿曇羅作
中宗乙巳元曆
南宮說作中宗以乙巳年反正遂以乙巳為元
玄宗開元大衍曆　以三千四十分為日法
開元九年麟德曆書日蝕比不效詔一行作新曆推大衍數
立術以應之較經史所書氣朔日名宿度可考者皆合以一
六為爻位之統五十為大衍之母合二始以位剛柔所以明
天一地二之數合二中以通律呂所以正天五地六之數合
二終以紀閏餘所以窮天九地十之數以五乘十成於六百而
得天中之積以成乘生又於六百而得地中之積由一六至

二十二

五六一七至五七一八至五八一九至五九一十至五十生
成相乘各有六百於是而得千二百之算此大衍起數皆出
於易其詳本於天地之二中始於冬至之中氣以晦朔定日
月之會以日度正周天之數以卦氣定七十二候以中星正
二十四氣用以較古今之薄蝕五星之變差而開元曆課皆
第一自太初至麟德曆有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至一
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後世雖有改作皆依倣而已
○西域九執曆
開元二十一年陳玄景南宮說奏大衍寫九執曆其術未盡
詔侍御史李麟等校靈臺候簿大衍十得七八九執才一二
焉
肅宗至德曆
山人韓穎言大衍或誤穎乃增損其術更名曰至德曆
代宗寶應五紀曆
代宗以至德曆不與天合詔司天郭獻之等復用麟德元紀
更立歲差增損遲疾交會及五星差數以寫大衍舊術上元
七曜起赤道虛四度與大衍小異者九事而已
德宗建中正元曆
德宗時五紀曆氣朔加時稍後天推測星度與大衍差率頗
異司天徐承嗣等雜麟德大衍之旨治新曆上元七曜赤道
虛四度其氣朔發斂日躔月離晷漏交會悉如五紀法
憲宗元和觀象曆
元和二年司天徐昂所上然無蔀章之數至於察斂啓閉之
候循用舊法測驗不合

二十三

穆宗長慶宣明曆
穆宗即位以為累世纘緒必更曆紀乃詔日官改造曆術名
曰宣明上元七曜起赤道虛九度其氣朔發斂日躔月離晷
因大衍舊術交會稍增損之更立新度以步五星
昭宗景福崇玄曆
時宣明施行已久數亦漸差遂詔改治新曆然用算巧能馳
騁反復于乘除間雖籌策便易而真於本原
唐終始二百九十餘年而曆九改謂戊寅麟德大衍至德五
紀正元觀象宣明崇玄也
五代初用唐崇玄曆
晉建中符天曆　不立上元以唐顯慶五年庚申起
術者曹士蔿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為上元雨水為氣首號

符天曆世謂之小曆祗行於民間

(晉)調元曆

晉高祖時馬重績更造新曆以符天曆為法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用正月雨水為氣首行之五年輒差而復崇玄曆

(周)明玄曆

廣順中博士王處訥私撰明玄曆于家

萬分曆　下間所用

(世宗)顯德欽天曆

王朴通於曆數造欽天曆包萬象以為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箭以候氣審朓朒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遲疾以推星考黃道之邪正辨天勢之升降而交蝕詳焉乃以一篇步日

一篇步月一篇步星以卦氣滅沒為下篇世宗嘉之詔以明年正月朔旦為始自前諸曆並廢初欽天曆成王處訥曰此曆可且行久則差矣既而果然宋興乃命處訥正之

(南唐)齊政曆

(蜀)永昌曆　正象曆

(宋)隆興應天曆

隆興二年以欽天曆時刻差謬命有司重加研覈四年王處訥上所撰曆號應天曆

(太)宗乾元曆

太平興國中以應天曆置閏有差詔吳昭素等造新曆頒為精密其後朔望有差

(真)宗儀天曆

咸平四年王熙元獻新曆更名儀天趙昭逸亦嘗造之而不出後二歲曆果差昭逸言熒惑度數稍誤復推驗之果如其說

(仁)宗崇天曆

天聖中司天監上新曆賜名崇天

(英)宗明天曆

司天言崇天曆五星之行及諸氣節有差又以日蝕差詔周琮改造新曆以乾錄時定號明天曆

(神)宗奉天曆

熙寧中月食東方與曆不叶詔曆官雜候詔衛朴改造新曆明天曆朔遲一刻曆成沈括上之號奉天曆

(哲)宗觀天曆

初以奉天日食不當詔集曆家考驗有司言奉天有後天之差詔改造曆元祐六年曆成詔以觀天為名

(徽)宗占天曆

崇寧二年命姚舜輔造占天曆

紀元曆・蔡京令處輔更造曆用帝受命之年即位之日元用庚辰日起己卯曆成而名以紀元

臨川吳氏曰紀元曆一日萬分全今承用雖其分愈細然其數整齊難與天合西山蔡氏用邵子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之例嘗即其法推算與古差殊乃知其說甚美其術則踈猶欲因之再為更定以追古合天而未能也

(高)宗統元曆

紀元立朔既差定朔亦舛日食不驗建炎三年改造統元曆元用甲子日起甲子從古曆法起朔旦甲子夜半冬至之法

孝宗乾道曆　以統元曆日食有差改造乾道曆

淳熙曆　淳熙中又改此曆

光宗會元曆

紹熙元年曆成去年趙渙言淳熙曆今歲冬至後天一辰詔改造新曆劉孝榮與石澤等同造詔以會元爲名

寧宗統天曆

慶元五年曆成初會元曆既成布衣王孝禮言劉孝榮未嘗以銅表圭面測景故冬至後天去年九月朔太史言日食在夜而草澤言日蝕在晝驗視如草澤言乃改造曆

開禧曆

理宗會天曆

淳祐十二年春新曆成賜名會天

宋三百餘年而曆十八改文公曰今之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古曆書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天運無常日月星辰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能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

本朝授時曆

臨川吳氏書纂言曰今授時曆不立差法但日夜占候以求合於天然則正與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者同意

至元十七年太史郭守敬奏欽惟

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曆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到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得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各減大明曆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劉宋大明曆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眞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爲今曆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奇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筭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筭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行處前后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眞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曆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曆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於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曆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曆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曆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

分每度為二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曆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為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為定式所創法者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為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為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為一限凡析為三百三十六限依垜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筭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為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為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為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為盡

尚書通考卷之二

尚書通考卷之三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朱子曰璿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玉衡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曆家又以北斗魁四星為璣杓三星為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獨用寓名姑存其說以廣異聞

鄱陽王氏曰堯取南面之中以正四時之中氣至舜又取北面之星以定歲時之分日月之合比堯時尤為簡明而精密夫列星之所以名亦人自名之耳何以知璿璣玉衡與北斗孰先而孰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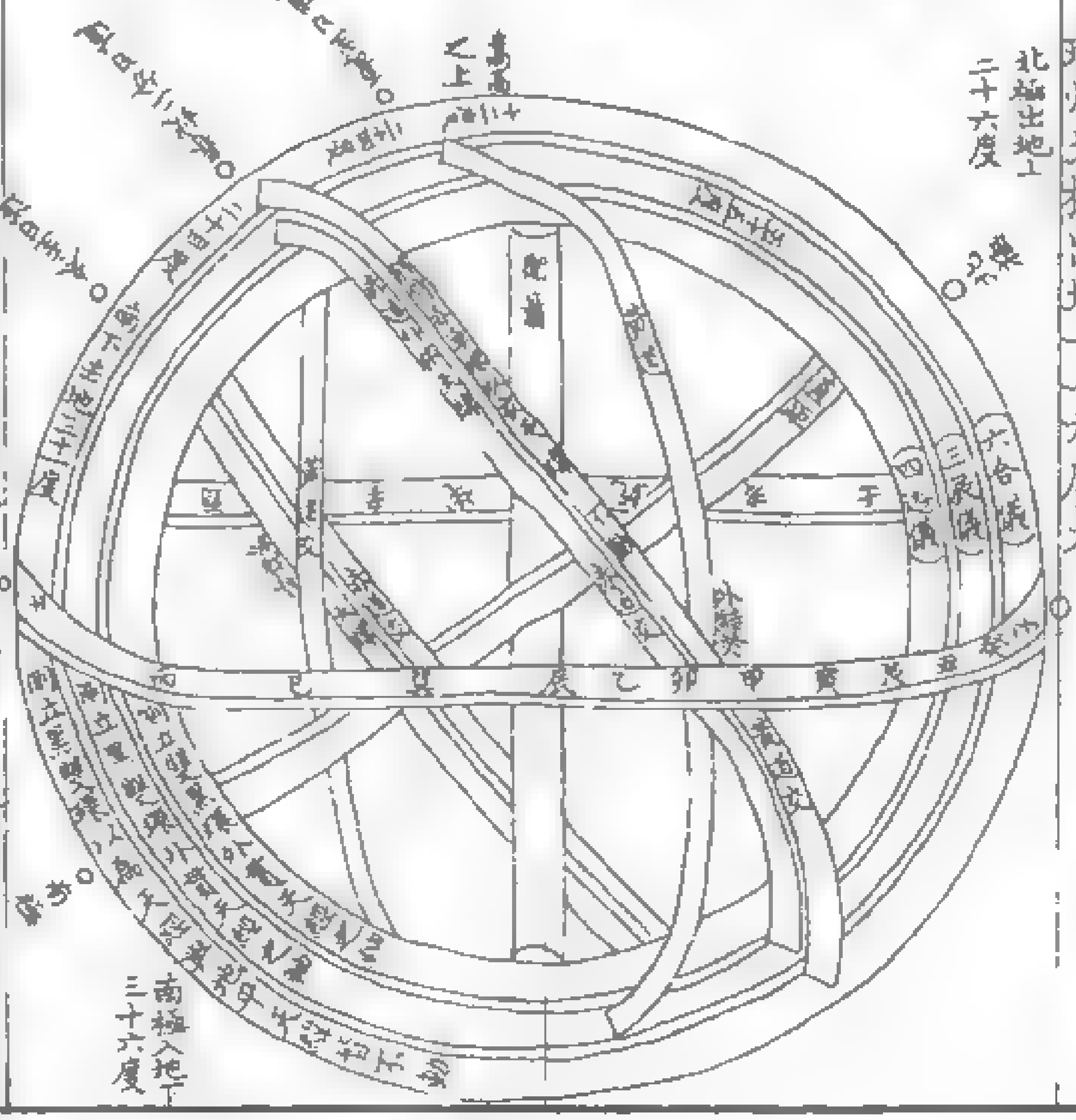
天文志云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周髀之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傍行繞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蓋以為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回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落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為

又案按渾儀言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
但據陽城而言其交州望極高二十度林邑望極高十七度
海上見老人星下衆星粲然皆古所未名則地形高下難以
數論又嵩高特中國測候之中正謂正當天中則不可矣
大元至元十六年太史郭守敬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說天
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星辰去天高下不同乃請測驗人
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相繼
而出先測得
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
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　衡嶽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
日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　嶽臺北極出地

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
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
四刻夜三十六刻　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
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　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
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　又測得
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　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
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　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
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　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
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　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
半強　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　成都北極出地三
十一度半強　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　東平北極出
地三十五度太　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　南京北極出

地三十四度太彊　河南府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
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　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
吉州北極出地二十六度半　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
瓊州北極出地一十九度太

渾儀圖



黄道日之所行以定南北二至及晝夜東西出沒高高當
地平之中　赤道當二極之中
右渾天儀爲儀三重
其在外者曰六合儀

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千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而定
四方
愚按所刻方位即如今術家羅經所定二十四向者是也
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入
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為天經
愚按其者指地平之環而言蓋定結於地平子午之位也
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
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為天緯二環表裏相結不動
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為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
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
次其內曰三辰儀
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

赤道則為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
其黃道則為黃單環亦刻宿度而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
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為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為秋分後
之日軌又為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
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
愚按唐書天文志一行與梁令瓚鑄銅儀以木櫃為地平令
儀半在地下注水激輪立木人二於地平上每刻擊鼓每辰
撞鍾皆於櫃中以施輪軸鉤鍵關鎖交錯相持則所設機輪
皆在木櫃之中
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
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
亦為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

[illegible]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為小竅以受
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
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
吳氏書纂言曰地平單環徑八尺闊五寸厚一寸半天經雙環
徑八尺闊五寸厚八分兩環合一寸六分天緯單環徑七尺八
寸一分闊九分厚五分三辰雙環徑七尺四寸八分闊一寸八
分厚七分兩環合一寸四分黃赤二道單環徑七尺二寸一分
闊九分厚六分四遊雙環徑六尺二寸八分闊一寸八分厚八
分半兩環合一寸七分直距銅板二長各如四遊環內徑闊一
寸六分厚八分望筒長隨直距方一寸六分兩端方撫方一寸
七分中間圓孔徑七分半地平之下繫以龍柱四各高七尺七
寸植于水趺上一名水趺或名水平其臺為十字或為[illegible]中

並水道相通行水以激機輪
歷代渾儀
前漢落下閎為漢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節作太初曆
東漢延熹中張衡以銅製於密室中具內外規南北極黃赤道
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緯以漏水轉之於
殿上室內令司之者閉戶而唱以告靈臺之觀天者璇璣所加
某星始加某星已中某星已沒皆如合符
吳王蕃制儀立論考度曰前儒傳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
地外猶殼之裹黃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
其二端謂之南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
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

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西交於奎其黃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北極規道之行度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十五度少強是也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是日最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

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百四十六度強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上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稍南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此日冬夏至之度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應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強故日見伏之漏俱五十刻謂之晝夜同此日二分之度

宋元嘉中錢樂之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璣玉衡之遺法也

後魏永興中詔造太史候部鐵儀其制並以銅鐵惟星度以銀錯之

唐貞觀初李淳風作渾儀至七年而成表裏三重一曰六合儀二曰三辰儀三曰四游儀皆用銅帝稱善置於凝暉閣玄宗開元九年一行受詔改治新曆欲知黃道進退而太史無黃道儀梁令瓚以木為游儀一行是之乃請更鑄以銅鐵十一年儀成又以靈臺鐵儀後魏所作制度不均赤道不動如膠柱以考月行遲速多差更造游儀使黃道運行以追列舍之變因二分之中以立黃道交於奎軫之間二至陟降各二十四度黃道內施白道月環用究陰陽朓朒動合天運簡而易從又一行令瓚等更鑄渾天銅儀圓天之象具列宿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

西旋一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周天以木櫃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晦明朔望遲速有準立木人二於地平上一刻則擊鼓一辰則撞鐘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鉤鍵關鎖交錯相持

宋太平興國四年正月司天監學生張思訓造新渾儀為七直人左搖鈴右扣鐘中擊鼓以定刻數又十二神報十二時刻數定晝夜短長上列三百六十五度紫微宮及周天列宿并斗建黃赤二道太陽行度定寒暑進退又以古之制作運動以水凝暑既多寒暑無準今以水銀代水運動不差且冬至之日在黃路表去北極最遠謂之寒晝短夜長夏至之日在赤路表去北極最近謂之暑晝長夜短春秋二分日在兩交春和秋涼晝夜停等寒暑進退皆由於此

太中祥符三年冬官正韓顯符造銅渾儀其制爲天輪二一平一側各分三百六十五度又爲黃赤道立管於側輪中以測日月星辰行度皆無差

元祐中蘇頌上儀象法要有曰古人測候天數其法有二一曰渾天儀二曰銅候儀又按吳王蕃云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又有渾天象者以著天體以布星辰二者以考於天蓋密矣詳此則渾天儀銅候儀之外又有渾天象凡三器也渾天象歷代罕傳惟隋書志稱梁秘府有之云元嘉中所造由是言之古人候天具此三器乃能盡妙今惟一法誠恐未得精密

大元至元十三年太史郭守敬言曆之本在於測驗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爽塏以木爲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圜莫若以圜求圜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今則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今則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闚几曆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以上凡十三等又作正方案九表懸正儀座正儀凡四等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攷

又唐一行作大衍曆詔太史測天下之晷求其地中以爲定數其說曰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氏以爲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陽城說謂河南平地度之大率五百餘里晷差一寸而舊說謂王畿千里景差一寸妄矣原古人所以步圭景之意將以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不在於辰次之周徑其所以重曆數之意將以恭授人時欽若乾象不在於渾蓋之是非若乃述無稽之法於視聽之所不及則君子當闕疑而不議也而或者各守所傳之器以術天體謂渾元可任數而測天象可運算而闚迭爲矛盾誠以爲蓋天耶則南方之度漸狹果以爲渾天耶則北方之極浸高此二者蓋渾蓋之家盡智畢議未有能通其說也

愚按書所載若南面以考中星北面以察斗建宅四方以測日景占候合天不憑一器非若宣夜渾蓋之說專恃神於私智也先儒擬取渾天家豈不以驗之天象而不違揆之聖經而有合者乎漢唐以來並守其制然天無形也其運而有常以其動而無息則亦未始有常也而所謂器者又特形而下之跡也以有跡之粗而模寫無形之妙是非有以變而通之者又孰能盡求其必合也哉故今特取一行之議附見于後學者由是又當觸類而長之固不可以按圖而膠柱也

肆類于上帝

周禮肆師類造于上帝注云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爲之故曰類

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建子之月日北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北郊也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特用騂尚赤也象陽用犢貴誠

也郊之用辛也[illegible]居之始也日以至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illegible]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illegible]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illegible]示民嚴上也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通典曰有虞氏禘黃帝[illegible]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商人禘嚳而郊冥[illegible]周制大司樂冬至日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又大宗伯職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禮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牲用一

犢幣用繒長丈八尺王服大裘其冕無旒尸服亦然乘玉輅錫繁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illegible]以左爵以匏片為之以藁秸及蒲但翦頭不納為藉神席[illegible]配以帝嚳其樂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其感生帝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illegible]因以祈穀其壇名大壇在國南五十里禮神之玉用四珪有邸尺有二寸[illegible]牲用騂犢青幣配以稷[illegible]其兩帝牲亦騂犢其樂大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日用辛祭前期十日王親戒百

官及族人大宰又總戒群[illegible]前期十日有事於昊天上帝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乃習射於澤宮選可與祭者其日王乃致齋於路寢之室祭日之晨雞人夜呼晨以叫百官巾車鳴鈴以應雞人典路乃出王輅建太常大司樂師宿懸遂以聲展之知完否王將出大司樂令奏王夏王所過處之人各於田首設燭以照於路又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祭前掌次先於丘東門外道北設大次小次[illegible]掌次張氈案設皇邸[illegible]王服大裘而立於丘之東南西面大司樂奏圜鍾為宮以下之樂以降神次則積柴於丘壇上[illegible]王親牽牲而殺之次則實柴體玉帛而燔之謂之禋祀次乃掃於丘壇上而祭尸服裘而升丘也王及牲尸入時樂章奏王夏肆夏昭夏[illegible]就坐時尸前置蒼璧又薦籩豆

及血腥等爵之薦王乃以匏片為爵酌泛齊[illegible]以獻尸為朝踐之獻[illegible]五齊之名一曰泛齊[illegible]二曰醴齊[illegible]三曰盎齊[illegible]四曰緹齊[illegible]五曰沈齊[illegible]七獻者薦血腥後王以匏爵酌泛齊以獻尸所謂朝踐是也此為一獻次大宗伯攝王后之事亦以匏爵酌醴齊亞獻亦為朝踐是二獻毋[illegible]奏樂一成次[illegible]於神前薦畢王乃以匏爵酌盎齊以獻尸大宗伯以匏爵酌緹齊以亞獻所謂饋獻也通前凡四尸乃食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酳尸所謂朝獻大宗伯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酳所謂再獻通前凡六又有諸臣為賓之一獻凡七其尸酢諸臣之酒皆用三酒[illegible]

禘祫其法如祫祭之禮既獻之後天子舞六代之樂若咸池
及迎氣即天子舞當代之樂其樂章用昊天有成命也
愚按天子祭天地郊祀祭之常也然迎長日之至冬至祭之
時也今以攝告則非常也以正月有事則非時也然祀天之
禮不可以不備故依郊祀爲之而曰類類猶似也然虞禮雖
而不傳至於類禮又不可考今所記者大抵止據周制而言
雖三代而下損益不同讀書者亦不可以不之考也

禋于六宗

孫氏曰古註曰禋精意以享之謂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
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
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
鄭玄曰泰昭昭者明也亦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

之者陰陽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相近讀爲禳祈
郄也求也寒於坎暑於壇王宮日壇夜明月壇宗讀爲禜祭幽禜
星壇雩禜水旱壇
蘇氏曰此之禋六宗望山川偏羣神蓋與類上帝爲一禮徧者
之祭法其泰壇祭天即此類上帝也祭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即
此禋六宗也四坎壇祭四方與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
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即此望山川偏羣神也祭法
所敘舜典之章句義疏也
穎達曰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
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
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賈逵以爲六宗
者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

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
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
鄭玄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知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
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五緯也辰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
晉張髦謂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
司馬彪云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
愚按六宗諸說各異雖未能的見舜之所尊祭者果爲何祀
但謂是日月星辰之類則祭法所謂王宮夜明幽禜者可以
該之矣謂是山澤河海之類則望于山川又在六宗之外謂
是昭穆則古者昭穆不盡稱宗皆不可據獨孔氏舊說有合
於祭法於義爲優而穎達尚謂各言其志未知孰是獨朱蔡
從古註蓋以虞禮無傳書言簡畧後世紛紛得以肆其臆說

然以先後文義考之虞禮舊典亦可以見其次第之畧祭法
所述又安知非三代以來相傳之禮耶由是論之孔說爲正
審矣

輯五瑞

周禮太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
王執鎮圭尺有二寸
公執桓圭注云公者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也雙植謂之桓桓
宮室之象須植楹乃安天子在上須諸侯乃安蓋亦以桓爲瑑
飾圭長九寸侯伯七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禮書云桓強立
不撓而以安上爲義故公圭瑑之
侯執信圭七寸
伯執躬圭七寸注云信當爲身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瑑

而圖文有異繅耳欲其慎行以保身陸農師新圖云信圭直躬其形為人形誤矣

子執穀璧

男執蒲璧注云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二王蓋或穀為飾或以蒲為瑑飾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

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此五等諸侯各執圭璧朝於王及自相朝所用也

又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注云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鄭司農云以圭璧見于王覲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侯氏見於天子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時見曰會衆見曰同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為中幹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一匝為一就典瑞注圭之席長未板亦如之然後用韋衣之而畫於上一采為一匝一匝為一就蒲穀之璧繅藉之形亦如之采以象德之文飾以象文之成內剛外順於此可見矣又有五采組繩以為繫上以玄為天下以絳為地用以繫玉長尺藉玉不墜因以為飾

蔡氏曰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

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鄭氏註云名玉以冒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銳其冒下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則辨其偽也

愚按諸侯執玉以朝天子天子以冒合之以見爵命出於天子而不可二又取德能冒下之義至如左氏所載郯子朝魯以云云其亦上替下陵又安取於分行冒下之旨哉諸侯自相朝所用吾不知其可也

巡守

岱宗 泰山也在兗州博縣

南岳 衡山也在荊州

西岳 華山也在雍州

柴 祭天

覲東后 諸侯

月 大小

北岳 恒山也在并州

望 祀山川

協時 四時

正日 甲乙

律

漢志曰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九寸為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其傳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溝也）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師古曰比合也）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黃鍾黃者中之色鍾種也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為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太族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鍾言陰夾助太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

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也位於亥在十月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黃鍾為天統律長九寸林鍾為地統律長六寸太蔟為人統律長八寸三正黃鍾子為天正林鍾未之衝丑為地正大蔟寅為人正及黃鍾為宮則太蔟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為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illegible]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illegible]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無與並也三統相通故黃鍾林鍾太蔟律長皆全寸而亡餘分也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茆於卯[illegible]振美於辰已盛於巳咢布於午昧薆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閡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楙於戊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為伍其法皆用銅職在太樂太常掌之

蔡傳曰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音聲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

通典曰六律者陽月之管律者法也言陽氣施生各有其法又律者帥也所以帥導陽氣使之通達六呂者陰月之管呂者助也所以助陽成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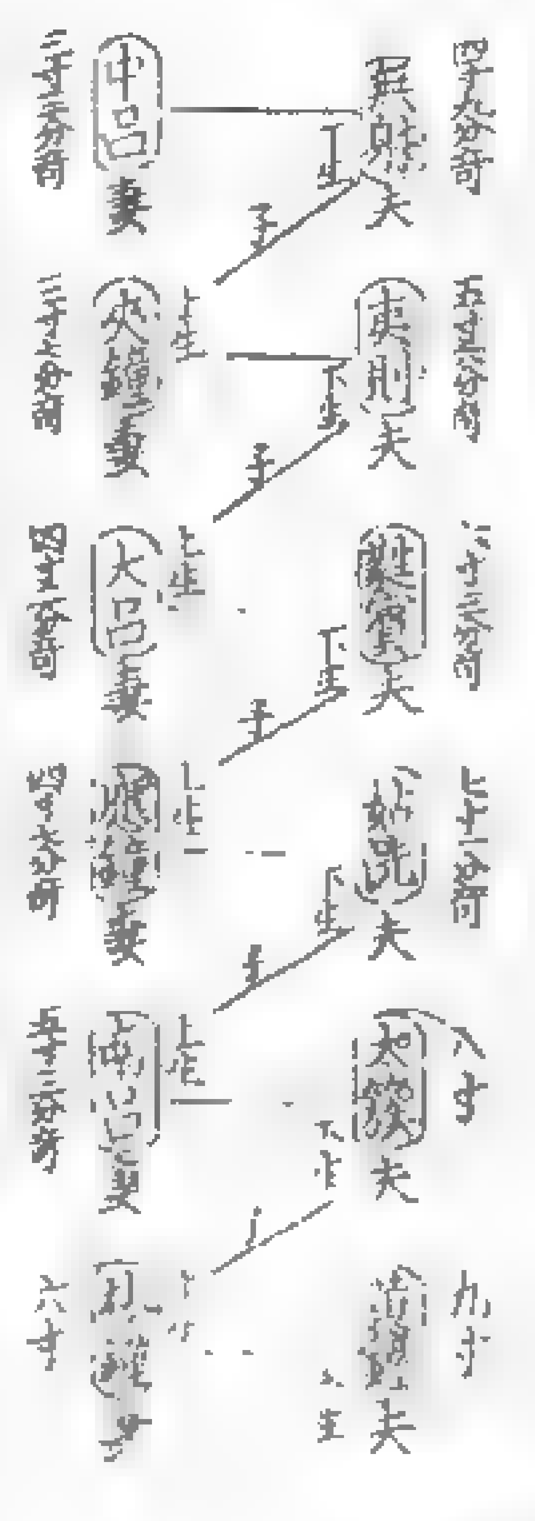
周禮春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注云合陰陽之聲者聲之陰陽各有合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

辰建交錯圖

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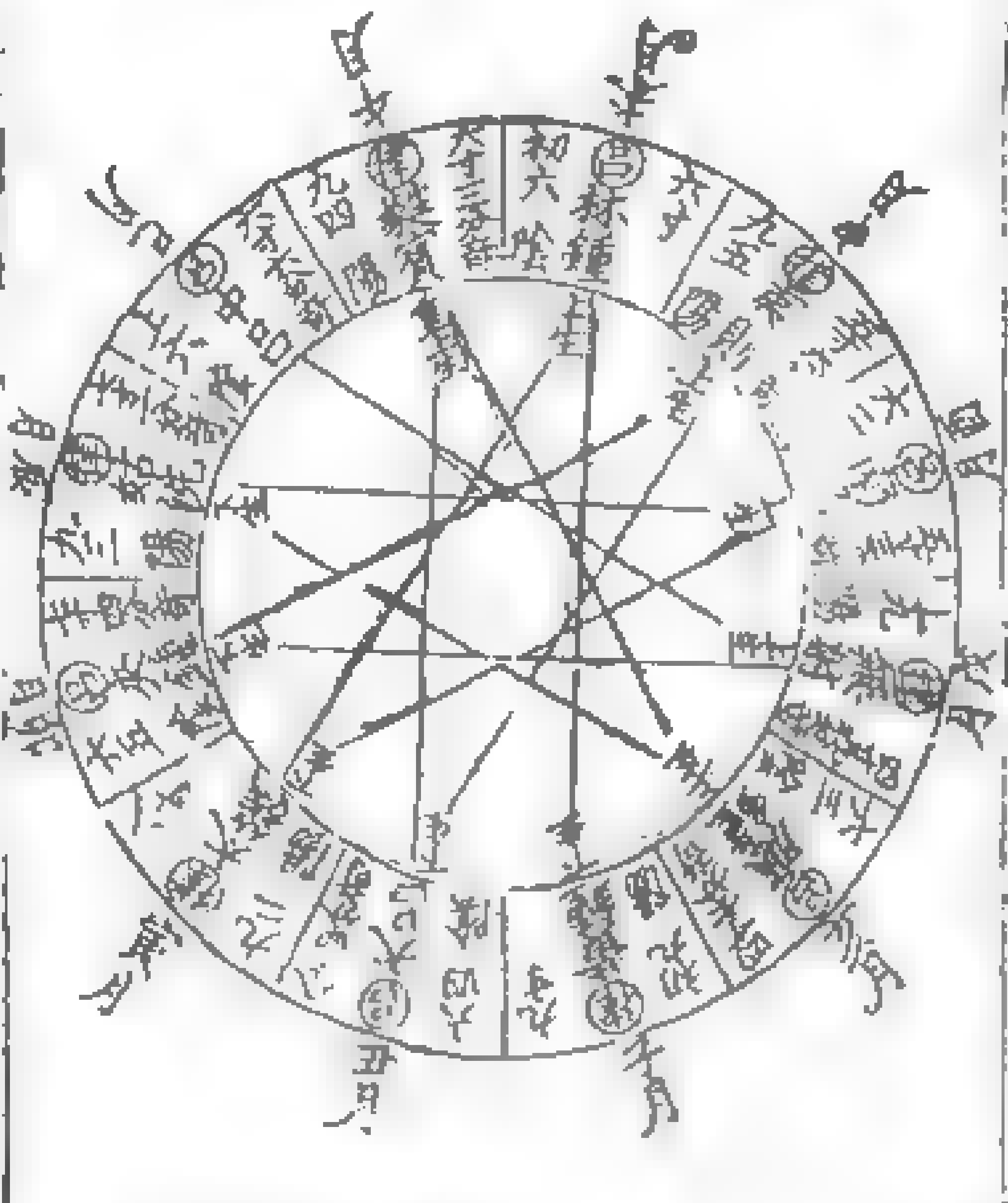
黃鍾	子之氣	十一月建	辰在玄枵
大呂	丑之氣	十二月建	辰在星紀
姑洗	辰之氣	三月建	辰在壽星
南呂	酉之氣	八月建	辰在大梁
夷則	申之氣	七月建	辰在實沈
中呂	巳之氣	四月建	辰在鶉尾
太蔟	寅之氣	正月建	辰在析木
應鍾	亥之氣	十月建	辰在娵訾
蕤賓	午之氣	五月建	辰在鶉火
林鍾	未之氣	六月建	辰在鶉首
無射	戌之氣	九月建	辰在降婁
夾鍾	卯之氣	二月建	辰在大火

班志陽八相生圖



右圖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此陰陽相生之正也其法皆陽下生陰陰上生陽下生者皆三分去一上生者皆三分益一此馬遷班固所生之寸數也

律管應月候氣陽八相生次序以漸而短之圖



周禮太師鄭氏注云黃鍾長九寸其實一龠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此京房以來自蕤賓已後陽反上陰反下生）（註以仲春為夏正之誤生黃鍾之管以[illegible]上生大呂而倍其數）

右圖自黃鍾陽八相生至蕤賓與班志所載同自蕤賓又重上生大呂為三分益一蓋前圖一上一下者相生之道也後圖重上生者按月候氣律管以次而短吹候之用也

鄭氏律管長短忽微之圖

黃鍾長九寸其實一龠

大蔟長八寸

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

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

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

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

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

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十五

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

林鍾長六寸

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

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

愚按十二律以陽八生子上下計之則三分損益之法秩然不紊以一律一呂配之十二辰之次則自黃鍾至應鍾之管以漸而短周旋經緯咸有所據此見律法之妙有非出於人為私意之所為也

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

周禮曰文之以五聲鄭注云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

通典曰先以本管為均八音相生或上或下取五聲令足

黃鍾之均（以黃鍾為宮黃鍾下生林鍾為徵林鍾上生太蔟為商太蔟下生南呂為羽南呂上生姑洗為角此黃鍾之調皆正律無以子聲故用正律之聲）大呂之均（以大呂為宮大呂下生夷則為徵夷則上生夾鍾為商夾鍾下生無射為羽無射上生中呂為角此大呂之調皆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太蔟之均（以太蔟為宮太蔟下）

[illegible]

夾鍾之均 [illegible]

姑洗之均 [illegible]

中呂之均 [illegible]

蕤賓之均 [illegible]

林鍾之均 [illegible]

夷則之均 [illegible]

南呂之均 [illegible]

無射之均 [illegible]

應鍾之均 [illegible]

愚按十二均即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周官太師所謂文之以五聲者也其律為均者為宮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一均五聲十二均合為六十律京房所謂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然有正聲有子聲者通典謂非三分去一之次則用子聲朱子謂樂中最忌臣陵君是也蓋以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但所生之律長於為均之宮則當用子聲至其用子聲也又於三分損益之法亦各有條而不紊是以五聲相間清濁高下有無相奪故有十二正聲十二子聲子聲者皆以相生所得之律寸數半之通典曰正管長者為均之時則自用正聲五音正管短者為均之時則通用子聲五音亦皆三分益一減一之次還以宮商角徵羽之聲得調此樂律與曆數皆出於天而非人力之所能與者也

變宮變徵

七聲圖

黃鍾	大呂	太蔟	夾鍾	姑洗	中呂	蕤賓	林鍾	夷則	南呂	無射	應鍾
宮		商		角		變徵	徵		羽		變宮

相去一律 相去一律 相去二律 相去一律 相去二律

東漢志曰伏羲氏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冬日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之元五聲之正也殷已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為七其五聲為正二聲為變變者和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illegible]

隋文帝開皇二年鄭譯考尋樂府鐘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初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

考索曰夫五音相生而獨宮徵有變者何也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君者法度號令之所自出也宮故生徵法度號令所以授臣臣所以奉承者也徵故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務則萬物得所民遂其生矣故商生羽羽生角也然臣有常

職民之常業物有常形不可以遷遷則失其常矣商羽角三聲比宮無所變也故君總萬務不可以執於一方事通萬務不可滯於一隅故宮徵二聲必有變也

新安陳氏曰宮聲濁而長以漸而清且短一序則為宮商角徵羽如黃鍾為宮大簇為商相去一律又姑洗為角至林鍾為徵則相去二律南呂至黃鍾亦相去二律相去一律則和二律則遠故近徵稍下為變徵近宮稍下為變宮以見律書

蘇夔駮譯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感人及月令所載五音所中並皆有五不言變宮變徵又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奉五聲準此而言每宮應立五調不聞更加變宮變徵二調為七調七調之作所出未詳譯答曰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曆志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黃鍾為天始林鍾為地始太簇為人始是為三始姑洗為春蕤賓為夏南呂為秋應鍾為冬是為四時四時三始是以為七今若不以二變為調曲則是冬夏聲闕四時不備是故每宮須立七調於是衆從譯議

京房六十律法

東漢志元帝時郎中京房字君明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此之謂也又以竹聲不可以度律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相生也皆三分而損益之故十二律之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為黃鍾之實又以二乘而三約之為下生林鍾之實又以四乘而三約之為上生太簇之實推此上下以定六十律之實律為寸於準為尺不盈者十之所得為分又不盈十之所得為小分以其餘正其強弱截管為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氣道之本也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明暢易達分寸又粗然弦以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均其中弦令與黃鍾相得案盡以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

黃鍾 色育 執始 丙盛 分動 質末 大呂 分否
凌陰 少出 太簇 未知 時息 屈齊 隨期 形晉
夾鍾 開時 族嘉 爭南 姑洗 南授 變虞 路時
形始 依行 中呂 南中 內負 物應 蕤賓 南事
盛變 離宮 制時 林鍾 謙待 去滅 安度 歸嘉
否與 夷則 解形 去南 分積 南呂 白呂 結躬
歸期 未卯 夷汗 無射 閉掩 鄰齊 期保 應鍾
分烏 遲內 未育 遲時

律法上下相生損益之次

黃鍾下生林鍾上生太簇下生南呂上生姑洗下生應鍾上生蕤賓上生大呂下生
夷則上生夾鍾下生無射上生中呂上生執始下生去滅上生時息下生結躬上生
變虞下生遲內上生盛變下生分否下生解形上生閉時下生閉掩上生南中下生
丙盛下生安度上生屈齊下生歸期上生路時上生未育上生離宮上生凌陰下生
去南上生族嘉下生鄰齊上生內負上生分動下生歸嘉上生隨期下生未卯上生

形始下生遲時上生制時下生少出下生分積上生爭南下生期保上生物應上生
質未下生否與上生形晉下生夷汗上生依行上生色育上生謙待上生未知下生
白呂上生南授上生分烏上生南事窮
愚按京房以黃鐘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律本其法始於子歷十二辰以參乘之得此數以其實上下相生下生者倍其數以三約之而用其一上生者四其數亦以三約之而用其一所謂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所謂二乘而三約之是為下生四乘而三約之是為上生故黃鐘全數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律長九寸準九尺下生林鐘十一萬八千九十八律六寸準六尺上生太蔟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律八寸準八尺下生南呂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律長五寸三分小分三強準長五尺三寸六千五百

六十一上生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律長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強準長七尺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推此上下以定六十律之實故律一寸於準長一尺於數九分黃鐘之實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惟黃鐘林鐘太蔟三律無餘分其餘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一寸之法二千一百八十七為一分之法計其餘分以定準尺之餘數不盈寸若干之為律分不盈分者又十之為小分以定律寸之強弱漢志謂房言律詳於前志劉歆所奏然至章帝元和元年官已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靈帝熹平六年召典律者張光等已不知準意其可以相傳者惟大推常數及候氣而已今姑攝其大旨著于此編使初學者有考焉

朱子曰樂之六十聲如六十甲子以十干十二支而成六十甲子以五聲合十二位而成六十也聲若不相屬而實相為用也然十二律取法天地之氣古者於三重密室以木為按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置于按上以土埋之上與地平中實葭莩之灰以緹素覆律口每地氣至律實竹則灰飛衝素散出于外十二律陽八相生自黃鐘之管陽皆下生陰皆上生自蕤賓之管陰反下生陽反上生以象天地之氣也若拘古法而以陽必下生陰必上生則以之候氣而氣不應以之制樂而樂不和此鄭氏重上生法所以為不易之論也五聲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自上而下降殺有等故君有常尊若臣陵君則失其卑高之位矣故黃鐘最長者若自用其宮則止用正律若他律為宮而宮短則生出之律不可長於為均之宮故用其子聲則三分損益皆得其次臣不陵君子不過母此杜氏減半律之法所以為有用之樂也

又曰管有長短聲有清濁黃鐘管最長應鐘管最短長者聲濁短者聲清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減正律之半如應鐘為宮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為商則商音高如宮聲是臣陵君不可用遂用蕤賓減半律以應之雖減半律然只是此律故亦自能相應也

尚書通考卷之三

尚書通考卷之四

蔡西山黄鍾生十一律解

本文出司馬律書子鍾分一爲分寸
之類出西山律呂新書刪潤就此

子一分

一爲九寸

一爲九寸者一分全用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九寸
全數故黄鍾之管長九寸而上下損益以生十一律也

右陽辰當位自得故子爲黄鍾居子他倣此

分字以下皆黄鍾全數分字以
下乃本律所得之數後皆倣此

丑三分二

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全數分爲三分丑得其一分
爲十一萬八千九十八乃子之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三分去一之數也

一爲三寸

一爲三寸者丑三每以一爲三寸則得三箇三爲九寸全
數

右丑三分得其二分以一爲三寸則二爲六寸故林
鍾之管長六寸爲黄鍾三分去一下生之律

右陰辰則居其衝故丑爲林鍾居未乃丑之衝後倣
此

寅九分八

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全數分爲九分寅得八分爲
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乃丑之十一萬八千九十八三
分益一之數也

一爲一寸

一爲一寸者寅九每以一爲一寸則得九箇一爲九寸全
數

右寅九分得其八分以一爲一寸則八爲八寸故太
簇之管長八寸爲林鍾三分益一上生之律

卯二十七分十六

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全數分爲二十七分卯得十
六分爲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乃寅之十五萬七千四百
六十四三分去一之數也

三爲一寸

三爲一寸者卯二十七以三爲一寸則得九箇三爲九寸
全數

一爲三分

一爲三分者卯二十七每以一爲三分則得二十七箇三
分爲八十一分即寸有九分之全數也

右卯二十七分得十六分以三爲一寸則十五爲五
寸又以一爲三分則合十六爲五寸三分故南呂之
管長五寸三分爲太簇三分去一下生之律也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

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全數分爲八十一分辰得六
十四分爲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乃卯之十萬四千九
百七十六三分益一之數也

九爲一寸

九爲一寸者辰八十一每以九爲一寸則得九箇九爲九
寸全數

一爲一分
一爲一分者辰八十一每以一爲一分則得八十一箇一
爲八十一分全數
右辰八十一分得六十四分以九爲一寸則六十三
爲七寸又以一爲一分則合六十四爲七寸一分故
姑洗之管長七寸一分爲南呂三分益一上生之律
也
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
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全數分爲二百四十三分巳
得一百二十八分爲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乃辰之十三
萬九千九百六十八三分去一之數也
二十七爲一寸

二十七爲一寸者巳二百四十三每以二十七爲一寸則
得九箇二十七爲九寸全數
三爲一分
三爲一分者巳二百四十三每以三爲一分則得八十一
箇三爲八十一分全數
一爲三釐
一爲三釐者巳二百四十三每以一爲三釐則三箇二百
四十三得七百二十九釐爲分有九釐全數
右巳二百四十三分得一百二十八以二十七爲一
寸則一百八爲四寸以三爲一分則十八爲六分以
一爲三釐則二爲六釐合一百二十八則爲四寸六
分六釐故應鍾之管長四寸六分六釐爲姑洗三分

益一得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爲蕤賓重上生之數也
二百四十三爲一寸
二百四十三爲一寸者未二千一百八十七每以二百四
十三爲一寸則得九箇二百四十三爲九寸全數
二十七爲一分
二十七分爲一分者未二千一百八十七每以二十七爲
一分則得八十一箇二十七爲八十一分全數
三爲一釐
三爲一釐者未二千一百八十七每以三爲一釐則得七
百二十九箇三爲七百二十九釐全數
一爲三毫
一爲三毫者未二千一百八十七每以一爲三毫則得六

千五百六十一毫爲釐有九毫全數
右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得一千二十四以二百四
十三爲寸則九百七十二爲四寸又以二十七爲一
分又以三爲一釐則二十四爲八釐又以一爲三毫
合一千二十四則爲四寸一分八釐三毫然大呂在
陽則用倍數方與氣應故大呂之管長八寸三分七
釐六毫爲蕤賓三分益一重上生之律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
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全數分作六千五百六十一
分申得四千九十六分爲十一萬五百九十二乃未之十
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三分去一之數也
七百二十九爲一寸

益一得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爲蕤賓重上生之數也
二百四十三爲一寸
二百四十三爲一寸者未二千一百八十七每以二百四十三爲一寸則得九箇二百四十三爲九寸全數
二十七爲一分
二十七分爲一分者未二千一百八十七每以二十七爲一分則得八十一箇二十七爲八十一分全數
三爲一釐
三爲一釐者未二千一百八十七每以三爲一釐則得七百二十九箇三爲七百二十九釐全數
一爲一毫
一爲一毫者未二千一百八十七每以一爲一毫則得六

五

千五百六十一毫爲釐有九毫全數
右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得一千二十四以二百四十三爲寸則九百七十二爲四寸又以二十七爲一分又以三爲一釐則二十四爲八釐又以一爲二毫合一千二十四則爲四寸一分八釐二毫然大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氣應故大呂之管長八寸三分七釐六毫爲蕤賓三分益一重上生之律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
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全數分作六千五百六十一分申得四千九十六分爲十一萬五百九十二乃未之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三分去一之數也
七百二十九爲一寸
七百二十九爲一寸者申六千五百六十一每以七百二十九爲一寸則得九箇七百二十九爲九寸全數
八十一爲一分
八十一爲一分者申六千五百六十一每以八十一爲一分則得八十一箇八十一爲八十一分全數
九爲一釐
九爲一釐者申六千五百六十一每以九爲一釐則得七百二十九箇九爲七百二十九釐全數
一爲一毫
一爲一毫者申六千五百六十一每以一爲一毫則得六千五百六十一毫爲釐有九毫全數
右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得四千九十六以七百二

六

十九爲寸則二千六百四十五爲五寸以八十一爲分則四百五爲五分以九爲釐則四十五爲五釐又以一爲一毫合四千九十六則爲五寸五分五釐一毫故夷則之管長五寸五分五釐一毫爲大呂三分去一下生之律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全數分作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酉得八千一百九十二分爲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乃申之十一萬五百九十二三分益一之數也
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寸
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寸者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每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寸則得九箇二千一百八十七

爲九寸全數
二百四十三爲一分
二百四十三爲一分者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每以二
百四十三爲一分則得八十一箇二百四十三爲八十一
分全數
二十七爲一釐
二十七爲一釐者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每以二十七
爲一釐則得七百二十九箇二十七爲七百二十九釐全
數
三爲一毫
三爲一毫者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每以三爲一毫則
得六千五百六十一箇三爲六千五百六十一毫全數

一爲一絲
一爲一絲者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每以一爲一絲則
得五萬九千四十九爲毫有九絲全數
右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得八千一百九十二
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爲寸則六千五百六十一爲三
寸以二百四十三爲一分則一千四百五十八爲六
分以二十七爲一釐則一百六十二爲六釐以三爲
一毫則九爲三毫以一爲一絲則二爲二絲合八千一
百九十二則爲三寸六分六釐三毫二絲然夾鐘
在陽明用倍數方與氣應故夾鐘之管長七寸四分
三釐七毫三絲爲實則三分益一上生之律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全數分作五萬九千四十九
分戌得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分爲九萬八千三百四乃
酉之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三分去一之數也
六千五百六十一爲寸
六千五百六十一爲一寸者戌五萬九千四十九每以六
千五百六十一爲一寸則得九箇六千五百六十一爲九
寸全數
七百二十九爲一分
七百二十九爲一分者戌五萬九千四十九每以七百二
十九爲一分則得八十一箇七百二十九爲八十一分全數
八十一爲一釐
八十一爲一釐者戌五萬九千四十九每以八十一爲一
釐者得七百二十九箇八十一爲七百二十九釐全數
九爲一毫
九爲一毫者戌五萬九千四十九每以九爲一毫則得六
千五百六十一箇九爲六千五百六十一毫全數
一爲一絲
一爲一絲者戌五萬九千四十九每以一爲一絲則得五
萬九千四十九絲全數
右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得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以
六千五百六十一爲一寸則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
爲四寸以七百二十九爲一分則五千八百三十二
爲八分以八十一爲一釐則六百四十八爲八釐以
九爲一毫則三十六爲四毫以一爲一絲則八爲八

絲合二萬一千七百六十八則爲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故無射之管長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強

夾鐘三分去一下生之律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全數分之亥得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分仲呂用倍數故爲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乃戍之九萬八千三百四三分益一之數也

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一寸

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一寸者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每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一寸則得九箇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九寸全數

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分

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分者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每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分則得八十一箇二千一百八十七爲八十一分全數

二百四十三爲一釐

二百四十三爲一釐者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每以二百四十三爲一釐則得七百二十九箇二百四十三爲七百二十九釐全數

二十七爲一毫

二十七爲一毫者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每以二十七爲一毫則得六千五百六十一箇二十七爲六千五百六十一毫全數

三爲一絲

三爲一絲者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每以三爲一絲則得五萬九千四十九箇三爲五萬九千四十九絲全數

一爲三忽

一爲三忽者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每以一爲三忽則五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一忽爲絲者九忽合黃鍾九寸之全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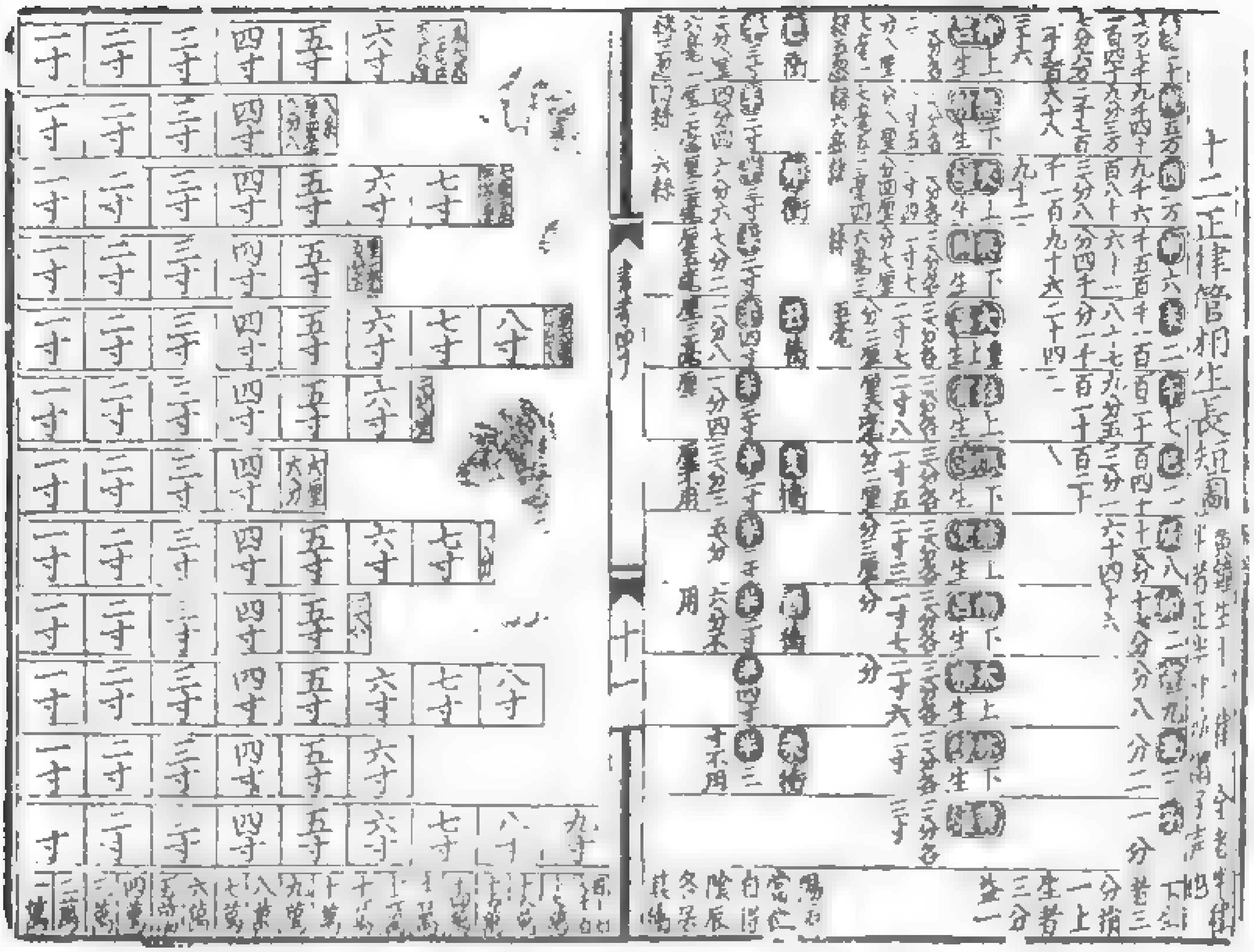
右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得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一寸則五萬九千四十九爲三寸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分則四千三百七十四爲二分以二百四十三爲一釐則一千九百四十四爲八釐以二十七爲一毫則一百六十二爲六毫以三爲一絲則六爲二絲又以一爲三忽合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爲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三忽然仲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氣應故仲呂之管長六寸五分八釐二毫四絲六忽強無射三分益一上生之律

西山曰按黃鍾生十一律六陽辰當位自得（子寅辰午申戌）六陰辰則居其衝（丑卯巳未酉亥[illegible]）其林鍾南呂應鍾三呂在陰無所增損（[illegible]）其大呂夾鍾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應蓋陰從陽自然之理也（丑月之[illegible]）

（[illegible]自子至巳皆陽生之月[illegible]）

又曰按十二律之實（實謂本律所得之數如丑一分二則二乃實也下同）至仲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一算其數不行此律之所以止於十二也

十二正律管相生長短圖



變律以下並見律呂新書

黃鍾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小分四百八十八)

全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不用半四寸三分八釐五

毫三絲一忽

林鍾十一萬六千五百口口八(小分三百二十四)

全五寸八分二釐四毫一絲一忽三初半二寸八分五釐六

毫五絲六初

太蔟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小分四百三十二)

全七寸八分二毫四絲四忽七初不用半三寸八分四釐五

毫六絲六忽八初

南呂十口萬三千五百六十三(小分四十五)

全五寸二分三釐一毫六絲一初六秒半二寸五分六釐七

絲四忽五初三秒

姑洗十三萬八千口口八十四(小分六十)

全七寸一釐二毫二絲一初二秒不用半三寸四分五釐一

毫一絲一初一秒

應鍾九萬二千口口五十六(小分四十)

全四寸六分七毫四絲二忽一初四秒強半二寸三分三

毫六絲六忽六秒強不用

按十二律各自爲宫以生五聲二變其黃鍾林鍾太蔟南呂

姑洗應鍾六律則能具足至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仲呂

六律則取黃鍾林鍾太蔟南呂姑洗應鍾六律之聲少下不

和故有變律變律者其聲近正律而少高於正律也然仲呂

之實一十三萬一千口口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算既不

可行當有以通之律當變者有六故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以七百二十九因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為九千五百五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十八三分益一再生黃鍾林鍾太蔟南呂姑洗應鍾六律又以七百二十九歸之以從十二律之數紀其餘分以為忽秒然後洪纖高下不相奪倫至應鍾之實六千七百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算數又不可行此變律之所以止於六也

變律非正律故不為宮也

律生五聲 禮運鄭玄註附

宮聲八十一 宮數八十一黃鍾長九寸九九八十一也三分宮去一以生徵

商聲七十二 商數七十二太蔟長八寸八九七十二也三分商去一以生羽

角聲六十四 角數六十四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七九六十三九分寸之一為六十四也三分角益一以生變宮

三分徵益一以生商

三分羽益一以生角

徵聲五十四 徵數五十四林鍾長六寸六九五十四也三分徵益一以生商

羽聲四十八 羽數四十八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五九四十五又三分寸之一為四十八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

按黃鍾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為五聲之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聲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於五也或曰此黃鍾一均五聲之數他律不然曰置本律之實以九九因之三分損一以為五聲再以本律之實約之則宮固八十一商亦七十二角亦六十四徵亦五十四羽亦四十八矣 假令應鍾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以八十一乘之得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二百七十二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約之得八十一三分宮損一得五百□□三萬八千八百四十八為徵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約之得五十四三分徵益一得六百七十二萬八千四百六十四為商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約之得七十二三分商損一得四百四十七萬九千九百七十六為羽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約之得四十八三分羽益一得五百九十七萬二千九百六十八為角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約之得六十四

變聲

變宮聲四十二 六小分 變徵聲五十六 八小分

按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也角聲之實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聲之變者二故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以九因角聲之實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徵變宮二聲以九歸之以從五聲之數存其餘數以為強弱至變徵之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盡二算其數又不行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 變宮變徵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又謂之繆以其五聲之外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為調也

杜佑通典曰十二律相生之法自黃鍾為始三分損益上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仲呂 仲呂之管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 此謂十二律長短相生一終於仲呂之法又制十二鍾以准十二律之正聲又鳧氏為鍾以律計自倍半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為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為半但先儒釋用倍聲有二義一義云半十二律正律為十二律之子聲之鍾二義云從於仲呂之管寸數以三分益一上生黃鍾以所得管之

一數然後半之以為子聲之鍾其為變正聲之法者以黃鍾之
管正聲九寸子聲則四寸半又上下相生之法若以仲呂之管
長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上
生黃鍾三分益一得八寸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五萬
一千八百九十六半之得四寸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
二萬五千九百四十八以為黃鍾又上下相生以至仲呂皆以
相生所得之律寸數半之以為子聲之律
按此說黃鍾九寸生十一律有十二子聲即謂正律正半律
也又自仲呂上生黃鍾黃鍾八寸五萬九千□□四十九分
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又生十一律亦有十二子聲即
所謂變律變半律也正律及半凡四十八聲上下相生最得
漢志所謂黃鍾不復為他律役之意與律書五聲小大次第

之法但變律止於應鍾雖設而無所用則其實二十六聲而
已其間陽律不用變聲而黃鍾又不用正半聲陰律又不用
正半聲而應鍾又不用變半聲其實又二十八聲而已又曰
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所以制作之意則猶可攷
也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言
黃鍾始於聲氣之元也班固所謂伶倫取竹斷兩節間吹
之以為黃鍾之宮又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劉昭所
謂宓羲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又曰吹以攷聲列以候氣皆
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鍾者也是古人制作之意也夫
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則聲
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此其大凡也今欲求
聲氣之中而莫適為準則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

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而為一管皆即以其
長權為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
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鍾之
為黃鍾者信矣黃鍾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衡權者得矣後
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晉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梁隋以
來又參之秬黍下至王朴剛果自用遂專恃累黍而金石亦
不復攷矣夫金石眞偽固難盡信若秬黍則歲有豐凶地有
肥瘠種有長短大小圓妥不同尤不可恃況古人謂子穀秬
黍中者實其龠則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
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
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衡權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
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於聲氣之元而毋

必之於秬黍則得之矣
愚按黃鍾為萬事根本律度量衡皆由此始其長九寸陽數
之極也分釐毫絲忽成以九為度故九寸八十一分七百二
十九釐六千五百六十一毫五萬九千四十九絲五十三萬
一千四百四十一忽者黃鍾一律之長也又置一而三之
三者天地人之定位也故子一丑三寅九卯二十七辰八十
一巳二百四十三午七百二十九未二千一百八十七申六
千五百六十一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戌五萬九千四十
九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者黃鍾一律之實也以此十
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全數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而各得
其管之長短由是而被之以五聲則為六十調然十二律各
自為均之時宮長於衆律則用正律他律長於宮則陵犯而

不和故又有正半律所謂子聲也又黃鍾君象不為他律
故自仲呂再生黃鍾不及九寸為變律六然其管長於今
亦止用其半故又有變半律五并九九八十一以為宮
分損益以生徵商羽角用加文武二聲故又有變宮變徵
是均之為八十四調清濁高下相濟相成所謂八音克諧
相奪倫者也然易該陰陽之妙律統天地之和故二者之數
皆出自然是以三分之法正律止於十二變律止於六五聲
止於五變聲止於二自此以上其數不行亦猶揲蓍之數
伍錯綜有非人力所能與於其間也然自秦漢以來古樂
淪又變為靡而中聲不定累黍有圓徑之殊指尺有短長之
異是以代變新樂議論紛紜卒無以追還雅正乎當考夫二
帝三王之盛皆以仁義教化涵濡天下及其久也充暢浹洽

陰陽調風雨時無一民一物不遂其性陰陽之風氣和而發之
氣消君臣上下翕然大和由是而播之歌詠被之聲音施之
郊廟朝廷鄉黨無一而不得其宜故曰樂有本有文以和為
本則天地之和應而候氣之法可用氣正而尺度均尺度均
而中聲得樂之文無不協矣斯義也惟太史公知之其論律
至文帝曰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
十餘錢鷄鳴犬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其後則班固因
之曰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
律定淵哉言矣世之作者有能求人心之和以得天地之和
使黃鍾一律既定而他律無不定度量權衡亦猶是而協矣
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律和天地之大和交應天下其有不長
治久安也哉

歷代樂名

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基
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
黃帝作咸池（咸皆也池施也言德無不施也）
少昊作大淵
顓頊作六莖（莖根也）
帝嚳作五英（英茂也）
堯作大章（章明也）
舜作大韶（韶紹也言能紹堯之道）
禹作大夏（夏大也言能大堯舜之德）
湯作大護（護救也言救民也）
武王作大武（以武功定天下）

周公作勺（言勺取先祖之道）又有房中之樂歌后妃之德春官大司樂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護大武凡六代
所存六代之樂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
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人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秦始皇時六代廟樂唯韶武存焉二十六年改周大武曰五行
房中曰壽人衣服同五行樂之色
漢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
舞而不能言其義
高帝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
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為行步之節猶古
采薺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管弦亂人聲欲在
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

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
又有房中祠樂高帝唐山夫人所作也凡樂樂其所生禮不
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
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
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以舞
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抵皆因秦舊焉文始舞者本舜韶舞
也高祖更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而五行仍舊
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房中樂曰安世樂
孝文作四時舞以示天下之安和也
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以尊大宗廟文帝也
孝武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
尉舉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

九章之歌然未有本於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鍾律
而內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是時
河間獻王有雅才亦以治道非禮樂不成與毛生等共采周
官及諸子之樂事者以著樂記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
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
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曄等
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以為河間脩興雅樂大
儒公孫弘董仲舒皆以為音中正樂立之太樂春秋鄉射於
學官希闊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鏘不曉其意
而欲風諭眾庶其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
成宜風示海內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明當議復寢是時鄭
聲尤甚黃門名倡貴戚五侯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

哀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及即位罷樂府官在經非鄭衛之樂
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馬何武奏樂人員大凡八
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太樂其四百
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然百姓漸漬
日久又不制雅樂以相變豪富吏民沉湎自若陵夷壞于王
莽也
後漢光武平隴蜀增廣郊祀高帝配食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
冥雲翹育命之舞北郊及祀明堂並奏樂如南郊迎時氣五
郊春歌青陽夏歌朱明並舞雲翹之舞秋歌西皓冬歌玄冥
並舞育命之舞季夏歌朱明並舞二舞
明帝東平王蒼總定公卿之議曰宗廟宜各奏樂不宜相襲所
以明功德也遂采文始五行武德為大武之舞薦之光武之

廟時樂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之所用焉二曰雅頌樂
辟雍鄉射之所用焉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
也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之所用也又采古官詩誦以為登
歌
章帝耤田玄武司馬班固奏耤田歌辭用商頌載芟祠先農自
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缺不可復知矣
魏武帝平荊州獲杜夔善八音常為漢雅樂郎尤悉樂事於是
使創定雅樂又散騎郎鄧靜尹商善調雅樂歌師尹胡能歌
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能曉知先代諸舞夔悉領之考會
古樂始設軒懸鍾磬復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而柴玉左延年
之徒妙善鄭聲惟夔好古存正
文帝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安世樂曰正世之樂嘉至樂曰迎

靈樂武德曰武頌昭容曰昭業雲翹曰鳳翔育命舞曰靈應
舞武德舞曰武頌文始舞曰大韶五行舞曰大武舞其衆歌
詩多則前代之舊惟王粲改作登歌安世巴俞詩而已
明帝太和初詔曰凡音樂以舞為主自所司之官皆曰太樂漢依
讖改大予於是復舊名於是公卿奏請太祖武皇帝宜曰武
始之舞高祖文皇帝曰咸熙之舞夫歌以詠德舞以象事於
文文武為斌臣等謹制舞名章斌之舞有事於天地宗廟此
三舞宜並薦饗臨朝大饗宜並舞之二舞宜有總名可名大
鈞之樂侍中繆襲又奏往昔以房中歌后妃之德以風天下
正夫婦宜改安世之名為正始之樂襲又省安世歌詩有后
妃之義今享先祖恐失禮意可改之曰享神歌奏可王肅議
高皇至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大鈞之舞又使
繆襲改漢鐃歌十二曲為詞述以功德代漢之意
晉武帝典樂權用魏儀但使傅玄改其樂章詞又令荀勖張華等
造以依漢樂歌詞荀勖以杜夔所制律呂乖錯依古又作新
律呂以調聲韻以正德大豫二舞張華作樂章又改魏昭武
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illegible]又命傅玄改
漢鼓吹鐃歌還為二十二曲
懷帝永嘉末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
東晉江左初立宗廟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太常賀循荅
以舊京荒廢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於今雖以意言
于時以無雅樂器及伶人省太樂并鼓吹令是後頗得登歌
食舉之樂猶有未備
成帝咸和中復置太樂官以戴邈為令鳩集遺逸而尚未有金

石
康帝建元二年詔荀勖子藩修定金石以施郊廟尋遇喪亂庾
亮為荊州與謝尚共脩復雅樂亮尋薨庾翼桓溫專事軍旅
樂器在庫遂至朽壞謝尚鎮壽陽採拾樂人以備太樂并製
石磬雅樂始頗具
孝武太元中破苻堅獲樂工楊蜀等閑習舊樂於是四廂金石
始備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然郊祀遂不設樂
宋武帝廟祀用晉樂永初元年撰立新歌詞改正德舞曰前舞
大豫舞曰後舞
文帝元嘉二十年南郊始設登歌詔顏延之造歌詩廟舞猶缺
孝武帝孝建元年建平王宏議以凱容為韶舞宣烈為武舞祖
宗廟樂總以德為名祠南郊及廟迎送神並奏肆夏皇帝入
廟門奏永至南郊初登壇奏及廟門詣東壁奏登歌初獻奏
凱容宣烈之舞終獻奏永安之樂又使謝莊造郊廟樂舞明
堂諸樂歌辭又公卿行事亦奏登歌
廢帝元徽中大樂雅鄭共千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
齊武帝有司奏議郊廟雅樂歌辭太廟登歌用褚彥回辭餘悉
用謝超宗辭太廟二室及郊配用王儉辭祀南郊群臣出入
奏肅成之樂牲出入奏引牲之樂薦籩豆毛血奏嘉薦之樂
迎送神奏昭夏之樂皇帝入東門奏永至之樂升壇奏登歌
初獻奏文德宣烈之舞次奏武德宣烈之樂太祖配享奏高
德宣烈之樂飲福奏嘉祚之樂就燎位奏昭遠之樂還便殿
奏休和之樂北郊初獻奏地德凱容之舞次奏昭德凱容之
樂瘞埋奏隸幽之樂餘同南郊明堂初獻奏凱容宣烈之樂

餘並南北郊同柏廟是帝入廟門奏永至太祖揖地奏登歌諸
皇祖各奏凱容帝七福酒奏永祚洪神奏肆夏餘同明堂
梁武帝自制四器名之為通以定雅樂以武舞為大壯舞文舞
為大觀舞國樂以雅為稱止乎十二則天數也皇帝出入奏
皇雅郊廟同用皇太子出入奏胤雅王公出入奏寅雅上壽
酒奏介雅食舉奏需雅撤饌奏雍雅三朝用之牲出入奏滌
雅降神迎送奏諴雅飲福酒奏獻雅北郊明堂太廟同用燎
埋俱奏禋雅衆官出入奏俊雅二郊太廟明堂三朝同用並
沈約製辭是時禮樂制度粲然有序又去鼓吹充庭十六曲
為十二合四時也又制正樂十篇皆述佛法又有法樂歌梵
唄設無遮會則為之其後臺城淪沒
簡文帝王僧辯侯景諸樂並在荊州經亂工器頗闕

元帝詔有司補綴方備荊州陷沒周人不知用工人並入關中
隨例多沒為奴婢
陳武帝初並用梁樂唯改七室舞辭
文帝天嘉元年始定圜丘明堂宗廟樂樂官出入奏肅成牲出
入奏引和五引薦血毛奏嘉薦迎送神奏昭夏皇帝入壇奏
永至升陛奏登歌皇帝初獻太尉亞獻光祿勳終獻並奏宣
烈皇帝飲福奏嘉胙就燎位奏昭遠還便殿奏休成
宣帝太建元年定三朝之樂采梁故事奏相和五引辭用宋曲
宴准梁樂取神人不雜也五年定南北郊明堂儀改齊樂以
韶為名其鼓吹雜伎取晉宋之舊微更附益
後主沉荒於酒使宮女習北方簫鼓謂之代北又於清樂中造
黃鸝留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等曲男女倡和其哀

後魏道武帝天興元年詔鄧彥海定律呂協音樂及追尊祖考諸
帝用八佾舞皇始舞更製宗廟入廟門迎神奏王夏登歌
曲終下奏神祚出門奏總章入佾舞次送神曲南郊用皇矣
奏雲和之舞事訖奏維皇北郊樂用神祚奏大武之舞正月
上日饗群臣備列宮懸正樂兼用燕趙秦吳之音五方殊俗
之曲六年詔太樂總章鼓吹增修雜伎以備百戲大饗設於
殿庭如漢晉之舊
太武帝破赫連昌獲古樂平涼州得伶人器服並擇而存之後通
西域又以般悅國鼓吹設於樂部署其後古樂音制罕復傳
習舊工更盡聲曲多亡
孝文帝太和初詔以樂事付中書參酌音律樂部不能立其事
彌有殘缺然方樂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列于太樂金石羽旄

之飾為壯麗於往時矣
宣武帝正始中詔太常修營樂器時張暢子等七人請考雅樂
正聲八佾文武二舞鐘磬管弦登歌聲調皆令教習
孝明帝先是陳仲儒自江南歸國頗閑樂事請依京房立準以
調八音詔不許正光中詔王廷明與門生信都芳博采古今
樂事芳後撰餘器物準圖二十餘事而不得在樂署
武帝永熙二年祖瑩請改韶武舞名宗廟用宮懸舞人冠服韶
樂以大成為名二舞依舊為文武
北齊文宣帝初尚未改舊章後祖珽采魏王延明信都芳等所
著樂說而定正聲始具宮懸之器仍雜西涼之曲樂名廣成
而無所號所謂洛陽舊樂也
武成帝始定四郊宗廟之樂群臣入出奏肆夏牲入出薦毛血

奏昭夏迎送神及皇帝初亞獻禮五方上帝並奏高明之樂爲覆燾之舞皇帝入壇門升壇飲福就燎位還便殿並奏皇夏以高祖配享奏武德之樂爲昭烈之舞裸地奏登歌四時祭廟禘祫六代五代諸神室並奏始陛之樂爲懷祚之舞神武神室奏武德舞昭烈文襄神室奏文德舞宣政文宣神室奏文正舞光大孝昭神室奏文明舞休德餘同四郊禮其時郊廟宴享皆魏代故西涼伎即晉初傳於魏太武平涼所得也鼓吹朱鷺等二十曲皆改古名以叙功德諸州鎮戍各給鼓吹樂人多少各以大小等級爲差其雜樂琵琶五絃歌舞之伎自文襄已來皆所愛好至河清以後傳習尤盛

後主唯賞胡戎樂耽愛無已自能度曲親執樂器別采新聲爲無愁曲極於哀思

後周文帝平江陵大獲梁氏樂器及建六官乃令有司詳定郊廟樂歌舞各有差

武帝天和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南北郊雩壇太廟禘祫俱用朝日夕月降神獻熟以次用大夏大護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建德二年六代樂成奏於崇德殿宮懸依梁三十六架皇帝出入奏皇夏太子出入奏肆夏王公出入奏驁夏五等諸侯元日獻玉帛奏納夏宴族人奏族夏大會至尊執爵奏登歌十八曲食舉奏深夏舞六代舞於是正定雅音爲郊廟樂創造鍾律頗得其宜其後又得隷國龜茲等樂更雜以高昌之舊並於大司樂習焉

宣帝嗣位而改鼓吹制爲十五曲述魏禪及戰功事帝每晨出還恒陳鼓吹公私頗騷以至於亡

隋文帝初因周樂俄而公卿譯請更脩正聲律詔太常牛弘博士何妥等議正樂然論議紛紜積年議不定九年平陳獲宋齊舊樂詔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得陳太樂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復居其職脩代雅樂帝奏黃鍾一宮郊廟朝享用一調迎氣用五調舊工更尊其餘聲律皆不復通牛弘又脩皇后房內之樂文帝肯作歌二首名地厚天高託言夫妻之義因取爲房內曲於是牛弘姚察許善心虞世基等共議周制通爲六代之樂四時祭祀分而用之以六樂部十二調令既與祭法有別乃以神祇位次分樂配焉乃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圓丘奏大簇歌應鍾以祭方澤奏姑洗歌南呂以祀五郊神州奏蕤賓歌林鍾以享宗廟奏夷則歌小呂以祭社稷先農奏無射歌夾鍾以祭巡守方岳而周文武二舞賓立降神八變宗廟禘祫降神九變皆用昭夏其餘享祀皆一變皇帝出入奏皇夏群官出入奏肆夏祭酒上壽奏需夏迎送神奏昭夏薦獻郊廟奏咸夏宴享奏登歌并文武二舞合爲八曲又迎氣五郊奏宮商角徵羽五引月令所謂孟春其音角是也合天高地厚通爲十五曲人君食用當月之律以調暢四體令得時氣之和祭祀既已分樂迎氣臨軒朝會並用當月之律欲感人君性情允協陰陽之序并撰歌詩三十首詔令施用

煬帝詔脩高祖廟樂唯新造高祖歌九首禮樂之事竟無成功帝頗耽淫曲搜括梁陳樂工子弟三百餘人倡優雜猱哀管淫絃皆出鄴城之下高齊舊曲也

唐太宗留心雅正貞觀之初合考隋氏南北之樂乃命太常祖孝孫正宮調呂才習音韻張文收考律呂平其散濫爲之折

魏晉已來郊社明堂有夕牲迎神登歌等曲宋代加裸地迎
牲飲福酒今夕牲裸地不用樂公卿攝事又去飲福之樂周
享神以夏為名宋以永為名梁以雅為名後周亦以夏為名
隋氏因之今國家以和為名於古之樂久喪海內皆時無鄭
始請用之唯黃帝陽嘉中後發聲代為黃鍾一均變極七音則
唯擊七鐘五鐘設而不擊反謂之啞鍾祖孝孫始為旋宮之
法造十二和樂合四十八曲八十四調初太宗為秦王破劉
武周軍中作秦王破陣樂名七德舞又太宗生於慶善宮貞
觀二年幸之宴從臣賞賜同里作功成慶善樂號九功舞元
日冬至朝會慶賀同奏二舞
高宗作上元舞其樂有上元二儀三才四時五行六律七政八
風九宮十洲得一慶雲之曲通文武二舞謂之二大舞

玄宗開元中又造三和共十五和曰元和順和永和肅和雍和
壽和太和舒和休和昭和祴和正和承和豐和宜和又有文
舞朝廷謂之九功舞武舞謂之七德舞樂用鍾磬柷敔等謂
之雅樂唯郊廟元會冬至及冊命大禮則辨其曲度章服而
分始終之次初高祖即位仍隋制設九部樂曰燕樂伎清商
伎西涼伎天竺伎高麗伎龜茲伎安國伎疏勒伎康國伎及
太宗平高昌收其樂通為十部樂開元中升胡部於堂上又
作龍池樂以初賜第隆慶坊坊南地變為池又作聖壽樂小
破陣樂舞者被甲胄又作光聖樂以歌王業所興又作夜半
樂還京樂以自潞州還京夜半誅韋后凡樂人音聲太常子
弟至數萬人教於梨園謂之梨園弟子自周陳已後雅鄭淆
雜至隋始分雅俗二部唐自高祖太宗作二大舞樂以立縣

習其他諸曲出於一時之作雖非純雅尚不至於淫靡玄宗以
散樂分為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
伎因以生日名節其後其為亂樂
五代之亂禮樂之制歇然無聞
周世宗留意雅樂時王朴竇儼俱號知音顯德六年詔朴儀考
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為準以
九尺之弦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為均其樂乃和
宋初復以古累黍法審度造律以定六律六呂旋相為宮之義
宋太祖建隆三年有司請改一代樂名并太廟四室酌獻迎送
神曲章詞竇儼撰進四月儼教定舞曲改文舞為文德之舞
武舞為武功之舞祭天用高安之曲祭地用靖安之曲宗廟用
理安之曲天地宗廟登歌用嘉安之曲皇帝臨軒用隆安之

曲王公出入用正安之曲皇帝食飲用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
用順安皇太子出入用良安正冬朝會登殿用永安奉酌祖
以用禧安登歌酌獻飲福受胙用禧安五月譔上廟室舞名
并登歌奠獻僖祖舞大善奏大善之曲順祖舞大寧奏大寧之
曲翼祖舞大順奏大順之曲宣祖舞大慶奏大慶之曲乾德
元年陶穀上祀感生帝樂章曲降神用大安太尉行禮用保安
奠玉幣用慶安司徒奉俎用咸安酌獻用崇安飲福用廣安
亞終獻用文安送神用普安四年和峴言郊廟殿庭通用文
德武功之舞其綴兆未稱武德之形容陛下以揖遜受禪宜
先奏文舞殿庭所用文舞請改為玄德升聞之舞又陛下以
神武定海內次奏武舞請改為天下大定之舞而文德武功
二舞請於郊廟仍舊通用又按唐貞觀中張文收采古朱鷹

天馬之義衛景雲清河歌名曰瀛樂元會第二奏是也伏見
今春有進甘露嘉禾紫芝綠毛龜白兔欲依月律撰五瑞各
一曲朝會登歌首奏之先是帝每禮樂聲高不合中和因
詔和峴討論峴以王朴律尺知有景表銅臬知今樂聲之高
皆由於此帝乃令依古法別造新尺并黃鍾九寸管令工人
品校其聲果下於朴管一律乃下尚書集官議定重造十二
律管取聲自此雅音和暢後峴又作四瑞樂章以備登歌
太宗集萬國朝天樂曲平晉樂曲同和之舞定功之舞二曲樂
譜二曲樂章至道元年新增琴為九弦曰君臣文武禮樂正
民心阮為五弦曰金木水火土別造新譜俾太常樂工肄習
之以備登薦淳化三年和峴上言凡峴請改定殿庭舞名今
登歌五瑞之曲已從改制請改玄德升聞之舞為天下化成
之舞天下大定為威加海內之舞舞有六變每變各有樂章
歌詠太祖功德詔可
眞宗景祐中先是太常燕肅建言金石不調願以王朴律準更
加攷按詔李照宋祁共領其事明年金石一部成照因言金
石之音與朴律準已協然比古樂差高五律比禁坊樂差高
二律臣願制管以調度尺成乃下太常四律於是詔御洪信
與照改作金石令聶冠卿檢閱相府總領為帝乃親制雅樂
聲譜又郊廟樂章二十一曲又詔呂[illegible]閣等分造樂章參施
郊祀其後議者以李照立黍累尺為非乃於樂書刪去李照
樂事一節詔張方平與宋祁同共刪潤
仁宗皇祐中王堯臣等議國朝樂宜名曰大安其祀感生帝大
安曲請更為元安又詔胡瑗范鎮司馬光考正大樂鎮上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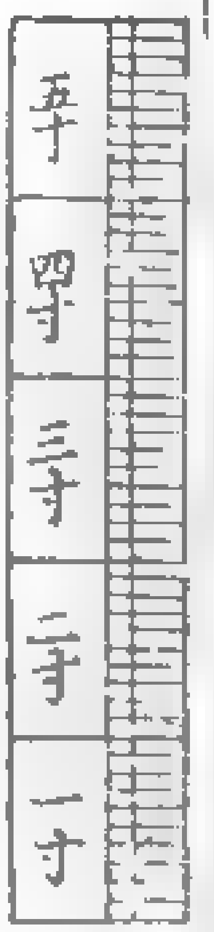
論律尺之法
神宗元豐中詔范鎮劉几定樂鎮曰定樂當先正律又乞訪
求其黍以定黃鍾而劉几仰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
成詔罷局
哲宗時鎮欲造樂獻之乃先請致仕得請詔太府銅為之逾
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詔以樂下太常實元祐三年
也
愚按樂者聖王所以象功德移風俗動天地而感鬼神者
也故聲音之和然後邦國之治亂豈徒以悅耳目娛心志
而已哉三代以降帝王雅樂不行於天下齊王對孟子已
謂直好世俗之樂魏文侯聽古樂則恐卧聖人所以
鄭聲亂雅頌其以是歟然則漢世雅以鄭聲淫孔子所以閑
淫樂存而不御非一日之故矣吁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後世鄭聲淫樂流為教坊伎
優之一技而欲求治古之效實可哉故歷代樂名雖非此書
所繫亦備抄錄有志於禮樂者得以考世變之所趨焉
度
度亦以絲起隋志曰蠶所吐絲為忽十忽為秒十秒為毫十毫
為釐十釐為分周禮玉人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蔡西山曰
其好三寸所以為璧也裁其兩旁以益上下所以為羨也袤十
寸廣八寸所以為度尺也則居家十寸八寸皆為尺矣陳氏曰
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
八尺為尋倍尋為常說文曰周制寸咫尺尋常仞皆以人體為
法又周以八寸為尺人長八尺故曰丈夫說苑曰一粟為一分

十分為一寸（易緯通卦驗）以十馬尾為一分（[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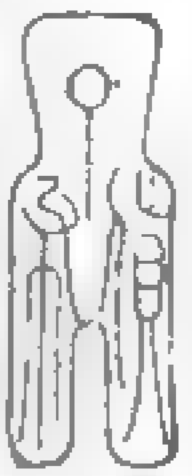
（[illegible]）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謂之五度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孟康曰子北方北方黑謂黑黍也[illegible]中者不大不小也[illegible]）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見漢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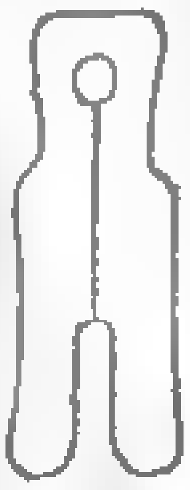
周尺說（右說并尺圖刊）○武夷清碧杜氏刻本



尺以五寸為準
兩之則一尺



貨布面



貨布背

貨泉

大泉五十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何器非道何道非器初未嘗以精粗別也土龍固可棄於既禱之餘而筌蹄不可遽忘於求魚兔之始乎作律本義欲各從諸法裁度候氣以求其應然必度知長短之極乘而製之可也自漢亡世無正尺于今千有餘載矣律度量權衡既有不遺度無自而起漢志所謂秬黍之中者空言雖存定形何在諸儒心竭於思口弊於議卒不能決蓋不得古物然不據也古人之制理勢然也惟晉太始中中書監荀勖尺校古物十品多合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

依尺編律時得漢[illegible]故鐘以律命之皆唯然時好推遷諸代異制亦莫永傳隋書志尺有十五等以荀氏為本大周尺漢劉歆尺建武銅尺宋祖沖之所傳尺皆與荀氏一體晉田父玉尺（[illegible]）得一尺二分二釐一毫漢官尺得一尺三分七毫（[illegible]）

（[illegible]）

魏杜夔尺得一尺四分七釐（[illegible]）晉後尺得一尺六分二釐（[illegible]）魏前尺得一尺二寸七釐（[illegible]）中尺得一尺二寸一分一釐後尺得一尺二寸八分一釐（[illegible]）東後魏尺得一尺五分八毫蔡邕銅籥尺及後周玉尺得一尺一寸五分八釐宋氏尺得一尺六分四釐萬寶常水尺得一尺一寸八分六釐劉曜渾儀尺得一尺五分梁朝俗間尺得一尺七分一釐自

時厥後荀尺亦莫傳用唐有張文收律尺有景表尺五代有王朴律尺雖皆見稱於時而非古物難則太府寺有尺四等（[illegible]）若調嘗校古尺十五等李照胡瑗之徒係信各有黍尺崇（[illegible]）中魏漢津乞用聖上指尺紹興中內出金字牙尺二十八（[illegible]）以其中皇祐二年所造大樂中黍尺作景鐘然不知以何法累黍伊川程氏定周尺以為當省尺五寸五分弱而省尺之度卒難攷詳鄱陽朱氏家禮載司馬氏及攷定[illegible]黃鍾尺不明言長短則周尺之制迄無成說獨丁度建言歷代尺度屢改惟劉歆銅斛之世所鑄錯刀大泉五十王莽天鳳中鑄貨布貨泉之類不聞後世（鑄者）[illegible]以此四物參校分寸正同伏況經籍制度皆起周世劉歆術業之博祖沖之算數之妙晉荀氏之詳密既合姬周之尺則最為可法者焉（[illegible]）

此四[illegible]二分[illegible]尺[illegible]則與荀勖尺同[illegible]
[illegible]
一尺周漢之制可攷但[illegible]能今不自此四物則丁尺亦無
傅子偶得大泉五十[illegible]布貨泉三品按漢制王莽更造大錢徑
寸二分文曰大泉五十天鳳五年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
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
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貨泉徑一寸文右曰貨左曰泉試以貨
布一分爲準參較其首身足枝長廣之數以爲尺又以大泉之
寸二分貨泉之徑寸較之彼此參驗無差乃始以依按慶元令
諸度量權衡以北方秬黍中者爲準[illegible]鍾律測晷景合藥劑衡
冕則從太府之制此即爲丁尺荀尺漢尺周尺而鍾律可作矣
嗟夫昔荀氏得古物七而尺初定丁氏得古物四而尺再定丁
又得古物二而尺三定夫荀氏之尺不能無恷於今而壽恷丁之

尺者又上於荀氏數百載以議者攷古若是之難也又知[illegible]
之不易得或者乃曰逸巡守禮云八寸爲尺許氏說文云周制
以八寸爲尺今以十寸爲周尺可乎曰周官玉人鎮圭尺有
寸而圭九寸使八寸爲尺當云圭尺有一寸按鄭氏註王制
云周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云周尺八寸則逸
禮說文失於未審鄭氏爲得之或又曰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
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白虎通云八寸爲尺則漢尺
當周八寸今以周漢同度可乎曰王制雖漢儒所錄然攷其文
義乃言步之長短謂周以八十寸爲步漢以六十四寸爲步非
以是論尺則二代之尺本不殊也明[illegible]嘗以周漢七物較之
乎因爲之記將有用於協律焉

量

其法用銅爲之方尺而圜其外[illegible]上爲斛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
龠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
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十龠爲
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illegible]
儀禮聘禮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illegible]十籔曰秉秉十六斛
左氏昭三年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
釜釜十則鍾[illegible]

衡

衡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
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得二十四銖爲
兩[illegible]十六兩爲斤[illegible]三十斤爲鈞[illegible]四

鈞爲石[illegible]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
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謂五則大小有準輕重不差[illegible]
數各應其象五權謹矣

尚書通考卷之四

尚書通考卷之五

五禮

吉凶軍賓嘉禮之用以同天下之風俗

穎達曰周禮大宗伯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之婚姻知五禮謂此也帝王之名古今之禮或殊而以周之五禮為此五禮者以帝王相承事有損益後代之禮亦當是前代禮也

吉禮之別有十二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以貍沈祭山林川澤　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以肆獻祼享先王　以饋食享先王

以祠春享先王　以禴夏享先王

以嘗秋享先王　以烝冬享先王

凶禮之別有五

以喪禮哀死亡　以凶禮哀凶札

以弔禮哀禍烖　以禬禮哀圍敗

以恤禮哀寇亂

賓禮之別有八

春見曰朝　夏見曰宗　秋見曰覲　冬見曰遇

時見曰會　殷見曰同　時聘曰問　殷覜曰視

軍禮之別有五

大師之禮用衆也　大均之禮恤衆也

大田之禮簡衆也　大役之禮任衆也

大封之禮合衆也

嘉禮之別有六

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　以冠昏之禮親成男女

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　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愚按周禮五禮吳才老以為唐虞時無此只是五典之禮然吉凶軍賓嘉有天下者不能一日闕此如律度量衡之類脩之恐其廢墜也但其目之凡則或損或益未可知耳

五玉　五玉五等諸侯所執諸侯五瑞也

三帛

諸侯世子執纁　公之孤執玄　附庸之君執黃

穎達曰周禮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無則無文而為南面之君是一國之主春秋時附庸之君適魯皆稱來朝未有爵命不得執玉則亦繼小國之君同執帛也經言三帛必有三色所云纁玄黃者孔云或有所據未知出何書也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附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帛未詳聞或曰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玄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之以皮為之飾皮虎豹皮也此三帛不言皮子時未以皮為飾

二生

卿執羔　大夫執鴈

穎達曰此皆大宗伯文也鄭玄曰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

也鴈取其候時而行也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曲禮云飾羔
鴈者以繢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illegible]無飾士相見禮卿大
夫飾贄以布不言繢[illegible]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鄭之此言
論周之禮耳虞時每事猶質羔鴈不必有飾

一死贄 贄音至六贄

士執雉

穎達曰曲禮云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雉不可生知一死是
雉二生是羔鴈也鄭玄云贄之言至所執以自至也

如五器

劉侍講曰如同也五器即五禮之器也周禮六器六贄即舜之
遺法也

愚按穎達曰器謂圭璧即五玉是也夏氏曰以物言則曰玉

以實言則曰瑞以形言則曰器今云周禮六器則此五器當
是并望禮神之物經文序於五禮之下亦其次矣周禮六器
禮天地四方今闕其一非其比矣且如者亦審其同而辨其
偽之意蓋諸侯以五玉來見天子而天子又合符之班瑞受
終之事也如器巡狩之事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一年 天子巡守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嶽之下　二年 東方諸侯來朝于天子之國

三年 南方諸侯來朝于天子之國　四年 西方諸侯來朝于天子之國

五年 北方諸侯來朝于天子之國

林氏曰天子巡狩則[illegible]協時月日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
奏以言以下等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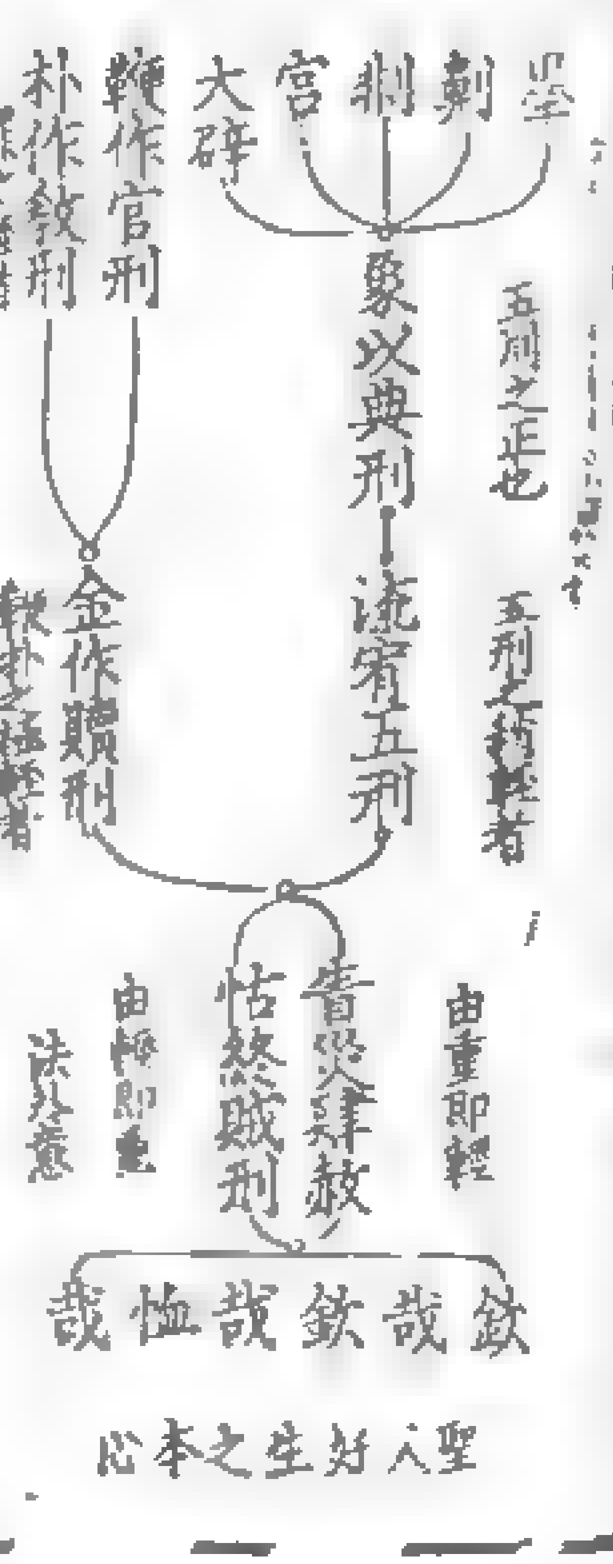
冀州 [illegible]
幷州 其山鎮曰恒山
兗州 其山鎮曰岱山
營州
荊州 其山鎮曰衡山
豫州 其山鎮曰華山
雍州 其山鎮曰嶽山
幽州 其山鎮曰醫無閭
青州 [illegible]
徐州
揚州 其山鎮曰會稽
梁州

周禮職方氏有九州無徐梁營

爾雅有幽營無梁青

龜山楊氏曰十二州九州或分或合因時而已不必強為之說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
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蔡氏曰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示人以常刑五刑之正也所以
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
五刑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
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鞭作官刑者

者垂革官府之刑也[illegible]
敎刑者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illegible]
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作贖刑者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
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
之正也眚災肆赦者過誤而不幸入於刑則不待流宥金贖而
直赦之也怙終賊刑者有恃而再犯則雖當宥當贖亦必刑之
此二句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
外意也雖其輕重取舍不同然欽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閒
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閒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
恤之意行乎其閒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
朱子曰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
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閒未嘗不致辟也至於過誤必赦[illegible]
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夫五者之內欽恤之旨則[illegible]
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至精至密一一皆從廣大虛明
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爲也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
羽山

流[illegible]

共工[illegible]

幽洲[illegible]

穎達曰釋水文李巡曰四方有水中央高獨可居故曰洲天地
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
內故以州爲名共在一洲之上分之爲九耳州取水內爲名故

[illegible]在幽州也按之四裔裔訓遠也當在九州之外而言於幽
州在州境之北邊也禹貢羽山在徐州三危在雍州故知北
裔在幽州流四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二州而云幽州者史
據後定言之

放[illegible]

驩兜[illegible]

崇山[illegible]

穎達曰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

竄[illegible]

三苗[illegible]

三危[illegible]

殛[illegible]

鯀[illegible]

穎達曰祭法以鯀障洪水故列諸祀典功雖不就爲罪猶輕[illegible]
後言之

羽山[illegible]

穎達曰漢書地理志云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西南海水漸[illegible]
故言在海中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

堯十六歲自唐侯升爲天子　在位七十載

試舜三載　又老不聽政二十有八載

在位通計一百卅一年壽一百十六歲

洛二十有二人以五[illegible]九官十二牧也[illegible]

[illegible]以終[illegible]二[illegible]

十二牧[illegible]十二州之牧

四岳[illegible]

伯禹[illegible]入爲天子司空[illegible]

稷[illegible]

契[illegible]

世系見史記

黃帝[illegible]

玄囂　蟜極　帝嚳

[illegible]帝嚳　帝堯　契　稷

昌意　顓頊　鯀　伯禹

[illegible]

五品

父子　君臣　夫婦　長幼　朋友　五者之名位等級也

五教

有親　有義　有別　有序　有信　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爲教令也

蔡氏曰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使之優游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無恥之患矣

唐虞任官命稷而後命契富而後教之序也

皐陶　臣名[illegible]

五刑有服　五服三就[illegible]

孔氏曰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illegible]

惟謂大辟棄市耳魯語云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笮薄刑鞭扑以威民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孔用彼爲說

蔡氏曰孔氏不知何據竊恐惟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illegible]

孔氏曰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

王十朋曰命皐陶次於契刑所以弼教也

夏氏曰舜命契敷教以一言曰寬命皐陶敷刑以一言曰明簡而盡守也

垂[illegible]

殳斨伯與[illegible]

共工[illegible]

益[illegible]

虞掌山澤之官周礼虞虞屬焉亦顯官

朱虎熊羆四臣名

孔氏曰垂益所讓四臣皆在元凱之中左氏文十八年太史克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杜氏曰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

蔡氏曰意以獸爲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得名歟史記曰朱虎熊羆爲伯益之佐前殳斨伯與亦爲垂之佐也

伯夷臣名姜姓

穎達曰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爲姜姓也

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孔也

秩宗主叙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盖以宗廟爲主周礼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

孔氏曰宗尊也主郊廟之官

穎達曰主郊廟之官掌叙鬼神尊卑故以秩宗爲名郊謂祭天南郊祭地北郊廟謂祭先祖即周禮所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也

周禮太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也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

夔臣名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蔡氏曰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爲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爲商爲角爲徵爲羽所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盖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爲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

愚按宮商角徵羽爲次者取其聲之高下以漸而短者而言蓋黃鍾之律九寸太簇八寸姑洗七寸有奇林鍾六寸南呂五寸有奇其寸之長短皆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若以相生之法論之則當以宮徵商羽角爲次假令黃鍾爲宮下生林鍾爲徵又上生太簇爲商又下生南呂爲羽又上生姑洗爲角非以宮商角徵羽爲隔八相生之次也

朱子曰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

又曰古人作詩亦是說他心下所存事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作詩之語言却將律來調和其聲今人却又安排下腔調然後做言語去合腔子豈不是倒了却是永依聲也古人是以樂去就他詩後世是以詩去就他樂如何解興起得人

又曰音律如尖塔様闊者濁聲尖者清聲宮以下則太濁羽以上則太清皆不可爲樂惟五聲者中聲也

新安陳氏曰假令黃鍾爲宮相去一律而太簇爲商又相去一律而姑洗爲角又相去二律而林鍾爲徵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稍下曰變

歟何皆然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詳見律曆志及律呂新書

八音

周禮春官太師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注云金鐘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

龍臣名

二十有二人四岳所領諸侯自在外者十二州牧民之官九官伯禹棄契皐陶垂益伯夷夔龍

王氏曰自揆百官之首故先命禹養民治之先務故次命稷富然後教故次命契刑以弼教故次命皐工立成器以為天下利又治之末故次命垂如此治人者畧備矣然後及草木鳥獸故次命益民物如此則隆禮樂之時也故次命夷夔禮先樂後故先夷後夔樂作則治功成矣聖賢雖盛治功雖成苟讒間得行則賢者不安而功遂廢故命龍於末所以防讒間衛聖賢以成其終猶命十二牧而終以難任人夫子答為邦而終以遠佞人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蔡氏曰陟方猶言升遐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史記言舜巡狩崩于蒼梧之野孟子言舜卒于鳴條未知孰是今零陵九疑有舜冢皇極經世紀舜丙辰即位至禹十七年死通為一百一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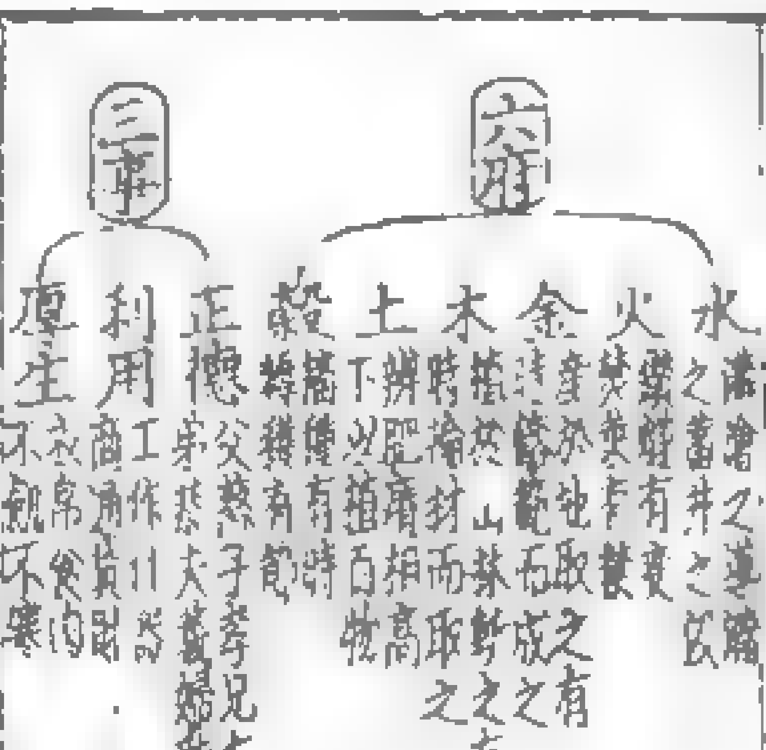
新安陳氏曰史於舜即位初惟載咨岳牧命九官即以九載黜陟繼之篇末總叙舜一生始終結之中間幾五十年無事可見何也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又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以此觀之舜惟得聖賢之臣以共為故終身可恭己而無為也

愚按經言三十徵庸三十在位禹謨言三十有三載求禹禪位孟子曰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正得一百一十年而孔氏又增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為百一十二年蓋採舜殂落之後有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及孟子有三年之喪畢之說然史既以舜始終年數總括於後為有明文又合皇極經世所紀故朱子曰舜年百有十歲

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六府三事圖

六府用五行及穀 三事用左傳



愚按此圖可見功成作樂之意蓋始者六府之所以修三事之所以和雖欲作樂不可強也及其既修既和則未洽齊樂而歌詠勤苦皆有自然之樂於斯時也聖人乃即其前日歌

詠之言叶之律呂播之聲音而後樂始作也故六府三事之
雜然而獨終之以九叙惟歌之一句使曰以毋俊仁豈不信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惟精

帝王道統傳授之圖

(堯)允執其中　(舜)(禹)允執厥中　(湯)建中　(武)建極

惟一

愚按中者無過不及大公至善之道也鄉鄰有鬬而閉戶所
謂無過也往救則過矣同室有鬬被髮纓冠而救之所謂無
不及也閉戶不救則不及矣上帝降衷不豐於聖不嗇於愚
所謂大公也事理當然之極而無一毫私偽之雜所謂至善
也常人之情氣質物欲流而罔覺天理民彝微而莫察知有
人心而不知有道心所以失其中聖人則明睿所照精以不
雜始終無間一以不貳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所以得其中
聖愚之相去遠矣其分則在乎中之存與否耳故自帝而王
若堯之舍嫡傳賢舜之殛父與子湯武之征誅易位其變也
為天地立心為生命立命為萬世開太平其常也聖人所以
大過人者無他亦時中而已堯舜禹見而知之口傳而命湯
武以來聞而知之躬行心得而書簡載述先後相符雖異
而聖則同也然則中之一字乃聖學相傳之統也為世帝王
之治法也後之欲法帝王之治者可不於是而求之乎

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穎達曰釋言云干扞也孫炎曰干楯自蔽扞也以楯為人扞通
以干為楯名故孔氏云干為楯釋言又云翳蔽也郭璞云舞者所
持以自蔽翳也故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
舞執斧執楯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文舞執籥秉翟故干
羽皆舞者所執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蔡氏曰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

周禮典命上公九命為伯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皆
以七為節子男五命以五為節

司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
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
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
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

秦元度曰公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孤三章大夫一章士服
皮弁無章歟

(益稷)禹曰予乘四載

蔡氏曰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丑倫)山乘樏(力追)輴史記作橇
漢書作毳其狀如箕擿行泥上樏史記作橋漢書作梮
以鐵為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屐下以上山不蹉跌也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蔡氏曰九川九州之川也周禮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一同
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之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
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
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也

愚按畎澮之制蔡氏但據周禮言之蓋虞夏之制已無所考
然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與一甸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
家之數略同則田制亦不甚異也

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註云三夫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陳祥道曰書曰濬畎澮距川詩曰惟禹甸之語曰禹盡力乎溝洫春秋傳曰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井田溝洫之制尚矣周官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以令貢賦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逕十夫有溝溝上有

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考工記匠人爲溝洫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成成十爲通通十爲終終十爲同蓋三屋爲井井方一里九夫四井爲邑邑方二里三十六夫十六井爲丘丘方四里百四十四夫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五百七十六夫二百五十六井爲縣縣方十六里二千三百四夫一千二十四井爲都都方三十二里九千二百一十六夫其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別而其名與采邑同匠人有甽遂溝洫澮之制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采地制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

又謂鄉遂公邑之吏或促民以公使不得而具私諸侯專國之政或法爲貪暴税民無藝故畿内用夏貢邦國用商助賈公彦之徒遂以載師自國中園廛以至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貢而無助以明鄉遂特爲溝洫而已然先王之爲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廛所服同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六軍之所寓庸豈各授之田而不爲井法乎大田之詩言曾孫來止而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于上帝而歌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周官遂人言興鋤旅師有鋤粟比鄰遂井田之事也鄭氏以鄉遂無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旅師是自戾也孟子曰鄉田同井請野九一而助則鄉遂之爲井田可知矣載師之所徵賦非一夫受田之法而甸稍

縣都皆無過十二則采地有不爲井田可知矣井田之制方里而井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而廬舍在焉公田八十畝而家治十畝廬舍二十畝而家二畝半廬舍在内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而任之也有期強者有所加于罷者有所罰督而勸之也有法此民所以樂事勸功而無傲於養生送死也先王之時上以仁撫下下以義事上以仁撫下故先民而後公則駿發爾私是也以義事上故先公而後己則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也又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庸有鄉遂公邑之吏促民以公使不恤其私者乎小司徒九夫爲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夾溝涂言之也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爲同

同間有澮則九萬夫之地其不同何邪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畧云耳

前漢志曰理民之道地著為本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界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晦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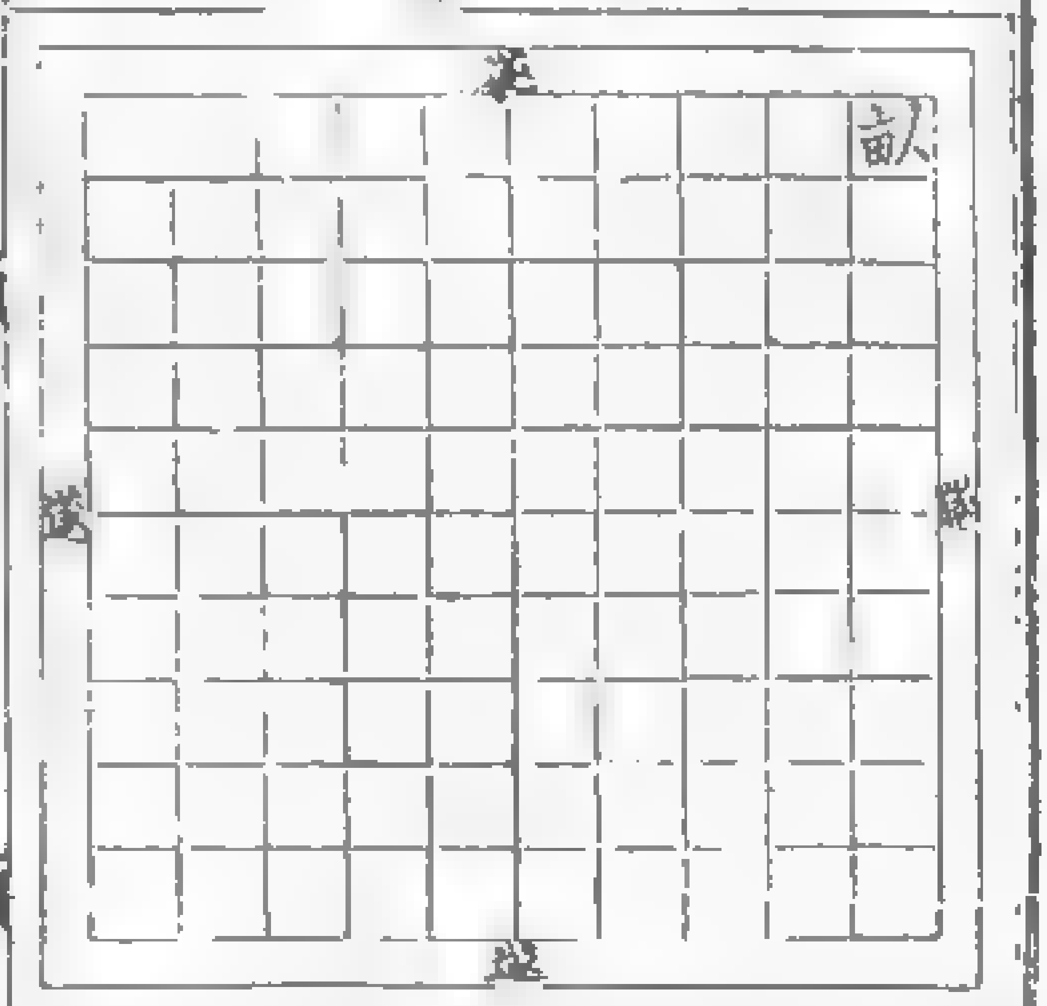
夏貢商助周徹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者夏后氏之貢也借民力以治公田者商人之助也兼貢助而通行者周人之徹也周官載師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此商之貢法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鋤粟許慎釋鋤為助孟子曰九一而助穀梁曰十一藉而不稅此周之助法藉而不稅同乎商王氏曰古者公田藉而[illegible]其貢法以年上下則異乎夏然夏之民畊五十晦而以五晦貢商之民耕七十晦而以七晦助皆什內之一周之民畊百晦以公田十徹助什外之一孟子言其實皆什一者以其法雖少異而其實不離什一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自地言之也什一自物言之也鄭氏釋匠人謂通其率以什一為正穎達之徒申之謂助則九而貢一貢則什而貢一通率為什一是助之所取者重貢之所取者輕非孟子之意也夏商周之授田其晦數不同何也禹貢於九州之地或言土或言作或言乂蓋水平水土之後有土見而未作有作焉而未乂則於是時人功未足以盡地力故家五十畝而已洎歷商周則田浸闢而法備矣故商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詩曰信彼南山惟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東南其畝則法畧於夏詳於周可知矣

劉氏曰王氏謂夏之民多家五十畝而貢商之民稀家七十而助周之民尤稀家百畝而徹熊氏謂夏政寬簡一夫之地稅五十晦商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晦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盡稅焉而所稅皆什一賈公彥謂夏五十而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晦而稅百晦也商七十而助據六遂上地百晦萊五十晦而稅七十五晦也周百晦而徹據不易之地百晦全稅之如四子之言則古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其果然哉

方攷古者府史胥徒有常職而不與其所與者惟農田役而已故任之以地之媺惡辨之以國野之遠近均之以歲之上下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任之以地也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五皆征之此辨之以國野也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凶札則無力役此均之以歲也上地食七人中地食六人下地食五人而任之者僅二三已盡以下養上則不足以上養下則有餘故凡起徒役又無過家一人所謂施從其厚事舉其中與食壯者之食任老者之事同意七尺六尺征之以其才六十六十有五舍之以其齒國中近而役多故晚征而早舍野遠而役少故早征而晚舍欲使勞役輕重均而已矣與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

十二同意力政有征於鄉有任於司徒征於司徒則公用之旬故豐年公旬用三日則是歲用二十七日中年公旬用二日則是歲用十有八日無年公旬用一日則是歲用九日而已此均力政在歲成之後惟用於夕之一時故也其作之也在鄉則族師以鼓鐸旗物帥而至大司徒以鄉之大旗致之在遂則鄰長以旗鼓兵革帥而至遂人以遂之大旗致之蓋鄉百家為族遂百家為酇百家然後致之以旗鼓則下於百家者不必旗鼓也司徒之於六鄉遂人之於六遂以鄉遂之大旗致之則族師鄰長之旗非大旗也鄉有鄉官致之遂有遂官致之至於邦國都鄙甸稍郊里之地縣師又備旗鼓兵器致之則所統有其人所會有其地所治有其法此所以臂使指而無不率從也其不役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又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者三月不從政自諸侯徙家三月不從政然則役之議也舍之仁也義故民忘其勞仁故民悅其德此所以北山不均之刺不作於下而餘力之頌日聞於上也後世踐更之法雖丞相之子不免戍邊非所謂舍貴者也絳之老人辱在泥塗非所謂舍老者也豈可與議先王之法哉周禮均人無年之力政猶至九日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非周禮也鄉大夫國野之役至於六十六十有五王制曰五十不從力政祭義曰五十不為甸徒亦非周制也然六十不與服戎恐周亦然班超傳曰古者十五授兵六十還之韓詩說二十授兵六十還兵其授兵早晚雖殊其六十還兵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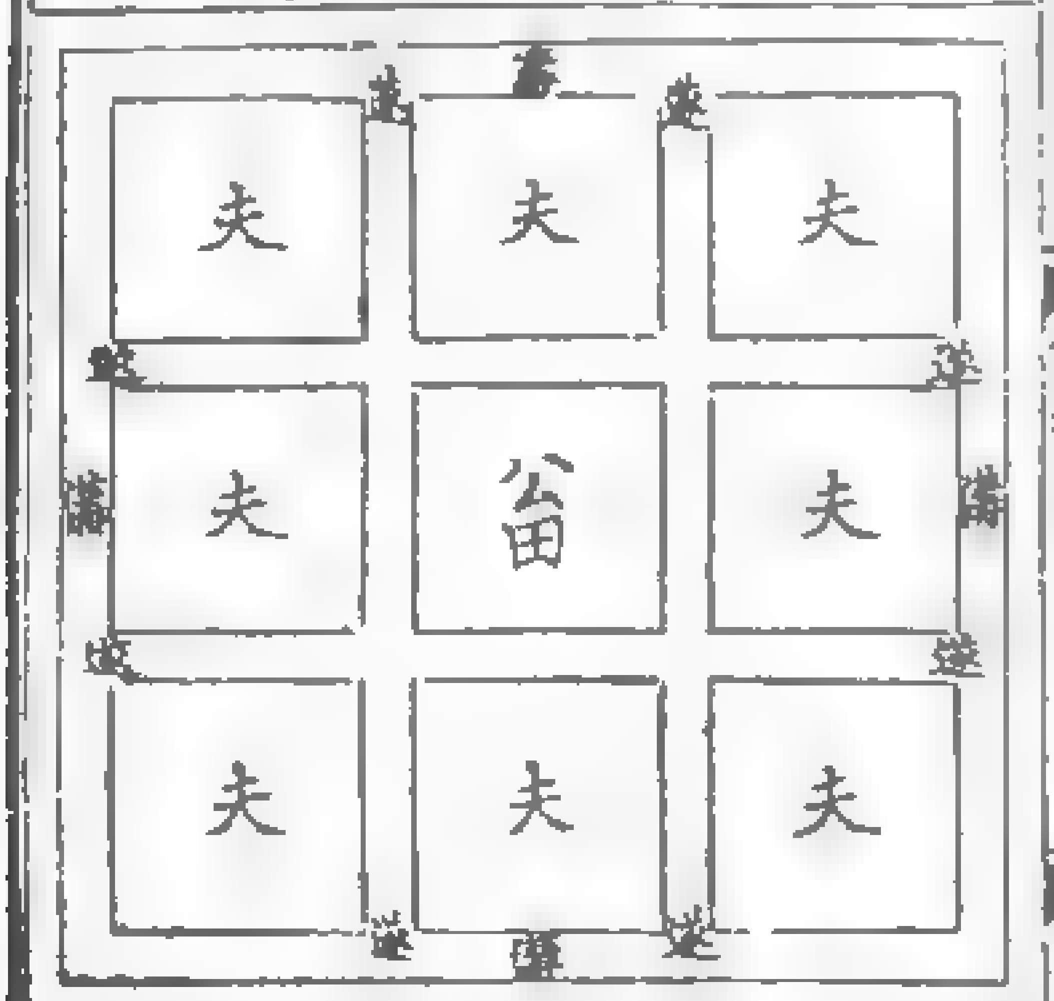
百畝為夫



夫間有遂

匠人註曰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甽甽上曰伐伐之言發也田一夫所佃百畝畝方百步遂者夫間小溝遂上亦有逕廣二尺深二尺曰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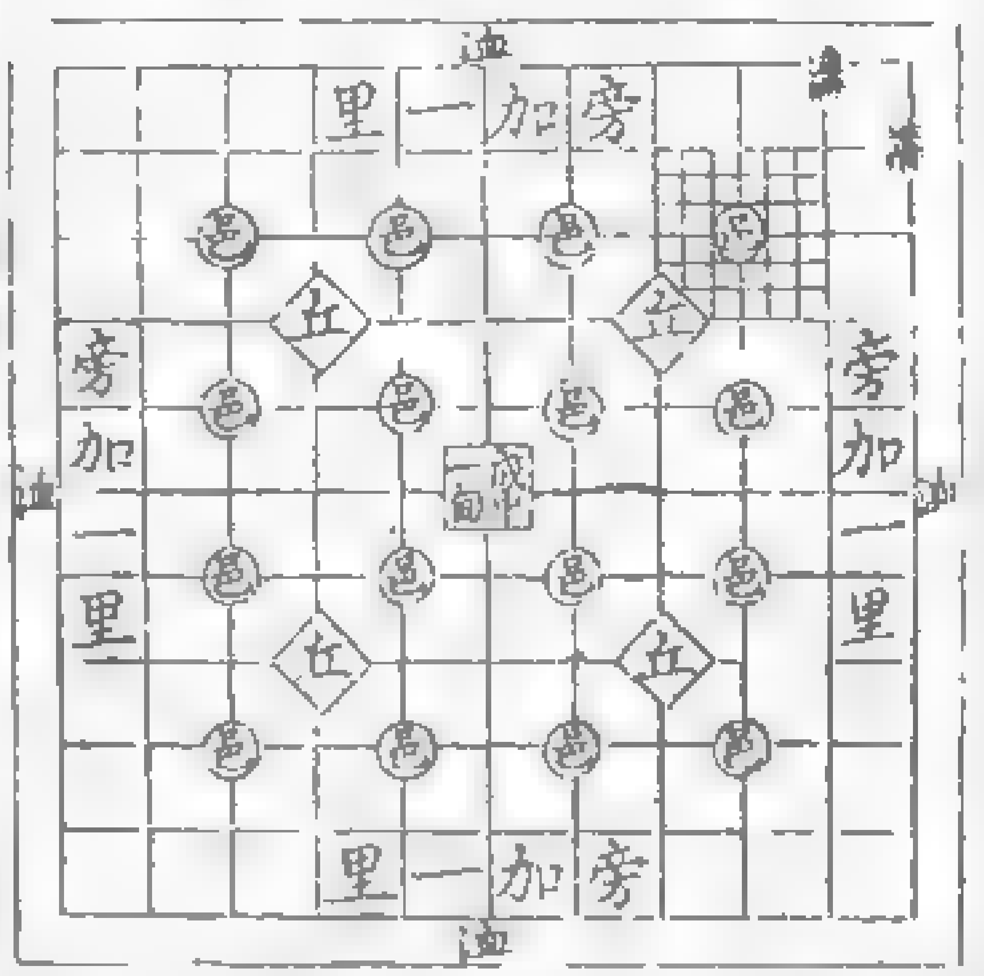
九夫為井



井間有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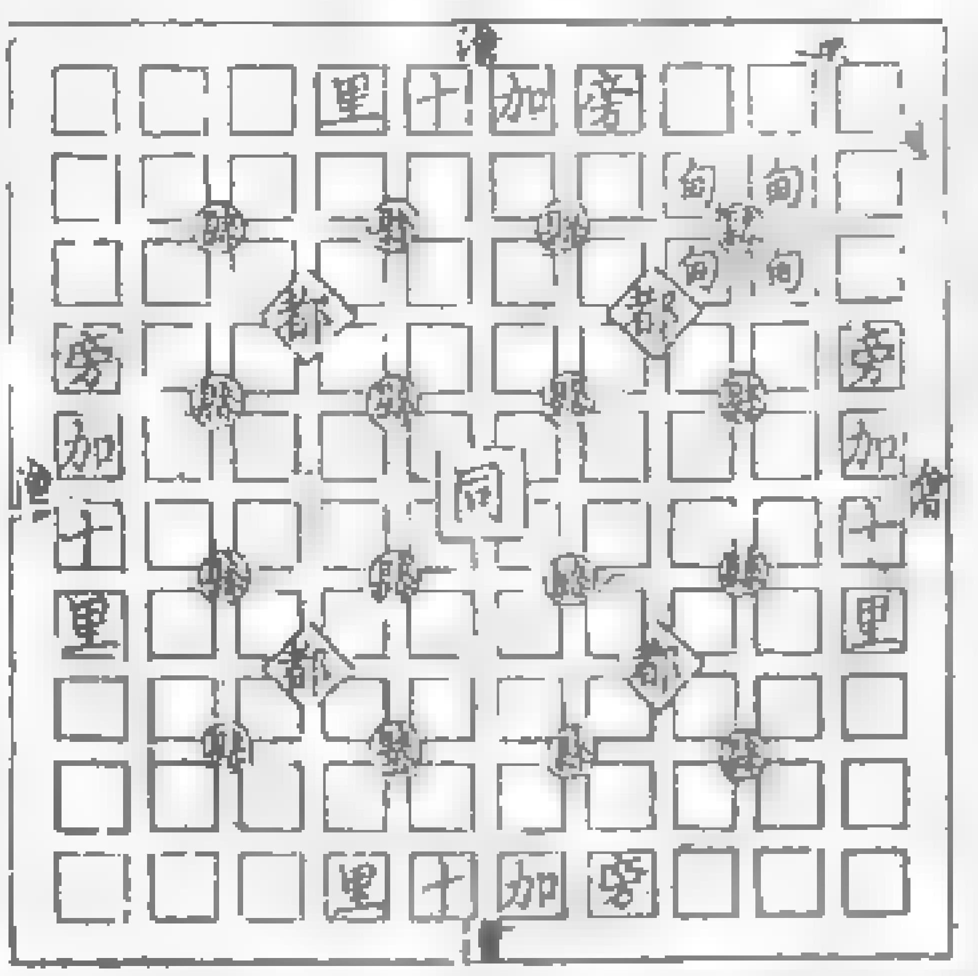
匠人註云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為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一井之中三相具出賦稅共治溝也廣四尺深四尺曰溝

四丘為甸



成方十里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為方八里旁加一里故方十里甸之六里開方計之八八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稅旁加一里三十六井二百二十四夫治洫

四都為同



廣八尺深八尺曰洫廣二尋深二仞曰澮同閒有澮註云方百里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井田之制備於一同

遂人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illegible]

衡陽黃四如又以鄭司農旴江李氏皆以為周之天下不純用井田其說曰載師職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安在為井田之法周之畿內不用井田而用井田者畿外溝洫之制此鄭康成等說也匠人職九夫為井云云曰此畿內采地為井田之制遂人職夫閒有遂云云曰此鄉遂溝洫之法用貢法鄉遂縣十一取民之法既與畿外井田九一之法不同縣都采地一井一溝之法匠人又與鄉遂十夫同爲一溝之法不同

誰謂成周盡用井田之法此亦鄭司農等說也夫成周皆畫天下而用井田其著於經本無抵牾而讀者不知經文有上下相[illegible]縱橫互見之義故爲之說耳吾觀載師職古指圜廛而言[illegible]圜廛二字於其上而其下者未蒙上文令以十二爲田稅用畿內用貢法以井田爲侯國用之王畿不用則經文九夫爲井等語皆可棄而不顧矣遂人言十夫有溝以横言之匠人言九夫爲溝以方發之其實則一是縱橫互見彼此相明而已而曰匠人溝洫之說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殊不可曉載師謂之任地則非田也謂園廛又非田矣漆林又非田之所植豈得謂之田稅周之徵漆林爲甚[illegible]其貢輕於田爲稅蓋自公劉已然後特遂而[illegible]之可或曰周為井田田有不可井者奈何曰所謂井田其亦可井者井之爾山川陵谷所在有之如不可井則

亦計其夫家與步畮之數授之取足而已何必坦然如一經而溝洫縱橫於其上乎經生說經必欲畫地為圖四方平正以就死法故其為說例皆互異不能自通於是並井田溝洫異制之說又不能通則以為此商制此夏制皆不足據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蔡氏曰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堯舜也

衣之六章 其序自上而下

日月星辰 取其照臨也
山 取其鎮也
龍 取其變也
華蟲 雉取其文也
繪之於衣

裳之六章 其序自下而上

宗彝 虎蜼取其孝也
藻 水草取其潔也
火 取其明也
粉米 白米取其養也
黼 若斧形取其斷也
黻 為兩己相背 取其辨也
白與黑謂之黼
黑與青謂之黻
繡之於裳

周禮司服注云王者相變至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

袞冕九章 以龍為首言龍首卷然 以袞為名
衣 龍 山 華蟲 火 宗彝
裳 藻 粉米 黼 黻

鷩冕七章 以雉為首 華蟲即鷩雉也
衣 華蟲 火 宗彝
裳 藻 粉米 黼 黻

毳冕五章 以虎蜼為首虎蜼毛淺毳毛故名之
衣 宗彝 藻 粉米
裳 黼 黻

希冕三章 刺粉米無畫也 希又作絺
衣 粉米
裳 黼 黻

玄冕一章 衣無文 裳刺黻而已
衣 無文
裳 黻

凡冕服皆玄衣纁裳

周禮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羣小祀則玄冕

又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注云自

公之袞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己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

十二章服陳祥道曰古之服章十有二而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繪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繡於裳則星五星也辰十二次也華蟲雉也宗彝虎蜼也粉米粉其米也黼白黑文也黻黑青文也蓋日月星辰在天成象者也山龍華蟲虎蜼藻火粉米黼黻在地成形者也在天成象者道之運乎上在地成形者道之散乎下道周於始終於東北故山龍而降始於山終於黻莫不有序何則山居東北冬春交也龍春也華蟲夏也虎秋也蜼冬也周而復始則藻春也火夏也粉米中央也黼秋冬交也黻冬春交也龍與華蟲陽之陽也故繪而在衣虎蜼陽之陰也故繡而

在裳然則古者合三辰以在服備十二章以則天數故昔與四
時相順後世判三辰以在旗而服止九章以法陽數故章與四
時相變鄭康成謂周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以尊其神
明理或然也觀周禮稱袞冕禮記稱天子龍袞又曰龍卷以祭
上服言龍袞不言山則升龍於山可知矣司服五章之服曰毳
冕毳毛物毛物虎蜼也五章言毳冕而不言藻則升火於宗彝
可知也升春物於冬春交之上升夏物於春之前則章與四時
相變可知也禮記曰王被袞以象天則行天之物變化不測天
道之象也左傳臧僖伯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火龍黼黻昭其
文也子太叔曰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大傳伯言服止於
火龍太叔言色止於九文則周之冕服止於九章而無日月星
辰明矣先儒謂華非蟲粉非米宗彝者山龍華蟲之飾而服無

宗彝之文山龍華蟲尊者在上藻火粉米黼黻卑者在下皆臆
論也五色備謂之繡畫者為繪孔穎達申安國之傳謂古者
尚質繡繪而織之以為衣服後代無用織者此說是也
日月古者日月星辰畫於衣至周登三辰於旗
星辰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
辰日月之變動鄭氏謂星五緯辰日月所會之次孔安國釋書
曆象日月星辰謂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鄭氏於書亦以星
辰為一孔穎達曰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鄭氏觀文為說也
然則衣之所畫蓋五星與十二次也若旂則畫日月北斗七星
而已故禮記言招搖在上穆天子傳言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
星
山古者衣韍章亦皆有山節考工記曰山以章荀卿曰天子山

冕諸侯玄冠書大傳曰山龍青也
龍古者衣裳旂旗皆有龍虞夏商輈勺惟皆飾以龍周禮曰交
龍為旂覲禮曰升龍降龍爾雅曰升白龍于縿曲禮曰左青龍
書大傳曰山龍青也龍有升降白者升于縿則青者降矣白陰
而外青陽而內此交泰之道也許慎曰袞龍繡於下幅一龍蟠
阿上鄉然龍繡於上幅其繡於下幅慎之說誤矣
華蟲翟也翟不特於王服而后之車服亦有焉所謂褕翟闕翟
闕翟是也翟車是也不特后之車服而鍚鞮禮亦用焉書與
周禮言羽舞詩言秉翟大記言揄絞是也孔安國鄭氏以華蟲
為二章非是
宗彝書以雖宗彝作分器周禮大約劑書於宗彝則宗彝宗廟
之彝也先王致孝於鬼神有彝有尊而衣特以彝為章者以虎蜼在焉

故也書謂之宗彝周禮謂之毳冕康成穎達之徒謂毳畫虎蜼
因號虎蜼為宗彝其實虎蜼而已此說非也書大傳曰宗彝白
蓋宗彝白而虎蜼各象其色耳鄭司農以毳為罽孔安國謂山
龍華蟲為飾皆臆論也
藻水草也施於衣與裳而已冕旒與玉藻亦曰藻皆取其文而
且潔也書大傳曰藻火亦鄭氏釋巾車藻水草蒼色今藻色兼
蒼赤伏鄭各舉其一偏耳
火左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大記曰火三列明堂位曰殷火
周龍章則火之所施多矣考工記曰火以圜鄭司農曰圜形似
火鄭康成曰形如半環是也大傳曰火亦孔安國謂火為火字
其說與考工記不合
粉米鄭氏以粉米為一章則粉其米也粉其米散利養人之義

也孔安國曰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顏氏曰粉取潔白米取能養然粉於米爲之一物而爲二章與章不類其說非也

（黼）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黼即斧也刃白而銎黑有割斷之義故衆裳席巾衣褎綼之領皆之殺㡚輀之翣皆飾㡚用爲

（黻）考工記曰黑與青謂之黻施於衣與荒翣說文黻其文兩己相戾盡左青而右黑此相辨之義也黻亦作韍并而韍亦作黻左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又曰衮冕黻珽昭其度也則黻珽之黻乃韍也白虎通曰黻譬君臣可否相濟見善改惡賈公彥曰黻取臣民背惡向善

侯以明之

周禮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

注云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群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可以觀德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凡大射各於其射宮侯者其所射也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所射正所謂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鄭司農云鵠鵠毛也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玄謂九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少半寸謂之鵠者取名於鳱鵠鳱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儁鳱音

王安石初云侯之上中下皆用布而兩傍飾以虎其中設鵠爲的其鵠以其弓之數而降殺焉凡侯天子以三諸侯以二卿大夫以一又梓人爲侯曰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皮侯即熊虎豹之三侯天子大射之侯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五采即五正之侯天子賓射之侯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此又天子燕射之侯也其侯雖不見於經而鄉射記言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即獸侯爾蓋大射以鵠賓射以正燕射以質不可以不辨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

尚書通考卷之五

尚書通考卷之六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蔡氏曰五服甸侯綏要荒也言非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遠近以輔成五服之制也五千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也

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數是直路五千里也

穎達曰鄭玄云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

穎達曰薄者通近之義外薄四海言從京師而至于四海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謂九州之外也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故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為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欲以共獎帝室故也方伯謂周禮九命作伯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一州之長謂周禮八命作牧者也

蔡氏曰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為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羣后也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蔡氏曰戛擊考擊也搏至拊循也

孔氏曰戛擊柷敔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

穎達曰戛擊是作用之名非樂器也故以戛擊為柷敔柷敔之狀經典無文漢初以來學者相傳皆云柷如漆桶中有椎柄動而擊其旁也敔狀如伏虎背上有刻戛之以為聲也樂之初擊柷以作之樂之將末戛敔以止之故云所以作止樂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一尺櫟之籈者其名也是言擊柷之椎名為止戛敔之木名為籈戛即櫟也搏拊形如鼓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為然也

愚按歌者在上貴人聲也球也琴瑟也皆取其聲之輕清以比於詠歌故堂上之樂以歌為主雖與堂下之樂相間代作然其奏也又各自為始終其始作也擊柷以合之其音之有節也又搏拊以節之其終也則戛敔以止之雖不可以戛擊為柷敔然戛擊乃柷敔之用也故經言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其言相錯成文意自可見若以為考擊則經文簡質不當言戛言擊而又言鳴拊則明有其制周禮太師登歌令奏擊拊則拊正為堂上之樂不得謂之拊循矣

球 玉磬也

周禮考工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必先度一矩為句一矩為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磬之制有大小此假矩以定倨句非用其度耳其博為一博謂股博也博廣也股為二鄭司農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者也玄謂股外面鼓內面也假令磬股廣四寸半者股長九寸也鼓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厚一寸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已上則摩其旁鄭司農云磬聲大上則摩鑢其旁玄謂大上聲清也薄而廣則濁已下則摩其耑大下聲濁也短而厚則清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樂縣謂鍾磬之屬縣於筍虡者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玄謂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之禮也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

磬書曰天子八肆諸侯六肆卿大夫四肆士二肆十二
磬一簴通志曰書云泗濱浮磬泗濱石以為磬後代用華
原石故白樂天作
華原磬以譏之

詩附見前

琴瑟

琴操曰伏羲作琴世本曰神農作琴樂記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明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爾雅書曰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絃象五行大絃為君寬和而溫小絃為臣清廉不亂文王武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通典言伏羲作琴以脩身理性白虎通曰琴禁也琴止於雅以正人心也

通志曰桓譚新論曰五絃第一弦為宮其次商角徵羽文王武王各加一弦以為少宮少商說者不同又琴之始作或云伏羲或云神農諸家所說莫能詳定

爾雅云大琴謂之離二十七絃今無其器齊桓曰號鐘楚莊曰繞梁相如曰綠綺伯喈曰焦尾而傳玄琴賦則曰非伯喈也

世本云庖犧作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為二十五絃具二均聲禮圖舊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番番嬴也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易通卦驗人君冬至日使八能之士鼓黃鍾之瑟瑟用槐木長八尺一寸夏至日瑟用桑木長五尺七寸槐取其氣上也桑取其氣下也見通志

禮書曰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尚書傳曰大瑟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蓋越底孔也疏通之也朱絲練而朱之也蓋絲不練則勁而聲清練則熟而聲濁孔小則聲急大則聲遲故疏越以遲其聲然後不至於大急練絲以濁其聲然後不失之太清

以詠

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

周禮大師大祭帥瞽登歌令奏擊拊鄭司農云登歌歌者在堂也登歌下管貴人聲也

禮仲尼燕居升歌清廟示德也

下管

下堂下之管也

管

蔡氏曰樂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孤竹之管孫竹之管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注云孤竹竹特生者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陰竹生於山北者

大師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注云管者貴人氣也

周禮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笙師掌吹竽笙塤籥簫篪篴管燕禮大射皆下管新宮禮記曰下管象詩以管籥笙簫備舉爾雅曰大管謂之簥其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篎

鄭司農曰管如篪六孔說文亦曰管六孔十二月之音鄭康成曰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

通志曰爾雅曰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古者以玉為管舜之時西王母獻白玉琯是也月令均琴瑟管簫蔡邕章句曰管形長尺圍寸有孔無底其器今亡詩云嘒嘒管聲

鞉鼓

蔡氏曰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

世紀曰帝嚳命倕作鞞先儒謂小鼓有柄曰鞉大鞞謂鞞

周官小師掌教鼓鼗瞽矇掌播鼗鼗播也有瞽矇者有鼗者而其制鄭氏以爲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旁耳自擊是也周禮圖曰鼗所以節樂賓至乃作樂故知賓至搖之以作樂也

通志曰世本云夷作鼓以桴擊之曰鼓以手搖之曰鼗

柷敔 又見前

詩曰鼗鼓柷敔荀卿曰鼗柷拊椌楬明堂位曰揩擊先儒謂之柷敔也爾雅曰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

通典曰碎竹以擊其首而逆戛之以止樂宋依唐制以竹爲籈長二尺四寸破一端爲十二莖樂將止先擊其首次三戛之以止以漢大予樂官之盡鼓柷謂之止欲戒止於其早也鼓敔謂之籈謂脩潔於其後也柷方二尺四寸陰也敔二十七鉏鋙陽也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周天地自然之理也聲之所出以虛爲本柷以空然後可擊及其止則歸於實是故敔爲伏虎之形則實而已

樂記曰聖人作爲椌楬 椌上苦江切楬下苦八切

笙

蔡氏曰笙以匏爲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端

禮記曰女媧之笙簧世本曰隨作笙通典曰未知何代人也禮曰三笙一和而成聲周禮笙師掌教吹竽笙先儒謂笙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長四尺說文鐵鐵爲之後世雅樂和笙二十七簧外設二管不定置謂之義管每變均易調則更用焉由是宮置二管於匏中爲十九簧笙師祭祀共其鐘笙之樂鄭氏曰與鐘相應曰笙鎛亦曰笙者五聲之長

說文曰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十三簧象鳳之身列管匏內施簧管端宮管在中央三十六簧曰竽宮管在左傍十九簧至十三簧曰笙其他皆相似也大笙謂之巢小笙謂之和詩傳曰吹笙則鼓簧矣蓋笙中之簧也爾雅曰笙十九簧者曰巢十三簧者曰和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舜祠得白玉管後代易之以竹耳笙亦匏也今之笙竽以木代匏而漆殊愈於匏荊梁之南尚仍古制南蠻笙則是匏其聲甚劣

鐘

蔡氏曰鏞大鐘也蔡氏曰鐘與笙相應曰笙鐘與歌相應曰頌鐘頌或謂之鏞詩賁鼓維鏞是也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鐘頌鏞即鏞鐘也

考古圖明堂位垂之和鐘世本云垂作鐘傳曰伏羲之孫鼓延始爲鐘考工記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 [illegible] 鳧氏爲鐘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 [illegible] 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 [illegible] 鐘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 [illegible] 于上之攠謂之隧 [illegible] 鐘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 [illegible] 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爾雅曰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謂之棧

通志山海經云炎帝之孫鼓延始爲鐘禮記云垂之和鐘鄭康成云垂堯時鐘工未知孰是

朱子曰鎛鐘甚大特懸鐘也衆樂未作先擊此鐘以發其聲

舒鼓乃擊特磬以收其韻
又曰大曰鏞爾雅謂之鏞
簫韶九成
蔡氏曰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箾韶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則箾韶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簫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有九敘故樂有九成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

八音 見通志

金一

鐘　棧　鎛　錞于　鐲　鐃　鐸
方響　銅鈸　銅鼓 （凡十）

鐘 [illegible]前代鐘東晉初得之則爾雅所謂鐘小者棧也小而編次之亦曰編鐘鎛如鐘而大按前代有大鐘若周之無射非一時之制謂之鐘也錞于 錞音淳于音[illegible] 古禮器也圓如碓頭大上小下周禮以金錞和鼓宋史云今人間猶時有其器則宋非廟庭所用隋漢什邪人段祖以淳于獻始興王鑑其器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二尺四寸圓如筩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當心跪注錞于以手震芒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彼周平尙得之斛斯徵觀之曰錞于也依于寶周禮注驗之如其言也鐲形如編鐘而無舌有柄搖之以止鼓漢鼓吹曲有鐃歌鐲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為鼓節周禮以金鐲節鼓近代有如大銅疊懸而擊之以節鼓呼曰鉦鐸大鈴也周禮有以金鐸通鼓三禮圖云以銅為之木舌為木鐸金舌為金鐸方響梁有銅磬蓋今方響之類也方響以鐵為之脩九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設業倚於架上以代鐘磬人間所用纔三四寸銅鈸亦謂之銅盤出西戎及南蠻其圓數寸隱起如浮漚貫之以韋相擊以和樂也南蠻國大者圓數尺或謂齊穆王素所造銅鼓鑄銅為之虛其一面覆而擊其上南夷扶南天竺類皆如此嶺南豪家則有之大者廣丈餘 西戎有吹銅角長可二尺形如牛角

石二

磬　[illegible] （凡二）

磬 世本云叔所造不知何代人又曰無句作磬 古史考曰堯時人也孔叢曰叔之離磬 周禮磬師掌教擊磬教縵樂燕樂之鐘磬爾雅曰磬形似犂錧以玉為之 鳴球餘見雅樂下

土三

塤　缶 （凡二）

塤 古本云暴辛公所造亦不知何代人周畿內有暴國豈其時人乎爾雅曰燒土為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大曰嘂 嘂音叫 缶說文曰瓦器也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爾雅曰盎謂之缶注云盆也詩云坎其擊缶

革四

鼓　齊鼓　擔鼓　羯鼓　都曇鼓
毛員鼓　答臘鼓　雞婁鼓　正鼓　節鼓
撫拍　雅 （凡十二）

鼓 世本云夷作鼓以桴擊之曰鼓以手搖之曰鞀鼓周禮地官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為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

鼛鼓鼓軍事以鼖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禮記云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謂縣之簨虡也）應鼓在大鼓側以和大鼓小鼓有柄曰鞀大鞀謂之鞞月令仲夏修鞀鞞是也然則鞀鞞即鞉類也帝王紀曰帝嚳命垂作鞞夕有鼖鼓焉近代有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廣首而纖腹齊鼓狀如漆桶大頭設臍於鼓面如麝臍故曰齊鼓擔鼓如小甕先冒以革而漆之羯鼓正如漆桶兩頭俱擊以出羯中故號羯鼓亦謂之兩杖鼓都曇鼓似腰鼓而小以槌擊之毛員鼓似都曇而稍大答臘鼓制廣於腰鼓而短以指揩之其聲甚震俗謂之揩鼓雞婁鼓正圓而首尾可擊之處平可數寸王鼓和鼓者一以正一以和腰鼓也節鼓狀如博局中開圓竅適容其鼓擊以節樂也節不知誰所造[illegible]黃鍾[illegible]唱曰歌九部舞曰非[illegible]手[illegible]節

不[illegible]此其所從來亦遠矣撫拍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撫之以節樂也雅周禮春官笙師而掌教雅以教祴樂鄭衆曰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之賈公彥云長疏而畫之賓醉而出奏祴夏以此器築地爲之行節以明不失禮

絲五

琴　瑟　筑　箏　琵琶　阮咸　箜篌

豎箜篌（鳳首）

筑[illegible]不知誰所造也史籍惟云高漸離善擊筑漢高祖過沛所擊釋名曰筑似箏細項按今制身長四尺三寸項長三寸圍四寸五分頭七寸五分上闊七寸五分下闊六寸五分箏秦聲也傅玄箏賦序曰世以爲蒙恬所造今觀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準六合絃柱擬十二月設之則四象在鼓之則五音發斯乃仁智之器豈蒙恬亡國之臣能關思哉今清樂箏並十有二絃他樂皆十有三絃軋箏以片竹潤其端而軋之彈箏則用骨爪長寸餘以代指琵琶傅玄琵琶賦曰漢遣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箏筑爲馬上之樂今觀其器中虛外實天地象也盤圓柄直陰陽敘也柱十有二配律呂也四絃法四時也以方俗語之曰琵琶取其易傳於外國也風俗通曰以手琵琶因以爲名釋名曰推手前曰批引手卻曰把杜摯曰秦苦長城之役百姓絃鼗而鼓之並未詳孰實其器不列四廂今清樂奏琵琶俗謂之秦漢子圓體脩頸而小疑是絃鼗之遺制傅玄曰體圓柄直柱十有二其他皆兌上銳下曲項形制稍大本出胡中俗傳是漢制兼似兩制者謂之秦漢蓋

謂通用秦漢之法梁史稱侯景之害簡文帝也使太樂令彭儁齎曲項琵琶就帝飲則南朝似無曲項者五絃琵琶稍小蓋北國所出舊彈琵琶皆用木撥彈之唐貞觀中始有手彈之法今所謂搊琵琶者是也風俗通謂以手琵琶之乃知非用撥之義豈上代固有搊之者手彈法近代已廢自裴洛兒始爲之阮咸亦秦琵琶也而項長過於今制列十有三柱武后時蜀人蒯朗於古墓中得之晉竹林七賢圖阮咸所彈與此類同因謂之阮咸咸世以善琵琶知音律稱蒯朗初得銅者時莫識之太常少卿元行沖曰此阮咸所造乃令匠人改以木爲之聲甚清雅箜篌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作以祠太乙或謂侯暉所作其聲坎坎應節謂之坎侯聲訛爲箜篌者因樂工人姓耳古施郊廟雅樂近代專用於楚聲宋孝武大明中吳興沈懷遠被徙廣州造絕

琵琶與箜篌相似懷遠亡其器亦絕或謂師延靡靡樂非也
舊說一依琴制今按其形似瑟而小絃用撥彈之如琵琶也
豎箜篌胡樂也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三絃豎抱於懷中
用兩手齊奏俗謂擘箜篌鳳首箜篌頭有軫

木六

柷　敔　舂牘　拍板　凡四

柷敔見前舂牘周制笙師掌以教祴樂虛中如筩無底鄭衆曰
舂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髹畫以
手築地賓醉而出以節之舂杵亦謂之頓相相助也以節樂
也或謂梁孝王築睢陽城擊鼓爲下杵之節睢陽操用舂牘後
代因之拍板長闊如手重十餘枚以韋連之擊以代抃抃擊其
節也情發於中手抃足蹈抃者因其聲以節舞龜茲伎人彈指

爲歌舞之節亦抃之意也

匏七

笙　竽　凡二

笙見前竽亦匏也見前

竹八

簫　管　篪　七星　籥　笛　篳篥

笳　角　凡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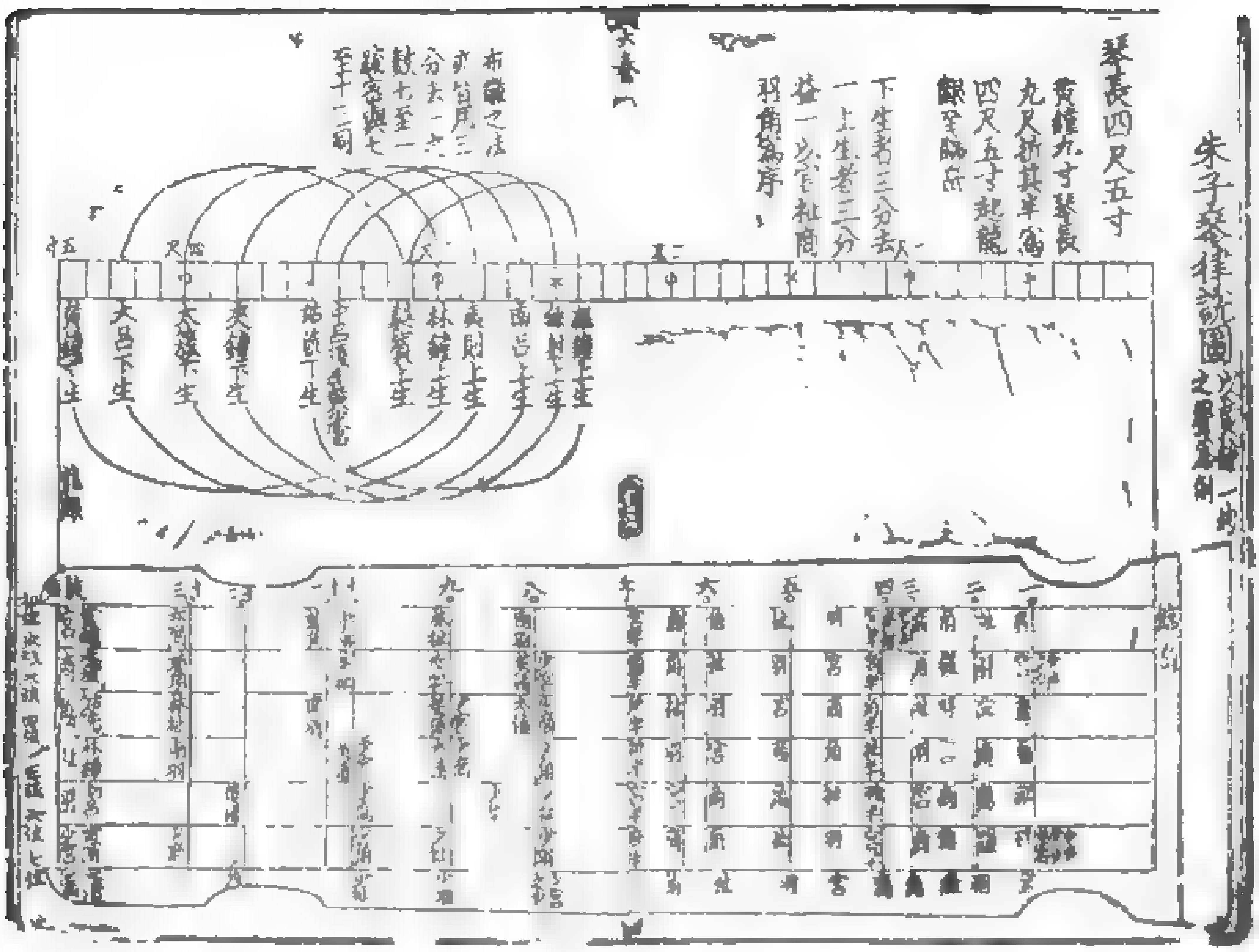
簫世本曰舜所造其形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爾雅曰編二
十三管長一尺四寸者曰言十六管長尺二寸者曰筊凡
簫一名籟前代有洞簫今無其器蔡邕曰簫編竹有底大者二
十三管小者十六管長則濁短則清以蜜蠟實其底而增減之
則和然則邕時無洞簫矣管見前篪世本曰暴辛公所造舊志

云一曰管非也雖不知暴辛公何代人而非舜時人明矣舜時
西王母獻琯則是已有此器辛公安得造篪乎爾雅曰大篪謂
之沂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曰翹
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今有胡篪非雅器也蔡邕月
令章句云篪竹也六孔有距橫吹之七星不知誰所作其長盈
尋籥不知誰所造按禮記叢書伊耆氏之樂也伊耆已有籥矣
周禮有籥師掌教國子秋冬吹籥歷代文舞之樂所執羽籥是
也毛詩所謂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爾雅云籥如笛三孔而短小
廣雅云七孔大者曰產中者仲小者箹笛馬融長笛
賦此器起近代出於羌中京房備其五音又稱丘仲工其事不
言所造風俗通曰丘仲造笛長尺四寸七孔武帝時人後更有
羌笛二說不同未詳孰實今長笛去觜其加觜者謂之義觜笛

按橫笛小篪也出漢靈帝好胡笛宋書云有胡篪出於胡吹則
謂此胡吹歌云快馬不須鞭拗折楊柳枝下馬吹橫笛愁殺路
傍兒此歌元出於北國知橫笛是北名也篳篥本名悲篥出於
胡中其聲悲或云儒者相傳胡人吹之以驚馬後乃以笳爲首
竹爲管笳杜摯有笳賦云李伯陽入西戎所造晉先蠶儀注車駕
住吹小菰發吹大菰菰即笳也又有胡笳漢舊笳錄有其曲
不記所出本末也角書記所不載或出羌胡以驚中國馬融
又云出吳越

八音之外又有三

一桃皮東夷有卷桃皮二貝大蠡也容可數升並吹之以節樂
亦出南蠻三葉銜葉而嘯其聲清震橘柚尤善或云卷蘆葉爲
之形如笳首也



朱子琴律說

太史公五聲數曰九九八十一以為宮[illegible]三分去一得五十四以為祉[illegible]三分益一得七十二以為商[illegible]三分去一得四十八以為羽[illegible]三分益一得六十四以為角[illegible]十二律數曰黃鍾九寸為宮[illegible]太簇八寸為商[illegible]林鍾六寸為祉[illegible]南呂五寸一分為羽[illegible]姑洗七寸一分為角[illegible]應鍾四寸六分六釐[illegible]蕤賓六寸二分八釐[illegible]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illegible]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illegible]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illegible]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八絲[illegible]中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illegible]

按此以上為自龍齦之內至于七徽左方十二律之位而七徽以後之說亦附其後蓋琴之有徽所以分五聲之位而配以當位之律以待抑按而取聲而其布徽之法則當隨其聲律之多少律管之長短而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以定其位如前之說今人殊不知此其布徽但以四折取中為法蓋亦下並成之以數雖於聲律之應若簡切而易知但於自然之[illegible]衆皆不知其所自來則恐不免有未盡耳　或曰若子之言聲數也律分也徽寸也三者之相與皆迂回屈曲而難通

無乃出於牽合之私耶曰律之九分也數之八十一也琴之八尺一寸也三者之相與固未嘗有異焉今以琴之太長而不適於用也故七其九而為九尺又折其半而為四尺五寸則四尺五寸之琴與夫九寸之律八十一之數亦未始有異也蓋初絃黄鍾之宮次絃太簇之商[illegible]呂之角四絃林鍾之祉五絃南呂之羽六絃黄清[illegible]之少宮七絃太清之少商皆起於龍齦皆終於臨岳其長皆四尺五寸是皆不待抑按而為本律自然之散聲者也而是七絃者一絃之中又各有五聲十二律者凡三焉且以初絃五聲之初言之則黄鍾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為宮聲之初矣[illegible]太簇則應於十三徽之左而為商[illegible]姑洗則應於十一徽而為角[illegible]

[illegible]林鍾則應於九而為祉[illegible]南呂則應於八而為羽[illegible]次絃則太簇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為商之初矣[illegible]而其姑角應於十二[illegible]林祉應於十一南羽應於九黄清少宮應於八之左[illegible]姑洗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為角之初矣而林祉應於十三南羽應於十一黄清少宮應於九太清少商應於八　四絃則林鍾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為祉之初矣而南羽應於十三黄清少宮應於十太清少商應於九少角應於八　五絃則南呂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為羽之初矣黄清少宮則應於十二少商應於十少角應於八九之間　六絃之黄清則固起於龍齦而為少宮之初矣少商則應於十三少角則應於十少祉則應於九少羽則應於八　七絃之太清則固起

於龍齦而為少商之初矣少角則應於十二少祉則應於十少羽則應於九少宮之少則應於七八之間故皆按其應處而鼓之然後其聲可得而見而聲數律分與其徽内之長無不合焉然此皆黄鍾一均之聲也若大呂夾鍾蕤賓夷則無射應鍾之為律則無所用於黄鍾故必旋宮而後合於五聲之位其在於此則雖有定位而未當其用也[illegible]若自七徽之後以至四徽之前則五聲十二律之應亦各如其初之次而半之[illegible]

[illegible]四徽之後以至一徽之後則其聲律之應次第又如其初而又半之[illegible]合[illegible]但七徽之左為聲律之初氣厚身長聲和節縵故琴之取聲多於此七徽則為正聲正律初氣之餘承祉羽既盡之後而黄鍾之宮復有應於此者且其下六徽之為聲律亦且承其已應之次以復於初而得其餘焉氣已消

而復息聲已散而後闋是以雖不及始初之全盛而君子猶
有取焉過此則其氣愈散地愈迫聲愈高節愈促而愈不可
用矣此六徽以後所以爲用之少雖四徽亦承已應之次以
復於初而得其聲而終有所不能及也[illegible]
聲亦或有取則亦然此亦有以自觀大抵琴徽之分布聲律正與候氣同是一
法而亦不能無少異候氣之法闕地爲坎盈尺之下先植木
案乃植十二管於其上而實土埋之上距地面皆取一寸而
止其管之底則各隨其律之短長以爲淺深黃鍾最長故最
深而最先應應鍾最短故最淺而最後應今移其法於琴而
論之則所謂龍齦即木案之地也所謂臨岳即地面之[illegible]
聲應之處即其律寸之短長距案之遠近也故按此[illegible]而
其聲可見此其所同也但律之次第左起而右行者以[illegible]
先後爲之序自地中而言之也徽之次第右起而左行者以
律管入地淺深爲之序據人在地上自所見者而言之也此
其所以異而實同者也其甚異者則管虛而絃實管有長短
無大小[illegible]絃有大小而無短長管上平而下不齊絃
則下齊而同起於龍齦也是以候氣者異管而應不同時絃
應則其氣遂達於上而無復升進之漸而徽者亦異絃而應
於同時既應則各得其量之所受[illegible]而猶序以遠
近至于三周而後已此其甚不同者也然明若觀之以其所
異秉其寔而求其所同則是乃所以益見其同而無可疑
者但自有琴以來通儒名師未有爲此說者余乃獨以荒淺
之學聾聵之耳一旦臆度而論言之宜乎之駭於聽聞而莫
之信也然吾豈以是而必信於當世之人哉姑以記余之所

疑爲後聽此七絃既有散絃所取五聲之位又有按徽所取
五聲之位二者錯綜相爲經緯其自上而下者皆自上絃漸
降一等其自左而右者則終始循環或先或後每至上絃之
宮而一齊焉蓋散聲陽也通體之全聲也無所受命而受于
天者也七徽陰也全律之半聲也受命於人而人之所貴者
也但以全聲自然無形數之可見故今人不察反以中徽爲
盡而不知散聲之爲尊其誠也至其三宮之位則左陽
而右陰陽大而陰小陽一而陰二故其取類左以象君右以
象臣而二臣之分又有左右左者陽明故爲君子而近君右
者陰闇故爲小人而在遠以一君而御二臣能親賢臣遠小
人則順此理而國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則悖此理而出以
衰亂是乃事理之當然而非人之所能爲也又凡絃下此律
以爲宮則凡律之當徽而有聲者皆本宮用事之律也其不
當徽而無聲者皆本宮不用之律也[illegible]其
律旋而宮變則時異而事殊其遭時而偶俗者自當進据宮
爲之會而發其鳴聲其背時而忤俗者自當退伏無人之境
而箝其頰舌此亦理勢之當然而其詳則旋宮之圖說盡之
矣

尚書通考卷之六

尚書通考卷之七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朱子曰禹貢所紀地理治水曲折多不甚可曉切意當時治水事知總作此一書故自冀州王都始禹自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數語極好細看今人說禹治水始于壺口鑿龍門某未敢深信方河水洶湧其勢迅激縱使鑿下龍門恐仍轉壅塞又下水未有分殺必且潰決四出蓋禹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又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使大水有所入小水有所歸只是先從低處下手若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知方可下手九川盡通則導河之功已及八分故某嘗謂禹治水當始于碣石九河蓋河患惟兗爲甚兗州是河曲處其岸縱山所以潰決常在此故自決處導之用功尤難[illegible]洫務其勢耳

按先儒謂禹貢敘治水以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爲次者蓋順五行而治之耳冀居北於五行爲水水生木東方故次兗青徐木生火故次南揚荆火生土故次中豫土生金故次西梁雍所謂彝倫攸敘與鯀之汨陳五行異矣今攷禹貢所書其次第固如此然冀州京畿天下根本所在禹施功先自內始蓋以重輕而論也兗青徐平田廣壤泛溢潰決之患視他州尤甚拯溺救飢莫先於此揚荆則江漢下流次當疏鑿以泄水勢豫雖有河濟滎洛之浸而漸居上流獨梁雍居西北地高水患差少用功宜後此蓋以緩急而論也所謂順五行而治之者亦偶合耳

愚按禹貢記大禹治洪水別九州之事。其潛發之功則由下以及上。故始事冀兖。所以治河濟之下流。次及青徐揚。又以治淮江之下流。下流既殺。乃漸治其上流。故次及荊豫梁之地。雍地最高。水患最小。施功獨後。此稽發之序也。其疏導之功。則自上以達下。故導山四條。導水九條。皆自西北以極于東南。順其就下之勢。自源徂流。皆經理周遍之意。此疏導之序也。於是因山川之形便。以別州域。因土地之生殖。以定貢賦規模素定。經緯有條。此所以行無事之智也。然自平成以後歷數千載。兖豫之間。水多決溢。昔之九河碣石。今已包淪于海。昔之河趨任降。今乃南合清淮。榮波已難指實。沮漆亦非故道。江漢沱潛出非一所。九江匯澤。名實異同。讀書攷古者每病其難焉。又況州郡沿革。廢置不常。考之傳疏。卒難尋究

乃蒐粹古今書志。視為小圖。備載禹貢所書山水地名。悉註以今之郡縣。庶乎讀是書者。按圖易見。至若南踰漸粵。東跨遼驪。和林陰山以北。流沙乾竺以西。亦載其略以見本朝混一之盛。疆理無外。超逾禹蹟。四垂荒漠。部落無數。舊非載籍所考。不能殫紀。其中國州郡。非禹貢山水所經者。亦略而不載。深慚掛漏。博洽君子幸改正焉

禹貢山川貢賦之圖

圖内詳註

右山水地名註以今日郡縣。圖不可容。備見後山川貢賦

冀州

三面距河。兖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八州皆言疆界。惟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晁氏曰。亦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

外之志

山

壺口山。漢地志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今隰州吉鄉縣也。今

梁山。東循吉州 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呂不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酈道元謂呂梁之石崇竦。河流激盪。震動天地。在西門吉州

岐山。在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于汾。

梁岐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

岳。太岳也。周職方冀州山鎮曰霍山。地志謂霍太山即太岳在河東郡彘縣東。今晉州霍邑也。山南曰陽。今岳陽縣地。堯之所都。霍邑今霍州岳陽今晉寧路

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之地。今平州之南。酈道元云。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韋昭云。其山昔在河口。今為水所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平州今平灤路

原隰

太原。河東太原府。今冀寧路

覃懷。地名。地志河内郡有懷縣。今懷州也。曾氏曰。覃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沇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今懷孟路

大陸。今邢趙深三州之地。爾雅高平曰陸。河過信洚之北。西山勢斷。曠然四平。故謂之大陸。邢今順德路又趙州隸平縣有大陸澤與邢臺縣

川

濁漳。地志漳水二一出上黨沾縣大黽谷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也名為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今潞州長子縣發鳩山名為濁漳酈道元謂之衡水東至潞州涉縣合清漳東北至定遠軍東光縣入北河。又按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為證而不云入河者蓋禹之導河至碣石入海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取漳水益遠至欽時河自大伾以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如此定中平今為南州在南東北今深州

恒水。地志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恒山也東入滱水。薛氏曰東流合滱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晁氏曰今之恒水西南流至真定府行唐縣東入滋水又南流入衡水非古經矣[illegible]

衡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即今真定府靈壽縣也東入滹沱河薛氏曰東北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

河水。按漢西域傳積石所謂河源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中南出積石又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縣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磧尾曰悶摩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昆侖也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遂濁吐蕃亦自言昆侖在其西南一許氏以為是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龍門自山西南出華陰而東至底柱至孟津至鞏

洛汭至大伾又自東而北過漳水至大陸又播為九河入海之處為逆河自洛汭而上河行於山其地皆可考自大伾而下垠岸高於平地故決齧流移水陸變遷而洚水大陸九河逆河皆難指實。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

愚按漢志蔥嶺于闐皆在沙州之西其水雖與積石河合然非正源也蓋漢時止通西域未至吐蕃界薛說為是其下流則自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漢武帝元光三年河決瓠子後又決館陶為屯氏河水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宋建炎中河決大野溢淮泗為南清河金亡後河自開封北衛州決入渦河水合入淮同輸于海鳴犢口今東昌觀大今濮州館陶今大名大伾今濬州

土

白壤。孔氏曰無塊曰壤顏氏曰柔土曰壤白其色也壤其性也

賦田所出穀米如幣帛之類

上上錯。第一等雜出第二等也。賦高於田四等地廣而人稠也林氏曰冀先賦而後田者冀天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併與場圃園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乎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

愚按晁氏言賦雜出他等者或以為歲有豐凶或以為戶有增減皆非也意者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賦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若謂歲之豐凶

戶之增減則九州皆然何獨於冀揚豫梁四州言哉按此
辨前說雖當然所謂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則亦未必獨
四州為然也蓋九州之賦以每州歲入多寡相較而第為九
等而其為錯者也未必自第一至第九截然以次而第之為
九等必以多寡之數有所近者故以錯而言之此以冀賦
雖第一而其數近於第二故曰上上錯豫賦雖第二而其
數近於第一故曰錯上中梁賦雖第八而較第九則多於
十之三故曰下中三錯揚賦雖第七而亦近於第六故曰
下上上錯蓋錯者雜也言其數之相近而相雜也孟子曰
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不多取凶歲不寡取由是
言之夏貢之法賦入皆有定又安有年分之不同者哉

田

中中。第五[illegible]

貢。[illegible]言冀為天子封畿所事於它州無貢也

皮服。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王炎曰北地苦寒[illegible]
非蘇貢也孔氏曰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

入貢河道

夾右碣石入于河。此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
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程氏曰冀為帝都東西
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故此三方亦不必書
而其北境則漢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濡
滹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達河也。孔氏曰
禹夾行此山之右孔氏曰則碣石山西南行入河在碣
石之右顏氏亦云山西曰右

兗州

東南據河南北距河終地段接然居河之曲與其患尤甚用
功尤難故作十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晁氏曰按譜
路之兗州之境路北而過之張氏曰西距河東距濟北濱海
南接徐豫之境今於濟德棣濱滄等州

川

九河。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
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
不知逆河為一。程氏曰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
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為海水淪沒故其跡
不存方九河未沒於海之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百里平地
河播為九在此五百里中又上文言夾右碣石則九河入海
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適則頂皆在不應什沒今兗冀之
地既無此石而平州正南有山名碣石在海中去岸五百餘
里卓立可見則是九河已淪於海明矣

灉水。許慎云灉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灉水東入于泗
[illegible]

沮水。水經灉之下流入于睢水地志睢水出沛國芒縣睢水
其沮水與睢水[illegible]

濟水。發源為沇既東為濟地志云出河東郡垣縣王屋山東
南今絳州垣曲縣山也始發源于王屋山頂崖下曰沇水既見
而伏東出於今孟州濟源縣二源東源周圍七百步其深不
測西源周圍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是為濟
水歷虢公臺西南入于河後出河之南溢而為滎又東出於

陶丘北又東至于濟陰縣荷澤又東北至東平府壽張縣安民亭合汶水又北東至今青州博興縣入海今濟南府自鄆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于海樂史謂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見與洮氏言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自濟水伏流絕河乃其物性之常事耳王屋在今孟州濟源縣陶丘今曹州定陶縣濟陰今亦屬曹州乘氏與今鄆州淄川今歷下今齊州歷城縣

漯水。漯者河之枝流也地志曰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程氏以爲此乃漢河與漯殊異　通志漢武帝元光三年春河徙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是爲朝城之漯河又河逕頓丘分爲二一曰漯川出武陽至千乘入渤海又

東北過武陽今大名朝城也而爲漯河東郡聊州今東昌府漯水千乘今屬益都路

澤

雷夏。地志在濟陰郡城陽縣西北今濮州雷澤縣西北也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然則本夏澤因雷故名雷夏

土

黑墳。墳土脈墳起也。孔氏曰色黑而墳起

田

中下。第六等

賦

貞。第九等兗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也

貢篚貢者土所有於上其篚盛之以盛篚實者古者幣帛以篚盛之以幣篚有

漆絲織文。兗地宜漆宜桑故貢漆絲。織文織爲有文錦綺之屬

入貢河道

浮于濟漯達于河。舟行水曰浮兗州之貢賦浮濟浮漯以達于河帝都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

青州

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在今襲慶府奉符縣西北三十里。唐孔氏曰東北跨海至遼東皆是舜分青州爲營州營州即遼東也兗時青州當越海而有諸郡也　熊氏曰海東朝鮮等處今閩南之平濟等州皆青營之境

岱濰

嵎夷。今登州之地即堯典之嵎夷

萊夷。今萊州之地

川

濰水。地志云出琅琊郡箕縣今密州莒縣東北濰山也北至都昌入海今濰州昌邑也昌邑今屬益都路濰州

淄水。地志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淄州淄川縣東南七十里原山也東至博昌縣入海今青州壽光縣也　通志淄出泰山梁父縣西入汶按梁父今隸兗州泰符縣

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淄州龍慶府萊蕪縣也西南入濟在今鄆州中都縣也淄水出萊蕪原山之陰東北而入海汶水出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鄆州今東平路

土種有二
白墳。邑内而性墳平地之土也
海濱廣斥。廣漠而斥鹵海涯之地也
田
上下。第三等
賦
中上。第四等
貢篚
鹽。斥地所出
絺。細葛也
海物惟錯。非一種。林氏曰錯蓋別為一物如磬錯之錯
絲枲。麻也

鉛松怪石。可為器用之飾
檿絲。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絃蘇氏曰東萊有之
愚按八州言貢後別言篚者篚所以盛精緻之物非絲纊文
則纖縞之屬是也若檿絲暨絲之類其重且多非可以篚
盛之故別言也
入貢河道
浮于汶達于濟。不言達河者因於兖也
徐州
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西不言濟者岱之陽濟東為徐岱之
北濟東為青言濟不足以辨也。熊氏曰徐州東抵海南距
淮北跨岱西接豫州之境地雖不廣蘇氏以徐州三面距山
一面背平野曠土徐則魯境地連淮海

山
蒙山。地志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
林氏曰即語東蒙詩奄有龜蒙
羽山。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今海州朐山縣也
林氏曰即殛鯀處
嶧山。地志東海郡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文以為嶧山下
邳今淮陽軍下邳縣也
原隰
東原。漢之東平國即今之鄆州也後人以其地之平故謂之
東平又按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
澤

大野。地志在山陽郡鉅野縣北今濟州鉅野縣也鉅即大也
按水經濟水至乘氏縣分為二南為菏北為濟酈道元謂一
水東南流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則大野為濟水所絕其所
聚也大矣何承天曰鉅野南導洙泗北連清濟又鄆州中都
西南有大野陂皆大野之地也
川
淮水。水經云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柏山導之耳
。桐柏地志在南陽平氏縣東南今唐州桐柏縣也沂入于
泗泗入于淮東至淮甫入海曾氏曰淮之源出于豫之境至
揚徐之間始大其汎溢為患尤在於徐故於此言之
入海
沂水。地志沂水出泰山郡蓋縣艾山今沂州沂水縣也南至

下邳西南入泗曾氏曰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水出尼丘山西北徑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又水出太山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則出太山也沂今至沂州入泗
泗今泗入淮與淮合矣

泗水。出魯國卞縣桃墟西北陪尾山源有泉四四泉俱導因以為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下縣今隸慶府泗水縣也卞縣今屬兖州

通志云其源出泗水縣西南流有洙水入焉又西南至方與縣菏水入焉其水出乘氏方與今單州魚臺又云有鄒水至高平湖陸入泗水又南至彭城名曰沛水有睢水入焉又西南至下邳沂水入焉又南至楚州山陽入淮此水今人謂之清河或云泗水出鄆州梁山泊

許慎說文云泗水受泲水東入淮

按泗受泲者蔡欽云濟水至濟陰乘氏縣分為二一水東北流為北濟一水南流為南濟通志云今此水與濟不通但菏水亦自乘氏至方與入泗而菏水通濟則泗可以達菏菏可以達濟而自濟可以通河矣

土

赤埴墳。埴土黏曰埴墳墳起也黏泥如脂之膩也

田

上中。第二等

賦

中中。第五等

貢篚

土五色。徐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王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

夏翟。雉具五色其羽中旌旄染人之職秋染夏鄭氏曰染夏者染五色也出羽人之畋其名山以此歟

陽

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以特生向日者為貴出嶧山之

浮磬。出泗水之濱非必水中蓋浮生土中不根着者

蠙珠。出淮之夷蠙蚌之別名

魚。今濠泗楚亦貢淮白魚

玄。赤黑色幣也

纖縞。皆繒也黑經白緯曰纖縞白繒禮曰及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則纖亦繒也

入貢河道

浮于淮泗達于河。灉水受汳侯埇溝東入于泗泗于淮淮

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灉至于泗也

揚州

北至淮東南至于海。熊氏曰北距淮東南至海西抵荊州之境其地乃淮東西江東西及兩浙閩粤之地

澤

彭蠡。地志在豫章彭澤縣東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所謂鄱陽者是也

朱子曰彭蠡之澤在大江之南自今江州湖口縣南跨南康軍饒州之境以接于隆興府之北瀰漫數十百里其源東自

饒徽信州建昌軍南自贛州南安軍西自袁筠以至隆興臨
分寧武寧諸邑方數千里之水皆會而歸之北過南康揚瀾
左里則兩岸漸迫山麓而湖面稍狹遂東北流以趨湖口而
入于江以地勢北高南下故其入江反為江水所遏而不得
遂因鬱而自豬以為是數十里之大澤也。
蔡氏曰古今記載皆謂彭蠡今之番陽其澤在大江之南去
漢水入江之處尚七百餘里其入江之處西則廬阜東則湖
口皆石山峙立水道狹甚不應漢水入江之後乃横截而南
入于番陽且番陽合數州之流初無仰於江漢而成也經言
東匯澤以下蓋記者之誤鄭漁仲以為衍文是也
臨川吳氏曰東匯澤為彭蠡六字舊本誤在導漢條遂致紛
紜異論蓋鄂州北對漢陽軍大別山漢水自北來入江合流

江水與之會水之合流曰匯故曰東匯北會于匯不言會于
漢者以漢有滄浪之異名不可指定而言故但曰會于
匯江漢合流之後至江州德化縣又六十里有水南來入江
合流即東匯澤為彭蠡也本十本字王
震澤。太湖也周職方揚州藪曰具區地志在吳縣之西南五
十里今蘇州吳縣也具區之水多聚而難定故謂之震澤
川
三江。唐仲初吳都賦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
婁江南流者為東江併松江為三江其地今已名三江口。
唐孔氏云吳地記同。蘇氏謂岷山之江為中江嶓冢之江
為北江豫章之江為南江然江漢會于漢陽數百里至湖口
而後與豫章江合不復可指為三矣。顏師古以為中江南

江北江。郭景純以為岷江浙江松江。韋昭以為松江錢
塘江浦陽江。王介甫以為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
自吳縣。陳氏曰皆據所見而言非禹舊跡也。薛士龍言
震澤下有三江入海彼以目驗之恐其說之必然也
江。出岷山地志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在今茂州汶山縣東
別流於梁為沱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澧水入焉又東過
九江九江今洞庭也又東至岳州巴陵縣又東會彭蠡湖口
之水又東入于海在今通州靜海縣宋為今通州路
按漢水至武昌入江導江條何以不記吳氏謂東迤北會
于匯乃漢水合流之處其說是也又經言東至于澧乃澧
州界非澧水也澧水自入洞庭與江相遠今言下雋西北
澧水入者非也

土
塗泥。水泉濕也下地多水其土淖
田
下下。第九等
賦
下上上錯。第七等雜出第六等言下上上錯者以本設賦
等分為三品下上與中下異品故經言上錯也
貢
金三品。金銀銅也
瑤琨。玉石名
篠。竹中於矢之笴
簜。竹中於樂之管亦可為桴節

齒革羽毛。象有齒犀兕有革鳥有羽獸有毛
木。楩梓豫章之屬。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為旌旄木
可備棟宇器械之用
卉服。葛越木綿之屬
織貝。錦名織為貝文今南夷木綿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海
島之夷以卉服來貢織貝之精者則入篚焉
橘柚。小曰橘大曰柚必錫命而後貢
入貢河道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泗
不言達河者因於徐也禹時江淮未通故沿於海至吳始開
邗溝隋人廣之至江淮舟船始通也
荊州

北距南條荊山南盡衡山之陽言陽者其地不止此山而猶
包其南也。熊氏曰荊州之地北接雍豫之境南逾五嶺越
雖上古未通亦當在要荒之服東抵揚州之境西抵梁州及
西南夷等處皆楚地也。曾氏曰荊及衡陽即今湖南北之
地今江西亦半屬荊州
山
荊山。此南條荊山地志在南郡臨沮縣北今襄陽府南漳縣
也
衡山。南嶽也地志在長沙國湘南縣今潭州衡山縣也
川
漢水。始出為漾東流為沔又為漢又為滄浪之水實一水而
異名也水經曰漾水出隴西郡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為

漢同漢水有兩源此東源也即所謂嶓冢導漾者其西源出
隴西嶓冢山會泉始源曰沔逕葭萌入漢東源在今西縣之
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也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
而同為漢水者是也水源發于嶓冢為漾至武都為漢又東
至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至
復州景陵縣界過三澨水觸大別山至漢陽軍漢陽縣入江
○大別山在今漢陽軍漢陽縣北正荊州之域西縣今屬興元武當屬均州縣景陵今沔陽府
按武都今階州乃出紫泥處今鳳州乃漢武都郡去階州
千餘里此武都必鳳州也
九江。即今之洞庭也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楚地記
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州巴陵縣即楚之巴陵

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為九江審矣今沅水
漸水元水辰水敘水澧水資水湘水酉水皆合洞庭意以是
名九江也。潯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
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
菌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洲江三曰嘉
靡江四曰烏上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菌江八曰
沙提江九曰廩江、漢志九江在廬江郡之尋陽縣今詳漢
九江郡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而唐孔氏以為九江之名
起於近代未足為據若派別為九沙水相間乃為十有七道
今尋陽之地將無所容及復參致則九江非尋陽明甚胡氏
以洞庭為九江者得之曾氏亦曰過九江至于東陵今
之巴陵今巴陵之上即洞庭也因九水所合遂為九江廬江郡今

鄖州壽陽今益城江州

沱水。爾雅曰水自江出為沱今按南郡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於江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于江尾入于沔亦謂之沱（枝江今江陵府枝江縣華容今岳州華容縣）。王炎曰沱水在今江陵府枝江縣土人謂枝江為百里洲夾江沱二水之間其與江分處謂之上沱與江合處謂之下沱

潛水。爾雅曰水自漢出為潛。王炎曰隋志南郡松滋縣有涔水即古潛字今松滋分為潛江縣矣。孔氏於梁州沱潛下注云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唐孔氏曰以二州沱潛為一者然彼州山水古今不可移易孔為武帝博士地理必無容不知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郡以梁州合流還從荊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故孔以大畧為發源梁州耳（松滋潛江今江陵路二縣名）

澤

雲夢。周官職方荊州其澤藪曰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也左傳楚子濟江入于雲中又楚子以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合而言之則為一別而言之則二澤也

朱子曰江陵之下連岳州是雲夢（江夏今武昌府安陸今德安府在江北）

土

塗泥。與揚州同

田

下中。第八等

賦

上下。第三等賦高於田五等者地闊而人工修也

貢篚

羽毛齒革金三品。荊之貢大抵與揚州同

杶榦。木似樗可為弓榦

栝柏。栝柏葉松身柏木名

礪砥。礪磨石之麤者砥磨石之細者

砮。石中矢鏃之用肅慎氏貢石砮是也

丹。丹砂也

箘簵。竹名竹之堅者材中矢笴

楛。木名可以為矢肅慎氏貢楛矢是也

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今辰州麻陽縣有之者

山出菁茅有刺而三脊

玄纁。玄見上纁絳色帛也

璣組。璣珠不圓者組綬類

大龜。尺有二寸所謂國之守龜非可常得若偶得則令錫貢上納錫者下與上之辭重其事也

入貢河道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江沱潛漢其水道之出入不可詳而大要則自江沔而入潛達漢逾越也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洛自洛而至于南河也

豫州

熊氏曰豫州居天下之中四方道里適均湯之亳今河南歸德師成王之洛邑今河南洛陽縣其地北距河南抵荊山東

徐豫兗雍梁今為河南府號陝鄭汝陳蔡唐鄧汴宋亳州之
地

川

伊水。山海經云熊耳之山伊水出焉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
洛熊耳在上洛縣南今商州上洛縣
伊水出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冢嶺山至鞏縣入河瀍水
出潛亭東南入洛澗水出新安亦入洛

洛水。地志出弘農郡上洛縣冢嶺山水經謂之讙舉山今商
州洛南縣冢嶺山至鞏縣入河今河南府鞏縣

瀍水。地志云出河南郡穀城縣潛亭北今河南府河南縣西
北有古穀城縣其北山實瀍水所出也至河南府偃師縣入
洛

澗水。地志云出弘農郡新安縣東南入于洛新安在今河南
府新安澠池之間今澠池縣東二十三里新安城是也城東
北有白石山即澗水所出酈道元云世謂之廣陽山然則澗
水出今之澠池至新安入洛也
今按唐孔氏引地理志云伊水東北入洛瀍水東南入洛
澗水東南入洛則瀍澗二水各入洛通志以為澗水東南
入瀍瀍水至河南入洛則瀍澗合流而後入洛二說不同
當考 澠池今屬陝州

滎水。濟水自今孟州溫縣入河潛行絕河南溢為滎在今鄭
州滎澤縣西五里敖倉東南敖倉者古之敖山也按今濟水
但入河不復過河之南滎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滎口石
門鄭康成[illegible]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鄭
元曰因塞滎水於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
南流漢明帝使王景即滎水故瀆浚汴渠謂之浚儀渠漢志
謂滎陽縣有狼蕩渠首受濟者是也南曰狼蕩北曰浚儀其
實一也 滎澤今屬鄭州浚儀今屬汴州
今按通志汴水一名鴻溝一名官度水一名通濟渠一名
狼蕩渠或云狼蕩渠別汴首受河水自汜水縣東南過滎
陽陳留睢陵符離至泗州入淮又云睢水首受汴水班云
首受狼蕩水疑狼蕩即汴也自浚儀縣東經陳留梁譙沛
彭城縣入泗水浚儀近改為祥符然則浚儀渠亦名狼蕩
渠即王景所注之渠非鴻溝之汴即或云別汴者是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波水。周職方其川熒雒其浸波溠爾雅云水自洛出為波山

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二說不同
按通志穀水出澠池縣陽穀谷東南至河南入洛則波水
當在河南之地 澠池今屬陝州

澤

菏澤。地志在濟陰郡定陶縣東今興仁府濟陰縣南三里其
地有菏山故名其澤為菏澤也蓋濟水所經水經謂南濟逕
過冤句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又東北菏水東出焉是也 [illegible]
濟陰今屬曹州
按通志云菏水首受濟東南入泗蓋上流通濟也

孟豬。爾雅作孟諸地志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今南京虞城縣
西北孟諸澤是也 梁國今歸德府

黑。不言色者其色雜也

下土墳壚。壚疏也顏氏曰玄而疏者謂之壚

高地則壤下地則壚

田

中上。第四等

賦

錯上中、第二等雜出第一等

貢篚

漆枲絺紵織纊。纊細綿也

磬錯、治磬之錯非常用之物故錫命然後納

入貢河道

浮于洛達于河。豫夫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浮于洛而後至河也

（梁州）

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顏氏曰梁州今之蜀之地成都潼川興元利州夔州等路五十四州之地是也北與秦隴接境實為天下要脊

山

岷山、地志在蜀郡湔氏道西徼外在今茂州汶山縣江水所出也晁氏曰蜀以山近江源者通為岷山連峯接岫重疊險阻不詳遠近青城大彭諸山之所環遶皆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峯也

嶓山。嶓冢山地志在隴西郡氐道縣漾水所出又云在西縣今興元府西縣三泉縣也蓋嶓冢一山跨于兩縣

蔡山、輿地記在今雅州嚴道縣

蒙山。地志蜀郡青衣縣今雅州名山縣酈道元謂山上合下開沫水徑其間瀕崖水脉漂疾歷代為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溷崖則此二山在蜀為用功多也

華山。即太華地志在京兆華陰縣南今華州華陰縣二十里也

西傾山。地志在隴西郡臨洮縣西今洮州臨潭縣西南[illegible]

[illegible]

川

沱水、此江別流之在梁州者地志蜀郡郫縣江沱在東西入大江郫縣今成都府郫縣也又地志蜀郡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江汶江縣今永康軍導江縣也[illegible]

潛水、地志巴郡宕渠縣潛水西南入江宕渠今渠州流江縣也酈道元謂宕渠縣有大穴潛水入焉通岡山下西南潛出南入于江又地志漢中郡安陽縣潛谷水出西南入漢漾沱安陽縣今洋州真符縣也[illegible]

周官荊梁二州皆言沱潛而地志水經所指各異者蓋名同耳荊州之沱潛則河以沱洛至河梁州之沱潛則自入江孔氏以為發源梁州入荊州者附會之說也故錄達河言孔氏必見地志猶濟入河還從河出皆非的論大抵天下之水有名同而實異者有實同而名異者不可牽合以求其實但不知禹之導水所指何水耳

黑水、地志出犍為南廣縣汾關山水經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南海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南

海者凡四曰匯江曰沔瑘河曰麗水曰瀾滄江皆入南海
黑水者即古之黑水也三危山瞻峙其上。蔡氏曰按梁雍
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為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
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岷山西傾
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為黑
水而入于南海地志水經樊氏之說雖未詳的然要是其地
也程氏曰樊綽以麗水為黑水者恐其狹小不足為界其所
稱西珥河者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顧可以別
界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即葉榆之地武帝初開
滇嶲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而綽又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
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
正西又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即三苗種裔與三苗之叙于

三危者又爲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illegible]
愚按李氏辨教圖島海自三危至吐蕃西入爲麗水川徑天
竺之東以入南海在雍梁二州之西必黑水也又李京雲
南志西珥河即葉榆水在大理點蒼山下方圍三百餘里
勢如人耳故名其源不出三危且在中慶西境去梁雍絕
遠不可以別界二州矣樊說雖未備頗爲近之

桓水。水經曰西傾之南桓水出焉

潛水。酈道元曰自西傾西至葭萌浮于西漢西漢即潛水也
葭萌今西川廣元路水至[illegible]入之

沔水。蘇氏曰漢始出爲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
漢中今興元府

原隰

和夷。地名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或其地也
晁氏曰和夷二水名和水今雅州滎經縣北和川水自蠻界
羅嵒州東西來逕蒙山所謂青衣水而入岷江者也夷水出
魚復縣東南過很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于江今詳
二說皆未可必但經言底績者三曰懷原隰既皆地名則此
或地名因水未可知也。唐孔氏亦曰和夷平地之名

土

青黎。黎黑也孔氏曰沃壤也

田

下上。第七等

賦

下中三錯。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等

貢

璆鐵。璆玉磬鐵柔鐵

銀。鐵先於銀者鐵多於銀也

鏤。剛鐵可以刻鏤者

砮磬。石磬

熊羆狐狸織皮。四獸之皮製之可以爲裘其毳毛織之可以
爲罽

愚按梁雍二州言貢不言篚者蓋篚所以盛精緻之物隨
所出有無而言也

入貢河道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酈道元曰自西傾至葭萌浮于西漢西漢即潛水也[illegible]西

漢遡流而留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北迤邐接漢沔歷漢川至于褒水逾褒而暨于衙嶺之南溪溪于斜川留于武功而北以入于渭經言沔渭而不言褒斜者因大以見小也褒斜之間絶水百餘里故曰逾然於經文則當曰逾于渭今曰逾于沔此又未可曉也絶河而渡曰亂

雍州

西據黑水東距西河西河者主冀都而言也

熊氏曰雍州秦地周之岐豐鎬京漢之三輔皆此爲據地勢之上游當天下之要務四塞以爲固書以黑水西河爲界而又西接弱水流沙之地則土地之廣實可知大抵關中之地固是形勢但其地迫近西戎周秦漢唐世有羌胡之患必盡除山與唐之受降城及靈夏河西五郡爲塞地乃可御

山

荊山。即北條之荊地志在馮翊懷德縣南今耀州富平縣掘陵原也

岐山。地志在扶風美陽縣西北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也

終南山。地志古文以太一山爲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今永興軍萬年縣南五十里也（永興今奉元路）

惇物山。地志古文以垂山爲惇物在扶風武功縣今永興軍武功縣也

鳥鼠山。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西也俗呼爲青雀山（渭州今鞏昌路渭源今隸臨洮府）

三危山。即舜竄三苗之地或以爲燉煌未詳其地

歸軒鄭氏曰按後漢西羌傳註三危山在今沙州燉煌縣東南山有三峯故曰三危

積石山。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illegible]）

龍門山。地志在馮翊夏陽縣今河中府龍門縣

崑崙山。即河源所出在臨羌

析支。唐孔氏引鄭玄云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則析支渠搜皆山也析支在河關西千餘里（[illegible]）

渠搜。水經曰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城北蓋近朔方之地也（[illegible]）

川

弱水。柳宗元曰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地志云在張掖刪丹縣

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刪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縣河合又按通鑑魏太武擊柔然至栗水西行至菟園水分軍收討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則弱水在菟園水之西涿邪山之東矣

涇水。地志出安定郡涇陽縣西今原州百泉縣笄頭山也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今永興軍高陵縣也（安定今涇州原州今[illegible]）

渭水。地志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西北南谷山也東至京兆船司空縣入河今華州華陰縣也（渭州今鞏昌路）

汭水。地志作芮扶風汧縣芮水出其西北東入涇今隴

州涇源縣弦蒲藪有汧水焉周職方雍州其川涇汭詩曰芮
鞫之即皆謂是也。孔氏曰水北曰汭
漆水。寰宇記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沮水華原今
今耀州。唐孔氏引地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西蔡氏曰此乃
之漆也。通志云出鳳翔普潤縣東或云出岐山經華原縣
與沮水合南至富平縣入于渭程氏曰普潤之漆入渭在郿
水之上節次與經不合富平今屬耀州
沮水。地志出北地郡直路縣東今坊州宜君縣西北境也寰
宇記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榆
谷慈馬等川遂爲沮水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
縣東南入渭坊州今屬鄜州
灃水。地志作酆出扶風鄠縣終南山今永興軍鄠縣山也東
至咸陽縣入渭鄠縣咸陽縣今屬西安府

原隰　厎績
原隰。唐孔氏曰廣平曰原下濕曰隰詩曰度其隰原即此也
鄭氏曰其地在豳今邠州也
豬野。[illegible]地志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爲豬野今涼州姑
臧也今屬陝西
土
黃壤。黃者土之正色也林氏曰物得其常性者最貴雍州之
土黃壤故其田非他州所及
田
上上。第一等
賦
中下。第六等。地狹而人功少也
愚按林氏等高下若地有廣狹也雍東北西三面盡黑水不
爲狹矣而千里沃壤惟關中之地積石以西析支之地寒
早收薄不足以供故賦入寡也
貢 厥貢
球琳。美玉也
琅玕。石之似珠者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昆侖虛之球琳琅
玕今南海有青琅玕珊瑚屬也山海經云昆侖山有琅玕樹
入貢河道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
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言渭汭不言
河者蒙梁州之文也他州貢道亦恐不止一道[illegible]
見耶。熊氏曰正道從渭達河惟山脊西北之地[illegible]道不
可通故必自積石之河經涉龍門而達於西河也
愚按五服之制田賦所入於天子者不過甸服而已其外
則以封建諸侯其入貢河道惟記八州之貢篚與諸侯朝
會之所經耳

尚書通考卷之七

鄭氏通志地理略序

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經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不能移使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是故禹貢為萬世不易之書後之史家主於州縣州縣移易其書遂廢今之地里以水為主水者地之脈絡也郡縣棋布州道瓜分皆由水以別焉中國之水則江河淮濟為四瀆諸水所歸苟明乎此則天下可運於掌

江水出岷山一名瀆山一名汶阜山今蜀茂州汶山縣古冉駹氏羌汶山郡發源不一亦甚微所謂發濫觴者也東南百餘里至天彭山亦謂之天谷亦謂之天彭門兩山相對水徑其間若闕屬今彭州又東南過成都郫縣又東南過江陽有湔水從西北來入焉江陽隋并入隆山唐改為彭山今屬眉州又南過犍為今嘉定路又南過戎州僰道縣北今敘州若水淹水從西來入焉又東南至巴郡江州縣有涪水巴水白水潛水渝水合流入焉故庾仲雍謂江州縣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巴內水是也江州縣今渝州江津縣是今重慶路江津縣又東過涪州忠州南賓州又東過雲安軍雲安故朐䏰縣後周改名今屬夔州又東過魚復今夔州奉節也遷永安宮先主卒于此又諸葛亮八陣圖八陣圖在奉節西南七里聚細石為之高五丈又東南過赤岬城白鹽崖又東過巫峽巫溪水入焉又東過秭歸今歸州又東過夷陵今峽州路又東過宜都有渞水入焉又東過枝江今江陵路枝江縣又東過江陵入焉又東過石首今石首縣又東過華容今華容縣有澧水入焉又東至巴陵今岳州巴陵縣合于洞庭之陂其陂有澧水從西來入之次有沅水從西南來入焉次有湘水從衡來入焉其而東出沔武昌出漢陽漢水合焉而為大江東過九江今江州有九江水合而為彭蠡澤從南來入焉又東過池州有丹陽水從南來入焉又東左過江都今揚州有邗溝出焉又東過江陰今江陰軍許浦入海班云行二千六百六十里

淮水出唐州桐柏縣大復山東過義陽今信陽也又東過襄信汝水從西北來入焉又東過安豐決水自南來入焉又東北有窮水從北來入焉又東過下蔡潁水從西北來入焉又東過壽春有肥水從東南來入焉又東北有濠水入焉又北渦水入焉酈道元云即渦又東過鍾離又東過盱眙有汴水從北來入焉又東至山陽通泗水又東泗水自東北來入焉又東至海州東海今漣水軍入海班云行三千二百四十里

濟水從滎陽縣北又東合滎瀆今與水又東宗水入焉又東過陽武縣北又東過封丘縣又東過乘氏縣南分為河水又東北過鉅野濮水入焉又東北過壽張汶水從東北來入焉又東過須城漁山之東左合馬頰水又北過臨邑又東北過故盧城北又東北濁水入焉又東北過華不注山華水入焉又東北過漯陰又東北過鄒平又東北過安德故城又東北過縣西北利縣在漯城北五十里又東北過甲下邑河分一枝入焉又東北入于海今濟水多涸竭

河水自西戎來其大原有三正原出崑崙山東北流而東行一原出大笩葱嶺一原出于闐南山北行與葱嶺河合而東入于崑崙河或云張騫窮河源至葱嶺河源于闐故西域傳云河有兩原一出葱嶺一出于闐而後其正原也三河合而東過蒲昌或云入蒲昌海而復東出於理不然乃東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是爲中國河積石山在鄯州[illegible]禹之所導自此始故其詳得聞焉遂過西平即鄯州又東南過枹罕河州也有洮水從西來入焉又東過臨洮洮州也[illegible]有湟水從西來入焉又東過金城允吾縣湟水從西來入焉金城蘭州也[illegible]轉而北過武威涼州也[illegible]又北至朔方故夏州[illegible]又轉而東南又南過上郡白土縣圁水從西來入焉上郡綏州也[illegible]又南過隰州太寧縣壺口山又南過北屈今慈州吉鄉也[illegible]

而爲采桑津[illegible]又南過龍門有汾水從東來入焉龍門縣[illegible]中又南過夏陽梁山之東又南過汾陰縣西郃陽縣東又南過蒲阪縣雷首山西蒲阪今河東也有涑水從東北來入焉又南過華陰縣潼關[illegible]渭水從西來入焉河遂轉而東過河北縣今陝州平陸也又東過陝縣底柱山山在河中分流包山而過湍急多覆溺舟船又東崤水從右入焉是謂崤津亦謂之茅津又東左過絳州垣曲縣[illegible]沇水從北來入焉又東而爲孟津[illegible]又東過河陽縣[illegible]右過洛陽縣北[illegible]又東過溫縣[illegible]沮水從西北來入焉又東右過鞏縣[illegible]洛水從西南來入焉左過成皋縣北沇水從北來入焉[illegible]汜水又東過大伾山下又東汜水從南來入焉又東過滎陽縣[illegible]而北而爲棘津又東過滎陽縣鴻溝出焉鴻溝一名官渡水一名蒗蕩渠今謂之汴

河[illegible]開之以分河水復東[illegible]淮泗[illegible]據[illegible]此也而班固又云[illegible]入潁未詳其實又東北過懷州武陟沁水入焉又東過酸棗[illegible]濮水東出焉或云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發卒塞之其水遂絶又東北而爲延津又東北左過黎陽大伾山黎陽今通利軍治也[illegible]有淇水從西來入焉淇水即降水也[illegible]別出而爲瓠子河漢武帝時河決瓠子[illegible]注于淮泗發卒塞之又東北過東武陽今大名朝城也[illegible]又東過大名館陶縣別出而爲屯氏河又東北過[illegible]而爲鳴犢河[illegible]縣陷而入博平今博州[illegible]縣與屯氏河通二河今皆絶矣又北過德州平原又東北過州欽次又東北過濱州渤海又東北過青州千乘[illegible]

北過甲下[illegible]別出一枝入漯又東北入于海[illegible]丘[illegible]分爲二派一曰漯川出武陽[illegible]至[illegible]入渤海州一曰北瀆出貝丘[illegible]至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舊云大陸在鉅鹿北[illegible]乃故大陸縣[illegible]開皇改爲隆平近者爲領入趙州臨城[illegible]然禹貢大陸當只是汲郡[illegible]是漯[illegible]州大陸縣也鄭氏云九河兼桓公塞之而北瀆至于[illegible]故世謂王莽河今[illegible]然往每疑禹之所道與二派按禹貢又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又按武帝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是爲頓丘[illegible]名[illegible]之漯河然則今河之入海者入渤海而禹貢所謂入于海者由碣石之海碣石今在平州北瀆者乃禹所道之河其後河

□□川入于渤海故瀆遂絶九河不復道蓋故瀆在北漯川在
□河決而東勢則然也恐非齊桓公所塞自河決漯川之後北
瀆遂撤九河皆絶但王莽河上承北瀆下入逆河為一河徼通
奔北勢高故後亦絶但由漯川瀆大抵河自西戎入塞經秦隴
峽洛夾山而行故少有決徙之患自河陽今孟州以下東至海千
里平田廣壤故多奔決無定流
漢水名雖多而實一水說者紛然其原出興元府西縣嶓冢山
為漾水東流為沔水故地曰沔陽又東至南鄭為漢水有褒水
從武功今乾州武功縣來入焉南鄭興元治興元故漢中郡也又東左
與文水會又東過西城今金州 金旬水入焉又東過鄖鄉縣今均州鄖鄉縣南
又屈而東南過武當縣今均州武當縣 又東過順陽縣有淯水自虢州盧
氏縣北來入焉又東過中廬別有淮水自房陵今房州房陵縣淮水東流
入焉又東過南漳今襄陽府南漳縣荊山而為滄浪之水或云在襄陽即
為滄浪之水又東南過宜城今襄陽府宜城縣有鄀水入焉又東過鄀敖
水入焉又東南臼水入焉又東過雲杜而為夏水有涓水入焉
雲杜後并入安州安陸縣舊屬江夏郡今德安府 又東至漢陽軍大別
山南入于江漢陽故夏口之地今漢陽府 班云行一千七百六十里
泗水舊云出卞縣故城東南桃虛西北卞縣今兖州泗水縣是
說文云泗水受濟水桑欽亦云濟水至濟陰今曹州 東氏縣分為
二一水東北流為北濟一水南流為南濟按今此水與濟已不
通矣其源出泗水縣西南流有洙水入焉又西南至方與縣菏
水入焉其水出東氏班固亦謂之泗水方與今單州魚臺縣是
今濟寧 又云有澗水至高平湖陸入泗水又南至彭城今徐州 又南
沛水有睢水入焉又西南至下邳今邳州 沂水入焉又南至淮
山陽今淮安府山陽縣 入淮此水今人謂之清河或云泗水出鄆州
梁山泊
洛水出商州上洛縣冢領山桑欽云出讙舉山即是上洛舊名
讙舉東過熊耳山又東過盧氏縣今虢州盧氏縣 又東過河南縣澗水
從西來入焉又東過洛陽南伊水從西來入焉又東過偃師瀍
水從西來入焉又東過鞏縣東今河南府鞏縣 又北入于河
班云行千七十里
渭水舊云出隴西首陽縣渭首亭南鳥鼠山首陽舊入渭源
縣渭州今鞏昌府渭州今隸臨洮州在州之東 其水東過隴
州汧源汧水從西北來入焉又東過鳳翔郡縣斜水從南來入
焉又東過槐里縣南澇水入焉槐里今永興興平縣今奉
又東北過咸陽縣灃水入焉又東北過高陵涇水入焉
又東北過富平縣今西安府富平縣 漆水入焉又東洛水入焉
又過臨潼縣
水入焉又東至船司空縣入河船司空後省入華陰今隸華州
班云渭水行千八百七十里
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今管涔山 汾陽今太原治陽曲
也東南過晉陽縣東晉水從縣南東流入焉又南與文水合又
西南過高梁高梁今屬洪洞 遂西行過臨汾
又西過絳縣 西四十里虒祁宮北又西過王澤有澮水
從東來入焉又西至汾陰縣北西入于河汾陰今河中榮河縣
也班云汾水西南行千三百四十里冀州浸也
清漳水班云出上黨沾縣大黽谷 東北過
州武安與濁漳合而衡流故名曰衡漳 濁漳出長子縣發鳩山 又東北

沱今滹沱平鄉曲周平恩縣又東北過冀州武邑也又東北過弓高縣
弓高今為鎮隸永靜東光又東北過成平成平今為景城
縣隸滄州今河間樂壽今獻州 又東北過故平舒縣今屬河間東入海
入海者宋歆說也班云至邑成入河行千六百八十里
易水出北新城東至文安入滱新城今隸涿州
滱水出靈丘縣高氏山靈丘今隸蔚州班云東至文安入大河
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按文安今隸霸州
滹沱水班云出代郡鹵城東至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
十里按鹵城今代州今繁峙縣其水東經定州今中山府深澤縣
今隸深州東南即光武所度處今俗謂之危度口又東過瀛州平
城平舒今河間二縣今屬河間中盧暉於此引滹沱東入淇道說文云
今隸霸州若是入海當在滄州界

禹貢五服之圖

五百里甸服 分為五等
百里賦納總
二百里納銍
三百里納秸服
四百里粟
五百里米

五百里侯服 分為三等
百里采
二百里男邦
三百里諸侯

五百里綏服 分為二等
三百里揆文教
二百里奮武衛

五百里要服 分為二等
三百里夷
二百里蔡

五百里荒服 分為二等
三百里蠻
二百里流

禹貢五服陳祥道曰夏之服甸侯綏要荒自甸至荒凡五服服
五百里則面二千五百里矣面二千五百里則為方五千里矣
禹成五服至于五千周之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自侯至藩凡九服服
五百里則面二千七百五十里矣面二千七百五十里則為方
五千五百里矣蓋夏服先甸後侯而甸即畿也周服先侯後甸
而畿非侯也夏之侯以當周之侯甸而綏以當周之男采周之
衛蠻以當夏之要而夷鎮以當夏之荒特藩服在禹貢之外然
則周之斥大中國不過增夏五百里而已書曰弼成五服至于
五千此夏五服之域也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此
夏五服之外也孔氏謂地理志言漢之土竟東西九千三百二
十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其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而
數不同者直而計之以鳥跡曲而量之以人跡異耳此說是也

蘇氏曰獨言甸服之賦內詳王賦之法而諸侯可推也
蔡氏曰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為制
至於荒服之外又別為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已若周漢則盡
其地之所至而疆畫之也
馬氏曰甸侯綏為中國要荒已為夷狄聖人之治詳內略外觀
五服名義可見治中國則法度宜詳治以必治也治蠻夷則法
度宜畧治以不治也然至于五千見德化之遠及觀要荒二服
見法度之不泛及聖人不務廣地而勤遠畧可見矣

尚書通考卷之九

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蔡氏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顏達曰天子祖有功宗有德特立世之外其廟不毀漢世以來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於記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為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書韋玄成議曰周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玄用此為說故王制註云此周制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良由不見古文故為此說此篇乃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七廟王者常禮非起周人始有七廟也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為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已下共為三昭三穆耳

通典曰昔在先王感時代謝思親立廟曰宗廟[illegible]因新物而薦享以重孝敬遠祖非一不可偏追故親盡而止唐虞立五廟[illegible]夏氏因之[illegible]殷制七廟[illegible]周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左宗廟[illegible]王立七廟鄭玄云周制七廟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并而七王肅云尊統於上故天子七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其禮與太祖同則文武之廟是[illegible]

六廟周七廟又祭法云天子七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illegible]

詳曰禮有以多為貴王制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祭法云遠廟為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而鄭玄以文武之廟曰祧不亦踈乎若天子之祖無功德則不立二祧二祧不廟數與諸侯同何以為隆殺哉成王六年制禮七廟已有見數文王為祖武王為祧非遠廟也不可於成王之代以文武之近為遷主所藏矣

漢元帝丞相韋玄成奏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諸廟皆迭毀毀廟之祖藏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今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世世不毀餘則五廟迭毀景帝為昭武帝為穆昭帝與宣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illegible]於是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illegible]郡國廟玄成等曰臣聞惟聖人為能饗帝孝子惟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臣等以為宗廟在郡國宜勿修奏可

唐貞觀九年高祖崩將修太廟中書侍郎岑文本議曰祖鄭玄

若則僖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貫時混而莫之據是
非紛而不定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
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尚書咸有一德曰七
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
于寶之徒商較今古咸以爲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大
祖之廟而七是以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有國之茂
典不刊之休烈乎然若使違群經之正說從累代之疑議背子
雍之篤論述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逼於人臣諸侯之制
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也臣等參詳請依
晉宋故事立親廟七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制從之
朱子語錄曰古廟制自太祖以下各是一室陸農師禮象圖可
考西漢時高祖廟文帝顧成廟猶各在一處但無法度不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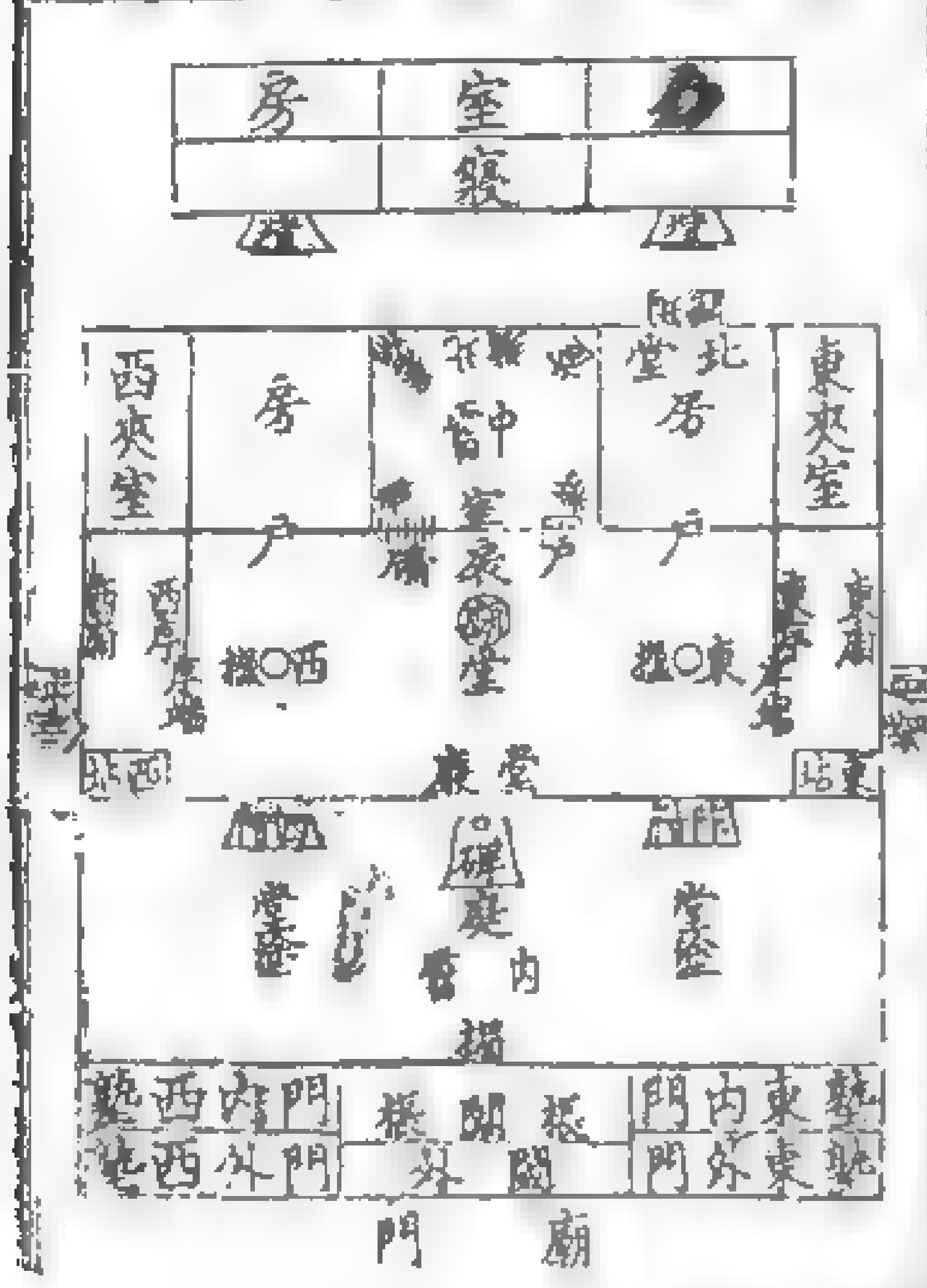
處至東漢明帝謙抑不敢自當立廟祔於光武廟其後以爲例
至唐太廟及群臣家廟悉如今制以西爲上也至禰處謂之東
廟只作一列今太廟之制亦然
或問遠廟爲祧如何曰天子七廟如周文武廟不祧文爲穆則
凡後屬乎穆者皆歸於文之廟武爲昭則凡後之屬乎昭者皆
歸乎武之廟也
又曰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
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
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
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
新主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
主于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

其祫於太廟之室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群昭之
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之下而南向群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
南牖下而北向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
穆蓋群廟之列則左爲昭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
穆也（漢儒說此等處〔illegible〕諸侯五廟言之）
又曰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左右爲尊卑故五廟
同爲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
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
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
無所易惟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
又答吳晦叔曰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牖音酉 室西）
南爲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詩所謂宗室牖下是也（主位〔illegible〕）

西壁下即須東向故行事之際主人入戶西向致敬（以儀禮特）
牲少牢饋食等篇讀之即可見矣（今〔illegible〕堂上西牖之下〔illegible〕先聖東向之）
（〔illegible〕古制今）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惟
祫祭之時群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之廟則太祖之主仍舊
東向而群昭南向群穆北向列於太祖之前此前代禮官所謂
太祖正東向之位者爲祫祭時言也非祫時則群廟之主在其
廟中無不東向矣廟則初不東向也
又祫禘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
大夫士降殺而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
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在中門外之左外爲都宮內
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
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

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其詳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玄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不能奪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之制

儀禮廟寢辨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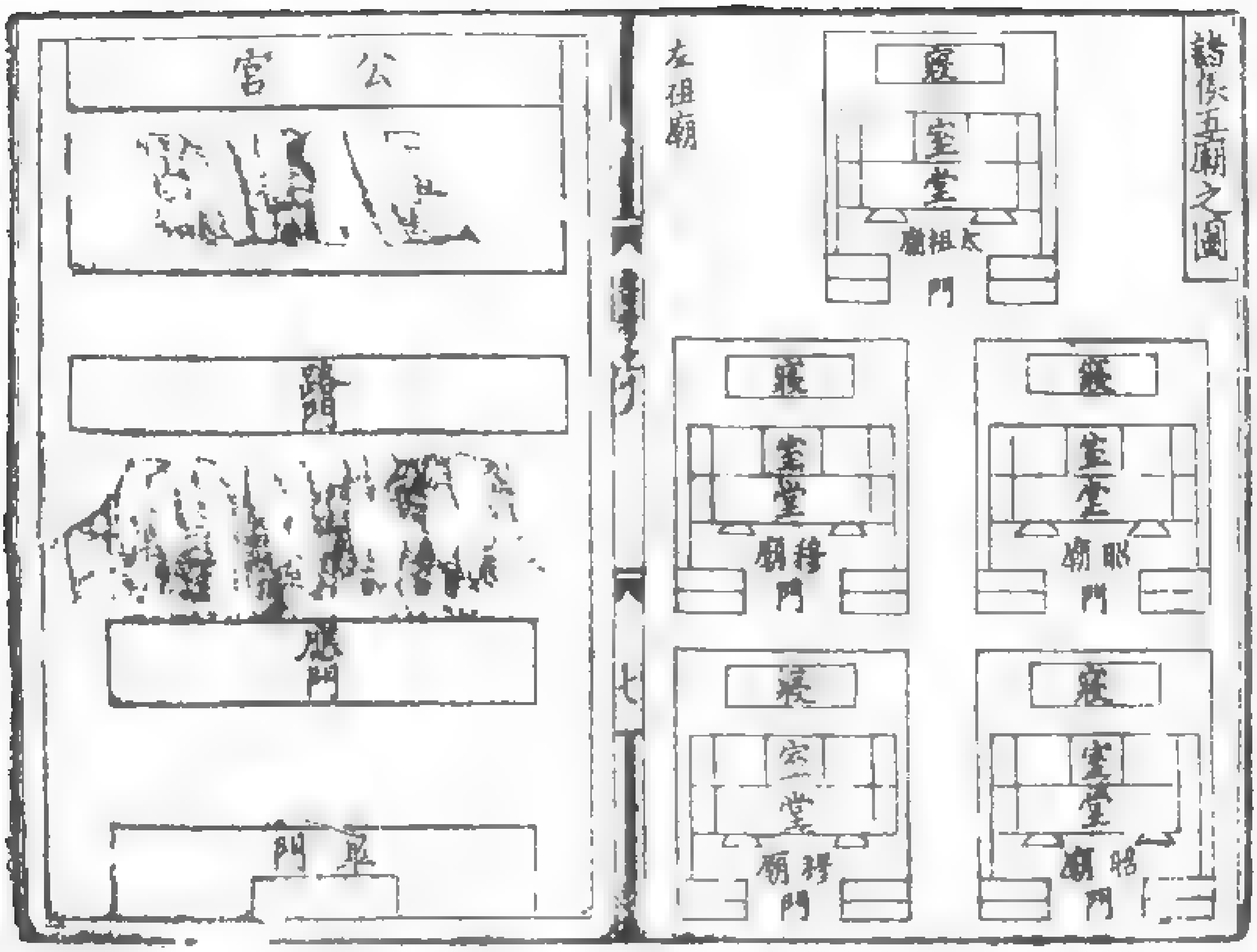
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音頤)東南隅謂之窔(一吊反)東西墻謂之序牖戶之間謂之扆宮中之門謂之闈門側之堂謂之塾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illegible]謂之閾[illegible]又曰柣謂之閾[illegible]棖謂之楔[illegible]閾[illegible]蓋界于門者柣也亦謂之閾旁于門者棖也亦謂之楔中于門者橛也亦謂之闑士喪疏云房戶之外由半以南謂之堂士昏疏云其內由半以北亦謂之堂堂中北牆謂之墉士昏禮于室中北牖下是也堂下之牆曰壁士喪禮饌于東壁是也坫有東坫西坫士喪疏云堂隅有坫以土為之是也塾有內外士冠注云西塾門外西堂是也

月令曰其祀中霤古者複穴以居是以名室為中霤

又有東霤燕禮設洗當東霤此言諸侯西注屋之東霤

又有門內霤燕禮賓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霤是也

玉藻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疏云闑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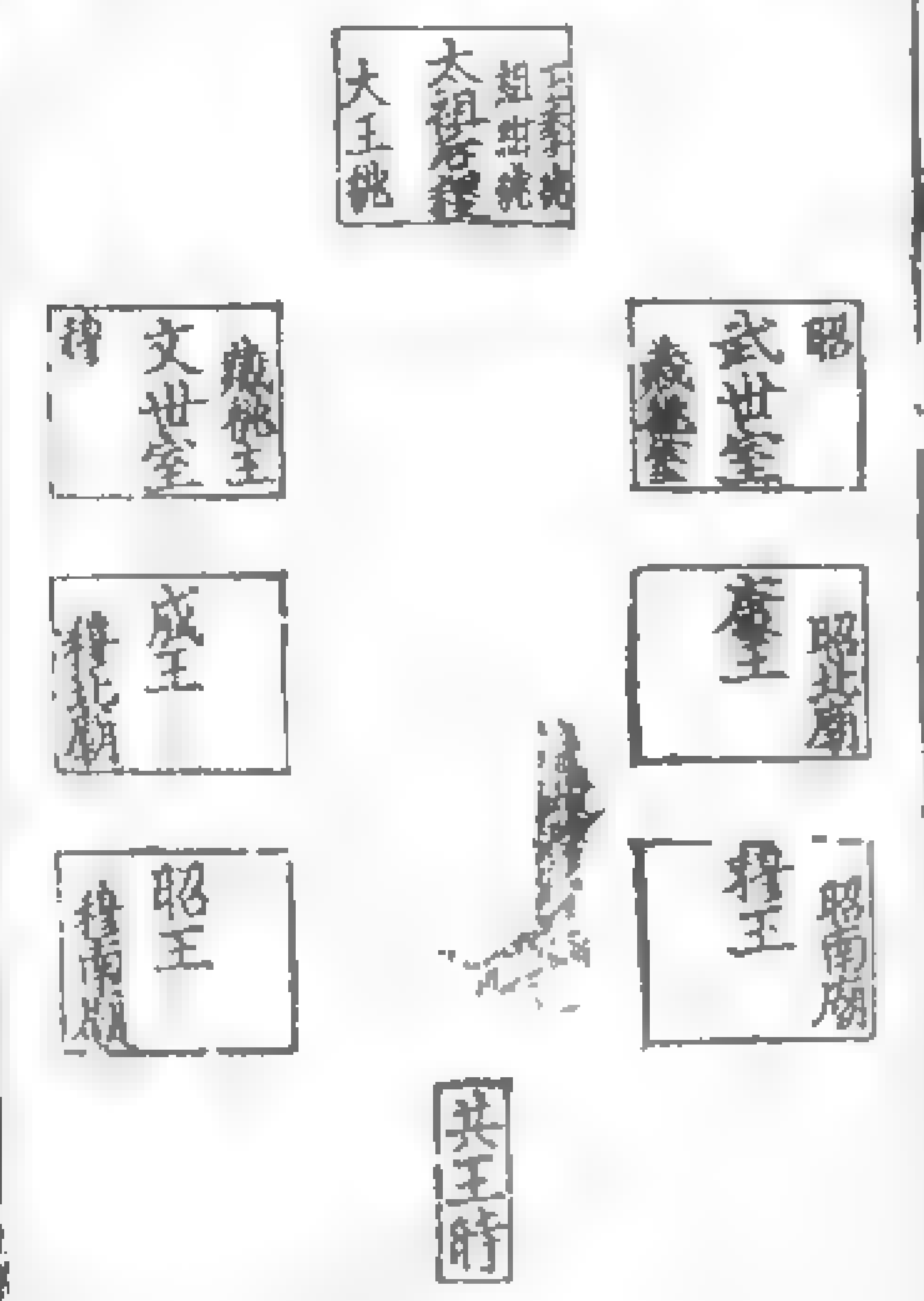


朱子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爲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室寢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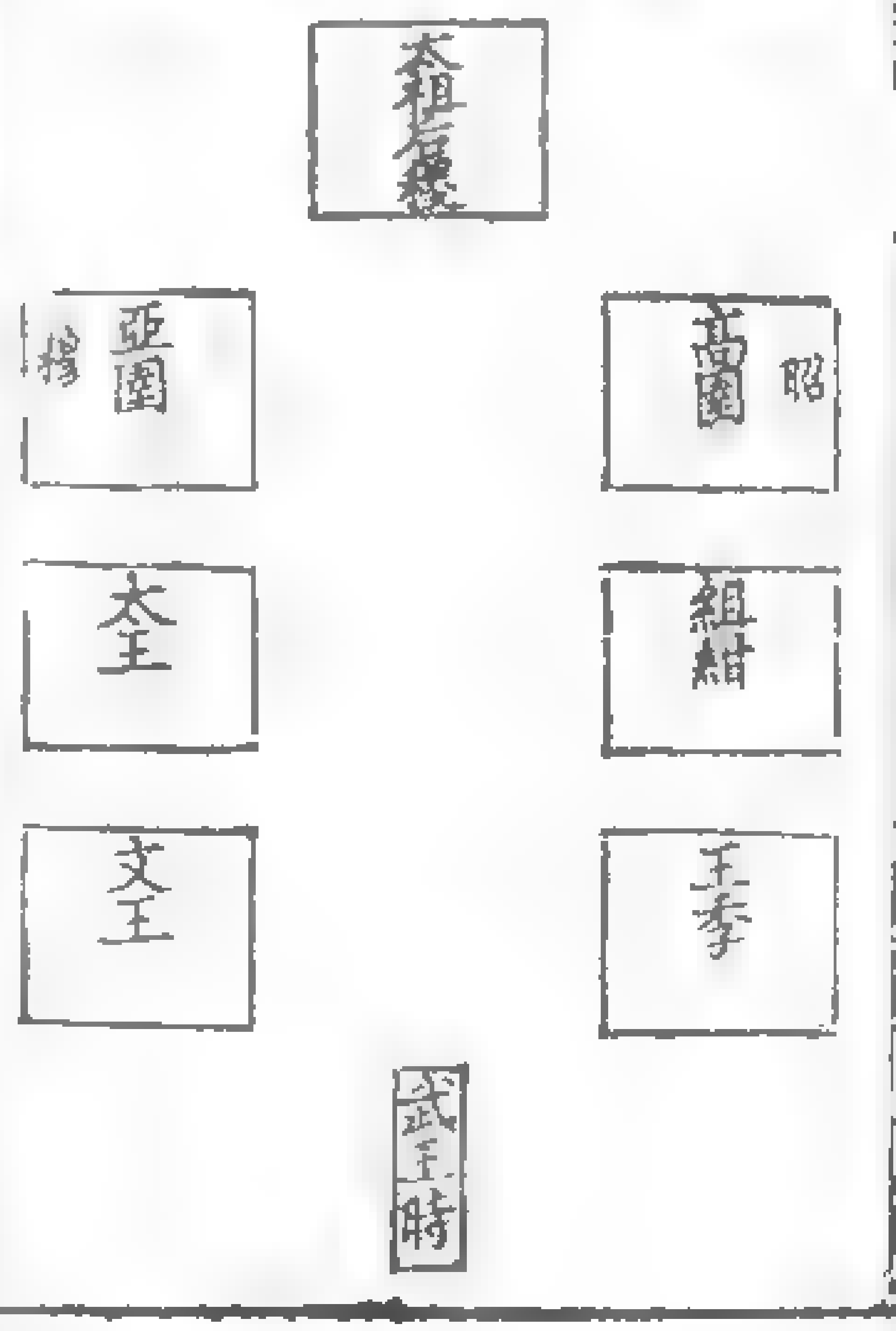
又曰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毁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

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爲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爲是曰前代議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又曰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室寢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爲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復廟重檐諸侯固有所不得爲者矣諸侯之黝堊斲礱大夫有不得爲矣大夫之倉楹斲桷士又有不得爲矣曷爲而不降哉獨門堂室寢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以上並見中庸或問

諸儒廟制之說



劉歆廟制之說



愚按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禮之定分也故天子七廟諸侯以下降殺以兩示民有尊也如諸儒之說則周必待懿至共王而後始全天子之制伊尹時自湯至太甲方四傳言七廟則已立可知且爲天子有天下者凡都城宮室冕服車輿即有等威以別於諸侯何於奉先致孝之地乃遲之於數世之後哉聖人制禮必不其然

朔望晦朏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厥四月哉生明

既生魄

召誥

二月既望

三月丙午朏

顧命

四月哉生魄

蔡氏曰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生魄望後也。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

朏孟康曰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始生魄十六日

朱子曰日為魂月為魄魄是黯處魄死則明生書所謂旁死明是也老子所謂載營魄載如車載人之載月受日之光常加於魄魄載魄也明生之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受日之光常全人望在下却在側邊了故見其盈虧不同或云月形如餅非也筆談云月形如彈丸其受光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則光漸大且如月在午日在酉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至日月相望則日在西月在東人在中得以望見其光之全月之中有影者蓋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光甚大從地四面衝上其影則地影也地礙日之光世所謂山河大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天地之光皆受日光也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遠近如

前之弦明之下弦至晦則日與月相會月在日後光盡體伏矣

東漢志畧曰日月相推當其同謂之合朔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月及日光盡體伏謂之晦

朔 蘇也

渾儀說曰晦而復蘇明於是乎生焉是之謂朔

上弦

律歷志日先月後近一遠三謂之弦渾儀說曰月行漸遠於日以周天言之其近日也九十一度有奇其遠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奇是近一遠三上弦在八日其常也或進在九日其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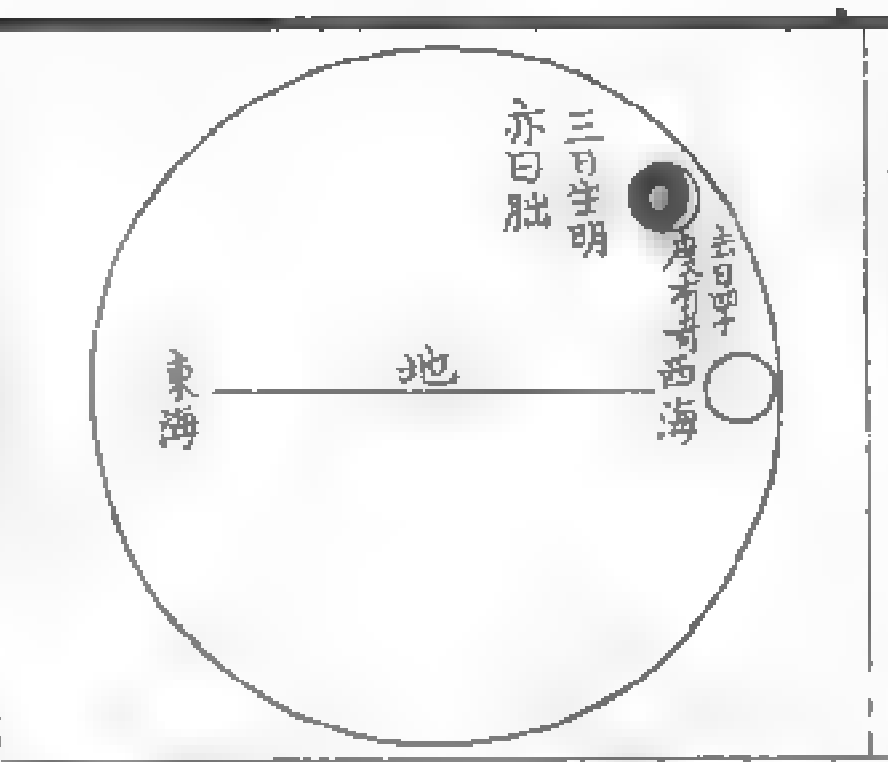
望

律歷志相與衡分天之中謂之望渾儀說曰月行其遠而與日對相去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有奇謂衡分天之中常在望在十五日其常也或進在十四日或退在十六日其變也顏延曰望者於月之半月當日衡光照月光圓兩面嚮相當猶人之相望故名望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為多大率十六日四分之三十五日若四分之一耳

下弦

渾儀說曰月行過中遠於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奇其近日也九十一度有奇亦近一遠三下弦在二十二日其常也或弦或進則在二十一日或退則在二十三日其變也

生明圖



旁死覇。旁近也　穎達曰覇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死覇也朔後明生而覇死律曆志云死覇朔也是一日為始死覇二日為近死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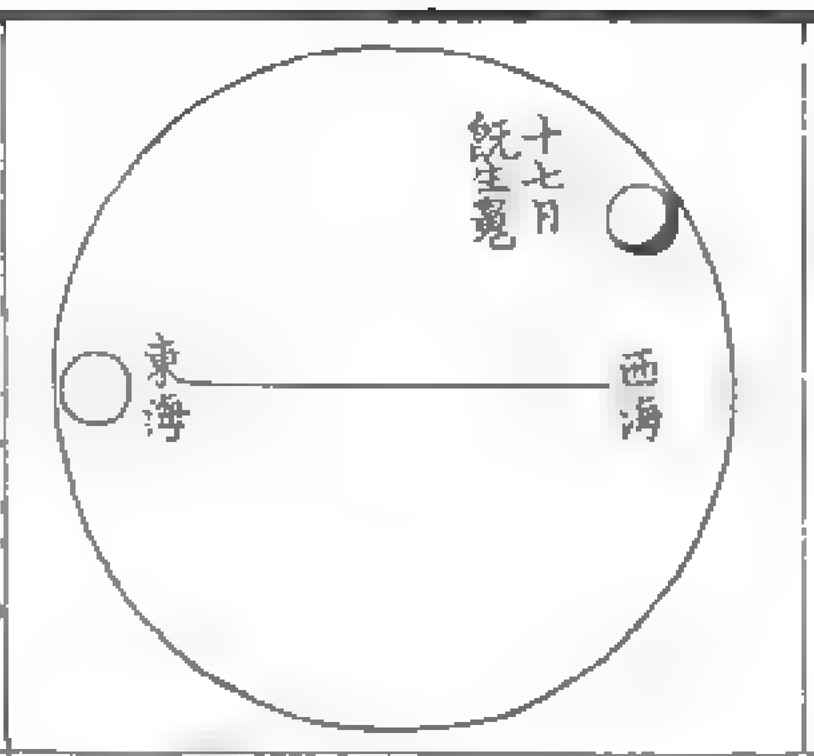
哉生明。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

朱子曰月小初三日生明月大初二日生明陳大猷曰朔日月已生明但其明極微明生則覇死矣覇死則明生故為哉生明

朏。月出也明生之名與哉生明同

穎達曰周書月令云三日粤朏朏字從月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

生覇圖



哉生覇

始生覇十六日

穎達曰望後明死而覇生故望後一日為始生覇

陳大猷曰望後一日則月生覇望或在十五日或十六日或十四日不可定指十六日為生覇也

既生覇

新安陳氏曰既乃已然之辭十六日始生覇則既生覇實十七日也與既望之既同

九疇之綱

初一曰五行　在天惟五行　不言用者無適而非用也

次二曰敬用五事　在人惟五事　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

次三曰農用八政　人之所以因乎天

次四曰協用五紀　人之所以示乎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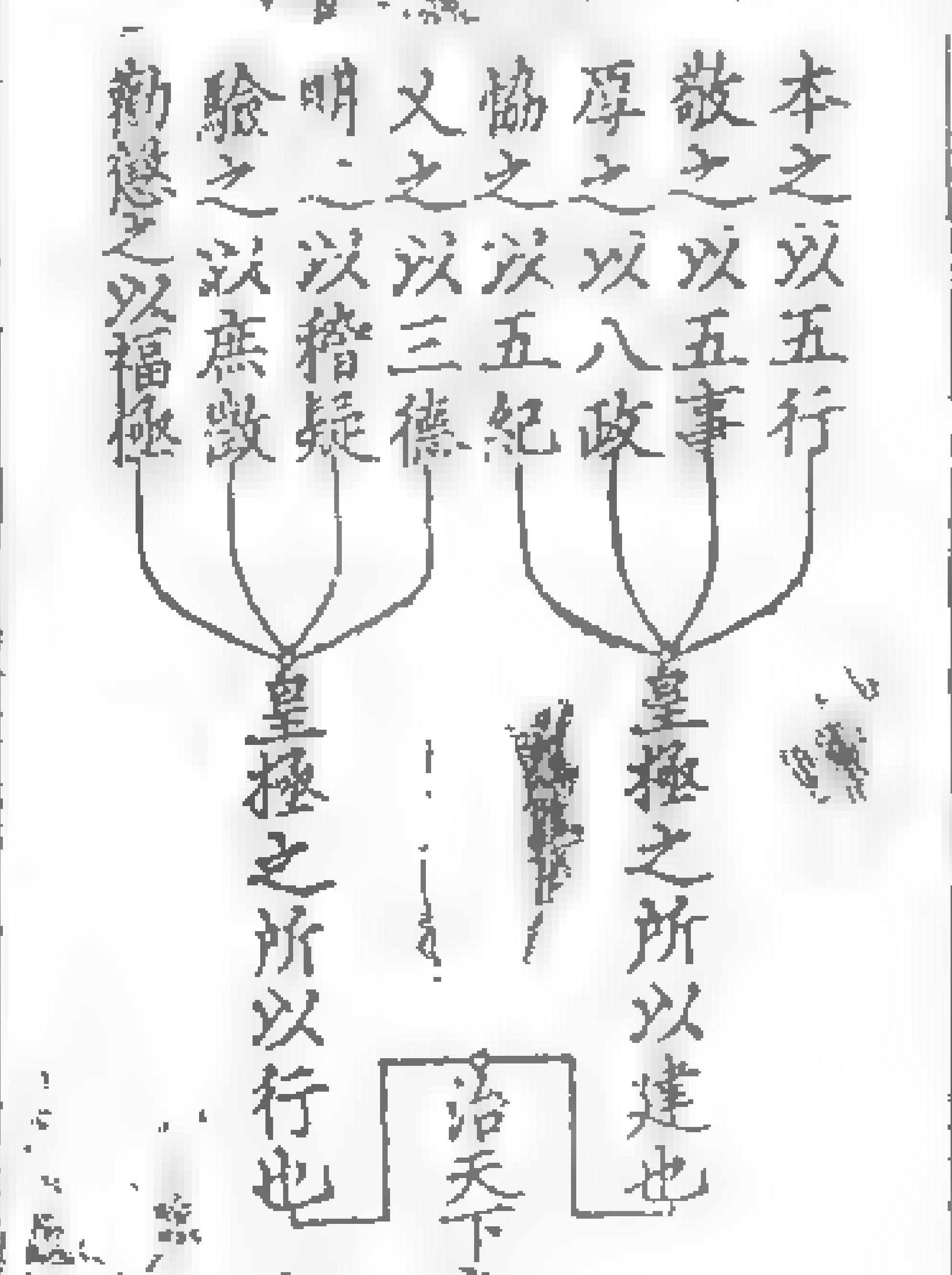
次五曰建用皇極　君之所以建極也　不言數者非可以數明也

次六曰乂用三德　治之所以應變也

次七曰明用稽疑　以人而聽於天也

次八曰念用庶徵　推天而徵之於人也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嚮所以勸也威所以懲也



九疇之目

一五行	水	火	木	金	土
	潤下	炎上	曲直	從革	稼穡
	作鹹	作苦	作酸	作辛	作甘

二五事	貌	言	視	聽	思
	恭	從	明	聰	睿
	作肅	作乂	作晢	作謀	作聖

三八政	食	貨	祀	司空	司徒	司寇	賓	師

四五紀	歲	月	日	星辰	曆數

五皇極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　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六三德	正直	剛克	柔克
	平康	彊弗友	燮友
		沈潛	高明

七稽疑	雨	霽	蒙	驛	克	貞	悔
			卜五			占二	

八庶徵	雨	暘	燠	寒	風	
休徵	肅	乂	哲	謀	聖	時若
咎徵	狂	僭	豫	急	蒙	恒若

九五福	壽	富	康寧	攸好德	考終命

六極	凶短折	疾	憂	貧	惡	弱

孔安國曰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劉歆云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

關子明云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朱子曰大戴禮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三五六一八之語而鄭氏註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九數為洛書矣

邵子曰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方者洛書之文禹貫叙之以作範也

蔡元定曰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蓋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正龜背之象也惟劉牧意見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托言出於希夷既與諸儒舊說不合又引大傳以為二者皆出於伏羲之世其易置圖書並無明驗

朱子曰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

又曰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于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

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

又曰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爲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爲妙也

又曰聖人之則洛書者總其實也一爲五行二爲五事三爲八政四爲五紀五爲皇極六爲三德七爲稽疑八爲庶徵九爲福極

又曰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爲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爲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爲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則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爲易而河圖亦可以爲範矣又安知圖之不爲書而書之不爲圖也耶曰是其時雖有先後數雖有多寡然其爲

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所待於書範則大禹之所獨得乎書而未必追考於圖耳且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有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而通爲大衍之數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爲河圖之數矣苟明乎此則橫斜曲直無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先後彼此之間哉

愚按前此諸儒皆以河圖授羲洛書錫禹朱文公蔡氏因之故以十數配易而以九數配洪範然其所謂則洛書以作範者亦但以九數通同排總其實而已但無通貫脗合之妙其曰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橫斜曲直無所不通亦不過但言九數縱橫十數分合之理初與洪範九疇了無關涉九疇作洪範數亦但推衍九宮爲額所謂洪範之重哉且洪範者治天下之大法也自開闢以來有國家者所不能易又何必至禹而後天錫之而禹叙之耶雖唐虞以上不可考見至如二典三謨所載九疇之目無一不具特以鯀湮洪水汩陳其五行則彝倫攸斁禹平水土五行各得其性則彝倫復叙洪範即彝倫也彝倫斁則洪範不畀彝倫叙則洪範乃錫豈帝與天真有物以予奪之哉大傳明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繫之於易則二者皆作易之事也蓋易以數之奇偶象之陰陽也十數者奇偶之分陰陽之合易之體也九數者奇偶之交陰陽之變易之用也大傳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又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今以九數十數總

之凡由是以生蓍策立卦爻者更互推演參伍錯綜則河圖洛書其皆爲易卦之用明矣若洪範者述治天下之大法有此九類與所謂九前一後二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者絕無相配且其彙爲九類亦非有待於象數而後可推不煩費詞固已明白如此是何先儒過信之篤而又有以啓後世云云之論哉愚嘗僭述河洛十圖以明九十之數推於蓍策卦爻頗有脗合自然之妙茲不述其詳因先儒所論故畧見于此斷然以圖書爲易數而與洪範無相涉也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孫傳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

東井黃道爲九行也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爲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爲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爲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

考索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近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北極規道之行度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十五度少強是也日景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是日最北去極最近故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百四十六度強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此日冬夏至之度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應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強故日見伏之漏俱五十刻謂之晝夜同此日二分之度

東漢志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

唐孔氏曰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畧也

致日月之法陳祥道曰漢書謂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夏至日在東井而北近極星則晷短故立八尺之表而景尺五寸冬至日在牽牛而南遠極星則晷長故立八尺之表而景丈三尺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中於極星則晷中故立八尺之表而景七尺三寸六分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溫爲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

故為流為寒若日失節於南則晷過而長為常寒矣失節於北則晷退而短為常燠此四時致日之法也月之九行在東西南北有青白赤黑之道各二而出於黃道之傍立春春分循青道上弦在東井圓於角下弦在牽牛立秋秋分循白道上弦在牽牛圓於婁下弦在東井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古之致月不在立春立秋而常在二分不在二分二望而常在弦者以月入八日與不盡八日得陰陽之正平故也然日之與月陰陽尊卑之辨若君臣然觀君居中而伏臣旁行而癸臣近君則威損遠君則勢盛威損與君異勢盛與君同月遠日則其光盈近日則其明闕未望則出西既望則出東則日本中道月有九行之說蓋足信矣

愚按所謂冬至日在斗夏至日在井春分日在奎秋分日在角者以東西天緯言之日行黃道比天行一日為退一度故分至之日各得其所在之宿其曰冬至去極百十五度夏至去極六十七度者以南北天經言之亦以日行黃道日退一度積而至於分至之日各有進退之所但堯時冬至日在虛一度月令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今冬至又在箕八度此歲差使然也諸說止據漢志而言恐未為密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蔡氏曰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中

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夕多風日西景朝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故

之土中

周官大司徒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鄭司農云日南謂立表處大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大北遠日也景夕謂日昳景乃中立表處大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大西遠日也鄭玄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為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為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為近東也西於土圭謂之日西是地於日為近西也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畿方千里取象於日一寸為正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為然度景之法以於夏至晝漏半為之取日正午乃得其端直

陳祥道曰先儒謂天地相距八萬里其升降也不過三萬里之中日景於表移一寸則於地差千里張衡周髀之說皆然惟宋何承天曰六百里而差一寸後魏信都芳曰千里而差四寸則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寸也

沈寮曰古者土圭以植五表地中植中表千里而南植南表千里而北植北表東西二表亦如之以四表明中表之正以中表定四方之中

王昭禹曰土圭橫植於地於土圭之端立表以表端之日景與土圭相齊無過不及然後見地之中

周禮圖曰日南則景短多暑據中土圭之南土圭而言也夏晝
漏半土圭在南得尺四寸景不滿尺五寸不與土圭等景於日為
近南也故云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據中土圭之
北土圭而言也夏晝漏半土圭在北得尺六寸景過於尺五寸
不與土圭等是於日為近北也故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西則
景朝多陰者據中土圭之西土圭而言之是於日為近西也夏
晝漏半中土圭景得正時土圭在西者日未中乃得朝時之景
故曰日西則景朝多陰日東則景夕多風者據中土圭之東土
圭而言之是於日為近東也夏晝漏半中土圭景得正時土圭
在東者日已昳矣乃得夕時之景故云日東則景夕多風
周公度日景置五圭於潁川陽城置一土圭為中中土圭之南
千里置一土圭中土圭之北千里置一土圭東去千里置一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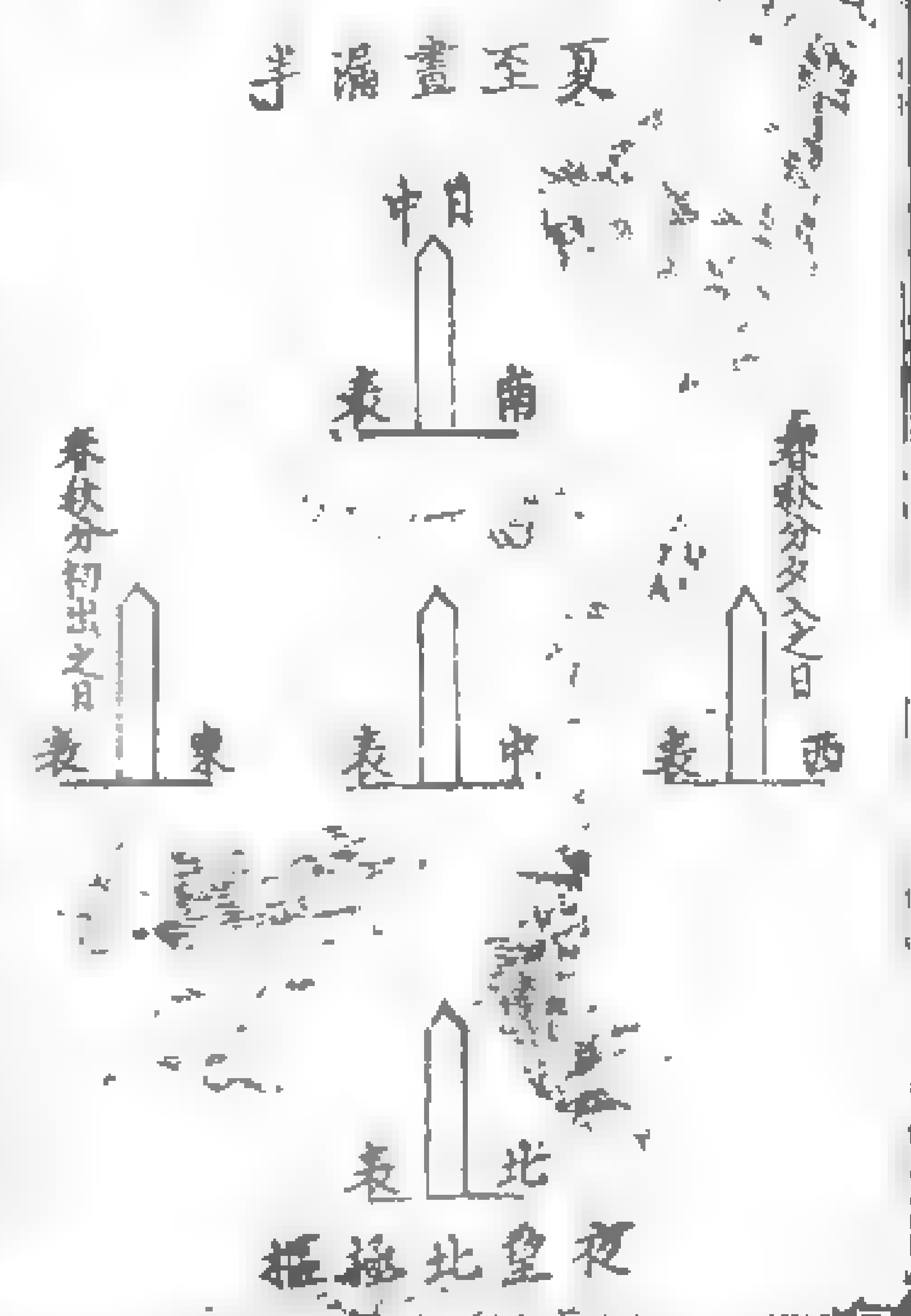
圭西去千里置一土圭為五土圭天地相距八萬里先王立八尺
之表以度日景天地之升降不過三萬里之中自地以至日不
過一萬五千里以尺有五寸土圭測之蓋日景於土圭差一寸則
差千里先王以四表明中表正之以中表定四方之中在地則
無遠近之不均在天則無寒暑風雨陰陽之不和然後建
王國焉正人所謂晝參諸日景夜考諸極星蓋如此也易巽為
風蓋風之所偏者東方也

祖暅圭表之圖

愚按立表必八尺者以天地相距八萬里千里則一寸萬
里則一尺渾儀候籥亦然

隋志祖暅錯綜經註以推地中其法曰先驗昏旦定刻漏分度次及立儀表於準平之地名曰南表漏刻上水居日之中更立一表於南表景末名曰中表夜依中表以望北極樞而立北表令參相直三表皆以懸準定乃觀三表直者其立表之地即當子午之正三表曲者地偏僻每觀中表而知所偏中表在西則立表處在地中之東也當更向西求地中取三表直者為地中之正又以春秋二分之日旦始出東方半體乃立表於中表之東名曰東表令東表與日及中表參相直是日之夕日入西方半體又立表於中表之西名曰西表亦從中表西望西表及日參相直乃觀三表三表直者即地南北之中也若中表差近南

測晷五表之圖



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南中表差在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北進退南北求三表直正東西者則其地處中居卯酉之正梁天監中祖暅造八尺銅表其下與圭相連圭上為溝置水以取平正揆測日景求其盈縮

又考靈曜周髀張衡靈憲及鄭玄注周官並云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宋元嘉十九年壬午使使往交州測景夏至之日景出表南三寸二分何承天遙取陽城云夏至一尺五寸計陽城去交州路當萬里而景實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一寸又梁大同中二至所測以八尺表率取之夏至當一尺一寸七分強後魏信都芳注周髀四術稱永平元年戊子當梁天監之七年見洛陽測景又見公孫崇集諸朝士共觀秘書靈臺同是夏至日其中景皆長一尺五寸八分以此推之金陵去洛南北略當千里而景差四寸則二百五十里而景差一寸也況人路迂回山川登降方於鳥道所校彌多則千里之言未足依也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

蔡氏曰太室清廟中央室祼灌也以圭瓚酌秬鬯灌地以降神也

穎達曰太室室之大者故為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

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祼

詩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鄭注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杜預云清廟肅然清淨之稱也

朱子曰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又曰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

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鄭氏曰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嘆三人從嘆之耳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管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

蔡邕明堂章句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周謂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人君南面故主以明堂為名在其五堂之中央皆曰太廟饗射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故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雖名別而事實一也袁準正論明堂宗廟大學各有所為而儒者合為一體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眾學處焉饗射於中人鬼慢黷因使載以干鬼神非其禮也辟雍之樂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在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人物眾多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

考工記匠人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通典曰東西長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其堂高九尺於一堂之上為五室每一室廣一丈八尺每室開四門門旁各有窗九階外有四門門之廣二丈一尺門兩旁各築土為堂南北四十二尺其堂上各為一室南北丈四尺東西丈八尺其宮室墻壁以蜃蛤灰飾之

大戴禮明堂九室室有四戶八窗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蓋以茅上圓下方其外水名辟雍

明堂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九室十二堂室四戶八牖又云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十二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室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鄉五色各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以應節氣也

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南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

或問朱子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亦天天亦帝而分祭何也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朱子明堂說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中是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

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玄堂
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
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其是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蔡氏曰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
周禮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
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
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
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註云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
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爲天子參之一者亦然
王制曰王者之制爵祿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
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
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
又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凡四等
趙氏曰古者方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
四井五百十二家道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十二頭兵
車一乘故周禮每讀爲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除山川
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之類定出賦六十四萬井兵車萬乘
天子之公卿采地在畿內即所謂都鄙也雖上公不過百里
公賦六萬四千井兵諸侯之國則畿外五等之封也大
國亦不過百里出賦六萬四千井兵車千乘諸侯之大夫采地
夫者亦出六千四百井兵車百乘
閻軒曰方千里者先儒以爲王畿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
地是也蓋方千里則爲方百里者百爲田百萬井九百萬夫之
地受田者八百萬夫百倍諸侯之國夫如是而後可以爲天子
都鄙鎮撫天下而卿大夫元士之采地皆有所容焉故公侯之
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者皆以其田言之也獨以其田
言之則地雖有廣狹之不齊山林川澤之利間而制田之多寡
則自若也而王制謂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
去一者則傳者之失矣周禮所載往往與此不同如曰諸公之
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
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
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
之一蓋不知分田建國之意曲爲此說耳要當以孟子爲
正夫在孟子時已去其籍又更秦絕滅之餘周官之書存否無
幾矣今時所傳先儒以爲雜出漢儒一時之傅會是不可以不
考也
朱子曰孟子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
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
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
一時之傅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
一追復矣
陳祥道曰書言舜之受禪曰輯五瑞修五玉復五器言武王之
政由舊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則自唐至周五等之爵一也鄭
氏釋王制謂商因夏爵有公侯伯而無子男以微子箕子爲畿

内之爵公羊釋春秋變周合伯子男皆稱子豈其然哉夫以[illegible]惟五所以稱其德分土惟三所以等其功德異而功有所同諸侯之地同於百里子男之地同於五十里地同而附庸有所異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蓋三等之地正封已五等之附庸廣封也正封則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於盛而無所卑者嫌於削而無所立故公之地必下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於廣封則於上之政令有所統者不煩下之職貢有所附而不費又非諸侯得以擅之也尊者不嫌於太多卑者不嫌於太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異於侯男之地止百里而異於子也民功曰庸朝會曰命謂之附庸以其有所附然後有功於民也古者天子之地象日月諸侯之地象雷震則周官所謂五百里以至百里為附庸明矣

千乘之國陳祥道曰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司馬法曰方八里出長轂一乘又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古者或以甸為乘或以乘為甸以甸為乘稍人掌丘乘之政令禮記惟社丘乘粢盛是也以乘為甸春秋孫良夫乘衷甸兩牡是也蓋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甸方八里據地言之成方十里兼溝涂言之其實一也易曰震驚百里王制曰公侯之田方百里孟子曰諸侯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儉於百里春秋傳曰列國一同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語曰道千乘之國蓋諸侯之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為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里者萬則其賦千乘然賦雖至於千乘而[illegible]不過三軍五百乘而已則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何則鄉萬二千五百家合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為三萬七千五百人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合七十五人則一卒所餘在後車矣後卒復以五十人合二十五人為一車士卒則所餘五十人又在後車矣凡三卒而車四乘三旅而車二十乘三師而車百乘三軍而車五百乘由此推之天子六軍則車千乘矣此車人參兩以相糾之法也詩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則千乘之賦豈特三軍而已哉鄭氏據司馬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卒十家出一人之役百家出十人之役賈公彥遂以此為徵內之法以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為邦國之法然周官之於調役其寡也家出一人其多也起餘子與羨作未聞十家出一人之役百家出十人之役也賈公彥言出軍之法先六鄉次六遂次公邑都鄙乃徵兵於諸侯不止則諸侯盟竟出焉所謂千乘之賦也然先王之於天下大則有方伯小則有連帥其待卒旅變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各適其事之遠近而已方伯連率所不能充然後鄉遂之士應之周官曰王之大事諸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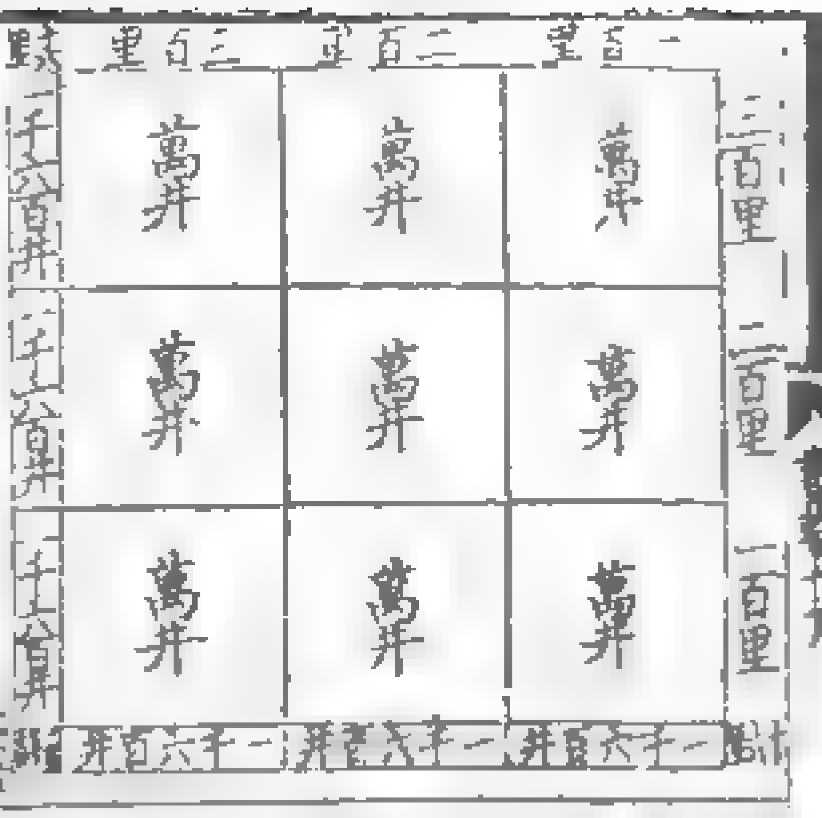
左傳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又曰諸侯敝王所懷則出軍之法顧豈先虛其內以實其外哉馬融曰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十六里　苟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其說蓋惑周五百里侯四百里之制不知周禮之所言乃附庸也

田制賦乘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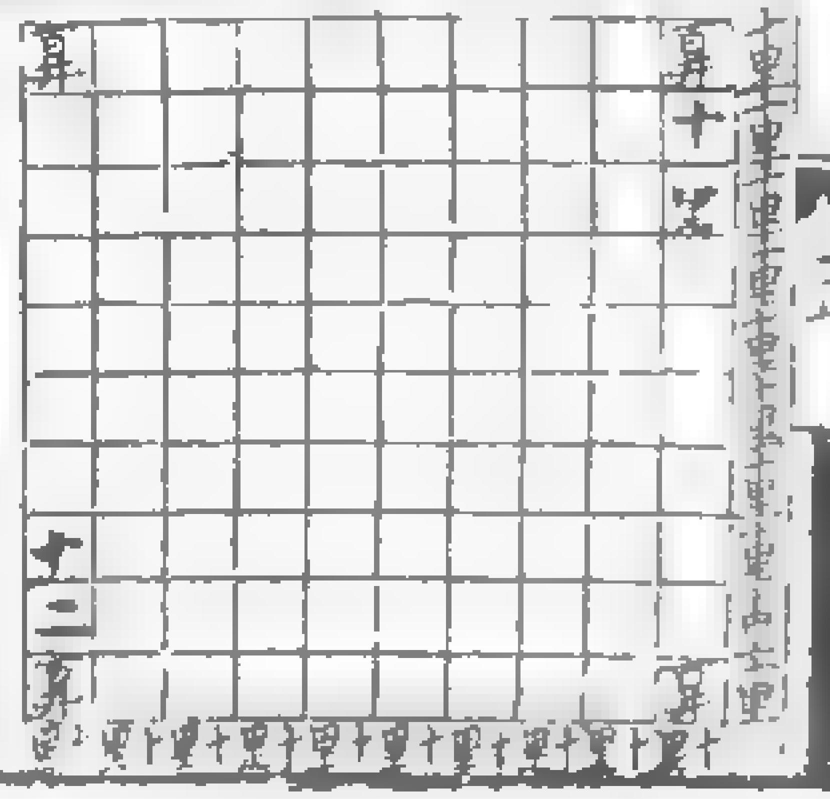
井田	公田	私田	夫家	車賦
一井 方一里	九百畝	八十畝	八百畝	八家	
十井	九千畝	八百畝	八千畝	八十家	
百井 方十里	九萬畝	八千畝	八萬畝	八百家	一乘
千井	九十萬畝	八萬畝	八十萬畝	八千家	十乘
萬井 方百里	九百萬畝	八十萬畝	八百萬畝	八萬家	百乘
十萬井	九千萬畝	八百萬畝	八千萬畝	八十萬家	千乘

司馬法兵車一乘　凡百人

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	馬四疋
牛十二頭	輜車一乘	炊家子十人
固守衣裝五人	廄養五人	樵汲五人



右方三百一十六里為田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井不及一百四十四井為者畸通計公田八百萬畝



右方百里為田萬井私田八百萬畝合十萬井公田之數

論語道千乘之國章解云馬曰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過焉包曰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

朱子曰車乘之說疑馬氏為可據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又曰此等處只要識得古制大意細微處亦不必大段費力考究

愚按融按司馬法言千乘之賦其地千成者以私田而計夫家之所出也成方十里為田百井私田八萬畝為夫八百家所謂成出革車一乘者去公田而獨計私田也孟子王制言大國地方百里者以公田而計分土之所入也百井之地公田八千畝亦為夫八十家當私田十井之地所謂十井為乘者亦百井八百家之所共也故以私田計之一乘百井方十里千乘則十萬井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以公田計之一乘八千畝千乘則八百萬畝當萬井私田之數為方百里二者皆細計大數如此非謂十萬井者必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為百里者必為田萬井也何氏設兩存之疑使學者無據甚不知有公侯受地與夫家賦乘之異也

無逸圖

周公曰嗚呼

無逸

君子 所其無逸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繼自今 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

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逸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嗣王其監于茲

愚按無逸一篇本以嚴敬忌之戒故則無逸而有先王享國之安不敢則逸而有後王罔壽之危是以周公分陳往轍以為明鑑今畫為圖逸與無逸分布二方一敬一怠安危之驗然若著明覽者可以知為治之本矣

周官圖

三公 論道經邦 燮理陰陽

太師 道之教訓
太傅 傅之德義
太保 保其身體

公論於前

三孤 貳公弘化 寅亮天地 弼予一人

少師
少傅
少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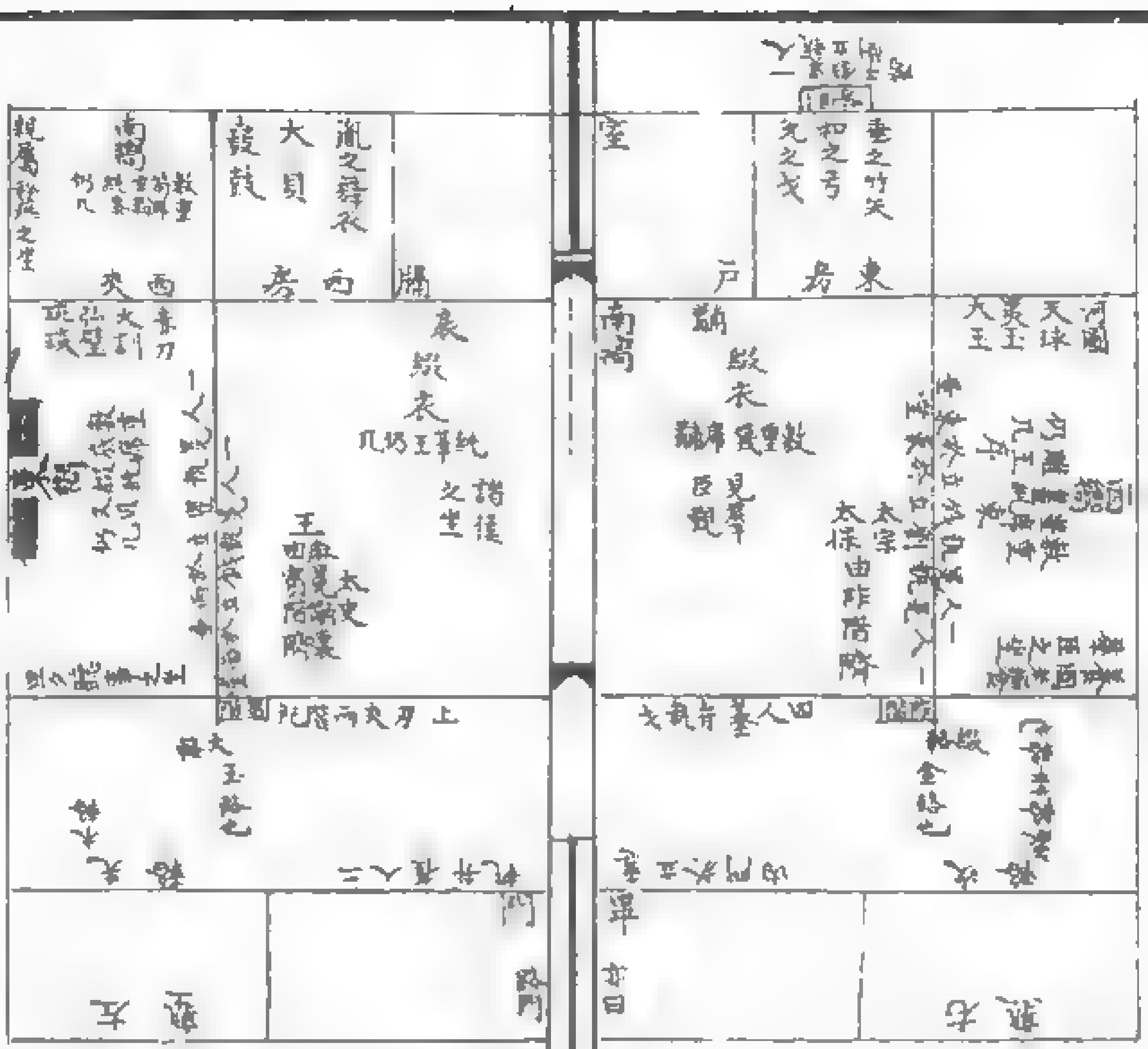
孤弼於後

六卿 分職率屬 以倡九牧 阜成兆民

冢宰 天官卿掌邦治 統百官均四海
司徒 地官卿掌邦教 敷五典擾兆民
宗伯 春官卿掌邦禮 治神人和上下
司馬 夏官卿掌邦政 統六師平邦國
司寇 秋官卿掌邦禁 詰姦慝刑暴亂
司空 冬官卿掌邦土 居四民時地利

每卿屬六十

顧命圖



五服一朝圖

一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侯服朝京師	甸服朝京師	男服朝京師	采服朝京師	衛服朝京師	當要服朝 以路遠不必其來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侯服朝京師	甸服朝京師	男服朝京師	采服朝京師	衛服朝京師	王乃時巡 諸侯各朝于方岳

周禮六服朝貢圖

鄭氏云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公侯伯子男封焉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

	侯	甸	男	采	衛	要
一年	朝貢					
二年	朝貢	朝貢				
三年	朝貢		朝貢			
四年	朝貢	朝貢		朝貢		
五年	朝貢				朝貢	
六年	朝貢	朝貢	朝貢			朝貢
七年	朝貢					
八年	朝貢	朝貢		朝貢		
九年	朝貢		朝貢			
十年	朝貢	朝貢			朝貢	
十一年	朝貢					
十二年	王巡守	殷國	鄭云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書曰遂覲東后是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
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
蔡氏曰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守又曰周禮六服諸侯有歲一見者與此不合
唐孔氏曰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惟言五服孔以五服為侯甸男采衛蓋以要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略言之而不數也
周禮行人所掌六服之見歲數與此不同
孔氏曰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

張氏曰周禮行人之職是六年六服各一朝今止言五服者要服不必其來周官又云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是五朝已更兩朝矣
周禮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

直音傍訓尚書句解十三卷

（元）朱祖義撰

元敏德書堂刻本

尚書句解十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朱祖義撰。祖義字子由、廬陵人。於諸經皆有句解、今多散佚、惟此書僅存。考元史選舉志、延祐中定經義取士之制、尚書以古注疏及蔡沈集傳爲宗。故王充耘書義矜式尚兼用孔傳。迨其末流、病古注疏之繁、而蔡傳遂獨立於學官。業科舉者童而習之、莫或出入。祖義是書、專爲啓廸幼學而設、故多宗蔡義、不復考證舊文。於訓詁名物之間、亦罕所引據。然隨文詮釋、辭意顯明、使殷盤周誥詰屈聱牙之句、皆可於展卷之下了然於心口。其亦古者離經辨志之意歟。以視附會穿鑿、浮文妨要、反以晦蝕經義者、此猶有先儒篤實之遺矣。亦未可以其淺近廢也。

尚書序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奥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

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

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

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尚書序終

敏德書堂刊行

直音傍訓尚書句解卷之一

盧陵　朱祖義

堯典第一

虞書

孔氏傳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

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舜典第二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

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

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

[illegible]朕命惟允[illegible]帝曰[illegible]咨汝二十有二人[illegible]欽哉[illegible]惟時亮天功[illegible]三載考績[illegible]三考黜陟幽明[illegible]庶績咸熙[illegible]分北三苗[illegible]舜生三十[illegible]徵庸三十[illegible]在位五十載[illegible]陟方乃死[illegible]帝釐下土[illegible]方設居方[illegible]別生分類[illegible]作汨作[illegible]九共九篇[illegible]槁飫[illegible]

直音傍訓句解尚書卷之一

直音傍訓尚書句解卷之二

大禹謨第三[illegible]

皋陶矢厥謨[illegible]禹成厥功[illegible]帝舜申之[illegible]作大禹皋陶謨益稷[illegible]

大禹謨[illegible]

曰若稽古大禹[illegible]曰文命敷于四海[illegible]祗承于帝[illegible]曰后克艱厥后[illegible]臣克艱厥臣[illegible]政乃乂[illegible]黎民敏德[illegible]帝曰俞[illegible]允若茲[illegible]嘉言罔攸伏[illegible]野無遺賢[illegible]萬邦咸寧[illegible]稽于眾[illegible]舍己從人[illegible]不虐無告[illegible]不廢困窮[illegible]惟帝時克[illegible]益曰都[illegible]帝德廣運[illegible]乃聖乃神[illegible]乃武乃文[illegible]皇天眷命[illegible]奄有四海[illegible]為天下君[illegible]禹曰惠迪吉[illegible]從逆凶[illegible]惟影響[illegible]益曰吁[illegible]戒哉[illegible]儆戒無虞[illegible]罔失法度[illegible]罔遊于逸[illegible]罔淫于樂[illegible]任賢勿貳[illegible]去邪勿疑[illegible]疑謀勿成[illegible]百志惟熙[illegible]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illegible]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illegible]無怠無荒[illegible]四夷來王[illegible]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

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

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皋陶謨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

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皋陶曰朕言惠可厎行禹曰俞乃言厎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益稷第五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俞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

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尚書句解卷二終

禹貢第一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厎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厎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厎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厎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

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

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直音傍訓尚書句解卷之四

湯誓第一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仲虺之誥第二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湯誥第三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

命明威 不敢赦 敢用玄牡 敢昭告于上天神后 請罪有夏 聿求元聖 與之戮力 以與爾有衆請命 上天孚佑下民 罪人黜伏 天命弗僣 賁若草木 兆民允殖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 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 慄慄危懼 若將隕于深淵 凡我造邦 無從匪彝 無即慆淫 各守爾典 以承天休 爾有善 朕弗敢蔽 罪當朕躬 弗敢自赦 惟簡在上帝之心 其爾萬方有罪 在予一人 予一人有罪 無以爾萬方 嗚呼 尚克時忱 乃亦有終

咎單作明居

伊訓第四

成湯旣沒 太甲元年 伊尹作伊訓 肆命 徂后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 伊尹祠于先王 奉嗣王祗見厥祖 侯甸羣后咸在 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 以訓于王 曰 嗚呼

古有夏先后 方懋厥德 罔有天災 山川鬼神 亦莫不寧 暨鳥獸魚鼈咸若 于其子孫弗率 皇天降災 假手于我有命 造攻自鳴條 朕哉自亳 惟我商王 布昭聖武 代虐以寬 兆民允懷 今王嗣厥德 罔不在初 立愛惟親 立敬惟長 始于家邦 終于四海 嗚呼 先王肇修人紀 從諫弗咈 先民時若 居上克明 為下克忠 與人不求備 檢身若不及 以至于有萬邦 茲惟艱哉 敷求哲人 俾輔于爾後嗣 制官刑 儆于有位 曰 敢有恆舞于宮 酣歌于室 時謂巫風 敢有殉于貨色 恆于遊畋 時謂淫風 敢有侮聖言 逆忠直 遠耆德 比頑童 時謂亂風 惟茲三風十愆 卿士有一于身 家必喪 邦君有一于身 國必亡 臣下不匡 其刑墨 具訓于蒙士 嗚呼 嗣王祗厥身 念哉 聖謨洋洋 嘉言孔彰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肆命徂后

太甲上第五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太甲中第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并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政來王之休無斁

太甲下第七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咸有一德第八

伊尹作咸有一德。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

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直音傍訓句解尚書卷之四

直音傍訓尚書句解卷之五

盤庚上第九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眾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眾悉至于庭。

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

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

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

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中第十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眾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下第十一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說命上第十二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說命中第十三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

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命下第十四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

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肜日第十五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

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西伯戡黎第十六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微子第十七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附音傍訓尚書句解卷之六

泰誓上第一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泰誓中第二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泰誓下第三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牧誓第四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

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

武成第五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

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尚書句解卷之七

洪範第六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

近天子之光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六三德 一曰正直 二曰剛克 三曰柔克 平康正直 彊弗友剛克 燮友柔克 沈潛剛克 高明柔克 惟辟作福 惟辟作威 惟辟玉食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 其害于而家 凶于而國 人用側頗僻 民用僭忒 七稽疑 擇建立卜筮人 乃命卜筮 曰雨 曰霽 曰蒙 曰驛 曰克 曰貞 曰悔 凡七 卜五 占用二 衍忒 立時人作卜筮 三人占 則從二人之言 汝則有大疑 謀及乃心 謀及卿士 謀及庶人 謀及卜筮 汝則從 龜從 筮從 卿士從 庶民從 是之謂大同 身其康彊 子孫其逢吉 汝則從 龜從 筮從 卿士逆 庶民逆 吉 卿士從 龜從 筮從 汝則逆 庶民逆 吉 庶民從 龜從 筮從 汝則逆 卿士逆 吉

[illegible]

汝則從 龜從 筮逆 卿士逆 庶民逆 作內吉 作外凶 龜筮共違于人 用靜吉 用作凶 八庶徵 曰雨 曰暘 曰燠 曰寒 曰風 曰時 五者來備 各以其敘 庶草蕃廡 一極備凶 一極無凶 曰休徵 曰肅時寒若 曰乂時暘若 曰晢時燠若 曰謀時寒若 曰聖時風若 曰咎徵 曰狂恆雨若 曰僭恆暘若 曰豫恆燠若 曰急恆寒若 曰蒙恆風若 曰王省惟歲 卿士惟月 師尹惟日 歲月日時無易 百穀用成 乂用明 俊民用章 家用平康 日月歲時既易 百穀用不成 乂用昏不明 俊民用微 家用不寧 庶民惟星 星有好風 星有好雨 日月之行

[illegible]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旅獒第七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

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金縢第八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

王翼日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

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

曰有大艱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

[illegible]

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微子之命第十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微子之命。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直音傍訓句解尚書卷之七

治

直音傍訓尚書句解卷之八

康誥第十一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敕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

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往哉封 勿替敬典 聽朕告汝 乃以殷民世享

酒誥第十二

酒誥

王若曰 明大命于妹邦 乃穆考文王 肇國在西土 厥誥毖庶邦庶士 越少正御事 朝夕曰 祀茲酒 惟天降命 肇我民 惟元祀 天降威 我民用大亂喪德 亦罔非酒惟行 越小大邦用喪 亦罔非酒惟辜 文王誥教小子 有正有事 無彝酒 越庶國飲惟祀 德將無醉 惟曰我民迪小子 惟土物愛 厥心臧 聰聽祖考之彝訓 越小大德 小子惟一 妹土 嗣爾股肱 純其藝黍稷 奔走事厥考厥長 肇牽車牛遠服賈 用孝養厥父母 厥父母慶 自洗腆致用酒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 其爾典聽朕教 爾大克羞耇惟君 爾乃飲食醉飽 丕惟曰 爾克永觀省 作稽中德 爾尚克羞饋祀 爾乃自介用逸 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 茲亦惟天若元德 永不忘在王家 王曰 封 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 尚克用文王教 不腆于酒 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王曰 封 我聞惟曰 在昔殷先哲王 迪畏天顯小民 經德秉哲 自成湯咸至于帝乙 成王畏相 惟御事厥棐有恭 不敢自暇自逸 矧曰其敢崇飲 越在外服 侯甸男衛邦伯 越在內服 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 越百姓里居 罔敢湎于酒 不惟不敢 亦不暇 惟助成王德顯 越尹人祗辟 我聞亦惟曰 在今後嗣王酣身 厥命罔顯于民 祗保越怨不易 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 用燕喪威儀 民罔不衋傷心 惟荒腆于酒 不惟自息乃逸 厥心疾很 不克畏死

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梓材第十三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

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召誥第十四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

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 [illegible] 王其疾敬德 [illegible] 相古先民有夏 [illegible] 天迪從子保 [illegible] 面稽天若 [illegible] 今時既墜厥命 [illegible] 今相有殷 [illegible] 天迪格保 [illegible] 面稽天若 [illegible] 今時既墜厥命 [illegible] 今沖子嗣 [illegible] 則無遺壽耇 [illegible] 曰其稽我古人之德 [illegible] 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illegible] 嗚呼有王雖小 元子哉 [illegible] 其丕能諴于小民 今休 [illegible] 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illegible]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illegible] 旦曰其作大邑 [illegible] 其自時配皇天 [illegible] 毖祀于上下 [illegible] 其自時中乂 [illegible] 王厥有成命治民 今休 [illegible] 王先服殷御事 [illegible] 比介于我有周御事 [illegible] 節性惟日其邁 [illegible] 王敬作所 不可不敬德 [illegible]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 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illegible]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illegible]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 [illegible] 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illegible] 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 [illegible]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 [illegible] 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illegible] 今王嗣受厥命 [illegible] 我亦惟茲二國命 [illegible] 嗣若功 [illegible] 王乃初服 [illegible] 嗚呼 [illegible] 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 [illegible] 自貽哲命 [illegible]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 [illegible]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 [illegible] 肆惟王其疾敬德 [illegible]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illegible]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illegible] 亦敢殄戮用乂民 [illegible] 若有功 [illegible] 其惟王位在德元 [illegible]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 [illegible] 越王顯 [illegible] 上下勤恤 [illegible] 其曰我受天命 [illegible] 丕若有夏歷年 [illegible] 式勿替有殷歷年 [illegible]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illegible] 拜手稽首曰 [illegible] 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 [illegible] 保受王威命明德 [illegible] 王末有成命 [illegible] 王亦顯 [illegible] 我非敢勤 [illegible] 惟恭奉幣 [illegible] 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illegible]

直音傍訓句解尚書卷之八

直音傍訓尚書句解卷之九

洛誥第十五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

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

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

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多士第十六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illegible]作多士。[illegible]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illegible]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illegible]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illegible]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illegible]

我聞曰：上帝引逸，[illegible]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illegible]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illegible]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illegible]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illegible]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illegible]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illegible]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illegible]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illegible]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illegible]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illegible]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illegible]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illegible]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illegible]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illegible]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illegible]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illegible]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illegible]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illegible]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illegible]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illegible]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illegible]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illegible]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illegible]

王曰：告爾殷多士，[illegible]

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無逸第十七

周公作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

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耉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蔡仲之命第十九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

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多方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戚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

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罰離逖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立政第二十一

周公作立政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

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

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

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直音傍訓句解尚書卷之十

直音傍訓尚書句解卷之十一

周官第二十二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

……數……擾兆民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司寇掌邦禁，……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

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君陳第二十三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

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顧命第二十四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illegible]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illegible]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illegible]無敢昏逾[illegible]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illegible]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illegible]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illegible]思夫人自亂于威儀[illegible]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illegible]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illegible]越翼日乙丑王崩[illegible]太

保命仲桓南宮毛[illegible]俾爰齊侯呂伋[illegible]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illegible]延入翼室恤宅宗[illegible]丁卯命作冊度[illegible]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illegible]狄設黼扆綴衣[illegible]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illegible]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illegible]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illegible]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illegible]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illegible]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illegible]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illegible]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illegible]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illegible]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illegible]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illegible]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illegible]一人冕執劉[illegible]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 [illegible] 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 [illegible]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 [illegible] 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 [illegible]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illegible]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 [illegible]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illegible]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 [illegible] 太保承介圭 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 [illegible] 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illegible]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 [illegible] 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 [illegible] 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illegible]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illegible] 乃受同瑁 [illegible] 王三宿三祭三咤 [illegible] 上宗曰饗 [illegible]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 [illegible] 授宗人同拜 王荅拜 [illegible] 太保受同祭嚌宅 [illegible] 授宗人同拜 王荅拜 [illegible] 太保降收 [illegible] 諸侯出廟門俟 [illegible]

[illegible] 作康王之誥 [illegible]

王出在應門之內 [illegible]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 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illegible] 皆布乘黃朱 [illegible] 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 [illegible] 皆再拜稽首 [illegible] 王義嗣德荅拜 [illegible]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 [illegible] 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 [illegible] 皇天改大邦殷之命 [illegible] 惟周文武誕受羑若 克恤西土 [illegible]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 戡定厥功 用敷遺後人休 [illegible] 今王敬之哉 張皇六師 無壞我高祖寡命 [illegible]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 惟予一人釗報誥 [illegible] 昔君文武 [illegible]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尚書句解卷之十一

直音傍訓尚書句解卷之十二

畢命第二十六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畢命

惟十有一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

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

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君牙第二十七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冏命第二十八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作冏命。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

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呂刑第二十九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

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

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

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

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句解尚書卷之十二

直音傍訓尚書句解卷之十三

文侯之命第三十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矢百……

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費誓第三十一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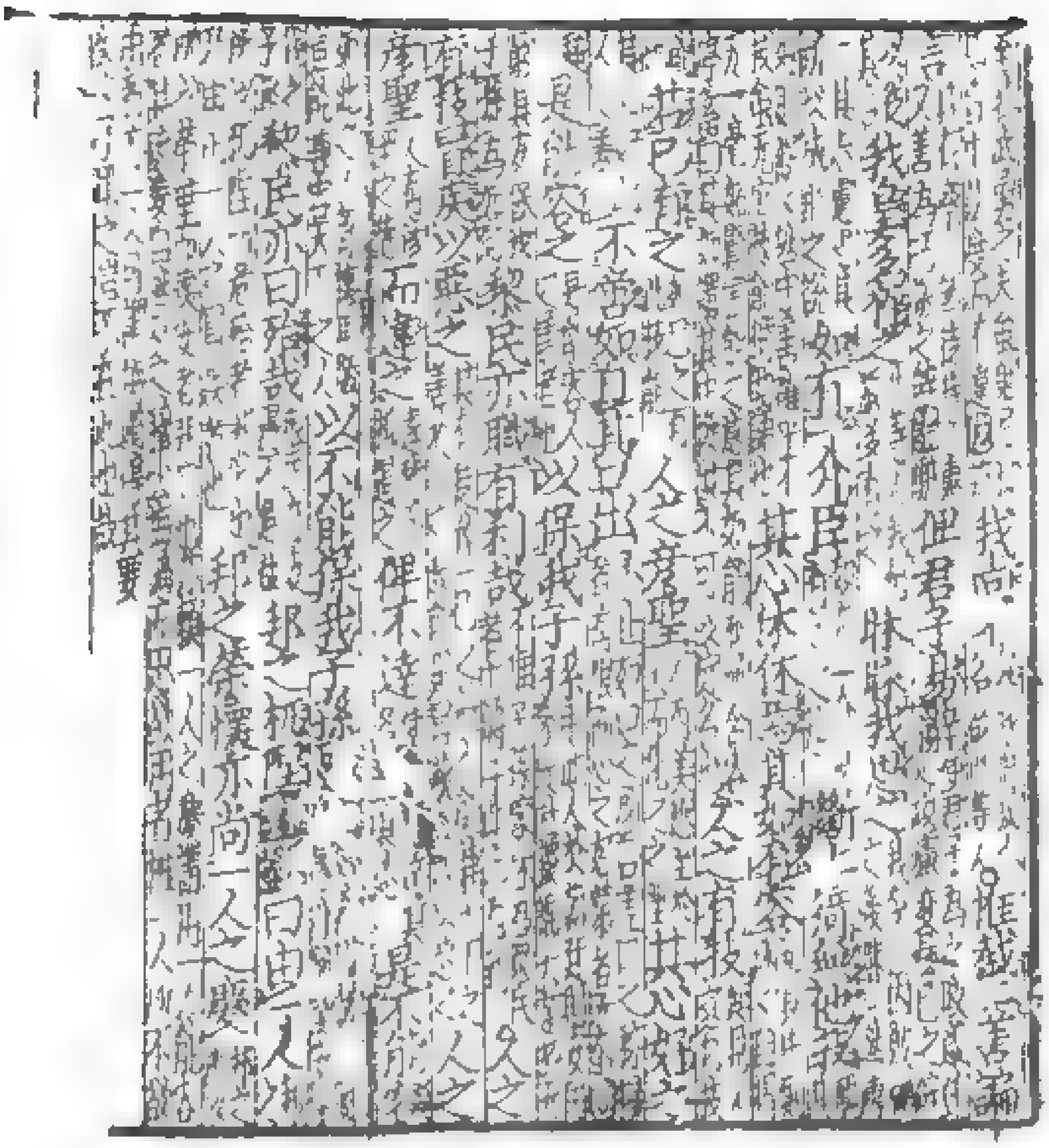
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秦誓第三十二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



宋板楊氏尚書全回般作𣪘新明道本國語卷十九亦同

片假名古體又見好古日錄文散逸故

宋板

尚書句解考證　金芝山人小林辰　學

此書板式體裁全與南宋余氏刻古列
女傳相同且缺畫宋帝諱字則如匡貞徵恒樹
知之其為宋板也彰々乎無可疑矣通志
堂經解元文補藝文志等称朱祖義為
元人是盖朱氏生于南宋而歿于元初者
猶如劉辰翁蔡正孫諸人之輩也
宋本列女傳卷字作𢀓或了此書同

此書般字盡作𣪘与中統年間刻儒門
事親及至大板三體詩相同
卷首及卷末心縫有◆是亦与元板玉篇
及三體詩事林廣記相同
此書片假名全用古體之字如左見諸于圖字改抄補遺
ア 尼字　七 化字　与 與字　尔 称字
按承德三年謄寫將門記真本千
金方医略抄和名本草以上皆五六百年前物

等用此體」
此書通篇多用於古止點用法全与菅原
家圈點図古本御註孝經佐野山陰校本合ノ

此書舊藏浪華蒹葭堂木邨世肅
之家即書皮有蒹葭堂圖書記之印」

卷二 三張十八行 愼
五張五行 愼 同六行 悖
六張九行 悖
卷三 一張十六行 恒
四張十一行 桓
五張五行 恒
九張十五行小注 愼
卷四 三張十三行 愼

八張十二行 七行 愼
同 十六行 貞 九張十六行 愼
卷五
初張九行 匡 卷六 七張廿行 悖
卷七 四張十四行 貞
五張十一 十二行 恒
六張十五行 悖
同廿一行 貞
卷八九 初張廿行 恒 貞
二張十二行 悖
卷十二 初張十八行 不藏 厥藏

蒹葭堂事蹟

賴春水在津紀事云木世肅号蒹葭堂好事著名雅多藝能凡篆刻諸技巧莫不染指人最推其画及物産之学余則欽其讀書善得要領凡舶来異籍其舊書同異增損出入之類歴々諳記隨問響應

続諸家人物志云ク木世肅名ハ孔恭字ハ世肅通称木村吉右衛門浪花ノ人家世酒ヲ業トシ富豪ナリシカ学ヲ好ミ書ヲ儲フコヲ欲シ奇編珍冊ヲ購フヲ以テ資産忽ニ蕩尽シ甚タ窮迫ス然モ更ニ憂トセス諸名士ト交リ情境ヲ以テ著ル其書齋蒹葭堂ト号シ其名海内ニ聞ユ且ツ書画ヲヨクシ篆刻ヲ巧ニス好事ノ故ヲ以テ三都ノ諸儒文ヲナサヾル者ナシ享和二年六十七ニシテ歿ス著書数部アリ此ニ略ス

蒹葭堂記　菅晨耀子旭甫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十二

尚書句解十三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朱祖義撰祖義字子由廬陵人於諸經皆有句解今多散佚惟此書僅存考元史選舉志延祐中定經義取士之制尚書以古注疏及蔡沈集傳為宗故王充耘書義矜式尚兼用孔傳迨其末流病古注疏之繁而蔡傳遂獨立於學官業科舉者童而習之莫或出入祖義是書專為啓廸幼學而設故多宗蔡義不復考證舊文於訓詁名物之間亦罕所引據然隨文詮釋辭意顯明使殷盤周誥詰屈聱牙之句皆可於展卷之下了然於心口其亦古者離經辨志之意歟以視附會穿鑿浮文妨要反以晦蝕經義者此猶有先儒篤實之遺矣亦未可以其淺近廢也

師友志云木孔恭字世肅称吉右衛門大坂人家在北堀江
橋造酒為業釀柑酒最著善書画以好事著号蒹葭
堂客無雅俗無日不至余往浪華之後有新令定釀
額世肅家時他人借釀与造酒坐犯額籍没以世
肅為名遂不免家産蕩盡乃携家往勢州長嶋
亡幾復歸住浪華以鬻文房具為業沒後 官
命納遺所蔵籍賜金五百両余閲其目皆奇帙幷
蔵非経史文章可備研究者也京人伴蒿蹊畸人
傳叙世肅事頗詳
六如詩抄二篇有贈世肅七律頗言其為
人

木世肅古文孝経序云余夙好古頗蓄奇
冊云云

納蘭成徳通志堂經解中所收尚書句解洋
中墨匡甚多是蓋因成徳所見之本磨滅甚
多之故也而今此原板刊盡補其磨滅以復
原書之舊則此本之可珍貴推尊何啻景
星慶雲矣乎聊筆之以告于讀此書者
小林辰識

經解本尚書句解唐誠補

卷四 四ウ

八巻 ウ

六巻 三ウ

通志堂經解中尚書句解 唐誠

補入

卷三 四葉ウ

鐵皮ろ、 謂鐵之云每以鐵皮為戰者首 三国——— 亦西戎支国

西戎即敘 皆得其敘 後頂退諸事

至于王屋 北 西東 導嶓冢 又導梁 州

尚書句解 八

東至于底柱 東南 大陽城 過九江 之

台德先 君伯洛代

三百里納銍 而 藁

有北冀方 皆 其 乃印之ろろ 為 関石和鈞

鈞予將 归 三巻 蛇

惟 卷五 二ウ 醜 汝自生其害

不育于國 之有奇性之獸 不養育于国

卷六 七ウ五行 凡為士女皆喜

卷七 三ウ十一行 自北

三ウ 極數

七ウ 不迪則 為山之全功

生民皆得 保安其居 武王克商 裏

義來 朝一

尚書句解 二

先朝於 帝先王

揖武王不如旦材

葉……

卷八 五ウ七行 時 四方 使敷

十葉 居丁

卷九 五葉ウ 公

卷十 第一葉 居丁 古本 此經解本全有

巻十一　六葉ウ　稚

巻十二　四ウ末行　悠　格其非心

巻十三　三ウ　万峯

（一肩少進）　手力　耳力

五ウ〇　又衆　已過

其心好之人

大尾　者流

尚書句解　三

尚書句解巻第十三

後学　成德　校打

天保十五年甲辰四月廿五日燈下書畢

金芝山人小林辰

畢減凡九葉

提要云性德原作成德

盡簹錄云　巻二　書之浩者今二十一史為最大抵釘為五百冊近时清人納蘭成德彙宋元諸儒經書注義曰經解九六百二冊比二十一史亦夥矣元禄乙亥歲如來本国京尹杉平伊賀侯奉　教旨翻刻進于　天府康熙字典等並進云

尚書句解附録

按元史有納蘭氏成德忠北人之裔金史傳四十有納蘭胡魯刺

四庫全書提要存目有通志堂本十八卷附錄二卷　清納喇性德撰

〇国朝詩別裁集卷十有納蘭成德詩數首

○友人谷埒齋 操 所蔵通志堂経解全部

釘為五百冊

○正齋昏藉考云通志堂経解 七百二十冊

是諸経衆説ノ最撰萃ナルモノ徐乾学通志堂ニ蔵蓄アリシヲ納蘭成徳彙刻セルモノ乙康熙十二年五月成徳ノ序ニ詳ナリ

○二酉洞云成徳輯経解 全七十套 七百冊

○防州徳山藩昏目云経解 七十帙 七百冊

○山宮氏蒐風編云経解数百巻埒蔵兄撃身一僕家貧無由致之未之見云々

○清名家小傳 有成徳傳

尚書疏衍四卷

（明）陳第撰

明萬曆會山樓刻一齋集本

尚書疏衍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陳第撰。第有伏羲圖贊已著錄。是書前有第自序、稱少受尚書、誦經不讀傳注、口誦心維、得其意於深思者頗多。後乃參取古今注疏、而以素得於深思者附著之。然第學問淹博、所著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諸書、皆援據該洽、具有根柢。其作是書、雖其初不由訓詁入、而實非師心臆斷、以空言說經者比。如論舜典五瑞五玉五器、謂不得以周禮釋虞書、斥注疏家牽合之非。其理確不可移。論武成無錯簡、洪範非龜文、亦足破諸儒穿鑿附會之說。惟篤信梅賾古文、以朱子疑之為非。於梅鷟尚書考異尚書譜二編排詆尤力。則未能深考源流。經師授受、自漢代已別戶分門、亦聽其各尊所聞可矣。

題尚書疏衍

尚書疏衍吾友陳君季立所著也季立平生注意經術易同詩韻業有成書矣此編又探四代之精微乘羣儒之論議指陳得失於剔蠹索真後學之津筏先聖之功人已君以讀經覽勝為日課行年七十有二矣頃遊華嶽終南而至此編乃出昔嚴君平有言州有九遊其八經有五涉其四君旁通五經而屐齒所歷遍於諸嶽其書懸之未已也夫挾其有餘之才以騖於無涯之知必極所如往而後止則將安所歸宿哉自今戢影金陵忘懷息照與余共遊於無何有之鄉余之幸也君其有以許我也夫

萬曆壬子冬日瑯琊焦竑書

尚書䟽衍自序

余少受尚書家庭讀經不讀傳註家大人責之曰傳註適經門户也不由門户安入堂室余時俯首對曰竊聞經者徑也門户堂室自具兒不肖欲思而得之不敢以先入之說錮靈府耳家大人默然閱歲

詰以疑義余謬纏悉以對家大人曰是不無一隙之明顧鑿井而飲孰與寄汲之易易也又曰嗟爾豎子生海濱不及見當世明經君子儻見當有悟其以語我然河清難待吾懇不及聞之乎余時惕息忍涕而已久之大人見背余猶堅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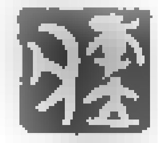
前說友朋聞而規之曰爾何忍違爾先公之治命使不怙然于九原也余小子流涕對曰非敢然也讀禮之暇亦嘗稍窺傳註大都明顯易知者先儒交發之稍涉盤錯則置而弗講甚至句讀之間多有錯誤是讀不讀等也藉令余復因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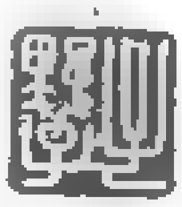
鹵莽使尚古帝王之旨弗傳于世其罪不益重乎嗣是讀經愈專偶有所適未之攜也復購一冊讀之篋中積至十餘冊無不句字磨滅且圈點批贊以寓鼓舞擊節之意枕上默誦嘗不遺一字口誦心惟得其義于深思者頗多若其掘井

而不及泉則生質限之矣近因宋元諸儒疑古文偽作竊著辨論數篇因後取古今註疏詳悉讀之意所是者標之意未安者微釋之句讀未是者正之其素得于深思若附著之間又發揮於言外以俟後世冀倫已治本者實有取于經而

典謨訓誥誓命貢征歌範皆徵之行事而已矣錄成未敢自信質之翁侯先生乃其報書云段段愜心言言破的真學者之指南越世之卓見也遂力付之梓以與古音圖贊並行余實踧踖何敢當長者之奬若是已而思之翁侯以尚書起家又素慎許可豈愛之而忘其醜乎夫翁侯先生所謂當世明經君子也他日見先大人於地下將以此言進

萬曆壬子十一月望日閩陳第題





尚書疏衍目錄

卷一

尚書攷

古文辨

引書證

尚書評

卷二 虞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勲

分命羲仲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禋于六宗

輯五瑞

如五器卒乃復

象以典刑

五刑有服

陟方乃死

舜生三十

念茲在茲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負罪引慝

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日宣三德

予乘四載

暨益奏庶鮮食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

無若丹朱敖

弼成五服

卷三 夏書 商書

三江既入震澤厎定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 至 東爲中江入于海

導渭自鳥鼠同穴

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威侮五行

怠棄三正

五子之歌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
祗見厥祖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克享天心受天明命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王若曰格汝衆
無傲從康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
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予迓續乃命于天 至 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各設中於乃心
惟口起羞
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曁厥終罔
顯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
堯舜其心媿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
予之辜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

西伯既戡黎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
災
卷四 周書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肆予小子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
悛心
武成
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洪範洛書辨

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 至 蒙恒風若
曰王省惟歲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
用平康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
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至 民用僭忒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 至 汝則錫之福
公乃自以爲功

王曰猷
弗弔
已予惟小子
寧王遺我大寶龜
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　至　朕卜并吉
越予小子考翼
康誥
弘于天
外事汝陳時臬司
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

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無我殄享
酒誥
有正有事無彝酒
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
小子惟一
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梓材
洛誥
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

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
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
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
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至　汝往敬哉
茲予其明農哉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
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
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予惟時其遷居西爾　至　非予罪時惟天命
爰暨小人作

嘉靖殷邦
其在祖甲
君奭
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
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
其有能格
多方
簡代夏作民主
惟狂克念作聖
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　至　立民長伯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周官
則肆肆不違
惟周文武誕受羑若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王釋冕反喪服
呂刑
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
罔有馨香德刑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
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
其罰百鍰

尚書疏衍卷一

閬中陳第季立著
金陵焦竑弱侯閱

尚書攷

尚書有今文古文今文二十八篇曰堯典曰皐陶謨曰禹貢曰甘誓曰湯誓曰盤庚曰高宗肜日曰西伯戡黎曰微子曰牧誓曰洪範曰金縢曰大誥曰康誥曰酒誥曰梓材曰召誥曰洛誥曰多士曰無逸曰君奭曰多方曰立政曰顧命曰呂刑曰文侯之命曰費誓曰秦誓是也合序爲二十九古文二十五篇曰大禹謨曰五子之歌曰胤征曰仲虺之誥曰湯誥曰伊訓曰太甲三篇曰咸有一德曰說命三篇曰泰誓三篇曰武成曰旅獒曰微子之命曰蔡仲之命曰周官曰君陳曰畢命曰君牙曰伯冏是也今文本自伏生伏生爲秦博士當秦焚書伏生壁藏之及漢定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敎於齊魯之間古文本自孔安國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中以校今文多二十五篇安國獻之漢武受詔作傳又于堯典分出舜典皐陶謨分出益稷盤庚分出三篇顧命分出康王之誥合今文古文共爲

五十八篇傳成值巫蠱之禍不及上聞世弗得而見之也先此有得偽泰誓者謂之今文泰誓與安國泰誓不同儒者聞安國尚書有五十八而未之見遂有張霸之徒亦於伏生書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爲三十一篇增入偽泰誓三篇又偽作舜典一篇汨作一篇九共九篇大禹謨一篇益稷一篇五子之歌一篇胤征一篇湯誥一篇咸有一德一篇典寶一篇伊訓一篇肆命一篇原命一篇武成一篇旅獒一篇冏命一篇亦爲五十八篇篇目雖與安國同自泰誓而下二十七篇皆非安國之舊矣劉向作別錄班

固作藝文志及後漢書儒林傳所稱古文尚書者實皆張霸之偽書非安國之古文故馬融鄭玄劉歆趙岐服虔韋昭王肅杜預之倫皆未見孔傳故鄭玄註禮記趙岐註孟子韋昭註國語杜預註左傳凡有引用二十五篇者皆曰逸書曰篇亡道其實也安得以目所未見而附會以爲知乎至晉鄭沖始得古文以授蘇愉愉授梁柳柳皇甫謐之外弟也謐於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柳授臧曹曹授梅賾賾於前晉奏上而施行焉自是人人知有古文矣余按孔穎達所考而詳其顚末如是以見斯文興廢不偶然也

古文辨

孔安國古文二十五篇至東晉始顯唐人疏之始大行於世未有議其爲僞者宋吳才老始曰安國所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至有不可讀者朱考亭因之曰安國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吳草廬又因之曰二十五篇采緝補綴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秦漢以前之文噫三子言出疑古文者紛然矣愚竊以爲過也今文自盤庚周誥外若堯典臯謨甘誓湯誓

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牧誓洪範無逸顧命何嘗不文從字順乎必詰曲聱牙而後可則魯論不得與繫辭並行矣何者奇正異也況書之顯晦亦自有時公羊立學官自漢武始穀梁立自漢宣漢平之世劉歆移書博士始立左氏漢初詩有齊魯毛韓四家而毛最後出傳禮者五家而小戴最後出班固漢書未白史記自後漢至晉註解漢書者二十餘家史記未有也辛之左氏毛詩小戴史記皆盛行至今抑不特書爲然大禹治水勒碑南岳翳於林莽數千年韓昌黎刻意求之弗得至宋末嘉定而始露至明嘉靖而始傳

似未可以前人未見而謂作禹碑者僞也左國禮記
諸書稱引二十五篇彬彬具在今謂作古文者采綴
爲之是倒置本末而以枝葉作根幹矣且其紀綱道
德經緯人事深沉而切至高朗而矯健又安見其平
緩卑弱乎先漢之文渾雄馳騁本其所長然偏駁或
悖于理義斷制不醇于德音故不可與古文並論也
孔穎達曰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
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可謂知言也已
嗟夫書之所以責真以其言之得也足以立極也所
以惡僞以其言之失也不足以垂訓也今自天子公

卿大夫士庶人服習古文而皆耿然有裨于性情治
理乃不得其精妙區區以迹訾之不亦遠乎
近世旌川梅鷟拾吳朱三子之緒餘而譸張立論直
斷謂古文晉皇甫謐僞作也集合諸傳記所引而補
綴爲之似矣不知文本於意意達而文成若彼此牘
顯勉强牽合則詞必有所不暢今讀二十五篇抑何
其婉妥而條達也又如禹謨克艱二語調本論語之
爲君難爲臣不易也不矜不伐調本老子之夫惟不
爭故天下莫能與爭也滿招損謙受益調本易之謙
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不知宇宙殊時而一理聖賢

異世而同心安得以其詞之相近也而遽謂其相襲
乎又如人心道心則調本之道經嘗考荀子曰舜之
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
心之微註者曰此虞書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
郎虞書也今鷟指爲道經豈別有所據乎又如五子
之歌鬱陶乎予心顔厚有忸怩謂鬱陶取諸孟子顔
厚取諸詩胤征之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取諸三國志
仲虺之慚德取諸季札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
口實取諸王孫圉曰以寡君爲口實湯誥之降衷取
諸夫差曰天降衷於吳伊訓從諫弗咈取諸班彪之

從諫如順流太甲升高陟遐取諸中庸之行遠自邇
登高自卑咸有一德之觀德觀政取諸呂氏春秋之
引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說命
建邦設都取諸墨子尚同之篇泰誓離心離德取諸
子太叔曰棄同即異是謂離德武成歸馬放牛取諸
樂記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
而弗復服旅獒爲山九仞謂爲山取諸論語九仞取
諸孟子微子之命余嘉乃德取諸左氏王命管仲曰
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蔡仲之命致辟管叔于商因蔡
叔于郭鄰取諸祝佗云管蔡啓商王室王於是乎殺

管叔而蔡蔡叔周官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取諸老子爲之于未有圖之于未亂君陳勿辟勿宥取諸文王世子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單命牧放心取諸孟子求其放心而已矣君牙思其艱以圖其易取諸老子圖難于其易爲大于其細伯冏交修不逮取諸楚語衛武公曰朝夕交戒我諸如此類難以悉數新疏其據字剝其竊綴非欲二十五篇古文盡廢之而後已語曰不有廢也其何以興故廢禹謨而復有禹謨者出廢五子之歌與胤征而復有五子之歌與胤征者出廢商周仲虺諸

篇而復有仲虺諸篇者出則廢之誠是也然由君子觀之不可廢也何者二十五篇其旨與其詞文卑而高近而遠幽通鬼神明合禮樂故味道之士見則愛愛則玩紬繹而浸漬嘆息而咏歌擬議之以身化裁之以政定事功而成璽實矣孰是書也而可以僞疑之乎故疑心生則味道之心必不篤矣夫干將鏌鋣沉埋豐獄人莫之知也張華雷煥出之遂爲天下寶古文之出于東晉亦猶是也

前漢民間得泰誓三篇有白魚入于王舟火復于王屋流爲烏諸語董仲舒司馬遷皆引用之矣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孔穎達曰今泰誓所無者古文泰誓皆有則古文爲眞復何疑乎乃後儒又以集合傳記摽掇句字疑之不識必何如而後可也嗟夫質諸理而後天下之

至言可知也徵諸用而後天下之大業可見也今聊舉其一二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曰占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媿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曰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曰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曰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
命從厥攸好曰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
惟慎厥事曰備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
中曰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此皆精微純
粹之談古今不易之定論也宋之何書取之何策乎
故曰質諸理而後天下之至言可知也賞武有虛中
之主顧治之君爰以伊訓說命進而格之則賈誼可
無痛哭之疏陸贄不煩累牘之章矣又或有暴戾之
衆乖梗之俗爰以君陳畢命術而施之則商鞅可無
峻法廣漢可無鉤筩矣故曰徵諸用而後天下之大

業可見也是故服劍者期于銛利而不期于墨陽莫
邪乘馬者期于千里而不期于驊騮綠耳誦書者期
于致物成化而不期于今文古文況今文古文實皆
上古之遺書故不精于論則不知古文不知古文則
不知今文借曰予知徒以名取之而已矣是故宋人
之疑尚在兩可之間至鶚作尚書譜醜乎羼矣是非
君子之言達人所屏棄也

引書證

昔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之典删其善者百篇
與易詩禮樂並行以教後世遭秦亂伏生壁而藏之
竟亡數十篇及孔安國得古文尚書多二十餘篇是
伏生所亡即安國所得也校之百篇尚存其半豈非
斯文之大幸歟後儒乃以今文眞也古文僞也不過
謂其文章爾雅訓詞坦明耳以今觀于左國禮記及
諸書傳引二十五篇者多至八九章少亦三四章皆
爾雅坦明無有艱深險澀語也豈所引者皆僞乎夫
爲諸書所稱引者既皆爾雅坦明而諸書所未稱引
者必欲其艱深險澀是一篇而二體也豈虞夏商周
之文辭乎哉故臚而列之以俟觀者考焉若引用今
文則弗錄人既弗疑無庸贅矣

呂氏春秋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
左傳文公七年郤缺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
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莊公八年公引夏書曰皐陶邁
種德德乃降襄公二十一年臧武仲引夏書曰念茲
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二十三年
仲尼引夏書曰念茲在茲哀公六年孔子引夏書曰
允出茲在茲襄公二十六年聲子引夏書曰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孟子引書曰洚水警予襄公五年引
夏書曰成允成功國語内史過引夏書有之曰衆非
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墨子引禹誓曰濟濟有

衆戚驩虞民懷兹有苗用天之罰孟子引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皆大禹謨文也禹謨當云虞書以事屬禹故曰禹夏書則其事小因書以貫于訓保故傳引之曰商書

左傳襄公四年魏絳引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國語單襄公引書曰民可近也不可下也知伯國引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哀公六年孔子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單襄公引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皆五子之歌文也

襄公二十一年祁奚引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襄公十四年師曠引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昭公十七年太史引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昭二十三年公子光云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皆胤征文也

孟子引書曰葛伯仇餉又引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又引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宣公十二年隨武子引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襄公十四年中行獻子引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

三十年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皆仲虺之誥文也

論語引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墨子引亦同國語單襄公引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內史過引曰予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皆湯誥文也

孟子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大學引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緇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坊記引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緇衣引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公孫丑引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表記引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昭公十年子羽引書曰欲敗度縱敗禮孟子引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又引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緇衣引尹吉曰鄭註吉當爲告古文誥字之誤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皆伊訓太甲咸有一德文也

國語曰公引武丁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孟子引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緇衣引兌命曰舊說兌讀爲說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又引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謂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國語曰公引書必交修毋余棄也學記引兌命曰敬遜務時敏厥修乃來又引兌命曰斅學半文王世子引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皆說命文也

孟子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襄公三十一年穆叔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昭公元年子羽引太誓國語單襄公引太誓亦同昭公七年史朝曰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國語單襄公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昭二十四年萇弘引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臧宣叔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孟子引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墨子兼愛篇引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坊記引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皆泰誓文也

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曰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昭公七年無宇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孟子引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又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皆武成文也

仲尼對陳人問隼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僖公五年宮之奇引周書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皆旅獒文也

定公四年祝佗云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僖五年宮之奇引周公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襄二十五年大叔文子引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皆蔡仲之命文也

論語引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僖公五年宮之奇引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緇衣引君陳曰未見聖若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緇衣引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坊記引君陳曰爾有

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
猷惟我后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國語富辰引書有
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皆君陳文也
緇衣引君雅曰（牙雅古通音）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
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孟子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
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皆君牙文也
愚按古文二十五篇其未爲諸書稱引者僅微子之
命周官畢命冏命四篇耳然皆文從字順曷嘗有詰
曲聱牙之體乎夫文本于事事致于理要以達上下
之情齊衆寡之論宜祇懼之旨暢坤爰之衷導之善

所以禁其惡約之正所以遏其邪與漢訓誥誓命貢
征歌範皆是物也故或駢而正或駢而奇正而愚夫
愚婦知之奇則文人學士不能以句而作者無心也
辟之指以揮音而音非指履以出跡而跡豈履也哉
故善讀書者遇奇而不求其正值正而不求其奇始
也誦古以索意既也得意而忘言若與古人揖讓于
一堂而聽言于一室目睹其色耳聞其聲身處其矩
而心聆其神也善善而無惡正正而無邪世治則以
行吾道世亂則以潔吾身夫是之謂深於書者也詩
曰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夫書之不全皆委之秦火矣按秦本紀始皇三十四
年李斯議謂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
首令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越
二年始皇崩又越三年二世滅又越五年漢高即皇
帝位焚書之年歲戊子漢高即位歲己亥相去十二
年耳且張蒼秦之柱史叔孫通伏生秦之博士陸賈
酈食其申公輩皆秦儒生竟以十二年之間遂至一
廢滅地耶莊子云詩書禮樂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
明之孟子荀卿述王道論詩書其及門弟子往往散

處列國戰國去秦何幾一經焚火遂爾澌滅何也且
漢興至武帝亦六七十年間耳伏生出壁藏謂之今
文孔安國得壁藏謂之古文卒莫能有辨其是非以
致或行或不行而張霸之倫復得以僞作傳信於世
司馬遷董仲舒皆引白魚入舟之事實語書也豈秦
及戰國功利之習決人肺髓而士生其時惟學從橫
長短攻戰之術與夫尊秦儀禮之制而尚書古經無
復有讀之者耶史稱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
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此其時去秦愈近
豈所講誦者皆非尚書古文耶不然何泯泯也其故

不可知也漢武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張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秦漢之際遂無若人可悲也哉

尚書之文簡短而深閎明雅而実與玩之愈淵行之愈切測之不可以爲象卒然而置于前則令人驚怪不知何從而得之也誠宇宙間至文哉故自漢至今文士多矣然必以太史公爲絶匠何者以奇勝也故當世人物一經序傳班固競競錄之稍改句字一二適以顯其益奇故後世論史或病其取與之謬或譏其稽考之疎此誠有之然至於文章之奇妙未有不

嘆賞而拱手推服之也觀其於左國國策世本楚漢春秋諸書剪綴而運量之揚摧而變化之縱其所至若波濤萬里而不知其所歸孰爲太史公孰爲非太史公若淄澠混合但見其淪漣浩渺而已不能以目辨之也蓋得其意放其詞伸縮自在行止由己想其致思運筆之趣若飄飄乎天馬蹀空不自知其奇矣乃臨當尚書之文眴然而目眩怵然而手柮故于堯舜禹湯武皆競競與謨誓誥錄爲節有句字之改亦猶班固之於太史公也蓋其意不足以包貫之詞欲踴躍而馳騁可乎爲宗彤日曰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今曰罔非天繼常祀毋禮于棄道其義不可通也不寧惟是金縢一書破斷爲二前序冊祝之意以及鴟鴞之貽末言周公卒後暴風雷雨王開金縢見書曰朕小子其迎夫既卒矣又何迎乎此不無少舛也不寧惟是文侯之命平王命晉文侯仇作也今以爲襄王命文公重耳之詞蓋見左傳彤弓矢旅弓矢秬鬯一卣之賜而未及察其詞之異也凡若此類皆如涇渭之合清濁判然欲新奇而弗得矣其惟孟子乎孟子述堯舜湯武不一而足猶然孟子爽之文人不得而窺其間也意得也慰嘗謂孟子之文在太史

公之上

詩莫妙于毛詩文莫妙于尚書毛詩之妙愚于古音考述其梗槩矣尚書之妙豈惟其政事道德之宗抑亦其典謨訓誥之雅後世莫窺其崖涘也夫文章乾坤之大用士能文者操觚伸紙孰不以宗古自命然法唐宋止矣進之史漢止矣又進之左國盡然止矣蓋時勢所束而著作各有所施也昔王莽居攝東郡與師莽依周公作大誥諭之純襲其詞卒不及自遺一語彼謂誦法周公宜若是矣不知修詞立言貴得古人之精深襲其意上也襲其詞下也襲詞而取其

十之四五不足觀矣況通篇聱牙則已之情不達己之情不達欲以曉人風世曷繇哉且武庚三監叛周公欲征之而老臣舊人頗謂不可故述王命陳其卜吉孜孜焉莽時翟義劉信舉事命將出師舉朝皆以為請烏用大誥爲乎譬之四尺童子見賓客清談亦拱手效之雖得其口吻而昧其事情故莽之大誥童子之爲也一恒人醜之矣惟唐韓退之獨知五十八篇爲文字之祖故淮西碑法舜典也佛骨疏法無逸也畫記法顧命也詞意並佳遂成絕筆柳子厚曰本之書以求其質夫書豈獨質而已哉噫此特爲文論之也

尚書疏衍卷二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

按孔傳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此其意似迂而不達嘗考曰粵越三字古通用蔡註曰若者發語辭史臣將敘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此解是也然孔蔡皆謂放勳非堯之名故重華文命亦謂非舜禹之名愚考之五帝德堯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舜蟜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重華好學孝友聞于四海禹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敏給克濟其德不回此其說至明明也經之義疏無以加矣孟子稱放勳命契放勳乃徂落史記述本紀世表以至馬融鄭玄皇甫謐諸人未嘗異也夫堯舜禹湯豈非古今之通稱乎湯名履實見論語堯舜禹可知矣蘇子瞻曰以文命爲禹名則布于四海者何事耶夏書云禹敷土隨山刊木商頌云禹敷下土方則謂成五服任土任貢何者非禹之所敷也

分命羲仲

按曆書之作始于黃帝黃帝考星曆立五行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故堯命治曆愼重其事上言曆象日月星辰

敬授人時論其統體也推驗考測必極其精杪忽有差則躔度不應矣故分遣四子各居其方察日之出入農之作息昏曉之中星四時之節氣以至人之祁寒暑雨物之毛羽生落離合參伍互援不爽斯曆元可定矣苟不置閏則氣朔盈虛終其齊一故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總之皆治曆明時之事曆成則陰陽順風雨時百穀登而協氣暢百工有不釐庶績有不熙乎是經文次序最明且悉蔡註於曆象日月便謂作曆已成於分命則云此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夫分職頒布

云者豈以羲仲頒春曆羲叔頒夏曆和仲和叔頒秋冬曆乎何其錯雜而不一也其考驗之恐差云者豈以四子考春夏秋冬之或差則識之以修改乎何其測候之後時也至下文平秩東作又云以曆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何其頒布之不豫也近世周堯弼名洪謨蜀人非之似矣然堯弼以為使四子者考驗已頒之曆為編次將來之曆則亦猶之未審也傳曰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此三者治曆一時事也闕一不可以為曆噫曆法難矣起于黃帝明于唐虞遵用于夏商至周襄王之世閏且失矣漢武起而更定之自大初訖元鳳三十歲而是非堅定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按堯之妻舜在克諧以孝之後象之化誨久矣安至殺舜為事而欲室其二嫂乎故齊東野人之語皆不足辨也愚謂封禪昔武帝好神仙燕齊言怪誕者不可殫紀戰國道喪人好造言若大浸滔天茫無津岸舜所以堲讒說殄行也又史記帝紀黃帝生玄囂玄囂生蟜極蟜極生帝嚳帝嚳生放勳是為帝堯黃帝又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

康生句望句望生橋牛橋牛生瞽瞍瞽瞍生重華是為帝舜則堯之二女乃舜之從曾祖姑也豈可以通婚媾乎故經有明文帝紀之世次不足信矣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豈惟六合之外唐虞以上存之可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按孔叢子宰我問書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艱已而納之于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

明舜之行合乎天也孔安國亦此說孔穎達曰麓聲近錄故爲錄此與上三事亦同時也上爲變人此爲動天故最後言之以爲成功之驗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蔡蘇氏皆主此說蘇且以是爲受命之祥也愚謂上古用字惟取同音不似後世之按字分義故以麓爲錄義自可通如必泥其字馬鄭云麓山足也納于大山之足而風雷不迷似亦無足怪者故孔叢子之說意似滋長

禋于六宗

六宗之說自漢以來紛然矣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

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孔叢子載宰我問答與此同故孔安國王肅孔穎達蘇子瞻蔡仲默皆主是說意近之矣或疑水旱寒暑乃所禱之祭非有當于攝位之事也鄭玄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五緯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按周官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今以周禮解虞書恐未必其合也況去日月獨數星辰以下爲六可乎歐陽大小夏侯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爲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爲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宗張髦以爲三昭三穆司馬彪謂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劉邵謂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爲六宗之氣也張迪以爲六代帝王杜佑以爲昊天上帝與五帝爲六近代周堯弼

力駁諸家而以時也日也月也星辰也社稷也宗廟也爲六宗噫何其紛擾而不一也孰是孰非不能起虞史于地下而質之則從祭法之言可也闕之亦可也

輯五瑞

愚謂坤道可千載而互思制度不可異時而懸斷孔子曰多聞闕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旨哉言矣故五瑞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五器之類虞書未嘗悉數其目也漢儒悉以周制當之雖其意不遠而其事則非故禮曰舜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

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又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又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也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剖判古今臚列度數亦云辨矣今解經者于五瑞則曰公執桓圭侯執

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據周禮典瑞之文也于五禮則曰吉凶軍賓嘉據周禮宗伯之文也于二帛則曰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據周禮典命之文而增其帛之色也二生一死則曰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據周禮六摯之文而去其孤執皮帛庶人執鶩工商執雞也是皆周制則備而于虞書豈其符節合乎且虞之職官有百揆有四岳有司空有后稷有司徒有士有工有虞有秩宗有典樂有納言外有十二牧與周之六卿分職各率其屬者不同也況于禮樂制度乎然則必何如而後

可曰存孤疑之意于稽古之中五瑞則曰若周禮公執桓圭等之類五禮則曰若周禮吉凶軍賓嘉之類是能達乎四代所以異同而傳信傳疑庶其慎矣然此猶就周禮可據者言之也若五玉所以爲贄五器所以行禮似與五瑞不同今解者曰五玉即五瑞五器即五玉夫瑞者天子之命圭諸侯所世守前既輯而班之矣又名之爲玉爲器不幾于複乎周禮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靑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虞制未必同也愚謂讀虞書者在得其君臣

之精神所以運量民物而鼓舞元化者可貴也若夫器數之類知之無能爲益不知無能爲損闕之可矣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如五器卒乃復

孔穎達曰如若也言諸侯贄之內若是五器禮終乃還之如三帛生死則不還也此蓋惑于班瑞而附會其說不知贄者所以通上下交際之禮也恐其不齊故如之如者同之也曰同律度量衡曰修五禮曰如五器義正相類蔡註曰卒乃復者舉祀禮覲諸侯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則不復東

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此解甚當無容喙矣
象以典刑
虞書五刑漢孔安國馬融鄭玄魏王肅唐孔穎達宋蔡仲默皆以墨劓剕宮大辟當之愚竊以為不然夫以至德禪讓之際時雍風動之時乃制肉刑以待天下曾理也哉故怙終賊刑殺也降此則有流有鞭有朴有贖是以四凶之罪流之放之竄之殛之庶頑讒說撻之書之此其彰彰懸象若日月也肉刑之設不知所起呂刑云苗民弗用靈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至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於是墨劓刖

宮殺之文始明徵可考周之盛時刑措不用有五聲聽之八議寬之太和元氣未始不洋溢于宇宙間也漢文帝深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於是遂除肉刑千古之至仁也惟黥劓刖雖除而宮刑尚在是以史遷之賢不得全肢體于世君子悲之矣雖然刑以弼教閑邪息暴亂也古之聖人兢兢然不敢以意重之以傷民命亦不敢以意輕之以失姦宄漢文帝詔云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此亦形容其從欲之治云爾乃儒者矯為之說曰五帝畫衣冠而民知禁犯墨者皂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臏者墨其體犯宮者雜其屨大辟之罪布其衣裾而無領緣此其言之過也丹朱親帝堯子而且傲虐朋淫豈以有虞氏之世無一丹朱乎畫衣服足以儆之乎四凶之罪亦可屏流殛而弗庸乎皐陶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中正之軌也然則明于五刑以何者為五乎曰鞭朴贖流殺意亦似之未可知也然而斷非肉刑也可知也

肉刑不作于堯舜之世也遏絕苗民無世在下所以懲奸禁暴使天下日遷善遠罪而不知為之者故曰後有作者弗可及已愚讀楊子雲法言曰唐虞象刑

惟明夏后肉辟三千漢書刑法志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用之者以俗薄于唐虞故也由此觀之其作于禹乎然禹親見唐虞之治固祗德以先天下者豈忍為此斷肢體絕嗣胤之刑也法言漢志不足盡信漢武策制曰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攷之六經罔有的據惟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墨似五刑之一解者引叔向之言曰貪以敗官為墨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然則禹湯之盛其猶用堯舜之遺乎叔向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意者起于夏商之季世而周

宜采之耶夫聖人制刑所以懲惡而能改復爲全人乃取壞其四體毀裂其面目而斷絶其生生使不得遺育于後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何由故縲紲之語今古之至悲也迨至隋唐刱法定制以笞杖徒流死爲五刑至今用之不廢此與唐虞之流宥鞭朴何以異乎嗟夫以漢之賢人君子不能言而女子實言之殆天啓其衷以造萬世之民命非偶然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之芻蕘諒哉諒哉

五刑有服

服者刑當而服罪也五服三就易曰華言三就如後世讞獄覆審之類蓋其愼也孔氏謂大罪于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實本魯語之文然大罪原野者征討之兵似不可列之於刑也五流者流雖五刑之一而其目有五如四凶之罪或以靜言庸違流或以黨比象恭流或以昏迷逆命流或以績用弗成流今其詳不可知矣三居者孔氏謂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意亦近之禹貢於荒服曰二百里流或於荒服而分爲三居亦未可知也

陟方乃死

舊說謂舜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檀弓曰舜

葬于蒼梧之野祭語曰舜勤事而野死是也蘇子瞻引韓昌黎之說曰地傾東南巡非陟也陟方者猶曰升遐爾書曰惟新陟王是也傳者以乃死爲陟方之訓蓋其竟句而後之學者誤以爲經文也蔡註云陟方乃死猶言殂落而死也既曰殂落又曰而死不幾于贅乎蘇氏直以乃死爲釋文君子亦未敢以爲然也或疑舜既倦勤命禹居攝則巡狩之事禹事也何舜以垂歿之年而遠陟蠻夷之徼乎孟子稱舜卒于鳴條鳴條蒲坂接境當不誣矣然愚考史陵九疑實有舜冢秦始皇三十七年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後世帝王祭告恒必于是則舜冢非無也冢既非無則野死非妄也野死非妄則陟方非誣也經云東巡守至于岱宗南巡西巡北巡至于南西北岳陟之爲義云胡不可太甲曰若陟遐必自邇總之舊說近是而紛紛之疑皆蛇足矣

舜生三十

鄭玄讀舜生三十句徵庸二十句在位五十載句蘇東坡從此讀

念茲在茲

念茲在茲四句舊說皆謂禹勸帝念皋陶念皋陶何

必若是其義淺矣此正言皐陶之邁種德也夫種者滋殖之義邁者黽勉之意農夫之種也豈惟春耕夏耘而秋收哉朝夕㢘思出作入息無敢鹵莽滅裂故能成厥功皐陶司刑刑者民命所關故皐陶念時此事不念時亦此事言時此事不言而信發於心亦此事所以廣好生之德而深入于民心是之謂邁種黎民所以懷也其功卓矣故始曰帝念哉終曰惟帝念功左傳邾庶其以二邑來奔季孫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從者於是魯多盜臧武仲不能詰也其復於季孫曰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其此章之訓詁也歟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孟子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自天地剖判以來聖人敎天下不可得而變革者也民不率敎則繩之以刑於是有不親不義不別不序不信之刑敎之所服刑之所去也敎之所悖刑之所施也故敎行則刑

益省刑立則敎益彰家語曰既有不孝弑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雖有淫亂殺鬬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是之謂至德至治之世也故讀唐虞之書若登春臺之上熙然翔風洽靄然協氣流

負罪引慝

舜之事父母處兄弟自他人視之若無罪慝然者此不知孝道之難與大舜之心也夫家人骨肉之間安忍論是非分可否故舜不得于親惴惴然眞以爲罪眞以爲慝由中心達于面目若見已之當刑當誅投豺虎而父母非厲磔四體而父母非刻者故服田力穡之間不覺涕泣之横集呼號之慘戚也孟子曰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楊子雲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二子知舜之心矣是心也於動天地格鬼神孚臣民感蠻貊何有嗟夫當軍旅之間而談祗父之事舍攻戰之法而拜至誠之言此唐虞至德之妙用非叔世所能識也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或問放勳重華文命既爲堯舜禹之名則此允迪亦爲皐陶之名乎曰堯舜禹之名有帝德帝繫可考據

也故稽堯曰放勳下卽序堯德舜禹亦然詞全順矣然史固有詞同而實異者不可一例齊之何者不必出于一人之手也蔡注稽古皐陶言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詞亦似順若作稽古皐陶名曰允迪下敘其德所謀者明所弼者諧如堯舜禹之例義無不可但皐陶未有言禹曰俞又誰然乎蘇子瞻疑弼諧之下必有闕文是亦一說也或問曰若爲發語詞於何證之曰越若來見召誥

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夫民之不安自官邪也官之失德無以擇之也以九德擇之則不失人矣故皐陶因禹之問答之以人之所行原有九德爲治者亦言其人有何德乃可曰任事事九德下文歷數之矣亦言其人有德卽日宣日嚴翕受敷施之意載采采卽俊明有家亮采有邦庶績其凝之意蘇曰論其人則曰斯人也有某德言其德則曰是德也有某事蔡亦本之意似迂遠

曰宣三德

人難于全德用難于求備故九德之中得有三人者宣達之可以治家得有六人者竝嚴敬用之可以治國得有九人者合受而敷布之可以治天下故曰宣曰嚴正與翕受敷施相應得人有多寡則治效有遠近此陳謨之意爲官人設也蔡傳曰九德有其三尤必曰宣而充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六尤必曰嚴而祗敬之而使之益以謹則似乎修德之事矣

予乘四載

孔傳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後儒皆從之舟車不可易矣輴史記夏本紀作橇河渠書作毳漢書溝洫志亦作毳尸子作蕝實一物也孟康曰橇形如箕擿行泥上張守節又詳解之曰橇形如船而短小兩頭微起人曲一脚泥上擿進用拾泥上之物孟張之解旣得其形又得其用今閩越海濱皆有之泥行之具必不可易者也如淳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夫置板以行泥此拙滯之法不可以變通轉移彼蓋未至海濱而覩所謂橇特以意度之而已耳樏史記夏本紀作檋河渠書作橋漢書溝洫志作梮實一物也如淳曰梮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不蹉跌也蔡注從之愚見吳下僕夫施鐵環于草履下以走沮洳之地可免顚蹶俗呼爲甲馬亦呼爲脚澀此僕傭所用豈以禹而用之故知如淳之說舛也韋昭云梮木器也如今轝床人舉以行此說頗近之愚

謂史記作橋檋卽今之橇也橇當從木從毳與毳當絕質其土人以竹兜子施皮絆於肩過峻陡則挾之以行上下嶺坂如飛山行之具必不可易者也豈以禹而廢之夫曰四載如舟車乃可以載惟其可載故可以乘若如淳之說置板于泥施鐵于屐板鐵之類旣不可謂之載足之所踐又豈可謂之乘乎夫禹稱神聖用物有宜水乘舟不病涉也陸乘車可致遠也泥乘橇從者曲其足也山乘檋僕者施其錐也勞形而有逸形者在逸形而有勞心者存此所以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也或問子謂讀書有疑則闕今不闕四載

可乎曰此無待于闕也水陸而廢舟車泥山而廢橇檋則沒世不行尋常矣故知大禹決不能舍斯四者而別有所濟也以理斷之也

暨益奏庶鮮食

或問鮮食何食也曰殺食也殺食何以謂鮮食曰新熟而食之不曰鮮乎詩云我取其陳食我農夫夫以舊粟爲陳則以新粟爲鮮宜矣問艱食何也曰穀食也旣曰鮮又曰艱何也水之方逆乎原隰野卽可耕也故不見其艱及治水底績畎澮俱修難耕之處稍人亦成厥功矣故於益言鮮食於稷言艱食鮮食見

治水之次第也漢宋諸儒皆以鮮食爲鳥獸魚鼈之鮮殺者夫茹毛飲血泰古之時則然非所論于唐虞烹飪之世矣故單言食皆謂穀食食豈皆是矣或問方其隨山刊木稷未降種安得鮮食不知耒耜之制起自神農堯未得舜而東作西成未嘗廢也稷特修而備之耳故詩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

愚按唐虞之世衣裳文繡服物采章何其盛也鳴球琴瑟鼗鼓笙鏞何其備也受終格于祖廟干戚舞于兩階玉帛行于交際四海備乎八音抑何其馴雅而

有文也雖未言宮室器用而宮室器用可知天下豈有服物樂舞之類若此而處陋宮用窳器者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自神農已然矣而禹貢篚匭織文纖縞玄纁璣組球琳琅玕皆京師之蓄積也韓非曰堯舜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冬日麑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轂於此矣非之言過也夫以至聖開天立極垂世乃鄙陋若是則百揆四岳九官十二牧何以居處服食乎當

倮身而野處餓餒以從事矣故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宫室亦以後世侈靡之君較之則然豈菲而至于藜藿惡而至于鹿裘卑而至于茅茨乎善乎孟子之論賦稅曰重之于堯舜之道者非輕之于堯舜之道者尤非故堯舜之制度折衷於奢儉古今之極則也秦皇欲縱欲以明得意故引非之言以鄙薄二帝梁武溺浮屠氏至以麵爲犧牲皆不免于殺身而喪國也悲夫

無若丹朱傲

儒者之言曰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愚者亦當知之

豈以禹而不知蓋以崇高之位所以警戒者當加其也竟是未知人心之幾與舜之所以研其幾也夫空洞一心攻之者萬理欲之起倏乎忽乎故有篇則絕倫之品而不能無凡庸卑鄙之心惟其檢察毫芒而轉移微眇人不知而聖人自知人不懼而聖人甚爲之懼也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未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故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爲之于幾而已矣愚少年有友曰陳道通慎獨寡過人也嘗謂余曰吾朝夕自覺不能無禽獸之心賴鄉清之早以繩墨自矯也不然吾其有違行邪余曰此實聖功千古所同故禹儆舜以丹朱周公戒成王無若殷王受之迷酗于酒也惟方寸難防故規誨痛切知幾也豈能與世儒之莽莽者道哉未幾道通天矣每讀莊子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未嘗不廢書流涕也

弼成五服

孔安國曰五服甸侯綏要荒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儒者皆以爲然愚竊疑之天下地勢南北長而東西差短況堯舜都冀冀已極北自冀北行

千里即雲中出此皆夷狄沙漠之處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安得有二千五百里之廣若東若西可僅僅爲若南則不止二千五百里之數即倍之可也故知五服各五百里者截長補短就各服言非必包甸服于中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也何者勢弗得也試考之禹貢九州冀北矣東青兗西雍梁南豫東南徐揚西南荆何侯綏要荒之制亦就九州規畫之耳必欲自宅土中而四面環拱護之則豫州之嵩高而後可故周公作邑于洛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洛邑

雖成而周仍都鎬至平王始遷之耳今言既與之言
若成周之洛也故不得不辨

尚書疏衍卷三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三江者何北江中江南江也嶓冢之漢爲北岷山之江爲中豫章之川歷彭蠡而入者爲南經言江漢下文備矣何以不言南江蓋豫章諸川注彭蠡而入江漢者乃其順流之故迹非禹所當導故經不著然與江漢合流同至揚州京口入海安得而廢之鄭玄以爲三江既入入于海不入震澤斯言得之矣孔安國謂三江入震澤復由震澤而入海既不知地勢之相隔韋昭以京口江爲一吳松江爲二錢塘江爲三贊

矣蔡仲默又以松江婁江東江當之是舍岷嶓之大而紀吳越之小水也可乎夫三江入海則跨江南北之洪水皆除而中吳之水得鍾于太湖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而揚州之水條貫明矣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嶓冢之漢何以爲北江經云南入于江故爲北也然岷山之江經云北會于匯何以云中江以有彭蠡豫

章之水爲南江故曰中江也故自彭蠡以上江漢[illegible]自爲南北彭蠡以下江漢列爲南北中矣此其[illegible]所至爲明悉先儒或求北江于漢水之外皆[illegible]矣且所謂匯者迴旋之義凡兩水相入其衝激[illegible]之狀必迴洑旋轉故於漢曰東匯澤爲彭蠡[illegible]合也於江曰北會于匯與漢合也[illegible]文以互見矣先儒謂北會于匯亦會于彭蠡夫與彭蠡會曰東則可曰北則不可至于九江之說古今不一孔安國蘇子瞻皆以潯陽九江當之然經云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者岳州巴陵也在潯陽之上遠甚若過潯陽九江無復逆至東陵之理矣按水經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曾氏蔡氏皆云即洞庭也洞庭合沅漸元辰敘酉湘資醴九水爲湖故名九江斯言得之矣如此不惟地之相次有序亦水之順流不爽斷斷乎其不可易也況禹貢所表識必名山大川豈以洞庭大于彭蠡而反不敘及乎蓋北方之水莫大於河故凡水皆曰河南方之水莫大於江故凡水皆曰江洞庭之水未必止于九江九江其槩耳昔爲九江今爲洞庭所謂九江孔殷九江納錫大龜過九江至于敷淺原皆是物也潯陽之江雖亦有九皆眇少短近之水且在揚州

之界矣又經內方至于大別過三澨至于大別杜預云大別不知何處據左傳吳楚夾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意其近漢也愚嘗登黃鶴樓隔江漢陽郡東北山實名大別正漢水入江之處預偶未考耶愚于是而信禹之神聖也當洪荒時主名山川若指諸掌後世按經索之往往錯誤何耶蓋禹乘四載歷九州皆得諸親見儒者雖博稽載籍口耳而已矣無惑乎言之不詳也哉故曰讀萬卷書不行萬里道不足以知山川

導渭自鳥鼠同穴

愚讀山海經有鳥鼠同穴之山讀爾雅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郭璞釋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孔氏尚書傳曰共爲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渭水所出蔡氏注云同穴山名鳥鼠者同穴之枝山也夫鵌鼵之爲雌雄牝牡則不可知故郭璞並存之然同穴而處則明明可據也山實以是得名分爲二山可乎漢之首陽今之渭源縣也屬臨洮

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孔傳訓南暨聲教句訖于四海

汨陳五行

問汨陳五行之狀何以為罪曰五行者水火木金土天之所生民之所用最不可闕者也君人者必兢兢然慎修五行之政以治國而利民故水之政修則灌溉溥火之政修則積聚完木之政修則山林茂金之政修則泉貨廣土之政修則稼穡成而養生喪死無憾也求之五事貌言視聽思以端其本參之庶徵雨暘燠寒風以考其祥故五事不正則五行不修庶徵不應則五行不修誠其修也民得所而物咸寧四時

和而八風暢是之謂至治之國使其暴殄之輕忽之而不修也則泛濫橫流而民病水熛爛焚燒而民病火山童澤涸而民病木輕重乘弁而民病金田野荒蕪而民病土以其征信豫急蒙者而召咎徵則黎庶愁苦而災異並興是之謂至亂之國大國家大治王者所賞也國家大亂王者所伐也故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順之則得福逆之則得禍故數罪莫此為重矣其可赦乎孔安國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也孔穎達曰月令孟春三日太史謁于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夏云盛德在火秋云盛德在金冬云盛德在水此五行之德王者雖易姓相承其所取法同也有扈氏獨侮慢所以為大罪也意似緩而不切矣

怠棄三正

孔傳以為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也則得之矣蓋三正當時必有所指如三才三綱之類此而怠棄之則身不修家不齊國不治是悖逆天常而滅絕人理所謂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或曰夏禹養民惟六府三事是亟威侮五行廢六府也怠棄三正廢三

事也此意亦近之乃馬融云建子建丑建寅為三正蔡注因之彼不奉有夏之正朔則罪矣于子丑何與蔡又曰子丑之建唐虞之前當已有之鑿益甚矣

五子之歌

夫歌本韻語也但古今音不同不知古音以今音讀則齟齬弗諧非韻矣愚因列古音并證于左庶幾其可讀焉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

何不敬
下古讀虎于古讀雜開古韻視馬古讀何義則不叶
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
視天下 愚夫愚婦一能勝予 一人三失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
六馬 為人上者奈何不敬此結語不能如周南麟
之趾振振公子 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
嗟麟兮蓋趾子定姓為韻而于嗟麟兮不韻也又如
召南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壹
發五豵于嗟乎騶虞蓋葭豝蓬豵為韻而于嗟騶虞

則不韻也
下讀虎詩凱風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
氏勞苦 通來醴在堂盞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
鼎俎
予讀舞詩蹲蹲舞我 今女下民
或敢侮予 陸機與弟士龍詩不容有非執不明予
棄予倚仰悲林薄慷慨含辛楚
圖讀魏詩蒸民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
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張氏易林為謀所
圖與衆庶伍

馬 班固漢廣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
秣其馬屈原九歌霾兩輪兮絷四馬援玉枹兮擊
鳴鼓
其四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有古讀以祀古讀倚故相韻然亦不與
有讀以詩四月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
莫我有封禪頌馳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
未嘗有
祀讀倚詩周頌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
予孝子 郭璞答贈許見養殿侯於今四祀

既底西伯永誓沒齒
愚讀五子之歌其一賦而婉其二簡而詳其三直而
切其四怨而傷其五哀而不可為情惜乎太康之不
悟也孟子曰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悲
夫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夫伐暴救民湯之亟也惟有慚德其心容有不自安
者乎曰余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欲嚴萬世君臣之防
也仲虺作誥推上天立君之意極夏氏矯誣之罪本
善惡不兩立之勢狀盛德得民之深而終之以謙沖

伊命之道詳哉其言之矣然終不能解[illegible]後世
必以是爲法也其義何居噫君臣之際難言之矣[illegible]
始祖契與于虞夏之間自昭明相土以來屬役于夏
久矣湯亦親北面事之矣今畏天憫民放之南巢也
謂拯民于水火則可耳謂媿天下後世人臣使無懷
二心也者湯亦不敢自負乎曰慙曰恐道其心矣故
當湯武之事以爲適遭其窮不得已而行之是也以
爲順適吾志一無所累于心非也何者救世之道不
能與尊君並行也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
也使夏商之太史執簡而書其事將曰商誅桀周誅

紂乎抑曰履弑其君某癸弑其君某乎未可知也春
秋如陳靈齊莊禽獸行滅人理豈復有君道乎徵舒
崔杼殺之夫豈非其自取夫豈非所以寬民孔子書
之曰弑然徵舒崔杼猶不賢也趙盾非古之良大夫
乎亦以弑書於此見聖人不以仁而廢義矣知是道
者惟漢之黃生黃生之難轅固也曰冠雖敝必加于
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
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
非弑而何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
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故孔子于革曰湯武

順乎天而應乎人于傳曰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illegible]
與之矣且自漢以來亂臣賊子夫孰不藉口于湯武
也湯之爲來世慮其旨不亦嚴乎故孔子贊湯武仁
道也易道也其與伯夷義道也春秋道也

列子之德言足聽聞

孔傳作一句讀謂道德善言足聽聞也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
祖

孔安國傳云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
湯沒而太甲立此據經也史記太丁未立卒湯崩太

丁之弟外丙立二年崩外丙之弟仲壬立四年崩伊
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蘇蔡二氏據史記
而譏安國孔穎達據孔傳而妄史記愚謂經無明文
則信傳記經有明文則止依經此不易之論也且考
之帝系圖湯以乙未伐桀滅夏即天子位十三年丁
未崩太甲湯孫以戊申嗣立三十三年庚辰崩太甲
子沃丁以辛巳嗣立此以六甲紀年無所謂外丙仲
壬也孔傳信矣

問嗣王祗見厥祖曷爲於十二月乎曰商以建丑爲
正故以十二月爲正朔伊尹祠祖復辟以正朔之月行之

雖貞事也問旣以建丑爲正何不改十二月爲正月
予曰夏正以寅爲一月卯爲二月遞數之至子丑爲
十一十二月以寅卯辰爲春遞數之至亥子丑爲冬
此自唐虞以來未之有改也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達
道也若一改之則四時紊其序寒暑失其節何以欽
若昊天而敬授民時乎蔡仲默知之矣其言曰三代
雖正朔不同然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頒曆授時
則以正朔行事至于紀月之數皆以寅爲首也又曰
改正朔而不改月數於經史尤可攷周建子矣而詩
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

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
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爲三月云十二
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
始朝賀皆自十月朔漢初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
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愚此義宋儒多
未達善乎仲默之推言之也

元祀者太甲之元年也孔安國云湯沒而太甲立稱
元年孔穎達云此見祖十二月者是湯崩之踰月復
亳十二月者是服闋之踰月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而畢故知湯崩年十一月而改元即于十二月也蘇
子瞻曰崩年改元亂世之事不容伊尹在而有之此
言似也不知商以十二月爲正則十二月年之始而
十一月者年之終也湯崩適在年之終無容不改十
二月爲元年矣何者正其始也況上古淳樸未散不
以改元爲重如秦始皇即位二十六年始併天下稱
皇帝未嘗改次年爲元年也漢高以入關稱漢元年
至五年誅項籍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爲皇
帝曰吾聞帝賢者有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固請於
是即位于氾水之陽然亦未嘗改元不似後世之張
皇甚也質故也惟其不以改元爲重故太甲之改不

嫌于太亟秦漢不改不嫌于不尊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夫事有成敗德無大小故不可以德之小而忽之一
念之德萬邦之慶恒于斯亦不可以不德之大而後
畏之一念之不德七廟之墜恒于斯此非空言實有
其事昔中山君饗都士大夫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
而走楚說楚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
後中山君顧謂二子奚爲者也對曰臣有父嘗餓且
死君下壺飡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
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嘆曰與不期衆少其於

當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者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士二人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無言不讐德不報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君薨亮陰三年不言禮也在他嗣君本宅憂于宮中伊尹以太甲不惠故居之於桐欲其處靜土而興思顧湯墳而克念爾德也喪紀方畢君過已復故迎之即位亦禮也伊尹始終以禮事其君太甲始終以禮自匡正至于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古之人皆然何必伊尹後世謂太甲不賢伊尹放之太甲賢又反之綜

其實皆非矣愚獨有感于亮陰之制之善也何者天下大器也主器大事也君代大變也故納之幽憂寂寞則善心易生服之衰絰苴縷則侈心易息啗之飦粥蔬食則欲心不流覩之用人行政則國丸易習故教之居父母之喪實所以厲君人之德也歷考殷周之君不類者多克肖者寡以其僅守喪儀而弗克致誠以行之耳禮曰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謂之高宗也漢文至德謙讓懼人以毀而廢事也遺詔已葬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自是

天子不行三年之喪矣固以朝無可信之臣[illegible]尒默而久任之亦以情有不篤于所哀而虛文[illegible]也其性習之武帝北魏之孝文平外雖御事內實居喪且其所以答羣臣文辭郁然可觀議于千載之上而千載之下與于孝也不謂之賢且難乎故亮陰之禮未廢當法太甲高宗三年之喪不行當法晉魏二帝

克享天心受天明命

孔傳云享當也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孔穎達曰德當神意神乃享之故以享爲當也天道遠而人道邇天之命人非有言詞文誥正以神明祐之使之所征

無敵謂之受天命也緯候之書乃稱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漢自哀平之世緯候始起假托鬼神妄稱祥瑞孔時未有其說縱使時已有之亦非孔所信有識哉其言之也夫上古以人徵天以德徵人故克諧以孝克勤克儉舜禹所以禪帝也克寬克仁同心同德湯武所以興王也虞夏殷周之書具在曷嘗有微渺奇異可以駭人見聞者乎自王莽矯符命欲以惑世而言緯候者始紛然交緯七緯也候尚書中候也易緯如稽覽圖乾鑿度書緯如璇璣鈐考靈曜詩緯如紀歷樞含神霧

禮緯如含文嘉稽命徵樂緯如動聲儀叶圖徵孝經
緯如援神契鉤命決春秋緯如元命包感精符之類
皆託于聖人所作而肆誕怪妄不可窮詰光武以赤
伏符興故篤信不疑大儒如鄭玄何休以之通經曹
褒以之定禮卓然深識之以爲閒中庸之與者不過
桓譚張衡數子孰知受天明命者在克享天心克享
天心者在聿修厥德乎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篤于保民君德也篤于承辟臣德也内外不二始終
不變是之謂一君心或動于奢淫而政必移于末路
臣意或分于寵利而官必敗于宦成是之謂二三語

曰上帝臨汝無二爾心又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
不可以事一君言貴一也一則常二三則不常天命
之去留民情之向背其幾總在於此故曰始終惟一
惟和惟一協于克一一哉王心申重以叙戒之老成
臣長慮却顧之藎心也豈惟太甲永念之千載之帝
範臣鑑在是乎在是乎

王若曰格汝衆

蘇東坡云書凡言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
而已蔡注用之自後微子武成大誥微子之命康誥
酒誥洛誥多士君奭多方立政君陳畢命君牙冏命
文侯之命凡十七篇俱有若曰孔傳例以稱成王之辭
而言之愚謂若曰者蓋述其意而有不盡之詞史臣
之約說也故周公以武王成王之命誥天下多辭之
若意可想矣孔傳尊以順訓於武成則曰順其祖業
於大誥則曰順大道以誥天下衆國於微子之命則
曰順道本而稱之於康誥則曰順康叔之德於酒誥
多士君陳伯冏皆曰順其事於洛誥則曰順周公意
於君奭立政皆曰順古道於多方則曰順大道於文
侯之命則曰順其功而命之似牽繞而鑿矣蔡亦泥
爾雅釋言之文而過乎

無傲從康

愚按盤庚三篇詞雖詰屈理實顯明上篇告在位之
臣也無傲從康盡之矣傲慢上也康懷安也羣臣之
所以不遷坐此然懷安猶可言也慢上不可言也舍
刑不足以威之矣故曰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不服田
畝越其罔有黍稷皆言燕安之不可懷曰聒聒起信
險膚不惕予一人不畏戎毒于遠邇不和吉言于百
姓勞告朕而胥動以浮言侮老成人弱孤有幼皆言
傲慢之不可長也夫上無所畏則何安之不懷夫既

懷安則震動以遷必有所弗聽矣此不惟褻瀆厥后
實不顧綏先公之所以臣服于先王也罪其可赦乎
故曰用罪伐厥死罰及爾身弗可悔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
拙謀作乃逸
君不思利民荒廢其德也臣不行君之令而布之民
含藏君德也予不敢自荒其德而汝含德豈惟不愛
民不畏我故也國之宜遷予知之審矣若觀火然予
豈有他長哉圖謀遷都作成汝之終逸而已宜讀予
亦拙句謀作乃逸句 孔讀拙謀爲句謂逸過也我不

威脅汝徙是我拙謀成汝過愆者多用之竊以爲未
當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人求舊而器不求舊何也人舊則益習于事器舊則
不全于用故也今國都亦器也既蕩析而傲壞矣安
得不舍舊以圖新乎故盤庚用舊人遷新邑於遲任
之言兩有合矣引之宜哉愚於是獨有感于遷都之
事也夫國家莫重于卜宅人情莫憚于轉徙今考書
序與史記湯自商丘遷亳矣七傳而仲丁遷囂居河
南再傳而河亶甲遷相居河北一傳而祖乙遷耿居

耿六傳而盤庚渡河而南復居成湯之故都何其
遷徙之亟也夫置器不定徙而之他猶以爲擾況湯
至盤庚十六代而五遷國是屢挈鼎器而屢徙移之
民何以堪盤庚適遭其窮幸而賢君也故不以斧鑕
齊之而以文誥格之是以勞來安集商道復興噫亦
難矣竊意仲丁及河亶甲及祖乙其必有不當遷而
遷者也不然何湯之故都而盤庚終不忍棄乎詩云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予念我先神
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

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
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
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生既勞乃
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
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
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
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耿圮而不可居天之將絕民命也予遷之殷迓續乃
命於天也豈威汝乎用畜養爾也且爾之身非始于
今日始于爾之先我之畜爾亦非惟爲爾亦念我先

神后之勞來爾先故大克羞爾用懷爾者思無忝厥祖故也然我固以先祖故而懷爾先祖尤以爾我故而昭示于赫赫使殷可遷而不遷爲失于政耿不可久而故久爲陳于兹高后降我罪疾謂虐汝也今不失不陟所以生汝汝不肯生生而外心于我先后不降與汝罪疾乎盤庚告羣臣曰爾祖其從與享之言有功之臣配享于廟告民曰先王旣勞乃祖乃父言子子孫孫相繼爲君民以相聽令也不於我令先自棄已爾祖父其救乃死乎此非汝民之罪由亂政在位之臣據土地貨殖之利聚寶貝金玉之富動浮言

以惑衆聽爾祖父且告我高后而崇降弗祥耳神之所偶孰能解之乎記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此之謂也愚讀于不克羞爾用懷爾 然失于政然字帶下句嬌健意深遠

各設中於乃心

中猶中央不偏也不偏則正矣古人衆害思其利必雜以害圖其安必參以危故謀兇當而行無不順也今臣民之不從盤庚者但見不遷之衍是而不知其中之有非但見遷之爲非而不知其中之有是所以胥動浮言而不顧君人惠恤之德意也偏故也使其設中於心易地而互思之將不終朝而耿然悟矣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夫一方非中也各執一方以相怨其害寧有涯哉故曰汝猷黜乃心曰汝克黜乃心曰惟汝自生毒曰汝何不念我古后之聞曰乃咸大不宣乃心曰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曰恐人倚乃身迂乃心曰暨予一人猷同心總之設中之意爰婉哉其說之長欲以悅服衆志也不然遷之利害兩言決矣何至諄諄一千二百八十有餘言而後止乎

惟口起羞

夫至道必精至言必簡愚於傅說見之矣自惟口起

羞至事神則難天下之道備是乎謹言也慮變也重賞也愼罰也擇人也從善也趨時也守謙也豫防也戒黷也訟過也化民也敬祀也式禮也經緯治道靡切君身凡一十四事而以一百一十九言該之可不謂簡乎西漢通達國體莫若賈誼其治安策千古所膾炙也以今觀之大都論衆建諸侯制馭匈奴閨閣齊修風俗偷薄豫教太子禮貌大臣六事耳乃至五千八百二十言雖古今事勢不同用說命于漢文之朝則拙然亦見簡約詞章之難也善乎蘇子瞻曰傅說之言若散而不一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

此蓋衍以訓武丁哉人至于今誦之也
甘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孔傳以為高宗之遯非也惟蘇子瞻得之其說曰古
之君子明王之世而不肯仕蓋有之矣許由不仕堯
舜夷齊不仕周商山之老不仕漢懷寶迷邦以終其
身是或一道也武丁為太子則學于甘盤武丁即位
而甘盤遯去隱于荒野武丁使人求之迹其所往則
居河濱自河徂亳不知其所終武丁無與共政者故
相說也舊說乃謂武丁遯于荒野武丁為太子而遯
決無此理遯則如吳太伯豈復立也哉學者徒見書

云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故以武丁為遁小乙使武
丁劬勞于外以知艱難決非荒野之遯斯言也足以
解千古之惑矣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
心媿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甚哉高宗能言伊尹之心也孟子序伊尹曰予天民
之先覺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
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本高
宗之說矣夫伊尹因為能然蓋伊尹所樂堯舜之道
堯舜以天下與人彼其視天下一芥也伊尹慎取與

外寵利所以澡雪其心有素也夫人惟貪沒于利也
則不恤其君為桀紂惟其盡絕乎利也則必望其君
為賢聖此自然之效也故無堯舜之心而欲建唐虞
之業無伊尹之志而欲成救民之功不可得也已今
之論學者動以孔子為樂然不知江漢秋陽之謂何
而遑遑于裁貴之發汲汲于及門之廣是優孟之學
叔敖也悲哉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

孔傳王者求多聞以立事是以王人為王者猶言君
人人君之類此本無可疑者蔡註謂說稱王而告之

曰人求多聞以王為句且引林氏之說與禹稱舜曰
帝先天之下文勢正同似鑿矣

西伯既戡黎

書序只云作西伯戡黎未嘗明指其人孔蔡皆以為
文王孔傳又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去聲)心紂
不能制其言益謬矣史記殷周觀兵問西伯曷為而
來是謂武王為西伯蓋文王薨武王立其稱西伯固
宜文王脫羑里之囚紂賜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故嘗
伐崇伐密伐阮伐犬戎矣然崇即豐土密阮犬戎皆
西北荒裔之地伐之得也若黎則不然紂都朝歌黎

在上黨相去三百餘里伐黎則震于王畿之鄰矣從以文王之至德為之故黎無罪則不伐有罪必請命天子而使郊圻無恐本征伐之大義也今觀祖伊之詞曰天訖殷命曰大命不摯訖畢也摯持也謂殷之大命已畢而不能自持是旦夕滅亡之兆矣非武王之事而何哉先儒吳氏以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此非有明文可據然不為文王則斷斷可知也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孔傳曰色純曰犧體全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也正義曰犧牷牲俎實也粢盛器實也泰誓曰犧牲粢盛既于凶盜是犧牷牲用為句至明晰矣蔡註以犧牷牲句用以容句其可通乎

尚書疏衍卷四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十有三年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此明明經文本無可疑者孔安國泥于大統未集之語遂以虞芮質成之日為文王受命之年九年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觀兵又二年伐紂總之為十三年是以武王上冒文王之年合而數之也夫當虞芮質成殷帝赫然在上文王以服事殷乃擅自改元以識受命之始可乎此雖庸人知其不然歐陽永叔辨之詳矣愚按史記於周本紀云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於魯世家云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又帝系圖以六甲推之謂武王己巳嗣為西伯至十一年己卯伐紂即天子位七年乙酉崩是其所論年月與傳十一年合與經十三年不合然武王即位自為紀年而不冒文王之年以為年也昭然可攷也或疑夷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夫叩馬之言萬世所傳信也惟其以叩馬為信則不得不以伐紂為亟惟其以伐紂為亟則不得不援文王之年而入之武也王十朋謂經之記年不爽叩馬之記亦自不虛故為之說曰文王非

受命于天受命于商也文王出羑里之因紂使之得專征伐至九年而卒是受商命以專征非受天命以自王也武王嗣位繼文王征伐而觀政于商泰誓之竹在周家紀年十有一年之日武王未有天下之初其則書與叩馬之年皆可信矣信經言也受命之說始見于孔而紀年不分猶夫故而已矣夫即位改元古今不易文王嗣位改元矣而又改元是不必改而改也武王嗣立宜改元矣而乃襲文王之年是可改而不改也恐非聖人正始正終之意與本紀世家又何以乖也永叔曰畢喪伐紂出于諸家之小說太史

公作伯夷傳載父死不葬之言皆不可爲信其見哲矣愚嘗讀伯夷傳擊節其文而不取其情實也孔子曰逸民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逸民隱士也隱而窮餓士之常者非必餓而死也今讀采薇之詩不任其悲矣古達人之趣操恐不若是孟子叙述伯夷柳下惠伊尹最爲詳悉于叩馬獨不槩見大都太史公借以發其感慨報施之道與君子所以不詭隨於世者不必深究其事之有無可也

肆予小子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

傳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合序與經文言之也今曰觀政于商曰罔有悛心曰罔懲其侮則觀兵之事當時所必有矣蔡仲默力辨之謂觀兵則脅君脅君不臣也惟應一舉兵而滅之頓絶其命耳一日而命未絶則爲君臣當日而命絶則爲獨夫是以伐紂爲可而以脅紂爲不可也然十三年起兵之初紂之命尚未絶也其誓師之言曰獨夫受何也又曰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僞其牧野之戰不勝寧能帖然無鎬之闕以待商之誅之耶抑亦飭戎更繕必于行天之罰也且脅君孰與伐君可伐于二年之後不可脅于十二年之前豈所以論商周之際哉

儒者又謂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儆湯猶有慙德之言而武無口實之慮此皆時勢使然不可疑泰誓非眞也或問觀政于商欲紂之悛改耳使其悛也武王當復北面事之歟蘇子瞻曰否文王武王天下歸之久矣紂若改過不過存其社稷宗廟而封諸商使爲先王後也以爲武王退而示弱困陋而曰復北面事之亦過也吁蘇子之言不迂矣

武成

愚按武成首言伐商偃武次言廟祭柴望因邦君百

工之受命乃追叙烈祖之勳德及過亂東征之詳以至戰勝定功簡賢才賚萬民之事於是以制治之大體結之顧健流暢輕重有倫其文詞甚可觀其述事甚可法今爲考定武成理固未妨而尚古文章之體製失矣故不如不定之爲渾金璞玉也尚書出于煨燼豈能盡無錯簡然不在武成篇也善讀者當自得之

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愚謂前徒者武王之前行也倒戈者乘勝而奮若山之崩倒不可禦也攻于後以北者紂之前距散敗故

攻其後後亦奔北矣此破竹之勢也夫兵凶器也不交則已交有不傷者乎血流漂杵紀其實也儒者爲之說曰紂衆服周無有戰心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耳信斯言也是紂之前徒雖背商以歸周紂之後徒實操戈以敵愾且爲周且爲商半疾降半疾戰斬馘濺血皆紂之士自爲之而于周無與也則尚父不勞于鷹揚武王無待于肆伐矣豈理也哉夫紂之虐尚不及秦秦民之欲得賢君亦大旱望雨也然章邯能出關東逐往往破殺項梁陳勝日以武庚敗亡之餘猶能使周公缺斨破斧況以其全盛之兵豈不能效力一戰乎惟武王之衆奉義伐罪勇氣自倍耳吾故曰武王之前徒倒戈也此亦何害于武成乎或曰孟子不信血流漂杵何也曰孟子欲明仁者之無敵故抑揚其詞以厲世主耳如曰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夫自有兵以來未有制梃而可施于行陳亦得意之言可矣不然幾何不爲宋襄之仁義也哉

洪範洛書辨

洪範大法也其類有九謂之九疇自禹叙之自箕子陳之於洛書無與也夫惟天生民惟君代天經綸參

贊其道不可一端盡也故約之爲九類也分之則九合之則一猶中庸所謂九經云爾說者謂禹平水土神龜負書而出洛其文載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而五居中有自一至九之數故禹叙洪範起五行終福極亦有自一至九之數夫不要其道之當而徒服其數之合非通方之論也試案之書一三五七九皆白其文陽之精也奇也二四六八皆黑其文陰之精也偶也易有陰陽奇偶取之誠是矣今一曰五行五行果盡奇乎二曰五事五事果盡偶乎三曰八政五曰皇極七曰稽疑九曰福極不可謂之

奇也四曰五紀六曰三德八曰庶徵不可謂之偶也
夫古之聖人雖甚神智必有藉乎以發其聰明故設
大衍而曆數可推考山川而疏導可別今于洛書之
一何以知其爲五行于二何以知其爲五事以爲至
于九也何以知其爲五福六極或有餘于數或不足
于數或併其數而無之此何以故也漢儒各以臆度
之劉歆以爲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
徵五福六極二十字禹書所有劉向以爲敬用農用
協用建用乂用明用念用嚮用威用合五行以至六
極二十八字亦禹書所有漢書五行志以爲自初一

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悉龜背所有如此則
洛書已有文字矣而所謂戴九履一云云者又何以
故也豈有二洛書耶劉氏父子說已不一是皆以臆
度之者也嘗考之繫傳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
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
出書聖人則之語伏羲之作易也故四曰聖人皆指
伏羲四曰則之效之象之則之皆言作易豈以三聖
人者爲伏羲而末以聖人兼乎禹也又豈以則之效
之象之爲作易而末以則之兼叙疇也是洛書洪範
之事經未有其說矣惟中候及諸緯多言與帝堯舜

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緯候起于哀平蓋附會
者之偽作不足信也明矣然則天何不畀鯀而錫禹
耶曰唐虞之世洪水爲災上下咨嗟民物昏墊鯀也
方命圮族績用弗成雖欲議道安所議之帝之所以
震怒也禹也隨山刊木四載是乘地平天成紀綱迭
著天之所以錫命也錫之爲義亦仲虺所謂錫王勇
智魯頌錫公純嘏云耳豈必洛有書書有文文有九
而授之禹然後謂天錫耶噫洪範大法也君天下者
不能一日離也禹嘗屢陳之矣曰金木水火土穀非
五行耶曰克艱臣后非敬用五事耶曰正德利用厚

生非農用八政耶曰民棄不保天降之罰非協用五
紀耶曰安汝止惟幾惟康非建用皇極耶曰敷納明
試非乂用三德耶曰枚卜功臣非明用稽疑耶曰吉
凶影響非念用庶徵耶曰董之勸之非嚮用五福威
用六極耶自昔儒者見武王之訪箕子之陳以爲宇
宙間大事必欲附之天苞地符以神其說甚矣其不
知彝倫爲常道而徒欲語怪以駭世也我　朝王子
充耘嘗辨之矣愚又簡捷其指以俟後世若夫圖書
　作易之詳已於伏羲圖贊著之矣
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

治道必天人參也惟天愛民故默定下民於冥冥之中矣君則相助上天和協其民而使之得所必有常理次序而我不知此所以訪于箕子也孔傳曰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如此則專言天而若無與于君然者豈武王發問之意乎蔡註因之謂天安定其民輔相保合其居止誤矣惟王肅以陰騭下民爲天事以相協厥居爲民事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是問承天順民何所由也肅說得經之旨矣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

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自古說之矣故洪範以五事配庶徵謂五事之修則心和氣和天地之和應之雨暘燠寒風未有不時者也五事不修則心氣不和天地之逆氣應之雨暘燠寒風未有不恒者也故災異不作五事之修曰不敢廢災異間作則五事之修尤競競焉何者職在于奉天而君道易闕也故肅乂哲謀聖狂僭豫急蒙雨暘燠寒風分之若各有屬統之總惟修德此禹貢疑敘意也若曰雨不時而修肅暘不時而修乂燠寒風不時而修哲謀聖也則有滯破碎非所以順陰陽而消沴綫矣故春秋書災異而不著事應不欲其以人之意妄有所推測于天惟欲其修人之事而共挽回夫天意也其旨深矣漢儒董仲舒劉向歆並孟京房谷永李尋輩各據春秋推言災變或一災而三四其說班固集之爲五行志事煩而無統言誇而不經不足裨國體而贊善政矣蘇子由譏之者曰見祥而爲不可者祥反爲妖見妖而迎以德者妖反爲福斯可與語洪範春秋也歟

曰王省惟歲

蘇子瞻曰自此以下至則以風雨皆五紀之文簡編脫誤是以在此其文當在五曰曆數之後蘇言是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歲月日時無易以人事言則王行王之職卿士行卿士之職師尹行師尹之職也以天時言則春宜溫而溫夏宜熱而熱秋宜涼而涼冬宜冷而冷也然四時之得序實由君臣之得職如此則時和歲豐治理彰明俊傑在位黎庶樂生是謂天下國家無窮之福也使其反是禍又可勝言哉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星有好民亦有好故日月之行則有冬夏政之經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政之權也或問何以爲政之權曰均之風雨也來得其序則時來失其序則殃仍之民好也從得其道則吉從失其道則凶此其中下無斟酌去取之宜弗容一毫殉也故衣食孝弟民之好也從之而民悅則從之奢情驕淫亦民之好也從之而民非弗悅則矯之何者約其性情而歸之禮義所以大順其天衷而納之皇極也故曰政之權焉噫洪範略其詞而不極其意垂教之旨深矣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愚按洪邁曰洪範簡編脫誤多失其先後之次五皇極之中有雜九五福之文者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

庶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也今考之似是愚又疑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似是五皇極之文以其文字錯雜因錄五九二疇以俟觀者福極之後綴此數語見富之爲福以其有受穀之資也見好德之爲福以其有受福之本也意味可玩洪氏之見卓哉

公乃自以爲功
愚讀金縢而知天人之交相動也克商未久武王遘疾周公慮盛業之不終求以身代卜而并告翼日王

瘳人動天也諸叔流言公避居東罪人既得於[illegible]
鴟鴞之詩而猶未悟風雷交變發金縢之冊以[illegible]周
公所以事先王之心天動人也誠無弗格[illegible]適
匹夫匹婦亦常有之不足疑矣然冊祝之詞曰惟爾
元孫某遘厲虐疾若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
代某之身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子孫于下
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
王亦永有依歸古今馴雅孰過于是乃有多才多藝
能事鬼神之語近于詭又有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
珪之語近于諛恐非周公之舊阨于煨燼不可得而

考矣取其極論天人之際區區術數曷用哉曷用哉

王曰猷

猷孔傳釋爲道蘇傳釋爲謀蔡注釋爲發語詞然謀
爲妥多士多方之猷皆此例也

弗弔

弔孔讀的其義至也謂其道不至故天降凶害蘇蔡
讀釣其義恤也謂不恤于天故降割于我然恤義長
多士君奭之弗弔皆此例也

已予惟小子

已孔傳云發端嘆辭也蔡注云承上語詞已而有不
能已之意蘇傳直云已矣蘇爲是康誥洛誥之已亦
此例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

大誥寧王自漢唐來皆以爲文王東坡曰武王以其
克殷寧天下也下文曰乃寧考知其爲武王是矣至
于前寧人則謂武王之舊臣非也愚謂通篇曰前人
曰寧人皆指武王也可曰前人獨不可曰前寧人乎
可曰前寧人獨不可曰寧人乎猶今人稱其考或曰
先考或曰先君或曰先人有官者或曰先大夫或曰
先將軍有謚者或曰先某某公其義一也

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
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
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
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

愚謂此皆命卜之詞以龜能紹天之明故武庚作亂
即命曰亂作于東而大艱及于西東土人固不靜西
土人亦不靜越茲蠢者誰乎殷小腆也小腆猶不腆
誕敢紀其既亡之緒此天降之威也彼知我國有三
叔之疵曰予欲復其故物反鄙邑我周邦今遂蠢然
動矣我明日欲征之非賢人莫與共功我民之賢者

有十夫子舊爲輔翼以往翼以撫循武王而閎其功此國之大事我其休乎乃卜三龜朕卜幷吉勝可知矣故以卜吉告庶邦而與之東征舊說以大艱于西土爲前卜以卜幷吉爲後卜以今翼日爲今蠢之明日以民獻十夫爲自四國來投者意間斷而不聯不可讀也

越予小子考翼

此篇凡二考翼舊說不同愚謂考翼父也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是其義也故前章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予小子成王自稱考翼武王也蓋庶邦君所以艱大其事意以三叔不睦于京師禍之所由興武王付監于三叔亂之所由始或宜以情親援解之或宜以文告漸平之故曰不可征非謂任其自亂付之不問也至下章以作室治田爲喻厥考翼之義益明矣孔傳解前考翼爲敬成周道後爲其父敬事創業東坡解前爲考德敬事後爲父雖敬其事而子不繼蔡注解前爲父老敬事者後爲父敬事者也以一考翼而彼此異解義似未暢故詳列之以俟後之君子

康誥一篇成王封康叔而誥之也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史記衛世家武王崩成王少武庚叛周公與師殺武庚及管叔放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後之言康叔受封者實本諸此然誥之辭曰朕其弟又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又曰乃寡兄勖皆武王告非成王告也或謂周公雖以王命命康叔而其實詞誥皆周公之言此又非也夫王朝有體而典章不可雜周公旣稱王以命之矣安得以己之稱謂雜于其中而且爲武王語也是康叔之封不在成王之世明矣使其在成王之世而無一語及武王豈武王不足法歟蔡註辨之已詳愚謂稍有明文即序與史記可略之矣

弘于天

荀子富國篇引書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似脫一覆字有覆字於文甚順蓋煨燼之餘簡編錯脫一二字遺落不能保其必無姑存之以備參考或讀弘于天若爲句謂大順天也

外事汝陳時臬司

外事與已事爲對凡慎刑之事屬于康叔者已詳告之矣其頒之人者則又告之曰外事汝惟陳是法於

有司使其師是殷罰之有倫者用之與下汝陳時臬
事相應司者用刑之人事者有司之事彝倫即殷罰
之有倫彝倫彝倫即義刑義殺非有二也蓋殷彝者
湯之舊法非紂之虐刑也故曰乃反商政政由舊
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
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商受之世政散民頑人倫泯滅久矣故武王命康叔
惓惓于此弔讀如弔民伐罪之弔哀之也夫民而至
于慈孝友恭之不克與禽獸何異茲固民之罪然率
之弗先教之弗謹實爲政者之罪也故政人者引以

爲罪一民不孝曰我之惡一民不弟曰我之過由是
上行下效起陷溺之民而登之倫理新民之首事也
不然天則民彝已大泯亂乃曰民之失道至是不可
一日使生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亂其政急其刑
是豈知文王之意哉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同
狴執之既而請正遂赦之用此道也曾子曰上失其
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無我殄享
殄與不汝瑕殄之殄相應謂無棄絕我土則可以享
有國土

酒誥
酒誥一篇武王以酒禁命康叔也書序謂成王封康
叔作康誥酒誥梓材今觀酒誥之詞曰乃穆考文王
又曰文王誥教小子又曰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
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又曰汝典聽朕毖武王
之世康叔業已封衛專責之戒飲以變風俗未嘗有
武庚之叛也及武庚叛周公誅之或以其地盡統諸
康叔則未可知故讀酒誥而康誥益無疑矣說者謂
伏生初得壁藏書併序共二十九篇序之來久矣然
若康誥酒誥乃與經反餘亦不見其奧妙竟不知作

之者誰也
有正有事無彝酒
正如孝友姻睦任恤之類事如士農工商分業之類
道其義盡其職則自不湎于酒矣所謂不敢暇逸其
敢崇飲乎惟正事之教既廢而沉酗之禍漸生易曰
正其本萬事理此之謂也
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
一
土物者土之所生指五穀言蓋耗損五穀莫甚于酒
愛土物則不愛酒不愛酒則其心善其心善則聞彝

稽艱難之言而精神孚契故不徒曰聽而曰聰聽也夫自其不腆于酒也孰不謂尋常之細行出謹乎然令德令儀罔淫罔佚內之安祖考外之歸皇極恒于斯也所謂大德罔以加茲故曰越小大德小子惟一美矣哉文王之善敎也詩云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此敎妹土之臣也君主也言爾大能養一國之老其心專主於斯是眞能養老而不爲虛文以美觀聽者爾卽飲食醉飽奚不可之有詩曰食之飽之君之宗之此之謂也上爲民言則耕賈所以養父母父母慶

自洗腆致用酒此爲官言其能養父母可知矣故以養老爲主苟一國之中無凍餒之老則飲食燕樂民歌舞之矣嗟夫酒以成禮人情所必不能廢者也故戒其無彝無腆無湎聖人之嚴也祭祀則飲養親則飲養老則飲聖人之達也旨哉淳于髡之論酒乎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淫不亂不淫所謂德將無醉也已或曰羞進也耇老成人也臣能大進老成人念念在於君矣則可以飲食醉飽詩所謂退食委蛇易所謂飲食衎衎也丕惟曰能長自省已作考中德庶幾能享祖考矣乃可於其間用逸介間也夫不作德固非作德而不稽諧中亦非也中德者剛克柔克而合諧正直之謂知是則其祖考歆之矣卽飲食燕樂亦其吐之乎周官所謂作德日休無逸所謂無逸乃逸也

梓材

梓材一篇脫簡最多脈理不貫惟應斷章取之知其可知闕其不可知不必強爲之解也其汝若恒越曰一節尤爲難通

洛誥

愚按洛誥文詞奧隱意義渾深先儒皆依文訓解各爛然可觀然血脈微有不貫次序未免牽合竊疑尚

有脫簡於其間乎僭以意更置之倣蔡氏考定武成之義夫蔡氏所定後儒多非之愚亦不敢以爲是何者人各有見也不以爲是而又效之何也心旣有疑用以使一時之習讀云爾敢謂人之見猶吾見乎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旣定宅伻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

敍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追敘作洛獻卜之事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敎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此言洛邑既成周公從王往洛之事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

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大室祼
此言成王在洛之事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此成王留公治洛公承王命之事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

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此公誨成王分別諸侯及寬裕得民之事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此王既歸鎬使致秬鬯於公公用以祭伻免王終修其德之事

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
受命惟七年
此史記册命之時併以公保命之實結之也
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
其朋孺子其朋
謂王當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此則公天下以
論功不爲比矣乃惟命曰汝受命篤弼汝指周公謂
受命厚輔營洛之事令大視功作之籍乃汝其悉自
教工即所謂用書命庶殷庶殷丕作者也是汝周公
爲功宗矣周公欲辭而不居故曰孺子其朋比乎奈

何以作洛之功盡歸之我也公雖辭之成王實知之
故下文曰公功棐迪篤公功肅將祗歡亦昔日風雷
之所助也已
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
其往謂自今以往當謹事之微不可縱也當率法之
常不可變也知幾守典治洛之首事乎
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
夫人惟求舊器惟求新洛邑新邑不可以新進治之
也故及今撫定洛邑如予之意惟以在周工往新邑
則張弛並用寬嚴相濟永有辭于後世矣此予齊百
工以從王之意也
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
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
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
世之盛也諸侯之奉上篤于禮及其衰也强下僭故
儀之多寡百辟之敬慢繫焉禮之敬慢人情之向背
繫焉諸侯不敬天子則百官不敬諸侯下民亦不敬
百官民彝之所以亂也豈可以不享爲細故哉故民
彝治則國祚靈長民彝亂則享國弗永矣乃惟孺子
富于春秋其分別是哉頒別也孰爲享孰爲不享一

一辨之若我則不暇矣我之以此教汝非爲儀節之
間實輔民彝之道也汝其聽之勉之不然無能久享
天休矣正父者諸侯也古者謂諸侯爲伯父伯舅故
曰正父即百辟也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所言儀皆
及物而無有不享者夫孰敢廢命而不適乎汝往其
敬茲不可忽也已
茲予其明農哉
懋册明農非致政也周家王業起于稼穡公欲尊明
農事以養萬民以佐邦國之盛治云耳豈其退休田
野躬耒耜以耕乎唐孔氏引伏生書傳稱禮致仕

之臣敘于州甲大夫爲太師士爲少師朝夕坐于門
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殷人以義周公所以明殷
者此也噫淺乎論周公矣按成王八歲即位及此七
年猶未壯也周公安忍舍之況其時召公求去周公
留之甚惓惓也豈重責人以輔少主而輕去國以就
耕農乎必不然矣況在位則淳及四商居野則教行
州里公必權其大小矣成王命公留後以治洛邑化
頑民經有其文而君陳畢命俱詳之矣故曰明殷非
致政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

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
勤乃洪大誥治

此章舊錯在康誥蘇氏曰當在洛誥周公拜手稽首
之前愚謂當在多士之首此統言洛邑既成士見于
周故于大誥治之下繼之曰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
洛用告商王士文義似貫

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
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
殷革夏命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
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
予罪時惟天命

遷居爾西者非我奉德不康寧爾是惟天命不可違
朕奉天不敢有後耳蓋宜遷而速遷天命也豈可怨
我乎故考之冊典殷革夏命亦就非天命今爾其曰
夏士迪簡在商庭與服在百僚亦欲我之用爾也夫
夏士之用商惟其賢耳予一人惟德是用今爾無度
而叛亂予敢求爾于商邑而用之乎予惟循湯故事
而矜赦爾則已幸矣非非我不用爾之罪是惟天命
蓋可用而用天命也不可用而不用亦天命也易曰
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爰暨小人作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句其即位乃或
亮陰云云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句其即
位爰知小人之依云云此其詞義至明暢也自孔安
國以爰暨小人爲句作其即位爲句至今因之弗改
夫小人細民也作耕作也暨小人作則知稼穡之艱
難矣今曰爰暨小人則所暨者何事耶且曰其即位
義無所欠曰起其即位詞亦少艱矣按傅武丁父小
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意可
識矣愚故具論之以俟後之讀者

嘉靖殷邦
蔡仲默注殷高宗之嘉靖也曰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不可愚於是深嘆其失言也嗟嗟文帝豈易及哉愚讀虞夏商周之書自童年以至皓首無一日不擊節稱快矣外此讀漢文帝詔心爽神怡若登春臺之上而遊華胥之國也句句言言流于肺腑此與王謨帝誥何異用德以化俗損己以益人屢賜田租之半至十二年盡除租稅而不收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八十已上賜米人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賜帛人二匹絮三斤孝者帛人

五匹悌者力田二匹斯民何幸而生于斯世蓋千載一時也嘗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又曰祠官祝釐皆歸福于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由是觀之經稱中宗治民祗懼不敢荒寧高宗至于小大無

時或怨祖甲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皆若所侮煢也爾又謂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今帝之言曰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所謂小民怨詈引以為愆也是耶非耶蘇子瞻亦嘗云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珷玞之與美玉也是皆厚誣往古而輕黜近代寶世儒之見錮之也或謂三代禮樂敎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漢文不能故不相及此又

不然成湯之世人人孝弟力田海內殷富與于禮義斷獄至于數百即比屋可封何以加此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必人人知道則才難不嘆于周世矣夏自禹啓所傳幾何太康逸豫民即不忍距之于河周自成康之後昭王南征不復傳者不考其治亂之條然而猥云禮樂教化至謂古今邈不相及豈達士之識哉或謂文帝有鄧通之倖慎夫人之嬖是以遠遜于古此又非也夫論臣者論其精潤不於其微瑕論人者論其大德不于其小過故孔子述詩書於古人多揚其善而推其惡後之作史者必抉剔

其微細以遺棄其大端古今不相及亦正坐此不然躬與祀疎孝已周公不以是而貶高宗之賢也遂無意哉

其在祖甲

虞夏商周之書皆史也無逸作于周公猶史哉無逸之言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又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夫以商周之世數其四王以訓孺子不浮不誣可知也已國語乃云帝甲亂之

七代而殞及讀殷本紀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帝甲淫亂殷治是何其與無逸矛盾也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來采於書詩豈論叙祖甲衆之國語而未及無逸歟孔安國以祖甲爲太甲誤矣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于民間故曰不義惟王玄之言適與經合故君子據經而國語史記不足信矣詳在蔡氏註中不具論

君奭

君奭一篇孔傳以周公言已留輔王朝之意蔡注謂周公留召公也鄭依此二意只按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所謂不悅者不樂居位而欲去不以寵利居成功周公以成王幼老成大臣不可遽去故留之首言天命難保以殷周之興皆由賢臣輔相又曰前人敷乃心命汝明勗偶王民德惟不能厥終恐終王業之難皆勉留召公之言蔡注備矣

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小子即小子旦周公自謂也言我同爾未在位則濟

不濟誰以收責我乎今既在師保之位不共勉力則不及濟矣又安得辭其責而委之誰也故耇能造德者也不共勗力則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嚶嚶之和不及黃鳥矣矧曰格于皇天若伊尹輩乎鳴鳥不指鳴鳳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是其義也若鳴鳳最難聞嘗一鳴岐山周人以爲文王受命之符豈可以尋常道乎卷阿之詠蓋以喻君臣非實言鳳也

多方

蔡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

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畧以殷人不服周而作也愚謂
大誥等六篇各有所指惟多士多方則詳誥庶殷使
之思商周之興敗而絶其叛亂之萌也夫誅紂而
封武庚於故都夫豈竄遠徙特二監監之此其勢不
能無叛及叛而周公誅之徙其頑民於成周密邇王
城而敎誨之不得不詳亦其時宜爾也蘇氏又曰予
乃今知湯以下七主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
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祖定人自
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
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愚竊以為不然夫天下初

定法令未孚而紂素所崇信淵藪之奸宄醜類往往
錯處於民間故紛紛而處亂籍籍而思變皆紂之餘
黨為之非天下之人思商而叛周也後儒又為之說
曰周之頑民殷之忠臣愈益過矣夫周之忠臣宜莫
若微子箕子祖伊微子即封于宋箕子陳範于王祖
伊奔告戡黎初無一語咎周也豈以三子為忘殷乎
三子非忘殷則叛者非忠臣孰是可以論商周之際
矣

簡代夏作民主

孔傳云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賢大代夏政為天
下民主孔穎達云言天位之重湯能代之簡之大代
夏也蔡注以爾多方簡為句誤矣

惟狂克念作聖

愚按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經曰惟狂克念作聖
孰為切曰經之意切矣蓋古之聖人精神意氣力量
弘大故能撑乾坤而負荷之合古今而綱紐之也今
有尺伎倆纖之人即自力為善僅止于曲謹何者束
於器也惟其蕩跅弛之士一或向道即卓越尋常何
者不窘于俗也是故敢于為惡者亦敢於為善敢于
為大惡者亦敢于為大善患無其意耳自古敗君亂

相其才豈嘗不大卒之罹禍殃而不可解亦不善用
其才而已矣然則念之一言其可忽乎哉其可忽乎
哉

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
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
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
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
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
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
商受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

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謀面斤者如堯舜之用人皆面謀諸朝而公用之故得人猶盛丕訓德者明言其人有某德足以堪某事先已如擇詳審而後用之如此宅人則宅事宅牧宅準皆有德之士不見有殘民矣何者自以其心正以邪顯三宅純乎君子又安見有君子乎惟桀之能法祖不作德而作虐故其所往任罔非暴德遂已殄滅無後矣越至成湯得統于禹也既陟帝位大治上帝之光命乃用宅事宅牧宅準三者皆能即其宅也事者事牧者牧準者準俱無忝厥職矣其道何由曰惟

有俊德乃可居位湯擇三有俊能即得其俊以三俊而居三宅何患職之不舉乎蓋三俊者三宅之人克即俊者克即宅之本也故加一曰字推本言之非二事矣嚴敬也惟思也成湯敬思大法故克用三宅三俊所以協和商邑而顯德四方也受弗法祖所任惟暴德逆德之人天之所以殄商而興周矣亦越文王武王其得統于湯哉蓋民非官不治官非賢弗稱湯之用三有宅何心也欲為民得官也用三有俊何心也欲為官得人也文武皆克知而灼見之矣故克用三宅三俊上之敬事上帝而上帝歆享下之立民長

伯而下民悅服此見夏后商周相授守一道也愚按立政一篇專重任人故大而常伯常任準人小而綴衣虎賁以至趣馬小尹之類一一敘之至于庶獄庶慎謂文王罔攸知于茲儒者多以三俊為用賢三宅為去惡謂夏禹先言得賢後言去惡成湯文武先言去惡後言得賢愚竊考其文意不然故探其大畧如此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此言文武之立政也以常任準人常牧作三事是立政其統體而用三宅立政之實事也故下文繼自今

我其立政句立事準人牧夫句又下文亦越我周文王立政句立事牧夫準人句則意義朗然孔傳曰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準人牧夫是四臣也於此篇三俊之義似混矣不知言立政則三宅俊已在其中故曰繼自今立政繼自今後王立政皆此義也

周官

愚讀周官一篇嘆其設官分職要而有體時巡朝覲簡而不煩至其統命百官切實而可見諸施行懇惻而畧無長語也非周公孰能作之乎昔虞之命官也總之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茲亦總之曰三事暨

大夫敬爾有官誠帝王一揆矣雖其五載巡狩三載
考績黜陟有不同然三考黜陟幽明與六年大明黜陟
者不異也周公之經綸制度可以推而盡之矣沿此
以治天下有餘也乃蔡仲默氏致疑于周官周禮之
不同不知周禮非尚古之書固不足援以爲據也何
以言之聖王之治必修德以爲天下先故三公論道
經邦三孤弼予一人此不可一日缺者周禮不首錄
公孤矣其於冢宰雖列于六卿五卿皆其所進退
也故邦教邦禮之不修則簡其司徒簡其宗伯邦政
邦禁邦土之不修則簡其司馬簡其司寇司空故曰

掌邦治均四海也今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
曰治典敎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何其侵五卿之職
也且八法之內有官刑官計八則之內有賦貢田役
冢宰之煩若是何以照臨百官而佐王辨賢能糾百
職也冬官固不存矣而地官宗伯司馬司寇之相侵
混者不可一二數豈所以責成官守之意乎夫民之
所重者食國之所保者財故躬行節儉自天子始今
曰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唯王及后之服不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何以
訓子孫儉德也夫紂之所以亡非以湎于酒乎故酒

誥無逸重爲倦倦欲使成王畏相不敢暇逸而但依
也今置酒正掌酒之政令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以
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曰歲終則會
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是使儀狄常在
左右而杜康不離于側也且違酒式而誅與殺熊蹯
不熟者奚異乎吾聞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以其愚也
今冢宰于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懸治
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司徒布
敎司馬布政司寇布刑亦皆懸之正月之吉而斂之
挾日之後吾恐萬民之不能悉識也遠者阻于道路

近者厭于耳目非實政之所宜先矣西旅底貢厥獒
太保用訓于王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不寶遠物則
遠人格所以昭王度而敷文德也今曰凡式貢之餘
財以共玩好之用又有山師以致其山珍異之物有
川師以致其川珍異之物又曰九州之外謂之蕃國
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非所以令四夷見也古
者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所
以別嫌疑愼風化也今置內宰以治王內之政令大
祭祀后祼獻則贊凡建國佐后立市歲終佐后受獻
功者比其大小與其麤良而賞罰之不幾于亂男女

之別乎六年五服一朝周官盡一之制令曰侯服歲一見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貢貨物則其制紊矣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之定制也今曰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此春秋戰國併吞者有之豈封建之本初乎古者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以至庶人之役于官皆以治民故省一官民之福也多一官民之殘也周禮設官何其猥瑣而冗亂乎

既有甸師又有獸人歔人鼈人腊人既有醫師又有食醫疾醫瘍醫獸醫既有漿人又有籩人醢人醯人鹽人既有內司服又有縫人染人追師屨人推此數之莫能更僕豈皆不可以兼攝乎凡此皆非周公意也可一恒人而辨之也昔者孟子之言曰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是自孟子之時而周禮不存矣至漢武帝河間王得而獻之徒藏之秘府劉歆始深好之以爲周公致太平之書鄭玄又注之遂顯于世林孝存譏以爲黷亂不經何休亦以戰國陰謀之書目之嗣是諸儒疑信相半未能決其左袒也愚詳其書文字頗古度數頗備亦秦末漢初之人所作後世莫及也其存周之迹十之二三其雜秦之制十之四五然破碎繁雜決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設舉而行之官日奔走而匪寧民日煩苛而匪息亡無日矣始缺冬官河間王以考工記補之俞廷椿氏謂冬官雖在五官中復割裂而編輯之以爲全書亦竟何益矣蓋讀其文雖渾雅可觀措諸事實窒塞不達自漢至宋千四百年惟劉歆蘇綽王安石銳意行之皆破壞天下夫以三小人而信其書則其書可知也已故修齊治平其惟取足于周官

則肆肆不違

肆習也肆肆不違作一句讀言文武之於民既奠麗以安之又陳教以誨之民於是飽飫服習而不違故能達于殷邦而集大命孟子所謂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詩所謂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是也先儒率以則肆爲句肆不違爲句失其讀矣

惟周文武誕受羑若

羑若久[illegible]分解孔安國釋羑爲道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王肅亦曰羑道也孔穎達曰羑聲近猷故訓爲道蘇子瞻曰羑羑里也文王出羑里之囚天命自

是始順祭仲默曰𧶠若或謂即下文厥若也𧶠厥或字有訛謬周堯弼曰按韻書𧶠善也若順也誕受𧶠若者蒙上文而言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大受而善順之大受者見其極負荷之重善順者見其有靈成之實也此皆以意爲說耳愚按孔叢子論書篇曰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又居衛編子思曰文王囚于牖里作周易戰國策趙希寫曰昔者文王拘于牖里而武王羈于玉門又魯仲連曰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于牖里之庫後漢書引語曰文王牖里困散懷金史弼遭思義

夫恢實是牖羑古通用牖明諸受命明若以其克恤西土也西土王業所基故本而言之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句言君聖臣良用受正命于天帝用能以道訓四方故天付畀以天下皆似直截而明朗矣舊說以端命于上帝句皇天用訓厥道句謂大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四方理亦可通但釋訓爲順似有未妥況上帝皇天豈可點斷湯誥謂告于上天神后舜論告于皇皇后帝是其證也

王釋冕反喪服

宋儒孫覺作書解以康王喪服見諸侯爲非禮蘇子瞻著論又極詳悉謂冠禮可以喪服行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遠服乎太保使大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于路寢而見王于次王惟既服受教戒哭踊答拜此一說也周堯弼辨之以受顧命近大故乃非常大禮非區區冠儀可比故君薨世子生名之祝猶得裨冕奠幣以告于神生子而告且不可以凶服而況非常大禮乎又成王嗣位周公以王室懿親猶遭流言之變幾危宗社召公畢公爲國元老而慮及此故權一時之宜正君臣之分而以冕服朝諸侯此諸

儒之成議不可廢也此亦一說也愚謂分有尊卑禮有經權故人臣不敢以喪服見天子何者君尊也以君而視祖祖又尊也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夫未有見祖而不易服易服見祖併見羣臣太甲嘗行之矣又若康王嗣立果在危疑之際二公俾其亟見諸侯以繫天下之心則雖變禮而不失其常者矣且殷周皆用亮陰之制三年之憂一日之吉未爲失禮之甚顧其時何如耳然愚少讀顧命至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則廢書而嘆曰太子之事君也朝焉夕焉生則視膳病則視藥死則視飯含

成王之崩康王不在側乎夫旣其在側又奚爲南門之外彼其時天地崩坼擗踊哭泣之不暇而猶爲文乎又胡爲待太保之命以干戈虎賁而迎之以延入室也私心抱此無可與語及稍視傳注乃所以褒嘉此事者極其贊美于予心終不謂然及讀子瞻之論曰始死方殯孝子釋服離次出居路門之外受干戈虎賁之迎此何禮也漢宣帝以庶人入立故遣宗正太僕奉迎以顯異之康王元子也天下莫不知何用此紛紛也噫是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矣故具述之以俟後之論禮論情者

呂刑

呂刑一篇序以爲訓夏贖刑作也今反覆讀之嗟有苗思[illegible][illegible]述三后示來嗣其惓勤懇切惟恐失于不慮不率將下傷民命而上違天和也故戒之勤戒之審戒之愼戒之獄貨惻怛哀矜之情洋溢于誥告肫肫然先王之法言孔子所爲取也至于贖刑特其中之一事耳儒者訾之曰唐虞鞭朴方許其贖今穆王之法雖大辟亦免之矣不知贖也者贖其所矜疑也不疑何赦不赦何贖夫旣疑矣當之以本罪忍乎故計所犯之重輕而酌納鍰之多寡亦平允之一道也漢制蘇建出塞失軍贖爲庶人太史公下蠶室家貧不足以自贖其亦呂刑之遺意乎故曰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儒者又謂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此又揣摩之過也夫穆王欲以車轍馬跡徧天下彼一時也故讀祈招之詩傷哉其言之矣今此訓刑之作意其悔心之萌乎夫悔而念及于刑念刑而篤于敬懼此一時也實非斂民以自富者也故祗宮獲歿尚延共懿孝夷之緒有以也哉漢路溫舒謂獄者天下之大命獄吏深刻利人之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悲矣悲矣夫然後知呂刑之言大有關于國體民瘼也或謂

孔子錄此以示戒豈其然豈其然

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

宜讀耄爲句按周本紀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立五十五年崩故曰王享國百年耄蘇傳曰刑必老者制之以其更事而仁也耄荒度作刑者以耄年而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

罔有馨香德刑

作一句讀夫刑天下之大命也聖人愼之上帝鑒之故刑而當罪罔有不辜則刑皆德也德刑惟馨帝佑

之矣今苗民無始淫爲劓刵椓黥曰爰始見前未有
也罔辨有詞見曲直不分也故其民皆習于惡無有
忠信惟以反覆詛盟爲事是其腥穢之虐刑也豈非
神人所共怒乎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秦始王初并天下令議帝號羣臣皆曰昔者五帝地
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
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内爲郡縣法令
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
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

冒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
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
制曰可是皇帝之號自秦始也余讀呂刑皇帝哀矜
庶戮之不辜曰所從來遠矣

乃命重黎絶地天通

國治則人國亂則神此常理也蓋國亂則法令不明
賞罰不中民無所措其手足矣無所控訴惟求之神
神道日勝人道日衰時則瞽史巫覡又妄言禍福于
其間民志昏惑不能自決將謂是非曲直官不足憑
而利害死生惟神足恃由是山川土石之妖草木禽
獸之怪亦乘釁而入人鬼混淆陰陽雜揉是之爲地
天通也邪道既盛釁孽自作水雹水旱山崩川竭之
變無時無之是之謂上帝降格也格古讀閣與割同
音故大誥降割與多士多方降格皆謂災也重黎何
以治之乎重黎掌天地四時之官治曆授時勸民耕
稼而又正祭祀之典去淫邪之祠則民盡力於本務
自不分心于希冀尊鬼而不媚敬神而不祈故和氣
集乖氣亡休徵臻咎徵遠是謂之絶地天通而罔有
降格也故大義之明如日中天羣后及在下罔不明
其所當明所當明人道也常道也爲已則明其當明

爲人則輔其當輔而天下皆得所即鰥寡孤獨孰有
掩蓋之者乎此撥亂致治之大體不獨爲有苗言也

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

孔讀司政典獄句非爾惟作天牧句解曰主政典獄
謂諸侯也非汝惟爲天牧民乎理亦可通然非下一
乎字作轉語意未明也宜讀四方司政句典獄非爾
句惟作天牧句非爾者如康誥所謂非汝封刑人殺
人無或刑人殺人是也不與以已爲天牧民則監戀
當矣

其罰百鍰

古者金銀銅鐵皆謂之金傳曰此所罰黃鐵黃鐵銅也鍰六兩千鍰三百七十五斤其價亦廉以疑故也疑而即赦之恐過輕故令其贖又曰閱實其罪則亦非縱矣古之贖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